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〇一册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九）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九）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雍正印本

人部五十七 說 辯附

說一

增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鬼谷子捭闔篇曰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又揣篇曰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得隱其情 韓非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攖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攖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漢書藝文志曰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晉陸機文賦曰說煒曄而譎誑

說二

原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 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禦備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睢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
南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
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為燕太子婦燕文公卒
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
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
喙者以為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為仇以招天下精兵北食烏喙

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
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
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
歸燕城　又曰齊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
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與焉衣裘無非大
王之服御者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
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

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弊邑
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
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
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
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
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
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
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
之為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為楚伐魏移
兵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亡非置兩

令尹也臣竊為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
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
能為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
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
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偃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
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

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衞
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趣見衞客
又曰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披堅
甲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
賢乃欲事秦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
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
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
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
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
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急而弗急就諸侯
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幷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
此乘勝而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
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
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
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
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
聽酈生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
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與
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
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辟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　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

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

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

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强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增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游說動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

冀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間別隔故來敘闊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延幹
入爲設酒食與幹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旣訖
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
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
叟復在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之所能移
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
士亦以此多之 原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
知其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
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旣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
五湖卒伏劒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
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
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
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增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
溫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
危殆四海臣民肝腦塗地是嶠與公等致命之秋事若
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
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
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

以對遂留不去 宋書曰元凶搆逆王僧達迴惑不知
所從有客說之曰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
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隋書曰李密亡命時東郡賊
翟讓聚黨千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
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
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
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
遣說諸賊至輒下 唐書曰李勣初事李密時河南山
東大饑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
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

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二十萬 通
鑑紀事曰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
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明公自簡精
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
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
矣密曰此誠上策但彼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
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乎 唐書曰張東之將誅二張
以李多祚素感槩可激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
幾何曰三十年矣曰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
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

則知所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荅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　又曰王琚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

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　通鑑紀事曰范陽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於莫州張孝忠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奉表詣闕　又曰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

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遂引兵還襲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又曰朱滔反謀益甚涿州刺史劉怦其母滔之姑也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忠　又曰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

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雄復欲以巧詞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　唐書曰王武俊與朱滔連兵李抱真患之乃使客賈林詐降武俊以說之林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反不得自新邪大夫親斷逆首而寧相聞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

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俊曰僕胡人也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乃定計通好抱眞而約馬燧盟　通鑑紀事曰朱滔攻貝州賈林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　五代史曰梁太祖自將伐趙焚其南關王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曉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

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　又曰後唐莊宗伐梁軍朝城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勸王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以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郭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眞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日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宋史紀事曰宋太祖受禪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又曰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安將逃乎帝以爲然　又曰富弼使契丹言曰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
也　又曰常安民發蔡京之奸復論章惇顔國植黨反
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
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安民正色曰爾乃爲
時相游說耶　元史曰木華黎伐金郭寶玉降引見太
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
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從之
又曰史天倪從木華黎略地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
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
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
黎善之　又曰世祖以諸王開邸金蓮川連兵於宋郝
經獻議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
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
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
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
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從
張拔都議耶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
經臆說耳柔不知也　又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

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
民何如對曰幽燕之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
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
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
之　又曰世祖渡江取鄂州憲宗訃音至廉希憲曰殿
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
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天下收名才傑悉從人望子惠
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
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元史紀事曰桑哥爲政
遣使者分行天下理算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
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
理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
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
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
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
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又曰孟頫謂奉御徹
里曰上論賈似道悞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
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
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理義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
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時帝畋鄕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命衞
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
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正爲國家計耳帝大悟遂按桑哥
誅之籍其家　明史紀事曰太祖初從郭子興起兵時
彭早住趙均用御下無道太祖畧定遠軍聲大振未幾
早住與均用爭權早住鬬死均用部曲益狼戾欲併殺
子興太祖憂之使人說均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趙濠
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土公欲害之不
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
乃止　又曰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張士誠屢敗計無所

出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諸士
誠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
卒敗垓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
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
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
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
苦心勞志收召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
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
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
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
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
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歎曰
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
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
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甲兵
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
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
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
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持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

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
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
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
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實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
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
良久卒狐疑莫能決也　又曰燕王攻濟南鐵鉉與叅
軍高巍悉力捍禦久不下燕王撤圍還北平鉉乘勝追
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
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
守者實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

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且夕平耳鉉不能用

又曰武宗時劉瑾柔亂朝政寘鐇之反以誅瑾爲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偕太監張永討之一清一日歎息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内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内愁怨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永業暨公三人耳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又曰世宗時姚鎮討田州岑猛歸順知州岑璋爲猛婦翁鎮慮其黨猛名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有雅善璋乃召臣令說之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鄉壤有所控訴將遠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内跪叩之臣潸然淚下璋亦泣曰璋即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言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撫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徵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我女雖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盍自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籍也璋遂强臣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遂陽使追臣反以其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璋卒誘猛擒之

說三

【璧】賜璧　佩印史記虞卿遊說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

爲上卿犀首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抵掌 掉舌 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天下莫之抗漢書酈食其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長短縱橫 煒曄譎誑 漢書主父偃學縱橫長短之術陸機文賦煒曄

緩頰 甘辭 漢書漢王謂酈食其曰爲我緩頰說魏王豹莊子盜跖篇孔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

矯尾厲角 破橫散從 鬼谷子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橫張儀不知蘇秦是能分人之地也白帖蘇秦張儀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增 避所匿 知所長 韓非說難凡事以密成亦以口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而後動勢之動必先聲不知用也注害以甲自體障故鬼谷子未必其身世也而語鬼谷子介者知所長而諱其長者也

決是非 察愛憎 鬼谷子以主爲謀事生三計上計中計下計生謀生事事生計注以知其愛憎之異而後決是非儀儀說生難說不說可生不進察注會同主曰儀決說是爲非曰

和若比

目

伺若聲響 鬼谷子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注和答也申敘其辭如比目

無相須而行候寄言詞往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談說之術 揣摩之工 說苑孫卿曰夫談說之術揣摩之主不以虛其之情堅強以持之是荀子者揣之也盛夫其情故能建功之

得官 口舌存國 漢書孫寶欲使奴匈奴還以口舌得官不可令也聲使匈奴寶以口舌存國盛也書曰

乃遣軍吾言徐温與其駐師於京師使說以五代史江南李昇起兵口舌之以徐溫太祖名臣之言

用濟武斷地與今崔回涉茲清和吐蕃結附天下則方鎮堅守以兵待靈州 迎謁太子 說解諸王 唐書元宗朝吐蕃結附說曰天下方鎮

命縱爲賊攻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遂敗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鄉乃吾書何也

元史世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阿沙不花計將安出曰臣恐以爲莫若先撫安諸王乃

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爲朕行之即日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聞之大王知乃顏外應

使自歸曰邪曰不知也大王闕自釋朕自反邪王上乃聖明外應不如今

乃顏既歸自大朕曰大王與上等皆欲爲上乃聖明外

非大王自置之矣不是然二三臣之不能無諸王之謀何不

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反狀皆

解

說懷光 諸劉璀 唐書李懷光反帝謂劉璀曰懷光可不事乎知其

大不從明史紀事書名大李景隆門下謂光欲以此將軍之一日

於懷光事夢陽以同事有才華之手書曰不能見其爲

傳與夢夢陽有片紙書日數字曰對於我下

海不往至海上李夢陽曰汝不至海

廷諸臣璀大爲公海之先生士

運事不且喜與白李生力

海曰不然今歲李夢陽曰當爲先生之夢陽由是

歛爲白說歛今李夢陽曰當爲先生圖之夢陽不爲當任之得釋何

辯士 說客 史記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弗聽復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以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曰此

天下辯士也明史紀事燕王兵渡江建文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燕王軍以割地和爲辭景隆

云曰公等爲說客耶始吾起兵今吾死不有何用加之且今割何名大公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以和爲謝而罪地

皇考裂土分封 否臧於人 利害於己 巡其

吾故有地矣 黏並白

邦國 建以功名 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 翳布

受戮無收朱建之謀 漢書韓信被誅言蒯通之韓信被誅建爲廷尉數曰相國布不用

反時建諫止之漢既誅布建號平原君

闕建諫之竭建號平原君

說四

原 談笑卻秦 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

增 因來往 呂氏春秋善說者若

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操兩可** 列子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 **義旗回指** 隋館詳前事 **陳說大義** 唐書柏耆素有志略學縱橫之言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軍無之耆於蔡州行營以書于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既見承宗陳從大義承宗泣下請質二子獻納部耆由是知名 **學術不純** 元史世祖當實既能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帝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于諸侯他日必及禍 **束縕乞火** 漢書曹參知許滿葬通為客或謂通曰先生之說曹相國拾遺補過顯賢進能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下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 **風颺雷激** 班固答賓戲游說之徒風颺雷激

人部

辯一

原 **害義** **服口** 家語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莊子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離合** **堅白** 魯連子齊有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離堅白合異同一日服千人魯仲連謂巴曰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巴乃終身不談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 **折角** **解環**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文子解連環之辯莊子連環可解也 **危言** **美言** 莊子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老子美言可以市 **說楚** **絕秦** 聲子說楚呂相絕秦並詳左傳 **陳說利害** **議論名節** 家語子貢曰願齊楚合戰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利害使二國釋患雖賜能之子曰辯哉漢書婁護為人短小精辯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竦然長安號曰婁君卿唇舌 **陸賈宏辯** **伊籍應**

辯 上詳漢書蜀志伊籍使吳入拜孫權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增 **三端** **三妙** 韓詩外傳鳥之美羽勾喙者鳥共畏之人之利口巧辯者人共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辯士舌端武士鋒端吳錄吳興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眾咸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皆絕於人也 **彫萬物** **驚四筵** 莊子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杜詩高談雄辯驚四筵 **沛公輟洗** **張昭盡爵** 漢書酈食其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長揖不拜曰欲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乎云助秦邪食其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起生延食其坐謝之吳志孫權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先有酒色不肯復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恪難昭曰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昭卒無辭遂為盡爵 **游揚其名** **屢奪其說** 漢書辯士曹丘生數

招權顧金錢與貴人趙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歸欲得書請布書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大怒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重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大說引入為上客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唐書國子祭酒徐孝克講經倚貴縱辯眾多下之獨陸元朗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 **談辯鋒生** **答問鋒生** 五代史後唐孫晟奔於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晟敍喜其文辭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談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唐書韋渠牟本為四門博士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 **辯詐無窮** **辯論不屈** 唐書呂用之為諸葛殷於高駢紿曰上帝以公為人臣隨機事驗廢使神人來備羽質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元史桑哥當國黃文

用以書臣任中丞獨不附之乃抑拾臺事百端日與辯論不為之屈

辭韻如流 對答如流 南史周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賓友晤語辭韻如流與張融相遇輒以元言相滯彌日不解 梁書簡文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嘗置宴集元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辭簡意明 遠言亟辯 元史虎都鐵木祿字漢卿以軍事入奏數陳辯白有指趣世祖大悅曰辭簡意明令人學於慈受昔以其兄沔里譽敏捷給令侍左右斯人顧不勝邪 唐書權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於求治事無鉅細悉委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遠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

逢占射覆 擘肌分理 東方朔傳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 張衡西京賦所說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

騁白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 桓譚新論公孫龍為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形非色也 王褒有碧雞頌

原 蘇秦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貢變五國之興衰以存魯 史記詳 家語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河注 泉湧 喋喋利口 截截諞言 彈射臧否 商搉得失 言惟可矣 利亦溥哉 未可擇辭 所宜從志 雖子貢之言億則屢中 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辯二 附

原 一日伏千人 詳辯一

增 飛言 韓詩外傳詩古巧辭善設辯者曰飛言之上

智囊 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口諧辭給 東方朔傳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懸河 世說郭象語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一佛出世 宋史南唐李煜酷信浮屠法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都下僧及萬人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才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

求至當 元史揭傒斯傳詔修遼金宋三史至於物論之不公者必反覆辯論以求至當而後止

無可攻 隋書 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善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謝曰元公之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變詐鋒出 東方朔傳郭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往復 論辯 元史順帝時伯顏專恣以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脫脫擢揭一日來問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左右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之交庭日以忠義之言判與往復論辯益知其心歷始漢間於帝帝始信之無疑

聰敏辯給 金史阿離合懣為人聰敏辯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系或積年舊事人有遺忘輒一一討析言之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及也

說五

原 書 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窮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而管仲兼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桓公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

禽將去三北之恥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
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
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
弊也　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
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結軼還轅東向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
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
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
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
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
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
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

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泰山之封鳴和鸞揚樂
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
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
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朱浮與彭寵
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
之何以爲心引鏡闚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
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

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馮
衍說鮑永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
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
與二天下固以去亡新就聖漢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
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逆倫絕理冤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

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
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其衍東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
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
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
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
衍聞之兵久則力屈民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
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
乎　魏阮瑀為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因緣侵侮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
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
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
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
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

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援擾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
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
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劍
閣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
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
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　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
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
捲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
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為
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

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僭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幹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桓元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此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勳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耽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爲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顗書曰天道輔順謳歌存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荆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業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今王師外埽天鉞四臨海湯

雷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人爲誡鄭潘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邵陵王綸與元帝書曰先朝以聖德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謂藩屏盤固宗鎮强密若自相魚肉是爲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鬭況弟與湘雍方須協力唯親唯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念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增】唐高祖答李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

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屍滿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河東縣戶曹任瓌說高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

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　記室薛收言於秦王曰王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竇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勵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　秦王報竇建德書曰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岑文本說趙郡王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眞主是以蕭銑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

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　谷從政說李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茍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

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從諫惟岳之男惟誠惟岳庶兄）　吳武陵遺吳元濟書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旦亡破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蟠衍因緣磨滅先祀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

燕銜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狹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刬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生為暗愎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謝瞳說朱溫歸唐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　五代周世宗與南唐李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
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
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與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於險　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曰伏以先大王歸欵
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
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
隆厚始終如一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
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
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
之至功也自先大王薨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
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眾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
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
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
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絕
之乃不殺而還一年以來彊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
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死傷相枕
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志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
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王者之兵也
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

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且蕃兵戰死者非
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
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仲淹與
招討太尉夏公經略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
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大
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　明太
祖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
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
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
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幾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
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
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
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
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
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
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
恩均義一無有所間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
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為之計　太祖與元將擴
廓帖木兒書曰閤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

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貪變於肘腋王信生釁於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遣使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

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高巍為建文帝上書燕王曰巍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竊慕魯仲連之為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今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為遲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於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激遠邇大興甲兵襲雍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鼂錯為名恐一旦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

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矣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國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萬一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人部五十八 嘲戲

嘲戲一

原 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增 論語孔子曰前言戲之耳 禮儒行孔子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公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晉左思蜀都賦曰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

掌 梁孔稚珪北山移文曰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宋程子遺書曰戲謔不唯害事兼亦志爲氣所動不戲謔是持志之一端 張横渠東銘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于聲見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他人已從不能也

嘲戲二

原 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于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至王問何爲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踰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

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厲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位皆傲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踰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若以召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

拾遺於後下莊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傅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笑　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魏文帝典論曰孔融氣體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

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略曰丁謐父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太祖調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

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又曰太祖請同會調王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吳志曰蜀張奉使孫權以姓名調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其後欲借取以

爲像因書調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閒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爲郎中曰卿好於衆中面陳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

權欲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梟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但當出閤不能不顧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譏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郄詵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戲耳　文士傳曰棗據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

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王母不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悅　世說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明月淨歎以爲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不如有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　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俱會張茂先坐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毅爾矢荀答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謂别駕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别駕嘆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曰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　顧凱之家傳曰凱之

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邪萬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語林曰劉道眞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穭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識機利杼而採穭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曰道眞嘗與一人共柈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豬共一槽　又曰謝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欲避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元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眞長歎曰元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

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祖曰旣有神錐亦有神
椎　晉中興書曰刁彝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
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
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
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
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
刻畫無鹽以唐突西施邪　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
軍與周參軍同賭垂成惟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
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
撻而況於卿　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
中有遠志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卽
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
色【增】山堂肆考曰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
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旄蓋守兵馬
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乎衆賓咸悅　世說曰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
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
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
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

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山堂肆考曰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
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增】沈約宋書曰
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竝名家年少荀伯
子嘲之常呼爲嬭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嬭母
何言邪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
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義若何義基答
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增】人物志曰丘靈鞠
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腳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腳
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事文類
聚曰宋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者謂
之羊顔師伯缺齒號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
秀體肥每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欲其占謝傾踣以爲
歡王元謨太原人亦受老傖之目　又曰後魏元孚爲
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
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容一斛瓶上皆加帽欲以戲孚
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迮坐相對
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撫掌大笑　又曰北齊盧思
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
草長不肥驢北人食榆故云思道卽續之曰共甑分炊

飯同鐺異煮魚謂南人同炊異飯也　山堂肆考曰齊
世有席毗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
豈比吾千丈松劉答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
能屈　又曰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
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
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
殊不畏皇后耶　事文類聚曰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
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
巨鼇以何物爲鉤線曰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虹霓
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

夫爲餌丞相悚然　通鑑紀事曰德宗時宣武節度使
劉洽等軍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於是李納遣其將
王溫會魏博共攻徐州上爲發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
臣將之與劉洽等共救之時朔方兵資裝不至旗服弊
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
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
怒爭奮遂涉水橫擊之斬首數千級盡得其輜重乃謂
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　山堂肆
考曰賈島狂狷行薄裴晋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爲詩嘲
之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

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之々避　又曰皮日休
賦羅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
流頑皮死後鑽須徧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日休
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團閒氣如常
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唐書曰渾瑊年十一善騎射隨
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
是歲立跳盪功　又曰李藩爲秘書郎時王仲舒與同
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相樂慕藩名强致之仲舒等
爲俳說廋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
所語何等　又曰鄭綮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

共號鄭五歇後體及昭宗用爲相宗戚詣慶綮搔首曰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山堂肆考曰南唐冠
豹謝觀同在崔喬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爲設祖席席上
多蠅觀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户上白鐸圖即
答曰白鐸遭釘釘在門　五代史曰晋軍破燕執劉仁
恭守光與其妻子南走滄州田家擒之送幽州晋王方
大饗軍士引見守光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　又
曰後唐孫晟奔于吳李昪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爲
相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梳玉盃而盛狗屎可乎　事
文類聚曰楊大年億嘗與客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

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
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又曰楊文公嘗
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
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賈生菜於
是公大笑而易之　又曰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
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浙人也竝以文辭知名
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
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有竇
文賓者五代漢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
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

瘦梅香竇臭也　又曰晏元獻公少年性豪俊所延賓
公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
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
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
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山堂肆考曰魯
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丁公方用事一日魯以公事造
其第盤礴之際丁卽曰學士拜時衫窣地魯應聲曰侍
中宴處幕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衂殆不能支　又
曰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陽公
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

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邪何必求異如此歐公
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此類也景文慙而改
之　又曰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
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共食輟筯而問
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食多損智道
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
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　又曰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汝陰處士常秩曰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旣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
直史館名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

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十卷自謂
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買其所學熙
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青苗本錢權行倚閣介甫戲秩
曰公之春秋亦倚閣乎　人物志曰劉貢父善戲嘗與
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
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又曰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
獻策決梁山泊可得溉田萬頃但須得貯水之地介甫
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問之曰
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山堂肆考曰宋王
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槙默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

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瞻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瞻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陸四拈衰　又曰王介性輕率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荆公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于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事文類聚曰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

古人姓名爭一物僧曰張良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許由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　又曰劉攽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覿曰賣汝直甚分文攽早朝王汾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宋制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分音焚）　山堂肆考曰陳少卿亞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僧舍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又曰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曰近貴全爲瞶攀龍只是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即答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又曰陸伯麟側室育

子友人陸象翁以啟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又曰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下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煑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又王荆公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曰扶衰南陌

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　又曰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爲戲將去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貢父雖知其爲戲且不知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菔也毛飯也毛非毳飯

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而去至今俗呼無曰毛　又曰尤延之與楊誠齋爲金石交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　又曰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蛑延之呼楊爲羊一日食羊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爲人所食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類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又曰西涯李公喜謔居玫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又曰陸式齋大參

人譜

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邪聞者以爲善謔

嘲戲三

原　題驢面　覓鶻父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權使題驢面上曰諸葛子瑜子恪請益兩字曰之驢權即以驢賜恪　恪侍權坐有白頭鳥集殿前恪曰白頭翁張昭年老疑恪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有鳥名白頭翁請覓白頭母恪曰鳥有鸚母請覓鸚父

天子無戲　先祖相識　呂氏春秋成王援梧葉以爲珪授唐叔虞曰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公請封王曰與虞戲爾公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虞于唐　晉書賈充嘗宴朝士庾純後至謂曰君行常在人前今何在後純曰有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純之先曾爲五伯者充之先曾爲市魁者故此相識

戲偃　靳萬　上見論語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病之遂弒宋公注戲而相狎曰靳

玩人　侮予　書玩人喪德　詩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士女相謔　前後相識　上見詩　世說孫綽好譏調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習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

狎侮　矜莊　書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　鄭詩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常矜莊故有戲謔之云耳

增　肉譜　瘦相　唐書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耶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宋史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

乞馬　移魚　長慶集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馬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山堂肆考宋李章姑鼓人赴鄰人集主人素嗇既進鮮其主人尚一魚特大章即請於主人

人邵

曰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字合在左邊是今在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魚示衆云須主人邊神令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使移過右伯一庭數大笑

驚蝴蝶　碧鸚雀　北典書鶴收宇蝴起折節請書以軒溥人號房龍簇蝶書書司州文章顯然素性劉史韋莊有女擇配參軍裴寬蜂其皆使翩之覓時衣碧齊而長說入疾人諸笑呼爲碧鸚雀

沐猴冠　麒麟楦　漢書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詞習之京韓生按沐候騙從也雄矣衣冠心不類人久之即欲去以嘗楚人之生暴躁也　唐書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答以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終從而宋榮何以異是

被凍蠅　著熱狗　又曰蘇味道王方慶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健被凍蠅頑鈍也　山堂肆考唐狄梁公請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成二犬仁傑曰狄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著熱狗也

眼小　耳大　潸確類書宋太祖嘗與趙普言及兼翰
普曰雖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
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事文類聚
唐節度使李忠臣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
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
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
李趙兒　章得象　山堂
肆考唐姚晛好滑稽有文學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郡以
晛爲宗忽一日有人投刺云李不知庭問南仲云謁陝之名
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曰不知歸田晛知之鄉平公曰
恐是李趙兒南仲久乃悟而大笑知歸釋章鄉公得
衆寔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常戲
章云昔時有戴叔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石學
士　辛太公　事文類聚石曼卿善戲謔嘗出馬驚墮地
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
若是瓦學士豈不跌碎乎山堂肆考辛部字太公弱冠
遇太宗于行所上問何人對曰臣太公上曰何如書太
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適
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上遂命直史館　眞神童
眞郭郎　見聞錄明肅宗朝刑部道尚書乃貴關老同年
也每投錄貴書年晚生同館居公磨坡曰趙老

眞神童賜何故云貫鵠湖二十作狀元最少令渠稱年
曉生非神童而艷相對絶事事文類聚政和問殿試
何㮚爲狀元滿名良貴大之昔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郎
孝友顏古狀元唱名日何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眞何郎
榜眼眞潘郎第　三旨相公　七字舍人　宋史王珪在
三人眞郭郎也　神宗時自執
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
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
者已得聖旨也　呂溱字濟叔開敏善謔論時名業
皆推許然自貴重接賓客不遜叢語時目爲七字舍人
云　土地捲來　河神扶出　山堂肆考王知訓帥宣州
性貪婪因入覲歸宴伶人
戲作綠衣大面如鬼或問何爲者答曰吾宣州土地也
問何故來此答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掠來故得至此
事文類聚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河爲水
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判錢若死于此何處消破明年
送登第士久不第者亦發之陽醉落河河神扶出士
大書曰我料錢數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覽黃夤無
處消　效顰　安帽　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嘗如廁還
破耳　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

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
〃醜婦人致嫌見者必走公欲某遇去邪季和大笑事
文類聚唐張逸知成都憎文鑒求見時華陽清大笑同
在客大唐輔欲擢首方脫烏巾賀見文鑒置於其首
鑒大愁訴於張公問其故唐無曰芽方頭弃取其下文
頭無處領放見大輝頭間遞撻物少時不意其怒之撻
揮蠅　餧驢　舊唐書元稹爲江陵士曹與監軍
崔潭峻　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食瓜閣下有蠅集於
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舊事一文類聚以齊書
深未第甲方妄春有時老筆者頭一書生致新以然
此物初生謹先以薦芙卞喜曰嬉女致笙寄文丈于日
事之後大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割以餧驢也我　大見
郎揄、復知寒暑　諧世說謝尚及許在不温以府有日
者温爲席送別友至其許建之温用後家府温
門子中路遺一別大見屬後問答曰女以同貴得溫
而見心人節是汝爲作後路以吳爲給叛始縣揖樹太不陳書徐陵使
人部

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因
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
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事類賦
寒暑　啄長手重　口正心邪　山堂肆考
書而短收大慙　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童千斤　唐書時高人相嘗之曰蘇世長曰卿何名長意
短口如正而心邪　唐陸餘慶以爲長史活剝生吞
短言字聖旨心之口正邪耶世不長卿名世長鸞語
取順守　唐張懷慶義府爲詩作月有各爲歌扇
衣容同齋時隨人筆張懷慶竊爲已作時有活剝生吞之
月山爲堂出性吳義字元舞李嶠詩時有剝活
用之王氏及宇作說桉宋精博宇京中在故以作
說之曰元中作此相摘據春秋蔡京牧爲進呈雅時
解譯人之曰遂取而聚嶠朝據春武不科反攻王呈時免除
諸人之曰元中作此相桑陳守武中甚不能平客不
熱熱額回　事文類聚爲賞陳和叔熱爲甚不過乎
　杜園賈誼
策言天下有可歎息聞之哭者既而試顏子所好論
杜園賈誼也王可甫歎息聞之曰杜既圓而貫
誼序和叔曰孔生熟顏回眞

落水三公 隨車僕射 齊書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闔道壞墮水僕射王儉驚跌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子雲之解客嘲 孟堅之答賓戲 前本下同白帖詳 鍾雅有利錐之戲 士龍有白雉之嘲 孝先晝寢弟子興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 仲尼發割雞之戲

嘲戲四

原 諺浪 詩見 旁狎 禮不旁狎 敬寵 書無敬寵納侮 好弄 左傳吾弱不好弄

增 于思 左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朱儒 左傳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曰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禁臠 晉書謝混少有美譽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鍾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臠混後果尚主初元帝始鎮建康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羣下未敢食輒以薦帝于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 和鼓 宋史曹利用丁謂[illegible]而張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目之為和鼓 待湯 見聞錄明李西涯在政府宴會有[illegible]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公曰且止有[illegible]題顧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眾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只是待湯耳 度撰 湘山野錄盛文肅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度曰度撰滿堂大笑 藝賦 事文類聚范文正公少時作藝賦其警句云[illegible] 策結 見聞錄明二編修謁李西涯西涯曰近有一策題問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illegible]未有先有一策結執事責也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即日奏補宮坊 園外狼 歸田錄石中立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石率同僚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如

一羖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邪 禿角犀 唐書杜悰出入將相厚自奉養未嘗為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故時號為禿角犀 造榜天 又曰僖宗時陸扆舉進士時方遷幸六月牓出後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甚為他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寒家進非其時 沒字碑 五代史後唐[illegible] 劉棉花 明史記事劉吉在內閣人呼為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 姜制之 山堂肆考[illegible]厚朴何致曰姜制之 解事僕射 唐書高宗時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illegible] 汗淋學士 事文類聚[illegible] 相公問否 [illegible] 自難記 人物志唐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也 尋常百姓 [illegible]王荊公亦大笑曰[illegible] 狎侮賓友 宋史王曾與楊億同在[illegible]億喜誚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刑于寡妻 南齊書謝朓初告王敬則反朓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朓自敘謙挹沈昭略謂之

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子寡妻耳許爲長史宋書太祖書面許張融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嘲戲五

原詩晉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旣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淸媚音修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增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擧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擧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䄅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原文漢東方朔答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揚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珪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
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縰垂
纓而談者皆以爲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
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
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向使上世之
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
紫且吾聞之也爰獲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
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
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雖
其人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
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
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
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
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
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

嚮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
不賈於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持辯如濤波摛藻如春
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三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
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
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當此
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于世且功不可以
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
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灑埽

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
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
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
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
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
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推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技於彼

列故家爾自娛於斯文　崔駰達旨曰或說己曰今子
韜韞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
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己退不瀆於庸
人師友道德合符聚眞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答曰有是信乎子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
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感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
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
克亂弭衡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今聖上之育
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
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

摟處叫呼衒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回
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
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鋪德弭難濟時故或階
滕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
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
大寶唯斯爲先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元勵節繹霄抗
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
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
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
機穽之路鳳翔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

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覩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己而
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
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
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
求沈緡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
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
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
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敘彝倫
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
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

蹉跌之敗也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雷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
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繁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
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暝
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
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淸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魏陳琳應

讖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聖賢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然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剥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姦使己蒙尊沓之誚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功棄力以德取怨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循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治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逾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壍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宦官放竊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以卓爲封蛇幽鴆帝后強以篡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

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也今以寬弘爲宇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閑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僞處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譽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增】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元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名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靡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趍趄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欲者名所殉者利

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鍼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楥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魄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宋蘇軾補龍山文曰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趨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寮掐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

爲中觴一笑粲發粳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因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顚倒冠襪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古侑字）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顚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兮解

增唐王績答刺史杜松之書曰承欲相招講禮閒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與盡帷天席地友月朋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

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與吾事

明屠隆與莫秋水書曰足下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通都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騮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詠何處不徧竊恐山靈大妒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筆奪公繡腸令足下腹不復記奇字口不復吐佳言愍然臃腫向人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人部五十九 別

別一

【原】毛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增】又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原】禮記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禮詳） 楚辭序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也 又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又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又曰超北梁兮永辭送美人兮南浦

別二

【原】毛詩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增】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原】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之以財仁者送之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受教 【增】左傳曰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賦詩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 【原】吳越春秋曰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又曰句踐入臣于吳群臣送至浙水上臨水祖道大夫種爲祝句踐舉杯垂涕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送之與起相辭曰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信 【增】史記曰吳起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外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原】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文節送行三宿

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朔望構起華館以送陸賈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於傳舍中沐我 又曰武帝幸平陽公主家衛子夫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去矣即貴願無相忘 又曰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爲祖道至渭橋 又曰疏廣與兄子受並爲皇太子師傅廣遂上疏乞

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遂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去或歎息爲之下泣詳太子太傅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訣 谷永與段會宗書曰朋友以言贈行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東觀漢記曰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敕異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 又曰陳遵爲大司農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 又曰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與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與王奐親善奐爲漢陽太守丹於道候別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過呂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應曰臨時施宜蒙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又曰劉繇亡於豫章孫策命太史慈安撫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閶門扼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吳錄曰孫權祖朱桓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捋鬚曰臣今日可

謂捋虎鬚者權大笑 蜀志曰宗豫聘吳孫權捉豫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老矣恐不復相見 魏志曰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軍事車駕臨送下輿執手而別 管輅別傳曰諸葛樂與輅別戒以二言曰卿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曰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邪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妻歸家東遊采藥於桐廬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返乃

改名遠遊書與婦別　語林曰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
涕此人了不悲旣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寄雲謝公曰非
徒寄雲乃自旱雷爾　世說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
與別人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邪　增晉中興書
曰王澄嘗之荆州送者傾邑所別處樹上有鵲巢澄便
脫衣著犢鼻上樹探鵲卵弄之傍若無人　文士傳曰
張翰到京師時齊王冏擅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
於時去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歎
曰吾亦思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遂稱疾徑歸　原
沈約宋書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
響久之不絕　世說曰張敷從彭城還傅亮下船與別
張不起援手著舫戶外傅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祖故
是梨終不臧者便去　宋書曰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
朝桓謙要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
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增後魏書曰
南安王楨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華林都亭
詔左右賦詩不能者竝聽射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
人物志曰眭夸高尚不仕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
奏徵爲中郎州郡逼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

生不及世利浩投詔書於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吾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內廐中夸遂託鄉人輸租者
謬爲御車出關　又曰隋楊素將西征詣牛弘別弘送
至中門素曰大將遠征何送之近弘揖而退素曰奇章
公其愚不可及弘封奇章郡公　唐書曰魏元忠爲尚書右僕
射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
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及還帝幸白馬寺迎勞之
又曰明皇東巡泰山宋璟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
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
答曰所進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又曰安
祿山反帝名哥舒翰爲元帥率兵二十萬守潼關天子
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
亘二百里　又曰陽城左遷國子司業時有薛約者狂
而直言事得罪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
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
旣行太學諸生何蕃等皆泣涕立石紀德　又曰昭宗
反正韓偓爲功臣位侍郎學士朱全忠至貶濮州司馬
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五代史曰韓熙載
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
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

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
爾　宋史曰太宗時趙普罷相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
太尉兼侍中帝作詩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
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
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
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
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
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
終之分可謂兩全　又曰普復相三上表致仕太宗賜
手詔曰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别　山堂肆考曰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後山時爲徐州教授告徐
守孫覺願往　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
別同舟東下至宿而後歸爲劉安世所彈　又曰理宗
時魏了翁被命出視師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
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金史曰胡剌一名
文太定初改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上賜常御條服佩
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
又曰伯玉以疾求補外除寧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
監瑋爲同知宣徽院事伯玉朝辭上曰卿舊臣令補外
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

弟在近密如見卿也　元史曰世祖出王秦中名許衡
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
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
河內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　又曰王磐
以資德大夫致仕太子聞其去名入宮賜食慰問良久
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
寺百官出送麗澤門外搢紳以爲榮　又曰世祖詔起
廉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
曰昔在先朝卿深識機事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漢班師
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退托耳遼霫户

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
往體朕此意　又曰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肅酒
以餞伯顏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
惟此與女色耳　又曰李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請告
歸葬仁宗勞餞之曰事就速還毋久留孤朕望　又曰
泰定間吳澄爲平章政事移疾不出左丞許師敬奉旨
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
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
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
又曰泰不華上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爲臺臣劾去相

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為知己死寧畏禍邪後雖為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　明史紀事曰孝宗朝都御史戴珊以老病乞骸骨不許屬劉大夏一從臾上謂珊卿何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獨不能為朕留邪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去泣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頭泣珊出謂大夏曰死此官矣　又曰武宗時楊廷和與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多詞瑾曰二人當令南京去乃皆遷侍郎時南部侍郎無缺皆添注雖陞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等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邪遂厚廷和而疎忠　又曰瑾逮劉大夏以李東陽解乃與潘蕃同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遂發甘肅衛大夏催驛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別三

原宿濟　餞鄴上詳別一詩中伯言遺王餞于鄴　浮雲　零雨上見李陵贈蘇武詩下見孫楚陽侯祖道詩　牽衣　總轡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陸機赴洛詩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永歎遵北渚遺思結

南津　參辰　弦括上見李陵贈蘇武詩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形影參商乖音信曠不達離合豈非常譬彼弦與筈　送南浦　造北林楚辭余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曹植離友詩日匿景兮天微陰經迴路兮造北林　北館　東城漢武帝與秦卓子侯家詔春時子侯於北館與家別陸機贈馮文羆一詩何風駕出東城送子臨河曲登樓望遐域遊時遠　黃鵠　白雲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山川間之下見蘇武贈李陵詩　北路　南津曹彪答東阿王詩路外數尋先蠍懷抱傳覽與君訣卽車至北　二鳧　雙鳧上見蘇武別李　荅兄機詩悠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南津有絕濟北渚有可無　陸詩嵇康贈秀才入軍詩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西崖　蘭　桃　館送秀才入軍詩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　鮑照送別王宣城詩　東津　西渚為長津涯　荊州圖記曰　陽縣南津水側有壽春縣城東此樓

迎送所由也餞遠以離興賦扶屯琴於杖下理㵲給於長浦迴餞行以旌工送伊人於西者　四鳥　三荊家語孔子在衛晨興顏回侍有哭聲甚哀回曰此哭聲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悲鳴以相送哀聲有類於此吳均續齊諧記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甚茂共議破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卽枯死真見之驚謂諸弟曰木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兄弟孔懷而可離異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更合　秣馬　理棹徐幹哀別賦秣余馬以俟濟兮心悵惘而內驚何案尤之蕭兮重增悲以傷情王忘之與諸兄　飛鵠　翔鴻樂府飛鵠謝方山別詩臨車總轡馳輪凡舟理飛棹絲系墨悲楊感歧路悼行念與君離別氣絕不能言各言勇一自愛遠道歸來數杜摯贈毋丘荊州詩鵠飛舉萬里一翀昇蒼昊翔高　雲乖　雨絕張載送懷詩跋涉山川千里志難得離鴻失所望告辭楊子哭歧墨氏感絲雲乖雨絕心乎悽而郭璞詩君如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　翔鳧　離

鶴上見蘇武別李陵詩　曹植詩雙鶴俱遨遊相失東海傍雄飛窮北翔離逝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
方一　歸雲征　驚風散　李充送許從詩來若迅風逝如歸雲征離合理之常聚散安
足驚　棗腆贈石崇詩翕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分給懷離析對樂增累歎　發軫　弭棹
陸機贈馮文羆詩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泊枉渚指景待樂闋　結轍　揚旍　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
詩挂冠東門闕歸謁西唐足結轍虛高衛祖供懸長藉　孔法生征虜亭祖王少傅詩若人臺始將解結揚歸
翰真感爲神慮高興發天情　悽心　結念　卞裕詩余弟適東遊春悲將乖情離別結吾事
陵心相纏嬰　謝靈運送雷次宗詩符瑞守遣楚感念懷城壕志苦離念結情傷日月淵　援琴
擊筑　蔡邕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之悵然援琴
而鼓之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其憤故曰別鶴操　史記燕太子送荊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上既祖道高漸離爲之擊筑　陟陽候　臨川亭　孫楚有西征官屬於陟陽
候徂道詩見後　荀雅臨川亭詩目極依春路披揭懷良辰明發戒徒御臨流餞歸人　即長衢
陵高阜　上見孫楚詩下沿送柏竟陵諸部城將軍寄懷人應斯莊餞行陵高阜徙玲睦景氣
一隔山河　閱丘谷　孫楚之湯祖道詩衆闕無三秦抗我三里目念當隔山河執觴隱
悵壽郭昔與從歎別詩乖素易爲久尋離覺月促遵落隔修遊窮送閑丘谷　征虜亭　領
軍府　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韓卿辭輦路諫傅知給母素德蜀光塞元執芳前覺朝辰送二王在
領軍府集詩苦哉遠征人將乖等余室明甯通朝輝綠竹盛肅懸　一日三月　二載
千秋　上許別一下見李陵與蘇武詩　掩歎緒　起離端　宋孝武帝幸中興堂
餞江夏王詩送行帳川遊騎酌偶歲陰陵寞掩歎始江山起別心贈環送仁王在領軍府集詩樂酒盤今辰
鄰絡起米日　贈策　送餞　左傳士會將歸晉秦大夫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撾也　史記高

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而蕭何獨以五　涉淇　宿泲　詩送子涉淇下詳別一
風流雲散　離羣索居　文選風流雲散一別如雨禮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
久矣　增　離夢　別魂　江淹別賦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分襟　揮
袂　杜詩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與詩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行色　羈心　莊子
柳下惠謂孔子曰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　杜詩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　唐詩羈心
何處盡謂羈客之心也　岐言　離聲　梁任昉詩岐言未及申謂臨岐之語也　宋胡直孺
別劉邦直詩我與健筆翁三峽君有長才甫伍兵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　雲雨散
東西流　唐詩不言雲雨散各自東西流　斷蓬　蔓草　唐詩今日暫同芳菊酒明
朝應作斷蓬飛又況[illegible]蔓草別　別比鄰　遺愛妾　元史胡長孺字汲仲婺州人號
寓武林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遠故鄉門人有請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
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　太平清話秦少游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以其妨學道遣之　上
槐坂　過虎溪　人物志在郭泰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與衆人皆詣大學客舍而
別膺與林宗共載乘浮上大槐坂難者引領望之妙若松喬之在霄漢也　事文類聚遠法師居廬阜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不過虎溪陶元亮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
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送客亭　銷魂橋　李白詩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
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勞勞亭在江寧縣古送別之所　天寶遺事長安東灞陵有橋迎來送往皆至此
人呼爲銷魂橋李白詞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宿前亭　送江潯　范丹送王奐事詳別
二　柳子厚送河東薛存義序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於江之滸且告之曰凡吏於土
非以役民而已使司平於我也　一身去國　千里分岐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零落
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

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又別劉夢得詩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原〕氣怨結而不暢 涕滿泣而橫流 梏羸下本同白 送荆軻於易水 餞疏廣於東門 別二詳 別行子於東門 啜其泣矣 送美人於南浦 傷如之何

別四

〔原〕贈言 家語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子路曰由願終身奉之 驪歌 漢書王式傳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雨泣 一詳別 執手 詩摻執子之手兮 執袪 又摻執子之袪兮 同舟 後漢書郭林宗自京師歸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人謂之仙舟 出郭 後漢書陳蕃為樂安太守性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

慕從 潘岳西征賦送餞懷慕從之戀 薄送我畿 見詩畿門內也 加以宴好 國語晉侯贈以袞如公侯伯之禮加以宴好 會 三年不見 詩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千里命駕 晉書嵇康呂安皆曠達之士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紅亭 唐詩紅亭綠西送君遲 官樹 唐詩日暮樹閩嶂滿官 脂轄 左傳子產曰其巾車脂轄 車主巾車之官以脂轄館又 數食節嗜然又能 中移其心如對 吏部左侍郎將 語宏于是佩服 素至令捕愁不 而言相思之苦

〔增〕贈扇 見聞錄莊簡公時自遠自明人賣文寶宏記尚書張 說忘愈其贊篇錄養生要節 君于父以常窮之 靜扇若凡緘 久見閑人悲也 公贈之備書 寄書敬前于 怨而觀理 辛亥之時 是公非留 心空表 緘愁 唐詩字錦 萬里之路 華陽國志 成都城 南八里有七橋直西門 曰萬里橋 諸葛亮祖之 使吳 費禕 曰萬里之路 始於此 故名 十離詩 元稹 錄 薛濤 後 事 令以酒 醉 傷 公 由 此 出 幕 歸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 群 出 書 記

去作十離詩以獻十離者犬離主魚離水筆離手馬離廄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 詩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 行若 登仙 唐書開元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自重 自元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 使入為大理少卿過汴州刺史倪若水餞於郊 若水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 離草 韓詩外傳芍藥離草也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 以芍藥何也董子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

才多識寡 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 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 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一揖而去 上樹辭訣 異苑烏傷陳氏女未嫁著屐 不為相 上大 登臺

置酒 唐書河西李軌許宗與妻子以登 臺置酒而別安興貴執之 離席奉觴 醉中分袂 一言濟我 何有往來 何以贈我 白雲悠然 布颿無恙

風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家真破家而出人行安穩布騙無羌

絲竹陶寫 世說謝太傅語王羲之曰中年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如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歡樂之趣

使人酸然 人物志晉殷仲堪出鎮江陵好之任詒曰鄉去有日史人酸然

辭職上詩 又日張詠守蜀有錄事參軍衰老詠責之曰何不告明日參軍辭職求歸別以詩曰秋光多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詠驚謝曰部屬能詩而我切不識可愧同魁而鵝之

危酒解隙 元史元明善與賁算不相丁董土是之自中臺行省江新也一人其夫出都旨集先還明善送至一十里外土題出實中者動悉屬明善日士發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精國家勝未詩告士為朝廷用如負初炎伯生也日公書光題外心人免為人構聞復初中眾人也任必當道佳生商人許為息初推所今為戎歎其酒慎勿如是明書㢮而讀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池日今陣之器矣

臥雪圖 執笈丁晉公始典金陵陛辭之日真宗出引功表安卧芳圖门什鄉到金陵可墨一陀景處張此謂遂張欣賞心亭

陽關三疊 王維送別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在長安西後人因此有陽關三疊曲

詔賜鏡湖 人物志唐賀知章乞歸田里為道士詔賜鏡湖一曲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詩送之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士其如高尚心

中書祖道 元史成宗時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衆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鎮之乃進殷以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旨命中書祖道都門外以餞之

朝官出祖 唐書中宗璽書迎武攸緒詔見日仙被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紫鏈說常班再拜帝悵然禮不及行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疑祖城東

廷臣飲餞 元史程鉅夫請致仕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于齊化門外

追送出界 晉書郭奕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珪璋交映 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序夏四月為邑光言陽告歸荊衡郡公追餞於霸陵列筵而賦送遠之賦珪璋交映校論守言揚

祖道歔欷 明史紀事武宗時大學士

謝遷劉健等以劾劉瑾致仕去惟李東陽獨留蓋前闗議時推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道餞啟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東陽無以應

不負臨賀 唐書楊憑為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獨所善客徐晦至藍田慰餞權德輿謂晦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遠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以可為予失簡聞之表為御史曰君不負臨賀肯負國乎

獨餞希文 宋史范仲淹既貶朝士畏宰相莫敢送獨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

送吏部郎 南史宋何尚之子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叔父度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送人作郡 晉羅友事洋術蔵

墜雨秋蒂 古詩遺若墜雨歛似秋帶景拔陸雨綴雲秋帶夫樹榆雜別也

扶景柳煙 古詩君如東扶景臺似西柳煙北翁夫歸絲別一在東一在媽田烟之遠也

河橋楊柳 宋之問詩曰別河橋楊柳風夕別伊川桃李月

岸上踏歌 李白贈汪倫詩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三日刮目 吳志呂蒙曰士別三日則刮目相待

離闊如此 白居易長慶集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

慟泣與訣 唐書武后名為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乃止

淵鑑類函卷三百

人部六十 別

別五上

原 詩晉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曰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戴跡陝西實在我王內任玉鉉外惟鷹揚四牡揚鑣元軺振綏庶寮群后餞飲洛湄感離歎悽慕德遲遲 又祖道趙王應詔詩曰於顯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然金質玉相光宅舊趙作鎮冀方休寵曲錫備物煥彰發軔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縉紳具集軒冕峩峩冠蓋習習戀德惟懷永歎弗及 何敬祖

洛水祖王公應詔詩曰穆穆聖王體此慈仁友于之至通于明神遊宴綢繆情戀所親薄言餞之于洛之濵嵩崖巖巖洪流湯湯春風動衿歸鴈和鳴我后饗客鼓瑟吹笙舉爵惟别聞樂傷情嘉宴既終白日西歸群司告旋鸞輿整綏我皇重離頓轡驂騑臨川永歎酸涕霑頥崇恩感物左右同悲 王濬祖道應令詩曰侯誰在矣東宮詵詵曰保曰傅弘道惟新前疑協衡顧問翼輪豈伊張仲專美前津渙乎唐德欽在四鄰齊軌上葉永垂清塵 陸雲餞太尉王公還京邑詩曰聖澤既渥嘉會愔愔庭旅鐘鼓堂有瑟琴飛轡清暉扶桑移陰視景袛燕揮袂霑襟戀彼同棲悲爾異林我有旨酒以歌以吟 潘岳北芒送別王世胄詩曰朱鑣既揚四轡既整駕言餞行告離芒嶺情有遷延日無餘影迴轅南翔心焉北騁 孫楚荅弘農故吏民詩曰昔我先侯邁德垂化康哉之詠實由是佐惟余忝辱弗克負荷每歷貴邦仰瞻泰華追慕先軌感想哀嗟詵詵故臣爰及群士皓首老成率彼邑里聞崇高義長幼以齒 宋顏延之為皇太子侍宴餞衡陽南平二王應詔詩曰太儀在御皇聖居貞旁緝民紀仰緯天經物資感變神以瑞形川無遁寶山不閟雲亦既戒裝皇心載遠夕帳亭皐晨儀禁苑

神行景騖發自靈闕對宴感分瞻秋悼晚 梁王筠侍宴餞臨川王北伐應詔詩曰金版韜英玉牒蘊精帝德乃武王威有正軒習弧矢夏陳干戚周騖戎車漢馳羽檄我皇俊聖千年鍾武德洞十門威加八柱金正圯德水行失道胡馬南牧戎徒西保蔗食伊瀍整居灃鎬金闕揚麾銅臺茂草命彼膳夫爰詔協律樂賦出車弦操吉日玉餼駢羅瓊漿泛溢聖德溫溫賓儀秩秩

原 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

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又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憂愁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行客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又曰涉江採芙蓉蘭
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
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又曰庭中有奇樹
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
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漢李陵贈蘇武
別詩曰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
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元鳥夜過庭髣髴能復
飛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　又贈蘇武別詩曰良時不
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蹰仰視浮雲
馳奄忽交相踰風浪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
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又贈蘇武別
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
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又贈蘇武詩曰攜手上河
梁遊子暮何之徘徊岐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
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
首以為期　又贈蘇武別詩曰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

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
雙鳧相背飛相違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珪璋萬
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又
贈蘇武詩曰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
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歸思塞耳
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遠處天一隅苦困獨
零丁親人隨風散瀝滴如流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
情　又贈蘇武別詩曰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歟戎馬
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
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為天一隅與其苦筋

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蘇武別李
陵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
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
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已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
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　又別李陵詩曰雙鳧俱北飛
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
見何詎央愴悢切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
莫相忘　又別李陵詩曰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
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

一長歎泱爲生別淚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
來歸死當長相思　又蘇武詩曰黄鵠一遠別千里顧
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
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
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内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
雙黄鵠送子俱遠飛　魏曹植詩曰門有萬里客問君
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
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
秦　又詩曰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

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
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内
傷悲　又送應氏詩曰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
竝集送置酒此河陽山川迴且遠別促會日長　應瑒
別詩曰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還舊土悲思不
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又別詩曰浩浩長河
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
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内懷傷憂　晉王浚從幸
洛水餞王公歸國詩曰聖主應期運至德敷彝倫神道
垂大教元化被無垠欽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鄰皇輿迴

羽蓋高會洛水濱臨川講妙藝縱酒釣潛鱗八音以迭
奏蘭羞備時珍古人亦有言爲國不思貧與蒙廟庭施
幸得側大鈞羣僚荷恩澤朱顔感獻春賦詩盡下情至
感暢人神長流無舍逝白日入西津奉辭慕華輦侍衛
路無因馳情繫帷幄乃心戀軌塵　陸機祖道畢雍孫
劉邊仲潘正叔詩曰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遂時
來運與子游承華執笏崇賢内振纓曾城阿畢劉贊文
武潘生蒞邦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又送顧公
直詩曰伐鼓五嶺表揚聲萬里外高山何足陵巨海猶
縈帶　又擬庭中有奇樹詩曰芳草忽已茂佳人竟不

歸感物戀所歡採此當遺誰　潘岳金谷集詩曰王生
和鼎實石子鎭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
離思攜手遊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回谿縈曲
阻峻坂路威夷淥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元醴染朱顔
但訴杯行遲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潘尼送盧弋
陽景宣詩曰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
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
隨襟頽九重不常鍵閶闔有時開愧無紵衣獻貽言取
諸懷　又皇太子集應令詩曰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
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

買酒宣歡庭擊鼓靈沼濱羽籥飛醴酥芳餚備奇珍巴
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袂生迴風曲裾揚輕塵　孫
楚征西官屬於陟陽候祖道送別詩曰晨風飄岐路零
雨被芳草傾城遠相送餞我千里道乖離即長衢惆悵
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　左貴嬪感離詩曰
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披
省所賜告情玩悼離詞髣髴想容儀歔欷不自持何時
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殷仲
文送東陽太守詩曰昔人深誠歎臨水送將離如何祖
良遊心事屬在斯虛亭無留賓東川緬逶迤　宋孝武
與廬陵王紹別詩曰連歲矜離心今茲幸良集信宿窮
晨暮開顏披所既未盡歡晤懷已傷岐路及舳艫引江
介飛旍背鄉邑悄搔徒旅戒圜樂流景入遲遲分手念
泫泫登路泣　南平王代收淚就長路詩曰僭樂高陵
曲揮袂廣川濱黃塵昏白日悲風起浮雲蕭條萬里別
契闊三秋分時往從朔露年來驚夕氣徘徊去芳節依
邈從遠軍　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祇役出皇邑相期
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
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　謝惠連與孔曲阿別
詩曰悽悽乘蘭秋言餞千里舟塗屆雲陽邑宰有昔

遊行人雖念路爲爾暫淹留　又夜集歎乖詩曰詩人
詠踟躕搔首歌離別誠哉曩日歎展矣今夕切吾生赴
遙令質明即行轍在賓故宜言贈子保溫惠易用書諸
紳久要亮有攜　鮑照詩曰輕鴻戲江潭孤鴈集洲沚
邂逅兩相親同念共無已風雨好東西一隔頓千里追
憶棲宿時聲容滿心耳揚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裏　又
送盛侍郎詩曰北臨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墉宿寒霧
平野起秋塵　齊王儉後園餞從兄豫章詩曰茲夕竟
何夕念別開曾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汎虛園　王融奉
辭鎮西應教詩曰未學謝能算高義幸知遊霄庭參辯
奭梁苑豫才鄒徘徊歲光晚搖落江樹秋風旗縈別浦
霜琯迴遙州　又蕭諮議西上夜集詩曰徘徊將所愛
惜別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邊
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矣慎容光山中殊未懌杜若
空自芳　謝朓別王僧孺詩曰花樹雜爲錦月池皎如
練如何當此時別離言與宴非君不見思所悲思不見
　又與江水曹詩曰山中上方月故人清樽賞遠山翠
百重迴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垂藤散猶網別後能相
思何嗟異風壤　又離夜詩曰玉繩隱高樹斜漢映曾
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眇難裁

山川不可夢況乃故人杯、又將發石頭上烽火樓詩
曰徘徊戀皇邑躑躅躚曾阿陵高䠀闕近眺迴風雲多
荊吳阻山岫江海合瀾波歸飛無羽翼其如離別何
又新亭渚別范雲詩曰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
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
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虞羲送
友人上湘詩曰濡足送征人褰裳臨水路共盈一樽酒
對之愁日暮漢廣雖容舠風悲未可渡佳期難再得願
但論心故沅水日生波芳洲行墜露共知丘壑改同無
金石固 劉繪送別詩曰春滿方解籜弱柳向低風相
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張融別詩曰白雲山上盡清
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梁昭明春日宴
晉熙王詩曰百六鍾期數二七厄時中國難悲如綴親
離歡數窮落指遊沮夢揚化撫邊我幸茲同宴酬引滿
愛樽空 簡文帝餞廬陵內史王修應令詩曰餞行臨
上節開筵命羽觴迴池瀉飛棟濃雲垂畫堂疎槐未合
影反日暫流光園梅斂新豔階蕙結初芳 又餞別詩
曰行樂出南皮宴餞臨華池籜解篁開節花鬧鳥送枝
窗陰隨影度水色帶風移徒命銜杯酒終成悃別離
又送別詩曰行行異沂海依依別路岐水皆隨纜聚岸

柳擲舟垂石菌生懸葉江樓流臥枝燭盡悲宵去酒滿
惜將離 沈約侍宴謝朏宅餞東歸應詔詩曰皇情悵
東朏羽旆拂南壓夏雲清朝景秋風揚早蟬飲和陪下
席論道光上筵、又侍宴樂遊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
曰沃若動龍驂參差凝鳳管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將滿
又侍宴樂遊苑餞呂僧珍應詔詩曰丹浦非樂戰負
重切君臨我皇蘊至德忘已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
失飛沉推轂二崤道揚旆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
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邃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綏前
禽函輅方解帶峣武稍披衿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
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又別范安成詩曰平生少
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
酒明日難共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又送友人
別詩曰君東我亦西銜悲涕如霰浮雲一南北何由展
言宴方作異鄉人贈子同心扇遙裔發海鴻連翩出簷
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又別謝文學詩曰漢池
水如帶巫山雲似蓋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
寸心從君千里外 丘遲侍宴樂遊苑餞徐州刺史應
詔詩曰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荑承玉輦細草藉
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潰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

戲宴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范雲之零陵郡次新亭詩
曰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煙起江天自如合煙樹還相似
滄流未可源高颿去何已　又別詩曰洛陽城東西長
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又送沈記室夜
別詩曰桂水澄夜氛楚山清曉雲秋風兩鄉怨秋月千
里分寒芝寧共採霜猿行銜開捫蘿正憶我折桂方思
君　又別詩曰孤煙起新豐候鴈出雲中草低金城霧
木下玉門風別君河初滿思君月屢空折桂衡山北摘
蘭沅水東蘭摘心焉寄桂折意誰通　江淹貽袁常侍

詩曰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
泉幽冀生碧草沅湘含翠煙鑠鑠霞上景懵懵雲外山
涉江竟何望留滯空採蓮　又臨秋怨別詩曰四時煎
日夜玉露催紫榮始懷未及歎春意秋方驚涼草散螢
色衰樹斂蟬聲承君客江潭先愁鴻鴈鳴吳山饒離袂
楚水多別情金碧堅不滅桂華蘭有英但見一葉落哀
恨方未平　又擬古離體詩曰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
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
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
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任

昉詩曰[illegible]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
先舉授景亟銜阿臨風長揪渚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
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　王僧孺送殷何兩記室
詩曰揜袖出南浦驅車送上征飄飄曉雲駛瀁瀁旦潮
平不肖余何惜無背是勿輕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庾肩吾侍宴餞湘東王詩曰陳王從遊士高宴入承
華蓋載同連璧雕文類簡沙落猨時動樹墜雪暫搖花
念此離筵促方愁別路賒　又侍宴餞湘州刺史張纘
詩曰洞庭資善政層城送遠離九歌揚妙曲八桂動芳
枝雨足飛春殿雲峰入夏池郢路方遼遠湘山轉蔽虧

何當好風日極望長沙垂　又餞張孝總應令詩曰層
臺臨迥漲耿耿青煙上欲送分符人翻似河隄望寒雲
暗積水秋雨蒙重嶂別念動神衿華文切離覎懟無寡
和曲空陪郢中唱　又應令詩曰江上早寒生蕭條鏡
管清別筵開悵殿離舟卷幔城前山黃葉起對岸白沙
驚臨渦同極望鶴吹愧才輕　又侍宴餞東陽太守范
子雲詩曰東部資良守北宫敦獻酬新枝漸接樹故凍
欲含流早花少餘雪春寒極晚秋徒嗟白岸遠空想赤
松遊　又新林送劉之遴詩曰旆轉黃山路舟纏白馬
津送輪時合驂分騎各背塵常山喜臨代隴頭悲望秦

欲持漢中策還以贈征叉　朱超道別席中兵詩曰數年共遊息一旦各聯翩莫論行近遠終是隔山川長波漫不極高岫鬱相連急風亂還鳥輕寒靜暮蟬扁舟已入浪孤帆漸逼天停車對空渚長望轉依然　吳均送呂外兵詩曰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濆送君長歎息徒使淚霑巾　又別夏侯故章詩曰白馬黃金羈青驄紫絲鞚新知關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函書爲余達雲夢　又酬別詩曰故人杯酒別天清明月亮露下寒葭中風起秋江上衣染瀼瀼淚棹犯參差浪匕首直千金七寶雕葉狀生離何用表賴此持相餉　又別王謙詩曰嚴光不遂世流轉任飛蓬欲還天台嶺不押甘泉宮離歌玉絃絕別酒金卮空徒道故人念僕在東山東又贈姚郎詩曰星漢正參差佳人不在斯宿昔暫乖阻何異遠分離露染蘼蕪葉日照茳蘺枝風光已飄薄雲采復逶迤勞夢無人覺默默心自知　又贈別詩曰客子慘無歡送別江之干白雲方眇眇黃鳥尚關關糺紛巫山石合沓洞庭瀾行衣侵曉露征舠犯夜湍無因停合浦見此去珠還　又贈別詩曰樹響浹山來猨聲繞岫急旅帆風飄揚行市露霑濕深浪闇葉葭濃雲沒城邑不見別離人獨有相思泣　又贈別詩曰君留朱門

裏我至廣江濆城高望猶見風多聽不聞流蘋方繞繞落葉尚紛紛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　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曰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此一言笑分爲兩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恨獨守故園秋　又從鎮江州與遊故別詩曰歷稔共追遊一旦辭羣匹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相悲各罷酒何時更促膝　蕭琛別詩曰落日總行轡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晨川有急瀾分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子兩特達伊余日盤桓俟我式微歲共賞階前蘭　蕭子範侍宴餞陸倕應令詩曰儲皇餞離送廣命傳羽觴侍遊追曲水閑宴等清漳新泉已激浪初卉始含芳雨罷葉增綠日斜樹影長　劉孝綽侍宴餞庾於陵應詔詩曰皇心眷將遠帳餞靈芝側是日青春獻林塘多秀色芳草疑綸組嘉樹似雕飾遊絲綴鶯領光風送綺翼下輦朝既盈留宴景將昃高辯競談端奇文爭筆力伊臣獨無伎何由奉吹息　又侍宴餞張惠紹應詔詩曰滄池誠自廣蓬山一何峻麗景花上鮮油雲葉裏潤風度餘芳滿鳥集新條振餞言班俊造光私獎輶炁徒然謬反隅何以窺重仞　又侍離宴詩曰轘轅東北望江漢西南永羽旗映日移鐃吹臨風

警令王愍追送纜舟餞俄傾掩袂望征雲銜杯惜餘景
首燕徒有心局步何由騁　又應令詩曰鮮雲積上月
凍雨晦初陽迴風飄淑氣落景換新光竹萌始防露桂
挺已含芬瑤堦變杜若玉沼發擷蘋聖衿惜岐路曲宴
闢蘭堂　又江津寄劉之遴詩曰與子如黃鵠將別復
徘徊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共攜雲氣藻同舉霞文
杯佳人每曉遊茱門恒晚開欲寄一言別高駕何由來
宗夬詩曰別酒正參差乖情將陸離悵焉臨桂苑慇
默嗟華也輕雲流惠采時雨亂清漪眇眇追蘭徑悠悠
結芳枝眷言終何託心寄方在斯　劉顯發新林浦贈

同省詩曰迴首望歸途山川邈離異落日懸秋浦歸鳥
飛翔次感物傷我情惆悵懷親懿　劉孺侍宴餞新安
太守蕭幾應令詩曰芝殿延薄景畫室寫油雲元覽多
該洽聖思究前聞微客探精義優游妙典墳飲餞參多
士贈言賦新文　張纘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子雲詩曰
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深池解餘凍丹霞霽新雨良
守謁承明徂舟戒蘭渚皇儲惜將遷金樽留宴醑　周
王褒入關故人送別詩曰百年餘古樹千里闇黃塵關
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　又別陸才子詩曰解纜出南
浦征棹且凌晨還看分手處唯餘送別人中流搖盞影

過江落騎塵平湖開曙日細柳發新春滄波不可望行
雲聊共因　又別王都官詩曰連翩惆流水悽愴惜離
羣東西御溝水南北會稽雲河橋兩隄絕橫岐數路分
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庾信應令詩曰望別非新
館開舟即舊[illegible]浦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
征帆獨背關　又和保法師詩曰秦關望楚路灞岸想
江潭幾人應落淚看君馬向南　又和侃法師詩曰客
遊經歲月羈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鴈秋分俱度河　又
和侃法師詩曰迴首河隄望眷眷嗟離絕誰言舊國人
到在他鄉別　又寄王琳詩曰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

踈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又別周弘正詩曰扶風
石橋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黃鵠一
反顧徘徊應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陳周弘
正隴頭送征客詩曰朝霜侵漠草流沙度隴飛一聞流
水曲行住兩霑衣　又答林法師詩曰客行七十歲歲
暮遠徂征寒雲結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近遠爲憶
長安城　徐陵新亭送別應令詩曰鳳吹臨伊水時駕
出河梁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黃隔城聞上鼓迴洲隱
去檣神襟愛遠別流睇極清漳　又別毛永嘉詩曰願
子厲清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老病此別恐長離白馬

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劔空挂隴頭枝　張正見征虜亭送新安王應令詩曰鳳吹臨南浦神駕餞東平亭迴瀆水乘旆轉洛濱笙地凍班輪響風嚴羽蓋輕境田雲色暗古樹雪花明岐路一迴首流襟動春情　又秋日別庾正員詩曰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疎木江風送上潮青雀離帆遠朱鳶別路遙唯有當秋月夜夜上河橋　陰鏗送始興王詩曰良守別承明枉道暫逢迎去帆收錦纜歸騎指蘭城紛紏連山暗潺湲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臨岐悃聖情分風不得遠何由送上征　又江津送劉光祿不及詩曰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晚欲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闉　又廣陵岸送北使詩曰行人引去節送客艤歸艫卽是觀濤處仍為郊贈衢汀洲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嘶背櫪馬檣轉向風烏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別渚望飛鳧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揚朱　江總別袁昌州詩曰河梁望隴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別日欲成秋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　又賦得攜手上河梁應詔詩曰早秋天氣涼分手關山長雲愁數處

黑木落幾枝黃鳥歸猶識路流去不知鄉秦川心斷絕何悟是河梁　又別袁昌州詩曰客子歎途窮此別異西東關山嗟墜葉岐路悶征蓬別鶴聲聲遠愁雲處處同　又別賓化侯詩曰分岐泣世道念別傷邊秋斷山時結霧平海若無流驚鶩一羣起哀猿數處愁是日送歸客為情自可求　又別永新侯詩曰送君張掖郡分悲函谷關欲知腸斷絕浮雲去不還　增　唐沈佺期古別詩曰白水東悠悠中有西行舟舟行有返櫂水去無還流奈何生別者戚戚懷遠遊自君闕芳躅青陽四五遒皓月掩蘭室光風虛蕙樓相思無明晦長歎累春秋離居久遲暮高駕何淹留　陳子昂送客詩曰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平生　李白金鄉送韋八之西京詩曰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煙霧　又贈別王山人歸布山詩曰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毫還歸布山隱興入雲天高彌去安可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月　杜甫新婚別詩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

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捨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又垂老別詩曰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又無家別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縣吏知我至

名令習鼓鞞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又夢李白詩曰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王維送別詩曰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卧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又齊州送祖三詩曰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遥望君猶佇立　又

觀別者詩曰青青楊柳陌陌上別離人愛子遊燕趙高堂有老親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都門帳飲畢從此謝親賓余亦辭家者看之淚滿巾　常建送李十一尉臨溪詩曰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言念神仙尉因致瑤華音回軫撫商調越溪澄碧林　錢起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詩曰山月隨客來主人興不淺今宵竹林下惟覺花源遠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　韋應物送李儋詩曰別離何從生乃在親愛中反念行路子拂衣自西東日昃不留宴嚴車出崇墉行遊非所樂端憂道未通

春野百卉發清川思無窮歸當掩重關默默想音容　王縉古別離詩曰下堦欲離別相對映蘭叢含辭未及吐淚落蘭叢中高堂靜秋日羅衣飄暮風誰能待明月迴首見牀空　孟雲卿古別離詩曰朝日上高堂離人怨秋草但見萬里天不見萬里道君行本遲遠苦樂良難保宿昔夢同衾憂心常傾倒含酸欲誰訴展轉傷懷抱結髮年已遲征行去何早少壯無會期水深風浩浩　孟郊古怨別詩曰颯颯秋風生愁人怨離別含情兩相向欲語氣先咽心曲千萬端悲來却難說別後唯所思天涯共明月　許渾汾上燕別詩曰雲物如故鄉山

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欲暮一樽花下酒落日
水西村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　宋梅堯臣與蔣祕
別二十六年田棐二十年羅拯十年始見之詩曰我今
五十二嘗苦離別莭屈指數離別正去一半年三君異
出處相見有後先蔣最會遇早羅倍晚於田仕宦比我
遲官資居我前此亦漫轗軻無限歸荒埏所喜笑語同
各驚顏貌遷　陳師道送内詩曰鹿㲉顧其子燕雀各
有隨與子爲夫婦五年三別離兒女豈不懷母老妹已
笄父子各從母可喜亦可悲關河萬里道子去當何歸
三歲不可道白首以爲期吞聲不敢盡欲怨當歸誰

歐陽修別後寄聖俞詩曰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入歲
暮孤舟遲客心飛鳥急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
飲酒別今別輒飲泣君曰我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
少君白髮已揖揖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遺檻
穽一落誰引汲但今身尚在果得手重執歡言正喧譁
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共挹輕橈動翩翩晚
水明熠熠行心去雖迫訣語出猶澀歎吁偶成篇聊用
綴君什　黃庭堅贈別李端叔詩曰我觀江南山如目
不受垢憶食江南薇子獨於我厚在北思江山如懷冰
雪顏千峰上雲雨岑絕何由攀白玉著石中與物太落

落涇渭相將流世不名清濁我行風雨夜船窗聞遠雞
故人不可見故人心可知　陸游送子龍赴吉州掾詩
曰我老汝遠行知汝非得已篤言當送汝揮涕不能止
人誰樂離別坐貧至於此汝爲吉州吏但飲吉州水一
錢亦分明誰能肆讒毀我食自可營勿用念甘旨益公
名位重寮若喬嶽峙汝以通家故或許望燕几得見已
足榮切勿有所啟又若楊誠齋清介世莫比汝但問起
居餘事勿挂齒汝去三年歸我儻未即死江中有鯉魚
頻寄書一紙　王十朋留別太學同舍詩曰二年客函
關傾蓋皆故人況我同舍郎何異手足親羹藜共牢落

燈火同悲辛坐覺歲月忘所賴朋友仁西風起天末淅
瀝吹江蘋思歸適所願惜別還霑巾祖席歌驪駒別腸
轉車輪離索恐孤陋重來約新春　翁卷思遠客詩曰
涉夏思已深感秋念愈迫思念皆爲誰爲彼遠行客客
行曷辰休悵望朝復夕邈邈阻前歡悠悠抱今戚中庭
一株橘嘉實轉金碧爰意花開時花邊語離析惜此不
忍餐留之候君擿擬君未來回腸更如折何當乘夢
時儻遂微容覯　徐璣漳州別王仲言詩曰百草各有
種春至不栽培交情重故知豈論才不才相識十年初
再見天之涯共飲一杯酒樂若紅顏開人生有此樂知

復能幾回雨風從何來吹發枝上梅天寒日欲暮又乃行色催

增魏曹植別友詩曰凉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條葉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　唐王適古別離詩曰昔歲驚楊柳高樓悲獨守今年芳樹枝孤棲怨別離珠簾晝不捲羅幔曉長垂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頻年鴈去無消息罷卻鴛紋何用織夜還羅帳空有情春著裙腰自無力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蘭蕙日氛氳已能憔悴今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　李白金陵酒肆留別詩曰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杜甫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詩曰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高適贈別晉處士詩曰有人家住清河源渡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注已畢心知內篇口不言盧門十年見秋草此心惆悵誰能道知已從來不易知

慕君爲人與君好別時九月桑葉疎出門千里無行車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　白居易生別離詩曰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絶憂積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白髮　李頎琴歌送別詩曰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烏半飛霜淒萬樹風入衣銅鑪華燭燭增輝初彈淥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王建寄遠曲曰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兩心相對尚難知何況萬里不相疑　張籍送遠曲曰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登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宋梅堯臣醉中留別永叔子履詩曰新霜未落汴水淺輕舸唯恐東下遲遶城假得老病馬一步一蹶令人疲到君官舍欲取別君惜我去頻增嗟便步驟奴呼子履又令開席羅酒卮烹雞炮兔下箸美盤實飣餖梨與栗蕭蕭細雨作寒色厭厭盡醉安可辭六街禁夜猶未去童僕竊訝吾儕癡但慚酋慶寄烏翼慎勿卻效兒女悲　歐陽

脩贈別劉原父詩曰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
家愛君小璩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歸來不記與君
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豈知前後不相及歲月忽忽行無
涯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行莫加我後君歸祇十
日君先躍馬未足誇人生無苦勞事役老去尚能憐物
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盈車　蘇軾鄭州別
子由詩曰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
自念庭闈我今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
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
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

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
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又送陳睦知潭州詩曰
華清縹緲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
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
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
臥聽風聲鳴鐵鳳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
我得生還雪滿顛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
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
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楊萬里為丞零
陵代者未至送親攜老幼先歸詩曰吾父先歸吾未可

吾母已行猶領我兒女喜歸不解悲我愁安得如兒癡
牆頭人看不須羨居者那知行者歎昨日幸晴今又雨
天公富得行人苦吾母病肺生怯寒晚風鳴屋正無端
人家養子要作官吾親此行誰使然　又送王監簿民
瞻南歸詩曰湖頭打岸雲不留月波潑窗窗欲流夜寒
報晴貴待曉天公端為盧溪老盧溪在山不知年盧溪
出山即日還黃紙苦催得高臥青霞成癖誰能那詔謂
先生式國人共喜已復煙林深路傍莫作兩疏看老儒
不用家中爭　陸游古別離詩曰孤城窮巷秋寂寂美
人停梭夜歎息空園露濕荊棘枝荒溪月落狐狸迹憶

君去時兒在腹走如黃犢爺未識紫姑吉語元無據況
悲死兆占歸日嫁來不省出門前夢魂何因識酒泉粉
綿磨鏡不忍照女子盛時無十年　元貫雲石別離情
曰別離之苦兮蒼梧之野恭草青青陵廟前春水生
日暮湘裙動翡翠玉樹亭亭染紅淚又聞垓下虞姬泣
斗帳初驚楚歌畢佳人閣淚棄英雄劍血不銷原草碧
何物謂之別離情肝腸刺刺如銅聲不如斫其竹剪其
草免使人生為情老　薩天錫西樓別寄閩憲諸公詩
曰八月八日溪上別溪上彩旗紅獵獵離情已逐渡江
雲邊草連天剪秋色玉驄金虎諸大夫欲別不別留斯

須沙明淺渚白鳥下酒盡落日青山孤丈夫有淚不須灑去客掛帆君上馬悠悠回首各東西惟見西溪捕魚者園開一片月太行一片雲鴈書遠寄隔山嶽雲飛月明多憶君　又春別詩曰花氣壓簾愁不埽細雨綿綿長芳草玉釵燕尾剪春寒坐惜流年鏡中老東風吹柳人不知春嬌滿眼類雙眉吳松錦字夢中得曉來月落閒鳥啼南園日暖蝴蝶醉香霧惑人海棠睡朱門小立蹴金蓮落紅起作離人淚　明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大夏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窗趨

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論帝登承明謝安笑卻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樹數名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歎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臥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泣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忘懷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鋌紅粟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莫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

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即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覬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眞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眞丈夫　何景明同崔子送劉以正還關中詩曰燕川芳草歇已久行子西行更回首駿馬春停渭曲花金鞭暮指秦中柳看君兄弟皆豪雄十年側想中丞公東山雲月卧未起北海賓客誰相通荷花初紅酒初碧汝歸登堂見顏色若問長安舊友生崔何二子常相憶　楊愼離席行送彭二詩曰吾子從軍巴蜀山橫戈千里何間關尖使麒麟日月換行收魚鳥風雲閑文武才名歸一姓兄弟勳華許誰並起晚已謝時運傾

當陽再覩乾坤正陟岡在原來復返海水天風歲將晚行行白馬燕雪深飛飛黃鵠秦雲遠離筵命酒羽觴疾畢昴盈軒月東出主人流連客離席慷慨爲子歌今夕　盧柟送友人南還詩曰鳳凰樓外雲氣長青袍白馬生輝光送君千里促羽觴鳴箏清歌如故鄉相思明日忽分手誰把青驄繫綠楊　俞允文征馬嘶送歸有光詩曰白楊花飛江水黑江頭行人頭盡白青山日出煙塵昏馬上誰爲都門客都門豪客長安兒蒲萄百斛柳千絲戎裝玉駿邯鄲姬虎旗綉鞍紅鴉啼長安三月春未暮城中不見遊人歸遊人歸醉滿堤青草長征馬嘶

增唐杜甫送賈閣老出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
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
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又送遠詩曰帶甲滿天
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
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又贈別何邕
詩曰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
塵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又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詩曰離亭非舊國春色
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隨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
生光川路風塵接俱宜下鳳凰　祖詠江南旅情詩曰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劒
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爲報空潭橘無媒寄洛橋　劉
長卿穆陵關北送人歸漁陽詩曰逢君穆陵路匹馬向
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
殘處處蓬蒿徧歸人掩淚看　錢起別張起詩曰有別
時留恨銷魂況在今風淒　切振海鷗鷺遠辭林舊國關
河絕新秋草露深陸機嬰世網應負故山心　皇甫冉
贈莊訥詩曰世故還相見天涯共向東春歸江海上人
老別離中郡吏名可晚沙鷗道自同甘泉須早獻且莫
歎飄蓬　姚係古別離詩曰涼風已嫋嫋露重木蘭枝
獨上高樓望行人遠不知輕寒入洞户明月滿秋池燕
去鴻方至年年是別離　韓愈祖席詩曰淮南悲木落
而我亦傷秋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
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張籍薊北旅思
詩曰日日望鄉國空歌白苧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
時失意還獨語多愁祇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白居易原上草詩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
孫去萋萋滿別情　賈島旅遊詩曰此心非一事書札
若爲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空巢霜葉落疎牖水

螢穿留得林僧宿中宵坐默然　馬戴早發故園詩曰
語別在中夜登車離故鄉曙鐘寒出岳殘月迥凝霜風
柳條多折沙雲氣轉黃行邊海西雁零落不成行　又
送人遊蜀詩曰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青猿後
應多白髮生虹霓侵棧道雨雪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煙
花是錦城　薛能送友人出塞詩曰榆關到不可何況
出榆關春草臨岐斷邊樓帶日閑人歸穹帳外鳥發廢
營閒此地秋堪想霜前作意還　溫庭筠送人東遊詩
曰荒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
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棹還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

又商山早行詩曰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滿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鴈滿迴塘　宋楊萬里別敎授吳景衡詩曰道合從人笑情親覺別難得朋何恨晚到老幾相看世路今逾窄吾徒却自寬此心各相勉不但道加餐　又清早出城別王宣子舍人詩曰月細惟愁落陽昇未要忙出門雞未覺夜路稻初香涉世寧容懶侵星幸稍涼病來詩久廢覓句費商量　陸游送仲高兄秩滿赴行在詩曰兄去遊東閣才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寄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　王

十朋送劉方叔兼簡全之詩曰相見無多日依前又索居斷魂梅的皪過眼柳蕭疎匹馬來時路征鴻別後書君歸見溫叟爲我問何如　又送陳商霖詩曰相逢猶未款作別太匆匆日落江東暮人歸冀北空音塵應暫隔談笑更誰同回首蕭峰外明朝我亦東　戴復古送行詩曰荏苒歲云暮雪霜天正寒取程毋太急御下放敎寬朝夕去家遠關山行路難邊頭耕功業恐不在儒冠　又代人送別詩曰南浦春波碧東風送客船別君楊柳外揮淚杏花前粉壁題詩句金釵當酒錢一聲離岸櫓心碎楚江邊　翁卷送人遊天台詩曰暫遊行李

少幾日到天台船帶落潮發月從前浦來花源香不斷藥地綠成堆莫學他劉阮經年忘却回　又留別吳中士友詩曰羈遊雖不闊幽思亦相關今日經行處他宵夢寐間松江雲在水茂苑樹成山況復多吟客令人懶欲還　趙師秀楊柳塘寄徐照詩曰因貧爲遠別已是十三程盡日行山色逢人問地名近書無便寄新句與誰評想爾寒宵雨思予亦夢成　徐照送翁靈舒遊邊詩曰孤劍色磨青深謀秘鬼靈離山春值雪憂國夜觀星奏凱邊人悅餘營戰地腥期君歸幕下何石可書銘　又懷趙紫芝詩曰一別一百日無書直至今幾回成

夜夢獨自發秋吟小雪衣猶綌荒年米似金知音人亦有誰若爾知心　徐璣中川別弟詩曰中川人語別南國夜何其江迴風來急山低月落遲纜從前浦遠角在古城吹五夜耕鋤地何當手共犂　又送徐照先回京師詩曰骨體先如鶴離家歲已周欲知詩思遠曾共楚鄉遊窮達身將老分攜菊正秋江西看舊友歸計少遲留　又別趙黃中詩曰世道難爲友相期一見中但令心事合不在語言同秋早湘煙白舟移蓼岸紅別懷如迥野長與水雲通　元虞集奉別阿魯灰東泉學士遊甌越詩曰憶昔同經幄春明下玉池掛冠俄去國連舸

總盛書笥脯甞紅稻蓴羮斫白魚莫言江海遠咫尺玉
堂廬　明劉基題朱孟章虞學士送別圖後詩曰秋郊
一杯酒握手念將離落日照野水凉風生樹枝今日重
相憶青山如舊時鬢毛非松柏爭得不成絲　高啟楓
橋送丁鳳詩曰紅葉寺前橋停君晚去橈醉應忘世難
歸不計程遙山隱初沉日風催欲上潮離魂來此處還
似灞陵銷　又送易從事祖飲南渚詩曰疎楊映老荷
別處最秋多送客年年路愁人日日波霞明添醉色風
急斷離歌莫謂官程促青山易看過　宋濂送許時用
還剡詩曰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

幾人歸風雨魚羮飯煙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
柴扉　邊貢留別張西盤大參詩曰滿酌豈辭醉未行
先憶君山城稀見菊關樹不開雲地入河源渺天連塞
日曛那堪北來鴈偏向別時聞　何景明送呂子詩曰
京洛三年客雲霄萬里違上書俱不報解珮獨先歸北
極臨燕甸南山繞漢畿相將未可料歧路斷蓬飛　楊
愼折楊柳詩曰白雪新年盡東風昨夜驚芳菲隨處滿
楊柳最多情染作春衣色吹爲玉笛聲如何千離別只
贈一枝行　謝榛秋夜烏給事宅言別詩曰故人同此
夜離思且銜杯古樹當庭合流螢到席回燭花留我醉

諫草識君才異日關河隔秋鴻幾北來　李攀龍別李
户曹詩曰舊游京陌滿何處珥貂行念子從王事令人
識宦情春風吹遠別芳草送孤征莫歎謀身拙前賢重
請纓
（增）唐李白別中都兄明府詩曰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
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城隅
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
中斷惜離羣　李頎送魏萬之京詩曰朝聞遊子唱驪
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
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

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杜甫送韓十四江東省親詩曰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
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又恨別詩曰洛
城一別四千里突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
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
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　又和裴迪登蜀州
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曰東閣官梅動詩興還
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
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

夕催人白頭　高適送前衛縣李宷少府詩曰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凄其　又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詩曰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猿啼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岑參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詩曰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

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　又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詩曰柳軃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　錢起送興平王少府遊梁詩曰舊識相逢情更親攀歡甚少愴離頻黃綬罷來多遠客青山何處不愁人日斜宮樹聞蟬滿雨過關城見月新梁苑遺風重詞賦諸侯應念馬卿貧　劉長卿贈別嚴士元詩曰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

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皇甫冉送李錄事赴饒州詩曰北人南去雪紛紛鴈叫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峰出江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　韓翃送冷朝陽還上元詩曰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落日澄江烏榜外秋風疎柳白門前橋通小寺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別後依依寒食裏共君攜酒在東田　李益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詩曰北風吹鴈數聲悲況指前林是別時秋草不堪頻送遠白雲何處更相期山隨匹馬行看暮路入寒城獨去遲為向東州故

人道江淹已擬惠休詩　許渾瓜洲留別李翊詩曰泣玉三年一見君白衣顦顇更離羣楊堤惜別春潮晚花榭留歡夜漏分孤館宿時風帶雨遠帆歸去水連雲悲歌曲盡莫重奏心遶關河不忍聞　宋梅堯臣送石昌言學士詩曰混混拍堤瓜蔓水軒軒銜尾挂檣船使君東下只朝夕父老走迎無後先古堞秋耕拾銅鏃長淮瀑雨入壕連鳴猿舞鶴仍持去不憶承明夜直眠　歐陽修送張生詩曰一別相逢十七春頹顏衰鬢互相詢江湖我再為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逾新山城寂寞難為禮濁酒無時舉爵頻

又退居述懷寄韓侍中詩曰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
歸來潁水濆曾看元臣調鼎鼐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
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
親友念離羣　蘇軾和董傳留別詩曰麤繒大布裹生
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
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壻車得意猶堪誇世
俗詔黃新濕字如鴉　又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
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東禪莊院詩曰十日春寒不
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
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

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黃庭堅贈別幾復詩曰風驚
鹿散豫章城邂逅相逢食楚萍佳友在門忘燕寢故人
發藥見平生只今滿坐且樽酒後夜此堂還月明契闊
愁思已知處西山影落暮江清　又夏日夢伯兄寄江
南詩曰故園相見畧雍容睡起南窗日射紅詩酒一年
談笑隔江山千里夢魂通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
鹿養茸幾度白沙青影裏審聽嘶馬自搘筇　葛長庚
別李仁甫詩曰君向星江結草廬我來抵掌笑相呼三
盃碧液潑蕓盞一縷青煙耀竹爐劍舞春風花爛熳琴
彈夜雨竹蕭疏明朝拄杖知何處猿叫千山月滿湖

陸游杜叔高秀才雨雪中相過留一宿而別口誦此詩
以送之詩曰久客方知行路難關山無際水漫漫風吹
欲倒孤城遠雪落如篩野寺寒暮挈衣囊投土室晨沽
村酒掛驢鞍文章一字無人識胸次徒勞萬卷蟠　又
送客城西詩曰倦客憑鞍半醉醒秋光滿眼歎頹齡日
斜野渡放船小風急漁村攤網腥客思不堪聞斷鴈詩
情強半在郵亭歸來更恨城笳咽煙火昏昏獨掩屏
王十朋別同學詩曰蕭瑟秋聲起桂枝登臨誰賦送將
歸伴人燈火情猶在過眼煙雲事已非記取鷗盟同冷
落忍教襟袂遽分違明朝一笑江山隔望斷日邊鴻鴈

飛　戴復古送滕審言歸長沙詩曰折柳亭前送故人
平沙留得馬蹄痕雲生渡北送行路煙起江南認別村
恨不與君同上道歸來無伴自開樽西樓獨倚黃昏月
欲倩飛鴻寄斷魂　又鎮江別總領吳道夫侍郎時愚
子琦來迎侍催歸詩曰落魄江湖四十年白頭方辦買
山錢老妻懸望占烏鵲愚子催歸若杜鵑濟世功名付
豪傑野人事業在林泉難禁別後相思意或有封書寄
鴈邊　翁卷留別南昌諸友詩曰衰顏怕被青銅見病
骨堪同瘦鶴孱出久併荒幽徑菊未歸長憶滿山雲春
風豈識吟人恨夜雨頻於客舍聞萬柳百花好時節別

君愁緒亂紛紛　趙師秀送翁卷入山詩曰巳送山民
歸舊廬子今復去我何如漸成老大難爲別早占清閑
未是踈小雨半畦春種藥寒燈一盞夜修書有人來問
陶貞白説與華陽何處居　又會宿送子野詩曰又承
出郭到貧家一度分攜嬾易華自説印書春可寄獨撕
關酒夜難賒眠遲古鼎銷殘火吟苦寒釭落細花羸病
不能親送別夢魂先立渡頭沙　眞山民連城春夜留
別張建溪詩曰飛絮遊絲客子心連城那忍遠分襟青
燈應見詩情苦濁酒不如交味深一榻暖風棲竹屋半
闌淡月立花陰離懷今夜先收拾盡付明朝馬上吟

元楊載送薛元卿歸龍虎山詩曰金門詔下羽人歸欲
向山中採蕨薇琥珀懸崖松樹老琅玕倚澗竹根稀高
巖蒼雨星辰濕古石綠雲逕路微養性可無軒冕累游
塵元不涴仙衣　明楊維楨送沈生還江州詩曰鄉心
正爾怯高樓況復樓中賦遠遊客裏登臨俱是感人間
送別不宜秋風前落葉隨車滿日下浮雲共水流知汝
琵琶亭畔去白頭司馬憶江州　高啟寒山寺送別詩
曰楓橋西望碧山微寺對寒江獨掩扉船裏鐘催行客
起塔中燈照遠僧歸漁村寂寂孤煙近官路蕭蕭衆葉
稀須記姑蘇城外泊烏啼時節送君違　宋濂留別陳

秀才詩曰百里春帆到海隅不堪回首拂征裾少年未
慣長爲客有便相煩數寄書言子絃歌遺化在吳王城
墊劫灰餘英游從此成踈闊後夜涼君月上初　李東
陽和若虛郎中贈行詩曰赤日黃塵馬倦行石橋山店
有官程城頭路盡千峰隔袖裏詩來兩腋清蟬雜柳風
秋漸遠鶴翻松露夜還驚欲知小吏將詩意記取柴門
剝啄聲　又送劉東山司馬致仕詩曰十年兩度送君
歸聽說鄉山興欲飛歲久兒孫頭角變日長賓客往來
稀平橋著板通樵徑老樹盤根作釣磯強欲相從無舊
業定於何處解朝衣　王守仁別希顔詩曰後會難期

別未經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
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
幽栖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邊貢次獻吉留別詩曰初
春郊甸積雪滿客子出門岐路長征車杳杳去不息關
柳青青愁未央卻望泰山懷古道即歸梁苑亦他鄉十
年京洛交遊地日夕風煙思渺茫　謝榛送客游洞庭
湖詩曰相逢楚客問巴州此去揚帆湖上游天漢長連
洞庭水雲霞半入岳陽樓低空白鴈投寒渚隔浦丹楓
照暮秋莫向湘君聽鼓瑟黃陵月冷不勝愁　王世貞
徐大宗伯同唐婁張三子見餞至新洋江始別詩曰新

洋江口好停舟渋月籠煙破暝愁君卧可能忘魏闕子
行終擬問菟裘朝歌易作雙青眼別酒難禁兩白頭縂
是秣陵多勝地却慚人喚鳳皇遊 屠隆北上彭城別
姜仲文詩曰荒城濁酒送斜陽數起門前指鴈行木葉
時時作風雨星河夜夜在衣裳坐深熠燿初驚扇秋冷
莎雞半入牀何物最能關別恨野橋殘月照清霜
增唐杜牧送盧秀才詩曰春瀨與煙遠送君孤棹開潺
湲如不改愁更釣魚來 又送薛種遊湖南詩曰賈得
松醪酒秋來美更香憐君片雲意一棹去瀟湘 又寄
遠人詩曰終日求人卜回回道好音那時離別久入夢

到如今 又別沈處士詩曰舊事參差夢新程邐迤秋
故人如見憶時到寺東樓 李商隱散關遇雪詩曰劍
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又
詩曰滯雨長安夜殘燈獨客愁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
秋 明高啟折楊柳歌詞曰高枝拂翠幰低枝垂綺筵
春風千萬樹此樹妾門前 又詩曰江頭橫吹悲北客
休南去關道武昌門愁人無別樹
增唐許敬宗奉和聖製餞來濟應詔詩曰萬乘騰鑣警
岐路百壺供帳餞離宮御溝分水聲難絕廣宴留歌曲
易終 王勃秋江送別詩曰早是他鄉值早秋江亭明

月帶江流已覺逝川傷別念復看津樹隱離舟 李白
橫江詞曰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
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又黃鶴樓送孟浩然之
廣陵詩曰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
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詩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
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又送別魏二詩曰醉別江樓
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清猿
夢裏長 又重別李評事詩曰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行
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 又

盧溪別人詩曰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
到荊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王維送元二使安
西詩曰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
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又送別詩曰送君南浦淚
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為報故人憔悴盡如今不似洛
陽時 又送沈子福之江東詩曰楊柳渡頭行客稀罟
師盪槳向臨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賈至送李侍御赴常州詩曰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
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岑參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詩曰西原驛路掛城頭

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是漢時秋
杜甫贈鄭鍊赴襄陽詩曰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
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　高適
別董大詩曰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
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孟浩然送杜十四之
江南詩曰荊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
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劉長卿送裴郎中貶吉
州詩曰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
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皇甫冉送魏十六還蘇州
詩曰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毗

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　朱放送溫台詩曰渺渺天涯
君去時浮雲流水自相隨人生一世長如客何必今朝
是別離　郎士元送麴司直詩曰曙色蒼蒼兼曙雲朔
風燕鴈不堪聞貧交此別無他贈唯有青山遠送君
戎昱移家別湖上亭詩曰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
繫離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宋蘇軾
贈別詩曰青鳥銜巾久欲飛黃鶯別主更悲啼慇懃莫
忘分攜處湖水東邊鳳嶺西　黃庭堅奉答李和甫代
簡絕句曰山色江聲相與清卷簾待得月華生可憐一
曲竝船笛說盡故人離別情　楊萬里夜離零陵以避

同寮追送之勞留簡諸友詩曰思歸日日只空言一棹
今眞水月閒半夜猶聞郡樓鼓明朝應失永州山　又
送客山行詩曰嶺雲鳥作小涼天山店重來憶去年獨
樹丹楓誰不見何須更立萬松前　朱熹送德和弟歸
婺源詩曰十舍辛勤觸熱來琴書曾未拂塵埃秋風何
事催歸興步出閩山黃葉堆　明高啟山中別寧公歸
西塢詩曰一上香臺看落暉沙村孤樹晚依依老僧不
出青山寺只有鐘聲送客歸　又送賈蘇歸江上詩曰
別淚紛紛逐斷猿貧交無贈只多言離愁正似蘼蕪草
一路隨君到故園　又江上送客詩曰春風江上蕩舟

過垂柳垂楊拂浪波惆悵今年頻送客長條欲折已無
多　解縉赴廣西別甥彭雲路詩曰多情爲我謝彭郎
采石江深似渭陽相聚六年如夢過不如昨夜一更長
唐寅送陳憲章詩曰僧房酌酒送君行把臂西風無
限情此際若爲銷別恨兩行紅粉囀春鶯　李夢陽夏
口夜泊別友人詩曰黃鶴樓前日欲低漢陽城樹亂鳥
啼孤舟夜泊東遊客恨殺長江不向西　楊慎征人早
行圖詩曰杜鵑花下杜鵑啼烏臼樹頭烏臼棲不待鳴
雞度關去夢中征馬尚聞嘶　謝榛留別張德隆詩曰
來時積雨沒平原去路鳴蟲秋正繁桂樹花開如有興

紫騮嘶過孝王園 又送周秀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夜開樽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淵鑑類函卷三百一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

人部六十一 別 贈答

別五 下

原賦 魏文帝離居賦曰惟離居之可悲政獨處于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夏之悠長驚風厲于閨闥忽增激于中房動帷裳之晻曖彼明燭之無光 又感離賦曰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彷徨望眾墓兮成行柯條憯兮無色綠草變兮萎黃脫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 又永思賦曰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願託乘於浮雲嗟逝速之難當 曹植愍志賦曰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余者余心感焉乃作賦曰竊託音於往昔迄來春之不從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余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 又歸思賦曰背故鄉而遷徂將遥憩乎北濱經平常之舊居

感荒壞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荆榛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爲信樂土之足慕忽竝日而載馳 晉陸機別賦曰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屆期悼同居之無樂曾不踰乎一期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層而俯觀超臨遠以相思 傳咸感別賦曰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攜稚好之齡齔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含芬有時而馨龍驥踠足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我我睦友載揚厥聲降聖宰之旌招翬羽儀之上京贊唐虞之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璜於帝側拖紫艾於天庭贍宸極之眇眇喜吾子之寵榮無荆玉之夜觀猥齊景於夜光敢有覬於斯舉欣與子而竝翔天啟其顧自忝頑蒙幼則同遊長則同班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庶績未凝聖朝疇咨顯佐納言光綜萬機出順景而爲偶入闐然而無依步虛宇以低回想宴笑之餘暉意纏綿而彌結淚雨面而霑衣 梁江淹別賦曰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

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罹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煙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增恨惟樽酒兮敘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

月光夏萱青兮壹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暫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

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又去故鄉賦曰日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折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莖疎發桂枝而不見悵浮雲之離居乃凌大壑越蒼淵茫茫積水蔓蔓斷山窮陰近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墟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溆浦而捐袂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是時霜翦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霧起重曰江南之杜衡兮色已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掩望撫玉琴兮何親　劉孝儀歎別賦曰在羈旅兮為思每居常而不樂意難偕於駘蕩情易邀

於隕穫愁非和而自來憂試排而不知退求已以自省慨撫衿而太息位不侔於一進竊徒彰於二色名有似於務耕學無均於譬織在初歸之爲屢庶因拙而自收保私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遊校小文於搖筆比楷式於臨流止每歡於接膝行如喜於同輈忽一去而數千遂離居而別域阻同被於當寐乖共餐於終食唯遙遠望以代歸負相思其無力　張纘離別賦曰太常劉侯前輩宿達余在紈綺之歲固已欽其風矣及理棹江干攬涕還望采蕭之詠不覺成篇彼劉侯之矯矯承世德之清輝挺荊衡之箘簵輝江漢之珠璣昔相知於一定

逾盛衰乎二紀豈因媒以成親非彈冠而來仕兮自諧於金石情冥符乎蘭芷忘時輩之後先略相知之年齒及胥遇於雲閣又方駕而聯曹宵擁衾而暗語晝脫鞅以遊遨案方前而等食衣共體而同袍猶合歡之蠲忿如來蘇之釋勞唯吾人之與子兮諒不言其已名在百代而奚殊雖千年而同調寧風波之所移豈流俗之能要非高唱而云擬達下士而或笑隔顧言於信次尚眷眷而興懷矧雲崖之遠訣抱離袖而長乖顧龍門而掩涕瞻郢路而何階在驚禽之屢感迫徂年之長暮眺湘沅之分流遵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隱浦還迴而難

泝猨啾啾而夜吟鶡騷騷而曉度撫客子兮其何心能
辭鄉兮別故抱荃蕙之遺芳共離披於霜露 增 唐韓
愈別知賦曰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
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寧
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
爲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
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
不鏡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熳而同流何
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轅山磝磝其相軋樹蓊蓊
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

以數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宋黃庭堅別友賦曰聶聞義於孫李指尊遐以見招惜
予行之舒舒曰其夜以爲朝予望道於垝垣見萬物之
富有恨逸駕之絕塵又驂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
四方乎索友仰雲飛而注弋俯淵覯之沉鈎或一能之
勝予忘日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
手予弓而不發恐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
於龍眠維若人之仕仕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渠
語聞道之大用汲江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
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鼓旗而不逐儼其陣之堂堂

偉道學之崇爀增懦夫之激昂覩出日於東方雖食焉
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却之萬方
期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剡剡而侵裳恐事親
之不歡則惟是之同憂 元虞集別知賦曰余忽忽處
此之無故兮幾僶蹇以自窮逝斂裳以遐征兮抗九霄
之雲風頹三辰之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倀
倀兮亦踉蹌而在茲於嗟乎世德之浩浩兮恥謂人以
不賢陳珮玉於交逵兮披徒輿以瑤環設厚顏之鬱沉
兮孰敢即問乎津涯發疾叫於咽嗌兮衆披靡而莫支
夫治倡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

返忌兮故意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顧涼
薄之多愆兮猶慷慨而尚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
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又證余以其可余嘗究
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濩落兮子獨
謂其固然庶久于以自輔兮克有闓以時行忽先我而
南轅兮殆若爲乎余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渾渾兮春
多浪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我
於嗟乎昔之盛者何其多 明何景明別思賦曰君何
爲兮遵脩途以長徂俾予懷之弗怡懭怳惝而罔聰顧
左右而若遺莽川陸之迴薄迴城闕之逶迤山翳翳而

景入林蒼蒼而鳥稀拂清霜而採松迎夕露而折葵托
涓忱於微贈諒予志之可追皎秋日以矢心指寒歲以
爲期俟行塵之我延臨晨風而褰衣 又後別思賦曰
懷諸彦之雅趣款行客以終宵慨離違之多端接晤語
而逍遥時乃御閒館即別院天冽冽而疾飇月霏霏而
微霰開重簾之華燈飛逸翰於清讌締久要而莫渝顧
暫睽而益春瞻芳塵之未遐仰光惠而引領悅予神而
奮馳悵予駕之弗騁覽歲事之遲暮延軒楹之夕景葉
歷歷以辭秋霜凄凄而凝冷顧征鴻之稍滅戀行雲之
佇影送夫君以申佩寄一感於兹遊悼霖澤之久愆恐

江河之不流矧庶役之未竊固狷獘之所由懟舊途之
仆軌濟巨川而思舟操吾道而罔屈何令名之不脩傾
風譽於咫尺日結睇於河洲 袁表別知賦曰昔余未
燥髮兮馳驁幕於英哲曠亡迹之難儔兮諒褊心之寡
協維王生之好脩兮荃中情之固結繼神緒以昭休兮
承丕祇之宏業騫逸軌以高驤兮抗先民之皇烈旣沉
志於經墳兮復窮精於簡牒辯攙緯之義象兮採術藝
之琛奇吐黃中之緒論兮布卓詭之妍詞式大猷以申
典兮何古人之足師包豈弟之上仁兮含條理之令姿
敦人綱以周愼兮秉玉度其溫如誦棣華之嘉什兮玩

閱臭之易辭翔藻譽於東序兮騰茂聞於遐甸握靈珠
而弗售兮慨和璞之徒獻豈命運則然兮佪時俗之蔽
壯幸贊力之方剛兮從有司之嘉薦叩天閽以羣征兮
闚亨衢而豹變期良田於晚歲兮庶脩名之早建 趙
時春別知賦曰平涼趙時春旣放逐於涇水之陽幷頭
之麓友魚鳥而伍麋鹿南山戚子秀夫釋韜轄而訪焉
曰吾聞聖人不役役於時而蟬蛻於物上故實之而冰
消鑠之而春盎河淮橫流巨靈天吳贔贔吞雲而砥柱
呂梁之碭不移也吾子奈何解朱紱以紐犁埋韶頀之
清賞伏龍光於重淵涸淤泥而長往負鹽車而垂耳忘

萬里之雄想曷以翹首奮翼嘯青雲以欲上騰驤於九
達之衢俟軒蓋之高敞苟黃虞之有作猶庶幾於方嚮
使㳄廓而靡僞竟閴寂而孰與爲黨乎時春曰唯唯夫
子所言乃見田躍淵之志蓋未覩於盤蠖潛虬之事也
蚤負禪而振股視九華瑤池之境猶鉅廁也異哉軒轅
氏之問彼髡髫焉知其具芟乎田有秬粒無羨福荔釋
躋息蔭以誇連騎操椎攻堅不藉鋒穎之利故聖人喟
然於浴沂而擊節於顔氏興漆雕之深說數有望於由
賜故曰達人安命君子不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
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庶幾乎羲皇之治戚子嗚

然而笑稱詩曰振清風兮被皓月南山峷嵂兮涇流爲歌執策援綏載脂而別　徐階別知賦曰浦南公之將行也某旣爲文以贈然大要能道公之賢而於公相知之深與某所以別公之情報公之意均有未盡者因爲賦以申之取韓子所謂別知者名其篇云緊黙其如語兮黯臨風而獨悲淚湣湣以潸下兮形神悄其支離將攬轡以言邁兮昏莫識其所之試內反以自求兮紓吾心之所思惟今玆之菀結兮曰我悲之有以紛萬類之前陳兮咸仰托於知已驥或升於天閑兮或服鹽而垂耳蘭或雜於艾蕭兮或垂佩之靡靡物無繫於美惡兮論亦無恒於否臧知不知其異評兮夫固視其遇將湲九淵以爲抑兮畀重霄以爲揚幸不幸其實存兮雖賢聖亦云其徬徨嗟我生之昏昧兮濫科名之忝竊旣力小而任重兮遂不知而顚跌僉受知之無地兮面騂羞而中熱日閉戶以省尤兮鬱予心之慍慍何美人之卓立兮獨有諒於予衷世方棄而弗顧兮炳流盼於僂瞳畀顏色於枯槁兮回沍寒之春駘朝旣煦予以青陽兮夕又披予以惠風仰崇深之被澤兮紓百憂之糾纆慰野心於檻猿兮發清音於籠鶴悵人事之多乖兮將天重予之虐倏相違於中道兮渺孤蹤其焉託飛黃騁以遐逝兮材固絕乎螗蜍鴻鵠翩其高舉兮勢亦豈能顧夫燕雀之屯如振予袂而不可從兮倚秋宇而躊躇日旣爲之無光兮迭後爲之蕭疏望帝閽其何所兮心勞勞以增病犬豈茲怨且尤兮傷予之獨負乎明聖睠所知之欲報兮差予力之不競進不可以倖于兮退自安夫時命惟達人之大觀兮賤珠玉而輕組纓志相許而相期兮曰娉節與令名矢吾脩之伊令兮益自勵於永貞璧旣涅而不可緇兮金亦鍊而彌精弄白雲以徜徉兮抱明月而偃仰篤仁體以爲輿兮秉誠明以爲鞅樂眞境之融泄兮窮聖途之脩廣庶上酬於所知兮涜予懷之惋悃　王學士分攜賦贈吳興張副叙曰何光陰之荏苒兮春倏去而不可遲懷江南之杳渺兮正綠重而紅稀流雲逝而天潤晴日皎而風微念江山兮阻脩我欲去兮無由奈佳人兮分袂草青青兮縈我愁柳娟娟兮不忍折嘅黃花兮愁欲絕託長條兮贈君綰同心兮識別惟東南之大郡有錦繡之苕溪雖山水之清遠產人物兮光奇流慶之風流孟郊之孤危志和之清淑子野之芳辭謝安陸抗之所經歷杜牧蘇仙之所遊娉清風千古兮尚在使人俛仰而思之若乃太湖月落晉畫雲開金蓋玉脸紫笋青梅或登高而吟嘯或弔古

而徘徊奉甘旨以娛親會鄉曲以紓懷佳人去兮我心悲鬓蕭蕭兮明如絲亂春愁兮似織有心事兮誰知寫離情於尺素悵不得兮同歸　皇甫涍離思賦曰吾友朱子將有遠行因爲作離思賦廓靖貞以崴居兮泊吾御夫四時亮無名世之宏偉兮驟軼羣而登巍惟斯時之迅邁兮痗吾衷其不可回憂緜緜其若萌兮又感乎友之將行怨離羣而索居兮晧寘予之幽情洵往古之不遐兮懵獨慜夫吾生仰前良之遺軌兮聊抑志而自寧騑歷垧以遲遲兮相倣逸之多狀日晚晻其將落兮雲縯紛而承憶迴飈颷於衡側兮魂營營而靡晏予侘傺而顧懷兮懟予心之不然駿弗必御良弗必庸兮始以爲過言目驥褭之殫棄兮委和氏於泥閒何古人之不誣兮惟覩象而后宣釋蕙芷以克飢兮又申之以幽蘭紛鬱毓其芬茝兮昕寶璐而珊珊羌弗察其姤婷兮胥予馬以盤桓旦予發於蒲坂兮夕指憩於歧趾過虞虢而遊目兮歎息而不遑已謁帝賚之足徵兮感輔台之在鄗式茲巖以徘徊兮神發夢而滋惑嗟遇合之何常兮慨重華之不覿汩吾歲之日邁兮泣漣落而累欷繫騏驥而弗乘兮卽遐落而躊躇服跋牂而振緤兮雖造父其焉如泝餘皇以登嚮兮弊日月而靡由涉長河

之浩渺兮越棄置而弗售悲吾生之不辰兮悼睽阻之疚心思返旆於窮谷兮念鳴鶴之在陰憑浮雲以迴眺兮涕橫墜而弗禁亮洪流非一葦之可障兮炯貽則於周任時亹亹而不居兮言遄徂於故岑既緯繣而猶合兮亦非君子之所欽　皇甫汸感別賦曰別方異緒離狀殊端在有情而必款豈同氣而能堪軺車陳於垌側舟楫戒於江干或感慨於川逝或行嗟乎路難涕臨觴而共收心執袂而俱殞善哉江生之言曰黯然銷魂值我愛弟遄往帝闕悼雙鵠之竝舉兮矯乘雁而孤騫　李栻恨別賦曰紆長恨之端者豈非別離之情耶況秦楚兮異域復燕齊兮天涯乍秋信兮飛鴻忽春風兮落花是以征人思往遊子戀鄉揮袂欲去心中徬徨日亭亭而向低雲黯黯而飛揚念相見之未期聊踟躕而盡觴嘶班馬兮蕭蕭駕輕車兮踉踉扁舟去兮水聲馳孤帆起兮江風長送行子之將遠獨躑躅而內傷由是心飛雁天惆悵欲結落睇春花寄影明月試登高而望遠渺懷燕而念越通宵夢於飛雲想離情於昔別情凄凄兮如秋怨紛紛兮如雪傳掬淚於逝波庶涓涓而不絕昔如楚國孤臣少年報士轂矢渡河哀歌吳市慟骨肉之淪喪訣申胥而隕涕悲孤劍之誰託竄蘆中而東逝

懼後騎之可追驚風塵之時起詎桑梓之靡懷憤宗國而不視若乃荆卿西去易水張筵賓御涕零寒風蕭然崢嶸四顧長虹亘天悲歌擊筑怒髮衝冠嗟壯士之一去恐長徃而不還遂登車而不顧彈長鋏而何言至若班超壯心慷慨投筆鳴劒伊吾徼功疏勒玉關萬里兮黃雲多龍沙悵望兮鼓聲咽滯桀槖之遥城慘燕山之暮色朔風悲兮鳴笳葱嶺白兮飛雪懷玉門而不見恨故鄉之長絶乃若少卿降虜蘇武老歸攜手河梁恨恨難辭俛仰傷心無淚可揮歎胡馬之失羣眷思心之依依欲相見兮未有期聊尊酒兮寄懷思高臺望兮故鄉

遠子卿去兮予心悲及夫明妃遠嫁别淚珠飄漢宮紅落薊門草凋傷蛾眉之憔悴悵紫臺之蕭條琵琶怨而風慟朔雲慘而路遥狼山暮兮漢月出驚沙起兮旅魂遥若夫鄴中奸雄平原傑士一朝長别歲華不滯歎愛姬之無緣想華亭之鶴唳詎曾戈之可揮恍萍梗之如寄銅臺高兮白雲飛漳水流兮晚風厲怨繐帷之飄飄何西陵之可睇或有趙姬越女秦娥衛嬪王孫欲去蕩子從軍柔風乍起王雎報春洛陽花滿陽關草薫白花飛雪煙柳停雲傷心此别情詎可論至乃金風避暑秋月揚輝吳宮燕去衡陽雁飛代馬依風隴水寒澌送君之去胡寧不悲是以别方無定别緒何常靡别不恨靡恨不長使人目擊神駭情感内傷雖使子雲思奇而吐鳳鴻烈文成而挾霜少陵雲垂而海立昌黎鳳躍以龍翔惠施雕龍之雄辯太白倚馬之激昂鳴簫臺之珮玉垂金薤之琳琅詎能探中悰之惋恨而寫别離之情狀者乎

張東海惜别賦曰於是脂車牽而秣四牡兮指雲衢以遐征羌友生之戀戀兮孽子之袪總六轡而緤馬兮枙子之車奈子之不少留兮倏載馳而載驅心遂車輪而輾轉兮胡周道之盤紆目渺渺而瞻望弗及兮空佇立以踟躕悠悠白雲之下上兮山宛宛而卷曲耳

蕭蕭以鳴秋兮颯涼颸之動木歌伐木之無和兮鳥嚶鳴而林霏靄緜期永以爲好兮胡中道此離之速悵獨處此兮渺天涯之南北目送蜚鴻兮毋俾爾音之金玉

王文祿離情賦曰緊離之爲情也惄焉刺心兮若調飢感感靡騁兮覺地亢而天低隱几笐笐兮魂散以飛注目空冥兮縹緲游思腸糾揉而塊獨處兮惜蘇蘇以醉凝將奮迅以解去兮又來集夫盧之眉漩滛滛以交下兮每怦怔而怨杳悄兀兀以無聊兮紛索莫之淒其儼夢寐其越世兮曷想像其丰儀憮契闊之遐棄兮援金石以攄辭展久要而弗諼兮咽闇闇之沉思爰適合

歡兮歡豈知匪兮斯兮兮安知其悲胡能覩止兮谿然
以心夷春風兮巳而花光慘兮行雲遲靈景速速兮奔
以馳嗟哉合兮終有離

原書漢李陵與蘇武書曰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
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
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
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
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
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
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

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
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　蘇武報李
陵書曰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
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
地歃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
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
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
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
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殞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
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

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
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
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
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
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
故不當受乘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
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並還所贈　李陵重報書
曰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自從初降以

至今日身之困窮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
毳幙以御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
歡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
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
子別後益復無聊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
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每一念
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
與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左右之人見陵如此爲
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爾
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誠以虛死不如

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
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君之羞區區之心竊
慕此耳足下又云漢於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
爾乎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
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子尚如此陵
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
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迴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
文墨耶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
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後漢
張奐與延篤書曰唯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
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
所處違宜失便北為兒車所轄中為馬循所困具欲入
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厄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冰
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慘冽剝肌傷骨但此自非老儒
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衆難聚集不可
一二言也聾盲日甚氣力寖衰神耶當復相見者從此
辭矣　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
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

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
路造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
託或乃迴飇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涉澤
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
然非吾心之所懼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
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元朔蒂華藕於脩林表龍章
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朝霞啟暉則身
疲於遙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思躡雲梯橫奮八
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躡泰山令東覆
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心之鄙願也時不吾與垂
翼遠逝鋒鉅靡加六翮摧屈自非樂天知命誰能不憤
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
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
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執手之期邈無
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
吳越意存斷金　嵇茂齊答趙景真書曰登山遠望覩
峙哪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遊眄春園情有
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

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璞未剖而來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摅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遠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含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於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青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曰執別灞滻嗣音阻閡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鴈晨飛想凉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髙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詠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迴且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又與蕭臨川書曰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啟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艫而結歎望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

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覩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贍言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元帝與蕭挹書曰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信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因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唯在茲日唯昆與季文藻相輝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劉孝標答郭峙書曰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韓加蓬逝波駭雨散動闊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雜佩覩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燮燧迴星亦云勞止

周王褒與周弘讓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南北殊方炎凉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闊曲猶依杜陵之水尚報東陂之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猶懷五岳之舉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因惕日顧慚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遊空思鞏洛灞陵南望唯見長安所貴書生之魂還依舊里射聲之鬼無恨他鄉浮雲在天

邈無由矣會見之期長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横集
陳周弘讓答王褒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别也雲飛泥
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瑶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
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霑膝與
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荆離拆
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
朮可求聊因揉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値邕熙並歡
衡泌南風雅操清觴妙曲弦琴促坐無乏夕晨玊瀝金
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惱陰弟非茂齒
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正當視陰數
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戚何爲顧愛玉體珍金相保
期頤享壽考猶冀蒼雁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但寄
相思擗管操觚聲淚俱咽　徐陵答尹義尚書别離二
國雲兩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
鳳而俱飛弟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實可傷歎
吾崦嵫既暮容髮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
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
管於箕同兹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雁銜蘆多歷
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夫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
觳觫之牛自保由於無用嗟余鄙陋未友龔生唯歎吾

賢不同蓬瑗爾夫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假
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
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兹大帛
處彼高閣庭奏歌鍾座延僑肸賓客之叙方於階阼田
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
義應旋反韓宣屢至甯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隣睦
【增】序唐王勃春夜桑泉别少府序曰下官以窮途萬里
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餞百壺别芳筵而促興是以
青陽半序明月中宵離亭擁花草之芳别館積琴歌之
思去留歡盡動息悲來惜投分之幾何恨知音之忽間
他鄉握手自傷關塞之春異苑分襟意切悽惶之路既
而星河漸落煙霧仍開高林靜而霜鳥飛長路曉而征
驂動含情不拜空佇聽於南昌揮涕無言請投文於西
候因探一字四韻成篇　又還冀州别洛下知已序曰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
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賁藥入天子之中都
夏統乘舟覩群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
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微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
蛟龍之髓季膺之思吳命駕果爲秋風伯鸞之適越登
山以求渌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

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先陰難再子卿般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鸞鶱雅什俱爲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駱賓王贈李八騎曹序曰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顧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遼遥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之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春宛似桃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筵賓館餘花遥催別酒旣而縈波東注灞岸南登綠蟻空而高宴

終金烏落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睽盍申情於麗藻人爲四韻各賦一言　又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曰黯然銷[illegible]者豈非生離之恨歟況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歸歡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頤於時晚吹吟桐疑奏別離之曲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頹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吴會之交斷雲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玉斗臨吴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山之路行遥盍各賦詩式貽離緒　宋之問三月三日於灞水曲餞豫州杜長史別昆季序曰上巳佳遊近郊春色朱軒映野見東流之祓禊白雲在天愴南登之送別杜長史言辭灞滻將適荆河戀舊鄉之喬木藉故園之芳草鴿原四鳥是日分飛輿泉二龍此時云遠綠潭一望青山四極秦人去國乘右輔之脩途洛客思歸憶東京之曲水請染翰操紙即事形言各賦蘭亭之詩咸申葛陂之贈

贈答一

〔原〕毛詩曰無言不酬　〔增〕又曰雜佩以贈之　又曰贈之以芍藥　又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

以爲好也　左傳蘧啟疆曰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原〕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　莊子曰凡交近則相靡以信遠則忠之以言　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

贈答二

〔原〕詩序曰周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　又尹吉甫作頌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增〕家語曰孔子遭程子於塗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原〕

史記曰孔子適周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如贈人以言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書者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高明也　穆天子傳曰穆王饗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 增 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原 漢書曰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治私書謝京師親故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文士傳曰漢桓驎伯父爲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座爲告客曰吾此子弟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春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蜀志曰馬良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使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以納以慰將命權大悅之 增 鴻書曰蜀費禕使吳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之視其已醉問以國事竝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遺權以手中常執寶

刀贈之禕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原 會稽典錄曰陳業少持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避地會稽聞業高節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曰不因人以係山陰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世多艱爰適樂土聞高風飢渴語言知乃深隱邈然終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先賢行狀曰杜安入太學時號曰神童時貴戚多有與書者不輒發常鑿壁藏書　荀氏家傳曰荀勗蜀平之後遣使通吳司馬文王用公所作書與孫皓皓報命和親王謂公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增 晉書曰殷羨遷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置書郵　又曰殷浩答桓溫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十竟達空函　又曰王猛將行謂慕容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睹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　宋書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詞流暢　齊書曰庾易徵辟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唐書曰李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姿票健長從爲

栟將馬燧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韓弘
素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蟯之乃飾名姝以遺光顏曰
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徐曰
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
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
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
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賊
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　又曰秦系與
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
城系用偏師攻之

贈答三

【增】疏麻　尺牘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日遠王揮軍詩曰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一封書　三道印韓愈寄皇甫湜詩曰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
書上有皇甫字盧仝茶歌曰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
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　金錯刀　青玉案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
以報之英瓊瑤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一枝春
五雲體陸凱寄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聊贈一枝春唐書曰韋陟常以五采箋爲書記使侍妾
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皆有楷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雙
玉盤　雙南金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張載擬四愁詩曰美人
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比目魚　翠鴛鴦傅休奕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
何以報之比目魚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報之翠鴛鴦　贈縞帶　投木瓜上詳贈答
下詳贈答一　衡陽雁　北枝梅黃庭堅詩曰衡陽有歸雁他日更傳音陳師
道詩曰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回更與南過雁猶見北枝梅　青泥封書　巴牋染
翰漢記曰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至上谷遺訓杜甫詩曰巴牋染翰光　過
雁來魚　把珠懷玉又酬韋部州見寄詩曰深慚長者懷重得故人書雖細南過雁香取
北來魚又詩曰久客多枉朋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
入懷本崑山玉杜　劉公一紙書　仙人一丸藥晉陽秋曰劉弘爲荊州刺
史每發手書郡國叮寧款密莫不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文章敘錄曰杜摯與毋丘儉
里相親故爲詩與儉刺仙人乘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　旣遺雙鯉良佩謙光
報之七襄姑酬先辟　江頭春草目方送於燕檣　隴

首寒梅手忽披於魚素　柏臺增肅心實切於瞻烏
竹簡抒誠言莫殫於賀燕　游談所及旣弗閒於賢愚
妙語相先更曲蒙於契好　望夫子之仞牆莫遑躬
詣　賁孟公之尺牘獨切神馳　燕廈崇成徒劇依歸
之意　魚緘染布難形抃蹈之私　眷戀升斗之祿悵
莫埽門　飛持咫尺之書敬伸賀廈　聳聞孚號阻趨
賀於翹材　數叙慶悰敢馳書於光範　慶君子之得
與喜而不寐　效小人之貢牘言莫能宣　李北海求
識少陵面久切於懷　陳南陽輒遺子公書大踰所望

贈答四

增 遺書札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垂尺素 岑參送賈漸入京詩曰水底鯉魚幸無數願君別後垂尺素 飛雲翰 元稹詩曰嵩好飛雲翰 贈蘭章 韋應物詩曰蘭章忽有贈 枉故人 韓愈寄鄂岳李大夫詩曰溢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

采 遺美人 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讀素書 古樂府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題紙背 韓愈寄劉連州詩曰書成欲寄孔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 一端綺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雙鴛鴦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鶴文綾 謝惠連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鶴文綾裁爲親身服著以共寐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

人部六十二 贈答

贈答五

原 詩 後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又答卜元嗣詩曰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 魏王粲贈蔡子篤詩曰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衡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徐幹答劉楨詩曰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朱夏別草木昌且繁 應瑒報趙淑麗詩曰朝雲不歸夕結成陰離羣獨宿永思長吟有鳥孤栖哀鳴北林嗟我懷矣感物傷情 繁欽贈梅公明詩曰贈我北園有條者桑遘此春景既茂且長氤氳吐葉柔潤有光黃條蔓衍青鳥來翔日月其邁時不可忘公子瞻旃勲名乃彰 程曉贈傅休奕詩曰煢煢獨夫寂寂靜處酒不盈觴肴不掩俎厥客伊何許由巢父厥醴伊何元酒瓠脯 又贈傅休奕詩曰三光飛景玉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權輿授代徐陳蕩穢元服初嘉萬福咸會赫赫應門嚴嚴朱闕羣后揚揚

庭燎晳晳　邯鄲淳答贈詩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與君子處曾未盈朞見召本朝駕言趨期羣子重離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寶成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　晉張華答何劭詩曰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

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把一作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鳴琴一作鶴鳴流目玩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又詩曰駕言歸外庭放志永棲遲相伴步園疇春草鬱以滋榮觀雖盈目親友莫與偕悟物增隆思結戀慕同儕援翰屬新詩永歎有餘懷　又贈摯仲治詩曰君子有逸志棲遲於一丘仰蔭高林茂俯臨綠水流恬淡養元虛沉精研聖猷　何劭贈高華詩曰四時更代謝萬物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潘岳

爲賈謐贈陸機詩曰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繼祀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彊秦兼并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應符一作圖靈獻微弱在湼則渝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陵江而翔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臯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紫宸一作庭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官一作宦清塗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廊廟惟清儁乂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羣龍光贊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昔余與子

繾綣東朝脩日朗月攜手逍遙自我一作成離羣二周於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爲詩望侯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陸機答賈謐詩曰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雄臣騰一作馳騖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啓土綏難改物承天天厭霸德黃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攻獻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於魯昔我

遠茲時惟下僚六棲遲同村異條年殊志比服舛義稠遊跨三春情固二秋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載暉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分索則異攜手實難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潔如玉如蘭民之胥好狷狂厲聖儀刑在昔予聞子命　又答潘尼詩曰於穆同心如瓊如琳我日東徂來餞其琛彼美潘生實綜我心探子玉懷疇爾惠音　又贈馮文羆詩曰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彼白一作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　又贈潘尼詩曰水會於海雲翔於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升太元舍彼元冕襲此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又贈從兄車騎詩曰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難爲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　又贈波丘令馮文羆詩曰夙駕出東城送子臨江曲密席接同志羽觴飛醽淥登樓望峻阪時逝一何速　又贈紀士詩曰瓊瓌俟豐價窈窕不自鬻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脩姱協姝麗華顏婉如玉　又贈顧彥先詩曰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孤軀哀聲應苦言　傅休奕答程曉詩曰奕奕兩儀昭昭太陽四氣

代升三朝受祥濟濟羣后戢戢聖皇元服肇御配天垂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顒顒兆民蠢蠢戎貊率土充庭萬國奉藩皇澤雲行神化風宣六合咸熙遐爾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罔遺滯焦朽斯華翙我良朋如玉之嘉穆穆雍雍興頌作歌　又答程曉詩曰義和運王衡招搖賦朔旬嘉慶彤三朝美德揚初春聖主加元服萬國望威神伊周敷元化並世需天人洪崖歌山岫許由謳水濱　傅咸贈褚武良詩曰爰暨於褚惟晉之楨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數皇之明方任之重實在江揚乃授旄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邁東夏於征　又贈崔伏二郎詩曰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顒顒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忠義形於辭古人辭讓豈不爾思　又答潘尼詩并序曰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粲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酬報所謂盍各言志也詩曰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實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廁彼瑤瓊覘非其喻聞寵若驚　潘尼

答陸士衡詩曰顧茲蓬蔚厠根蘭阪嘗澤雖均華不足
披逮春不茂未秋先萎子濯鱗翼我挫羽儀願言難常
載合載離昔遊禁闥祇畏夕惕今放丘園縱心夷逸口
詠新詩目玩文跡予志耕圃爾勤王役慙無琬琰以酬
尺璧　又贈劉佐詩曰要言將誰苦聊以貽友生念我
二三賢規我無隱情　又答楊士安詩曰逝將辭儲宮
棲遲集南藩不悟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怨
戀慕端闈俊德貽妙詩敷藻發清徽媿彼褒崇過感此
岐路悲　張載贈虞顯度詩曰疇昔協蘭房纏綣在華
年嘉好結平素分若寮友前謂得終遐日綢繆永周旋
吾子遭不造遘閔丁憂艱俾我失良朋誰與吐話言一
日爲三秋歲況乃三年離居一何闊結思如迴川　石
崇贈棗腆詩曰久宦無成績棲遲於徐方寂寂守空城
悠悠思故鄉恂恂二三賢身遠屈龍光攜手沂泗間遂
登舞雩堂文藻譬春華談話由蘭芳消憂以觴醴娛耳
以名娼博奕逞妙思弓矢威邊疆　司馬彪贈山濤詩
曰苕苕椅梧樹寄生於南岳上陵青雲霓下臨千仞谷
處身自孤危於何託余足　曹攄贈石崇詩曰涓涓谷
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翟翟飛咬咬春鳥吟野次何索
漠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肴忘肉味

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効於今　劉琨重贈盧
諶詩曰時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
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
柔　盧諶重贈劉琨詩曰璧由識者顯龍因慶雲翔茨
棘非所憩翰飛遊高岡余音非九韶何以儀鳳皇新城
非芝圃曷由殖蘭芳　又諶答劉琨詩曰隨寶産漢濱
摛此夜光眞不待卞和顯自爲命世珍　棗腆贈石季
倫詩曰深蒙君子眷雅顧出羣俗受寶取諸懷所贈非
珠玉凡我二三子執手攜玉腕嘉言從所好企予結雲
漢望風整輕翮因虎與雙翰朝遊清渠側日夕登高館
　又答石崇詩曰昔我不造備嘗顚沛后土傾基皇天
隕蓋少愼蒙昧長無耿介遺訓莫闡出入靡賴我舅數
命於彼徐方載詠陟岡言念渭陽乃泝洪流汎身餘艎
宵寢晨逝曷路之長亦既至止願言以寫爰有石侯作
鎭東夏寬以撫戎從容柔雅我聞有言居安思危位極
則遷勢至必移上德無欲貴道不爲妙識先覺通夢皇
羲竊覩堂奥欽蹈明規　摯虞答杜育詩曰越有杜生
既文且哲龍躍穎儫有聲彰徹賴茲三益如琢如切好
以義結友以文會豈伊在高分定傾蓋其人如玉美彼
生芻鐘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灌灌難羣索居懷戀結

好心焉恨如　歐陽建答棗腆詩曰於鑠我舅明德塞違俾扞東藩在徐之邳載播其惠載揚其威濟寬以猛方夏以綏光啓先業增曜重暉洽余冲人艱苦攸離過庭無聞頑固匪移實賴玆誨導之軌儀仰遵嘉訓俯蹈明規如葛斯蔓如樛斯垂我邁君子仰之彌高巖巖其高即之惟溫居盈思冲在貴忘尊縱酒嘉讌自明及昏無幽不研靡與不論人樂其量士感其教　石崇答棗腆詩曰言念將別覩物傷情贈爾話言要在遺名唯此遺名可以全生　杜育贈摯仲治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駒矧乃斯人乃邁乃徂雖非顯甫餞彼百壺雖非張

仲將膾河魚人亦有言貴在同音雖非翻飛曾未異林顧戀無枝增其慨心望爾不遐無金玉音　棗據答阮德猷詩曰友朋顧之貽我良箴覽之無斁終詠斯音　燕鼎在舟雖重不沈庶憑嘉謨高迹可尋　宋鮑昭贈顧墨曹詩曰昏明易遠離會難揆雲撒泉分西艫東軌鮑令暉題書寄行人詩曰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恒關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蘭物枯識節異鴻來知客寒　又寄行人詩曰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　齊王儉贈徐孝嗣詩曰婉婉遊龍載遊載東靡靡行雲並躍齊蹤無類

不感有來斯雍之子云邁嗟我莫從歲云暮止述職戒行崇蘭羅秀孤松獨貞悲風宵遠乘雁晨征撫物追想念別書情　徐孝嗣答王儉詩曰書帷停月琴袖承風結芳幽谷解珮明椒去德滋永懷德滋深行雲傳想歸鴻寄音　王融贈族叔衛軍詩曰台曜澄華鉉岳栽峻經天爲象麗地作鎮不器其德有斐斯文質超瑚璉才逸卿雲摇筆泉瀉動詠霙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箭潤璧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貫七訓是敷三英有粲惟旦惟公惟公惟旦　謝朓在郡呈沈尚書詩曰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玆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高閣

常晝掩荒階少諍詞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　梁簡文帝贈張纘詩曰儀表咸推挹牆仞難窺踐既富垂帷學復折波濤辯綺思暖霞飛清文煥飈轉朱旗赫容與雕棨紛曜煜波摇白體舟風動蒼鷹舳九嶷勢參差江天相蔽虧三春澧浦葉九月洞庭枝洞庭枝裊娜澧浦葉參差芬芳與摇落俱應傷別離　沈約訓孔逷通直懷蓬居詩曰閶闔既洞啓龍樓亦高闢兩宮集鸞步二闈引通籍伊爾事清塗紛吾供賤役　任昉答劉孝綽詩曰閱水既成瀾藏舟遂移壑

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久敬類誠言吹嘘似嘲謔兼
稱夏雲盡復陳秋樹索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 劉
孝綽答張左西詩曰相思如三月相望非兩宮持此連
枝樹暫作背飛鴻若人惠思我捐藻蔚雕蟲仙掌方晞
露靈烏正轉風方假排虛翮相與北山叢 王僧孺秋
日愁居答孔主簿詩曰首夏雲物善晝暑旦猶清日華
隨水泛樹影逐風輕依簾野馬合當戶昔耶生物我一
無際人鳥不相驚儻遇北山北聊訪喬法卿 又寄何
記室詩曰思君不得見望望獨長嗟夜風入寒水曉霧
拂秋花何由假日御暫得寄風車 王筠東陽還經嚴

陵瀨贈蕭大夫詩曰子陵狗高尚超然獨長往釣石宛
如新故態依可想 裴子野答張貞成皋詩曰匈奴時
未滅連年被甲兵明君思將帥方聽鼓鼙聲吾生忝逸
翮撫劒起徂征非徒慕辛季聊欲呈良平出車既方軌
絕幕且橫行豈伊長纓繫行見黃河雖令懦夫勇念
別猶有情感子盈編贈握玩以為榮竚子振旅凱含毫
備勤銘 蕭子雲贈海法師還甑山詩曰真心好丘壑
偏悅幽棲人忽聞甑山旅萬里自相親泬寥晚霖霽重
疊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露起塵動子憶山思惆悵
惜荷巾 又寒夜直坊憶袁三公詩曰滴滴雨鳴階愔愔

愔茲夜靜風落宣猷樹寒凋承光屏高帷獨曉垂華燭
夜空冷所思不相見方知寒漏永 又東郊望春詶王
建安雋晚遊詩曰金塘綠泉滿上園梨葉落蛺蝶戀殘
花黃鸝對妖萼芳菲滿郊甸惠氣生蘭薄子家冠蓋里
我館幽棲郭綠楊垂長溪便橋限清洛相去能幾許一
水終疎索 柳惲贈吳均詩曰寒雲晦滄洲奔潮溢南
浦相思白露亭永望秋風渚心知別路長誰謂若燕楚
關候日遼絕如何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又贈吳均詩曰山桃落晚紅野薇開初紫雲日自清明
蘋芷齊靃靡念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又贈吳均詩

曰遠遊濟伊洛秣馬度清漳邯鄲饒美女艷色含春芳
鼓瑟未成曲踏屣復翱翔我本客遊子情愛在淮陽知
誰心不樂念舊若人腸 又贈吳均詩曰秋風度隴
楚客奏歸音颯颯避霜葉離離出塞禽 何遜落日贈
范雲詩曰緣溝綠草蔓扶援雜花舒輕煙淡柳色重霞
掩日餘遥遥長路晚寂寂行人疎 又日夕望江贈魚
司馬詩曰湓城帶湓水湓水縈如帶日夕望高樓耿耿
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聲已流悅弦聲復
悽切歌黛慘如愁舞腰疑欲絕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
屑旱鴈出雲歸故燕辭簷別晝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

洛汭何悠悠起望登西樓的的帆向浦團團日隱洲誰能一羽化輕舉逐飛浮　吳均贈周興嗣詩曰昔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玳瑁車紫鞚連錢馬朝花舞風中夜月窺窗下想君貴易朋居然應見捨　又答柳惲詩曰閒房肅已靜落月有餘暉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絕雲斷更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江之圻一爲別鶴弄千里淚沾衣　又酬郭臨丞詩曰聞君立名義我亦倦晨征馬在城上蹀劍自腰中鳴白日逸川暗黃塵瓏坻驚顧君但銜酒深知有素誠　又酬聞人侍郎詩曰悵然心不樂萬里向悠悠凌朝憩杜渚薄暮遵江洲君住青門上我發霸陵頭相思自有處春風明月樓　又詒周承不值因贈此詩曰竹枝任風轉蔛心逐風卷青雲葉上團白露花中泫聞君入騎疎聊寄錦中書一牘平原客寧憶豫章徐　又還贈周承詩曰巨石亂天崖雜樹鬱參差伯魚留蜀郡長房還葛陂練練波中月亭亭雲上枝高岑蔽人者無處得相知　又周承未還重贈詩曰石渠閒無人子雲今何在顧望獨凝憂銜杯竟誰待散雪逐吹寒蓬姿浮霜采甘泉無竹花鵷雛欲還海　陳江總遇長安使寄裴尚書詩曰傳聞合浦葉還向洛陽飛北風尚嘶馬南冠獨不歸去雲目

徙送離琴手自揮征蓬失處所春草屢芳菲太息關山月風塵客子衣　【增】唐張說酧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詩曰徐陳嘗並作枚馬亦同時各負當朝譽俱承明主私夫君邁前侶觀國騁奇姿山似鳴威鳳泉如出寶龜材雄子雲筆學廣仲舒帷紫綬拂三寺朱門臨九逵昔我含香日連爾縉雲司朝攜闕省步夕退竹林期中路一分手數載來何遲求友還相得羣英復在茲留臺少人務方駕遍尋追涉讌懷同賞霑芳憶共持迎賓南澗飲載妓東郊嬉春郭綠畝秀秋澗白雲滋名畫披人物良書討滯疑興來光不惜歡往迹如遺歲宴罷行樂層城聞所思夜魂燈處厭朝髮鏡前衰忽枉崔駰什兼流韋孟詞曲高彌寡和主善代爲師齋戒觀華玉留連歎色絲終慚起予者何足與言詩　張九齡酬王六寒朝見貽詩曰賈生流寓日楊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惟君獨見思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枉兼金訊長懷伐木詩　崔顥贈輕車詩曰悠悠遠行歸經春涉長道幽冀桑始青洛陽蠶欲老憶昨戎馬地別時心草草烽火從北來邊城閉常蚤平生少相遇未得展懷抱今日杯酒間見君交情好　杜審言贈崔融詩曰十年俱薄宦萬里各他方雲天斷書札風土異炎涼太息幽關紫勞

歌奇樹黄日疑懷叔度夜似憶眞長北使從江左東歸在洛陽相逢慰疇昔相對敘存亡草深窮巷敗竹盡故園荒稚節君彌固衰顔余自傷人事盈虛改交遊寵辱妨雀羅爭去翟鷄鶩競尋王思極歡娛至朋情詎可忘連騎追佳賞城中及路旁琴樽橫宴席巖洛臥詞場三川宿雨霽四月晚花芳復此開懸榻寧唯入後堂興酣鴝鵒舞言洽鳳凰翔高選俄遷職嚴程已飭裝撫躬銜道義攜手戀輝光玉振先推美金銘舊所防勿嗟離別易行役共時康　沈千運贈史脩文詩曰故人隔千里會面非別期握手于此地當歡反成悲念難宛如昨俄已二十春疇昔皆少年別來鬢如絲不道舊姓名相逢知是誰曩遊盡騫翥與君仍布衣豈曰無其才命理應有時前路漸欲少不覺生涕洟　王昌齡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詩曰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本家藍田中非為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驚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為黄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晤馮公尚戢翼元子仍跼步拂衣易為高論迹難

有趣張范善始終吾等豈不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數　王維贈裴迪詩曰不相見不相見來久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攜手本同心復歎忽分襟相憶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又贈祖三詠詩曰蠨蛸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高館闃無人離居不可道閑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為期良會詎幾日終自長相思　孟浩然和張明府登鹿門山詩曰忽示登高作能寬旅寓情絃歌既多暇山水思彌清草得風先動虹因雨後成謬成巴里和非敢應同聲　李白贈范金卿詩曰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攜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摭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慚白豕楚客羞山雞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祗應自索莫留舌示山妻　又酬崔十五見招詩曰爾有鳥跡書相招琴溪飲手跡尺素中如天落雲錦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　又以詩代書答元丹丘曰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飛去

馬去淩紫煙書留綺窓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春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閒長望杳難見浮雲横遠山　又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詩曰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巻舒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顔一觧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沈淪翰林秉筆回英眄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席黄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爲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遥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　又贈崔侍郎詩曰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胷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君乃軒轅佐余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驚彈落虛禽不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扶揺因借便桃李願成陰笑吐張儀舌愁爲莊舄吟誰憐明月夜腸斷聽秋砧　杜甫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詩曰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

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樸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鬬傷弓鳥雀飢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又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詩曰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奔走爲黄巾子去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裝數伶俜卧疾頻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黒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消中祗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鵷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匀瀼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參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歴少城闉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

跡稍稍息勞筋網結粘圓鮰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瘿
小睡任藤輪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
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猰貐休作
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
雷陳　又酬高使君相贈詩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
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
草元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又短歌行贈王郎司直曰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
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
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
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祖詠酬汴州
李別駕見贈詩曰秋風多客思行旅厭艱辛自洛非才
子遊梁侍主人文章參末議榮賤豈同論歎世同王濬
懷賢憶法眞情由恩舊好契託死生親所愧能投贈清
言益潤身　李頎贈張旭詩曰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
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
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
家何所有生事但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
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
江魚白甌貯香粳微祿心不泄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

者即是安期生　司空曙酬張芬有赦後見贈詩曰紫
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
料光生腐草餘建水風煙收客淚杜陵花竹夢郊居勞
君故有詩相贈欲報瓊瑤恨不如　武元衡奉酬荊州
嚴司空見寄詩曰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
簾捲青山巫峽曉煙開碧樹渚宮秋劉琨坐嘯風清塞
謝朓裁詩月滿樓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南國翠蛾愁
　韋應物答劉信州侍郎詩曰瓊樹凌霜雪蔥蒨如芳
春英賢雖出守本自玉階人宿昔陪郎署出入仰清塵
孰云俱列郡比德豈爲鄰風雨飄海氣清涼悅心神重
門深夏晝賦詩延衆賓方以歲月舊每蒙君子親繼作
郡齋什遠貽荊山珍高閑庶務理遊眺景物新朋友亦
遠集讌酌在佳晨始唱已慙拙將酬益難伸濡毫竟僶
俛一用寫悁勤　釋皎然酬薛員外誼見戲詩曰方知
正始作麗掩碧雲詩文彩盈懷袖風規發詠思遺弓逢
大敵摩壘怯偏師頻有移書讓多慙繼組遲淺才迂且
拙虛譽喜還疑猶倚披沙鑒長歌向子期　令狐楚奉
和僕射相公酬忠武李相公見寄詩曰麗藻飛來自相
庭五文相錯八音清初瞻綺色連霞色又聽金聲繼玉
聲才出山西文與武歡從塞北弟兼兄白頭老尹三川

上雙和陽春嘉復鶩　元稹酬竇校書二十韻詩曰鷗
鷺元相得杯觴每共傳芳遊春爛熳晴望月團圓調笑
風流劇論文屬對全詠花珠並綴看雪璧常連竹寺荒
唯好松齋小更憐潜投孟公轄狂乞莫愁錢塵土拋書
卷槍籌弄酒權令誇齊箭道力闘抹弓絃但喜深將滿
誰憂乏桂燃漸輕身外役渾證飲中禪及我辭雲陛逢
君仕圃田音徽千里斷魂夢兩情偏足聽猿啼兩深藏
馬腹鞭官醪半清濁夷餜雜腥羶顧影無依倚甘心守
靜專那知暮江上俱會落英前欵曲生平在悲涼歲序
遷鶴方同北渚鴻又過南天麗句慚虛擲沉機懶強牽

粗酬珍重意工拙定相懸　白居易答韋八詩曰麗句
勞相贈佳音悵有違早知留客待悔不趂花歸春盡絲
醅老雨多紅萼稀今朝如一醉猶得及芳菲　又宣武
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申酬謝曰新詩傳詠
忽紛紛楚老吳娃耳徧聞盡解呼爲好才子不知官是
上將軍詞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謝脁篇章
韓信鉞一生雙得不如君　又歲暮枉衢州張使君書
并詩因以長句報之曰兩州彼此意如何官職蹉跎歲
欲除浮石潭邊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萬言舊手才
難敵五字新題思有餘貧薄詩家無好物反投桃李報

瓊琚　張籍贈王建詩曰白君去後交遊少東野亡來
篋笥貧賴有白頭王建在眼前猶見詠詩人　崔峒贈
元秘書曰舊書稍稍出風塵孤客逢秋感此身秦地謬
爲門下客淮陰徒笑市中人也聞阮籍尋常醉見說陳
平不久貧幸有故人茅屋在更將心事問情親　羅隱
秋日汴州客舍酬友人詩曰梁宋追遊早歲同偶然爲
別事皆空年如流水催何急道似危途動即窮醉舞且
欣連夜月狂吟還聚一樓風煩君更枉騷人句白鳳靈
蛇滿篋中　又縣齋秋晚酬友人朱瓚見寄詩曰中秋
節後捧瓊瑰坐讀行吟數月來只歎雕龍方擅價不知

賴鯉竟空廻千枝白露陶潛柳百尺黃金郭隗臺惆悵
報君無玉案水天東望一徘徊　宋王禹偁贈浚儀朱
學士詩曰潘岳花陰覆杏壇門生參謁絳紗寬西垣久
望神仙侶比部休誇父母官雨屐送僧莎逕滑夜碁留
客竹齋寒何時儤直來相繼三入承明與漸闌　蘇舜
欽答宋太祝見贈詩曰窮冬三日雪旅腸迫枯餓不免
東郭行難效袁安臥我謂故所宜君來無乃左復貺長
句詩如留萬金貨洽雖莫能名豪橫不可挫怒彝時旁
出力羸復下墮使人但驚絕欲繼誰敢作況君名家駒
少小聲已播丈夫氣剛精不必在長大譬如利錐末所

向物已破余資本滯濁既壯困家𥝩𤰇𤰇走俗格僅若
蝗循磨詩枯實零丁文僻又坎坷翹然當路人顧我甚
涕唾雅意返顧交得無自卑流俛首已內傾撫躬輒私
賀無以答高誼智中強搜邏披豁聊短篇安足謂酬和
莞爾當棄投毋留重吾過　歐陽脩贈杜默詩曰南山
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
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入京
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頷首語
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我欲
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鏗鍠
閒鏞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翩
以鞭京東聚羣盜河北點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
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相聽
何必九苞禽始能瑞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顧
以白玉琴寫之朱絲繩　又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曰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
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隨涙三峽聽流泉援琴寫
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閒中間永陽亦如此醉臥幽
谷聽潺湲自從還朝戀榮祿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聽
重手漸頑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

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遶翁膝爭欲强翁聊一彈紫微閣
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戲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
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得琴意斯爲賢自非樂道甘
寂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與闌東帶索馬去却鎖塵匣包
青氈　又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曰與君
交結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
衰翁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易爲
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
遠不隔重闉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喜置
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
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又戲答聖俞持燭
之句詩曰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
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
甘伏下風唯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又奉
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曰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
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
清樽美玉麈朋揮白日長豫約詩筒屢來往兩州雞犬
接封疆　陳造贈仲國美詩曰三閱春光一建瓴依然
歸棹泊危亭烏迎客子各頭白柳學故人俱眼青曾是
縱談僮婢僕又成豪飲臥罍瓶明朝小話前溪別分付

溪風管醉醒　又贈趙秀才詩曰平生心事釣漁舟解
后青衫映白頭肯為功名戲雕虎不留顏面對沙鷗露
溥青蓋高荷曉風約黃陂小麥秋入眼斜川歸去好此
身何處不菟裘　徐積贈黃魯直詩曰不見故人彌有
情一見故人心眼明忘却問君船住處夜來清夢繞西
城　楊萬里和蕭伯振見贈詩曰愁裏真成日似年懶
邊覓句此何緣雨荒山谷江西社苔臥曹瞞臺底甎賴
有珠璣開病眼旋生羽翼欲俱仙車斜韻險難爲繼聊
復酬公莫浪傳　又戲贈子仁姪詩曰小阮新來覓句
忙自攜破硯汲寒江天公念予抄書苦借與朝陽小半

窗　元周權答張渭濱詩曰與子三年別相思日幾迴
攜琴松下石沽酒隴頭梅驛遠書難寄山深鴈不來渭
濱千畝竹瞻泝重徘徊　明李夢陽贈四子詩曰綿綿
遠道積冉冉歲華晏冰霜夕轉嚴星斗夜仍爛蘭釭照
寒户旅士懷鄉縣方幸麗鱗翮詎謂各分散岐路忽在
茲山川復悠緬王子萬人特英論薄煙漢康生千里足
邁景速流電瓌瑋欽奉常秀朗推中翰冲標迥光蕙逸
思凌元鴈所嗟異根株逝矣悲霜霰興言念暌晤佳期
阻歡宴　又贈沈氏詩曰辭馬鳴故羣羈人戀心知身
也匪木石孰無懷與思藹藹軒蓋逝才捷競先時冥冥

歸林翮爰集非無枝龍蛇悟易訓蟋蟀感唐詩情感辰
靡延把袂竟河涯贈子金錯刀申子古別離德愛誠匪
他遺君豈無期　何景明贈李獻吉詩曰東風吹我衣
白日何杲杲整駕出郭門修塗浩積潦登山采幽蘭日
暮不盈抱采之欲何爲遺我平生好豈無艷陽花言子
好香草丈夫有本性安得不自保寸心苟弗移可以鑒
穹昊　王維楨寄謝氏詩曰佳人邈難即言在赤霞岑
高視天宇外長嘯揚哀音前臨滄海波云是桑麻林神
理悟變化何浮不有沉幽懷自茲釋仙侶相追尋朝騎
白鹿遊暮采瑤華吟儻遇雲中翰願以遺同心上言結

永好下言保芳馨　李攀龍古意寄德甫二首曰嘉會
在俛仰良時不可留悲風自遠至大江以悠悠中懷有
白辭千載爲一投飛龍雙欲乘胡馬羣相求徘徊視四
海含意各未酬念此平生親從彼浮雲游明月照我牀
清風感重闈遺書發懷袖彷彿見容輝古歡匪自今游
子當何依千秋一高唱豈獨知音稀莫言苦行役極晏
不如歸努力兩黃鵠爲爾故鄉飛　王世貞寄石大理
拱辰詩曰昔我遊漳河遘子結歡好穆生攜其醴遼古
恣搜討及乎承明日子壯予亦老朔風吹飛蓬倏忽辭
中道爲合長苦晚爲別長苦蚤蒲柳不待冬引分就枯

槁寄言和氏璧斯世方共寶爲照當有時有光且自蓀
又寄俞仲蔚詩曰維昔休明代委運忘悅康山澤饒
棲遁霄漢富翱翔窮顯無餘職操志略相當念余與諸
子攬佩擷奇章弱植不固含明庭幸見揚恒恐摧剥候
元露負微芳四兵東南來殺氣被乾綱湖海波蕩潏一
草安得航桃李澤通衢搴擿固其常幽蘭秀深谷樵採
虞見傷人生非磐石焉覩鬢眞不霜奚必嬰槁羅百年等
歸藏貽予以不刊勗哉愛景光　又贈彭年黄姬水詩
曰日余鏘夷嶠委跡寓吳中雖無蘭椒臭托佩君子躬
彭生探秋實黄友擷春榮參差申微尚婉孌未遠終凱

風從南來吹我向幽邦親故感仳離遵渚餞賓鴻妙辭
將柔翰燦若雙琮璜揮手驚聲迭湛心耽患叢咫尺平
生好惝怳恨河嵩衆耳迫相求顯者代稱工慨此蓬蒿
士永謝輪鞅蹤撫壯豈需偕濛汜恐未容何以表殷勤
江介凋芙蓉矢言要齊軌庶其慰幽悰　又答仲蔚詩
曰當春彌不懌委蒲日紛椮捐脰延遠懷密陰覆曾丘
忽枉故人書言短旨何修耆蒼眉閒宇盡入雲霞流婉
孌若崇朝何云隔三秋黄鵠啄元粟稻粱寧見謀雖蒙
天池泳不忘故匹儔頭幹生食醢愧以嗜相投將爲同
枝誓良辰去我遵庭卉未揚芬欲報不能酬　又答故

人王逢年詩曰在屈龍從蠖乘伸鵠爲鳳言念子淵材
無慚部吏貢講德既有述得賢能無頌夕吐丞相茵晨
割大官供騶喬白鹿新祠滇碧雞重隱大難爲名才多
不自用遠戍謹鯉棫孤臣抱醯甕朝星稷下士汗雨臨
淄衆赤丸晝曾起綠沈春恒動敢衰擁篲迎恐忝炙轂
送願以湖海心托君雲霄夢　又復張幼于詩曰荊璞
雖自良在闇誰見賞鳴球懸東序匪搏焉爲響托契並
冲融揚輝何高朗之子鄧林彥髫年吐神爽鸞姿謝雕
飾蠖伏韜宏養雖爾時所趣居然汰羣奬九域衡押闔
千齡恣偃仰乃以拙薄姿當君中心往御李匪自華比

陽仍差長樹敵牙頰間抗交雲霞上攜手況異區所覩
但決漭日月馳雙馭乾坤發遥想勗哉愛蘭芬毋使淪
霜莽　又答寄于鱗詩曰何限乾坤事歸來汝自酬振
衣滄海月摇筆岱雲秋一字堪金石孤城各斗牛報書
知健在不必淚潛流　又贈于鱗詩曰醉爾春風金屈
卮忽看山岳坐來移停鞭欲盡幽州色立馬愁聽出塞
辭我自青雲甘薄宦誰當白雪問相思蒼茫大陸頻回
首日暮乾坤未可期　俞允文寄于鱗詩曰日夕思君
子遘會何由期山澤阻且修念隔難覿儲未見致款曲
竟由心相知相知不相見悠悠使我悲曠若懷古人千

截與我睽古人雖云遠詎令歡愛攜願言結蘭芳卒歲
永御之來章儻不乏應慰長渴飢　歐大任答黎惟敬
詩曰魚目混夜光荊玉迷瓦礫溟鯤搏扶搖斥鷃困叢
棘哲士多苦心微言豈能析黃鍾久不聞大雅竟誰力
之子振元藻翩翩起南域抗志入雲霄戢羽媚泉石游
息竹素園結托丘樊客手中握靈蛇至寶固無敵夙昔
晤清顏幽懷契岑寂贈我錦繡章宛轉琅玕色知君意
綢繆何以報胷臆思為中洲鴻奮起雲間翼　黎民表
寄告出京師貽同好諸子詩曰揚旌出三河引領望雙
闕飲餞傾路岐纓緌盡朝列婉戀貽贈章光輝奪明月

上有慎修塗下有遙迴轍鏘此同心言念之五情熱昔
如形與影今為環與玦朽鈍誠已疲提攜侯明哲　王
世懋答家兄移文乞休見示詩曰明發懷佳人宛在漳
之湄華機披清風攄情多素辭歸懷豈不喻要自中所
私烈士輕千金由來亦徇知明珠羅南海百斛致娥眉
陽城一為悅膏沐詎辭施含媚意不前徘徊翻見疑達
心苟難虧鸞舉會有時自憐東家女躧步慚令儀拂拭
充下陳旅進殿諸姬在賤易成退為榮當向誰浮沈鄢
生節白首以自期　又奉答子𬞟見贈之作曰江上秋
空慶羽翰故人千里問加餐青紈忽破吳門色郢雪長

飛海國寒句裏青山堪自遠篋中明月傍誰看思君獨
夜狂歌發轉向交游把臂難　高岱寄懷李師孟水曹
詩曰君為滄水使子臥白雲林古色青萍劍希聲綠綺
琴尺書明月夜千里故人心愁絕兵戈滿孤鴻楚塞深
【賦】梁邵陵王贈言賦曰浪雲靡問望之美作牧南蕃
維舟江漢留連飲餞發邁才剋會面無日依依別袂恨
恨江干古人贈別以言聊為贈言賦曰昔人有感於知
已深情投分如斯已矣相知勢利之間實君子之所鄙
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美豈真鮮其令終曾自聞
其善始日渝久而益敬蓋惟一人者爾語同志而好合

諒今古之皆然茍託御而自悅徐因贅而請前況英聲
與茂實乃絕後而先先似臨潭而對鏡若披霧而覩天
欽愛顧之固已良佩服之在旃資淑美之上才超羣雄
而獨峻德既深於萬頃猶有高乎數仞思若神而泉湧
文如華而玉振伊薄軀之固陋謬攝官於夏汭知美錦
之難裁處棼絲而易結幸中途而遣止御旌旆之踟蹰
似德星之東邁類祥雲之西徂亟留連於河渚或終宴
於城隅賓既延於賓友惟亦洽於僕夫嗟灰琯之易逝
慨離袂之云促惜日車之不駐恨流影之難續覩善誘
而不倦餐好音而未足佇浮雲之可寄願無比乎金玉

張纘懷音賦并序曰西平郜陵王以親賢近能作蕃夏首下走叨竊時命驅傳湘羅久託下風素蒙淑顧及塗經鄀郢淹泊累旬與王彈隨珠於千仞乃貽之以麗則詩曰懷我好音敢為懷音賦云爾伊宗周之令望迺名南而述職襟帶鄖夏之鄉宣條江漢之域服詩書於懷袖抱仁義於胷臆總九德以棲身橫四溟而撫翼循微躬之末迹謬馳傳於衡嶷由洞庭而左轉指郢醴而為期仰芳塵於夏汭路將近而彌遙棹陵波以遥鷁舟望浦而倭遲自清光之未覩逾一紀以歷茲敢憑情之往昔逢君恩之未遺陪桂苑之良游接蘭臺之高會既醉酒以飽德亦傾蓋而緩帶感平原之愛客傷岐路之難留戀西園之餘賞泣南浦之徂舟結煩言於將贈情有重乎琳球顧龍門其不見過夏首於西浮申服義之未沬長寄言於還郵　陸倕感知己賦贈任昉曰夜申旦而不寐獨匡坐而怨咨命僕夫而夙駕指南館而為期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既耳聞而存口又目見而登心似臨淄之借書類東武之飛翰軫工遲於長卿踰巧速於王粲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堅何論孔璋而與公幹或欲涉其涯涘求其界畔則浩浩淃淃虒虒㶉㶉譬長鋏於蒯中若龍淵與蜀漢濟濟冠蓋祁祁儔逸有竊風以

味道感文聲而屈膝或望路以窺門空升堂而入室彼春蘭及秋菊尚無絕於眾芳矧重仁與襲義信遼遠兮未央言追意而不逮辭欲書而復忘竊仰高而希驥忽脂車而秣馬既一顧之我隆亦東辟之余假似延州之如舊同伯喈之倒屣附蒼蠅於驥尾託明鏡於朝光謂虛無而為有布籍甚於游揚於是柔條楓其成勁白露變而為霜歲忽忽而遒盡憂與愛兮未忘聚落葉於虛室聽羈雀之枯楊悒鬱悒其誰語獨撫抱而增傷託異人以竊憂賴奇文而愈疾索黃瓊之寄居造安仁之狹室車出門其已歡無論銜杯與促膝譬鄒子之吟松故未寒而能慄徒納壤以作高陋吞舟而為罔值墨子之愛兼逢太丘之道廣陪九萬以齊征激三千而同上識公沙於杵臼拔孝相於無名非夫人之為感孰云感於余情指北邙以作誓期鬱鬱於佳城　任昉答陸倕感知己賦曰原知己之時義故相知之信然乃貪廉之異貫奈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既自得於為御又甘心於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攬涕而潺湲雖有望於已知更非謂其知己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衮衣與繡裳遠伊人而世載並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載翱彼白

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升斛而能
量匹方峙於東嶽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忘過每三
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旣蘊藉其有
餘又澹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
叔而靡雕似子臺而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
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帷探三詩於河間訪九
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懸
梁裁據梧而錐髀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荊余獲
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産終長勤於短
生餞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
余於耀卿心昭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關求千里懸渴言
象可廢筌蹄自默居非連棟行待舟車冬夜不長夏日
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舍駕子已迴輿中飲相
顧悵然動色邦壤雖殊離會難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
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 增 元趙孟頫求
友賦答袁養直曰思古人之不可見兮心鬱結而不舒
登高丘而遠望兮獨慨歎乎曾獻波洋洋其汎濫兮欲
濟而無航膏吾車而孤往兮山鬱乎其蒼蒼四顧闃其
寂寥兮思蹇產而不鑠采衆芳以自娛兮聊假日以愉
樂搴長洲之芙蓉兮擥大澤之蘭茝擷江蘺之秀穎兮

結秋蘭以為佩世俗方尚同兮余獨異乎今之人謂蘭
茝為不芳兮蛾眉枉之以善嫉衆不可以户說兮歷年
歲而遘閔變心以從俗兮而吾又不忍僕朝陽之鳴鳳
兮企空谷之白駒何駑駘之衆多兮鶡雀紛其瞿瞿寧
飢渴以需時兮恥屬饜乎腥腐古道久其弗繼兮吾惕
焉而此懼何美人之好脩兮獨與余其同心懷余以厚
德兮遺余以好音世固有同居而不察兮何千里而能
同亂澥江之滔滔兮涉遠道以相從覿清揚之信美兮
懷盛年而莫當子濯足於東海兮晞髮乎扶桑吸沆瀣
以為飲兮餐朝霞以為糧彼列星之粲爛兮抱明月之
夜光駕青雲而高馳兮鳴和鸞之鏘鏘擾蒼龍使挾輈
兮服白虎以驅不祥願發軔其匆亟兮聊弭節而抑志
指黃昏以為期兮夫孰遠而弗至亂曰鹿鳴呦呦猶求
友兮曾謂斯人不如物之知兮獨行無儔吾將與子為
類兮 楊載懷君子賦曰緊岑樓之翼翼兮倚層城之
隩隈㠉八窻以軒豁兮仰飛甍之崔嵬面雲山之矗矗
兮喧江聲之若雷肆瑤席以鄭重兮呈琅玕與瑰琨誕
延賓之翠館兮倚吹籥之鳳臺搴羅幃之芙蓉兮盼美
人而和偕羌素懷而耿耿兮望青鸞之不來謹修容以
遥睇兮隔雲軿乎徂徠宛清夢之縹緲兮忽中宵以驚

猗步廣庭以夷猶兮瞻牛女而徘徊援倚蘭以寫抱兮拂素琴之凝灰希盛年以綢繆兮何參辰之或乖憶黃鳥之嚶嚶兮感賓鴻之獨哀炯予心之如璧兮悵遠道而悠哉已矣乎燕議詘兮訓狐是咍荃蕙疎兮蔓草盈階曷歸去兮剪故山之萊望玉京兮閶闔漫浮雲兮不開整羅襪以彳亍沾白露兮蒼苔仰碧虛之明月庶流影於君懷

孫仲宣交友賦曰思往日之離羣兮羌躊躇而內顧恐明德其或玷兮執筳篿而求友慕夫子之倜儻兮遡狗芳而易臭欲砥礪以錯節兮不自云其寡也覽伐木之歎訓兮亦斯言之難舍也朝握荃以同嗅兮夕擷茵以同佩苟銘心而外向兮夫孰為予之所諱民生各有匹兮藉良朋以為處歷觀古人之自益兮孰煢然而無與使修名遂可孤兮姣何姱之攸侶抱茲意以自納兮疑夫子之卬許不留眞而食信兮察誠惠以相探言既吐而無昧兮行矯焉而孰堪寧中道而拾棄兮反而置之璵璠鶺鴒之饒舌兮百草萎而秋寒雖秉潔以內信兮謂斯物之在原悲舊好之難棄兮紉秋蘭以貽子命蹇脩為吾載道兮冀瓊枝之相擬終盤桓而不答兮顧濁流於焉下之心繾綣而我猶兮曰子夷然而悔之信不穀之中離兮胡他人之邇也所非共而為

共兮指皇天以為正也惟往古而既然兮焉疑之乎今谷風陳其恐懼兮暴公乃潛其形苟非哲靈之睿識兮又誰庇之以心相夫子之緯繣兮亦適足以自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視吾之褊將高舉而求合兮周遊乎天望瑤臺之逸女兮見虙妃之便嬛余既解纕而為理兮誓紉佩而盟焉攬申椒始以致贈兮中復離之資菉情突梯而不眷兮意偃蹇而徒屬羅滿堂之嫩人兮曾莫與余兮一目度沅湘而東之兮駕飛龍導乎洞庭令羲和相余之前驅兮騑豐隆以清余之後塵倚閶闔而祈通兮訊下女之姈娉紛總總其離合兮路曼曼其脩遠叩靈瑣而假宿兮日忽忽其將晚飲余馬於咸池兮悔相道之多眩幸年歲之未暮兮戒鸞鳳助余西馳登閬丘與縣圃兮濟白水之淪漪溘余遊此春宮兮適巫咸之可稽逮高辛尚未先我兮及少康之未有配屏雄鳩使不得媒兮識蔓茆寓之芳桂欣婉孌而首肯兮爰假言而申意曰蜉蝣之振兮夕瘁其裳留夷之質兮歲以為常願綢繆而無斁兮戒薄俗而自臧彼舍旃以為德兮將怛焉而內傷

明夏邦謨思友賦曰何繫思之糾結兮中悶瞀以罔休晝屢餐而調飢兮寧膳饈之匪羞夢雜糅以恍惘兮曼旅夜之悠悠息壅翳其煩促兮

心震蕩而若浮氣鬱鬱以塡臆兮淚熒熒而漲眸志沈
抑而慊慊兮魂離散而難收羅顚躓以戹窮兮玆遷逐
於海陬哀蕪城之卑濕兮古滈廣之所都形孑孑而窘
束兮竊滯此其窮逐覽芳菲之變化兮恒感物以增愁
歎求曹而躑躅兮鳥失侶而啁啾别離索之悽惻兮顧
寂歷而無儔搴廓落而冥寞兮阻容與以優游極兄弟
於四海兮偉曠士之徽猷人固各有所志兮焉深淺其
相侔豈不語洽而貌澤兮惟知心之難求慨仲身之多
纇兮得鮑叔而攄幽僑札相感於傾蓋兮或獻紵而縞
酬仰尼父之禮瑗使兮慕贈處於回由世重陳雷之誌

行兮況以膠漆之相投王貢出以類聚兮慶廉義以爲
疇古固敦斯軌躅兮余於是之敢偷伐木興刺於鳥鳴
兮谷風以棄予爲仇張陳隙以反目兮蕭朱卒胖然其
相矛悲夫人之昧昧兮胡纖介而成訧喟斷金之日遠
兮懼麗澤之皆流時矯首以遥望兮眇雲木之相樛冀
山川之蔽虧兮邀傳置之迴修月輝輝而照夜兮霜稜
稜以驚秋風蕭蕭而振樹兮雨汩汩以沈丘情縹緲以
怏悒兮然侘傺而夷猶懷孤憤以紆鬱兮邅迴腸而僂
悉嗟百歲之易邁兮胡寡歡而多憂當其羣嬉而愉樂
兮寧知愁苦而淹留欲剪迹而横逝兮非弱質之勝轃

欲蕩志以怡悅兮畏淫肆之爲尤固自屬其不豫兮惟
靜默之相攸庶尚友於古人兮考往則以箴謀
原 書後漢崔瑗與葛元甫書曰今遣奉書錢千爲贄并
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馬融與竇伯向書
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
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三十二言耳　延
篤答張奐書曰惟别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
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
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敝墨渝不
離於手　晉庾冰與王羲之書曰得示連紙一丈致辭

一千祗增其歎耳了無解於往懷　增 陳徐陵答族人
梁東海太守長孺書曰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何清
年終告行并惠以明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
孫鸞言慰相思反增離眷劉傳二常侍還又承書札銀
鉤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爲笑素秋方屆溽暑
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叢臺之辟少海之珠何必鄉
里所在爲貴　訖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彦理相欽
挹方當交辟三命清官兩宮何乃闊然遲有問也吾七
十之歲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郎之切
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聞但有衰頓贊從君政佐佑輿

綦中舍謀殿中並休宜白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
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
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
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慚於協律致睡於文侯
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末由但以潛欷善敬德中
郎並比境之良選星華之上求若可鞴軒別當委白君
問　唐韋述答蕭十書曰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
翫反覆罔知厭倦述聞登太山者覩叢薄而迷其方面
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惜其淺深蓋廣大則昧然難為究
足下貫穿群言靡不該覽問一以知十切問而近思詞

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下無棄芻蕘輕投
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所發微言孰不賈勇謹當掃
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道以俟會面　符
載答澤潞王尚書書曰某有舊故為南康郡太守今年
夏五月往遊其門至冬十月歸山下遂於江州盧使君
處伏奉書問并覩押衙盧從史所留示委曲重詞異禮
一何特達捧讀慙恐若無憑依伏惟尚書忠厚淳粹發
於大造靈姿傑立長材卓然以社稷為生死以勳庸為
己任義感生於慷慨聞望歸於德禮屬思宏邈遠蹤前
人由是天子以山東之利兵廣土授之使長於諸侯蓋

有以也夫翊王公之美者莫如賢贊策畫之利者莫如
才延納優劣不啻什百如某者一蓬蓽士也癡緩樸訥
無可採擇性嗜閒退不求聲利頃在山林中飲泉斸藥
保養性命時運不適即覽閱六籍或持竿釣魚以此竟
歲人世機事視之惜然不悟高明橫加鄙夫手疏襟素
不飾文字是所謂嘗蘇草而掇蘭蕙簸礫石而揀瓊璧
欲自隗始為天下士君子之先伏知異日截犬戎壹宇
宙拯民載主在此志也念茲菲薄無用裨補況且多病
形傷氣衰不任策使實貽敗累未獲趨拜謝恩銘闕又
南歸日晚酬答稽疎瞻望旌麾惶灼無次古人有感一

言重一顧期於殞越請報國士即小子平生之旨豈無
是耶伏惟開懷察納不記疵愆幸甚幸甚不宣　又寄
贈于尚書書曰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
端由捧讀彌日抃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蓋有位君
子之所行志豈伊薄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
又於朱校書處恭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
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躡鵾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
臟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
罪統貔虎之師沈謀偉略洞入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
則有威巍巍赫赫聲振寰海斯可謂盛乎武事也文武

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姦臣賊子無萌芽於禍亂者我尚
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某一凡夫也棲遁匡廬
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常談泯泯人
世鄰乎強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有愚妄之意愛大名
慕大節懸芳竹帛為千古榮懃懃懇懇正為此耳小子
聆閤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
沛況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追賞風景小生
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聞識征南之儀觀
揖當陽之談話凝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病氣力
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

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肺腸
令故特差衹舍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閤伏
惟鑒察愚朴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候
異日此無多談
【增】唐歐陽詹贈陳八秀才赴舉序曰諸侯歲貢俊秀
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
雲迴鴻磐言遵永途吾觀夫雄心銳志將領能事則夷
山堙谷不盡其心力何東堂一枝南荊一片足塵土其
慮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有成矣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

人部六十三 言志

言志一

【原】尚書曰詩言志　禮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
所至樂亦至焉　【增】又儒行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
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　論語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曰懦夫有立志　【原】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增】學記曰記曰凡學官先事士
先志　劉向說苑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
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

金石而況人乎　明詞林人物考曰洪武幸北京命太
子監國楊士奇同蹇義輔導太子問詩法士奇對曰詩
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
大風唐太宗雪恥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非主道漢武
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後主皆不足道　又曰
永樂二年選進士曾棨等名翰林庶吉士入見諭之曰
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具
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未有不成者

言志二

【原】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
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　又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
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曰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
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家語曰孔子北遊
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
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
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
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搴旗執馘

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曰賜願
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挺刃交兵
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惟賜能
之使夫二子從吾焉夫子曰辯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
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
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
鑄兵刃為農器放牛羊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載
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
子懍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
子有焉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史記曰陳涉嘗與人傭
耕輟耕於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
應之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
鴻鵠之志哉　漢揚雄自敘曰雄為人簡易佚宕默而
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少嗜慾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
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
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
安見執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
陰麗華　後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增】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人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又馬援曰男兒當戰死沙場以馬革裹尸還葬幸矣安能臥牀上死兒女子手中耶【原】又曰馮衍有大志不戚戚于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傭書乃投筆歎曰大丈夫無

他志略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果立功封定遠侯　又曰梁竦字叔敬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其意登山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霄出宇宙之外矣【增】南史曰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捷車辟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原】張璠漢紀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

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增】又曰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題曰大丈夫當雄飛無能雌伏【原】吳書曰鄭泉性嗜酒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增】晉書曰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謂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後拜將軍封襄陽縣侯【原】晉中興書曰畢卓爲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增】南史曰宋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

貢詩言志或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慢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勝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可之賜帛二十疋　梁書曰曹景宗旣貴謂所親曰昔我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行路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陳書曰周文育少

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書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北史曰高昂龍準豹頭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騎馳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必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隋書曰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又曰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舍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唐書曰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殽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又曰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

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又曰魏徵見帝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　又曰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洲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又曰劉知幾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後嗣不承元王常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　又曰李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杖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後進扶風郡王　又曰柳渾字夷曠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

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又曰陸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　又曰馬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弟輟策歎曰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以功拜司徒兼侍中　又曰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　又曰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

爲漳州刺史　宋史曰范仲淹雅以天下爲已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又曰郭勸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紱任子爲齋郎足矣及再爲侍諫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　又曰包拯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又曰范純仁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常曰我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又曰黃度

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　又曰黃夢鼎與賈似道不合累辭求去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生死事小　又曰紹聖中尹焞嘗應擧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擧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靖康初种師道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又曰陸九淵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又曰朱熹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

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我君乎　又曰李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官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　又曰陳亮詣闕上書孝宗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　元史曰月乃合父昔里吉思辟尚書省死國事贈輔國上將軍乃合好學負氣父死時年方十七奮然投冠於地曰吾父死國難吾獨不能紓家難乎　又曰禿忽魯與也先鐵木兒不忽木從許衡學帝一日問其所學忽魯與不忽木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

又曰鐵木迭兒復引拜住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以助思明爲盡力忌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請備之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勲世篤忠貞百有餘年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人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讐我我求報之非特我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　又曰劉駰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　明藝苑卮言曰劉基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俠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慶雲擬賦詩劉飲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

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太祖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勲爲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明獻徵録曰朱榮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絶人初同父僑寓表伯葉氏家業間戲曰男子非士則農商以自立胡爲託迹於人而不思所以振厲榮曰人亦發奮有時太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爲都督乎聞者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舉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郡以榮應詔擢爲府軍衛驃騎舍人實洪武九年丙辰也以功封武進伯　又曰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時爲淮西廉訪司隷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及元末

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户上取和陽珪自廬州來歸遂從渡江克太平命珪仍爲萬户積功陞左軍都督僉事　又曰方孝孺年十四侍父北遊齊魯問觀周公孔子廟慨然歎曰使吾遊孔門顔閔縱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有輩豈讓之耶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　又曰練子寧與金幼孜友善嘗謂之曰子他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　又曰太祖太宗時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陳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技迹明時遊戲泉石吾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摶傳詩以見志　又曰梁洞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

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飾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汙以取名　又曰謝復嘗從父太古翁游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竹坡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禄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　又曰呂秉彝舉進士銓部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黄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息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智予殆以親爲重乎　又曰陸釗號石樓六歳入家塾請于母曰讀書後幹得何等事業方爲至極毋甚喜　又曰鄭世

成嘉靖己丑成進士會臺臣關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才脫章句遂躐司耳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又曰黄裳無以給業幾廢書從賈矣顧適市而心賤之喟然太息曰丈夫竟賈人遊乎則益市書窮日夜讀不休　明詞林人物考曰王尚絅五歲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及爲吏部郎中值尚書張綵阿逆瑾勢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諭綵甚銜之或謂尚絅曰固知不屑富貴如取禍何尚絅曰是有命焉非逢迎所能免　弇州史料曰楊繼盛七歲喪母夷於豎使飯牛牛肥逾年從牧所

以間往一塾覩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艴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卒爲名臣

言志三

原 **棄繻** **擲版**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後拜謁者持節出關關吏曰此前棄繻生也 後漢逢萌給事縣爲亭長時尉過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大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學焉

不奪 **無時** 匹夫不可奪志 後漢趙岐字邠卿嘗病此兄子曰我死爾一置一圜石於墓刻之云漢有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歷仕至太僕岐本名嘉

增 **請纓** **運甓** 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晉陶侃爲刺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棄觚 **劃席** 漢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劃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磨鐵硯 **擊唾壺** 石晉桑維翰初舉不利或勸改業維翰鑄鐵硯示人曰硯穿則易他業卒以進士及第 晉王敦字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歌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建豹尾 **垂汗青** 晉王含謂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遂行 宋趙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

三自反 **五不欺** 上見孟子 明華察嘗言吾有五不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

未必死 **寧餓死** 宋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學於程頤頤曰時論方興恐貽子累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戚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 陳禾劾童貫黃經臣表裏爲奸謫監信州酒既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得政禾不欲出黼門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以餓死

原 **隱以求志** **言以足志** 隱居以求其志 言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

焉知鴻鵠 **下從斗筲** 上詳言志 二漢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下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彥宗學

澄清之志 **卿相之盟** 後漢以范滂爲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戰國吳起出衛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門也後果如其言

增 **聞雞起舞** **破浪乘風** 晉劉琨與祖逖同寢夜半聞雞聲逖蹴琨曰非惡聲也因起舞 晉宗慤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畫觀妻子 **夜卜夢寢** 宋沈煥人

恩其昭當曰書識妻子夜卜步寢兩者無魂始可以言學

原 宰天下之志 埽天下之心 史陳平少時為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謂陳書子曰善為宰平曰使宰天下亦如之後美閑 其笑蓬之天後漢陳蕃字仲舉室有蕪不除薛勤曰諸子何不掃灑答曰大丈夫當埽天下安能事一室 乎勤大可之

增 正色責志完 拂衣謝侃胄 宋田書與蕭告以氣與相

激屬元許中浩為涉官書臨[illegible]城門病歸許歸狀報立后書胄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告得罪書迎諸拳 浩世若書止色責曰使去完陛默官京師過寒疾不注五曰免矣豈獨備海之外能死人哉顧君毋以此寨白 滿屏當為者未止此也韓侃肯聞王阮名持命入来將爲《其官夜遣寇客諸元阮不答私謂所觀曰吾告 鼓劉歌柳宗之爲萬世究裁陸對畢拂衣出門

原 過橋而題 果乘駟馬 入關而數 終擁使東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北有昇仙橋相如往長安乃題橋柱曰丈夫不乘駟馬不復過此遷中郎果如志郭丹字少卿入關而數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門後奉使南陽果乘高車

增 茅屋石田為生大拙 鴟夷馬革自許同心 明劉氏鴻 書曰式宗時人心危疑時與部職方司郎中黃軍以女表服除或疤其行單湖其書屋云云 步武

有人當道可擬桓典馬 惜陰自我及時須著祖生鞭 明獻徵錄載鄒元錫生而穎特五齡就讀師黃君學誠以駢偶謹應云云

言志四

原 大志遠略 砥礪名節 希顏之志 慕藺之誠

四方之志 左傳姜氏謂晉公子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 增 千里之志 志在千里

獨行不愧影 獨寢不愧衾 宋蔡元定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養解

直道還君 富貴輸我 宋常安民與安惇為同僚惇害惜禍府師輒還素所厚善者安民退歸惇曰若人不厚於言乎惇曰吾心實惡之姑而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匪怨而

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富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第恐累陰德耳

以直行已 以正立朝 宋張綱書坐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言志五 上

原 詩後漢傳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於殷國貳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

增 仲長統述志詩曰飛鳥遺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

酈炎見志詩曰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原 魏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璧塗乞無為貴寶履仁遘禍無為貴道鶉雛遠害不羞卑棲靈蚓避難不恥汙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螳蜋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僞

知賢覆之幬之順天之矩潭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為禁闥舌為發機門機之開楛矢不追　又言志詩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阮籍詠懷詩曰天地絪緼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又曰清風肅肅脩夜漫漫歗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傍夕瘞橫術隅歌笑不終宴俛仰復欷歔鑒茲二三者憤懣發此舒　又曰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雲路側蟋蟀吟戶牖蟪蛄鳴荊棘蜉蝣玩三朝采采脩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日一夕復一夕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情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又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又

曰鸞鳩飛桑榆海鳥運天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蒿間上遊園圃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顦顇堂上生荊杞　又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　又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又曰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元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又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途將安歸　又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俛仰乍浮沈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又

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增 又阮籍詠懷詩曰若華曜西海扶桑翳瀛洲 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讐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鷺躍飛泉夜飛過吳洲俛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 嵇康述志詩曰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殊類難偏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羇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為 何晏言志詩曰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於志意何為怵惕驚

原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慧暉光日新 傅休奕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遠景招不來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為禍媒

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曰東郄有一樹三紀栽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株隰禽不為巢短翮莫肯任 又曰忽有一飛鳥五色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摇羽翼百鳥互相和 張協詩曰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增 釋支遁述懷詩曰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元逡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元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增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閒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弦恢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史宗詠懷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足清虛者帶索被元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老山丘

原 宋謝靈運憶山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又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謝惠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踐閨中房櫳引傾月步檐結春風 鮑照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

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覩君子論豫見古人風雨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𢇁襲犀渠卷帙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命所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去國懷丘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懷感傷中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愁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人道曠憂慨自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竹柏心　又曰十五學詩書顏華常美好不逐世間人鬬雞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玉不為寶一旦鶗鴂鳴嚴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驅馬清河涘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俯仰間英豔難久恃　增又擬嵇中散康言志詩曰曰余不師訓學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原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　言志

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黃龍暗迢遞清泥寒苦辛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贈主人　又曰元淑勢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上掛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增陳張君祖詠懷詩曰運形不標異澄懷恬無欲座可栖王侯門可迴金轂風來詠逾清鱗萃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翫幽閑青衿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曦騰望舒映曩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格神罔叢機要在夷心曲　原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貞氣昏昏有俗心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又曰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雖未清一代人先改昔日東陵侯唯見瓜園在　又曰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又曰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寃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武安檣瓦振昆陽猛獸奔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古獄饒寃氣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又曰

蕭條亭障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
句〃蘇武寒水送荊軻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增
又擬詠懷詩曰惟忠且惟孝爲子復爲臣一朝人事盡
身名不足親吳起常辭魏韓非遂入秦壯情已消歇雄
圖不復申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 原 北齊顏之推
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顏色出入
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讌或侍朝
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緑芷歌舞未終曲風塵闇天
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廟霜露霑朝市
璧入邯鄲宮劒去襄城水不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憫

憫思舊都惻愴懷君子白髮悶明鏡憂傷沒余齒 又
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荊隋侯曜我色卞氏飛吾聲
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旦夕駭白虹朝暮生華
彩燭兼乘價值距連城常悲黃雀起每畏靈蛟迎千仞
安可舍一跌難復營昔爲時所重今爲時所輕顧與濁
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眞川岳下抱潤潛其榮 增 唐魏
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
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
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
夜猿既傷十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

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崔日知冬日述懷奉呈韋祭酒張左丞閣臺名賢詩
曰弱齡好經籍披卷即怡然覃精四十載馳騁數千言
孔壁采遺篆 一作帙 周韋考絕編袁公論劒術孫子敘兵
篇魯史君臣道姬書日月懸從師改炎燠負笈遍山川
上異西河夏中非北海元光榮拾青紫名價接通賢既
重萬鍾樂寧思二頃田長戟同分虎高冠互附蟬睢博
重虛曠養志息雕鐫登高懃思拙匠物謝情妍不慕張
平子寧希 一作思 王仲宣誰謂登龍日翻成刻鵠年循循
勞善誘軋軋思微莘琢磨才既竭鑽仰德彌堅朽木誠

爲諭捫心徒自憐終期吞鳥夢振翼上雲煙賦成先擲
地詞高直拔天更執摳衣禮仍開函丈筵霧披槐市藹
水靜辟池圓願逐從風葉飛舞翰林前 長九齡敍懷
詩曰弱歲讀書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
新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爲鄰
李白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曰歲星入漢年方朔見
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
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
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
我心中事爲君前致詞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

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
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
略魯女惜園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
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
家方未歸霜鸞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
因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　杜甫寫懷詩曰夜
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
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行
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三皇
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縲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

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入極外俯
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非合仙術　獨孤及丙戌歲
正月出洛陽書懷詩曰往歲衣褐見受服金馬門擬將
忠與貞求酬主人恩天地遭雷雨洪波生平原窮鱗遂
蹭蹬夙昔事罕存幸逢帝出震撥亂清東藩白日忽再
中萬方咸駿奔王風從西來春光滿乾坤蟄蟲競飛動
余亦辭籠樊遭遇思自強寵辱安足言唯將四方志回
首謝故園　元稹紀懷贈李六戶曹崔二十功曹五十
韻詩曰昔冠諸生首初因三道徵公卿碧雞會名姓白
麻稱日月光遙射煙霄志漸弘榮班張錦繡諫洛殷殷

藤便欲呈肝胆何言犯股肱椎埋衝斗劍清徹掌壺冰
赤縣纔分務青驄已迴乘因騎度海鶴擬殺蔽天鵬縛
虎聲空壯連鰲力未勝風綠波竟壑山壓勢逾崩僇辱
徒相困蒼黃性不能酣歌離峴頂負氣入江陵華表當
蟾魄高樓掛玉繩角聲悲掉蕩城影暗稜層軍幕威容
盛官曹禮數兢心雖出雲鶴身尚觸籠鷹竦足良甘分
排衙苦未曾通名參將校抵掌見親朋喚沫求涓滴滄
波怯斗升荒居鄰鬼魅羸馬步殑殘白草堂簷短黃梅
雨氣蒸霽黏經汗席颸閃盡油燈夜怯餐盾蚋朝煩拂
面蠅過從愁厭賤專靜畏猜仍旅寓誰堪託官聯自可

憑甲科崔並驚柱史李齊昇共展排空翼俱遭激遠矰
他鄉元易感同病轉相矜投分多然諾忘言少愛憎誓
將探肺腑恥更辨淄澠會宿形骸遠論交意氣增一心
吞渤澥戮力拔嵩恒語到磨圭角疑消破贅瘤吹噓期
指掌患難許攜簦綴翮鸞棲棘藏鋒箭在弸雪中方睹
桂木上莫施罾且泛黃沿水兼過被病僧有時鞭款段
盡日醉傷愴騷屐看秧稻敲船和採菱叉魚江火合喚
客谷神應嘯傲雖開口幽憂復滿膺望雲鰭撥剌適匣
色騰淩每想潢池寇猶稽赤族懲奠龍勞算畫縱虎冊
威稜逐鳥忠潛奮懸旌意遠凝弢弓思徹札絆驥悶牽

縱運雙調辛苦聞雞屢寢興閒隨人兀兀夢聽鼓鼕鼕
班筆行看擲黃波莫漫澄麒麟高閣上須及壯時登
李商隱詠懷寄祕閣舊僚二十四韻詩曰年質日堪悲
衡茅益自嗤懸頭曾苦學折臂反成醫僕御嫌夫懦孩
童笑叔癡小男方嗜栗幼女漫憂葵遇炙誰先啖逢虀
即便吹官銜同畫餅面貌乏凝脂典籍將蠡測文章若
管窺圖形翻類狗入夢肯非羆自哂成書簏終當呪酒
卮懶霑襟上血羞鑷鏡中絲橐籥言方喻樗蒲齒詎知
事神徒惕慮佞佛愧虛辭曲藝垂麟角浮名狀虎皮乘
軒寧見寵巢幕更逢危禮俗拘嵇喜侯王欣戴逵途窮

方結舌靜勝但搘頤粥食空彈劍亨衢詎置錐柏臺成
口號芸閣暫肩隨悔逐遷鶯伴誰觀擇虱時瓮間眠太
率牀下隱何卑奮迹登弘閣摧心對董帷校讐如有暇
松竹一相思　馬戴失意書懷呈知已詩曰直道何由
啓聖君非才誰敢議論文心存黃籙兼丹訣家憶青山
與白雲麋鹿幽棲閒可近鵷鸞高舉勢宜分微生不學
劉琨輩劍刃相交擬立勲　崔塗言懷詩曰干時雖苦
節趨世且無機及覺知音少翻疑所業非青雲如不到
白首亦難歸所以滄江上年年別釣磯　宋寇準秋夜
獨坐勉友詩曰西風驚萬木危坐思悠哉故國今年別

秋鴻半夜來人應多棄善天豈不憐才休學嚴夫子荒
涼老釣臺　魏野書友人屋壁詩曰達人輕祿位居處
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閒惟歌聖代老不恨
流年靜想閒來者還應我最偏　王禹偁酬种放徵君
詩曰男兒旣束髮出處路岐各苟非秉陶釣即去持矛
槊致主比唐虞安邊如衛霍不爾為逸人深居反吾樸
胡然自碌碌名節亦銷鑠　又謫居感事詩曰孤寒明
主信清直上天知消息還依道生涯只在詩　又遣興
詩曰百年身世片時間況是多愁鬢蚤班貧有琴書聊
自樂貴無功業未如閒波平南浦堪垂釣日滿東窗尚

掩關祇為蕪親懷歸去商山不隱隱何山　韓琦後園
閒步詩曰池圃足高趣公餘事少關幽禽聲自樂流水
意長閒近竹花從俗過欄草費芟心休誰似我官府有
青山　蘇舜欽離京後作詩曰春風奈別何一棹逐驚
波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髮多脫身離網罟含笑入煙蘿
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　張詠幽居詩曰落花時節
掩關初請絕江城舊酒徒滿屋煙霞春睡足一谿風雨
夜燈孤易中有象無消息身外無求免歎吁多謝巖僧
頻見訪欲迴流水又踟躕　梅堯臣閒居詩曰讀易忘
飢倦東窗盡日開庭花昏自斂野蝶晝還來謾數過籬

筍遙窺隔葉梅惟愁車馬入門外起塵埃 歐陽修書懷詩曰嵩牙零落鬢毛疎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山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車況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笠伴犁鉏 林逋湖山小隱詩曰衡門臨曉鳥環堵背寒岡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牀客遊抛鄠社漁事擬滄浪管樂非吾尚昂頭肯自方 孔平仲和朱君況卜居詩曰吾身當老此園中世吟可嘔幾萬重且飽稻粱隨雁鶩盡將雲雨付蛟龍求賢有志終須得招隱何人肯見從且爲莆田朱處士比鄰先種七株松 王安石寄曾子固詩曰斗粟猶甔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爲名高論幾爲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陳師道次韻沈東老詩曰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山出指論奇事白髮挑燈寫細書 又絕句曰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又和沈世卿推官見寄詩曰倦看世態久低徊且置窮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閑處著暫容雙眼醉時開爲呼阿武扶頭起擬與山公倒載回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擬白衣來 黃庭堅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曰

少日心期轉繆悠蛾眉見妒且障羞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橫笛牛羊歸晚徑卷簾瓜芋熟西疇功名可致猶回首何況功名不可求 蘇軾和人見贈詩曰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衰鬢從交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蠹婦洗盆瓶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又和歸田園居詩曰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茆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饋新米救我廚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何必爾聊樂我所然 鄭俠次韻知郡登高言懷詩曰莫向天涯說故鄉人身不似雁隨陽黃花滿手空佳節千里有懷如寸腸爲許功名酬聖代不須愁緒付瑤觴男兒不是閨中物生則桑弧射四方 王令雜詩曰方春不種蘭終歲無自佩良田弗加芟徒穉亦無歲空令雨露恩日夕被蒿艾安坐飢怨天此理果誰在 又書懷寄黃任道滿子權詩曰伊余有遐致久此困俗械嘗思擺絕去自放出世外高懷樂天寬遠目斥人礙有田足晨昏有圃具葅菜父母不待養妻子固易賴世孰得丘山亦孰失芥人自

能輕重吾將守所愛六經老誠明萬古孰成敗得時爲醯鹽滋味和鼎鼐失猶有萬世令名自沽賣自視久已明決不俟謀於寄詩侑子觴期子和而再　張耒有感詩曰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犂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工供爾良獨難　又夏日雜感詩曰我本與世疎少慵老成頑何爲不引去坎軻行所難　韓駒元符戊寅與無斁弟卜居縣城東述情詩曰四海一居何處卜北窓祇取見家山要無名利來心曲便有園林出世間拙宦莫與三點歎老歸未厭百年

閒先君餘慶期之子吾爲如今不可還　秦觀春日雜興詩曰潭潭故邑井犄犄上宮閑不食自清渫莫服更幽閉志士恥弱植卷迹甘飢寒佳辰追良覿觸物懸悲端川塗眇何邈經歲曠音翰豈不慕裘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怵迫纆欙掛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獨難　又海康書事詩曰培塿無松柏駕言出焉遊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蠖以時詘其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沈與求秋日閑居詩曰茅屋秋風斗破除蕭騷渾似浣溪居青山侍坐從吾好黃帽籠頭與俗疎賴有園官能送菜可無溪友解留魚從今輒莫慚揩腹一飽須塡插架書　陳與義寄若拙弟兼呈二家叔詩曰退之送窮窮不去樂天待富富不來政須青山映墨髮顏著皂蓋爭黃埃何如父子共一壑麗家活計良不惡阿奴況自不碌碌白鷗之盟可同諾　又述懷呈十七家叔詩曰兒時學道逃悲歡只今未免有飢寒浮生萬事蟻旋磨冷官十年魚上竿君不見古人有待良不多利名溺人甚風波垂露成幃仲長統明月爲燭張志和　又散髮詩曰百年如寄亦何爲散髮清狂未足非南澗題詩風滿面東橋行藥露霑衣松花照夏山無著桂樹留人吾豈歸藜杖不當軒蓋用穩扶居士莫相

違　李覯寄懷詩曰根生但爲松翼飛但爲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　王炎答黃一翁詩曰知余頗淸苦應物未圓熟游宦不能巧俯首立矮屋鍛鍊知精金祁寒見松竹自立不堅定庸行徒聖讀誰謂漆園高俯首欲丐栗窮作扣角歌老厭淄川牧古道寢斲喪時人方逐逐有田南山南可辦一盂粥請賡歸去來世路早收足　唐庚直舍書懷詩曰寸枉非吾志休論尺與尋黃披終日卷青對十年衿　張元幹漫與詩曰老蒼書題爛貧營口腹忙未能忘壯志遠肯變剛腸發短催寒急燈明伴漏長牀頭褚衣在不怕滿簷霜　葉夢得庚午

正月七日自詠詩曰余性寡所諳平生惟自得談名頸深縮論利面作赤文不貴雕蟲詩尤惡鉤摘粗索眞所畏機巧非予匹所以常閉門千載求知識黃卷有可人爲之忘寢食亦復愛山水策杖無與適看雲獨忘歸聽泉常永日內樂萬事休中虛衆妙入欲以語斯人此事吾無力道喪亦久矣無言三歎息　又會稽旅舍言懷詩曰北山之北寄柴扉茅屋參差倚翠微老罷那知還作客春來無柰苦思歸淹留恐復荒三逕潦倒寧堪扈六飛乘雁雙鳧成底事不應容易裂荷衣　又和白樂天寫懷仍效其體詩曰莫把蓍龜更問天向來心事已蕭然塵中惝怳常如失夢裏呻吟半不眠三徑松筠終問舍五湖煙水不須錢文書相去能多少早擬懸車十五年　朱熹述懷詩曰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撫己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又卜居詩曰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邨墟迴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茅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樸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顛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

共歡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陸游西郊醉歸詩曰俠氣崢嶸蓋九州一生常恥爲身謀酒寧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讎岐路凋零白羽箭風霜破弊黑貂裘陽狂自是英豪事邨市歸來醉跨牛　又自述詩曰早畏危機避巧丸長安未到意先闌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閑駕柴車無近遠旋沽邨酒半甜酸羣兒何足勞情恕胸次從初抵海寬　陳傅良月夜書懷詩曰道德吾何敢功名代有人倉黃恒畏咎班白總憂貧細字書全廢深杯酒勿親靜言空自愛萬古亦泯泯　楊萬里雲臥菴詩曰十年兩袖軟紅塵歸濯滄浪且幅巾不是白雲留我住我留雲住臥閑身　薛季宣鄉思詩曰達仕祖千石虛名酒五經豈能千日醉未勝九年耕識取杯中趣知從袋裏乘讀書無一事官官汨平生　樓鑰酒邊戲作詩曰未年六十巳言歸七十重來自覺癡未報君恩歸未許尊前羞聽摸魚兒　劉克莊野性詩曰野性無羈束人間毀譽輕客言詩惹謗妻諫酒傷生窓納鄰峯碧瓢分遠澗清近來猶少睡打坐到鐘聲　又示兒詩曰瓜芋邨邊一畝宮閉門不復問窮通生涯奏技伶人裏死怕標名押客中講學

有誰明太極吟詩無路和薰風身今老矣空追悔但祝
吾兒勿似翁　又示同志詩曰滿身秋月滿襟風敢歎
棲遲一壑中除目解令丹竈壞詔書能使草堂空豈無
高士招難出曾有先賢隱不終說與同袍二三子下山
未可太匆匆　劉宰得軒即事詩曰上印還家不計年
水光彌望木參天綠雲洞裏開書幌紅錦波心漾酒船
　王阮和貧士詩曰吾聞戴安道不對王侯琴當時豈
不能低眉求賞音一曲朝得開千金夕得尋舍之不肯
顧輕重得所斟小人一時快君子百世欽貧士繫此辨
士乎當正心　戴復古感遇詩曰采薇人固高飲露蟬

遂清謀爲一粒粟舉世共營營營營亦多塗中有虧與
盈陋巷一簞食朱門九鼎烹窮達各有命繫誰主權衡
吾生未可必秋風白髮生　鄭震歸去詩曰歸去豈不
好平田帶淺林春猿鳴雪澗晴日轉雲岑世久無鳴犢
時當學展禽吾生今老矣梁甫豈能吟　文天祥涉世
詩曰涉世如溪谷只宜在淺處一生如一日未暮早歸
去君不見偉哉男子韓淮陰往往正坐涉世深功成身
退豈不好當時何事歸不早人生少年須立事生我不
應負天地丁却君王事便休去時莫待雨淋頭　林景
熙述懷次柴主簿詩曰獨閉柴門木石親詩筒剥啄不

妨頻青燈風雨多離夢白髮江湖少故人謾讀楚騷招
太乙誰聽郢曲和陽春書香劒氣俱寥落虛老乾坤父
母身　真山民幽興詩曰不賦千鍾賦一簞天公有意
養癡頑書猶能看未曾老詩亦莫吟方是閒寬著庭除
貪貯月少栽竹樹要觀山空階兩日無行迹又上苔花
幾點斑　元虞集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曰載筆
趨雲閣探囊索緼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
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薩都剌
無題詩曰爲客三年海上洲故鄉何處瘴雲稠數千里
外蠻人域十八灘頭過客舟時有山禽呼姓字或從鳥

鬼作朋儔故人珂珮周旋處紫殿清風十二樓　貢奎
即事詩曰藹藹群樹林孤雲莫來歸紛紛飛鳥倦斂翮
相因依臨軒方獨坐涼飈吹我衣物理固有常悠然悟
其機山中何者樂躬耕自無飢百年事未晚寧勞歎昨
非歸歟友田父一尊聊可揮　又集雲從山詩曰適意
豈不樂營營竟何爲虛談非世具勿遺俗士知素衣慕
幽蹈終焉謝塵羈　郭奎紀夢詩曰忽忽顏芳年搖搖
寄行役寢興勞形神積毀元已白驚風響庭樹憂思日
常積夢魂清夜歸髣髴舊鄉邑青松在園田桑柘蔭廬
室飛鳥雲際還牛羊下來夕澄湖淡微波秋山有佳色

雞犬雜比鄰墟煙藹阡陌怡怡兄弟情淒淒丘隴側伐
木逢行歌僕夫候馬立臨流濯長纓挂冠坐磐石似慰
平生歡覺來異疇昔百年如轉蓬萬物仍遺跡天命良
在茲勿復云得失　周權幽居詩曰索居簡人事與世
意空投紫荆已就理歲功念西疇落落雞犬墟隱隱漁
樵洲歠傲一壺祿聊復寫我憂及辰還沖貫獨策還經
丘向夕山景霽延矚明川流白雲息空谷歸鳥鳴林幽
人生亦委化汲汲將焉求　又山中雲詩曰空山有白
雲雅與高人約卷舒本何心乃似悅遐矚色幽澹山翠
意遠度溪緑日莫久徘徊前郄雨應落　傅與礪雜詩
曰夭夭園中桃鬱鬱松上枝春陽發新榮貞脆誰能知
一朝繁霜墮百卉各已萎青青乃自保不爲時所移向
非厄歲寒何以別奇姿　揭傒斯寄題馮掾東皋園亭
詩曰理達自知簡情忘可避喧庶云保貞和歲莫委周
旋　又雜詩曰青青孤生松高出浮雲中下有嘉樹林
上有萬里風俯視原上草秀色何丰茸自顧豈不高獨
立難爲容常恐本根蠹委此蒿與蓬　何中松野即事
曰山窓一叢蕙倚葉吐紫䔿或云斷續花我亦豈敢疑
楚澤多芳草眞僞奚難知浮俗尊虛名君子傷今姿博
稱貴自得清芬良在茲　又病中感懷詩曰多病他鄉

外孫悚始覺愁山園雙鶯曉門閑一蟬秋遇合馮生鋏
勲名季子裘悠悠耦耕者端暇爲人謀　許謙採藥詩
曰壽亭北山松宿霭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榦盤鐵石
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裒裹掛千尺流
脂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擷其英俯仰費搜摘紅爐
轉丹砂石髓變金液但恐壯脉閒圖騏不可索意長時
苦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蓬萊三萬
里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楊奐未歸
詩曰渭水遙通洛函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
身夢寐嫌爲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倪瓚池蓮詠曰迴翔波閒風的歷葉上露清池結素
彩華月映微步雲陰花房斂雨歇芳氣度欲去拾明璫
踟躕惜遲莫　劉永之楊弘中藥室詩曰秉志慕沖澹
息迹在丘園閒庭徧芳草高窓見遠山宋令陟松逕煮
术散榆煙董生垂徃躅嵇子有遺編神宇謝氛濁天倪
諒斯全惟當振塵服與子共清言　黃溍秋懷詩曰風
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閒惜壯心休弱蔓
縈欹石空槎臥洑流與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成廷
珪欲卜居海上未有定止先作寄紫步劉子彬詩曰滿
目風塵柢自憐輕裝已辦有行纏也知避亂依城郭更

欲移家傍渚田紫步於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桃源只在人間世還許漁郎放釣船　戴良和淵明飲酒詩曰我如北塞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於老苒苒陰陽移萬物遞榮槁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一朝委運往恐遂失吾寶何當攜麯生縱浪遊八表　又田居詩曰我生非匏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慕戮力歸稼穡當春土脈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弗遑息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餉過客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溺　又答李寧之詩曰涸鱗思赴海倦翮念歸山何如遠遊客歲久不知還　又除夜客中詩曰已就長途往堪憐莫景斜一年惟此夜千里更誰家戀闕心空赤憂時髮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煙霞　黃鎮成題紫雲山居詩曰樹老秋仍露山空晚更蟬雨添春藥水雲濕種瓜田對榻僧長坐聞鐘客未眠自應麋鹿性疎散愛林泉　徐天倪擬古詩曰娉婷閨中女天質知自愛空懷蘋藻心日月苦行邁蹇脩意良勤遲遲如有待未嫁庸何傷失良將重悔　明劉基感懷詩曰我有綠綺琴其材出空桑金徽映玉軫音韻鏘琳瑯上弦感薰風下弦來鳳凰世耳不欲聞子期今則亡願持獻重華路阻

川無梁　孫一元卜居詩曰石上薜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累爲魚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結鄰　又幽居詩曰自得窮通理幽居不誤身清流梳石髮遠霧著山巾竹上借留偈庭前鶴近人科頭終日坐吾亦愛吾真　章表九月晦日感懷詩曰長歗拂吳鉤南圖惜壯遊乾坤同逆旅風雨忽窮秋牢落莊周劍飄飖范蠡舟行藏吾敢必天意信悠悠　高叔嗣再調考功詩曰引疾二上書微願不克諧徒官復在茲心迹一何乖軒裳日待旦閶闔凌雲排入屬金馬籍出與星龍偕積賤詎有其履榮誠無階但惜平生節逾久浸沈埋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懷鳥述思故林水落存舊涯惟當尋素業歸臥守荊柴　王世貞早起書懷詩曰晨雞四鳴號天地猶未白仰觀衆星低歷歷如可摘逝來浩無端數往已爲迹言念秉軺始徂歲三代易謬以理解資而當寵辟役何悟繭絲辰膺此保障責桑計非所工商刑焉能擇稍清崔苻澤未媿萊蕪室蒿目中竟乖蓬心逝安適久且類羝藩猶豫托雞肋疇當憐畏途爲我一察識　梁有譽詠懷詩曰明月鑒重幃涼風吹綺疏佳人揚清謳顧影傷離居昔別黃鶴鳴倏忽秋

蘭舒繁華不再至歡樂寧清餘迢迢牽牛星萬古恆不渝所思杳天末日夕增煩吁素女善鳴箏趙女亦吹竽箏竽豈不哀不如琴瑟娛織縑常苦遲織素常苦劬嗟哉織作勤淚下霑羅襦 吳國倫述志詩曰皇矣太初闢清濁開鴻蒙人生貴且靈受此天地中四序若鱗次陳迹藐易窮豈伊一抔土掩此七尺躬沒世名不稱宣尼志所恫寸陰逝足惜禹德彌以崇抗志慕先民騫子實不聽大猷廣且穆惟彼能者從努力戒前路艱哉一簣功庶幾耿耿微可以令厥終 又曰黃鵠臨當飛徘徊視其翮一舉橫四海須臾萬里隔烏鳶集林莽俯啄仰相賴營營濁世儒所志在于澤處膏但自潤何辭服轅軛美哉寥廓士遠遊無遺迹一羽輕侯封九鼎重人國遇合解常期飄飄從所適 盧柟雜詩曰高樓有佳婦窈窕青雲端左簪綠桂枝右紉芳澤蘭臨流戲珠浦拾翠游芝田蛾着衆所妬時俗尚無鹽捐棄蓬蒿中誰來希令顏徘徊歲云暮拂衣聊長歎 王世懋謝病言懷詩曰中年無宦志觸事思解除偶與衆同諧不爲求元珠三事我大夫申申詈其迂感君意良苦賤子倦爲儒頑石受鍜丸丸轉石自如人生大塊間安得等賢愚賢者誠自賢高足策天衢愚者誠自愚寂寞終殘軀

高蹈行路難詩曰君不見盤中鯉暫失風濤登俎几君不見枝上蜩幾出糞壤凌雲霄推移變化詎可測勿謂明日同今朝出乘高車入大馬半是當年徒步者范叔曾逃客溺餘衛青亦在人笞下悠悠行路莫相欺爲雌爲雄未可知 許廷慎商隱詩曰無心成遯世有迹類遊仙自入煙霞窟悠悠不計年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

人部六十四 言志

言志五下

【賦】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硌硌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翺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汩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

嵕而臨嶻嶭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逾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真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　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頊之遠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颻颽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

髣髴惟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子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於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

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覯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　魏曹植元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元暢大何希世之大人聱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綴三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倖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禹降合頴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

鏤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志鵬舉以補天躡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遲邁之短脩取全真而保素弘道德而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嵎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弦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劉楨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嶮溪之鴻洞觀日月於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皦玉粲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斕斕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掣叛臣乎南荊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淇以無為元道穆以普將冀儁乂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薉

託蓬廬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丁儀厲志賦曰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而隕殘羨首陽之遺擧懵千駟之餘訕宗舍藏之偉節溥鼎角之自干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鑒登險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閑驥亢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兔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為戒眺龔勝而自歎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真偽以紛錯藏杯盂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閣恨騾驢之進庭屏騏驥於溝壑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孱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既沒牙輟弦而不作敦三思之彌憤動循牆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悔昨　韋誕敘志賦曰繄鴻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辨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歎息思損己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周羣士於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憤心夕惕以愧悉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鄉士奉朝

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
馳微奇功以佐時徒曠官其何爲匪遜讓之足殉信神
氣之稍衰將誶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夏侯惇
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態以求
歡苟抑沈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善善信循
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迍蹇始潔操以迄今每適道而靡
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戰戰以矜慄杜穢
釁而防微斂規節以踐迹冀天鑒之佑誠勤恭書以端
屬常苦心而勞形桑榆奄其薄沒既白首而無成世務
多故吾固甘夫無爲名不足以爲尚空勞穢以自卑永

無事以安神故幸歿之無知　棗據表志賦曰據忝職
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敍齊登玉階侍日月久矣出
爲冀州刺史犬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
言因而賦之曰過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
辰當樂夏之凱南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鸞之垂翼因神
虯之光鱗浮眇末之纖質濟吾身於天津邈虛教之所
涉階多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覩汗漫之威神情飄
飄而凌雲意騤騤於眞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嵯
峨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蹈糾紛之絕軌攀大
椿之疎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驂於天波悲落葉之思

條情戀戀於昊蒼懷聖德之弘施情慄切而內傷感有
莘之媵臣願致主於陶唐　潘尼懷恨賦曰伊時昔之
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朔風以理翮冀
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羈以
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策嗟遊處之弗遇奚
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當屏氣以
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傳釋板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
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
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
逡巡而造辭　傅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廁瓦礫

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
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
宣我累厥聲豈伊不愧顧影慙形雖自百於隕越懼恩
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
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貌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
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投大梁乎
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實
深雍可南面千載睎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
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鳥之至情竭歡敬
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

永收迹於蓬廬　曹攄述志賦曰慕浮雲以抗操躭箕
奄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蹤哀夫差之溷
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沈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
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韙明哲之所
經微見幾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通
世而並榮舜拘忤於焚廩孔怵惕於陳匡紛迍邅之若
斯何遺運之可常情怳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風駕鱗
鳳之靡靡載龍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
望承聖喆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茝之芳華帶鍾
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佩之玲玲悲盛衰之逾

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掩淚曾一歡而九咽　陸
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
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元蔡邕元表
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
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元表雅而微素思元精練而
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
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之屬也衍抑揚頓
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備託作
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罪於汶墳繇
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其

必陳厥裡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禴八葉而相茂舞
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
緜邈豈孤人之能胄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
或睽而後合道有羨而弗順傅棲巖而神交伊荷鼎以
自進蕭網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
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
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
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
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運
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

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
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
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
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
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緜邈而莫覿
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隤年於拱木悲顧盼
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海曲
歆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
之良難愍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
憶路草以解顏甘堇荼於飴芘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

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梁元帝元覽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蕤賓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褰帷九水作牧三宮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唯地為厚唯王國之粤我皇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于副后踰落誦而為首既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穹窿將遊目於五湖乃浩覽於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重闕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泱崖巍巍而峩峩張素蓋而縈洲與馳白馬而赴江海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脩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域中為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八命而建旟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經釣臺而南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為黃塵之一丘臨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淒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逵交進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火耕之田爾乃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橘矧高晏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緜

駒蘭缸夕燃合辟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信珪而入朝驅駿馴而乘軺既總司於戎旅亦兼飾於豐貂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篇懸鍼倒薤之書擬河獻之留真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雁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絕筆於獲麟　又言志賦曰天文既表人文可觀知負扆之未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辟合而珠連有庖羲之入索稱朱襄之五弦聞夏王之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亶獨媿於棟隆戮封豕於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璵璠並來遊於菟園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闈因寘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夙有尚於清靜叨再入於鄢郢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遂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勿休實吉酒之忘憂絕何楊之妙舞廢緜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鬱煩桂偃蹇而臨棟石穹窿而架門對灌木之脩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況登樓

而作賦望淮海而思歸【增】簡文帝悔賦曰黙黙不怡
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
鶴雙舞檐鳥獨赴岸林宗之巾憑南郭之几元德之眊
聊縈子安之歎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
憂歎圯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
棄令言於頓丘重前非於蘧子蹟夫覆車之人豈止一
途而已又曰已矣哉波瀾動兮眛前期庸夫蔽兮多自
欺不遠而復幸無噬建功立德有常基冒馳聽斷多失
之前言往行爲可師、北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
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

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豈必
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
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
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況
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
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
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
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
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
撥蒙密兮見窻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

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貍
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
遲敧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
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
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著金精養
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
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
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
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

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
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
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
魏顆之命薄晚閑閭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
鴻之妻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
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籍
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元武之觀時參
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垂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
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
途於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

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絶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靈兮倏忽精華兮已晚不惜雁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曝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隋蕭皇后述志賦曰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巳屏驕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為善之何依慕周姬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

雖生質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益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絶筆於獲麟　唐張說虛室賦曰明月窓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尊酒絶南鄰之管弦理涉虛趣心階靜緣厭百慮之勞止歸一途之元然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成貪兆役二見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費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夭每竭源而追末必志多而獲少心元是幻法本皆空大哉默識守此元通　韓愈閔已賦曰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

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為誰衆皆舍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其焉悲　劉知幾思愼賦曰惟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

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為福先無為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為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闇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為介冑以忠貞為劒履愛疑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雁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愼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表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主之立誡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為君子余雖不佞竊從事於斯矣　無名氏韋弦賦曰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

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矩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塤篪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緩之于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恒佩因履端而不競式彰茂德分意表情權節既備敬慎孔明參衣冠而振序列簪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誡與千古之揚名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曰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爲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爲君運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猶理絲而又棼且物之惑人無窮人之徇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眞罔之多端諒御用而由己

李德裕知止賦曰況乎托北阜以爲宅就東山而結廬仲樂得於清曠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漢之逶迤少室東映於原隰鳴皋西對於林閭其近觀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逕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徙奇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聳青岑而韜瑜昔有羅侯種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遠墟麋

遠而騰倚鳧雁去而相呼酌盈尊以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遍遊於名嶽蠡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忘於税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未晚期終老以桑榆

白居易君子不器賦曰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愼其德舍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脩詞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子貢雖賢惟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資是故非求備者又何足以知之豈如我順我通塞合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圓方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內弘道以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算諒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否豈不以神爲元樞智爲心符全其神則爲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

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甯子之愚至乎哉冥心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爲而無不爲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顧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焉取斯　浩虛舟行不由徑賦曰且遵道如砥持心若弦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類生附郭之田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旣而披莫草之荒凉見遊人之還逺方檢身於邪正寧繫懷於遠邇楊朱悲道喪事亦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當舉直以錯枉冀風行而草靡苟非賢智之爲心孰能如是　元吳萊定命賦曰託松柏之幽蔭兮招鹿麋而與儔俯環堵之湫隘兮猶采椽之彫鏤駕柴車之樸素兮亦炫燿其華輈等葵藜乎粱肉兮齊衣敝於貂裘窮匪通其不鄙兮賤無責以何羞嗤子音之寡和兮譽汝器之無不周斯視聽之旣惄兮曾不遇曠與婁麒麟出而野死兮鳴鸞鳳之啾啾幸定分之有在兮肯他岐之往謀　明薛瑄自修賦曰皇降于以衆美兮寔清明而粹全胡賦質之不猶兮乃蔽昧而強孱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修之閫閾誦古訓之數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兮猶未從容乎矩步忽内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旣

復而或失兮怠與敬其交爭心暫開而或蔽兮理與學其紛互此實進退之機兮肇千里於跬步苟波擇之不勇兮將邪贏而正負蓋必於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欲其屏去旣經心以自明兮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兮全上天之所賦　王廷相靖志賦曰余幼嘉此遠遊兮效羽儀於閶闔旣反志而靜觀兮渺虛無之靡泊嗅文籍之靈華兮心固結以如石揭大猷以振世兮闢鴻龎之未闢仰周孔之遺則兮希聞韶於千載力迍邅而弗及兮徒蠡心而測海　又悼時賦曰豈貪生之常流兮迷異道而誣世諧有求而莫獲兮反予聽而大覩予茍不畔於道樂兮行窮困而志完矧沈冥爲貞詮兮終解脫乎憂患要時命之可俟兮胡悒悒以長歎　袁袠閔俗賦曰閔世俗之謗訴獨修姱以練要懲遺烈以旌植飾雞鶩於中道秉幼清於初服固周容者之所誚昔姬旦之申繇列如石以矢辭披騷經以繹趣謂追曲其淪胥紛儀一而心結耿詠贊於曹詩諒執禮之弗渝又焉能遠夫毀咎戒甂坯之戾緩和膺吻而弗狃考聖哲之所臧寧孤抗以寡偶彼蘭茝之昭質兮挺幽谷而獨芳覽珪璋及筐筥豈改錯其圓方苟咒訾以愊憶恥志墨其弗章保厥美而委順庶旁燭於無疆　又思

歸賦曰余既不能狗華以苟祿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
孔接淅以遠齊兮軻濡滯而出晝欽疏傅之炳幾兮脫
桎梏於組綬梁歌噫以竄稽兮梅挂冠以遯吳仲樂志
於園藪兮張興思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超繳繒而遠
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永逍遥於江湖　李好文感志
賦曰余非昧而至愚誠有徵乎前哲聞耕穫於德道兮
內懷寶以自珍豈畎畝之足樂兮聞閒漠而無聞昔樊
須之請稼兮迺獲誚於聖人摯冥冥其鴻飛兮猶釋耒
乎有莘溺耦沮之不反兮又奚足與爲羣悲此志之未
伸兮秉絕德之不回心飛揚而拔雜兮曷日夜而疚懷

沈愷景初賦曰反白雲之故廬兮寄崖谷以自怡神
龍吻其潛淵兮恒日夜其抒思衍六藝之珍駕兮遊道
德之平陸上何微之弗彰兮下何隱之弗燭紹斯文之
未脊兮振浮靡之薄俗敢修辭以耀世兮將以窮天地
之奧閫仰上古之羲皇兮復夢寐而索之惟此心之用
昭兮曠異世而見知乃養恬以頤年兮窮連娟而委蛇
物靡晦而弗昭兮度有常而不虧不出户而知天下兮
何必涉遠而淒其　周沛遂初賦曰竊予生之不辰兮
雖闇昧以憒潰遵軌度以託處兮猶遑遑焉其兢逐嗟
先民之既逝兮世貿貿而罔極彼籧篨之眇小兮紛盛

麗以無斁稽堯舜之勳華咎夔輔而稷契揚姱君臣之
胥慶下及於有商尹負鼎以醜夏虺矢誥以釋湯君聖
賢以六七作咸能覩乎往古旦奭闢周以八百猶繼之
以申甫緊叔季之雲擾益脂韋而葺闒雖謟辟之代興
惆忠良之罔察肇皇祖之啓運兮滌腥塵而廓寰宇累
八葉之重光兮俊乂登而禮樂起海內外之向風兮抱
一藝而靡遺獨余渺之敝罔兮曷偃蹇而無爲詎予行
之未修兮抑帝降之莫違彼華室以嶒嵘兮予搆皋石
之敝廬服軒冕以赫奕兮有衣裳之在笥錯珍羞以列
鼎兮塊彈鋏而無魚既飽食以自適兮庸馳心於外慕

采西山之薇蕨兮又奚計夫旦暮　陳羽擴臆賦曰予
幼好此奇服兮羌潔清以自修佩明月之寶珠兮披翠
雲之綺裘闢閶闔而顧適兮淩雲霓而上征叩天閽以
自獻兮皇既錫以榮名世方喜通而醜直兮竟鑿枘其
圓方寧擯逐以遐騖兮理召杜之遺𤲅既滋甘棠之百
畝兮又樹之以桃李世既莫吾知兮傷蛾眉其見嫉蒙
羞忍詬蒲伏棘下兮甘株守以留滯亦既遭乎家難兮
遂屏居乎蓬室幸寶運之中天兮二八踏踏而在庭思
一命以自效兮期不負乎平生夫豈無箕潁之心兮誠
不忍其陸沈惟予悻直以自遂兮乃逢怒而招尤荃不

鑒子之貞誠兮志不售而見仇羣賢騂騂以彙征兮予獨胡為乎此行信前魚之可泣兮抑積薪之見凌臨廣路而鬱陶兮惟以思夫美人揚雄執戟忽已疲兮更生十年而不遷子既不及古之人兮又何咎乎時賢命有所制兮時有所窮物極必反兮庶幾追前修之逸駕亂曰窮冬飛雪遠帝京兮心旌搖曳指郭城兮層冰峨峨平沙千里兮瞻戀魏闕蹇不可已兮邅廻脩塗有懷曷吐兮白雲在天遠隔吾土兮抑鬱侘傺心遙思兮離家去鄉曷逾時兮攄誠作誦聊以自慰兮開春發歲忽乎時其蹔兮

書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功亦足暴於天下矣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

之責久矣懷禄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
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
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
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
譏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
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惲幸有餘禄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
稱譽之有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
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
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
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
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
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

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
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
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
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遨遊北遵
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
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
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
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
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
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

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
何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曹植與吳
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
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
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
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之壯志哉過屠
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
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
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

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
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
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吳質荅太子書曰
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
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弦
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
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
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
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往者孝

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
陳之流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
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
以著撰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　又
荅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
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
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檽檻於前殿臨曲池
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
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

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
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襟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
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
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
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
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
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
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
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
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
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與從弟書吾以布衣
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愧大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
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
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
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
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
位何能不懼盈滿受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
奪微志爾　劉琨荅盧諶書曰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
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

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譸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爾夫才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稱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習鑿齒與桓溫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

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威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行乎 齊謝朏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閎景山寧凌氣風霞次則投紱舍筭營為上佐次則服泰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以降參差萬緒或迹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褰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節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之叟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暖然揣而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

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遑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束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咒訾栗斯容與自嘉亦復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王僧孺與何炯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

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軀歸櫛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握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淸晷方旦抱樂衛圖訟譫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檐備聊伏之桂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専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蹶司隷㟽㟽思得應弦譬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彊近之親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蘖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淸文談希夷之至道唯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

嵩然其留質憐此行乞爾　又荅江琰書曰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淸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犹以崇檯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辭訴棄賓實灌然豈復能使一笥可輕入廚斯引且登淸漢乍棄黃汙望影祈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石籍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嗚嗚相勞羡藜含糗果然滿腹寧有旛旗賁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盤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淸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增】北周蕭大圜言志書曰拂衣褰裳無吝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逾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

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
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
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
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范氏
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
歲時披良書採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虞神可以散
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
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

平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
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毀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
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唐
韓愈上鄭相公書曰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
念曾無絲毫事為報荅效日夜思慮以為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或宜行則行
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
君子之道　王績荅馮子華處士書曰知吾縱恣散誕
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
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

矣親黨之際皆以山藪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
幸甚幸甚近復都廬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
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
耘蕪菜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
牧雞豚黃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
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
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
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躬然盡陂澤山林之
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
釣俯仰極樂載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為巧不必與夫悠

悠閑人相唱和也孤住何渚傍無四鄰閒犬聲望煙火
便知息身之有地也　又荅刺史杜松之書曰博士陳
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
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
知不穀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為日
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
恰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
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
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情盡帷天席地友月
朋風新年則柏葉為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内自

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為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明王廷陳寄余子書曰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　唐寅與文徵仲書曰亦將隱括舊聞總統百事敘述十經翱翔藴奥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自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

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　徐禎卿答獻吉書曰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睎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

誌梁劉峻山栖志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予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臯澤坱鬱若其

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有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裹搖白蔕抽紫莖橘蓋蓀蕁稍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醱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

至班荊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迕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宋羅大經山居誌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予家深山之中當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

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映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增】表魏曹植求自試表曰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

人部六十五 行旅 逆旅

行旅一

【原】爾雅曰征邁行也　易曰天行健　又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又曰利有攸往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毛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禮記曰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行而無隨則亂于塗　【增】周禮地官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原】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則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又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又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又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又曰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　【增】孟子曰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又曰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　【原】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行旅二

【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馭昌寓參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又曰黃帝遊乎赤水之池登於崑崙之丘 史記曰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山行乘檋泥行乘橇陸行乘車水行乘舟 毛詩序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而不忍去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絕漳水西征賓於王母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 【增】韓非子曰管仲從威公至孤竹春往冬返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莊子曰士成綺見老

子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原】史記曰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家語曰齊人歸女樂魯君觀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 【增】後漢書曰李固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原】又曰秦始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北至琅邪 漢書曰武帝行幸雍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 又曰行幸至甘泉宮賓禮外國客又行幸東海獲赤鴈 又曰武帝南巡至盛唐祀虞帝於九疑登天柱山自潯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傍海而還所過禮祠名山大川 【增】又曰武帝使鄭莊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 【原】又曰張騫爲郎應募使月支匈奴留之十餘年騫持節不失西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支從月支至大夏窮河源廣地萬里九譯至殊俗威德徧於四海 【增】晉書曰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前秦錄曰苻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塗工商資販於道 北史曰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土堠經雨頹壞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

勑部內當堠處植槐木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道路一里植一木十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焉 唐書曰魏徵勸帝行仁義至是天下大治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一統志曰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長沙守溫益下逐客令旅店不敢容風雨夜渡湘江山僧列炬迎之張栻爲浩築臺朱熹刻石曰道鄉 明劉氏鴻書曰宋紹興辛酉周煇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不泊沙際侯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示是乃蘇內翰

留題登榻觀之即八月渡重湖詩也僧曰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　宋史曰賈似道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輟轎蓋暴行秋日中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八月至漳州木棉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元史曰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番諸城抵雪山徑盤屈舍騎徒步鄭

鼎負憲宗以行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旁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　鴻書曰太祖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人語曰吾視乾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踹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即以手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脚踹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流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　弇州史料曰丘文莊公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訶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脩成獨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還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文祭之

行旅三

原 徂矣何之 詩駕言徂矣 李陵詩遊子暮何之　跋涉 劬勞 詩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 又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驍驍 蕭蕭 詩征夫驍驍

增 擔簦 隨牒 戰國虞卿躡屩擔簦 漢王臣衛曰但以無陪隨牒因朝議

萍浮 梗泛 東漢鄭康成萍浮南北 黃巾爲害復歸鄉邦 後漢書 唐詩

原 犯霜露 適莽蒼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遲君心 莊

子曰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 注莽蒼近郊之色果然飽也

不知期 必有方 詩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論語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不齎糧 有行色 莊子事詳行旅二 古詩車馬有行色

悲故鄉 窮日力 古詩遊子日暮悲故鄉 孟子窮日之力而後宿

行人彭彭 征夫捷捷 詩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注彭彭多業也 又四牡 征夫捷捷

焚次喪僕 懷安敗名 易旅焚其次喪其僕 左傳懷與安實敗名

鴻旅于淄 婦歎于室 鴻旅胡不歸 下于淄東山詩 ... 不

式微之詠 高蹈之歌 詩式微式微胡不歸 又胡爲乎中露 人歌曰君之故

忽如遠客 各在天涯 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又高蹈不覺年使我 天各在一涯

原 于橐于囊 不日不月 詩于橐于囊 詩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古者謂轉蓬爲車

捷之勞 秋蓬之轉

增 匹馬

孤舟　殘茶冷酒 鄭谷倦客詩十年五年岐路中千里萬里西復東匹馬愁衝晚邨雪孤舟悶阻春江風　李白詩朝遊九城陌肥馬香車斯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　敝裘羸馬　店月橋霜 唐張籍行路難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敝裘羸馬苦難行僮僕盡飢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溫庭筠商山早行詩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迴塘　餽金為贐　貸錢為資 孟子曰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　戰國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　沐雨櫛風　飛雲月 文選撫風決雨多在道路　李白詩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　傾蓋而語　班荊與言 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左傳楚伍舉與聲子善伍舉奔鄭聲子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　挾書萬里　仗劍三

年 楊載詩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

行旅四

【原】辭邦去里　道長 吳王謂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何謂也注謂長於道路　道敝

【增】脂車 詩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辨裝 龔勝傳曰聊祿秩以辦裝　夙駕 詩星言夙駕　周行 楚辭征夫勞于周行　跋履 左傳跋履山川踰越險阻　蜷局 楚辭僕夫悲予懷兮馬蜷局而不行　行色 莊子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　行程 楊誠齋詩到家失卻行程曆只檢西歸小集詩　蹣足 劉禹錫曰蹣足千里　回頭 萬齋詩知道望鄉看不見也須一步一回頭　船上下　人南北 孔平仲詩波間交語船上下馬頭一別人南北　崎嶇峽　慰帖波 韓愈詩行盡崎嶇峽初逢慰帖波　支離飄泊 杜甫詩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　投邨問店 陳甫詩投邨蠍

野水問店隔荒山

【原】不遑起處　靡所底戾　四方之志　萬里之游　每懷靡及　匪居則寧　朝冒霧露　晝披塵埃　登山臨水 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增】膏車秣馬 韓文膏吾車兮秣吾馬　羈旅之臣 左傳羈旅之臣臣幸若獲宥　羈旅之情 西征賦遠行有羈旅之情　徑泥林霧 劉子翬詩徑泥黃染屨林霧白侵衣　橋穿石滑 范成大詩瘦驚版橋穿足側石子滑　趁鳥下灘 誠齋詩岸中獨立東風裊眼趁鳥雖下急灘　飛絮送行 又詩柳絮絆船如不任卻教飛絮送儂行　車殆馬煩 洛神賦曰日既西傾車殆馬煩　蒙霜沐雨 淮南子蒙霜露沐風雨　草草勞人　綿綿遠道 張耒詩草草勞人常少暇綿綿遠道苦無情　古古今今路　朝朝暮暮行 唐庚詩

【原】口倦乎叱咤　手苦乎攣

蹩　夏為大暑暴炙　冬為寒風偃薄

【增】行色秋將晚　交情老更新 杜甫詩　客舍盈尊酒　江行滿篋詩 韋應物詩　稍聽鄰船語　初分異土言 梅堯臣詩　我行日亦行　日歸我未歸 楊萬里詩

行旅五

【原】詩　古詩曰驅車遠行役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補】又曰槀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原】魏文帝詩曰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愁思綿綿思故

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又於明津作詩曰遥遥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遥望河陽城　曹植雜詩曰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又曰游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阮瑀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衣起踟蹰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又曰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霑裳衣　晉張協詩曰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三五圓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晉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爲何世網嬰吾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又曰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按轡遵平莽夕息抱景寢朝徂銜思往　又尸鄉亭詩曰東遊觀鞏洛逍遥丘墓間秋草蔓長柯寒木入雲煙發軫有夙晏息駕無懸貿　湛方生還都帆詩曰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木有千年貞寤言賦新詩忽忘羈客情　成公綏詩曰洋洋熊耳流

巍巍伊闕山高岡碣崔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禽何翩翩遠涉許潁路顧思邈緜緜鬱陶懷所親引領情緬然　陶潛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曰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扣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宋謝靈運七里瀨詩曰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又初往新安桐廬口詩曰感節良已深懷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伸百代意既及泠風善又即秋水馳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喜　又夜發石關亭詩曰隨山踰千里浮谿將十夕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亭亭曉月映泠泠朝露滴　鮑照從臨海王西鎮發新亭詩曰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攀龍不待翼附驥絕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鵠指全荊狐兔懷窟志犬馬戀主情　又登黃鶴圻詩曰適郢無東轅遊夏有西浮三崖隱丹磴九派引蒼流淚竹感湘別荊珠懷漢遊　齊孔稚圭旦發青林詩曰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山中舊舉酒莫相忘　劉瑱上湘度琵琶磯詩曰茲山挺異勢孤起秀雲中陂池激楚浪紛紅絕宛風煙峰晦如畫寒水清若空頡頏鷗舞白流

亂葉飛紅　梁元帝經巴陵行部伍詩曰涉江望行旅
金鉦間綵斿水際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恒拂岸花
氣盡熏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　范雲述行詩曰
振策出燕代驅車背朔幷翩翩朱蓋轉蕭蕭良馬鳴
江洪詩曰日沒風光靜遠山深無雲潮落晚洲出浪罷
沙成文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君去家未千里斷絕怨
離羣　吳均酬鮑鐵詩曰振櫂出江渚依依望九疑欲
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婭折荷縫作蓋落羽紡成絲吾行
別有意不為君道之　又憶費昶詩曰皎皎日將上獵
獵起微風山沒清波內帆在浮雲中直嶺珠星北斜開

碧海東故人若思我當念離根蓬　又使廬陵詩曰悵
然不自悟端憂坐漠漠風急雁毛斷冰堅馬跡落客子
飢寒多江上衣裳薄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　王僧
孺中川長望詩曰長川杳難即四望四無極安流寧可
值憤風方未息危帆渡中懸孤光巖下仄岸際樹難辨
雲中鳥易識莫恨東復西誰知迂且直故鄉相思者當
春愛顏色獨寫千行淚誰同萬里憶　何遜渡連圻詩
曰客子行行倦年光處處華石蒲生促節巖樹落高花
又還渡五洲詩曰睽言還九派迴艫出五洲蕭散煙
霞晚淒清江漢秋沙汀暮寂寂蘆岸夕脩脩　又富陽

浦口和朗上人詩曰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煙斂
樹色江水映霞輝獨鶴凌風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
里茲夕寒無衣　劉孝儀帆渡吉陽洲詩曰揚帆乘浪
華噪鼓揚風力近樹倏而遐遙山俄已逼欲比驚龍掣
將頓陽烏翼客行悲道遠唯須前路極　劉孝威晚渡
吉陽洲詩曰江潮凌晚急鉦鼓候晨催幸息榜人唱聊
望高帆開聯村倏忽盡循汀俄頃迴疑是傍洲退似覺
前山來將與圖南競誰云勞泝洄　劉孝標月半夜泊
鵲尾詩曰客行三五夜息櫂隱中洲月光隨浪動山影
逐波流　虞騫尋沈剡夕至嵊亭詩曰命楫尋嘉會信

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紅攀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嶺
應鳴猨榜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昏　王筠遊望詩曰晨
登黃馬坂遙望白龍堆風威畫橈折路險車輪摧　朱
超泊巴陵詩曰月夜三江靜雲霧四邊收淤泥不通挽
寒浦劣容舟迴風折長草輕冰斷細流古郡空列樹荒
戍久無樓　庾肩吾舟中寒望詩曰日暮敬鳧舟層冰
合駛流雪照齊君履寒入楚王裘　陳陰鏗和傅郎歲
暮還湘洲詩曰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
扁舟獨且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
禽迴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又晚泊五洲詩

曰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嵁險郊路入江窮水隨雲渡黑山帶日歸紅遙然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又夜發詩曰夜江霧裏闊新月迴中明溜船唯識火驚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周王褒始發宿亭詩曰送人亭上別被馬櫪中嘶漠漠郊煙起離離嶺樹齊落星侵曉沒殘月半山低　又和越王途中詩曰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峽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郊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遥可望廻鞍念此時　北齊庾信詩曰飛蓬損腰帶秋鬢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增周顏之推從周入齊夜渡砥柱詩曰俠客重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華劍彩月照寶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孫賓　唐王勃易陽早發詩曰飭裝侵曉月奔策候殘星危閣尋丹嶂回梁屬翠屏雲間迷樹影霧裏失峰形復此凉飈至空山飛夜螢　駱賓王途中有懷詩曰睠然懷楚奏悵矣背秦關涸鱗驚照轍墜羽怯虛彎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莫言無皓齒時俗薄朱顏　沈佺期十四時常從巫峽過他日偶然有思詩曰小度巫山峽荊南春欲分使君灘上草神女館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別來如夢裏一想一氛氲

又從崇山向越當詩曰朝發崇山下暮坐越當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溪深竹溪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差池疑不合繚繞復相尋桂葉藏金嶼藤花閉石林天窗虛的的雲竇下沈沈造化功偏厚真仙迹每臨豈徒探怪異聊欲緩歸心　張説蜀道後期詩曰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王維陽關唱曰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孟浩然夜渡湘江詩曰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聲識采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旅遥相問潯陽何處邊　又旅行欲泊宣州界詩曰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湖平津渡闊風止客帆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刹礙山泊敬亭幽火熾梅根渚煙迷楊柳洲離家復水宿相伴賴江鷗　又自洛之越詩曰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　杜甫發同谷縣詩曰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飢愚人焉得尚安宅始來此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白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

跡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　又詩曰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邵平先入漢張翰復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又詩曰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李白夜宿牛渚詩曰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綦毋潛早發上東門詩曰十五能行西入秦三十無家作路人時命不將明主合素衣空染洛陽塵　祖詠過鄭曲詩曰路向滎川谷晴來望盡通細煙生水上圓月在舟中岸勢迷行客秋聲亂草蟲旅懷勞自慰漸漸有涼風　常建泊舟盱眙詩曰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雞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羈旅情　郭向途中口號詩曰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弄歸人　岑參奉和杜相公初發京城詩曰按節辭黃閣登壇戀赤墀銜恩思報主授律遠行師野鵲迎金印郊雲拂畫旗叨陪幕中客敢和出車詩　張繼楓橋夜泊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盧綸江行次武昌縣詩曰客寄五湖間扁舟往復還年年生白髮處處上青山去國空知遠

宦身竟不閒更悲江畔柳長是北人攀　又晚次鄂州詩曰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　韓偓尤溪道中詩曰水自潺湲日自斜盡無雞犬有鳴鴉千邨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　李商隱詩曰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戴叔倫宿灌陽灘詩曰十月江邊蘆葉飛灌陽灘冷上舟遲今朝未遇高風便還與沙鷗宿水湄　貫宗旅泊江津言懷詩曰征途幾迢遞客子倦西東乘流如泛梗逐吹似驚蓬飄颻萬里外辛苦百年中異縣心期阻他鄉風月同雲歸全嶺暗日落半江紅自然堪迸淚非是泣途窮　衛業晚投南邨詩曰客行逢日暮原野散秋暉南陌人初斷西林鳥盡歸晴蓬沙上轉寒葉月中飛邨落無多在聲聲近擣衣　李端曉發瓜洲詩曰曉發悲行客橈停獨未前寒江半有月野戍漸無船棹唱離南岸鴻嘶發遠田誰知避徒御對酒一潸然　歐陽詹自淮中却赴洛途中詩曰惆悵策疲馬孤蓬被風吹昨東今又西冉冉長路岐歲晚樹無葉夜寒霜滿枝旅人恒辛苦冥冥天何知　又晨裝行曰邨店月

西入山枝鴉鵲聲求燈徹夜席束囊事晨征寂寂人常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劉禹錫途中早發詩曰中庭望啓明促促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水流白煙起日上彩霞生隱士應高枕無人問姓名　姚合客行詩曰客行無定處多在路歧間馬是貧來賣僮緣借得頑詩書愁觸雨店舍喜逢山舊業嵩山下三年不得還　于武陵南遊有感詩曰杜陵無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東風千里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水湘江水復春　又西歸詩曰不繫與舟閑悠悠吳楚間羞將新白髮却到舊青山

一葉忽離樹數人同入關長安有家住秋至又西還　又早春山行詩曰江草暖初綠雁行皆北飛異鄉那久客野鳥尚思歸十載過如夢素心應已違行行家漸遠更苦得書稀　又客中詩曰楚人歌竹枝遊子淚霑衣異國久爲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葉皆飛南過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賈島早行詩曰早起赴前程鄰雞尚未鳴主人燈下別嬴馬暗中行蹋石新霜滑穿林宿鳥驚遠山鐘動後曙色漸分明　劉得仁早行詩曰萬類半已動此心寧自安月沈平野盡星隱曙空殘馬渡橫流廣人行湛露寒還思猶夢者不信早行難

許渾早發洛中次甘水詩曰帶月飯行侶西遊關塞長宿雞鳴遠戍宿雁起寒塘雲卷四山雪風凝千樹霜傳驂一廻首隱隱見嵩陽　姚鵠曉發詩曰旅行宜早發況復是南歸月影緣山盡鐘聲隔水微殘星螢共失落葉鳥和飛去去度南曉郵中人出稀　趙嘏旅次商山詩曰役役依山水何曾似問津斷崖如避馬芳樹欲留人日夕猿鳥伴古今京洛塵一枝甘已失辜負故園春　劉駕早行詩曰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虞僮僕近我行棲禽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羨閒居者溪邊人已行　司空圖江行詩曰初程風信好廻望失

津樓日帶潮聲晚煙含楚色秋戍旗當遠客島樹轉驚鷗此去非名利孤帆任白頭　崔塗巴山道中除夜書懷詩曰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春漸與骨月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　又途中感懷詩曰久客厭岐路出門吟且悲平生未到處落日獨行時芳草長不綠故人無重期那堪更南度鄉國已天涯　張喬商山道中詩曰春去計秋期長安在夢思多逢山好處少值客行時雲起爭風勢花交隱澗枝停驂一惆悵應被嶺猿知　又荊楚道中詩曰前程曾未到岐路擬何爲返照行人急荒郊去鳥遲

春宵多旅夢閏夏遠相期處處牽愁緒無窮是柳絲又吳江旅次詩曰行人愁落日去鳥倦遥林曠野鳴流水空山響暮砧旅途歸計晚鄉樹別年深寂寞逢邨酒漁家一醉吟　羅鄴早發詩曰一點殘燈魯酒醒已攜孤劒事雞情愁看飛雪聞雞後獨向長空背雁行白草近關微有路濁河連底凍無聲此中來往本迢遞況是驅羸客塞城　又行次詩曰終日長程復短程一山行盡一山青路傍君子莫相笑天上由來有客星　又詩曰花開只恐看來遲及到愁如未看時家在楚鄉身在蜀一年春色負歸期　杜荀鶴秋江夜泊詩曰一望一

蒼然蕭騷起暮天遠山横落日歸鳥度平川家是去年別月當今夜圓漁翁似相伴徹曉葦叢邊　又早發詩曰東窗未明塵夢蘇呼僮結束登征途落葉鋪霜馬蹄滑寒猿哭月人心孤時送帽檐風刮頂旋呵鞭手凍粘鬚青雲快活一未見爭得安閒釣五湖　又舟行即事詩曰年少髭鬚雪欲侵別家三日幾般心朝隨商客憂風色夜逐漁翁宿葦林秋水鷺飛紅蓼晚暮山猿叫白雲深重陽酒熟茱萸紫却向江頭倚櫂吟　王貞白隨計詩曰徒步隨計吏辛勤鬢易凋歸期無定日鄉思羨迴潮冒雨投前驛侵星過斷橋何堪穆陵路霜葉更蕭

蕭　羅隱早行詩曰北去南來無定居此生生計竟何如酷憐一覺平明睡常被鄰雞半夜啼　宋梅堯臣早發大信口詩曰犬吠知船解邨墟尚閉門霜泥粘纜尾冰水闊湖痕撇撇鵁鶄去鑯鑯舴艋昏梅湖到不遠寄信向田園　又將赴表臣會呈杜挺之詩曰莫怪去遲遲子心君亦知膝前嬌小女眼底寧馨兒學語渠渠問牽裳步步隨出門雖不遠情愛未能移　孔武仲舍轎馬而步詩曰嚴風駕雪霜吾轎頗温燠白日暖郊原吾馬快馳逐二者皆得用翩如兩黄鵠馬驕倦提策轎狹厭攣束何以救斯弊夲馳有吾足副之兩革靴隨以一

筇竹皃趨上高岡虎步出平陸折花得低枝照影臨深谷道逢田間叟時訪以耕牧北音稍入耳俚語俄滿腹行行及前堠小汗已霢霂芳草可爲茵吾眠不須褥人生忌太佚終歲居華屋醉飽耳目昏軟煖筋骸縮今吾異於此千里干微禄朝隨麏麞騁夜侶鴻雁宿户樞勞乃久全礦鐵方發聊歌以自娱不作楊朱哭　孔平仲雍丘驛作曰京塵漠漠稍侵衣秣馬雍丘日未西驛舍蕭然無與語遠牆閒見故人題　王安石江寧夾口詩曰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風半死繫船應有去年痕　蘇軾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

灘詩曰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又題重湖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踈秋風片帆急落露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　又過嶺寄子由詩曰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毿毿　陳師道過杭留別曹無逸朝奉詩曰陳蕃解榻為留連俯仰徒驚歲月遷故意斯人來風雨多情於

我獨山川可憐顏貌非前日依舊窮愁似去年後夜相思隔煙水夢魂空寄過江船　又馬上口占呈立之詩曰廉纖小雨濕黃昏十里塵泥不受辛轉就鄰家借油盞始知公是最閒人　文同晚泊金牛詩曰一襟初覺晚霜清短鞚垂頭任馬行斜日斂回踈木影急風收斷落泉聲望窮好景番番別題徧新詩闋闋情終是敎人伏潘令許多才調賦西征　張耒自巴河至蘄陽口道中得詩曰落葉娟娟墜半環嘔啞鳴櫓轉荒灣東南地鼓天連水春夏風高浪卷山旅食每愁郵市散近秋已覺著衣單自歎老病心兒女三日離家已念還　范鎮

詩曰南來十日盡山行北去前驅野稍平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似泉聲　周必大舟行憶永和兄弟詩曰一挂吳帆不計程幾回繫纜幾回行天寒有日雲猶凍江闊無風浪自生數點家山常在眼一聲寒雁正關情長年忽得南來鯉恐有音書作急烹　朱熹山行兩日至金步復見平川行夷路計程七日可到家矣詩曰行穿仄徑度荒山又蹋深泥過野田路轉忽然開遠望眼明復見此平川江煙浦樹悲重疊楚水閩山喜接連稅駕有期心轉迫稜稜瘦馬不勝鞭　范成大長安閘詩曰吾觀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為聲利驅小者飢寒

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我乃羈旅人胡為乎哀哉　又早發竹下詩曰結束晨裝破小寒跨鞍聊得散疲頑行衝薄薄輕輕霧看放重重疊疊山碧穗炊煙當樹直綠紋溪水趁橋灣清禽百囀似吟客正在有情無思間　又自寧國溪行至宣城詩曰波驚石險夜喧雷晚泊旗亭笑眼開休問行人緣底瘦適從百八十灘來　陸游望江道中詩曰吾道非邪來曠野江濤思此欲何之起隨烏鵲初飜後宿及牛羊欲下時風力漸添帆力健櫓聲常雜雁聲悲晚來又入淮南路紅樹青山合有詩　又將離江陵詩曰莫莫過渡頭旦旦走隄上舟

人與關吏見熟識頗狀癡頑久不去常恐遭訶譏昨日
倒擔干今日聯百丈買薪備雨雪儲米滿缾盎明當遂
去此障被先側望　又馬上詩曰殘年流轉似萍根馬
上傷春易斷魂烘煖花無經日綠漲深水過去年痕迷
行每問樵夫路投宿時敲竹寺門不信太平元有象牛
羊點點散煙邨　楊萬里考試河南漕司南歸值雨詩
曰我亦知我生有涯長將病骨抵風沙天寒短日仍爲
酒日暮長亭未是家又苦征夫催去去更甘飛雨故斜
斜舊聞行路令人老便恐霜花一半加　又詩曰園花
落盡露花開白白紅紅各自媒莫問早行奇絕處四方

八面野香來　又夜離零陵以避同寮追送之勞留簡
諸友詩曰思歸日日只空言一棹今眞水月間半夜猶
聞郡樓鼓明朝應失永州山　又泊冷水浦詩曰前夕
放船湘口步約到衡州來日午五程一減作三程謝渠
江漲半篙清今日雨來三四五又閙疎篷聽暮雨長年
商量泊舟所雨外青山更青處　又庚子正月五日曉
過大皐渡詩曰霧外江山看不眞只憑雞犬認前邨渡
船滿版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又舟過謝潭詩曰
夾岸百里沒人家最苦江流曲更斜嶺草已青今歲葉
岸蘆猶白去年花　又清明日欲宿石門未到而風雨

大作泊靈星小海詩曰一生行路竟如何樂事還稀苦
事多知是風波欺客子不知客子犯風波　又下橫山
灘望金華山詩曰篙師只管信船流不作前灘水石謀
却被驚湍旋三轉倒將船尾作船頭　又丹陽舍舟登
陸渡江詩曰小泊樓船鐵甕城匆匆又作絕江行看他
蠟燭幾回翦聽盡雞聲不肯明水底霜寒還十倍夜來
月上恰三更篙師好事君知否江面侵晨鏡樣平　又
過松源晨炊漆公店詩曰莫言下嶺更無難賺得行人
錯喜歡正入萬山圍子裏一山放出一山攔　又四更
發青陽縣西五里柯家店詩曰轎中萬兀路千縈死盡

邨雞無一鳴落月正明知未曉暗泉甚遠只聞聲自緣
客子行來早豈是秋天不肯明午熱未來先下店却將
晝睡補宵征　又道中紀行詩曰君看人跡蝶來輕躡
得林間路作坑古路令人行不得一時移上上頭行
黃公度冬日道間詩曰歲熟牛羊飽邨寒鳥雀呼霜餘
山骨露水落澗毛枯歸艇收漁網行人問酒壚微軀任
南北未覺旅懷孤　又道間即事詩曰花枝已盡鶯將
老桑葉漸稀蠶欲眠半濕半晴梅雨道乍寒乍暖麥秋
天邨壚酤酒誰能擇郵壁題詩盡偶然方寸怡怡無一
事麤衣糲食地行仙　劉克莊湘中口占詩曰船頭吹

火盧仝婢馬後肩書類士奴安得世間名畫手寫子出
嶺泛湘圖　方岳道中即事詩曰十月山寒雨不休僕
其痛矣得無愁老夫自愛歸程好肯為春泥怨鵓鳩
元趙孟頫題秋山行旅圖詩曰老樹葉如雨浮嵐翠欲
流西風驢背客吟斷野橋秋　陳孚越上早行詩曰青
鞋三十里草露惹衣班潮落曹娥渡雲昏夏禹山秋聲
黃葉裏天影白鷗間欲問錢塘路漁家半掩關　薩都
剌登金山雄跨亭詩曰朱欄六曲倚高秋元氣茫茫日
夜浮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疎鐘水國前
朝寺落日海門何處舟更擬黃昏盡餘興却從燈火望

揚州　貢奎郊行詩曰雙溪溪上路重到五年遲桑柘
成陰處鶯花向老時泊舟隨岸曲坐石看雲移政愛沙
鷗狎驚飛底見疑　何中早發東阿午經東平晚宿汶
上是日雪詩曰嚴裝齊地曉投館魯鄉暮天寒客心遠
雪下東聲去迷獸出桑畦流人披野路淺霧須城山斜
橋汶津樹前聖有遺業惝惘經行處荷蓧與耦耕何其
得深趣　楊奐宿南石橋詩曰江流入平楚山勢繞連
秦岸柳猶含凍溪花欲破春石銜車轍古沙印虎蹄新
曉境長為客空山不見人　劉承之經湖口縣詩曰古
縣開湖口高檣集岸隈山從廬阜起江向武昌來近水

皆楊柳荒城半草萊客心元自速更遣曉風催　戴良
營丘詩曰空壕廢堞繞營丘一望淒然使我愁賜履封
侯千古在尋盟霸業此時休鴉啼古木西膠暮雁落平
蕪北海秋回首江南萬餘里異鄉如此若為留　黃鎮
成舟過石門梁安峽詩曰書畫船頭載酒廻滄洲斜日
隔風埃一雙白鳥背人去無數青山似馬來天際雨帆
梁峽出水心雲寺石門開同遊有客如高李授簡惟慚
賦峴臺　又東陽道中詩曰出谷蒼煙薄穿林白日斜
岸崩迂客路木落見人家野碓喧春水山橋枕淺沙前
邨烏桕發疑是早梅花　高克恭過信州詩曰二千里

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傍風送落紅攙馬過春光更
比路人忙　明林環盧溝詩曰疎星寥落曉寒凄月色
沙光入望迷野戍連雲微見雁人家隔水遠聞雞波間
素影涵林淨天外清暉映樹低馬上曾驚殘夢斷鐘聲
遥度禁城西　李夢陽赴懷玉山詩曰始臨清溪寺不
謂茲路艱崎嶇踰南嶺轉見山鬱盤重陰起北谷涷雨
響前巒志定邁就禦勇往覺孤攀挽葛接懸狖架木凌
飛湍律律嚴壑變颯颯嵐風寒隔港望絕岫亭亭已雲
端　楊慎行旅詩曰行旅苦日短勞人知路遥忽忽歲
云暮客心中搖搖曠野積寒氣四望俱寂寥嚴霜下豐

草朔風鳴枯條浮雲起爲蓋堅冰結爲橋白日隱餘照
元陰晦層霄鳴穀無停輪嘶馬不解鑣飛鳥夕知還征
途何迢迢無以慰苦辛與言自成謠　文徵明閶門夜
泊詩曰閶闔城西暮雨收西虹橋下水爭流蒼茫野色
千山隱突兀寒煙萬堞浮燈火旗亭喧夜市月明歌吹
滿江樓烏啼不復當時境依舊鐘聲到客舟　沈一貫
章邮道中詩曰雪霽雲開一徑明花香日暖筍輿輕野
山歷歷皆人姓春鳥交交亦自名怪石滿溪驚駐馬東
風吹洒忽聞鶯種苓蒔藥邨邨好谷口何知有漢卿
喬世寧行役詩曰行役何倉皇登涉念徒御白日忽虞

淵行子在中路杪秋多悲風搖落不可顧我非草與木
胡爲被霜露不辭霜露侵但恐歲云暮　馮惟訥春日
關山道中詩曰春色被蘭皐春風引使旌天光落澗小
山氣入雲高錦谷花爲幄飛泉雪作濤誰言九折坂叱
馭不辭勞　吳明卿寄王元美塞上詩曰王郎別我未
銷魂六傳飛揚出薊門鼓角秋聲迴地軸佩刀寒色照
天閽馬肥苜蓿黃金勒客醉蒲萄白玉尊回首中原風
雨過不知揮淚向誰論
【原】賦漢劉歆遂初賦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宮時
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所非

求出補吏後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晉之域感
今思古遂作斯賦曰得元武之嘉兆守五原之烽燧馳
太行之巖一作嚴防入天井之喬關望亭隧之皦皦飛旗
熾之翩翩迴百里之無家路修遠之緜緜勤障塞而固
守奮武靈之精誠摅趙奢之策慮感謀完乎金城　後
漢班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
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
之皚皚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悢以傷懷攬余涕以於
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訴
曹世叔妻班氏東征賦曰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

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遂去故而就
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　蔡邕
述行賦曰余有行於京洛遘淫雨之經時途屯邅其蹇
連潦汙滯而爲災聊弘慮以存古宣幽情而屬詞行遊
日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北垠覩洛汭之始
幷犂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義二
士之狹墳　魏崔琰述初賦曰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
粗閱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道
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將往乎發曚

洒余髮於蘭池振余珮於清風望高密以亟征戾衡門而造止覿游夏之峨峨聽大猷之篇記高洪崖之耿介羡安期之長生登山川以永望臨洞浦之廣溟左揚波於暘谷右濯岸於濛氾運混元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蓬萊蔚其潛興瀛河婉以駢羅列金臺之寥產方玉闕之嵯峨　晉陸機行思賦曰背洛浦之遥遥浮黄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濛泛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沈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元雲霈而垂陰凉風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緑葉而

弄音行彌久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羡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宫之永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又思歸賦曰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

遊於川沚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為期願靈暉之促景相立表以望之　潘岳西征賦曰歲次元枵月旅蕤賓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蹈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而奔竄發閿

鄉而警策愬黄巷而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黄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峻巀嶭太一巃嵸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元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

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雅西楚之禍
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效與乾坤以
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聽
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乃實慎終追遠篤誠款愛澤靡
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不遺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
鄉士乎於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
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
競入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未許陰
授劒以約莊揄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爾乃階長
樂登未央況太液凌建章縈馺娑而款駘蕩輶枍詣而

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鶩雉鴝於臺陂狐兔窟於
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予思之茫茫　郭璞流寓賦曰
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覩屋落之隳殘顧但見
乎丘棗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稀少越南山之高嶺
脩焦丘之微路騁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
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
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刺背茲邑之迴逝何險難
之多歷望陝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疆場實我姓之攸出
邈有懷乎乃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王城
之丘墉想殺洛之合鬬惡王靈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

遊華輦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思文公之所營蓋成周
之墟域　張載敘行賦曰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
都脂輕車而秣馬循路軌以西徂朝發軔於京宇兮夕
余宿於穀洛踐有周之舊墟陟丘荒以寥廓覽王孫於
北門問九鼎於東郭實公旦之所卜曷斯水之嘖薄入
函谷而長驅歷新安之鹵阜行逶迤以登降陟二崤之
重阻經欽岑之險巇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迴逝仰
華嶽之崔嵬勤大禹之疏導鑿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
步趾玩卉木之璀錯覽青青之長松蔭肅肅之高柞緣
阻岑之絕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嵑隗其

欲落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蔓以廻深乘重巒之百層
轉木末於九岑浮雲起於轂下零雨集於麓林上昭晰
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聽林猨之夜吟
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劒閣之崇關路盤
曲以晻靄山崥崍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
固形東臨以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絕乎內外　袁
宏東征賦曰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顧微軀之
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
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一舉而參分四海指
麾而中隅過武昌以逍遙登樊山以流眄訪遺老以諮

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初基升員立而豹變爾乃
出桑落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淵渚迢遰巇岫虛懸即
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
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風瘮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
渤向孫氏之南面鑽靈龜以相土模豐鎬之制度寫河
洛之規矩經始郛郭築室葺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
臣有章上下獲敘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
都以停舟覽闔閭之餘壓建修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
津遠矣吳德舊邦惟新太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
學遺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

濱　宋謝靈運歸塗賦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
在觀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羇役戎陣事由於
外興不自己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
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
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
眷桑梓以緬邈褫簪帶於窮城返巾褐於空谷果歸期
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
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溪乘潮傍山悽悽送歸慇慇告
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
淪而草腓舍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藉林承風而飄

落水鑑月而含輝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
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
跡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
衰而不易　鮑照遊思賦曰雲遥兮海衡上潮兮送風
秋水兮架浦涼煙兮冒虹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
天際紅波茫茫兮無底山嵺嵺兮萬重舍堂宇之密親
坐江潭而為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
以響湍泉夜下而鳴石瞻荊吳之遠山望邯鄲之長陌
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翮雖燕越之異心在
禽鳥之同戚　齊謝朓思歸賦曰余菲薄以固陋受恩

靈而不訾拖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而河
廣途方遥而馬疲紛吾生之遊蕩彌一紀而歷茲自下
車於江海涉青春於是時睠崇芒而引領望大夏而長
思離曲街之委陋循窮寐而見之余乃眷言興慕南眺
悠然將整歸戀顧受一廛考筆城之直陌相洛浦之迴
阡於是雜插芳樌門拂長楊檐桃春發窗竹夏涼晨露
晞而草頫微風起而樹香恒離居以歲月痛銷落而徙
傷　梁簡文帝述羇賦曰奉明后之靈渥將遠述於荊
楚歎雲霞之窅漫對江山之遥阻是時孟夏首節雄風
吹甸晚解纜乎鄉津渫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顧

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旣晏誰與同雲嵯峨而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璽言而邁邁改余玉於江隈進陽塗而中正軫悲心其若頹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深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東反　又阻歸賦曰觀建國之皇王遐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躡九枝而耀景總六翮而搏風屬元功之啓異逢玉瞽之相驚頓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發伏鼇之雄氣耀策馬之高星地邇荆揚疆鄰北極隴樹饒風胡天少色上月斜臨寒松邐直雲向山而欲斂雁疲飛而不息何愁緒之交加豈樹萱與折麻聞繁鉦之韻冰聽流風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路之賒　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曰惟江南兮丘墟經萬里兮長蕪帶封狐兮比景連雄虺兮蒼梧當青春而離散方仲秋而遂徂雲淸泠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猨之吟兮日光迴狖之啼兮月色寒況北州之賤士爲炎土之流人共魍魎而相偶與蟰蛸而爲鄰秋露下兮點劒舄春苔生兮綴衣巾　【增】又去故鄉賦曰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葉疎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𢌞凌大壑越滄洲茫茫積水蔆蔆斷山窮陰匝海平蕪

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漵浦而捐袂聽蒹葭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皋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尊酒而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爲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漫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笳而坐悲　【原】丘遲還林賦曰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爲文聊記行途所經爾太皡弭節祝融發駕炎鐘沉響青籥靜吹丘子稅轅識路總舳川渚褫魂故嶺結夢舊壖撫身世而載懷鏡古今而興辭驗雞停於楊轍昭易改於墨絲匪追舉而辨命豈適伊而問蓍擔簦無白辟之想負書靡黑貂之悲纓解山潮首顉京薳仰絳堞之紛迴與素津之容裔荃橈往來芰蓋經過依稀子陵之釣髣髴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息雲露階伺禽飛窗高月度跐蹰七敎徘徊五禮永翦帶於關上長絹巾乎林底　沈約愍塗賦曰結榜窮渚思臨長嘆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方阻日掩長浦風埽聯䑲疊雲凝憤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晻曖乎煙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悽愴於羇離亦殷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

奚前芳之可慕　張纘南征賦曰歲次娵訾月惟仲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泝金牛之迅渚覩靈濤之雄壯標素嶺乎青壁肯赬文於翠障跳巨石以驚湍扺衝巖而駭浪鏈千尋之峭峰深萬仞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廻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以倏鑠下流湍而洊險上岑崟而將落於是近睇赭峰遥瞻鵠岸島嶼蒼茫風霜蕭散值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覩於故鄉渺江天其無畔獨向風而舒情搴芳洲而誰玩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清江洗滌平湖夷暢飆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汐引潮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曾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聆寡鶴之偏叫問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淒楚　陳沈炯魂歸賦曰值天地之韜裂遭日月之雰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骨肉踐厚地而跼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履峨峨之層冰面飂飂之嚴霜去莫敖之所縊過臨川之折軸矧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之幽咽雁虛弓而自隕猨

叫子而腸裂歷江漢之遠逝及樊郡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沈碑乃尋折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踏之清遠見風雲之條鑠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重而仰雲霧水百仞而窮蛟虹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滻水而至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訪軹道之長組拾藍田之璵璠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阻而九軌覩阡陌之遺蹤實不乖於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泊涇泥之混濁盥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李趙之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郤驛而停傳出向來之大道及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隋語有噎而無宣　增　唐高適東征賦曰霜封野樹水凍寒苗岸草無色蘆花自飄幸息肩於人事願投迹於漁樵思魏闕而天遠向秦川而路遥候雞鳴以進帆趨亂流以爭迅縱孤舟於浩大撫垂堂以誠慎　歐陽詹出門賦曰出門辭家兮人有志而思逞余紛然以遠遊別天性之至慈去人情之好仇嚴訓誡余以勿久指蒲柳以傷秋

弱室杳余以遥歸目女蘿而起愁心眷眷以纏緜淚浪
浪而共流惕懷安以敗名曾何可以少留於是驅忠信
以爲車執藝業以爲賫越三江踰五嶺望堯旌以求試
庶以程功取爵建德揚名獲甘旨以報勤光晝錦以廻
衡如弧斯張如鳥斯征射百步而期中飛三年而不鳴
蕭瑟天寒崢嶸歲晚鵲連翩而不定蓬悠揚而自轉違
前程之尚遥顧所離而日遠事紛拏以爭校情交戾而
不和退藩籬則弱羽戀於雲路激龍門則纖鱗限乎尺
波身違日月之晨昏懷戀戀而莫遑覲益年年之贏老
思摇摇而若何　又將歸賦曰憶求名於薄藝曾才稔

以別離纔還鄉以半齡又三年於路岐紅顏始長白日
如馳荏苒皆盡悠悠爲誰親有父母情有閨闈居惟苦
飢行加相思加相思兮寧苦飢辭家千里兮欲與偕歸
南陔之蘭北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歸去來兮秋
露霑衣　宋沈括懷歸賦曰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
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兮欲終往而安即披荆榛
以孤騖涉大塗之梗塞投孱顔以坌入孰爲眠而朝食
謦欬一山而百折兮况千里之緜邈高浪鱗卷而電劃
兮近不保乎咫尺嗟乎子乘此而安之兮託扶揺以寸
翮　□邢居實南征賦曰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

戒行惟甲子之良晨侍安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
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實朋
肅駕而來餞兮班豆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兮不覺
涕下而霑衣舟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
路之超遠兮恐白雲之云暮敕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
而辭去將發軔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
戀兮情鬱結乎余衷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谽鴻
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以鳴羣兮
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兮徒悁悒其誰咎　明
劉鳳送遠賦曰重忍情兮緘愛劇割念兮去家解分攜

兮目前動遥隔兮門限瞻馬首兮北河造羊腸兮九坂
俄燕吴兮異域倏萬里兮陘嶮冥驅塵兮策彗汎沿涉
兮載鶩陋繫匏兮株守從轉蓬兮茹連泠夕飈之起閨
子儵然而顧影寧惆悵於弱戀猶迴照於衣領眄睨佯
笑而設絶戚屬墜心而淒哽宕佚憨恩兮少年之場慷
慨徇知兮國士之請非寵慕兮何邀徒有銜兮欲還輈
道里兮辞院忘軀馳兮隱軫立然諾兮無侵奉檥枝兮
俯隕朝未假於齋裝夕何遑於攢膺崪標劒以乍辭哀
靄氣以灼爚穆婷節兮誕騎苞狄遐於伊邇視宇下以
未殊豈時往之覺駛　袁袠北征賦曰涉徂冬以就役

遵修轍而遐征緬井甸之絡繹睇郊收之縱横泝廣津
而戒楫指通關以抗旌慨故里之睽絕憂煩傷以寡懽
元雲發其下覆兮密雪霏霏於林端飢鳥叫嘯於中野
兮層冰憑岸而沈瀾念徒御之劬勞兮畏道路之險艱
聊騁日以宣寄兮申鬱陶於詠歎　陸深南征賦曰疊
肅肅以宵征兮悲往路之未央懼中道之折軸兮思改
轍又惡夫無良顧僕夫以先後兮喟河廣之誰航瞻桑
梓之翳翳兮孰云忍捐夫故鄉方青春之駘蕩兮何雨
雪之縱横白日匿其耿光兮鬱浮雲以飛揚睇山川以
無極兮陵谷杳乎其孰明祥烏嗥而風厲兮何有於翺

翔之鳳皇昔宣尼之逞逞兮困蒙笑於楚狂展直躬以
事人兮卒三黜乎舊邦　李夢陽述征賦曰仲夏赫炎
兮草木畢揭戢紲赴徵兮夜發梁國抑情順志兮強食
自解亂流渡河兮忽焉而寐所以孃恨揮霍兮中情菀
而内傷明散而交加兮翩冥冥吾以行覽衆芳而横涕
兮莽皇皇莫知所投曷瞰杲杲方上進兮雲披離而蔽
之飄風磕而曾波兮湖水擊而震盪慨川廣而難越兮
朝余翱翔乎河上既涉衛以奔騖兮又逾淇而渡漳去
故鄉以就遠兮霑余襟兮浪浪
【增】序　唐柳宗元送文郁師序曰讀孔氏書遯而之釋背

笈篋僕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

逆旅一

【增】易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又曰旅即次懷其資得
童僕貞　又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又曰旅于
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又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
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詩曰于
時廬旅　禮記曰諸侯不臣寓公　周禮曰環人掌送
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　【原】左
傳曰荀息假道于虞曰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
邑之南鄙　晉史曰逆旅逐末廢農亡命依湊赦當除

之十里置一官權使老小貧戶守之差吏主掌依客舍
收錢潘安仁上議　【增】石林燕語曰宋初京師職事官
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
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
緩又多漏泄

逆旅二

【原】史記曰師尚父東就國道遠行遲逆旅主人曰吾聞
時難得而易失客寢處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
夜衣而行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增】說苑曰鄭
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

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 左傳曰叔孫婼所館者雖一日必葺牆屋去之如始至 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又曰藺相如奉璧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廣成傳舍 原漢武故事曰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劒

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有頃還内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劒欲圖上嫗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其夫為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增水經曰漢武微行遇辱竇門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斆渡今竇津者是也 漢書曰魏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原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販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為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增又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嘗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又曰梁鴻適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 又曰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

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原郭林宗別傳曰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埽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增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跡黑山弟靖載縑往餉之於涅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原晉書曰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便解衣償之 增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富貴聞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雇錢直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

耶　燕史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
罷秦王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
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
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
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
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梁書曰范雲嘗與
梁武同宿顧暠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
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類林曰
梁徐勉戒子曰吾清明門宅西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
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華飾嘗笑時人謂是我宅古

今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太平廣記曰唐李
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
曰靖之友劉文靜與之狎可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虬鬚
既見太宗謂靖曰眞天子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請
復會於汾陽橋至昊道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
皇看棊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
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
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
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唐書曰馬周留汴爲
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人不之顧

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又曰杜甫少貧
不自振常客吳越齊趙間寄食於人又嘗臥病長安旅
次多雨生魚靑苔及榻尋常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
來　又曰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
不知爲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後
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
舟上望不知船是此花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
　鴻書曰唐錢起寓宿驛舍聞窗外有人曰曲終人不
見江上數峰靑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暐試湘靈鼓瑟句
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　南部新書曰

濠州西有高塘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
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
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有李和風者
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
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頤後因
夫印求新鎔始添濠字　宋史曰穆修善鼓琴僦舍甚
湫隘彈琴獨酌累補潁州文學參軍　又曰蘇舜欽既
放廢寓於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
歌詩　事文類聚曰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
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

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史曰太祖命皇子察哈歹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木受教博爾木教以人主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 明詞林人物考曰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舍而宿朱怨家後追至乃誤殺趙朱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考掠誣服刑部侍郎劉季箎獨疑之曰是邂逅相聚非素有負訐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居亡何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 獻徵錄曰嚴本爲大理丞奉命督辦太

人評

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本旣見民驚愕欲引卻不能訊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遠也懇留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 又曰王古直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句已復鎖之以去

逆旅三

增 頷燕 賦鷗 東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旅寓洛陽生計無聊有命駕之意因頷梁燕曰秋風已至客興難久留也 唐蕭穎士旅寓東陽思歸不得作白鷗賦意謂己之不得歸猶鷗之困於籠不得出也故蘊陶和孫明府懷舊山詩秋來見說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晉霸 陳亡 明章懋語錄曰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霸陳之司里不授館羇旅無所單襄公知其必亡報下詳逆旅一

原 供過客 湊亡命 後漢周陽少孤微常傭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

增 失其居 得所入 易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而後能入也 萬里眼 百年身 杜詩曰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身又曰常爲萬里客有媿百年身 川中狗 草上煙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舍君我寧不悔後君冠棘別圖後會惟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消還不敢宿皇華寓旅郵前歸人來曰今日之事可消否十二字能解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終不舉盤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足風流物卻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常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令其驗乎婦人數曰是矣乃作啞鸚鵡詩曰雖籠關養詩多時終歲曾

人評

無一句詞深恨化工情太譏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於地燼火俱成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爪子也孤字御廚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河東馬鋪有驛驛善行者鋪卒名爲草上煙有勢力使命常數程打過好事作詩云過此惟寺草上煙數程打過苦尤偏 三鄉詩 五花館 唐會昌將有題三鄉詩者云余本家若邪溪東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昌昌里第不幸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書影東遵涉進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指嘉祥之青流面女几之蒼華凡經過之所皆昔燕笑之地遂命筆聊題終不能肆其懷抱觸罷非女子之事名字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一首王現詩曰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詩曰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舊離山下無窮意并在三鄉惜別時張綺詩曰夕陽依舊好風光還恨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 荊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時欣上成訥詩云不是上台構姓字五花賓館敢從

谷

廣成傳 橐街邸 廣成秦客館名橐街漢客館名見後都賦 濃花發 黃葉稀 唐詩曰野館濃花發又曰孤館蕭條黃葉稀 【類】館穀底寧 薪水自備 晉劉寔字子真杖策徒行每止不累主人薪水自備 商君自斃 桓公寢安 秦商鞅亡至關不得舍曰商君令舍人無驗者死商君歎曰爲法自斃 說苑鄭桓公會封於鄭暮次宿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 【增】食玉炊桂 白飯青芻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願留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杜詩曰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并州十霜 蜀郡五載 唐賈島渡桑乾詩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杜詩五載客蜀郡十年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逆旅四

【原】路室 楚詩曰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注路室客舍也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取以自傳 【增】廚傳 漢書曰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 去國 莊子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朞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於其側者乎 思歸 漢書曰韓王信報柴將軍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不忘視勢不可耳 羇旅 左傳羇旅之臣又張耳傳兩君羇旅又張景陽詩羇旅無定心 遊子 孟郊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萍寄 唐小史李揆衣求食萍寄諸郡 濁染 謝元暉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折大刀 杜詩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 化緇衣 唐詩風塵不覺化緇衣又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增】盤飧之饋

主人之恩 【增】暫託棟梁 元稹詩暫託棟梁何用喜 生計南枝 白居易詩生計南枝鳥 雁書蛩夢 王欽詩雁外無書爲客久蛩邊有夢到家多書堂玉珮縈風響不及桃源欸乃歌 問鵲占蛛 黃庭堅詩我家白髮問烏鵲他家紅妝占蛛絲 孤懷旅夢 韓偓詩孤迷懷耿介旅宿夢魂驚 夜次 時來入夢 蘇軾詩鈞幾有時來入夢出柔何日歸還鄉 挑燈撥灰 陳師道詩寒燈挑不焰殘火撥 愁聲點腸 又詩他時夜雨困孤林坐見愁聲點客腸

逆旅五

【增】詩 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晉王讚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隋孔德昭夜宿荒郊詩曰縣縣夕漏深客恨轉傷心撫絃無人聽對酒時獨斟故鄉萬里絕窮愁百慮侵秋草思邊馬繞枝驚夜禽風度谷餘響月斜山半陰勞歌欲敘意終是白頭吟 唐沈佺期夜宿七盤嶺詩曰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王維宿鄭州詩曰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他鄉絕儔侶孤客

親僮僕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田父草際歸邨童雨中牧主人東皋上時稼遶茅屋蟲鳴機杼休崔喧禾黍孰明當渡京水昨夜猶金谷此去欲何之窮邊徇微祿　李白客中作曰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盌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祖詠江南旅情詩曰楚山不可極歸客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爲報空潭橘無媒贈洛橋　劉長卿餘干旅客詩曰搖落暮天迥青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寒衣　孟郊渭上思歸詩曰獨訪千里

信迴臨千里河家在吳楚鄉淚寄東南坡　崔塗旅懷詩曰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惟滿鏡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戎昱詩曰隔窗雲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蟲聲竟夜引鄉淚蟋蟀何知人自愁　張籍薊北春思詩曰渺渺水雲外望來鄉信稀因逢過江使却寄在家衣問路更愁遠送人空說歸今朝薊城北又見塞鴻飛　又宿江店詩曰野店臨寒浦門前有橋花停燈待賈客賣酒與漁家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閒尋舟泊處潮落見平沙　宋

孔武仲旅枕詩曰旅枕春風底脩然一夢驚漏移清禁遠天入小窗明桂玉梁園貴山椒楚客情蕭條過百五猶有賣花聲　蘇軾詩曰五湖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　黃庭堅長安秋夕詩曰八日　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窗　入荊南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文同長舉驛樓詩曰爽氣浮空紫翠濃隔江無限有奇峰君如要識營丘畫請看東頭第五重　程俱旅舍寫懷詩曰半世江湖寄此身冰墟何意及陽春離騷痛飲非名士款段還鄉亦善人病木作花眞強

活長魚沈陸恐摧鱗清時英俊如麻葦敢歎長年甑有塵　張耒項城道中詩曰塵壁蒼茫有舊題十年重見一傷悲野僧欲與論前事自說年多不復知　晁補之題穀孰驛舍詩曰驛後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遊到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　又曰一官南北鬢將華數畝荒池淨水花埽地開窗置書几此生隨處便爲家　范成大宿湘城外田家詩曰驅馬力猶彊奏牀身始疲淨淨雲鋪帳滴滴水鳴籬未穀燈前夢問尋道上詩湘中多夜雨客枕最先知　陸游山郵經行因施藥詩曰逆旅人家近野橋偶因秣蹇暫逍遙郵翁

不解讀本草爭就先生辨藥苗　又旅舍詩曰寺鐘吹動四山昏繫纜來投江上邨木落不妨生意足水歸猶有漲痕存爐紅手煖書尋健鼎沸湯深酒易溫勿爲無年憂寇竊猖猖小犬護籬門　又上虞逆旅見舊題歲月感懷詩曰舴艋爲家東復西今朝破曉下前溪青山缺處日初上孤店開時鶯亂啼倦枕不成千里夢壞牆閒覓十年題漆園傲吏猶非達物我區區豈足齊　又果州驛詩曰驛前官路堠纍纍歎息何時送我歸池館鶯花春漸老窗扉燈火夜相依孤雲怯舞愁窺鏡老馬貪行強受鞿到處風塵常撲面豈惟京洛化人衣　楊

萬里都下無憂館小樓春盡旅懷詩曰病眼逢書不敢開春泥謝客亦無來更無短計消長日且繞闌干一百回　又分宜逆旅逢同郡客子詩曰在家兒女亦心輕行路逢人總弟兄未問後來相憶否其如臨別不勝情　又道傍店詩曰路傍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儂不好事青甆瓶插紫薇花　又宿新市徐公店詩曰春光都在柳梢頭揀折長條插酒樓便作在家寒食看邨歌社舞更風流　戴復古秋夜旅中詩曰旅食思鄉味砧聲起客愁夜涼風動竹人靜月當樓浮世百年夢他鄉幾度秋店翁新酒熟一醉更何求　又萍

鄉客舍詩曰草罷惜春賦持杯亦鮮歡檐楹雙燕語風雨百花殘小閣無聊坐征衣不耐寒地爐燒石炭強把故書看　真山民三山旅夜詩曰獨坐本無況悽涼更旅中檻低檐礙月窗破紙吟風鄰館笛三弄譙樓鼓二通半觴聊自適新荔劈輕紅　又漁浦晚秋旅懷詩曰西風吹夢越中遊翦翦輕寒入短裘雁字不將鄉信寫蛩聲空和旅吟愁郵亭冷雨孤燈夜漁市斜陽一笛秋是處山川即我土仲宣何用怯登樓　元郭奎當塗客舍詩曰姑孰溪邊獨倚樓江城二月似深秋孤雲無處求親舍先隴何人祀首丘花落始知寒食過雁歸渾是

夕陽愁故山應有王孫怨春草萋萋沒盡頭　又早秋旅夕詩曰初月涼風夜向闌倚樓愁到笛聲殘天高閶闔銀河白露滴梧桐金井寒多病馬卿猶是客幾時張翰也辭官年年怕近清秋日愁殺湖邊舊釣竿　何中水口夜思詩曰坐落不成寐荔陰寒石磯潮生灘響盡海近夜涼歸旅思隨時改鄉音逐處非燕南與趙北祇足費征衣　楊奐未歸詩曰渭水遙通洛函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夢寐嫌爲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戴良除夜客中詩曰歲月遠如許蹉跎老却人一年惟此夜明日又逢春湖海未歸

客風塵多病身感時渾不寐燈火獨相親　又宿高密
詩曰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齊地晚紅葉海邦
秋燈影明官驛鐘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岑安卿和來竺西見寄詩曰歲暮重峰寺詩文喜共
論暝雲昏疊障寒雨滯孤郵別後病還劇書來身幸存
藤枝肯扶老終扣月中門　又沙縣小樓詩曰半載客
延平沙塲夢愈驚蛩鳴深巷靜月昃半樓明故國三千
里歸途一月程西風在庭樹緜絡不勝情　明劉基旅
興詩曰日落天氣涼逍遥步庭墀蟋蟀已在宇鴻雁來
何遲少壯輕遠遊衰老傷別離念我親與友各在天一

涯音容兩契闊悲歡絕相知鐵羽懷舊林戢鱗思故池
百年能幾何逝者無還期俛仰增感歎有懷當語誰殷
勤託宵夢聊用慰所思　梁寅旅舍詩曰家關山林迹
淒涼江海情已歌從俗好楚服爲人輕把劒秋風起憂
時白髮生黃金雖所貴未敢論縱橫　茅大方客舍詩
曰傳車傳舍息煩痾謖謖涼風振樹柯欲寐不成還起
坐布衾疎薄柰秋何　楊時秀江南旅懷詩曰客夢家
千里鄉心柳萬條片雲遮海嶠一雨送江潮戀闕緋袍
在懷人尺素遥春光看又晚何處灞陵橋　徐禎卿在
武昌作曰洞庭木葉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臥

武昌城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
南征　夏言宿宣風館詩曰石梁潦水靜依痕雲雁斜
春沙港渾寒葉隔林迷徑路暝煙生野失山郵歸心遠
客情偏劇望眼高堂日又昏厭聽候蟲眠旅館坐燒紅
燭役吟魂　謝榛宿淇門驛詩曰駐馬淇門夕空堂暑
氣徂暝煙宮樹合寒雨驛燈孤濁酒聊幽興悲歌亦壯
圖相違舊朋好三徑日荒蕪　許邦才夜投林泉觀詩
曰落日相將萬疊山深林何處有柴關不因邂逅巖扉
宿誰信天台隔世間
【賦】晉左思魏都賦曰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

廣成之傳無以儔槀街之邸不能及　【增】元陸文星夜
聲賦曰微醺醒中夜獨寤當逆旅心清聽斯聰聲動體
可舉　【增】明袁袠思歸賦曰旅荒徼以羇處兮心忳忳
而多憂陽春逝以流邁兮曜靈迅馳而不留涉恢台之
炎夏兮赫熾灼以鬱蒸瘴噎噎以中人兮觸沈痾以驟
興寒熱搏而競逆兮苦疷祟之相乘乏單豹之内養兮
二豎伏而伺升哀吾生之孔艱兮逢百罹以備嘗進觸
藩以踼蹐兮退曳尾而攤藏嘉魯連之肆志兮雖貧賤
其何傷世好朋而習佞兮懼悻直之搆抉遯幽谷以適
紀兮忽奔走乎遐方豈好爵之吾縻兮實簡書之可畏

收孟明於三北兮蒙嬴繆之渥惠奉周任之炯戒兮勉陳力以就位冀鉛刀之一割兮庶伐檀之無媿老冉冉之將至兮疾琰糾其相仍俟河清之幾時兮恐朝露之易零誦夫子之雅言兮疾没世之無稱紛王事之鞅掌兮顧天閽而乞身積頻思而寢息兮憎慍倫而怵惕謂中情之莫我察兮眷懷歸而未得夜申旦以不寐兮就角枕而反側蟲鸎翔以潛飛兮聽空除之蟋蟀先秋氣以哀唫兮感時物之數易魂營營以夢歸兮覩故鄉之髣髴歎鸞寤以在牀兮悄懭恍以怹怹昔鍾儀之囚晉兮操土風而不忘彼莊舄之仕楚兮詠越聲以傍徨覽

季倫之奏引兮思娛老於河陽繹陶令之賦詞兮脩初服於柴桑人情各懷土兮豈必經營乎四方余既不能徇華以茍禄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孔接淅以違齊兮軻濡滯而出晝欽疏傅之炳幾兮脱桎梏於組綬梁歌噫以竄赭兮梅挂冠以避吴仲樂志於園藪兮張興思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兮超繳矰而遠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永逍遥於江湖亂曰元鵠黑烏號寢宫兮鳳皇翩飛匿林中兮人各有心紛不同兮靜躁殊趣貴中庸兮塊獨居此將安從兮我思古人希哲蹤兮

【原】議晉潘岳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於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商亦稠芻秣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絶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奉歷代之舊

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埽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增】僮明宋濂李疑傳曰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侻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眀眀未瞑即舁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

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
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州
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明爽室
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徼醫師視脈躬為煮糜鍊藥
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
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
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橐有黃
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
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
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而發橐籍其數

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
寶山衆所封橐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
疑同發棺取橐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贐
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
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
安可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有而為風露所感
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
還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
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
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

就然其行最著云
【增】奏記柳宗元邠寧進奏院記曰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
宇於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
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
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

人部六十六 遊覽

遊覽一

【原】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增】又內則曰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原】詩曰以遨以遊 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 周禮曰禁𡡉遊飲食于市者 淮南子曰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鷫鷞之謂樂乎

遊覽二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銀燭之寶 又曰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 【增】列子曰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藻主車則造父為御𧴪𧴪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上車驂伯為御奔戎為右一日行萬里 【原】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蓁蓁 說苑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不歸六月 【增】范蠡既佐越滅吳遂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 【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新序曰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戰國策曰昔楚王登彊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淳其樂忘死 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

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列女傳曰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女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 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上會稽山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傍海上北至琅邪 【增】淮南子曰盧敖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卷龜谷而食蛤蜊敖曰夫子可與敖為友矣士歎曰我方南遊乎罔筤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吾與子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 史記曰漢

太史公有子名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世說新語曰晉羊祜鎮襄陽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殽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　世說曰晉王羲之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遊名山泛滄海歎曰我當以樂死　南史曰宋謝靈運爲永嘉守郡有名山水遂肆志遨遊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世說曰宋宗炳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歎曰

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南史曰宋袁粲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得意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嘯詠自得　世說曰許詢字元度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南史曰張子偉居京口得故刁景純廢園結茅齋居焉啜粥飲水嘯傲松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閒江東湖湘山川之盛杖策獨行登廬阜從彭蠡歸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兔穴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　又曰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不已　世說曰梁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唐王勃旣廢客劒南嘗登葛隤山曠望慨然長思　唐書曰李白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晚好黃老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采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

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
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　王維字摩詰太
原人得宋之問藍田別野在輞川輞水周於舍下竹洲
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唐
書曰杜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
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
令具舟迎之乃得還常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又曰張志和以親既喪不
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兄鶴
齡恐其遯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豹席椶

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
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
往來苕霅間善圖山水嘗撰漁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憲
宗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為嚴光之比　又曰孟郊
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
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
之　李約司徒汧公子雅度元機蕭然沖遠嘗得古鐵
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自隨逐月夜泛
汀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宋史曰黃山谷遊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
山谷道人云　又曰張愈六召不應常浮沅觀浙江升
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　世說補曰宋錢文僖守
西都謝絳歐陽脩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
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
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伎至
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鴻書曰明
方孝孺嘗偕葉夷仲董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
千古竟夕不眠謂葉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
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

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
笑　孫一元與殷近夫相友善泛舟西湖戴華陽巾披
高士服把酒四望謂近夫曰昔青蓮居士與尚書郎張
謂泛沔州南湖因改為郎官湖今日予與子遊頗追蹤
前迹而湖可改為高士湖矣時已醉甚信口成長歌云
　獻徵錄曰呼良朋以都督致政歸時登麟巖騁望徘
徊觀滄海溟濛慨然歎曰吾結髮從戎乘風破浪於此
蓋三十年往矣乃今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間誰之賜
也　又曰劉陽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岳夜半坐祝融峰
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色界一切晻闇雲霞之

館於三峰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 又曰徐舫築室江皋日苦吟於煙雲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 又曰唐寅字子畏禮闈被黜掾於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寅大笑放浪形迹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奇趣時發或寄於畫 詞林人物考曰王世懋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憩靈巖謁孔林入關過華嶽具行縢布襪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

雪東俯中原一宿而下謂平生之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絶觀歸自關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摩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 又曰童珮嘗冐雪遊九華峰南嶽祝融坐雲氣間泰山日觀峰候夜半出日以爲奇遂有九華遊記南嶽東岱詩 周公謹遊越子固放舟湖上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絶叫曰此是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眞謫仙人

遊覽三

原 寓目 左傳曰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寫憂 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樂丘 [illegible]

增 遊觀 [illegible] 神人 水仙 [illegible] 詠卷阿 [illegible]

原 刺

苑丘 [illegible]

增 涉天庭 [illegible] 通帝座 [illegible] 記 蘭亭賦 [illegible]

赤壁 [illegible] 妙高臺 [illegible] 峻極院 [illegible]

窗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埃壒外 泉石間** 上詳遊覽五宋登春語下詳遊覽云會

二唱良 **千巖萬壑 樵語牧唱** 世說曰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文郤詵上行書閒樵唱五年塵土費騎蹄

東山往來 南樓嘯詠 晉書謝安於東山營立樓館林木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 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賢詠談

莊周六氣 李白三帖 莊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李白月下獨酌詩三首其一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其二其三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

漁童樵青 丹砂白石 唐書張志和肅宗嘗賜奴婢二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漁童樵青 蘇軾詩 蘭薪桂竹裏茶以遊覽五宋登春

柳渾出遊 盧鈞遨遊 唐書柳渾罷政事以右散騎常侍從出遊 盧鈞以檢校司空召不事事遊別墅野外累日乃還

子偉漫遊記 元晦遠遊篇 朱熹有遠遊篇 十九歲作遠遊篇曰舉足思八荒 朱元晦

遊覽四

原 **佻達** 詩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

增 **逍遙** 詩曰河上乎逍遙

增 **凌雲** 世說

原 **盤遊 縱觀**

原 **橫海**

窮

增 **奇山水 大文章**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好遊每遇奇絕處輒高歌呼酒自慰謂有司馬子長之遺風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不能作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李太白曰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剖胸襟 爽心目**

應接不暇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

原 **浩蕩忘歸**

增 **登山泛海**

雲海盪心胸 花樹攪離思

淨家 泛宅

遊覽五 上

原 **詩** 古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魏文帝于清河作詩曰方舟戲長水澹澹自浮沈弦歌發中流悲風漂餘音

增 又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朱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原 王粲詩曰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
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遊客
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詩人美
樂土雖客猶願留　又詩曰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湄
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羣相追投
網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陳
琳詩曰高會時不娛羇客難爲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
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遥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黯黯天路
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霑襟　又詩曰節運時氣舒秋
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遥

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廻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殲
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
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晉棗據詩曰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憑高山
仰攀桂樹柯延首觀神州廻睛盼曲阿芳林挺修幹一
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噓吸漱朝霞重巖吐神溜傾觴
挹涌波倏忽大道間人事足爲多　增謝混遊西池詩
曰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逍遥越城肆願言屢經過廻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
風蕩繁囿白雲屯層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

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遅暮獨如何無爲牽
所思南榮戒其多　原陸沖詩曰命駕遵長途縣邈塗
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涔澤無夷軌重巒有層
陰零雨淹中路元雲蔽高岑俯悼孤行獸仰歎偏翔禽
空谷回悲響流風漂哀音　又詩曰肆觀野原外放心
希太和景嶽造天漢豐林冒重阿清芬乘風散豔藻映
渌波　宋謝靈運初往新安至桐廬口詩曰絺綌雖淒
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徒役思不有千里棹
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遥得許生計既及泠風善又
即秋水駛江山共開曠雲日想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

咸可喜　增又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曰玉璽戒誠信
黃屋示崇高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遊今
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張組眺倒影列筵
矚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原隰荑綠柳墟囿散
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己枉維縶撫志慙場
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
又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
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
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
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

生客試用此道推　又登石門最高頂詩曰晨策尋絕
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谿長林羅戶庭
積石擁階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
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
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
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又於南山往北山經
湖中瞻眺詩曰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迴渚
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
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
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
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
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又從斤竹澗越嶺谿行
詩曰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
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
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企
石挹泉飛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
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
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曰
日落泛澄瀛星羅遊輕橈憩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輟
策共騁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亭亭

映江月飂飂出谷飇斐斐氣冪岫泫泫露盈條近矚袪
幽蘊遠視蕩諠囂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原 謝莊
遊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曰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
舍簪神區外整褐靈鄉垂林遠炎天膩山深白日虧遊
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暧松霞被容與澗煙移將遂
丘中性結駕終在斯　增 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曰雞
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闉蔓草
緣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
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
途各事百年身　原 齊謝朓和徐勉出新林渚詩曰宛
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
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　又遊
東田詩曰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
望菌閣遠樹曖芊芊山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
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增 梁武帝登北顧樓南史武帝大同十年三月幸京口城登北固樓更名北顧詩曰歇駕止行警迴輿暫
遊識清道巡丘壑緩步肆登陟雁行上差池羊腸轉相
逼歷覽窮天步曠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
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原 梁簡文帝薄晚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平衢望如掌曾

雉暖相連斷雲留去石長山減半天戲鼂乘洑下漁舟
冒浪前　又大同八年秋九月詩曰大君重九節下輦
上林中酒闌嘉宴罷車騎各西東時余守西掖脂車歸
北宮車分獨坐道扇拂冶城風落照塹中滿浮煙櫓外
通長樂舍仞紫安榴折晚紅　又大同九年秋七月詩
曰高樓關左扇廻望依蘭橈晚風搖颺來落照參差好
【增】又往虎窟山寺詩曰塵中諠廣積物外衆情捐玆
地信爽塏墟壠暖阡縣鷁鷁車徒邁飄颻旌旄懸細松
斜繞徑峻嶺半藏天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分花出
黃鳥挂石下新泉前巒抱雙樹清虛類八禪棲神紫臺

上綴意白雲邊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　【原】又登錦
堂詩曰孫生酸棗寺王子枝江樓何如登石鏡因閒猶
豫遊　又應令詩曰蠡浦急兮川路長白雲重兮出帝
鄉平原忽兮遠極目江甸阻兮羇心傷樹蘆岳兮高且
峻瞻派水兮去决决遠煙生兮含山勢風散花兮傳馨
香臨清波兮望石鏡瞻鶴嶺兮睇仙莊望邦畿兮千里
曠悲遙夜兮九廻腸顧龍樓兮不可見徒送目兮淚霑
裳　元帝出江陵縣還詩曰遊魚迎浪上雊雉向林飛
遠郵雲裏出遙船天際歸　又詩曰朝出屠羊縣夕反
仲宣樓水滿還侵岸沙盡稍開流　又登江州百花亭

懷荊楚詩曰目極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垂
楊拂砌塵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春酒遙勸
陽臺人　沈約登高望春詩曰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
紛回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齊童躡珠履趙女揚翠翰
春風搖雜樹葳蕤綠且丹寶瑟玫瑰柱金羈玳瑁鞍淹
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增】
又鍾山應西陽王教詩曰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嶽靈終
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垧北阜
何其峻林薄杳葱青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合沓共
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勢隨九疑

高氣與三山壯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
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
風生桂枝多値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
隱巖曲窈冥終不見寄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于
此足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
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鑾駕歲暮以爲期
　又登元暢樓詩曰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
風榭迴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
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
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

事不抽簪 原 劉孝威出新林詩曰芒山眡洛邑函谷
望秦京迢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識遊子必
勞情霧罷前郊見風息涌川平坐觀暮潮落漸見夕煙
生無由一羽化徒想風御輕　蕭子範東亭極望詩曰
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水鳥銜魚望蓮舟拂芰歸郊
原共超遠林野雜依菲從君采蘿葛寧復想輕肥　蕭
子暉應敎使客春遊詩曰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
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　蕭子雲落日郡西齋望海山
詩曰漁舟暮出浦漢女采蓮歸夕雲向山合水鳥望田
飛蟬鳴早秋至蕙草無芳菲故隱天山北夢想日依依

　吳均迎柳吳興道中詩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
風倒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彩麗青松意氣多所言
飽恩德忘我北山蘿　庾肩吾暮遊山水賦韻得磧應
令詩曰餘春屬清夜西園恣遊歷入徑轉金輿開橋通
畫鷁細藤初上樓新流漸涵磧雲峰沒城柳電影開巖
辟　王僧孺落日登高詩曰憑高且一望目極不能舍
東北指青門西南見白社軨軨河梁上紛紛渭橋下爭
利亦爭名驅車復驅馬寧訪蓬蒿人誰憐寂寞者　又
至牛渚憶魏少英詩曰楓林暧似畫沙岸淨如埽空籠
望元石迴斜見危島綠草間游蘧青葭集輕鴇徘徊洞

初月浸淫潰春潮非顧歲物華徒用風光好　劉綏和
晚日登樓詩曰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煙霞長虹觸闌斷
歸鳥避空斜俯巢窺暝宿臨樹摘高花百雉時方晚九
層光尚賒 增 北周庾信遊山詩曰聊登元圃殿更上
增城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唱歌雲欲聚彈琴鶴
欲舞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
竪 原 宗懍和歲首寒望詩曰旅騎出平原征鑣偏野
喧接里開都邑連車駐小門稻車迴故獵馬轉新郊
古碑空戴石山龕未上旛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源
陳陰鏗和登百花亭懷荊楚詩曰江陵一柱觀潯陽千

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
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
　又登武昌岸望詩曰遊人試歷覽舊迹但丘墟巴水
縈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仞落古柳細條疎煙無遂
若此當不為能居 增 隋盧思道河曲遊詩曰鄴下盛
風流河曲有名遊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丰茸雞樹
密遙裔鶴煙稠日上疑高蓋雲起類重樓金羈自沃若
蘭棹成夷猶懸匏動清吹采菱轉豔謳還珂響金埒歸
袂拂銅溝唯畏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袁朗和洗掾登
城南坂望京邑詩曰二華連陌塞九龍統金方奥區稱

富貴重險擅雄强龍飛灞水上鳳集岐山陽神皋多瑞
跡列代有興王我后膺靈命爰來宅此土宸居法太微
建國資天府元風隔黎庶德澤浸區宇醒醉各相扶謳
歌從聖主南登少陵岸還望帝城中帝城何鬱鬱佳氣
逦葱葱金鳳凌綺觀璇題敞蘭宮複道東西合交衢南
北通萬國朝前殿羣公議宣室鳴珮含早風華蟬曜朝
日柏梁宴初罷千鍾歡未畢端拱肅巖廊思賢聽琴瑟
逶迤萬雉列隱軫千閭布飛甍夾御溝曲臺臨上路處
處歌鍾鳴喧闐車馬度日落長楸間含情兩相顧是月
冬之季陰寒晝不開驚風四面集飛雪千里迴孤白登

廊廟牛衣出草萊詎知韓長孺無復重然灰　唐陳子
昂度荊門望楚詩曰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
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
客誰知入楚來　駱賓王春晚從李長史遊開道林故
山詩曰幽尋極幽壑春望陟春臺雲光棲斷樹靈影入
仙杯古藤依格上野徑約山隈落蘂翻風去流鶯滿樹
來興闌荀御動歸路起浮埃　又出石門詩曰層巖遠
接天絕嶺上栖煙松低輕蓋偃藤細弱絲懸石明如挂
鏡苔分似列錢暫策為龍杖何處得神仙　宋之問遊
禹穴迴出若耶詩曰禹穴今朝到耶溪此路通著書聞

太史錄樂有仙翁鶴往籠猶挂龍飛劒已空石帆搖海
上天鏡落湖中水底零露白山邊墜葉紅歸舟何處晚
日暮使樵風　崔湜冀北春望詩曰回首覽燕趙春生
兩河間曠然萬里餘際海不見山雨歇青林潤煙空綠
野閑問鄉何處所目送白雲還　薛稷早春魚亭山詩
曰春氣動百草紛榮時斷續白雲自高妙徘徊空山曲
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伊余息人事蕭寂無營欲客
行雖云遠翫之聊自足　張說遊石門墨山二山相連
有禪堂觀天下絕境詩曰菌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
涉巴丘首天晴遥可見佳遊屢前諾芳月愆幽眷及此

符守移歡言臨道便既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掾竹徑入
陰宥松崖上空僑草共林一色雲與峰萬變探窺石門
斷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峰巒相顧眄藥妙靈仙寶
境華巖壑選清都西淵絕金地東敞宴池果接園畦風
煙通臺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徧千山紛滿目百川
豁對面騎來雲飛迎人去鳥聲戀長揖桃源士舉世同
企羨　又游洞庭湖湘詩曰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氛氳
鼓枻乘清渚尋峰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
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緣源斑篠密冒徑綠蘿紛洞穴
傳虛應楓林覺自熏雙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高適

同薛司直秋霽曲江俯見南山詩曰南山鬱初霽曲江
湛不流若臨瑤池間想望崑崙丘回首見黛色眇然波
上秋深沈俯崢嶸清淺延阻修連潭萬木影插岸千巖
幽杳靄信難測翕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
我心寄青霞世事慙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
辰自多暇欣與數子遊　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詩
曰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飛雁滅
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邨人平沙渡頭歇天
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岑
參早秋與諸子虢州西亭觀眺詩曰亭高出鳥外客到
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
關西酒榼緣青壁瓜田傍綠谿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
攜唯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李頎望秦川詩曰秦川
朝望迥日出正東峯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
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王維冬
日遊覽詩曰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
日團平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
九州牧雞鳴咸陽中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羣公餞
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　李白入彭蠡經松門
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詩曰謝公之彭

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將欲繼風雅
豈徒清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泛美而
無洲渚喧湍水向東去漳流直南奔空濛三川夕回合
千里昏青桂隱遙月綠楓鳴愁猨水碧或可采金精祕
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　又送友人尋越中山
水詩曰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
縈迴東海橫秦望西陵繞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
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
又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詩曰昔在九江上遙觀九
華峯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
從君為東道主于此臥雲松　杜甫望嶽詩曰岱宗夫
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
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又望嶽詩
曰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
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
門稍待秋風凉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又渼陂行詩
曰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
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
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
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櫂謳發絲管啁啾空翠

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
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影動㬥窕沖融
間船舷冥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
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
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
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又瞿塘兩崖詩曰三峽傳何處
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玃鬚髯古蛟
龍窟宅尊義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又渡江詩曰春
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
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又登

兗州城樓詩曰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
眺獨躊躇　又西閣雨望詩曰樓雨霑雲慢山寒著水
城徑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蘂淒疎放松林駐遠情
滂沱朱檻濕萬慮傍簷楹　又曉望白帝城鹽山詩曰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
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又
野望詩曰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
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已
滿林　又滕王亭子詩曰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

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
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
不知還　又詩曰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
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郊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
千騎把霓旌　又登高詩曰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
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
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
亭濁酒杯　劉長卿秋雲嶺詩曰山色無定姿如煙復
如黛孤峰夕陽後翠嶺秋天外雲起遙蔽虧江迴頻向
背不知今遠近到處猶相對　錢起送包何東遊詩曰

水國當獨往送君還念茲湖山遠近色昏旦煙霞時子
好謝公跡常吟孫興詩果乘扁舟去若與白鷗期野趣
及春好客遊欣此辭入雲投館僻采碧過帆遲江上可
回首琴中勞別思春鴻刷歸翼一寄杜蘅枝　韋應物
龍門遊眺詩曰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闢都門遙相望
佳氣生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攜手客精舍繞層阿千
龕鄰峭壁緣雲路猶緬憩澗鐘已寂花樹發煙華淙流
散石脈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間何
役役　孟郊越中山水詩曰自覺耳目勝我來山水州
蓬瀛若髣髴四野如逆浮碧嶂幾千繞清泉萬餘流莫

窮合沓步氣盡派別遊越水淨雜污越天陰易收氣鮮
無隱物目視遠更周舉俗媚蔥蒨逆冬擷芳柔菱湖有
餘翠茗圃無荒疇賞異忽已遠探奇誠淹留永言終南
色去矣銷人憂　戴叔倫晚望詩曰山氣碧氤氳深林
帶夕曛人歸孤嶂晚犬吠隔谿雲杉竹何年種煙塵此
地分桃源寧異此猶恐世間聞　元稹西郊遊矚詩曰
東風散餘冱陂水淥已綠煙芳何處尋杳靄春山曲新
禽哢暄節晴光泛嘉木　與諸君遊華鶴秋見爲　白
居易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詩曰濟源山水好老尹知
之久常日聽人言今秋入吾手孔山刀劒立沁水龍蛇

走危磴已懸泉潺湲轉坊口虛明見深底淨綠無纖垢
偃樺浪悠揚塵纓風抖擻巖寒松柏短石古莓苔厚錦
座嬰高低翠屏張左右雖無安石妓不乏文舉酒談笑
逐身來管弦隨事有時逢杖錫客或值垂綸叟相與濟
忘歸自辰將及酉　又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
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詩曰秋天高高秋光清
秋風嫋嫋秋蟲鳴嵩峰餘霞錦綺卷伊水細浪鱗甲生
洛陽閑客知無數少出游山多在城商嶺老人自追逐
蓬丘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門十八里莊居邐迤橋道平
不寒不熱好時節鞍馬穩快衣衫輕並轡踟躕下西岸

扣舷容與繞中汀開懷曠達無所繫觸目勝絕不可名
荷衰欲黃荇猶綠魚樂自躍鷗不驚翠藻蔓長孔雀尾
彩船櫓急寒雁聲家醞一壺白玉液野花數把黃金英
朝遊回看西日暮夜話坐及東方明暫停杯觴輒吟詠
我也狂言君試聽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并
不能救療生民病即須洗濯塵土纓況吾頭白眼已暗
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臥香山行
又東樓南望詩曰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
有信天水合無痕鷁帶雲帆動鷗和雪浪翻魚鹽聚爲
市煙火起成邨　儲嗣宗春遊望仙谷詩曰清無車馬

塵深洞百花春雞犬疑靈藥耕桑似避秦登山樵采路
臨水浣紗人若得心無事移家便卜鄰　朱長文望中
有懷詩曰龍向洞中銜雨出鳥從花裏帶香飛白雲斷
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　韋莊南昌晚眺詩曰南
昌城郭枕江煙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
霞紅襯賈人船霏霏閣上千山雨嘒嘒雲中萬樹蟬怪
得地多章句客庾家樓在斗牛邊　宋王禹偁春遊南
靜川詩曰南遊高車嶺川源似掌平峰巒開畫障畎畝
列碁枰帝女柔桑綠王孫野草生提壺催我醉戴勝勸
人耕商嶺堪攜妓丹河好濯纓蓋圍松影密鞭亂竹根

獰勃勃畬田氣磷磷水塏聲野桃誰似主山鳥不知名
欲舞寧無蝶思歌亦有鶯官閒春日永擔酒此中行
趙抃遊青城山詩曰三十六峰峻維岷在蜀奇方行刺
史部重款丈人祠凍雪諸蕃隔晴雲六面披訪山窮賈
洞敕鬼覘豐碑泉落寒崖響蘿依古木垂良工存舊筆
老吏琢新詩陟險齊雙屐逢幽鼓七絲盤桓不忍去還
作更來期　又出雁蕩回望常雲峰詩曰遊徧名山未
肯休征車已發尚回眸高峰亦似多情思百里依然一
探頭　林逋湖樓晚望詩曰湖水混空碧憑闌凝睇勞
夕寒山翠重秋淨雁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輕一毫叢

林數未徧杳靄隔漁舠　又上河閒泛檥舟石函因過
下湖小墅詩曰平皋望不極雲樹遠依依及向扁舟泊
還尋下瀨歸青山連石埭春水入柴扉多謝提壺鳥留
人到落暉　蘇舜欽獨遊輞川詩曰行穿翠靄中絕磵
落疎鐘數里蹋亂石一川環碧峰暗林麋養角當路虎
留蹤隱逸何曾見孫吟對古松　又遊招隱道中詩曰
揚鞭望招隱塵思漠然收雲接青林合泉兼碧草流踈
鐘傳別塢晚日動前樓嘉遯平生志吁嗟得遯遊　梅
堯臣希深惠書言與師魯子聰永叔幾道遊嵩因誦而
韻之曰聞君奉宸詔瑞祝疑靈岫山水聊得遊志願庶

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二秀方斬建春陌十劍殘書
漏初經緱氏嶺古柏尚鬱茂却過轘轅關巨石相撐鬪
夕齋禮神祠法衮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從
者十數人輕齎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
杳虧蔽花草藏澗竇傷林有珍禽驚聒若遊彀盤石暫
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窗斬絕非可構下玩擣衣
碪熀燿金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歐陽稱壯齡
疲軟屢顛踣競歡相扶持芒屩資踐蹂八仙存故壇三
醉孰云謬鄙哉封祝碑數子昔鐫鏤偶識一時事曷虔
來者詬絕頂瞰諸峰盤然輕宇宙遙思謝塵煩欲知羣

鳥獸韓公傳石室闡之固已舊當時與稍衰不暇苦尋
究東崖暗窒中釋子持經咒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
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嘗期躡屐過吾儕色先愀遂
乖眞諦言茲亦甘自咎中預會幾望京蟾皓如晝紛紛
坐談謔草草具觴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
形骸胡爲戀纓綬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瞀歸來遊少
室嶒崒殊引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
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閒涓涓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
眞安可覯霞壁幾千尋四字伴篆籀咸意苔蘚文誠爲
造化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遘忽覺風雨冥無能久

瞻扣息息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諠譁怪說多駭耀淩晨關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殫疲左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酎所嗟遊遠方心焉倍如疚　又魯山山行詩曰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境獨行迷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　余靖遊水南寺詩曰雙刹聳浮雲層軒絕世塵松溪千蓋雨茶圃一旗春夜梵龕燈暗朝香篆火新暫來猶永日堪羨白蓮人　歐陽修和丁寶臣遊甘泉寺詩曰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

泓亭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變俗那知為勝迹西陵老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此遊馘危一徑穿林樾盤石蒼涼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柏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卻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弄月歸　又豐樂亭遊春詩曰綠樹交加山鳥啼晴風蕩漾落花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歸　又曰春雲澹澹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又曰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韓維登湖光亭詩曰雪盡塵消徑露沙公家池館似山家翠痕滿地初生草紅氣通林未放花匝岸平波清照雁壓城危榭斗回鴉自慙白首猶圭組此地年年賞物華　米芾望海樓詩曰雲間鐵甕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　秦觀次韻子由題平山堂詩曰棟宇高開古寺間盡收佳處入雕闌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樹寬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巵清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　又次韻子由題摘星亭詩曰崑崙左右兩招提中

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織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燕滿春城綠鬢齊長憶凭闌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　又金山晚眺詩曰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漁船　范成大拄笏亭晚望詩曰林泉隨處有清涼山繞闌干客自忙溪雨不飛虹尚飲亂蟬高柳滿斜陽　又上清宮詩曰歷月捫參興未闌丹梯通處更躋攀冥濛蜀道一雲氣破碎岷山千髻鬟但覺星辰垂地上不知風雨滿人間蝸牛兩角渾如夢更說紛紛觸與蠻　又最高峰望雪山詩曰大面峰頭六月寒神燈收罷晚雲班

浮空忽湧三銀闕云是西天雪嶺山　劉宰北固山望
揚州懷古詩曰北固城高萬象秋煙竿一縷認揚州試
乘綠漲三篙水要見朱簾十里樓浹濕宮衣朝霧重愁
熏寒草夕陽浮隋堤舊事無人問兩兩垂楊繫客舟
戴復古烏聊山登覽詩曰抖擻囂塵上翠微旁溪寺上
坐題詩忽聞啼鳥不知處細看好山無厭時風掃雲煙
開遠景人攜香火謁叢祠客來千里登臨意說與詩人
未必知　又登使閣黃明府強使和山谷先生留題之
韻曰未登使閣心先快紅日半檐秋雨青宇宙無邊萬
山立雲煙不動八窗明飛來一鵲天相近畫盡千帆江

自橫借問金華老僊伯幾人無忝入詩盟　黃公度與
郡晚望詩曰山逐寒雲斷天隨莫靄低稻畦迷上下樵
徑自東西故國存書劍他鄉咽鼓鼙涓埃期補報未敢
卜幽棲　謝翱遊釣臺詩曰古臺臨釣渚遺像在蒼煙
有客隨槎到無僧依樹禪風塵侵祭器樵獵遊兵船鴈
有前朝讀看碑數漢年　呂定望岱岳詩曰岱宗東望
鬱嵯峨萬丈仙橋鳥外過秦樹千年空老大漢碑終古
不消磨天壇夜靜垂星斗石磴春深長薜蘿記得舊遊
曾載酒頹然峰頂放長歌　林景熙重遊鏡曲次韻詩
曰青眼重逢白髮新舊遊卻恐是前身野鳩妬客招呼

兩江燕隨人管領春曾附僊舟追李郭獨提詩律繼黃
陳鏡中恨不移家住山水蒼蒼老釣綸　眞山民光霽
閣晚望詩曰一閣納萬象危闌俯渺茫白沙難認月黃
葉易為霜宿鳥投煙嶼歸樵趁野航孤吟誰是伴漁笛
起滄浪　元周權次韻秋望詩曰莫鴉啼處斷霞明搖
首風前萬里情煙抹山光翠屏冷水涵天影玉壺清蟲
鳴沙徑宵初永雁落蘆汀月未生何事數聲江上笛吹
將離恨滿孤城　揭傒斯遊麻姑山雲閣詩曰君子荷
初服恩至若無榮穆穆芳雨散悠悠蒼山行危閣擁霧
黑飛析綠雲下苔蘚滑如積松杉香冥冥時逢負芝翁

忽聞流水聲舉足向益高矯然欲遐征徒隸各忘倦矧
彼高人情　黃溍老登平遠堂鼇頂峰詩曰六鼇簸蕩
元圃碎三島崩騰失空翠海風掣斷南山雲分我滄江
半江水臺南巖谷青岌岌奇松怪石作人立山巔恐有
風雨來林徑空濛落花濕水東岩崩結平綠積霧飛嵐
出堪掬蓬萊迢迢幾萬里一碧天光浸寒玉吟翁回首
看不足緩步策驢度空谷誰知咫尺山中幽望斷殘暉
立脩竹　許有壬登岳陽樓詩曰半空輪奐壯巴丘消
得騷人一繫舟雲氣遠攜湘雨至湖光寒入蜀江流山
川信美非吾土天地無窮有此樓三十四年如夢過可

憐華髮賦重遊　王翰遊杭煙寺詩曰石磴招提古松
蘿冥不分排雲雙樹轉隔水一鐘聞林影疑殘雨山光
倚夕曛醉來歸路遠秋思正紛紛　成廷珪登望江樓
詩曰長江不可極岸幘獨登臨潮信自朝莫山光無古
今碑亭流水涸輦路積苔深欲寫興亡恨西風萬葉吟
　巖士貞方山詩曰遙望羣峯擁翠鬟登臨殊覺倦躋
攀枯藤倒挂長松上峻瀑斜飛雨峽間龍卷雲歸常帶
雨犬隨人去自登山湫池只在危岑頂欲啓瑤函論大
還　又壽山詩曰乘興行歌上古臺衆峯環處一徘徊
怪松歲老縈苔蔓小殿春深長綠苔霧暗雨池龍隱見

煙消萬里鳥飛迴山頭老嫗知消息驚問適從何處來
　又廣德觀詩曰瑤臺瓊館古朱砂知是神仙第一家
不向山中餐柏實却來溪上看桃花玉壺春暖融瓊液
金鼎朝寒護碧霞須待三千功行滿御風同駕五雲車
　又壽聖觀詩曰來遊磊石訪元關雨清苺苔繞砌斑
歲月如流宮殿廢溪山無主鼓鐘閒數聲漁唱蒼茫外
一片仙碑紫翠間獨拄瘦筇空佇立竹松疎處看銀山
　明劉基郊遊詩曰草根蟪蟈鳴湖上蘋葭靡繁林溺
深綠清池散圓紫雜居昧節序陶情類上士汎舟出郊
甸緩步信所履壺觴展倡酬及此晴日美嘯歌望山川

慷慨集悲喜歸雨入禹穴返照射宛委鳥啼樹有風帆
過煙在水興盡各言還適意聊復爾　又晚同方舟上
人登獅子巖作曰落日下前峯輕煙生遠林雲霞媚餘
姿松柏澹清陰振策縱幽步披榛陟層岑槿花籬上明
莎雞草間吟涼風自西來飄颻吹我襟榮華能幾時搖
落方自今逝川無停波急弦有哀音顧瞻望四方悵焉
吟思深　又古戍詩曰古戍連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
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迥雲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燒
不盡時見兩三花　高啓郊野雜興詩曰幽事向誰誇
孤吟對晚沙浣衣江動月繫艇岸垂花行蟻如知路歸

鳧自識家一尊茅屋裏隨意答春華　何景明玉泉詩
曰行遊金口寺坐愛玉泉名雲去隨龍女風來動石鯨
入宮朝太液穿苑象昆明却望天河水迢迢萬古情
李夢陽九潭詩曰岧岧千仞嶺下有百尺潭夕風起微
瀾潋灩動晴嵐俯之駭我心佇翫雲波涵流鞋飀寒清
躍魚胡可探蹊暝樵響歇猿鳥來相參寄語泥中物長
蟠恐未堪　薛瑄遊習池詩曰谷口一徑入蒼山四邊
開中有習池水水碧無纖埃微風一蕩拂林影久徘徊
寒光空心性俯翫何悠哉　孫一元紫陽山中徐步詩
曰窮壑臥孤松寒風生杖履幽人獨往來鳥弄自成句

因山幸得秋欣然有餘趣片雨丹江光孤雲起汀樹望中水似天嘯坐漁舟去　又櫂入西湖登孤山拜和靖處士墓詩曰向晚南屏路相攜上釣艙山根晴亦濕湖氣夜難昏月色留吹笛鷗羣迴洗尊來尋林處士地下有知音　頓銳出聖水關往鳳皇山詩曰嵲兀攢洨寥參差入煙霧漸與人世隔遂愜平生素嵌𨻶關門轉蒼石亂流怒陰崖匯靈淵未冬已寒沍帶嶠蒼靄微幕頂白雲度斷徑屢猱接傾巖數狼顧肆貪意興奇強制心膽怖睨憎仄磴危足試𣪍岑固絕谿棲無地登天疑有路空寂排宴詮清虛獲元悟　華察遊善卷碧仙居詩

曰落日下空門齋鐘出林莽偶茲叩精廬再宿翠微上舊遊不知處但見松杉長巖虛露氣清坐覺心魂爽月白山窗高夜靜風泉響遂令寤寐中超然脫塵網雲壑永可棲願言稅歸鞅　又澄觀樓曉坐詩曰曉色澄秋林霞明暎山翠貪奇事夙興爽氣醒殘醉空霜日夜繁坐見木葉瘁天高宿霧收白雲出平地初日照重巖寒流響虛隥景物清心魂泠然起遐致　又過埃陽山居詩曰林泉愜嘉遯乘興訪幽蹤野曠餘寒照山深多亂峰潭煙生暮色水木澹秋容不是桃源地虛疑物外逢

一　胡纘宗登天柱閣詩曰與客上江樓橫江山欲浮雲當天柱出月傍小孤流帆外收吳楚尊前落斗牛瀰漫忽千里倚檻思悠悠　劉大夏玉泉道中詩曰曉來聯騎踏晴沙風景蒼蒼一道斜幾處白雲前代寺數邨流水野人家鶯啼別墅春猶在馬到西山日未斜回首不知歸路遠九重宮殿隔煙霞　楊基登岳陽樓詩曰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闊魚龍舞嬋娟帝子靈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　喬世寧馬湖登覽詩曰四海車書一千旄萬里揚牂柯今作郡魑魅舊爲鄉江自金沙出山連玉嶠長歲時常霧雨草樹但青蒼　陳有守登齊雲詩曰夙齡志遐討西征

恣遊目三年歷大行旬月棲王屋洵美自冀方駕言歸海陸策杖登雲峰振衣問天谷白岳標神皋紫崖峙靈隩雲亭望仙馭虛館探真籙薄霄叩金庭御風驂玉輅天門抱非煙日觀攀若木睎騣九垓城舒嘯三洲閣乞山稱外臣樓居肇枚卜　李先芳德藩白雲亭觀珍珠泉詩曰帶礪開宗國湖山列祖筵泛槎滄海上張樂白雲顛臺榭吞寒浦笙歌拂夕煙地靈噴玉屑天派瀉珠泉鮫室光逾媚驪宮夜不眠月中疑蚌出水底見星懸詞客頻中聖君王正渴賢本支流不盡千古鏡常圓　皇甫汸遊仙都同樊侍御詩曰寡諍謝書牘懷仙抗晨

㨑怪石儼辟立危峰類削成陽火伏未息陰湖鑒以清下有千霄木上有承露莖漢武建柏寢秦皇慕蓬瀛惜哉無靈氣安得遂沖升軒后獨不朽鼎實垂鴻名柱史良地主邀我釣天行黃金九奏發白玉雙童迎聊從避驄路一展攀巔情　李攀龍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詩曰黃榆高不極臨眺亦奇哉河勢中原坼山形上黨來白雲橫塞斷寒峽倚天開搖落清秋色多慚作賦才　又集開元寺詩曰流陰拂層岑返照翳深谷古寺入蕭條廻巖抱幽獨梵影淨香臺鐘聲般石屋絕辟棲禪誦懸崖下樵牧秋花雨還瘦老樹霜逾秃寒泉

可瑩心白雲況極目登臨客自佳搖落時何速疏色蕩腥羶苦光清簡牘新詩發神秀舊遊耿初服歸來杖履便老去煙霞伏高城出睥睨燈火通林麓言旋轉多興後期此同宿　又遠遊篇曰乘蹻萬里外言造太微庭雲霞曜朱闕日月夾丹楹羣后儼金止仙女紛玉亭臨風列以雨出窈而入冥沆瀣飛素液芝草不復零虹霓爲我帶雜佩搖華星濯纓河漢流清波正泠泠俯視世間人泛泛如浮萍　王世貞與黎職方呂光祿共賦峴山石尊詩曰李相昔酣飲顏公復鴻騫遂令茲山名遠並太傅尊閒李大火流清陰猶未歇選勝仍選良避蒸

因避喧稍嘗蒙茸豁遂辭窗寮捫攔然見中窪宛爾發清源北斗與南箕不挹名空存安得瀉天瓢下注此石罇左攬仙人箸右洗玉女盆夕旭代爲薪青山借作飧遙吹從東來密箐輕颸繖一酌澆磊塊再舉超龍樊首驂華胥路息駕衆妙門始知從三雅有待猶爲煩　文陟牛首山詩曰金陵信佳地茲山仍麗觀標形自牛首遥勢應龍盤叢楸入晝暝長松當夏寒雲梯界危漢梵宇繪層巒仰窺象緯遍俯覺塵世寬江挖萬里練巖橫千仞丹　王世懋汎太湖抵西洞庭詩曰具區昔載勝包山始簿遊理檝戒良辰景氣及凜秋帆輕岸猶近舟

駭風始遒洪波蕩無涯超忽薄天淨初陽麗遠岑微陰帶中流隱見遙羣峰出沒或琛洲舉白屬飛鴻高詠驚潛虬崩濤餘胥怒橘柣存蠡謀弔古有遺恩會心故忘憂疲苶儻可捐庶彼沙中鷗　徐中行春晚同顧甫元美遊姚園詩曰落魄憐吾黨流光憶去年狂歌依白雪醉眼望青天詞賦非時好漁樵自舊緣試看芸閣吏何似竹根眠　宗臣同元美明卿集張氏園亭詩曰古臺荒自出石磴曲相臨忽起千秋思能空萬里心明月有如此幽人不可禁何須賦搖落夜色五雲深　吳國倫登七臺山絕頂詩曰真氣鬱不改結爲谿上山岩嶢七

頂秀透迤三郡間熒熒吐南斗歷歷排天關蹇予久臥閣欲往無羽翰茲晨挈霞友矯足窮躋攀絕磵蔭楩梓陰磴飛潺湲逶迤造無際忽擁仙人壇苔蘚蝕故鼎伊誰睹還丹龍蛇亦已遠鶴馭當來還岑樓俯冥壑列嶂趨危闌且復剝芾苓麋鹿羣相歡登高望遠海天路何漫漫海風吹白雲須臾卷層巒衣裳濕空翠几席衝驚湍奇賞一以愜何當此休餐湊虛但長嘯高枕青林端

又遠遊篇曰一隅非我宅九土安足州迫厄從世人四顧嬰百憂經營寰盎間區區欲何求金石良易散曜靈忽以道白雲啓閶闔飄然思遠遊道逢赤松子仙藥為我投舉翼崑崙顛息駕扶木丘扶木挂東海元氣鼓洪流下枝九陽伏上枝一陽浮神魚戴五城氣吐金銀樓登樓瞰列缺六漠何悠悠始知泰初理可與天地侔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

人部六十七　遊覽　遊孤　懷舊

遊覽五下

原 賦 後漢班彪遊居賦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哲人之所虞遂發軫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父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烏魚之瑞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元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魏曹植節遊賦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迴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岳之崧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鶩庶翱翔以解

憂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沈浮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於舊房　又感節賦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元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燿

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長炤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以西翔飛鳥翩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予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野獸驚以求群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涔濟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楊修節遊賦曰爾乃息偃暇豫攜手同征遊乎北園以娛以逞欽太皞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靈誕煙熅之純和百卉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撓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

徨玩奇樹之抽英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發赬綠葉白蔕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青紛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播馨嗟珍果之叢生每異類而絕形稟沖和以固植信能實而先榮於是迴旋詳觀目周意倦御於方舟載笑載言仰泝涼風俯濯纖腕極歡欣以從容乃升車而來反　**增**梁沈約郊居賦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刋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渟洿之汀濙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為戶旣取陰於庭樾又

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若乃園宅殊制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樹千林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蔕銜素蕊於青跗訪往途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偽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予之所避也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塚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轉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

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為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之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舉寒插於強秦路縈吳而欵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愆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睇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孟從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鐘石鏘鉠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筭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惆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業百栱相持阜轅林駕蘭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漬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覿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始餐霞而吐霧終凌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蜷泛天光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為狀也則巍峩崇崒喬枝拂日嶤嶷岧嵽隆石堆星岑崟崪屼或坳或

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磴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煙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晚樹開花初英落蕊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花於庭菊冰懸埳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羅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歎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傍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迹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　唐王勃遊廟山賦陟彼山阿積石峩峩亭皐千里傷如之何啟松崖之密蔭攀桂邑之崇柯厲浮埃於地絡披顥氣於天羅爾其綠巖分徑蒼岑對室菌軒丹紈芝場翠密俯泉石之清泠臨風飈之瑟颸仰紺臺而攜手望元都而容膝躡霞岡於玉砌步雲邑於金壇懷妙童於眞女想青螭及碧鸞情恍恍而將逸心迴迴而未安見丹房之晚晦知紫洞之宵寒既而霧昬千障煙浮四野恨流俗之情多痛飛仙之術寡驅逸

思於方外踢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懷
於此都也亂曰已矣哉吾誰欺林鍾達地煙霞失時託
宇宙兮無日俟鸞虬兮未期他鄉山水祗令人悲　李
嶠楚望賦曰眇乎忽然高山之巔霧團團而凛草風烈
烈而鳴泉對蒼茫之寒日聽蕭索之悲蟬廓獨處而無
晤吾凝睇乎八埏於是繁懷載紆積慮未豁生遠情於
地表起遙恨於天末霜盡川長雲平野闊恨遊襟之浩
蕩憤羇怨之忉怛若乃平原杳兮千里春山花香兮萬
里新迷故鄉之處所滅愛舊之聲塵願寄言而靡託思
假翼而無因徒極睇而盡思終天性而傷神或復天高

朔漠氣冷河關漢塞鴻度吳宮燕還對落葉之驅影怨
浮雲之慘顏爾乃永眺無見端居不聊愴歸軒之寂寂
傷遠客之悠悠月臨城曉風送邊秋唳鶴鬭兮烱不寐
凝笳動兮此夜愁及夫寒野蕭條空山寂寞目鄂鄂而
遙渺指邯鄲而路遙傷永離兮浦曲訣遠送兮河橋眺
平蕪之漫漫瞻遠樹之迢迢佗然直視嗌矣魂銷形將
槁木同植心與飛蓬共飄至如隴上從軍漢陽謫戍插
羽朝急要鞭夜赴黯黯寒雲蒼蒼關樹甘理影於異域
整回首於歸路魂逝兮邑里目斷兮煙霧步將前而復
留望欲罷而還顧覩驚塵之歘起見征羽之將度泉石

愴而增咽行旅悲而失措亦有擣衣思婦織錦佳人看
粉黛兮無色視桃李兮非春君去兮還無期妾心兮私
自悲高臺四望眇無極天涯一去何盡時天涯兮綿綿
問道路兮將幾千朝朝暮暮綺窗前長懷此恨終永年
若夫羈旅失職之人放逐流離之客羌抱恨而誰訴塊
緘愁而不釋於是窮澤際天滄流拂漢屬榮悴兮時改
遇炎涼兮節換莫不瞻草木而孤絕向風烟而永歎故
夫望之為體也使人慘悽伊鬱惆悵不平興廢思慮震
蕩心靈罔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悵乎若有待而不至也
悠悠揚揚似出天壤而涉雲莊逡逡巡巡若失其守而

忘其眞羣感方興衆念始并既情招而思引亦目受而
心領　劉禹錫楚望賦曰檽軒之外羣山巃嵸岡陵靡
隨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窮蔚森聳夕露朝霞望如飛動
簷廡之下大江順洞支流合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
沒兩涯涵泳之族聲取獻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枿
軒昂舞於盤渦遠及收潦澹如酥醴白石磷磷倒影羅
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綿與空蒼然湘沅之春
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鳥嚶嚶三
星暳其曉中植物颸以飄英雲歸高唐草蔽洞庭目與
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函遊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

形枒樹同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景曜明恢台之氣
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漫沸翔
禽跐蹐呀喙垂翅曦赫歊蒸陽極召陰二儀交精下上
相歆雲興天際歘若車蓋凝曖未瞬瀰漫靉靆雷若
火喬木摧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驚聽當綆縺日中見沬
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
耀川原夕月既望曜於丹泉上鏡下冰淵塵濯煙宿麗
潛芒獨行高躔明星方揚斜漢西懸增柄如隨半沈層
瀾雞喝晰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睽兮已分山
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讀卑洶浩浩以營營追向時之
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彷像而馳精
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脉故道朘削行
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鳷鳴而決起拾縹翠於
砂礫維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雁俱來突兀委
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遮響淅瀝梢槭
我處層軒日星廻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
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
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閽遠莫
遠兮故園舟有檝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又安知
其所如悅臨高以觀物　又望賦遨不語兮臨風境自
外兮感從中明晦轉續兮八極鴻濛上下交氣兮羣生
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騖遐情乎太空物衆化兮多象人
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
情以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瞠然若喪
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紜紛兮若斯望如
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迴阿閶闔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
兮臣心踴躍扇交翟兮葳蕤旗升龍兮蟆略日轉黃道
天開碧落疑瑞景於庭樹掬飛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
且歡登霸岸兮見長安紛墀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
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闕干遊御史之驄馬逐

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越四隩漢帝
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裳踊於河上馬跡窮乎越徼紫氣
度關而斐亹神光屬天而煜耀既眷眷以馳精眷專
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森森兮窮冥冥楚塞氛惡
兮蕭關燧明營籠孤月兮角奮長庚沙長似雪磧有疑
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警
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旆旌望如何
其望且慕思意隔兮年光度雕輦已辭兮金屋何處長
信莫生兮長門日暮候翠華之儀來仰元天以自訴況
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餘統素風蕭蕭兮

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拊琴翻瀚塞之思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侯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獨含嚬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廻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衡斗兮誰見伊戴盆兮何望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廻首不作渭濱垂釣

臣羞隨洛陽拜塵友　蕭穎士登故宜城賦曰升彼墟兮遐眺荆江逈騁樊沔類滄以隱嶙歟缺而嵯峨野茫茫其靡極何人戶之單尠恨青春兮始交又白日兮將晚悲世事之艱阻慨征途之未返憑寒皐以盡目究林莽之深淺煙廻起於殘燎鳥羣飛於絕巘曾是感時而戀舊孰不酸辛而僶俛偉夫峴首之爲鎮也峻隅百雉危甍萬井森松篁之薈蔚劃䣙衢以周整前山縈依而秀拔斜漢杳映以清廻杭稌蔗橘雜荆衛下富桑麻黍粟倂冀魏之境漢之盛也稱南國之冠蓋晉之衰也爲北門之捍屏今方嶽之仁明惠久要於平生幸羈旅而

獲有旋載筆於戎旃陪後車於南紀儼四牡以東征歷隤墉而訊諸乃楚郢之遺城荆雲兮蔽虧朔雁兮差池雲方沍兮雁有歸嗟余行兮憺遲遲諒窮愁兮莫護雖九醞兮奚施　白居易泛渭賦曰亭亭華山下有人踐兮望兮愛彼三峰之白雲泛泛渭水上有舟沿兮泝兮愛此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游又感傷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子生之幸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夷與華而無氛埃及皇帝纘位之二紀兮命高與鄭爲鹽梅二賢兮夾立四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

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余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己心慚怍以徘徊登余名於太常兮署余職於蘭臺有蘭兮閣有芸芳菲菲兮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事又不維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兮其可賞目白雲兮激清流且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長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和舷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瀲灩兮棹寅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蟀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歎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子何爲乎不樂鳥樂兮雲際鳴嚶嚶兮飛禽翕魚樂兮泉底躍撥撥兮尾瀲瀲

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得其樂者由
賢聖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為聖致時於既濟凝為和兮
聚五福發為春兮銷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
生之世彼鱗蟲兮與羽族咸和樂而不知惠我為人兮
最靈所以愧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浴於渭兮詠而
歸聊逍遥以卒歲　又洛川晴望賦金商應律玉斗西
建加旬雨之時晴叶秋成而適願是用步閭里詢黎獻
皇風演溢歌且聽於昇平聖澤汪洋誦不聞於胥怨爾
乃命親懿會朋執賦邙山眺洛邑天泬寥而雲静氣肅
殺而風急三川浩浩以奔流雙闕峩峩而屹立飛梁徑

度訝殘虹之未銷翠瓦光疑驚宿雨之猶濕嘉三時之
是務觀五穀之斯入覽滌場之在勤知滯穗之見拾及
夫日色黯黯寒光熒熒遠水澄碧群山結青山水隱映
花氣氳冥瞻上陽之宮闕兮勝仙家之福庭望中嶽之
林嶺兮似天台之翠屏宜其廻鑾輿兮檢玉牒朝千宫
兮御百靈使西賓之詩少弭東人之怨攸寧不亦盛哉
客有感陽舒詠樂只揮宅翰獨徙倚願得採於芻蕘終
期拾乎青紫　周鋮登吳嶽賦曰吾嘗文戰將北覊遊
極西覩吳嶽之孤峭計羣山之莫儔由是踰崖谷遂攀
躋入雲霧出塵泥既臻頂上目視天倪雁塞殊小峩嵋

甚低蓋以氣壯神扶雄標國祚揖白帝兮不見抛皇城
而自固嵐光擁翠拓開霄漢之心岫色橫空銜衝戎夷
之路嵽嵲旁竦岧嶢上干碧草春合清風夏涼遥瞬魏
闕迴立煙巒凝超洞府謂在天壇中隱深溪日月之光
不到外連層阜龍蛇之勢斯蟠當其區宇正寧氣埃初
見覽造化之宏制識乾坤之設險汧水縈盤而繞走隴
山崭巖而螺旋西窺劍閣霜地表之千鐔東瞰蓬萊黛
波間之數點遐徵衆嶽式並隆崇彼皆受封於百代此
獨不視於三公森聳立以削成孕慚太華黯雲凝而化
出嵌讓維嵩况乎萬仞淩虛千里倒影虎踞華裔鯨吞

瘴境壁獻攢辟廻巖列屏捍絕域以增隘固中原之甚
永直使以禮賓九有仁服八荒僻賢以為輔粥宅道以
作封疆亦須假我嚴衛憑我巨防翊藩垣於都邑遠隔
閩於氐羌吾唐重其功崇其鎮爰升成德之號用補極
天之峻小區是以竟日與感抽毫賦韻登詠畢兮嶔岑
指長安而後進　宋蘇軾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
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
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
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

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

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又後赤壁賦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

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元許有壬雪臺賦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卜逸

輿作呷畢轂趣青秝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醴從白眘之佳客乃渡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見夫三臺之巀嶭者乎氷井峙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慙幾費幾杵成玆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聳戴雙闕鳳飛連甍複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燠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慮嶭嶭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謳吟登高作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

鎖諸嬪於幽闥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雁訴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闃不鬪　明陳獻章湖山雅趣賦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黟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峰入杭觀於西湖所過之地盼高山之漠漠涉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於是乎兩忘生死烏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羣彥撤百氏之藩籬啟六經之關鍵於焉優游於焉收斂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

眞寔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出而觀夫通衢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其一哂而況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車馬駢塡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嗟夫富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客有張璟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眞樂余欲止而告之竟去不復還噫斯人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仞岡濯

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費宏賜同遊西苑賦曰由禁門而西出兮望岌嶪之新宮煥金榜之門懸兮上輝映於層空殿錄書之無逸兮亭寫詩之豳風本姬籙之攸昌兮發至理於周公惟王業之草昧兮率肇迹於農功知民依在稼穡兮必軫念夫鰥窮仰吾皇之明哲兮躡堯舜之希蹤豈成王之可望兮乃自抑而謙沖取周公之訓戒兮獨閔閔於村農當八珍之前列兮念民腹之未充躬三推於帝籍兮畝罣布而横縱斂嘉穀於秋穫兮需御廩之常供曷后妃以親蠶兮欲稍習於女紅繰柔絲以成帛兮備祭服之紉縫以乃勤而處逸兮

惟慎始而圖終屬秋氣之平分兮日未昃而方中忽鑾輿之時邁兮乘御天之飛龍環太液而周游度柳陰之垂虹名微臣而同樂兮曳委佩而景從前黼座而造膝兮聽玉音之雍雍諭締造之初意兮令寓目於西東荷慰諭之拳拳兮勉圭輔而輸忠又觀於別殿兮步從倚而從容挹翠巘之芬郁兮賞錦檻之芳叢念微臣之與此兮實千載之奇逢愧天恩之難報兮其何以仰副乎宸衷祈雨暘之時若兮慶歲事之屢豐庶皇心寧而聖體健兮荷百福之攸同贍前星之輝輝兮協吉夢之羆熊歷年邁夏而逾周兮豈但媲盛於三宗

【原】歎晉石崇思歸歎登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思塡胷魚瀺灂兮鳥繽翻澤雉遊鳧兮戲中園秋風厲兮鴻雁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竦百草零兮覆畦壟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愍廓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兮忽歸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鬱茂兮芳草盈元泉流兮縈丘阜閣館蕭寥兮蔭叢柳吹長笛兮彈五弦高歌凌雲兮樂餘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冕投紱兮希彭聃超逍遙兮絕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

【增】序唐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湛幽凝鎭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藉茅於磻溪之陰屈平製芰於涔陽之浦覽瀛州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雜以妙論亦有嘉餚旨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

又遊冀州韓家園序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雖接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街當術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塞戶瑞氣沖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朗月閒而素琴薦家童掃地蕭條仲舉之園長者盈門廓落東平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眺望而

林泉有餘奔走而煙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鼎鑊之鳴瀛鳳雌雄並入笙竽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南庭與晚東徑陰生石髓折而隱士歸玉山崩而野人醉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遊陶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增】書漢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爾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川有九游其八欲類此矣

魏應璩與滿公琰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

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悒悒　又與從弟君胄書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廈脩寸肴修　永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珮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

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寬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方欲執耒於山陽沈鱗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甫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增唐王績答馮子華書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

[illegible]傳唐陸龜蒙甫里先生傳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性不喜與俗人交時乘一舟設蓬席齎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作江湖散人傳而歌之傳曰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人或笑之先生曰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明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鐵笛道人者會稽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綠萼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

令轉錢塘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於宛陵毘陵間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渺七十二峯東抵海上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　殷雲霄孫一元傳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常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而為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又嘗東入華南浮湘

漢登衡嶽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
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
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
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於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來
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瞯海門月餘別去　王貫洞
庭漁人傳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
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
號洞庭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
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寘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
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
不問客所觴而其遇佳晨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
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攜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
章輩游石門元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即
傾攜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爲衣冠時時與樵青
釣童狎亡異也　鶩池生傳鶩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
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顱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
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鶩池更號鶩池生宋
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亡嘗者
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古
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其豪忽難奇節未

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強馳騎間
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
師江夏吳偉鄉之父有頎而聽者生戲爲之貌絕肖父
因勸生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
不應以是里中盡目爲狂生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
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歎曰咄嗟天乎將驅
我於埃𡏖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至博
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館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
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竟
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生間
得其詩嗤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
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
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
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
户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駸駸白亡令人矣又
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
過雲陽甸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
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
而西窮關陝潭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餅粟
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無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

市中當得粟已而果𥁞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
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聒生不能堪乃遯
至城外一山樓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峩眉山遡巫巴下
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
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
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踦驢蹶於
唐氏之滹傾其橐中書曝之僱唐氏異生所為要與之
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為刻其詩傳
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為丹砂白石者生挾
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

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
奇其詩名謁便殿生久在遼王所絕不與用事者比遼
王常召生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為調笑以悅遼
王生第端坐竟日夜即飲至大醉目不流眄遼王益敬
憚生每見生輙為斂容生之不及於難以此自遼王廢
生不樂居江陵乃自攜少貲遁遊七澤間最後又還江
陵適謝其故所往來人而斥二童子姑去乃自薙髮為
頭陀不知其所之
【增】記明袁宏道西湖記虎林之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
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每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
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
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
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
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
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
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
士道哉 又虎丘記虎丘去姑蘇城可七八里其山無
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
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
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

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中
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
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
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鬬雅俗旣陳
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illegible]
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
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
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淩亂則簫板亦不
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
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劒泉深

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項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嵒巒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兩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

懷舊一

原 尚書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增 又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又弗其耈長舊有位人　又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耈　原 毛詩序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懷舊二

原 嵇康高士傳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左傳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　新序吳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寶劒弗忍言季子心許之而未及與及還徐君已薨乃脫寶劒懸於墓樹徐人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劒挂丘樹　禮記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漢書

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名故人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家沛　增 又欒布為人畧賣於燕漢擊燕虜布彭越贖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請就烹上乃釋布　原 又張蒼秦時為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鑕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朱邑惇篤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以私　增 又云敞師事吳章平帝時王莽坐章要斬磔尸東市門章為名儒弟子千餘人皆更姓名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斂葬之　後漢書鄭弘字巨君師同郡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引貺貺被收捕亡沒弘獨詣闕為貺訟罪顯宗覺悟赦其家屬　又廉范受業博士薛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入詰責問范

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由是顯名 原 東觀漢記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徐穉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及瓊薨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酹 增 李漢書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與少府孔融親善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

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欒布之節拜中散大夫　又曹操引軍攻袁譚於南皮王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曹公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操曰

義士也赦之　晉書司馬昭收尚書王經誅之故吏向雄哭之哀鍾會誅雄復收葬之昭聞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　吳均齊春秋明帝不豫南康王琳於第賜死獨江秘守尸晝夜號泣悲動路人於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惟秘及衡陽王子浚侍讀顏植各為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秘字子清濟陽

人也　陳書司馬暠字文昇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以宗室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念忠貞方知臣道即敕荊州以禮安厝　北史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懌領太尉辟陽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者彌不自安固以常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痛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無以尚也君子哉

若人　唐書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名僚屬證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橈詞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惟綱撫棺痛哭躬自埋瘞哭拜而去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厚甚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　又王方翼有友趙持滿誅死屍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往哭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又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

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爲奸邪所譖失意於外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其眞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識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又韓愈少爲蕭穎士子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惟一女在爲經贍其家　孔帖唐李守德爲武衛將軍常遇故主於道主走避之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家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已官授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爲郎將　范陽家誌宋盧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被罪之後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津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　宋史鄭仲客李崇矩門下險詖無行因上書誣告陰事太祖釋不問崇矩子繼昌性謹厚鄭仲蚤死其母嘗詣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又李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將同薦諸朝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中年絕進取意

又鮮于侁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侁往見臺使不許通或謂宜亟焚軾所往來書文以避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惟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又曾回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客告回回力贊且曰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其母　又朱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辛棄疾爲文往哭之　濾書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於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

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爲位而哭　元史金履祥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覲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常倫也　又元蔡子英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舊主爾明祖知志不可奪送之出塞　明獻徵錄王稌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孝孺之及於難也稌周旋其間又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一得坐逮繫文皇念其祖禕死國特宥免復購孝孺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人成義之　又劉潮與荊王太傅李九標相善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潮告親友曰李君未許吾子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乎遂迎女婚其子及李氏爭產太守汪以半予女餘分族人潮辭曰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　又杜環好周人急父友常允恭死其母張無所歸就環環贍養十三年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環具殯殮買地葬之歲時常祭其墓　明詞林人物考余應舉字德甫與徐中行宗臣友善應舉擢福建按察副使至閩值臣理學政而中行守汀甚喜詩筒遝往不絕俄而臣病且死矣無子應舉傷

之躬爲視含斂使其子棐經而受弔以其喪歸　又屠應埈字文升與袁袠聯名舉於鄉又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秘特相親暱武庫災袠下詔獄罪且不測應埈旦夕具壺餐潛餉遺獄中戍之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應埈獨匹馬出郊外握手別　又王世貞爲刑部主事楊繼盛抗章劾嚴嵩專權誤國下獄世貞訪之獄中相共飲泣繼盛以其孤托之繼盛妻張氏上疏願以身代疏草出世貞竄削及繼盛死東市世貞親爲含斂哭葬而遣一使護其喪歸世貞父司馬公忬在鎮聞之亦搤掔嗇嵩嵩聞而切齒日夜謀所以阱公父子逮忬下詔獄世貞急解官奔赴闕下將求代死忬急止之是速吾死也忬竟伏法

懷舊三

【原】葬原仲　奉呂公傳季友如陳葬原仲仲季友之舊也漢樓護字君卿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呂嫗同食及寢居妻子頗厭護流涕責曰呂公以故舊老窮寄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增】求故劍　哭亡簪漢宣帝纔立霍光欲以女爲后帝詔求微時故劍遂以許氏爲皇后韓詩外傳孔子遊於野聞婦哭於澤中問之曰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召伯甘棠　魏徵故笏召伯述行南國舍甘棠之下聽政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唐史詔問魏徵五代孫謩書詔頒有存否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

麥秀之歌　黍離之詠箕子朝周過殷墟作麥秀之歌周人

聞之旹為流涕周既東遷大夫行役宗周見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遂作黍離之詩閔周室之顛覆也

懷舊四

【原】久要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半面半面之故 不棄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不慢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二曰敬故謂不慢舊 【增】記疇昔蘇軾詩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無消息又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有姓名 錢塘如此又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鼓市非故又鼓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

懷舊五

【增】詩晉曹攄感舊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廢興鬩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栖鳥去枯枝今我惟困蒙羣士皆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樂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原】齊謝朓懷故人詩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忘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增】梁昭明太子宴闌思舊詩孝若明山賓信儒雅稽古文敦淳茂公到洽實俊朗文義縱橫陳佐公陸倕持方介才學罕為鄰灌蔬殷芸實溫雅摛藻每清新余非狎異者惟舊且懷仁綢繆似河曲契闊等漳濱如何離宴盡眇漠同埃塵一起應劉念泫泫欲沾巾 【原】梁沈約懷舊詩

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峯途艱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傷王融 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傷謝朓 又詩曰左率蘊時譽秀出冠朋僚聳幹佝氣振此百尋條蘊藉含文雅散朗溢風飇楸檟今已合容範尚昭昭傷庾杲之 又詩曰長史體閒任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形為歡宴留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傷王諶 又詩曰東南既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迹共追陪事隨短秀落言歸長夜臺傷虞炎 又詩曰少府懷貞節忘軀濟所奉吏道勤不息蘇文長自擁既闕優孟歌身沒誰為寵傷李珪之 又詩曰韋史識前載博物備戎華稅驂止營校論迹委泥沙始知膚聽局方悟大音賒傷韋景猷 又詩曰虞和無近累天然有勝質蕭瑟負高情耿介懷秋實義貴良為重蘭摧非所恤一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傷劉渢 又詩曰豫州懷風範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無怍頡頏事刀筆紛綸遞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遍朝露傷胡諧之 【增】唐蘇頲奉和姚令公溫湯舊館永懷古人盧公之作樹德豈孤邁降神良並出偉茲廊廟楨調彼鹽

梅寔正悅虞垂舉翻悲鄭鄉卒同心不可忘交臂何為
失清路荷前幸明時稱右弼曾聽野外遊尚記惟中寂
新慟情莫遣舊游詞更述空令還和孱長感知音日
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眞長安一
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金龜換酒
處却憶淚沾巾　又詩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
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
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又詩曰託蔭當樹李忘憂當樹
萱他日見張祿綈袍懷舊恩　杜甫懷舊詩地下蘇司
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

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韋應物張彭
州前與緱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荅張已云沒
因追哀叙事兼遠簡馮生詩君昔掌文翰西域復石渠
朱衣乘白馬輝光照里閭余時忝南省接讌媿空虛一
出守茲郡蹉跎歲再除長懷關河表永日簡牘餘郡中
有方塘涼閣對紅蕖金玉蒙遠貺篇詠見吹噓未荅平
生意已沒九原居秋風吹寢門長慟涕漣如覆視緘中
字奄為昔人書鬢髮已云白交友日彫疎馮生遠同恨
憔悴在田廬　柳宗元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
迹詩交似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

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劉禹錫微還京師見舊番官
馮叔達詩前者匆匆僕馬行十年顦顇到京城南宮舊
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　李德裕漢州月夕遊房
公西湖詩丞相鳴琴地何年黯玉徽偶因徵月夕重敞
故樓扉桃李蹊空在芙蓉客暫依惟憐濟川檝長與夜
舟歸　又詩曰晚日臨安渚微風發櫂謳鳳城波自闊
魚水運難留亭古思宏棟川長憶濟舟想公高世志祗
似化城遊　孟郊李少府廳弔李元賓遺字詩零落三
四字忽成千萬年那知冥寞客不有補亡篇斜月弔空
壁旅人難獨眠一生能幾時百慮來相煎戚戚故交淚

幽幽長夜泉已矣難重言一言一潸然　韋莊饒州餘
干縣琵琶洲感舊詩琵琶洲水斗牛星鳳曾於此放
情已覺地靈因昴降更鬥川媚有珠生一灘紅樹留佳
氣萬古清弦續政聲戟戶盡移天上去里人空說舊簪
纓　宋孔武仲與陳董二君相會於夏州經月甚樂詩
寄董陳君兼感存沒平生交友半成塵想見當年樂會
文別淚茫茫添海水愁懷黯黯塞江雲青衫脫去誰同
老白首追隨尚有君官暇更將棋子學他時籌局當功
勲　王安石悼四明杜醇詩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
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歲

時沽酒歸衣不乏甘旨天涯一杯飯夙昔相逢喜談諧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予死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為已悲哉四明山此土今已矣　李覯客有話故丁秘監京師舊宅因而傷之詩曰等閒榮謝已愁聞況話三公極寵身青史尚為今世夢朱門不是舊時人文章散入諸番口花藥留添上國春生死交情渾易見有誰過此為霑巾　程俱九月七日夜夢王元規詰旦其弟元矩適相訪感而作詩故人入幽夢彷彿平生懷心知九泉隔意象慘不開哦詩不成章懺悅誰能裁曰此蕭爽士寧當沒黃埃

清晨客在門乃自烏衣來典刑見難弟共歎一息奄幽明不可詰此夢何為哉回觀南國道微徑已蒿萊　朱熹拜張魏公墓下詩衡山何巍巍湘流亦湯湯我公獨何往劒履在此堂念昔中興初孽豎倒冠裳公時首建義自此扶三綱精忠貫宸極孤憤摩穹蒼元戎二十萬一旦先啓行西征奠梁益南轅撫江湘士心既豫附國威亦張皇緬素哭新宮哀聲連萬方黠虜聞褫魄經營久彷徨玉帛驟往來士馬且伏藏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白首復來歸鬢短丹心長拳拳冀感格汲汲勤修攘天命竟難諶人事亦靡常悠然謝台鼎騎龍白雲鄉坐令此空山名與日月彰千秋定軍壘岌業遙相望賤子來歲陰列風振高岡下馬九頓首撫膺淚淋浪山頹今幾年志士日慘傷　陸游紹興辛未至丙子六年間予年方壯每遇重九多與一時名士登高於戴山宇泰閣距開禧丁卯六十年憂患契闊何所不有追數同遊諸公乃無一人在者而予猶強健慘愴不能已賦詩識之故里登高接儁遊即今不計幾番秋一樽尚與菊花醉萬事不禁江水流薄命雖多死閭巷逢時亦有至公侯若論耄歲朱顏在窮達皆當輸一籌　劉克莊哭楊吏部道老詩白首除郎已晚哉民間桑柘手親栽蓋棺

只著深衣去行李空攜語錄迴主祭遺孤猶未冠著書殘稾漫成灰可憐薄命飄飄客虛事江西幕府來　元成廷珪吳中五日追念故友李時中李欽嗣有感而作曰夢繞南岡北嶺雲一杯無計灑松筠世間我豈長貧者地下君為不死人夜雨自荒張祜宅秋風誰障庾公塵於今友道俱凋喪落日江湖淚滿巾　史端維故人別墅詩曰門徑無塵有綠苔東風落日舊曾來白頭道者今何在一樹櫻桃花自開　趙半閒憶友人李雲南詩送客出荊扉忽見青青草故人別經時恍隔千里道千里固不遙咫尺夢難到孤烏安朽株行雲在晴昊敢

歎會無期坐念春風老　明李夢陽追舊寄徐子詩懷昔相逢雪滿途遙憐爲客向江湖看碑定憶羊開府作賦先投楚大夫日黑魚龍飛夢澤草青麋鹿上姑蘇空回玉軫思流水不得驊騮見故都　高攀龍七哀詩肅肅秋風深漫漫秋夜長中夜百感集攝衣步空堂俯聽蟲聲悲仰視明月光物色一如昨舊人何茫茫歲月日以疎踈踈日以亡一朝成永訣千載空相望靜心易生哀遺情難爲方願從夢中路抽身至其旁

增賦魏王粲思友賦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廻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離生超長路兮逶迤覽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原晉向秀思舊賦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康志遠而疎呂安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古昔以懷人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際會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而寫心　潘岳懷舊賦予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予尋役於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於玆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旁眺嵩丘東武託焉建塋啟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予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

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來歸空館闃其無人陳荄被於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沾巾　增梁江淹傷友人賦僕之神交者有陳郡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博學多聞明敏而識奇異僕以爲天下絕倫難與秋草同折今不復見矣乃爲辭曰泣然沾衣兮悲袁友之英秀轢四代而弍昌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峻調迥韻惠心聰情倜儻遠度寂寞靈素文擧淵卿史類遷固譬如冬雪旣潔將似秋月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晞絕弔蔥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闕披圖兮躬籍抽經兮閱史

共檢兮洛書同析兮河紀既思遊兮百說亦窮精兮萬里愛詩文之綺發賞賦艷之錦起爾湘水兮深沈我前山兮眇默惟音華與書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結誼兮梁門復從官兮朱藩何人遥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樹銷紫石之靈根永遠書於江滋結深痛於爾魂

唐岑參感舊賦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嘗自謂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盡裘敝蹇而無成豈命之過與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為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為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為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

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今王道休明世業淪替猶欽若前德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為賦云天命我唐始滅畀隋挺生江陵傑出輔時為國之翰斯文在茲一入麟閣三遷鳳池調元氣以無忒理蒼生而不虧與絲言而作則闡綿蕝以成規據堯日以雲從肩舜風而草靡洋洋乎令問不已繼生鄧公世實須才盡忠致君極武登台朱門復啟相府重開川換新檝羹傳舊梅何糾纏以相軋惡高門之禍來當其武后臨朝奸臣竊命百川沸騰四國無政既破我室又壞我門上帝懵懵莫知我寃泣賈誼於長沙痛屈平於湘沅夫物極則變感而遂通於是日光迴照於覆盆之下陽氣復煖於寒谷之中上天悔禍贊我伯父為邦之傑為國之輔又治陰陽更作霖雨伊廊廟之故事皆祖父之舊矩朱門不改畫戟重新暮出黃閤朝趨紫宸繡轂照路玉珂驚塵列親戚以高會沸歌鐘於上春無小無大皆為縉紳嗟乎一心彌諧多樹綱紀群小見醜獨醒積毀鑠於衆口病於十指由是我汝南公復得罪於天子當是時也偪側崩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隳宗破族雲雨流離

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湘潭之竹或投於黑齒之野或竄於文身之俗嗚呼天不可問莫知其由何先榮而後悴曷曩樂而今憂嗟予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家猷無負郭之數畝有嵩陽之一丘幸逢時主之好文不學滄浪之垂釣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脫輻累遇焚舟雪凍穿屨塵緇弊裘嗟世俗之其阻恐歲月之不留睠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

明王寵感舊賦正德辛未余師事林屋先生於包山精舍凡再閱暑寒而退迄今庚辰八年於茲矣乃復來山中作感舊賦紛余慕夫好修兮潛大道以遊神遊

江河之浩溔兮悵欲渡而無津彼哲匠之巍峩兮揭日月於八垠折疏麻之瑶華兮將以贈夫斯人亟徜怳而仰鑽兮又靡知其所止紛虯龍之下上兮尺蠖蠖旋於泥滓車既殆而馬煩兮阻山川而徙倚忽日月之我逾兮去冉冉而不已經疇昔之故居兮志欲憾而顙泚辨淹留以無成兮將復修吾初服佩長劒之陸離兮冠切雲而蘢蘢民生各有所樂兮放吾道於空谷吸朝霞以為漿兮夕復飱於秋菊苟矩矱之猶存兮冀來者之可追吾令羲和弭節兮將以窮乎我師路漫漫其阻修兮殫吾生以求之亂曰駸騑斯皇莫予好也洵彼前修為我導也海嶽嶄巖何當造也長夜漫漫志滿躁也矢心白日遵長道也

[原]銘周庾信思舊銘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閒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豫有棄甲之徵烏伏狄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原隰載馳輾轅長往甲裳失矣艅艎棄焉河流酸棗杞梓與樗櫟俱陳海淺蓬萊魚鼈共蛟龍並盡燃香復道詎斂冤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愁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昔開俊賢翹首為羈終歲門人謝焉及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郊門潁川賓客遥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為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餅罄罍恥芝焚蕙歎所冀鍾沈德水聲出風雲劒沒豐城氣連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曰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路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金風庭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邑萬里傷魂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送鴈空靡長松疇昔寵貴慘舒語默託情嵇琴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欝欝流寓於秦山隅相送惟餘故人孀機辟纑獨鶴孤鸞闌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已矣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鄰人笛悲昔為幕府今成總帷

[原]序梁元帝懷舊志序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

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之撫牧神州感里英賢尚冠髭倰蔭眞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駟馬命鄒湛名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䰟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書梁朱瑒致陳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南史梁王琳將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朱瑒致書徐陵求琳首陵爲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啟陳主而許之）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身狥主以身許國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致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身首異處封樹靡卜瑒早造末僚誤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曾游江右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綸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䆫川而建塋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恤孤一

〔原〕書無弱孤有幼　禮記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春饗孤子　又月令曰養幼少存諸孤　周禮司刺掌三赦一赦曰幼弱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　家語孔子曰恤孤則惠

恤孤二

〔增〕史記晉趙朔爲屠岸賈攻滅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程嬰取他人兒衣以文褓匿山中嬰謬曰吾知嬰兒所在諸將隨之杵臼謬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眞兒乃反在嬰匿十五年因韓厥立之是爲趙武程嬰自殺　越語勾踐命將免者以告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宦其子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　前漢何武傳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李元蒼頭元盡室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巨萬諸奴欲謀續分其財善潛負續出亡隱瑕丘界中親自乳哺及

長訢叛奴於官悉殺之瑕丘令鍾離意上書以聞光武拜善及續並太子舍人。後漢書任棠字季卿秦州人隱居授學有奇節太守龐參下車首謁之棠不與語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間自抱兒孫伏戶下參沈思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　列女傳李文姬趙伯英妻李固女賢而有智聞父危泣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弟燮頃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委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變服入徐而成賣卜於

市陰相往來比燮赦還文姬相對而慟因戒之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慎勿以一言加梁氏聞者悲感　三國志諸葛亮伐魏馬謖違亮節制敗於街亭亮揮淚而斬之遂收恤其子　晉書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紀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又鄧攸遇賊步走擔其兒及弟之子度不兩全謂妻曰吾弟惟一子理不可絕當棄我兒後當有子妻泣從之其子朝棄暮及攸繫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魏書張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共遊

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　唐書桂州都督李洪節以清慎顯既沒其家賣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　又孟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沒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為有前輩風　新唐書錢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恤其孤至婚嫁成立　又韓愈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　唐書盧鈞為嶺南節度

使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南者因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鈞減俸錢為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為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　宋史党進少給事魏帥杜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　又陳希亮少與鄉人宋輔遊輔卒養其母以女妻其孤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第進士　又王濟字巨川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託後於濟金鎖沒撫其子援冀祿仕　又魏掞之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恨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

先告汾焚之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挾之以書責
傑長揖徑歸　又嚴世期山陰人同里張邁三人妻子
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不舉世期聞之馳往
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　又陳規嘗
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
女也即輟女奩嫁之　又元兵次近郊宋丞相吳堅賈
餘慶檄天下以城降家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
故繫奚官鉉翁傾橐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明獻徵錄
林興祖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事孤
姊如母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聞為學政

死濱州子政孤弱不能歸與祖至廣西召與其子同學
業成厚贐遣歸後政亦致通顯

恤孤三

原 置產業　封分邑 張裔字君嗣與楊恭善及恭早死遺孤未成人裔迎與分屋居事恭母恭子長為娶置產業使立門户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至甚也　魏曹真字子丹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真乞分所食邑封讚六子詔褒美各分邑封二人子為關內侯食邑百户

託妻子　撫遺孤 後漢朱暉同郡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暉臂曰欲以妻子相託堪卒妻子貧暉候視賑贍之　魏崔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死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

篤厚兄孤　教養虎子 毛玠居位布衣蔬食撫兄孤子甚篤厚　吳淩統為將軍有功卒二子烈封權收養宮中敎讀書十日一乘騎馬會羣臣嘗召與子出示之曰吾家虎子

山公撫秘紹　王戎匿李燮 嵇康臨刑謂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後簡薦為秘書丞　李燮字德公固初下獄知禍不免乃命三子歸燮時十三姊危之遣隨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也妻以女梁冀誅遇赦還里王成卒燮四時設位而哭之官河南尹

恤孤四

原 字孤 字人之孤　託孤 可以託六尺之孤

增 羽林兒 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之羽林號羽林孤兒　給孤園 須達多長者常施孤獨於此園為佛說法處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

人部六十八 施惠 施錫 慶遺 慶賀

施惠一

【增】周易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原】又君子以施祿及下　又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又君子以振民育德【增】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原】書用敷錫厥庶民　又先王子惠困窮【增】又惠鮮鰥寡【原】又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增】曲禮積而能散　周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人之艱阨以王命施惠　又遺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原】左傳在禮家施不及國【增】傳施取其厚斂從其薄【原】論語以與爾鄰里鄉黨【增】又君子惠而不費　又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原】又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增】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　荀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共人費　蘇軾詩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　又仰荷

天地德

施惠二

【增】左傳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災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賈誼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　呂覽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不受金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范蠡之陶爲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戰國策馮驩貧乏爲孟嘗君客爲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視吾家寡有者市之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矯命以債賜諸民民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

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所寡有者義爾臣召諸債者合券
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曰諾先生休矣　又齊襄王立
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
衣之王乃賜單牛酒召而揖於庭勞之布令求百姓之
飢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
愛人乃王之教也　漢書吴楚反竇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
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又李廣
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
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又蘇武為右曹

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疏廣與兄
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
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於是族
人悦服　又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
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
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記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為子
孫累每租奉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
與昆弟中外困年穀貴多有餓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
米鹽茶鐵於四城門與貧民不告其姓名　又張儉資
計差温以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

者以百數　【原】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轉遊隴漢間
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
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
也否則守錢虜爾乃盡以朌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增】又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
金隱居養志務施周急　又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鄧
衛尉欲餉焉而未果李彦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
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
賑之有日矣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之乎若曰
家物少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

鄧公曰諾　又趙温字子恭為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
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又劉翊字子相
穎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黄巾賊起郡
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者數百人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
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
非志也　又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貲財父卒
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自知亡日
名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廖扶逆知歲荒乃聚
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
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又种暠字景伯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皆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趨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又鄧林字叔孫西羌反拜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東觀漢記劉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 續漢書郭伋并州牧徵爲太中大夫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仍悉散與宗親九族無遺餘 又肅宗崩廉范奔計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沿路訪聞范名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義 又張純節儉行義常分捐秩奉賑鄉宗親鄰至匱而施與不怠 又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爲平原太守遭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撤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祿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三輔決錄摯茂字子華以茂才爲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錄駱俊字遠孝漢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起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爲之保障出倉見穀以贍貧乏 魏志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老幼去詣京密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 吳志朱據字子範吳郡人孫權遷建業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三國司馬徽人有臨蠶求簇者便與之自棄其蠶或有難之者曰人不當求爾人已求拒之將慚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晉書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爾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異富寧作符雅貧 晉陽秋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敎竟不受 晉中興書應詹稚弱家富於財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爲居 晉紀祖逖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葛洪神仙傳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 宋書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行義無有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荊州年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餓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又張進之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又蕭惠開爲益州牧錄事參軍劉希

徵假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保還惠開甚恥之輟之廢中有馬六十疋悉以與之償債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陳書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乏絶府僚怪而問之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可賣不　後魏書祖嚴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自延昌以來北州頻經災儉嚴兄弟傾家贍遺常見州郡徵租甚急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隋書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

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行先開倉賑䘏後始奏聞上大善之　唐書李藩家富於財父卒親族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李皐貶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皐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　新唐書元德秀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

僮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　又郭震字元振與薛稷趙彥回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歎駭　五代史周馮道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潛為之耕其人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宋史范仲淹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　天中記宋建中靖國中蘇軾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軾為軾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

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行聞老嫗哭聲與邵推扉而入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軾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元史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張養浩為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聞民間有鬻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　又至

大丁未浙東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寧海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明獻徵錄畢文德天順癸未舉士黃廷臣諸廣沒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度以託文德即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　又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户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罟麗有嫗與其子哭於野建中行部見之即劾閹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閹人懼而釐海葦濼漁之利然後悉歸民　又戴鱀有庠友趙宣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璞以所居室質錢期滿當徙鱀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又丁廣友黃六窘於食造之廣大喜闔樽飲罷未敢言廣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之自後稍窘即賙不待其告有孔景貧無所營廣造屋命挈家居之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　又梁洞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洞

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洞洞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宗嘉之

施惠三

〔原〕為粥　作衣　衞國凶饑公叔文子為粥與國之餓者　王望字慈卿行部見飢者裸形草食以便宜輒出其所在粟布為糧作衣帝欲罪鍾離意不罪之　〔增〕公粟　義穀　左傳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　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俸祿賜貧人豐富之家各出義穀　〔原〕賜直　〔增〕輸粟　漢成帝詔入穀賑貧者賜直　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名曰汎舟之役　〔原〕民歌　士歸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雖無德於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又曰陳桓子好施士多歸之　〔增〕投醪　挾纊　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河令將士迎流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滋味及之也　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原〕散軍糧　施父粟　舒仲應以袁術軍糧散給飢人術曰足下欲獨受天下重名乎　吳全琮字子璜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皆散施空船還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不及啟報父奇之後稱東郡還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擇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增〕衆人母　續命田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亟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之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蓋愛而無教也　齊書劉善明懷民子懷珍從弟也徐州刺史領北將軍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原〕汲黯矯制　鄧攸擅賑　漢河內傷水旱父子相食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以救之及歸伏罪武帝賢矯釋之晉鄧攸為郡時擅開倉賑貧桓彝劾之
簞食與餞　俸錢贍貧　晉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為簞食以與之下第五倫事
詳俸祿　【增】務起人急　【原】賜豈獨受　原結身衣服車馬蟻具妻子內困專
以賑施貧窮務起人之急寵恂字子翼所得祿賜盡施朋友故人曰吾因士大夫致此皆可獨享耶時人稱
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貸不待報　與不宣惠　劉頌字子雅奉使見飢人上表
請賑貸不待報貸之而行除名梁高字伯夏歲穀於門與貧穀者不宣已惠　【增】采芑之歌
青麥之謠　史記田常以大斗出貸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莊子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原】七十無不饋飴　賞賜悉與親
族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飴也賞武得兩宮賞賜悉與親族及載穀糧於路以施民
家量貸公量收　九在外一在內　上詳上民歌註詔成食祿仟鍾什

九在外一在內什　【增】恩不可忘潘元茂　推財不疑張長思
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樂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為餉以供行資最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富已富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分以周未嘗父老須之曰且富且貴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部崔鴻前涼錄張沖字長思敦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施惠四

【原】濟物　蓄則濟物　聚民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須斂　用粟春須秋斂　賙
賜　周禮　匪頒　匪非也頒分也又讀為分須　時須　並周禮　及下　禮惠必及
惠下　又禮惠下之道　臣無威福　書臣無有作福作威　衆不恇懼
禮年雖大殺衆不恇懼注恇恐也謂上以法惠救之　隱民取食　子家羈季孫隱民多取食為隱

民謂窮困人　周人尚施　貸而不書　詳施惠三詩　施而不德
詳賑貸　豐凶不時　聚斂有典　適時以權　救物惟
道　義由獨斷　惠必同沾　惠以救災　義而濟物
博施之人　專達之責　散以家貯　收其公利
情且涉私　美將歸下　苟狥便宜　則非專達　宜
哀菜色　無肆務言　分散者仁之施　儒行　【增】愛施者
仁之端　史記　【原】命未及於匪頒　罪寧逃於擅發　歲
凶諒可恤人　家施不應及國　賑廩鄧攸雖見免官
開倉汲黯猶聞釋罪　積而能散誠謂發身　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　私不及公豈宜作福　大夫不收公利不敢作福　毀家

紓難猶謂盡心　賑窮救災豈宜獲戾　所司以未有
君命何其速與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施惠五

【增】銘　漢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唐
劉禹錫高陵令碑銘曰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
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
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
盡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
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
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施饋一

增 詩陳饋八簋　禮記天子執贄而饋　論語齊人歸女樂　原 又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增 孟子君餽之粟則受之　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孟子曰當在宋也辭曰餽贐當在薛也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又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又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施饋二

原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增 又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　又衛公子友饋馬四乘於子思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朝夕受賜友食已優無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指則有陷禮之愆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　又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取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乃讌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　列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謂人之餘者小也我為也無其以位吾所）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也　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坐耶　後漢書李恂

徼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
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
受　又王丹字仲回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為
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喪主前出授之曰
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東觀漢記光祿勳杜
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馬
一匹遺之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備乏居數月林還
之　後漢書張奐為將帥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
縑百疋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梁祚魏國統初太祖
過故人呂伯奢也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路

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悉告之解佩刀
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晉羊祜與吳
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與毅孔明不能
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
豈酖人者　世説晉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
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
送米　又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
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
顯名　又范宣字子宣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絹
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

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
而受之　晉王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
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
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
散之親故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晉紀
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
微意全者也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
檀道濟往候之潛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粱肉麾
而去之　宋書高陽許瑤之以綿一斤遺郭平原不受
往反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

奉尊上爾平原乃拜而受之　齊書何點隱居不仕豫
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
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之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
意　范亨燕書高祖少有大度雄畧傑出晉安北將軍
張華鎮薊高祖童冠往見華曰君必為命時之器匡時
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遺之殷勤而別　崔鴻後燕錄
王猛伐洛陽謂慕容垂曰吾將遠清東夏或為東山之
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為信垂以佩刀遺之　前秦錄
慕容沖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遺沖使者稱有
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

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　後魏書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任城王澄駿馬一匹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行有過楚相可敕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唐書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　又裴休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又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匹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　又韓思復家富有金玉未嘗省焉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又陽城有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缣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穎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　唐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金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

何有許多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鄉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之　唐書陸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取與韋皐布衣時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唐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唐郝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缣賵之不受　宋太祖朝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幸其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缾在廡下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卻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宋曹修古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卒於官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贍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弟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浼我先人全德哭而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一錢不受　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

子以父命不復受致蕪厥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宋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秦觀曰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爲餽聽其論議恭畏不敢出　宋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遣名姝結驩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　鴻書元明善常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元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黏合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　明詞林人物考吳訥字敏德永樂時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府訥不啟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賦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又桑悅字民懌丘濬嘗餽以秇項悅詒謝濬曰秇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餅所不足甘而一秇項何如草具哉　明獻徵錄陽春主簿徐均

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吡曰何物大老吏白此洞主均叱使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劒示之大老恐懼至蒲伏諭遣之値府符下問遂繫之獄均曰其人必來劫獄備之大老二子果來莫敢前詣朝饋大瓜安石榴皆黃金大珠也均麾出誠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受賕調均攝陽江縣　又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獨耆易粟有饋餮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穿爲溝壑夫其人乃止

施饋三

【對】請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後漢　與車劉□字子和家有禁不□禮□師□還寒　指囷毀頓歸送路鄉以車與之不告姓名第□相見去季　饋鍾吳曾焘字了崧不治家事以散賦□□爲請居谷爲了尼乘長為蕭手以兩囷米各三千斛了乃指以一囷與之　瘞鹿載魚唐景雲中阜蘇人有所瘞鹿者詠□ □□　生麻當歸　歸乘馬遺食器漢鄭莊一性廉不治　饋七牢饋特

豚 秦穆公致館賓侯饋七牢 男姑入宮鰥以特豚饋七明年婦順也 禮

羽扇 陳書入賀德基少學於京邑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衣服甚盛 冬止寺門衣裝白褥中贈之婦人不答而去 盛呼入寺相問覽人嫡妹名曰不君方 寒故呼以入北寺...

白綸巾 白納

書半卷 受酒一杯 唐書有以書遺王金良... 答曰書人感其惠其多矣更還其書有以是書遺李乘其一杯 後漢書...

原 漂母饋食 駱姊分施 ...

增 受茶一串 遺餅一甌 ...

人部 施饋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施饋 二十五

年之受不遺錢百萬 ... 納雅少賄 ...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 貂裘 採桑 ... 大珠

金報土 ... 王寶於弘... 一斛 玉舄一量 ... 王禹錫 ... 良賜金璧 ...

施饋四

增 私覿 左傳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 ... 饋歲 蜀人相謂風俗饋歲 ... 嘉貺 拜嘉 意重 命輕 ... 齋肴餉 ... 渭陽贈 ... 送銀盤 ...

原 老有嘉惠 分酥酒 ... 饋無束脩 ... 亭長不坐 ...

增 市吏不受 原 散與親故 ...

人部 施饋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二十五

製錢積一千萬 ... 遺其親戚 不稅不視 ... 相煦相濡 ... 旦發暮還 厚往 薄來 ... 增 明月之珠 和氏之璧 黑狐之裘 戰國 生芻一束 素絹一縑 撲滿一枚 ...

施饋五

詩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爭快楚
江濵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酩酊古今嫌見獨
醒人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
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
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
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眞味永縱復苦硬終可
錄汲黯少戇寛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須
懦鄙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
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銙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

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關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
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秕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
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
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又杜介送魚詩曰新年已賜黃
封酒舊老仍分賴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
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鱠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矇朧覓
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韓駒謝人送鳳團及建茶詩
曰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
下拭淚看君小鳳團　陳造謝兩知縣送糯酒羊麪詩
曰僧樣齋廚氷樣官饑憑脫粟食無簞不因同里兼同

姓肯念先生苜蓿盤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詩曰
誰寄寒林新劚筍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酸寒甚
不是封侯食肉姿　楊萬里謝唐德明惠筍詩曰高人
愛筍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遣十輩來昏花
兩眼爲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強中乾美安在錦紋
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煮兩皆奇猪肝累人眞可怍以筍
累公端不惡　又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詩
因和其韻斗州只解寄鵝毛鼎肉何曾饋百牢驅使木
奴供露顆催科郭索獻霜螯鄉封萬戶只名醉天作一
丘都是糟却被新詩太清絕喚將雪虐更風饕　又謝

親戚寄黃雀詩曰萬金家書寄中庭犢背仍題雙掩并
不知千里寄底物白泥紅印三十餅薑鉼淺染茱萸紫
心知親賓寄鄉味印泥未開出饞水印泥一開香撲鼻
江西山間黃羽衣純綿被體白如脂端能訪我荊溪曲
願借前籌酌酃渌　戴復古謝史石窗送酒并茶詩曰
遣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厨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
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慇懃作謝書
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斷簟兩淮魚　方岳黃倅饟蟹
徐尉饟蝤蛑同至詩曰誰饟螯如徑尺盤更分羹似惠
文冠麴生醉臀玉五穀劒客生劉珠一簞我與爾元同

蠢動寬哉意亦到踹躝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子看　明王世貞以吳絲酬李于鱗詩曰故人三徑新蓬蒿雁門太守徒爾勞斗酒風塵白日薄械書海岱青天高念欲報之吳縞帶何以遺余秦復陶千秋衣被各無限世途往往稱綈袍

慶遺一

【原】周禮以致稍餼　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

朱文公集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

慶遺二

【增】琴操許由無杯器手掬水人以瓠瓢遺之由操飲訖挂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以為煩擾取捐之　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　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滎其心而亂其政　左傳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適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　孔叢子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臣竊見其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貴不合則去退無鄙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

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　列子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漢書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遺王　高士傳漢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豬肝安邑令聞之令吏常給仲叔仲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邑之沛　班固集漢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鞶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　漢朱登為東海相遺張敞蟹醬敞答曰遽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陳書姚察為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此人遜

請察厲色驅出　唐書韋貫之為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為碑誌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寄競搆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遺縑萬匹請撰先銘貫之曰寧餓死不苟取　新唐書李愬師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田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者田公力也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宋石徂徠介為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張九成字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劉秘書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温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贐之固辭強之乃受乃至潁川悉封以反温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野語宋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遺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

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又鄭仲為蜀宣撫相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鋪地衣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慶遺三

〔原〕贈策　遺弓晉人誘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荃葛　苞苴江都王建遺越繇閩侯錦帛閩侯亦遺荃葛荃葛今之布或曰細葛也　禮凡以弓

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問猶遺也

〔增〕一簞珠　兩梁冠左傳越圍吳趙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漢皇甫規與劉司空服可明公手從佐國憂世贈兩梁冠及鮐魚一雙報厚尊既榮施甚弘

考叔遺母　方朔遺妻潁考叔鄭伯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漢伏日賜從官肉朔割肉去上令朔自責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大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復自譽

〔原〕雖微必喜　後貴當酬晉陶偘為荊州有奉遺者皆問所由若力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三倍若非禮得之即厲聲呵辱還其所饋人於是勤於處之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歎以穀帛殷受而不謝云待後貴當相酬也

歸悉封留　卒乃厚贈羅含字君章父宰新淦後含到郡縣人以含害之子咸致賂遺不拒及歸悉封留而去　含朱蕃

暉字文季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暉不從況卒暉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汙君懷璧爲害 買絹反煩魏太祖徵華歆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欵不拒密題識臨去謂曰恐懷璧爲害願諸君爲之計衆乃知之各留其贈于寶與翟陽船賣之買絹寄還本爲患反煩之益愧數也 增氈褥三具繡鞍一鞆魏武帝與彪書曰令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慕容與顧和書曰令致繡鞍韉一

慶遺四

原贈佩詩雜佩以贈之 詒玖又詒我佩玖 彤管又貽我彤管 增瑤華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遺珮又遺余珮兮澧浦 遺褋又遺余褋兮澧浦 折芳馨又折芳馨兮遺所思 搴杜若又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雙鯉魚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一端綺又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美人之貽詩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下女可詒楚辭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又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慶遺五

增詩唐韓愈贈盧仝詩曰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至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宋王禹偁送笻杖與劉湛然道士詩曰有客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脛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夷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垣動爲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

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爲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搘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筇竹詩 梅堯臣謝歐公贈絹詩曰昔公處貧我處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小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僕道路哀妻僮 又李審言遺酒詩曰大梁美酒斗千錢欲飲嘗被饑窘煎經時一滴不入口漱齒費盡華池泉昨日靈昌兵吏至跪壺曾不候報箋赤泥圻封傾瓦盌母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葡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牆巔當街買杏巳黃熟獨堆百顆充盤筵老年牙疎不喜肉況乃下箸無腥膻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來顧傍玉兔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爲筆筆如椽狂吟一埽一百篇其間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綠始賢切莫汲竭滑公井留釀此醑時我傳 又答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其韻詩曰昔觀唐人詩茶詠鴉山嘉鴉銜茶子生遂同山名鴉重以初槍旗采之穿煙霞江南雖盛產處處無此茶纖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蒻焙不重漉酒紗顧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爪建溪春剩䓍

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鬬誇傳買費金帛愛貪無𢾾華甘苦不一致精麤還有差至珍非貴多爲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雙砂甖詩琢無玉瑕文字搜怪奇難於抱長蛇明珠滿紙上剩畜不爲奢詭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嘗聞茗消肉應亦可破瘕飲啜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嗟旣不足吟誦又豈加我今實強爲君莫笑我耶　又穎公遺碧霄峯茗詩曰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峯頂應多雨天寒始發芽採時林狖靜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柳家　又永叔内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詩曰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内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脚類綠李其名因葉高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爲勞種樹三十年結子防山猱剝核手無膚持置宫省曹今喜生都下薦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夸又復主第褒纍纍誰採掇玉椀上金鼇金鼇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異鄉感感此微物遺一世走塵土鬢顛得霜毛　孔平仲朱君以建昌霜橘寄報以蛤蜊詩曰贈我以海昏清霜之橘報君以淮浦紫脣之蛤橘膚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合開花結子幸採摘沒水藏泥豈斬得二物同時有不同賦形與性由天公請君下筯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

中　又夢錫惠墨答以蜀茶詩曰墨者出自黑黑者墨之宜所以陳元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所巧惟見其摹成古鼎篆圖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誰最畜佳品鄭君眞好奇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犀堅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已厚何以報之乏瓌玖不如投君以嗜好君性嗜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汲蜀茗亦可飲得我峨眉高太守人情或以少爲珍心若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遠三峽驚波如電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連滄淺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緘碾潑試一嘗尤稱君家銅葉盞　韓維答象之謝惠黃精詩曰仙經著靈藥茲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顏巖居有幽子乘時斸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而乾九蒸達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眼看富貴異所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錐刀乃其干坐使至靈物委棄同草菅惟君沖曠士敦然守高閑食之易爲力天和中自完故以此爲饋其容幾一簞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諭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燠時把玩毛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雙鸞　又象之以山藥見贈

詩曰龍山有游客贈藥滿筠籠兼漬沙泉碧苗分石竇紅斷應侵曉露來喜及春風却笑丹砂遠辛勤勾漏翁　又襄柑分惠景仁以詩將之曰荊州解綬十經春廻夢清林遶漢濱霜氣輕寒催紺實渚波餘潤作甘津僧園採掇寧論數客路奔馳竟占新雪意垂收高會缺分金聊助席間珍　又謝送妃子園荔枝詩曰年年驛使走紅塵貢入驪宮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籠丹實寄閒人　王安石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詩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軾揚州以巾物寄少游詩曰鮮鯽經年秘醽醁團臍紫蟹脂滿腹後春蓴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罌方法相傳竟留畜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又送牛尾貍與徐使君時大雪詩曰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謾多脂殷懃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又嘗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

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繇為道元煙薰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飛空僊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潸然素絲斷續不忍見已作胡蝶飛聯翩君能收拾為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志公髣髴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語脫字欲補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為洗湔貴人一見定羞怍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隨飛煙　沈與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瓶成絕句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周必大胡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銙日注二餅賀客稱觴滿冠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閩焙主簿雙銙揀越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宋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闕中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淳

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
懸遼東豕努力明年趂頭市　陸游謝韓實之直閣送
燈詩曰玉作華星綴絳繩樓臺交映莫天澄東都父老
今誰在腸斷當時諫浙燈　又詩舊友年來不作疎華
燈乃肯寄蝸廬寧知此老蕭條甚二尺槃前正讀書
楊萬里謝胡子遠郎中惠蒲大韶墨報以龍涎心字香
詩曰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爵煙華陽墨水煎
膠漆太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饑飲鼠鬚落點緑几几
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後來夔州有
梁杲爾來黟州有吴老亦追時好得時名竟為蒲生豎

降旌吴墨往往元尚白梁墨濕濕稿黏壁南宮先生來
自西悤然贈我四元圭我無鵲返驚回字我無金章玉
句子得君此贈端何似兀者得韡僧得髮安得玉案雙
鳴璫金刀繡段底物償送以龍涎心字香為君與雲繞
明窗　又南海陶令曾送水沈報以雙井茶詩曰嶺外
書來謝故人梅花不寄寄爐熏辦香急試博山火雨袖
忽生南海雲蒻惹鬚眉清入骨棠盈窗几巧成文瓊琚
作報那能辦雙井春風輟一斤　明李攀龍寄華從龍
比以魚橘見致詩曰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
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吴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

字、一問子雲廬

慶賀一

【增】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少儀有慶非君賜不賀【原】昏禮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增】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荀子慶者在堂弔者在
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
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賀
之義

慶賀二

【增】左傳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
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
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戰國策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
慶弔之相隨也　史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
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
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
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
之門　又高祖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為相國衛諸
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

疑君心夫買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悦　後漢書蔡茂為司徒初夢在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跳取之得其中穗復失之主簿郭賀慶曰大殿者宮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乃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徵乃辟賀為掾　又劉表為荆州牧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魏志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遇疾稽遲帝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氏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悦　晉書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慍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梁書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啟發乃金錢也　唐書代宗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袞請却之代宗嘉納　唐岑文本初拜中書令不受賀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　筆談宋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

詔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謂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來對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名臣遺事宋王文正公旦晚年官重立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雲齋廣錄宋錢穆父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獻曰秘藏函谷關中了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宋陳恭公執中過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公即日納節　倦遊錄宋光祿卿鞏申善事權貴王荆公生日以大籠貯雀鴿造相府以狀搢笏開籠取雀鴿一一放之每一放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故東坡詩云記得金籠放雪衣　玉局文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慶賀三

原取妻 生子 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以賀盧
綰父與太上皇同里善高祖與綰同日生
上里中持牛酒相賀及兩家子長相愛里中喜
兩家親相善子同日生壯又相愛復賀兩家也 求賢
有弟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
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
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
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與孔融結為兄弟因升堂見親
自為壽以賀母母曰何賀融曰母昔有寫憲今有弟國
家所蛸是
以賀稱
灾藏臺 燒北澤 韓詩外傳晉平公之時
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
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來鄉而賀曰皇天降災
於寶臺是君之福也 管子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
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
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業又美
弱穀反
兩鹿隨 晏子景公探雀鷇弱而反之晏子逡巡再拜賀
曰君有聖人之道矣 後漢書鄭弘傳注弘遷
淮陰太守行春白鹿扶穀而行主簿黃國拜
賀曰聞三公車轄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朱鮪破

劉備死 東觀漢記朱鮪傳鮪敗上大喜諸將料賀之懇
上尊號 魏志袁渙傳時有傳劉備死羣臣
皆賀渙以嘗為
備舉吏遇不賀
增 八千歲 一萬春 莊子楚之南有
冥靈者以五百
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 杜甫詩興王會淨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
春
原 為賈不賀 增 孟冀同賀 左傳楚子玉治兵於
蒍鞭七人貫三人耳
國老皆賀子文蒍賈後至不賀以不知所賀子玉遇二
百乘不能以入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馬援軍還故人
多迎勞平陵人孟冀名有謀於坐賀
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也

慶賀四

原 相隨 慶弔相隨詳
上慶賀二
必有 易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賀得地 呂氏
春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
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慶以地 孟子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辟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日始長 王書

家訓賀冬至言日至
冬至而始長故歡喜
君道長 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
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
君道衰
故不賀
璇璣改度 王書家訓正為
歲首璇璣改度
慶福惟新 又
體當
大措慶
福惟新
先朝後賀 又云尊長皆當先謝而後
拜賀不得因朝以當賀也
先賀
後弟 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人皆賀之父曰詎知不
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馬折髀人皆弔之
大廈構
而相歡
增 及第相慶 天寶遺事新進士每及第
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
大廈相歡 選詩
壺觴盈門 鄰為錫曰御族
相賀壺觴盈門
賀聲盈耳 柳宗
元
閭里相賀 韓愈詩閭
里自相賀
里閭相賀
灑然相賀 並孔
怡
握手相賀 歸來見親戚
握手相慶賀
還鄉慶喜 歐陽修詩還鄉
問井邑上堂多
慶喜

慶賀五

增 詩 唐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詩曰龍
節對持真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
里江山屬一家魯衛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應
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閑遊老看花 又喜錢左丞再除
華州以詩申賀曰左轄輟中臺門東委上才彤襜經宿
到絳帳及春開民望懇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
重借寇恂來 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
宴蕭尚書亭子詩曰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
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間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
處年深桂尚薰 又賀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

軍司馬以詩賀之曰誰能淮上靜風波聞道河東應此科不獨文詞供奏記定將談笑解兵戈泥埋劒戟終難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　韓愈桃林夜賀晉公詩曰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宋王禹偁賀畢翰林新入詩曰閒步花磚喜復悲所悲君較十年遲銀臺曉入批丹詔銅鑰秋開鎖白疑宮錦細袍宣與著內閑驕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兵夜召時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詩曰早折蟾宮第一枝綸闈恩命若何遲久為俗吏殊無味合掌王言亦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他年莫忘中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　又詩曰唐虞得良弼姬孔是前身尼丘鍾骨骼嵩岳與精神　徐鉉賀殷游二舍人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詩曰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覆蓮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草紫泥來　朱熹壽母生朝詩曰秋風蕭爽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鬢雙瞳方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陘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

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熹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楊萬里冬至節後賀皇太子及平陽郡主詩曰長樂鐘聲逮夢驚建章星影照人行千官燈語聽殘點一夜霜寒在五更金鑰玉匙開北闕銀鞍絲控謁東明青宮朱邸環天極五色祥雲覆帝城　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詩曰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佺文老別魚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當野人芹　又中元前賀余處恭尚書禱雨沛然霑足詩曰數點飄聲供曉晴二更傾瀉到天明雷驅雲氣如旋磨雨徧山郊却入城簞面頓無秋後暑簷牙最愛夢中聲尚書幸有為霖手偏灑江東作瘦生　汪元量和人賀楊僕射致仕詩曰運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開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卷畫堂清樂擁南鄰豈同王謝山陰會空敘流杯醉暮春

【增】賦　明李東陽燒丹竈賦曰壽封庶子徐公七十龍集載戊星杓指申玉瀣薦爽金飈汎塵南州封君當弧懸之旦綃夢之辰翠織蔥龍乎霧牖瑤環雜遝乎雲茵野饋庭篚山藏海珍有一羽客霓裳繡裾其容徐徐其步

慄與手弁一器委諸坐隅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胡為而至吾庭也客曰昔者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鑄器工倕操作是掇是斲爰𤔲爰散乃采青丘之黝購雞山之腹掘海隅之赭靡蒐嶺之堊漬貫聞之涅副上申之硌探石髓於神峰浞盎漿於帝醯擷玉榮於崟山擣沙礫於盧莫眇窮砯磜鉅撮磥磙旋埴陶坋捖埻㯖璞斡旋蟻磨㸤拄𩠐足外隆內霤下承上覆其形則非鏽非畚不甂不瓿匪罍以塗匪黕以黕弗辟而鞊弗窊而唇𥁕不浣於羊羹膏不沾於𣱛膳易牙之所不能用歐冶之所不得取與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吾儕致私持以為壽封君曰䆠則然矣何名為丹其方孰傳效孰與宣操以貺我又安用焉客曰其用則錸日煮月納坤藏乾妙奪物性潛移化權其物則姹女嬰兒皓虎蒼龍儕分耦合會乎其中其法則濟之以離坎養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為漿閉泥丸以為封焫火為之銷怪山藥為之斂蹤乃酌赤泉咀櫱木圭霞實以為食匕神樓以為服蓋有冀盈氣於兩肘䠞倒景於雙瞳者矣封君𢬵然而笑曰有是哉惟㕒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為經三事為利膏液刀匕鍼砭磭攻衺為防輔正為衛有一缺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龐耇鮐背不窮而

癯不色而痒固有幽冥握其機衡沖漠司其㓹制者也吾將以大塊為鼎元氣為爐陰陽為水火寒暑為朝晝作息為抽添之候弛張為闔闢之符咀仁義以為華嗽道德以為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諒茲物之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衍之談餘望賓階而再拜錕我匱而藏諸客亦起而拜曰不腆敝物以實華宇公既受貺亦復受祜願公耆壽永錫純嘏維百千禩為丹竈主　明盧柟壽成皋王賦梁孝王讌賓兔園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為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知壽然未聞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客劇工浮游田父蹋蹻黃冠元牝緇衣間適每遇誕期佳思聿興散酒矜設招致友生縟藻匪施淫碧無傾帷幔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曾為歡之幾何旋紛擾而咿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敬瓊珠之宮金華之里象榱虹屏鸞閤犀几窮奇怪𩆜含香吐醫雲氣四散化為仙靈綺麗慌惚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之士還坐騈至充乎後庭炮翠麟胹霜鯨宴素日張金燈擾皓腕之鶯袖映繡柱之鴻箏調採菱之艷譜發遏

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瑤池兮驂白鸞騎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廼分曹投壺飛觥舉白促席交膝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澀然後斂儀肅容悄然言別揚苳離館廻鸞東關此所謂大王之壽非夫凡眠所得擬也王廼釋位就相如坐以酒觴相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原書漢劉向與子歆書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

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隨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增說唐柳宗元對賀者說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善矣余無以唁敢轉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上以寬和治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之吏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戰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放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人部六十九 薦獻 干謁

薦獻一

【釋】說文曰薦進也 【原】曲禮曰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增】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又曰家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薦獻二

【增】左傳曰鄭穎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 又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又曰晉敗楚於鄢陵王名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乃宵遁 又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 又曰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又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奪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又

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於子常蔡侯歸 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謂弟子曰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曰吾聞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又曰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

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是以全其
節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遣車百乘
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尹文子曰魏田父得
玉徑尺鄰人曰山怪石也取置廡下明旦視之光射一
室大怖反棄於野鄰人取獻魏王玉工曰此無價以當
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
之祿　方朔外傳曰漢東方朔從西郡國還得聲風木
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以進武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
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千歲一温萬歲一枯朔
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　晉史曰虞嶠父武帝問御初

不聞有所獻替對曰天時尚温䲙音祭魚蝦鮓未可致尋
當有所獻帝大笑　鴻書曰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
求味悰獻粣及雜殽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
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後魏
書曰郢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
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
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唐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
曰燒尾蘇瓌獨不進　唐書曰李絳遷户部侍郎帝以
户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荅曰臣乃爲陛下謹出
納烏有羨贏哉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

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願悉付有司帝
曰善詑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又曰元和初魏博田季
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崔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
受有詔却之　摭言曰唐庚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
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内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
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唐書曰黄巢之亂張濬
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
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
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
議大夫　鴻書曰吳越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

王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真英雄也遺玉
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
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
條俶大愧服　揮麈錄曰宋王蘧字豐父守會稽童貫
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裒五
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
父一人　宋李昭玘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被誣爲
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
名馬爲獻笑却之　賈似道專政李芾文天祥陳文龍
陸達杜淵張仲微輩小忤意輒斥趙溍輩爭獻寶玉陳

奭至以死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元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半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鉤絛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已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阿合馬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薦獻三

【增】大龜　大貝　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孔傳云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尚書大傳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以珠珍大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為資

統牛　文馬　周書成王時羌貢獻卜盧統牛統牛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西北戎畫木是也統東北戎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足

丹砂　元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卜人西南之蠻丹砂

所出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諸　白鷴　丹鵲　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祖白鷴一雙各厚報使者王子年拾遺記周成王時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雄一雌

青石帶　白環玦　王嘉拾遺記周成王二年獻西海青石帶漢武帝時西王母獻白環玦

火鼠毛　冰蠶繭　東方朔十洲記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其毛可以作布有獻火浣布者拾遺記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

零都棗　山陽梨　合枝李　同心梨　漢武帝西京雜記上林苑有零都棗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者梨有山陽梨三美梨甘棠梨郡郡獻同心梨又有合枝李

吉光裘　昆吾劍　十洲記漢武帝時西國王使獻吉光毛裘入水不沈入火不焦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

薦獻四

【增】落服　晉昭公在乾侯齊景公使高張唁公且獻馬曰落服杜注落馬也

龍輔　肅爽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昭公獻龍輔於楚子常賜

楊樹　獻曝　列子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

林邑水　孔晁注大戎西戎之遠者又大夏西北戎也茲白牛野獸也牛形象齒孔晁注林邑王范文獻紫州記太康四年林邑王范文獻青水精

玉壺　波紙　青金鏡　拾遺記帝嘗夜坐望山每日有光即波斯國獻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紙一口上望有清水精照見百鬼不能隱形

東野文瓜　大夏茲白牛　成王時大夏獻茲白牛

戎古黃棗　西

百中州東野貢落蹏之瓜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中州東野貢落蹏南浦上黃甘華實之文

戎古黃棗　周成王時若木之赤長一寸名曰黃棗馬融賦

交阯玉橘　白桂（？）有樹有芬芳之志美東交阯國蒂曰似橘而實文橘殊

所之一莖香草　周穆王時二苗其葉如艾植之宮中香聞百步帝賜人曰香芳甚熾如有木竹所芬蕃

康人桴苡　波弋香䕩　周書成周之會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孔晁注曰桴苡其實如李亦名芣苢波弋國貢芬芳之草其形如竹名曰香䕩

奔盧芳苡　祖梨萋苦　十洲記東方朔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吉光裘切玉如泥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切玉刀列子周穆王時西戎獻拾遺記漢元帝時奔盧國獻芳苡如雞卵其葉如蕉色苦金色如奔盧國葉名萋苦夜視有光如月實如之漢時祖梨國貢萋苦拾遺記曰晉惠帝時

原 奉麇 楚樂伯射麇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麇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增 獻雉 魯叔孫穆子至庚宗遇婦人後自齊還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原 左牽 犬則執緤牽之左 右牽 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牽之 致馬資 獻金玉曰致馬資於有司 佛鳥首 獻鳥者佛其首畏其喙害人佛戾也 執以將命 獻人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受乃問名 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不獻魚鱉 禮未齊降不獻魚鱉 不及車馬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 不以爲禮 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 增 不敢以聞 凡於尊者有獻而不敢以聞注不敢直言獻卑者如之贈從者之類 原 甲則奉胄 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 器則執蓋 弓則屈韣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注韣弓衣也 劍則啓櫝 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注櫝劍匣夫襓劍衣也 增 進劍者左首 進戈者前鐏 前其鐏後其刃 原 獻甲者執胄 獻杖者執末 增 進矛戟者前鐓 進几杖者拂之 原 獻粟者執右契 獻米者操量鼓 獻車馬者執策綏 獻民虜者操右袂 獻熟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 居山不以魚鱉爲禮 居澤不以豕鹿爲禮

干謁一

增 集韻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爲相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傅勝傳注曰涓人如謁者涓潔主潔除之人也 漢書曰莫爲我先注先容也

易例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違 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又曰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禮記曰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儀禮士相見曰聞吾子稱贄敢辭

干謁二

增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曰敝邑不敢寧居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孟子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秦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謂新垣衍也 戰國策曰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原 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 漢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使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襦具劒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開閤延請衣冠甚偉勝之躧履出迎 〔增〕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人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後漢陳遵居長安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到門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

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侯謁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爲時所重如此 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擧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原〕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彪望風慕教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得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而乃養痾傲士如此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增〕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欲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

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卧者爲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原〕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增〕龐德公時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

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遂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別傳曰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聞者罵之曰卽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吏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种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秦宓字子敕有與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曰僕處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翱翔林澤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　魏

時苗字德冑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　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　張臶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吏白承前致版謁毓曰張先生豈版謁可飾哉但奉書致羊酒　吳錄曰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

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晉劉驎之字子驥尚質素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為長史固辭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愧詣其父　晉書曰桓溫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又曰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楊公畫其像於閤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不見岌歎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謝遏夏日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冠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

可謂前倨而後恭　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詣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桓元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　范汪字汝平初為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復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詣已傾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溫謝其遠

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來視
之溫殊失望而止　宋關康之隱居南昌顏延之等候
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臥了不相盼
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
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
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梁陸倕傳曰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何思
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
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
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

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
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
爲給事中時尚書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
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客不肯爲通順叱之
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羣公
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
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北齊
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
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
者曰本言公招延賢儁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

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
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
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縱橫之策深見喜納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因辭文宣怒由是積年
沈廢後遇楊愔於路自陳愔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
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愔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齊
盧思道欲詣和士開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
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森然與槐柳齊列
因鞭馬疾去　唐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不

荅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
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
請見荅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
爲刺史請績講禮荅曰吾不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
醪也　唐書曰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劾二張下獄后
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
國經　又曰明皇欲相崔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
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
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潔介自守以彊正稱　又

曰陸龜蒙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　甫里先生傳曰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若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爲釣絲曰以風浪逸其情以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鈎問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韋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　韓愈王仲舒碑曰仲舒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　詩話曰唐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卽捲未嘗閱閱曰且以拍板爲甚麼曰樂句二公大稱賞因此名振　又曰唐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

公文卷牛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沈事且鬬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云昔年曾作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埽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爲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騶劉乃戒其子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至迎謁頗怏怏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映以爲恨摘峘事貶衢州司馬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爲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詆鳳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奏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湘山野錄曰王沂公曾爲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做宰相矣已而果然　宋御史中丞孫抃薦吳中復爲監察御

史初不相識或問之拤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　名臣遺事曰宋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范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李垂為知州還朝李康伯謂曰子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識盍往見之垂曰若我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出知均

州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絶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紀聞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絶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　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氏遺書曰宋程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有一官上書謁大資程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適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曰求薦舉常事也程曰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邵康節先生墓誌曰康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李周登進士通判施州神宗以近臣孫固薦名對謂曰知卿不游權臣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童蒙訓曰宋滎陽公呂希哲自

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
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曰勤於執事乃所以求知也
聞見錄曰宋文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
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
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
須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
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
以次白公公不荅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
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
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

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
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
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
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元豐間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廳
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
其客、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
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
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
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

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　蘇軾在黃州邀
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
傳舍耶　熙寧中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
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
見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
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
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
引到門謁入安道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
而退　章惇嘗事邵康節及為相欲用康節子伯溫伯
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到則先就部擬官而後

見宰相　龔夬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
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竟日題
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　李朴自為教授天下高其名
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
邂逅見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　獻
徵錄曰明李承芳登進士李西涯謂之曰子盍與錢與
謙謁閣老徐先生乎承芳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旦
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承芳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
評事　又曰明許應元嘉靖壬辰舉進士執政者知公
欲一見應元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僂鼎貴之門冒

謁干進哉　明詞林人物考曰李淑字師孟嘉靖庚戌進士始淑之奏南宮捷也相嚴嵩曰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薦之鼎甲嵩圈下之　又曰陶大臨字虞臣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嵩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之陶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　獻徵錄曰明隆慶時劉渤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干謁三

原 相府　卿門 范雎爲須賈御入相府曰我爲君先通相君家公子無日不敢於六卿之 書刺　奏刺 漢高帝紀有謁者自書刺以言事下詳于謁二夏侯 登龍 後漢書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增 題鳳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御李 識荊 李白與韓荊州書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倒屣 擁篲 上二詳干謁二 依劉 仰韓 唐書曰王粲在荊州之時依劉表北斗韓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又漢文侯又莊子曰公孫操擁篲以待門庭 摳衣 曳裾 曲禮曰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陽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原 激張儀　奇彭羕 張儀謁蘇秦秦不爲通又不得去數日方見之坐於堂下以激儀也 彭羕見龐統統非羕故舊又有賓客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罷客就之語客又食然後與語大奇之

增 揖侍郎　參留守 韓愈寄崔立之詩各城闕 又贈盧全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 借問舍人日未歸不出動一日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 陶孟... 耳 德星聚　高軒過 上詳干謁二 李賀詩

春風　門外積雪 侯師聖見伊川於一年 游定夫楊龜山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深一尺

原 來非慕義　見以託名 陸步會稽典書二子偕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羌恐不遂時通欲去鷺曰吾之來非慕義也劉何爲乎後漢趙壹字元叔爲郡計吏到京師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非陟無託名乃日到門陟許通尚臥未

起徑入上堂曰竊伏西州承高風久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非常人乃起延語大奇之明旦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不顧太守　遠迎縫掖 門者不敢通趙壹見弘農太守皇甫規 之壹不顧而去下詳于謁二王符事

增 一葉濃陰　一株桃李 馬大師書下昭云千樹一葉之影郎君恩是謝之書 魏王令曰然上疏不得見乃以書相公自公不拾之遺 有所摧抑乎慢不上疏亦相國公書 一曰拾遺楊桂之蹟

原 未嘗修刺 後漢井丹字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不肯受索 許光自請不肯見宮之事非持周公之握髮之德 光延年上書願見帝送入自薦當王仲翁見者皆露索挾持 兵不願吏持杖周公之禮不肯受索自謂王仲翁俱拜官

行閤者杖 唐潘炎爲翰林學士時京兆尹有故下禮事詳者 上樂之百萬獻顏氏家訓曰不得見乃賂閽者三百縑其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朝一見遺以三百縑其他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原 不避寒暑

不師道德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朱傳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增 將軍肯臨

子高左顧 田蚡傳曰將軍乃肯幸臨況其準南 王傳曰子高過幸左顧臨言枉顧

不耐造請 不行報謝 張禹傳數曰臣性不耐造請終不張 禹傳曰公卿稍造請為謝

行報謝 方進徑入 前漢翟方進是內謁徑入又 諸葛間闊 諸葛今之通名也

云本傳曰聞何間達諸葛 戴刺盈車 書午在門 本傳曰郭林宗名蓋士爭赴門

之戴刺常盈車後漢書日李安者名謁富人郭生辭

以出安義常盈車門上以請字而後敢曰牛不出

人頭耳此亦昔之遺 倒執手版 盡投苦海 漢書曰…出投衣見 顏氏家訓溫

凡手投贄版有可言曰…投其中者即掌有…皮箱 顏氏家訓

公客榜 情以白屋之士日所見七十餘人公一沐三握一飯三吐

以數之未家無從之門不停賓客為所責也失

人 家語曰…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待客未通江南

衆以為驃騎黃門侍郎裴…之好事…有此策對賓

人之傳引接…仰…不…賓客…主…無…別…可馬

故…作…日…書…寄…於…客…請…以…及…諸…君…若…觀…朝…得…光…朝…

溫公…為…若…進…忠…言…者…請…以…日…訪…及…朝…光…得

閣…高…議…擇…可…行…有…者…進…呈…旨…行…奏…之…但…以…私…書…寵

與…所…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持…書…簡

常…人…傳…入…名…凡…得…下…內…自…省…欲…請…佩…服…身…至…於…整…曾

分…令…事…罪…名…凡…得…下…身…計…並…請…一…服…而…進…狀…光…得…與

官…左…道…公…議…及…其…行…若…在…私…第

事…訪…不…請…明…及…其…事…丹…拜…謹…白 蚍蜉之援 鬚鬣之

化 韓昌黎與…中丞傳…外無蚍蜉蟻子之援以黑貴

客…傳…聲…請…整…恆…而…後…死…者…與…未…竭…死…亦…無…以…異…矣…貴

春 吹律者一名東風以吹萬物之生其化也為氣況有 益連 申叔乞糧

曹公乞米 王大夫有喪申叔儀乞糧於曹公孫有山氏曰 …

今無所繫之糧吉酒一盛兮余與褐之 顏魯公乞米帖 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

文…之對曰 魯公乞米帖云 拙於生業舉家食粥 而

今…月…今…又…家…實…用…憂…煎…詩…已…多…時…日 飢彪餓麟 攀

典…不…為…而…與…家…食…粥…已…多…時…曰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干謁

驥仰鴻 宋史檀珪未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為日已久…能推人一遷陳

與肉餞時 不…諱…為…落…毛…驥…實…王 三百名刺奴

文學驥連而無由仰瞻飛而自失

千重鐵甲頭 有盧杞與馬燧盛遇於道各稱一囊杞發盛封

魚…曰入…子手中…錄…已而…騎…古本…比…公…日…囊…果…三…百…刺…

百…為…名…刺…奴…頗…高…戴…已…而…拔…杞…囊…皆…云…本…湯…光…自…

進士揭先達 遊謁王公之門于李權要之 使…

於有不從 使多…謁…常…禮…趙…辱…罟…無…改…

天下善士願見 鄉貢進士通名 韓愈 見…

顏厚如千 重鐵甲 開李將軍喜上乃開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軍 韓愈墓志曰王適

事 金陵子有衆子…為詩每通名刺稱鄉貢進士

居…曰居易…地自比 宋廣平投梅花賦 白樂天投

芳草詩 …時上為…書…衣人…見…文人之目…

蘇…顧…況…見…觀…姓…名…熟…觀…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披…以…春…

清其芳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容…罷…不…送…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干謁四

增 典謁 禮…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主賓客謁見之事 將命 論語闕黨童子將命孔子…

尸 寺人 寺人未見君子之令 閽人 閽人…三尺…門…

又…為…士…以…上…為…大…夫…積 三積 上謁 張耳傳…以上…七介

豐…諸…侯…七…介…見…也

增 願先容 …張…行…成…傳…曰…古…今…無…用…客…人…也 無津

…干…曰…因…於……無…津…欲…仕 無依 有文…託…雲…士…獨…無…依…各…願

有謁 漢書有謁也 取干謁 少陵詩…取事干謁 垂採摘 王維詩…謁用…

採摘 垂 可攀援 昌黎…不可送進士…交劉師服詩可攀援 願望履

基履…下願望 願枉車騎 信陵君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

也 承顏下風陸士龍詩 曠若見日東漢袁紹傳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 侯門掉臂邵康節詩侯門見說深如海一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杜詩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隨 暗投先容鄒陽書明月之珠夜光之以闇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伺候奔走韓愈送李愿序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 有叩我門杜[illegible]行客叩我門[illegible]馬門前列 肯訪老翁又詩肯訪浣花老翁[illegible]與奴白飯馬青芻 兩師未知李商隱詩丘園有枯鵠來必兩師知 波臣求活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可乎莊周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未忘燃灰唐羅隱詩宣室

夜闌如有問可能全忘未燃灰 誰為乞火杜牧之詩自愧掃門士誰為乞火人 籠中藥石唐書元澹博學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欲以小人願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 朽出菌芝蘇軾詩怖朽[illegible]能出菌芝 遊神奔競嘉話中表有一謁禁士人爭馳騖請託有一人競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宰日有奔競 鉛刀一割晉書譙王承曰公表見超耳鉛刀豈無一割 廣廈萬間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歸鳥赴林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飛燕巢屋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連城高山唐文粹曰連城之珍俟楚文而超進高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 入州出谷又曰入州無鳥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 施陽援溺又曰施一陽於剝極之時援衆溺於坎深之下 拯踣醫疾又曰踣者思起必持而求拯疾者思息必神而求醫 求出願濯杜牧

之文望井者求出龍覬者願濯 相薦自謀杜荀鶴詩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 舊知為學鄭谷感懷投時相詩丞相舊知為學若更歎何處貢篇章 應念下寮雍陶詩遺[illegible]現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寮 迹雖阻於登龍 心竊希於附驥 勉驢技之一鳴 希馬價之三倍 敢憑蟠木之先容 輒效錐囊之自薦 雖寒菊自芳於籬下 而苦李誰念於道旁 幸侍下風聞欬唾之音莊子 伏拜賓阼 通鄉里之刺魏志 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 司馬出則其徒有行道志 傳和凝之衣鉢 殊愧前修 備狄相之參苓 願從今始 向來辦香之敬 直為南豐 此去魁材之延 願陪東閣 三吐哺而下白屋 昔者見之

一舉手而轉清波 今其時矣 月明繞樹 自憐烏雀之何依 海上問津 或謂斗牛之可訪 牛鐸至微 荀令君取以調樂 爨桐無用 蔡中郎識其中琴 叩角而歌白石 聊假此以干齊 築臺而識黃金 猶庶幾於始隗 說項斯之詩 於到處 幸已不遺 吹揚雄之賦以上天 更期有遇 所求易與巢林之鷦 不過一枝 安敢負知 伏櫪之驥 猶思千里 文穆取人 才多夾袋之所蓄 元獻待寒士 置樽酒以相歡 月華先得 莫知近水之樓臺 雲廈不樓 更傍誰家之門戶 蟠木為萬乘之器 必資根柢之容 祥金躍大冶之爐 敢作

鎭鄉之想　效王嚴叟之爲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
師道之瓣香期力酬於知己

干謁五

【增】詩唐孟浩然詩曰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依誰爲
揚雄一薦甘泉賦　韋應物訪李廓不遇詩曰九日馳
驅一日閒尋君不見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
流雪滿山　韓愈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
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又詩曰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飢
寒顧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
名聞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
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
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
大驚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
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
筆補造化天無功龎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
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劉長卿詩曰鐵
衣雖正澀寶刀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轉犀利　溫
庭筠詩曰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

變風煙　杜牧詩曰常思掄羣才以爲國家治譬如匠
見木礙眼皆不棄楷櫪與榱梁施之皆有位忽然植明
堂一揮能力致　李商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
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
恩疎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綯
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爲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
陽卒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
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
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李吉
甫之父徵時以一絶投維揚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
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獻
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爲寢默
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無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
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詩
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羞覩妻兒
面撥盡寒爐一夜灰　范彥能贈張徐州謖詩曰田家
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儐從皆
珠玉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
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
何獨顧衡闈恨不共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

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程曉嘲熱客詩
曰長夏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
只今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搖
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梅
堯臣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
同過敝廬值出不及見詩曰枯竹爲門扉不可容車騎
況如鄭廣文無氊藉賓位窮冬月破七貴客驄玉轡傳
騶肅里閭下榻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上字兒愚
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既屈卿大夫恨莫覩帚彗星躔回
已高麟趾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喟豈料瘦老

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司馬光闍
吏詩曰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
雖聚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
辱固宜惆悵東岡舊竣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李清臣
韓魏公知中山求謁其值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
詩於壁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有才竟有東牀之選詩
曰公子乘閑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
否曾說當年吐哺無　蘇軾嘉祐中陳希亮知鳳翔府
軾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或謁入不得見客次假寐詩
曰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吾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
劉彥中袖刺詩曰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廈
深咳唾生餘響茲邦據地寶比屋誇雄敵何如蓬廬士
貧賤安所養　魏野尋隱者不遇詩曰尋眞誤入蓬萊
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
埽　又喜孫狀元訪詩曰道同忘貴賤陋巷每來看相
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狂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歡却恨
歸公署茅齋會宿難　又謝寇相公相訪詩二首曰晝
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
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鎭雄藩半載餘棠

樹陰中無訟聽閑騎白馬到茅廬　張耒謁客詩曰入
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
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
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唐平曾謁華州李
相不遇詩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
却抛書袋裏正如閑看華山來　劉魯風投謁所知爲
典謁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訪文
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李覯初爲太
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曰十謁朱門
九不開利名淵藪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

入夢來　楊萬里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詩曰四序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覺春物熙今晨忽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屐自慍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暖身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屡紋生碎暉鳥聲豈爲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校出處爲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聊應之徐語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愠[illegible]得辭　江南處士朱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屢事有格子屏風眞白題詩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明王廷陳送唐生詩曰伏

策欲諢親侯門不重實空彈馮氏鋏莫濟范雎貧玉露凋紅樹金風起白蘋蕭蕭南去鴈飄泊自爲羣

【文】唐駱賓王文曰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孀棲之寒女便伏櫪駑蹇希騏驥而蹤足竄跡翩翻排鴛鴦而刷羽　又曰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鮮鱗於涓滴望鴻浪之微沾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　又曰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

【書】漢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初故東門先生居蓬戸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援塵而遊乘輿齊年哉　唐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曰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韓愈與邢尚書書曰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又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

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園而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昔人有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又上李侍郎書曰愈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者難遇也　又上宰相書曰今有人生二十八年

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居窮守
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四舉於
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
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
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伏念今有
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
古之君子之道待我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
則命也其亦行矣　又上宰相書曰今天下一君四海
一國舍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志
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

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
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
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
察焉　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曰籍善爲詩使其心不
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
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又應科舉與人書曰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有怪物焉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
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涸不
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

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
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
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
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
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
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
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又
上考功崔虞部書曰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
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
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

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
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
其時之莫可也　又書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
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
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
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又釋言曰愈之親族鮮少無扳
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
蓄貨以釣聲勢　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竽有求仕於
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
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

如王之不好何是所為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　又荅元公瑾論仕進書曰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傪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柳宗元上李夷簡相公書曰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　又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書曰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篇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塪井　房魯上節度使書曰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輿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候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蹇驢竭蹷而來干謁誠志業不作氣容自

若且有所望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獨食飢童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　宋楊廷秀與湖北陳提舉書曰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欲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挈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為駿一則野人一則顯仕或者以為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世挈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挈乎豈曰駿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增】論隋盧思道勞生論曰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蛩落皁蓋塡閻實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餘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艶姬妻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一

人部七十 遊俠 報德 報恩附 冥報 報怨 負德

遊俠一

〔原〕漢書曰意氣高作威於世謂之遊俠　又曰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增〕荀悅漢紀曰立氣勢作福威結私交以立強於時者謂之遊俠　又曰俗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慎也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遊俠二

〔原〕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鳶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曰韓傀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傀之過傀拔劍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陰交聶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之屬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金爲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傀政遂獨行仗劍至韓直入刺傀傀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增〕漢書曰荆有佽飛者得寶劍於干遂還涉江至中流陽侯之波而蛟夾繞其船佽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愛焉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

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篡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懟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原〕漢書曰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恣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增〕齊王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

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
以文為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
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為平
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原〕史記曰漢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
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
重於郡守　漢書曰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
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

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
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
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鞭荊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
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上乃赦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
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時時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

以勇聞關中　〔增〕綱目曰漢高祖魯元公主為趙王敖
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卑甚高祖箕
踞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請為王殺之王不從八年
上從東垣還過趙柏人趙高等乃壁人於廁中上欲宿
心動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并逮捕趙
王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罵
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高對
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剟身無可擊者終
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

問之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王
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
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吾所以不死者
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
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肮而死　漢書曰
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諸所嘗施惟恐
見之賑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專趨人之急自關以東莫
不延頸願交焉　又曰袁盎為楚相免家居與閭里闘
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
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

死客送喪車千餘此亦有過人者【原】又曰灌夫爲人
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己右者必陵之在左者
愈貧賤尤益敬禮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
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
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劇孟行大類
朱家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
之財　又曰郭解字翁伯河内軹人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爲人靜悍陰賊不飲酒少藏亡命作姦剽攻劫
鑄錢掘冢所殺甚衆及長改節以德報怨以軀借友報
仇自喜爲俠解姊子見殺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
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放其賊諸公聞
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然恭謹未嘗乘
車入縣庭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
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解兄子斷
楊掾頭公孫弘曰解以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罪尤
甚遂族解【增】又曰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内修潔好直
諫數犯主顏色嘗慕傅伯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
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原】又曰
鄭當時爲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
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
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
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
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者京師
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
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
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增】又曰眭弘字孟
魯國蕃人少時遊俠鬬雞走狗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
秋（嬴公姓氏）以明經爲議郎符節令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
陵人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
去以爲榮時列侯有子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
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　又曰
原涉字巨先哀帝時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人賻錢千
萬悉還之廬墓三年爲谷口令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
不言而治人常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
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問以喪事家無所
有涉乃削牘爲疏具記衣被飯含之物分付市買日昳
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喪

家子即殺之　又曰卭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　原又曰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言者與中書令石顯善顯坐免官徙歸故郡留其牀席器物直數百萬與章章不受客問其故章歎曰章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福耶人以是稱之　又曰婁護字君卿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

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衆以是服之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母死送喪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君卿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其主簿諫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久住移時　增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四百人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東漢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有名江淮與貴戚友善　東觀漢記曰郅惲之友董子張其父及叔為鄉里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惲往候

張張視惲歔欷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仇不復也惲即將客取仇人頭以視張張意氣音絕惲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拔刃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使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　魏志曰典韋陳留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豪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讐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懷匕首入殺永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

一市盡追莫敢近者　原又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讐解怨為事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集衆攻揖揖城守豐以昂為不義合衆捕昂殺之故時為之號曰東市相殺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增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　裴啓語林曰晉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為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常填門　裴子野宋畧曰寧朔將軍何邁素大俠好聚斂士出入遊從者塞路　唐書曰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絶人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　又曰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童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可以自資讓然之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爲名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　又曰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

唐郭元振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之　李白喜縱横術擊劒爲任俠輕財好施　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胡証聞之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欔合其跗横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

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之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　唐書曰劉乂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獨不善俛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樊宗師見而拜之爲人性直率面道人短長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鴻書曰五代唐黄子野俠官人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於羅剎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漁者得伾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子得其名乃令父喪羸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伾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久之既致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荅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名之則亡乃令福州觀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蓑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

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遥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任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伴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曰且日雲霽會於傳舍且日傳舍長具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帶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又曰唐萇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殺其賓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宋史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為鉅鹿富家傭保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蒱博　又曰焦繼勳少讀書有大志游三晉間為輕俠以飲博為事　宋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者三又取豘肩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錯愕咨嗟曰眞宰相也不

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我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皆受不讓重負而返焉　宋稗類抄曰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為之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翼日名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又曰張乖崖詠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愼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強取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失節匪類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耳乖崖明日至門側俟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假汝一至親舊家僕意尚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行至一懸崖間下馬數其罪僕倉皇未及對輒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又曰陳同甫亮闖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推

仆地徒步而進稼軒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　鴻書曰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陰物色之

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　明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牀夫復歸校伏牀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出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牀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上歎曰殺

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即釋之　明獻徵錄張弼楊義士傳曰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塤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

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塤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　又高啓南宮生傳曰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

家素藏厚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遠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況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常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又曰曹州陳都御史九疇以將略樹勛寧夏最有聲而見忌王瓊桂萼不獲用晚節縱誕聲酒嘗宴客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亦不敢問之　又曰高中丞捷者新鄭相拱之第三兄也少輕俠武力絕人既舉鄉試矣猶與羣盜走馬剽剠行旅金帛盜捕得所引輒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居址既成進士乃稍稍解居官所至以威嚴治辦稱每坐堂皇

問事胥吏皆股栗無人色敲榜之下流血盈庭談笑自若後自南院罷歸莊居至夜分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一力士持鐵棒翊而出刃光如月慓疾若風盜數十人皆奔跌原野間有俯伏者呼而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捷笑而呼使入莊大作槌餅酒飲食之亦有舊識者分予之錢帛叩頭别去三四少年遂委質爲高家奴終身　又曰左都御史劉燾與按察副使尹綸皆嘉靖戊戌進士也二人皆有武力善騎射而燾於技尤精綸將計偕而橐中無一錢從少年陸博勝之得十金買一馬就道至百里外則得善馬抵都而橐裝滿矣蓋皆故所劫騎道贈之也燾後官濟南司理中原劫長往投之與飲噉無虛日二人皆不修檢出入多從妓女僮僕少年臂鷹牽犬馳獵爲樂綸罷官一子曰乘衡以捷武至大將燾累開府南北竟以功名終其家馬捷如犬犬大如馬婦女作男裝男作婦裝

遊俠三

原 意氣、權力上詳遊俠一 權行州里力折公侯 赤丸 白刃漢書曰長安姦猾浸多少年報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城中薄暮塵起剽掠死傷橫道及尹賞爲長安令乃穿地深丈名爲虎穴捕羣盜內穴中數日視其屍相枕藉而死　古詩曰失意杯酒

聞白刃起相依 燕市 夷門 荊軻飲燕市 侯嬴夷門抱關 椎埋 馳騖 王舒温少時椎埋為姦 史記曰漢興禁網疏闊之外戚大臣鉅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 借客 結客 漢朱雲字子游少通輕俠借客報仇 古詩結客少年場

【增】三游 四豪 上詳遊俠一 漢書曰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說者以四豪為稱首 自屠 自刎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以死 燕太子丹嘗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求為報秦王者其傅鞠武言燕有田光先生者可與謀 太子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武即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曰願奉教乃造焉光坐定 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光曰臣精已消亡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結於荊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道太子言願足下過太子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勿泄是疑光也遂自刎而死 竊符 擊劍 上詳遊俠二 史記游俠傳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

【補】橫潁川 居柳市 灌夫交通無非豪俠橫潁川潁川之人歌曰潁川清灌氏寧潁川濁灌氏族 萬章字子夏居長安柳市 通袁盎 脫季布 袁盎家居劇孟嘗過盎盎厚待之人謂盎曰孟博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急人之急造其門不以疑為解 魯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數陰脫季布於危及布貴終不見

【增】杜陵北 渭橋西 唐盧照鄰長安古意詩曰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 已然諾 喜縱橫 上史記灌夫傳 下唐李白

【補】三輔惡少 六國罪人 漢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以戍遼東 下詳孟嘗等四公子 感分遺身 背公死黨 七略曰雄俊之徒交黨結倫輕死重氣感

分遺身此游俠之徒 游俠傳序曰六國時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漢興未及匡正 言信行果 知禁反正 太史公曰游俠行雖不軌然猶言必信行必果 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曷由知禁而反正 匹夫之細 五陵之俠 游俠傳序曰郭解之倫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觀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異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李白詩曰五陵年少金市東 幽并之兒 張趙之倫 曹植詩曰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張衡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實蓄有徒其從如雲 注張趙並刺客也

【增】衛地上力 野王好氣 漢書曰衛地其俗剛武尚氣力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不避風雨 不言姓氏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稍遷功曹任俠好交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魚豢典略曰徐福字元直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常為人報仇為吏所得問其姓氏閉口不言 自臥大牀 自享大案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當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吳志曰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臥騭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今舍去欲以為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而征羌身自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飡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乎騭曰吾等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千里爭死 千乘送喪 上史記季布事 下史記劇孟事 朱家賑貧 王磐擁富 上詳遊俠二 東漢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有名江淮間與貴戚友善 薛中六

家 關中數千里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家矣 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致死

遊俠四

原 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 連交合衆 結儔附黨
求名殺吏 賈勇報仇 英儁之域西京賦 游俠之場
操丸之俠 判刃之仇 然諾則黃金不易季布 失
意則白刃相仇見曹植詩 輕死重氣結黨連羣許上游俠三張趙之
倫法 義激毫毛節成感槩劉邵趙都賦曰游俠之徒晞風擬跡貢交尚信輕命重氣
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遊俠五

原 詩 魏阮瑀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為上賓圖盡擢匕
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
悲聲感路人衆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晉張華俠曲
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樓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
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傍吳
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騰超如電激迴旋如流光生從
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没身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又游
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食客三千餘門下多
豪英游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嘗東出關濟身由雞

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勝南詛楚乃與毛遂行
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 增 左思詠史詩曰荆軻飲
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
節與世亦殊倫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
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原 陶潛詠荆
軻詩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没千載有
餘情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馳俠旅宦游關原
既踐終古跡聊諱與亡言頤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
象弧插雕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游鴈門上暮
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增 又結客少年
場行曰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
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
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
我獨何為埳壈懷百憂 原 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
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相慕富貴人所欲道
德亦何懼 梁元帝劉生詩曰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
京扶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酲
結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 吳均詩曰結客少年歸翩

翩駿馬肥報恩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拖玉
入含暉顧看草元者功名終自微　又古意詩曰西都
盛冠蓋九逵塵霧塞中有惡少年技能專自得玉鞭蓮
花劒金苣流星勒聊為路傍人寫鞚長楸北　王僧孺
詩曰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吹錦帶落日暎珠
袍陸離關右客照耀山西豪雖非學詭遇終是任逢迎
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偶雞鶩寂寂隱蓬蒿
何遜擬輕薄篇曰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
丸白馬黃金飾長安九逵上青槐陰道植轂擊晨已諠
肩摩暗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

來三市側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褒遊俠篇
曰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游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
鬬雞横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庾信詩曰俠客重連鑣金鞍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
亂眼飄酒醺人半醉汗溼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
河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
錢陳王裝瑙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燕寶劒似舒蓮
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邊　陰鏗西遊咸陽中詩曰上
林春色滿咸陽遊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像跨河影裏
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周弘

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
酒水上擊離筑匕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
悲歌非自憐　楊縉賦得荆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
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
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　又俠客控絕影詩曰
青門小苑物華新花開鳥弄會芳春傳聲層臺浮麗日
長楸廣路起紅塵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遊俠人
游俠英名馳上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鹿盧秋水劒
青絲宛轉黃金勒復有魚目並龍文躡影追風本絕羣
影入吳門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幷騎射客

未肯推名待借君　隋陳良遊俠篇曰洛陽麗春色遊
俠騁輕肥水逐車輪轉塵隨馬足飛雲影遙臨蓋花氣
近熏衣東郊鬬雞罷南皮射雉歸日暮河橋上揚鞭惜
晚暉　增辛德源白馬篇曰任俠重芳辰相從競逐春
金羈絡赭汗紫縷應紅塵寶劒提三尺雕弓韜六鈞鳴
珂蹀細柳飛蓋出宜春遙見浮光發懸知頭上人　唐
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曰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
矜然諾心各負縱横意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沈
明月弦金絡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游燕肆尋源博
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焱焱戈霜

動耿耿劒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木落鴈門秋輕生狥知已非是爲身謀　張昌宗少年行曰少年不識事落拓游韓魏珠軒流水車玉勒浮雲騎蹀横意不一然諾心無二白璧贈穰苴黄金奉毛遂妙舞飄龍管清歌吟鳳吹三春小苑遊千日中山醉直言身可沈誰論名與利依倚孟嘗君自知能市義　盧照鄰結客少年塲詩曰長安重游俠雒陽富才雄玉劒浮雲騎金鞍明月弓鬬雞過渭北走馬向關東孫臏遥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將軍下天上戰騎入雲中烽火夜如月兵氣曉成虹横行徇知已

負羽遠從戎龍旌昏朔霧鳥陣捲胡風追奔滄海咽戰罷陰山空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崔顥古游俠詩曰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劒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飛地迥鷹犬疾草深狐兎肥腰間帶兩綬轉盻生光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隨建威　王維游俠詩曰長安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吹夜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户侯蘇武才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李白俠客行曰趙客縵胡纓吴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歩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脱劒膝前横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元經　又扶風豪士歌曰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吴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埽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

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賓客吴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劒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脱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黄石知吾心　又結襪子詩曰燕南壯士吴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又少年行曰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又結客少年塲行曰紫燕黄金瞳啾啾揺緑鬉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劒術淩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

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
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令日貫虹
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又五日東魯行荅汶上君曰下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
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
又送薛九被讒去魯詩曰蛾眉笑躄者賓客去平原卻
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毛公一挺劒趙楚兩相存孟嘗
恍狡兔三窟賴馮諼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春申一
何愚刎首爲李園賢哉四公子撫掌黃泉裏借問笑何
人笑人不好士爾去且勿諠桃李竟何言沙丘無漂母
誰肯飯王孫　李頎幽燕客詩曰男兒事長征少小幽
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
磔黃雲隴低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
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
雨　王昌齡游俠詩曰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
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皁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
却月佩弓弰　杜甫少年行曰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
下馬坐人牀不通姓氏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王
維少年行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
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高適邯鄲少年行曰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
幾處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
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
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
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錢起逢俠者
曰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
斜　元稹俠客行曰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
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
草人面青此客此心師海鯨海鯨露背橫滄溟海波分
作兩處生分海減海力俠客有謀人不識測三尺鐵蛇
延二國　孟郊游俠行曰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
人不迴頭輕生如暫別豈知眼有淚肯向頭上髮平生
無恩酬劒閑一百月　宋晁沖之夷門行贈秦夷仲曰
君不見夷門客有侯嬴風殺人白晝紅塵中京兆知名
不敢捕倚天長劒著崆峒同時結交三數公聯翩走馬
鬬青驄仰天一笑萬事空入門賓客不復通起人簪笏
明光宮嗚呼男兒名重太山身如葉手犯龍鱗心莫攝
一生好色馬相如慷慨直辭猶諫獵　明姚廣孝壯士
吟二首曰一劒重千金曾將託生死不知燕趙閒何人
是知己相見便知心時閒擊筑吟懷恩在一飯不用酒

秋深　徐禎卿游俠篇曰四牡飾朱軒俠氣何翩翩夕
鶩邯鄲道朝馳函谷關千金飾冠劒寶服芳且鮮徒御
若雲浮周道直如絃堂中養死士被服皆珠紈擲馬厭
粱肉貝甲委如山片言傾五嶽萬乘慕其賢諸侯奉白
璧爲壽巵酒前合縱連趙魏駕轂出齊燕仗劒歸質子
矯節奪兵權嗷嗷日中議歃血重一言雞鳴脫虎口狗
盜乃獲全天地相盪蝕四海如沸淵憑軾一抵掌解紛
談笑間縱橫負奇節逸氣蓋八埏慷慨功名會何言七
尺捐策勳山河溢流光竹帛鐫何爲坎壈士撫劒獨長
歎　又結客少年塲行曰驪馬窣青絲閭里爭耀馳朝

游吳姬肆暮入屠沽兒袖中挾匕首跨下黃金鞬然諾
杯酒閒泰山心不移東市殺怨吏西市仆仇尸裂眦白
日變英風拉如摧突過銅龍門電影忽如遺司隸徒斂
手行人莫敢窺橫行三輔閒法令不得施壯義冠千古
雄聲流四垂　李夢陽結客少年塲行曰燈如列宿行
月似九秋霜各攜黃金劒結客少年塲　又過王子詩
曰率爾高陽飲博徒酣歌結劒膽何麤金門貴客如相
許行從鶤裘付酒壚　又送人之南郡詩曰鼓刀朱亥
本微寒白首侯嬴是抱關不爲千金增意氣秖緣一諾
重丘山　李先芳劉生詩曰談兵蓋燕頷負氣埒虯鬚

朝彈上林雀夜醉酒家胡片言傾四座千金直一盧撫
劒平津道挾殺李金吾　又臨江節士歌曰臨江節士
泣秋風夜來劒鳴深鞘中龜甲龍鱗各相似誰能辨我
是雌雄　劉績結客行曰結客千金盡酬恩一劒存羞
爲狗盜伍不傍孟嘗門　王廷相秦川雜興詩曰客行
不束書大半是俠氣寶劒直千金上有飛龍字　李攀
龍結客少年塲行曰翩翩裘馬客遊冶長安城自矜有
俠骨骯髒多交情羞倚將軍勢詎借傍人名利劒一在
掌四海皆弟兄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恩仇等白日
然諾千金輕君看少年塲意氣誰縱橫駡坐亦已麤探

丸非老成洨之爲丈夫賢豪大所營長兄推魯連仲兄
推虞卿小弟處囊中黽勉荊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
先鳴　王世貞俠客詩曰幸舍新彈鋏屠家舊鼓刀風
塵看不見意氣爲誰高片語忽生翼此身如拔毛金張
貴人里辟易鷫鸘袍　又詠史詩曰翩翩原嘗輩散金
買虛名獨有魏公子好義復知兵取士識其眞肝膽爲
之傾一戰邯鄲完再戰大梁寧五國從若風強秦閉崤
函積弱幸以強昏主嚌維城　王世懋詠史詩曰烈士
輕七尺由來殉知己知己問爲誰濮陽嚴仲子白刃起
睚眦行遊報俠累平生所食客緩急難可恃顧盼求賢

豪乃在軹深里政也方鼓刀辱此卿相軌㩲觴意何長肝膽向君委獨行謝車徒匕首入韓市鷹擊無完膚餘勇自屠毀慨意酬所知雄名付其姊遐哉壯士規寧爲百金死仲也何足云所貴得兹士三歎令心哀九原不可起　吴國倫名都篇曰名都故佳麗少年何翩翩千金飾寶劍百金縲文鞍臂鷹走東郊戲馬過上蘭力能囓飛鏑巧能承弄丸馳騁不言勞角觝相更端雙隼從何來疾風翔雲間滿引明月弓鳳鏃忽應絃一矢貫雙隼馬驟不及鞭觀者稱神奇狐兎不敢前暮入胡姬肆挾瑟當壚彈清酒滿玉壺珍殽羅翠盤客坐屬所私一博呼十千旁若無世人意氣矜相憐出門夜未旦白露何漫漫　又結客少年場行曰驄馬飾雕鞍玉珂何珊珊當場負意氣結客空長安一語成莫逆千金盡交歡日月豈足誓睚眦各有端相求等敵國赴急嬰危冠恥就四豪食不屑萬乘干力能脫季布軀可借燕丹劒銜無衆工義聲溥區寰新生驚蹈海公子下抱關烈烈布衣士遭逢良獨難探丸與竊鉤盜俠居民間　顧瑛詩曰儒衣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傑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報德一　冥報　負德附

原詩曰無德不報　增又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原曲禮曰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　左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增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莊子曰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又曰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前漢禮樂志曰浹肌膚而臧骨髓　李固傳曰竊歎古人一飯之報　任彥昇彈文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柳文曰興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唐文粹曰報德空思奉細涓　杜甫詩曰寸心銘佩牢　劉禹錫詩曰恩光列敝廬　又曰白首垂絲荷不遺　王安石詩曰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　蘇軾詩曰人情貴往還不報生禍根　冥報易曰作善降之百祥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杜甫詩曰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　韓愈詩曰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　負德左傳曰背惠食言　韋應物詩曰咫尺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歐陽脩集曰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蘇軾勤上人詩序曰歐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俛頃之際

報德二　冥報　負德附

【原】毛詩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失右服馬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公笑曰食駿馬肉不飲酒予恐傷汝也遂徧飲而去及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穆公左驂晉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鬬車下遂大尅晉反獲晉惠公以歸【增】左傳曰楚子享晉公子重耳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　又曰城濮之戰楚子玉從晉師晉師退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又曰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家報施也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鄭人與秦伯盟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原】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絶其纓取持火來視絶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絶纓者不歡羣臣百官皆絶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絶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

敵久矣遂平晉君【增】左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伏甲而餐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楚王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若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原】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奔至吳溧陽女子擊絮瀨水上子胥乞食女子簞飯壺漿而食之子胥去五步顧女子已投水後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歎曰吾嘗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增】又曰吳師入郢引軍擊鄭定公前殺楚太子建而困迫子胥由是怨鄭兵將入境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之分邦而治漁者之子曰臣能還之子胥軍將至漁者之子當路叩橈行歌曰蘆中人蘆中人子胥驚請與語曰吾是漁父者子吾君怖懼令於國中有能還吳軍吾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先人與君相遭於塗今從君乞鄭之罪也子

胥曰吾蒙子先人之恩以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子之功乎乃釋鄭初楚欲殺伍胥伍胥夜亡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船知伍胥來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值千金以遺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劒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左傳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曰請報主德 【原】 呂氏春秋曰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則止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于御於側簡子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無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七百人皆先登　晏子曰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騷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造公廷曰晏子天下之賢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殺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 【增】 說苑曰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

君所樹者蒺藜也　國語曰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越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范蠡地曰後世有敢侵其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原】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爲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餔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急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 【增】 又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猶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後子　秦范雎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不能內臣於函谷關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乃拜稽爲河東守　朱亥謂魏公子無忌曰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乃臣效命之秋也　史記曰漢蕭何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爲漢王以何爲丞相後封酇侯父子兄弟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常繇咸陽時何

送我獨嬴奉錢二也　漢書曰陳平既貴寵封侯乃謂高祖曰臣不因魏無知無以得見陛下請報之【原】史記曰項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歸楚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增】又曰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絕去釣於城下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爲楚王都

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又曰漢高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爲劉氏先有功於漢者【原】又曰爰盎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自追還遂以侍者賜之及爰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謝之而去【增】又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漢書曰張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宣帝養掖庭賀撫循恩甚密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賜其後爵關内侯　又曰邴吉以故廷尉監治巫蠱獄時宣帝以皇曾孫坐繫吉保護甚力後定策立帝吉爲人深厚不伐善絕口不道前恩上賢之封博陽侯臨當封吉病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後果愈　漢書曰蓋寬饒爲衛司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復更留一年以報寬饒

厚德宣帝嘉之拜寬饒爲大中大夫　又曰何武免戴聖子死武每奏事京師未嘗不造門謝恩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内戚讌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爲太僕引見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原】三輔決錄曰高陵龎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爲書生窮乏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過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果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名問乃悟舉爲尚書郎左右丞【增】又曰趙岐避難四方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呼與共載岐懼失色

嵩乃下帷屏人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岐即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詣劉表時嵩在座不爲表所識岐向表說嵩表甚奇重之共表嵩爲青州刺史 原 魏畧曰楊沛爲新鄭長課民蓄桑椹豋豆積得千餘斛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椹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以報乾椹也 增 又曰曹眞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太祖爲冦所追走入秦氏冦問

所在伯南曰我是也冦遂害之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原 又曰太祖平幽州名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增 又曰郭援捕得賈逵逵不肯拜謂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閉土窟中逵謂守者曰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祝公道憐其守正夜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姓名援破後逵知出已者是公道後坐他事伏法逵救不能解爲之改服 原 華陽國誌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

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聞而義之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盡封其物稱書告辭而歸先主 增 吳志曰太史慈避事之遼東北海太守孔融遣人訊問其母並致餉遺後融爲管亥所圍慈單騎見融既又求救於劉備得兵解圍 吳錄曰孫權既斬黃祖作二函欲倂誅蘇飛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爲請叩頭流血權曰爲君置之若走如何曰飛受更生之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曰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

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横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使不得行其意耶 干寶晉紀曰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及濬伐吳先所全育者皆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 晉書曰顧榮嘗飲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啖之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其人爲督卒救榮得

免　又曰初范逵過陶侃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眺爲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　又曰郗鑒嘗食周翼粟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又曰蘇峻反庾氷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有郡卒以船載氷過淛江得免氷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不願名器少苦不得快飲使酒足餘年畢矣氷爲起大舍市奴婢使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卒不惟有智且亦達生　宋書曰王鎭惡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

如此何患不富貴　陳書曰陰鏗嘗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以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行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唐書曰尉遲敬德名恭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諭乃與尋相舉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因之屈突通等勸王殺敬德王察其無叛意釋囚召見卧内且賜之金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大呼橫刺雄信墜翼王出王顧曰何相報之速耶　又曰李大亮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自匿不言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之拒不受言於太宗乞悉以官爵授弼太宗爲遷弼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又曰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贍其家　唐李泌嘗薦建寧王倓爲范陽節度與李光弼犄角時張良娣與李輔國惡泌倓曰先生薦倓得展臣子之効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因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臣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德宗時李泌爲相帝問誰與卿

有恩者泌言臣昔爲元載所疾謫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躍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秘而不言勉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思有以報帝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賜以金紫　鴻書曰唐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暢佞韋皐也初暢受知於皐乃爲獻之皐大喜贈羅八百疋韋卒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欲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文公廟記曰唐韓愈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期

喪以報德　唐書曰初譚元澄為嵐州刺史有恩於李
晟後貶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撫
其三子皆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　李德裕薦丁柔立
為左拾遺德裕被貶柔立上書直其冤坐貶南陽尉
續世説曰唐柳仲郢字諭蒙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
其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
報感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仲郢嘗感
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禄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
裕兄子從質可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禄利贍南宅令
狐綯為宰相頗不悦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

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
家已空遂絶烝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與從質正官負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節度使賀瓌辟　為從事瓌
與唐莊宗戰於胡柳敗走一騎追及獨凝隨瓌即引弓
射殺之因此得免瓌戒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
貴爾輩謹事之因妻以女　楊晟降蜀王建其愛將姓
安者建謂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
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建謂其志不回乃戮之　詩話
曰宋馮京嘗薄游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
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

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宋史曰郭進為山西巡檢使有
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送進令殺之會北軍來侵進語
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
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以
聞還其職　藝苑卮言曰明鄭郎中善夫初不識王儀
封廷相作漫興中有云海内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
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
紀其喪仍刻其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明嘉靖初兩
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聞
父中彈章下部議甚憂忽鄰舟髯客曰君所憂可知也

因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行金二
千金於諸人得完璧矣孝廉感且駭問所欲曰明歲尊
大人某日戮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明歲省父
其日轅門果縛一人將行刑顧視乃髯客即入白父托
故緩三日竟戮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游西湖天竺間
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縛者我戮者吾義
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
前此從公遊又小有警為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
及期來也當時已知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劇醉而别
［冥報］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白母曰聞

見兩頭蛇者必死恐後人見乃殺埋之母曰兒有陰德必有陽報後爲楚相　漢王翁孺曰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于公所決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請治之于公令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曰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　幽明錄曰漢何比干夜夢貴客車騎滿門既覺有老姥求避雨而衣不溼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因出懷中凡九百九十枚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何氏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東漢鄧

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爲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荅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芝田錄曰唐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長安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闈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闈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闈旁未取去公爲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婦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有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摭言曰唐裴晉公度質狀眇小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游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寘於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塗萬里非某所知也　范文正公述曰五代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祖父謂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告之曰汝數年以來名挂天曹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宋二宋少時有胡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

竹橋以渡蟻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祁果中魁選章聖臨朝以弟不可先兄乃以庠爲第一　林積劒浦人嘗入京至蔡邸得一囊有北珠數百顆詢之知巨商宿此積曰此吾故人令來上庠相訪悉歸之慶曆中第進士補循州推官子德新爲吏部侍郎　麈史曰宋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萬城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其屋漏則爲補之若客舍白爲之屋亦爲繕治隆冬苦寒則蠲舍緡一月建中初無子晚得子紓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紓有子五世祿不絕

負德

孟子曰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功乃謀殺衛　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使韓簡視師復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漢書曰王莽使安陽侯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力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彘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　晉書曰左雄薦周舉為尚書雄舉馮直坐贓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　又曰崔洪舉郗詵詵後奏洪洪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　宋書曰劉湛之入也殷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使義康毀景仁於帝景仁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

報德三　冥報　物報　謝恩附

原 寘褚 晉荀罃在楚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者 下詳報德二 倒戟 償一飯　退三舍 報德二 詳上 無入宮　不望報 晉公子重耳至曹僖負羈之妻饋之盤飧寘璧焉後晉侯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綈袍之恩　國士之報 睢范而免其族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禮記曰儒有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取綈袍贈之後以吾不殺汝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情也 下詳報德二

投金承塵　投金瀨水 後漢雷義常濟人於死罪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默然以乃投金於承塵而去 下詳報德二

增 坂頭義漿　城南溺飯 干寶搜神記曰楊公雍伯本以儈賣為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上得五雙白璧因名玉田 [illegible] 蔡守田惟之為客每宴集侍之不敢由是蔡遂 [illegible] 刑吏而 [illegible]

原 哭止宿草　祠設上賓 晉書曰 [illegible] 報婚 [illegible] 書閭 [illegible] 為營 [illegible] 李陳感生元成王之恩居其少子 [illegible] 既門生成王 [illegible] 設祠而上賓之位 [illegible]

冥 報結草

增 起洲 左傳曰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及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王忳繡被　周婢金環 後漢書王忳 [illegible] 京師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金 [illegible] 李母遺金　姚父護穽 [illegible]

以後燕 [illegible] 一與之 [illegible] 日子能葬我是以相報他年五十已後當富貴 [illegible] 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一人 [illegible] 一牛 [illegible]

忘元度也幽明錄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後令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深穽馬將趨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穽恐君落耳令問何人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因滅不見令感冥事多惠於民

物報 **雀持環**　**龜顧印**

後漢楊寶先義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地下為螻螘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少年持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　續諧記晉孔愉買龜放之中青龜左顧及愉封侯鑄印龜亦回首者三以所放之龜

原 **蛇銜珠**　**增** **魚獻珠**

搜神記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絕白夜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三秦記白鹿原人釣漁於原綸絕而去漢武夢魚求去其鈞明日游昆明池見大白魚銜釣而巖之間三日帝復將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乎

鶴致風　**鶴銜珠**

孔靈符會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山一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夕北風後果然　搜神記曾參寓居門內有單鶴射之參收見箭創甚重以膏藥摩之愈放去後一夜鶴雌雄二頭各銜一珠吐而去　又張氏家傳禧字彥拜除職燭令常有鶴負矢集禧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禧前

蹋龜渡江　**領螘穴獄**

搜神記毛寶釣得白龜隨於之後戰敗投江謂物至岸乃所放龜也　齊諧記董昭之至江見螘罣一短蘆投之後繫獄螘須衆螘穴獄遂得出

鼠報推堂　**鼠報及第**

宣室志貞元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畜貍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於私室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拱如甚喜狀家童驚異言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　聞奇錄王泉子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門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晝寢忽夢見一鮐文老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還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

貓皆云鼠報

蝦蟇救溺　**白鳥援雷**

獻徵錄明鄒叔敖楚俗好食蝦蟇得者輒折其股患其進也叔敖聽其無傷者投之澤中邑有澄江思洪水溺浸叔敖欲渡已登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有雨蝦蟇蘇於隄畔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　劉義慶幽明錄特墮時有射師經萬山舉見松上有一雙白鳥似鵲而大樹下見一大蛇長五丈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口翕之不得去射師射蛇蛇落鳥去樹百餘步須臾雲雷發射師濯不得疾向鳥排細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搏如此數陣雲息雹滅射師得免鳥亦滿飛

大鼠依人　**大客絕犯**

異苑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人蔡嘉夫避往南壁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床角奴以餘飯與之水退嘉夫反居鼠以前腳抱青紙裹著奴啟牧獄如飲語徒此去來不絕也　又曰始興陽山隸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入山見一象腳有巨刺牽撓得出病者即起前象掘出數長牙送還彼境苗稼常為象所困俗呼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逕焉大客所非若念我者勿見侵焉如是云後一家業田永無其患矣

淵客泣珠　**猛獸致鹿**

淵客宿將去泣珠於盤以酬主人　郭文為猛獸採去口中橫骨明旦猛獸致一鹿於室前以報

謝恩不告免　**不忘恩**

晉囚叔向祁奚言於范宣子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illegible]異曰臣豈敢忘巾車之恩

原 **驂驢不謝**　**獄免不謝**

越石父賢在縲紲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不謝而入石父還請絕晏子揖衣謝之遂為上客　漢范滂字孟博繫獄霍諝理之免後詣諝不謝或讓之滂曰叔向不謝祁奚吾何謝焉

議刑非私　**謝薦非義**

魏陳羣言劉廙於太祖太祖赦之廙深德羣羣曰議刑為國非為私也　漢張安世薦士士謝之大恨不為通曰拜官公門而謝恩私室非義也

報德四

原 **往來**

禮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死力

報生以死報死以力

增 **守死**

張衡賦期守死以報德

致命

與彭寵書匹夫媵婦尚能致命一餐

鮒魚

豈鮒魚之

心能報東海之恩 蟻垤駱賓王嵩岱洪恩終難酬於蟻垤 重恩杜牧詩重恩山未答

報恩武伯蒼詩報恩如皎日 原 生死肉骨左傳薳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沾沫照灰元稹詩潤沾濡沫餘光照死灰 增 提攜拂拭白居易詩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妍姿 惠深榮過又詩惠深范叔綈袍贈榮過蘇秦佩印歸 三施無報詳上報德二

原 重施而報左傳子桑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 以德報德禮記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以德報怨又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 小人懷惠論語 故人念舊思逝 敢忘大惠 愛修舊好 惠不可棄 德不可忘 道不虛行 仁無遺舊

增 肝腦塗地不足塞責 灰軀糜骨以甘心願類要湘啓 身作蟬翼何以受恩 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結纓伏劒 少謝萬一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王文通 定是酬恩今朝命輕王維詩定是酬恩今朝覺命輕 成君恩重許君一擲李白詩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原 絕纓之臣竟答恩於楚主 咲炙之士終酬德於顧榮 綈袍雖薄尚繫須賈之仁 簞食且微終酬宣子之惠 增 烏鳥私情得盡歡於旦表 犬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白樂天 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 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張九齡文 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 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庾信啓

報德五

增 詩 唐盧照鄰劉生詩曰劉生氣不平抱劒欲專征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劒鞘黃金鏤馬纓但令一顧重不惜百身輕 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詩曰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又詩曰莫待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 又古風曰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餐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

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又贈武十七諤曰馬如一疋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 又淮陰書懷寄王宗城詩曰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予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書羇孫意遠寄棹歌聲 王維夷門歌曰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為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逾下亥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姚合詩曰得

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
含冷涕謝東風　鄭谷即事感恩上狄右丞詩曰庾公
垂顧遇王粲許從容首薦叨殊禮全家寓近封白樓陪
寓望青眼感遭逢　又詩曰自賀孤危終際會別將流
涕感階緣平昔苦心無所恨受恩多是舊詩篇　明高
啓少年行曰下直平明出禁門提攜博局伴王孫寶刀
不敢將輸却明日沙場欲報恩　李攀龍詠古詩曰薛
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所爲死生
惟一劒彈鋏何其悲授室締高閎驅車出中逵主人意
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既失位傾身與持危片言悟齊

主復相名益垂奇士多佐世哉用匪可窺
賦　晉謝朓酬德賦曰右衛沈侯眷予以國士四年忝
役朱方見贈以詩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稱
之酬德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驚而不息輕蓋靡
於駿奔玉衡勞於捬翼嗟歲晏之攸歎曾陰黙以悽惻
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爲深信懷之
其何已若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光景
申游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爲佩帶芳猷而爲服予窘跡
以多悔嫓離厄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
翰要戢於戎禁我拂劒於郎闈顯一車以日夜誠望昏

而掩扉時遊盤以永極眷落景之徂暉若清顏之倏忽
悵歎世事之多違　增　明盧柟酬德賦曰昔謝宣城作酬
德賦以報沈侯柟自庚子歲被誣繫獄十年餘自分朽
骼永絕人世趙王殿下憫然錄柟四賦灑以睿藻用雪
梧臺之冤壬子冬柟既以上命平反過如趙朝謝王哀
其窮錫之珍餼侑藥寵隆渙翰天日曌耀方之宣城所
感爲德何如然神以理超情以文遣匪辭之麗斯焉取
酬於是因謝名篇聊著鄙賦曰彌迺歲既暮時將竭寒
蛩鳴流芳歇搖落洲渚泬寥丘樊千里直視黯然銷魂
情感鶗雞愁淒斷悽悵氛濁之褊狹馳清想於天挻慨

夸父之鄧林弔燭龍於崑崙繫余馬兮扶桑枝涉余轡
兮桂水湍拾江妃之明璫跨湘靈之翠鬟於是巖嶽互
起江河橫變封豕卧啼雄虺坐吼夙露傷足晨風瘁骨
泂海濟以傾樴欲凌風而鎩翰豈蒼蠅之點玉實萋菲
之交煽囚圜土兮曳長纓俛冤頸兮　呑聲仰飛鳥兮
不可攀思日月兮何時明嘉虞卿之　吳籍希黃霸之授
經簡一閱而三歎魂竟夕以九升志沈緬以鬱陶氣於
邑而塡膺揮思彤管裂裏竹素秋溼〻章風謠詩賦信
捨揚之迭運雖虧盈之無愆將長號於帝閽賴造始於
英藩偉神聖之授彩播天人之名篇郁瀝液以淫灕紛

藻潤而芳妍振金碧之琳琅照丹腹之𤨏爛羌雲涌以霞駮倏龍變而鳥騫皎若淩天河窺織女雲漢之章鏘若升清廟聆師涓洞瑟之絃隋末伎於何李藉隆譽於謝田翼二京之可紹埒三都之並翔嘗司命之烱音款士師之畯言爾迺聲流臣工華照八表市虎解讒亭姬雪操返景崦嵫合劍龍洛起灰骴兮發夜臺拔雲霧兮天門開攬衣帶兮非疇昔聊躑躅兮心魂泉於是緩貳負之虐械落華表之靈恩雖城郭其如故已人民之半非陟北堂以徬徨痛考妣之先違二稚逝以如往一女殯而方歸彼蓬婦之苟活亦老醜而堪悲涉園亭以凝

眺見蒹葭之蒼蒼橋偃蹇以斷石壁陊阤而横窗雲幽咽於翠岫葉蕭瑟於銀牀瑶草委兮菸蘙桂枝凋兮垂檣望佳人兮不還歲將杪兮怨長於是季冬嚴寒北風騷屑江雲結凍海煙飛雪蒼隼凌厲代馬聳節遘世懷賢銜恩赴國仰攀嶒岏俯涉清洌揭閶闔以延佇遵玉階而屏營辟連錢以銜釭牖疏鏤而瑣青燭照華於東序裊琴徽於西清擬承明之彤廬或鈞天之帝庭冋蚪頹之萃渥冠日表之奇瑩侍螭頭以儆辟撫龍翼而若驚爾迺玉音綸發神衷煥亮天風四敷春陽㬉暢八珍馨流三觴芬飈駝羹已霑鳳炙再覎醴酒陳兮況翠瀾

醉起舞兮嬌朱顏願君王兮惠一見壽千秋兮歌瑶壇精髣髴其如恩情邑鬱而弗安步徙倚以升陛涕淋浪而流泉將振翮以遐舉忽掩臆而長歎元雲鬱以凝盼悲風颯而無歸昔閶門之多險嬰金鐵之拘聮效蟣蝨之微軀望豺虎之一餐敢謬想於煙閣覽清輝於厩鸞德裕命而匪測恩潤身於無垠幸濡翰於藝圃銜一羽而塞乎巨川迺為之謡曰若有人兮滄海湄汲光景兮馭雲螭時蹇產兮蘇淵涯窺將逝兮長離思大人造兮參南離枝寃網兮超塗泥東芳腴兮恩不訾誠既感兮我心悲揄丹悃兮歴賦詩彌億萬兮英聲垂

增 書 漢谷永謝王鳳書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將軍悅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厠之賓朋（一作多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劉向復恩篇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

有趍異之恩則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利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

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也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原 銘宋蘇軾三槐堂銘曰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驕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及其定也而善惡之不爽其報也久矣吾觀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間歷事我朝太祖太宗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於是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及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吾不及見魏公而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唐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

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䘏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增 論唐李德裕冥數有報論曰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

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
叶於沙丘為謚以久泰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
滅而周流丹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泰蛇矣皆兆發於
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
神合契將決之數無所逃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
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
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色可也惟不宜以餓終
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
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
黃雀游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荊楚

保壘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
也往謁方城六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誠余者
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為恨也余
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
管涔山隱者謂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
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
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
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
宗纘緒果入禁苑及為戶丞御史有閽中隱者叩門請
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

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
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伏鉞南燕秋暮
有邑子王生引鄭郡道士繼列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
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
叶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
憲僚亦竄逐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為余言之豈禍
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
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奸亂樂禍者以神道為茫
昧今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
不校釋門頗履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懦無心

者力不能報所能報乃中人有強悍任氣如伯有灌夫
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
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焉則無能
為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
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為厲冥報
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宋秦觀白敏中論曰白敏
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詆
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
之事未可深咎也愚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
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

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寃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售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一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二

人部七十一 報讎 父母讎附 報怨 不報讎附 交游讎附

報讎一

原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增又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原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增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曰惡聲至必反之

報讎二

增太公六韜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讎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世可也 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又蔡侯繩息嬀於楚子楚子伐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遂伐蔡 又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乃謀弑懿公 又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原又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託於紀鄣紡纑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齊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又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以戈擊闔廬傷將指

遂卒子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又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極爲少傅無極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尚次子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增史記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又夏則握火冬則抱氷 仲子崔者

季路之子也將報父讎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黶知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揜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是日孟持木戟蒲弓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原戰國策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宫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詐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死

增史記魏龎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孫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樹下龎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敗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魏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掠笞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我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 又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之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亡至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執以歸秦秦車裂以狥 又魏相魏齊笞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范雎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

須賈須賈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雎請先入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令歸報魏齊速持頭來又曰范雎睚眦之

怨必報〔原〕史記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睢報讎乃爲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十日之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讎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增〕又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卑辭厚禮請見荆軻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遂自刎太子裝遣軻軻入秦王大喜見之軻奉圖以獻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絶王環柱而走軻逐之王拔劒以

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殉　又曰漢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漢書欒布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又鼂錯爲御史大夫使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適名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吳楚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斬錯東市　又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田閒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名爲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中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稽顙請服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甚便　又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變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文

又原涉與新豐富人祈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疾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眞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史涉剌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今爲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眞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尹公爲眞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補〕東觀漢記郅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夭命而痛讎不復也惲即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　又趙憙字伯陽少有節

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嘗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增 又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寬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賕寵寵貪之為誼殺寬家屬寵之悖德不仁貪很如此　謝承後漢書橋元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為父報讎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綬欲走元自以為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又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為貢報讎射策中頰　世說晉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晉解系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讎收系兄弟將殺之梁王肜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幷戮

其妻子　唐書楊炎為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讎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傅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冤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宋曹光實蜀夷人張忠樂羣行攻劫憾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光實負其母以出賊殺族三百餘口又發冢墓光實白王全斌誓雪冤憤遂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　又張浚送曲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赴逮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而死　宋帝㬎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遣使監押之會稽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令似道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謂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緜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妾即廁上拉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元阿合馬專政有宿衛士秦長卿發其奸竟為所殺十九年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詐稱

皇太子還都入建德至東宮門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即牽去以銅鎚擊殺之著挺身請囚被誅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乃盡得其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戮其尸按著素無怨於阿合馬爲天下除殘耳 原 列女傳龐淯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讎乃喜以爲莫已報娥乃潛備刀兵以候讎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 又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讎讎家來報壻避之讎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穎川公孫氏女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讎人爭欲甘心其母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怨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讎遂殺之而舍其母 東觀漢記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貲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增 又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

以告外黄令梁配欲令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氏紿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語舊將孫高傅嬰等合謀晦日設祭哭盡哀除服置高嬰戶內使人召覽入將拜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共殺覽餘人就外殺戴員徐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將 原 又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其夫有讎讎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爲中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而待讎家果至斷其首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以爲義遂釋其夫 增 唐史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讎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又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字碎金年十五父爲族人元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

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癘仁能自樹立敎伺元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詔并免之　又段居貞妻謝字小娥豫章人居貞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得免至上元夢父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隴西李公佐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伺候蘭與春醉臥閉戸拔劒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禽春黨數十皆抵死　又衛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爲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閉久乃絶程至闕下自狀陳寃昌齡乃得罪文宗封程武昌縣君　冥報漢書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者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也然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　後漢書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　晉書鄧攸避賊舍己子而擕弟之子其子朝棄暮反攸縛子於樹而去史臣曰絶子奔走豈慈父之用心也絶嗣宜哉　唐李德

裕名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歎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米暨遣使饋羊四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厓州司戸卒　明弇州史料高祖初徐中山達常開平遇春破陳友諒兵於池州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欲悉殺之達不可以聞上上命釋爲兵使者返則遇春以其夕悉殺之矣存者僅三百人上不懌放之歸然竟不以罪遇春也文皇靖難時破李景隆降胡三百騎上命釋留宿衛胡騎指揮星吉一夕盡殺之又於滄洲破南師獲卒萬人皆給牒放歸會日暮有未給者三千餘人指揮譚淵悉殺之上雖切責淵吉而惜其功亦不罪也然不旬日內淵吉皆戰沒常公雖建開國勲而四十遽夭二子嗣爵皆不終　又自錦衣衛典詔獄領刺事官校張權者四人皆不終永樂紀綱爲都指揮僉事凌遲處死族滅家籍天順門達爲都指揮僉事遠戍家籍嘉靖陸炳爲太保左都督死後削奪諸子流徙家籍　又傳瀚欲攘取內閣位嗾監生江瑢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旣而恐事泄乃嫁禍於程敏政謂敏

政實代瑢草疏以觸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禍自此始矣後瀚果代敏政位白晝見鬼入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死

報讎三 [冥報 兄弟讎 物報 交游讎附 父母讎]

原 甘心 [左傳齊人謂魯曰魯名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快意 [下蔡布事詳報讎二] 填海 [精衛赤帝之女姓姜遊于東海溺死化為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涉河 [左傳晉郤克使於齊齊婦人笑於房郤克登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請伐齊] 修舊怨 反惡聲 [左傳吳子伐陳復修舊怨也] 釋憾 雪恥 [又曰釋憾於宋雪恥] 伯樂氏 楊阿若 [魏略楊阿若少遊俠常以報讎解怨為事] 詣謝不見 睚眦必

報殺 [後漢書蘇不韋與司隸校尉李暠有隙暠殺其父不韋報殺] 自報讎 [詳報讎二] 舊怨 不忘 [左傳楚子元不惟思舊怨] 斬霸陵尉 獲魏齊首 [俱詳報讎] 惟思 私讎 [左傳] 交讎 反殺 [楚人謂報讎為反殺] 敗國 覆不可失 逃不如死 奮其武怒 肆其忿悁 如死 [又曰] 增 冥報 晉夢大厲 鄭驚伯有 [左傳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彭生豕啼 [又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趙之棺歷 [趙歷事]

鷹亭稱枉 鵠亭訴冤 [漢書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

秦檜鐵杖 祖仁大 孝直愬帝

羌岵訴天搜神記漢梁綽杜殺段考直孝直建怨之于景帝帝勅將畢降在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詔書郎石晉桑維翰拜相故人韓不念舊諷公置酒歸懷曰羌岵秀才昔日雖相鄰節君子無念舊怨為我作書名之當與一官岵至忽有吏數人執岵云羌岵謀反罪當出斬岵大叫口稱魚名我來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辦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公生殺在己岵昔日同場屋一間相語甚笑耳枉相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桑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也岵曰得君之命而已桑不久而死病呼

謝罪

屍怒起坐史記魏其灌夫以十二月晦論棄市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唐左史江融因徐敬業反被羅織周興枉殺之興曰吾無罪枉戮不死不捨汝遂斬之屍起坐者三似怒不息無何興死

狂疾常呼白日見刺宋史向士璧立功賈似道忌之羅織遂貶潭州居住又使監察御史陳實等知羅之遂方元善逼士璧死後元善得狂疾常呼士璧又開慶三年蜀帥吳曦死後李好義與吳

兩深之好義集所家王嘉欲刀好義兩力救解及好義守西和喜遠其叢劉昌圖醫節制好義與欲心腹暴痛冉寫而昌國遂矣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死明喜積大特也故為嘖後他後喜妙荊邪都鋌制

逢吉自殺之報 李生現世之報五代史蘇逢吉高祖以李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其子弟出怨言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等下獄族崧之家其後逢吉見李崧在元中自殺唐武周太祖至北鄴逢吉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李生為深州錄事參軍雅為太守所知王貞元時帥成德軍其子士真至深州太守具酒士真有僕因名李生士真左右李生曰具間佛氏其實賓世之報吾知之矣前過一少年負巨囊吾將此少年殺之自是二十七年矣昨見王公之子其貌乃囊崖下得贈吾百餘段凡二十七年矣今得王公之其貌乃囊時所殺一少年也輒以進士上真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首欲殺之士真輒不視而笑曰李生罪但我殺一少見之遂怨然欲殺之士真亦不知而其所以李生也

物報 馬皮卷女 大鶴樸翳

宜訊其年則二十有七政宜

搜神記大古時有大人遠征家惟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

暴皮於庭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 異記張大寧搏生鶴盤空悲鳴一

信陵捕鷂 異記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怒其鷂乃使人捕得百餘頭鷂公子按劍而視之曰誰殺鳩者一鷂低頭不敢仰視乃殺之盡放其餘

堯佐烹鱷 陳堯佐知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吏拏小舟操網往捕之鱷至暴卒可得吏市人異之堯佐乃作文示諸鱷非可網得而至者吏乃以文捕而得之堯佐乃鳴鼓於市以文諭之鱷至見吏乃畢其類而屠之人皆異之

蓄膽見吳 吳越春秋勾踐之怨吳也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

原父母讎見旗以報父讎不避

和難結怨之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海外藏林下 晉書上虞魏朗字叔明父為人所害朗報讎於天以馬縱之被執至家使人姜閑父讎以為人已又父母縱馬引之

刑父讎毀父讎

蘇不韋父謙為李暠所殺不韋乃與親從兄弟潛入暠所寢屋地中穿窟不得暠乃掘其父塚斷取其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不得而有不韋自以為孝行非是乃以暠事具於暠葬地不韋遂往乃為之追殺不韋不能救暠卒竟死不韋乃歸鄉里於是與人共議之乃不宜以暠為有罪宜以不韋為義於時議者不韋之報讎也

孝不忘親 仁輕侮法

漢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

天命誰讎 君讎視父 子無忘孝 人有所戀

左傳臣聞之謂楚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子其殺其父不可報也

溫枕戈 吐業射草 五代史中興書溫父被害時溫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乃提刀直進手刃仇人 晉書溫嶠傳崔思兢 姜詩所居前有讎鄰 錄吐谷渾長子吐延為羌人所刺殺乃吐延年少有大志嘗射草人號曰

聽哭而射之聲天而泣不中興日大呼要中乃止其母曰姜聽諸將已誓擒之矣汝何如此衆泣曰誠知射其無益于先公所以中周極之心目

剖心祭父　斬首祭母

宋范廷台衆張人年十八手刃父讎剖心以祭父墓　唐史劉黑闥陷洺州程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為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悉毀賊水陸舳艫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

瑝琇刃讎　元慶刃讎

唐張審素為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誣其冒戰級私庸兵詔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為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鍛成其罪遂斬之子琇與兄瑝俱以年幼徙嶺外後逃歸汪復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史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又殺之　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乃手刃父讎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當時議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駮之

君操戮讎　藏英臠讎

六帖唐太宗時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初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啖立盡告刺史曰父死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積恥請死有司以聞帝為貰死　宋史五代時張藏英范陽人父母為賊孫居道所殺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居道避歸南藏英求為關南都巡檢伺居道出擒歸設父母位號泣臠其肉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上請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讎張孝子

斬讎獲宥　報父見原

檀道鸞續晉陽秋王談年十許歲父為郡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之志年十八密市利鍤陽若耕耘者伺度乘船還橋上以鍤斬之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唐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所殺時師舉幼母改嫁家不疑後長為人傭手殺讎人請官自陳帝原之

孝子免父　孝子蒙戮

唐新語杜并父審言自洛陽丞貶吉州司戶與群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下獄將因事殺之并年十三伺季重輒殺之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料審言有此孝子郭若訥

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　又衢州人余長安父叔為同州伊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人嘗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請下百寮集議時裴垍當國李鄘為司事竟不行老辭伯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人柄者是小生氏子究其死矣

韓暨擒茂　襲壯討期

魏志韓暨南陽人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傭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王隱晉書襲壯字子偉值惠帝末李特為寇壯父叔皆為所害會李壽鎮中壽與李期有隙壯因說壽討期期特孫也故假以復仇壽既獲期欲官壯壯誓不仕

聶政鼓琴　來丹求劍

琴操聶政父為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政未生及壯問母知之乃入山遇人學鼓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入韓逢妻從買櫛對笑妻泣曰君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盡相似乃入山以石擊落其齒以刃內琴中刺韓王　列子魏黑卯以嫌殺邴章其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怨不能稱兵報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負財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從之卒成其志

魯人割腹　魏湯斷頭

淮南子魯人有為其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　孝子傳魏湯少失母獨與父居色養蓋至其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相許少年因撻湯父湯叩頭拜謝之不止行路書生牽止之僅而得免後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墓

滅儒族姓　食曾肺肝

晉書吳興人沈充亡失道誤入吳家內充重壁因笑謂曰三千戶侯也充曰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全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字世堅即潛報仇族滅吳氏　又趙誘為杜曾所害誘子斬曾食其肝肺

林子屠預　宋越刺讐　沈約宋書沈林子以仇讐未復從高祖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仇沈預慮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讐直入預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墓　孫嚴宋書宋越父為讐所殺其仇常出郡越白日于市口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為郡錄主

童復父讎　童復母讎　後魏書淳于誕字靈遠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盜所害誕雖並推京感奮發頗貲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郡歎異之又孫益德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旌景仁門　拜丁蘭官　梁書張景仁廣平人父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遇法斬其首以祭父墓詣郡自縛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一戶租調以旌孝門搜神記漢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鄰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蘭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殯殮報仇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仁勇自歸　孝勇為將　應劭風俗通漢汝南陳公思為五官掾王子祐為兵曹行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成成無子公思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詣府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之情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虞預會稽典錄吳宋朗字公明為道士達在諸縣為烏傷長陳頭所殺顯以病卒朗子乃刺殺頭了事發亡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為將

梁悅報父讎　董黯報母讎　唐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上會都省集議以聞杖一百流循州　會稽典錄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踏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

【原】兄弟讎不同國　不為魁　俱詳報讎一魁首也

銜命不鬬　因疾不殺　上詳報讎一　下詳報讎二

【增】為宗執讎　不事兄讎　上詳報讎五　皇甫謐列女後傳郃陽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其友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

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遂自縊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操刀報兄讎　率衆斬兄讎　會稽典錄趙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郗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　唐史高季輔名馮德州蓚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擒之斬首以祭

【原】為讎且因斷手　報怨誠謂甘心

交游

讎為知己　為友人　士為知己者死　後漢何顒友虞偉高父仇未報而病甚顒候之高泣訴顒感其義為復讎

師長之讎　主友之讎　周禮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弟避之于里外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不同國也

厲匹夫之志　報國士之恩

【增】陳綱為張宗復讎　尹牙為滿寵報讎　常璩華陽國志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為安中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會赦免　廣州先賢傳南陽太守滿寵戚見于陳尹牙怪問寵曰父為豪同張所害重仇未報子與被圖文通逆充驕馬之騎乃先醉張近竹夜解紲濟馬今之亂驍知張必將起伏偃階丁張果出問其故牙因寸刀張首而還

報讎四

【增】國讎　孟郊詩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家讎

相死　蘇軾詩德怨聊相死

忤強　柳宗元詩希怨緣違怒多容覓忤強

寫恨　蘇軾詩怨句寫餘恨

雪恥除兇　唐太宗詩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挺身張目　杜甫詩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

【原】虐我則讎　殄殲乃讎

【增】相為敵讎

【原】以充其讎

【增】以直報怨　論語

以怨報德　禮記則刑戮之民也

【原】報東門之役

報纖介之忿

報讎五

增樂府魏左延年秦女休行始出上西門遥望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爲宗行執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致辭生爲燕王婦今爲詔獄囚刀矛未及下攏鄆擊鼓赦書下

增詩梁鮑機詠伍子胥詩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漁丈人楚冢悲猶在吳門恨未申　元張崇古行路難詩君不見古來行路難只有荆卿報燕丹感君恩厚爲君死自知故國一去無生還秋風易水自今古中有恩情別時語舞陽飲酒荆卿歌壯士相看面如土秦山嶒峨秦關高奮身西上騰驚猨盡傾肝膽許知已性命不啻輕鴻毛畫圖再拜王心喜圖窮匕首明秋水劫王復地計全非何處秦雲泣燕鬼當時一語思匡國精神動天虹貫日狂謀肇禍鬼不祀大業帝嬴天與力虎須堪編尾堪履倒卷天河恨難洗殺身猶名信絶倫可憐孤負樊將軍　明李攀龍詠古詩闔閭爲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澤羣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既已甚丘隴行見蕪感兹告急言誓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術存亡尤獨美

原詔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横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横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原教梁簡文帝甄異張景仁復讎教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敗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父爲韋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刀讎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增論宋蘇轍論商鞅客舍之報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由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亡奔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拒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罹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胡寅論三

世為將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　又論張湯宜無後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行盛大則又為之說曰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導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以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違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

增傳宋壽樟先生書柳勝傳後始我讀書至殿人厥口詛呪特以為怨詈之辭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為文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呪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為亦為奸貪胥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呪詛又不能効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酌貪泉敢於嗜利無恥者其亦知所警哉

增議唐韓愈復讎議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凡殺人而義者

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駁復讎議略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

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序】宋朱子戊午讜議序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事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有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戈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人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

並用綱舉目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設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讎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

無不貪縁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忽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厭或告之曰此

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則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馮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以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議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

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不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交聘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

憤歎因讀魏元履所以序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懐不能巳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以序次之意并以達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採取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讎怨一

原 易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增 書萬姓仇予 又小人怨汝詈汝 原 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曾子曰犯而不校 中庸不報無道 禮記不辱仇讎寛身之仁也 左傳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眕重也

讎怨二 祁奚報附

增 左傳鄭子羽對楚曰將恃大國之安靖巳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又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 又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晉解狐薦其仇於簡主以爲相其讎往謝狐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吾不以私怨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左傳晉圍柏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爾讎乎對曰私讎不可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鴻書齊中大夫夷射御飲於王醉顧郎門門者刖跪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叱之刖跪因捐水郎門下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曰臣不見也然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漢書高祖怨丘嫂之轑釜封其子爲羮頡侯 又元朔中主父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

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吾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上聞以車爲長者 東觀漢記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父黨懐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更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爲其所獲困頓鄉佐服義輿歸養之數月方蘇旣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義也 漢馬援上書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陳留志漢韓卓父嘗爲吏

所辱卓執兵伏道欲俟殺之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言報讎不欲過今長子病豈爲是乎於是乃投刃而止　漢書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守尸吏爲火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梁祚魏國統崔州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爲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嘗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吳書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晉何曾位太宰姓

華侈爲都官從事劉享所奏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外寛内忌如此　又周顗在帝前甚言王導忠誠無他出見導不與語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導甚銜之顗爲王敦所害導救之不力後導見顗章奏疏救再三乃悔恨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又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會稽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

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請朝廷求分會稽吳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絶　又吳興太守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乃陰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憂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崔鴻後燕錄秦滅燕慕容桓阻兵遼東爲秦所殺子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梁沈瑀爲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鮮衣美食以自别瑀怒悉令芒鞵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

箠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爲富吏所辱故報之　唐六帖劉文静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上意甚不平嘗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出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　又韋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相挺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　唐書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仇家爭啖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

相賀於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又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劒鈎於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又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進清平調三章會高力士終恥脫鞾謂妃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爲宮中所捍而止　唐書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凡三十六載載誅始拜吏部尚書　朱子語錄唐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請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

唐憲宗時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爲巴州刺史

唐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匿其半僧孺訴於帝諫官姚合魏謩共劾奏德裕挾私怨以沮傷僧孺　又嚴綬未顯時過閿鄉謁尉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名綬綬顧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入謁綬綬方大宴賓客名達至戒客勿起讓

之曰吾昔旅居閿鄉君方名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名客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臥數月

唐書張延賞與李晟有宿憾乃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爲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杯酒解之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怨今未許婚釁未忘也　又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　唐李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義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　唐六帖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之杞譖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復曰陛下必以臣貌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受詔　宋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

而名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又蔡確始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見其儀觀秀偉薦於韓維維又薦之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霸州民訟事遣確詣臺參治遂鍛鍊成獄因者稱冤輒加苦辱帝連遣官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冤矣又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連引朝士逮捕械繫投飲食於大盆混擾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元祐元年奪職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後確陰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賴諫官連章乞正確罪乃得貶　又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引蔡卞林希等報復讎怨甚至誣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梁燾王巖叟等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祕獄廢之出居瑤華宮帝久悔之曰章惇誤我惇妻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傷悲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貶雷州

司戶卒　又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元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諸臣莫敢與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柏譖之脫脫改調哈麻哈麻深銜之嗾御史袁賽劾之詔削脫脫官淮安安置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鴻書明嚴嵩殺楊繼盛王忬子世貞以詩弔之嵩因憾世貞世蕃又索古畫於忬忬有臨幅絕類眞者以獻有人知之密以語世蕃會大同虜警御史阿意論劾遂逮忬下獄處決

不報　左傳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名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從之　又晉文公入曲沃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又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又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門閉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刖子之足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當論刑愀然不樂此臣之所以脫君也　史記趙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貧賤徒以口舌而位加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捕而戮

之復以爲恥謀殺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同車共出結交而去　魏志孫資別傳初資在邦邑鄉人田豫宗豔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搆造謗端怨隙甚重資無恨意豫等慚服求釋宿憾資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　唐太宗皇后長孫氏與母兄安業素無行狀父喪遂后還外及后貴安業與李孝常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獲罪無赦然向遇妾以不慈陛下所知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遂得減流越嶲　唐劉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爲青州刺史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御史袁異式鞫之異式謂曰君與何人爲讎宜早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

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與式懼仁軌遜觴告之曰若念疇昔事有如此觴既而薦爲大夫　唐史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執其手相持而拜　唐肅宗在東宮時李林甫數構譖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其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不廣諫止之　唐德宗時李抱眞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上遣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　朱子語錄宋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　詩話宋陳道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府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或謁入不得見後九日獨不預府宴其不

堪如此　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爲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素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以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槖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久長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宋王濟素與内臣裴愈有隙及愈坐事竄上怒濟力爲辨理遂獲輕典　元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明獻徵錄呼良朋微時少年齮齕之比貴其人悔謝且虞修報良朋曰駃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汝曹令淮陰專美第休矣毋恐後少年中文法爲解救不使知

讎怨三　不報附

原怨府 忮心 左傳魯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曰吾不為怨府 語曰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落中人人不怨也以無情故 思我 誅之 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周禮調人凡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謂不可和調者 不遠 乃伏 左傳白公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乃伏 蓄憾 和難 增射鉤 斬祛 管仲射桓公中鉤 晉獻公使寺人勃鞮殺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 構怨 修怨 左傳吳子伐陳復修舊怨 貿首 戕首 戰國策甘茂與樗里疾為貿首之仇 子思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釋憾 釋難 左傳鄭伯使請於宋曰宋人請猛獲於衛 又邑為天下之事而有所取也 原書於士 結於民 又 周禮 報怨 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也注云書其怨於士則無罪 結怨於民 國不相避也 在明 又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怨豈在明不見是在 鄭息違言 周鄭交惡 左傳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 又周鄭交惡 增 耳餘之隙 牛李之憾 史記張耳陳餘始為刎頸交後相與有隙 唐書牛僧孺李德裕相怨 又李吉甫為相 李德裕父吉甫與牛僧孺有怨 原 不報 損怨 匿怨 論語 左傳 令勿讎 無私忌 左傳 公叔文子曰凡怨不在大 周書 又匿怨而友其人 灌楚瓜 左傳 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閉之糴 秦伯曰晉君其民何罪 又 晉 梁又 增 饑晉粟

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夜往搔梁瓜梁人欲報之宋就不聽乃使人夜往灌楚瓜楚人怪而察之乃梁人也楚王聞之大悅以重謝梁王 原 敵不在嗣 私不及公 智伯欲以私怨害公非良也 介之推曰私怨不及公 思惠 墮黨崇讎 忘恥 怨臺 勤 漢書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 唐書某朝京師宰相某與某素有怨 某宗以言事為某所不樂 增 不報獄吏 不恤私怨 不念前辱 范文正公 林希 石公 趙清獻公為御史 蜀公 不論 歐陽公 蔡 襄 讎怨四 不報 聊相贖 蘇軾詩 常自嗟 歐陽修明妃曲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原 毫髮為瑕 詩 杯酒失意 曹植詩 自嗟 始因胥怨 終乃交讎 禮著復讎

傳明𣪠怨　代爲仇讎　怨耦曰仇　【增】孫盛取嫉權
門　王韶見讎貴族（劉知幾奏記宰相）　【原】若枕干之志無已
則推刃之禍難防　復讎因疾猶𢡟義士之心（趙書）
加怒及屍豈爲仁者之勇（伍員）　【不報將叶南方之強】
宜釋東門之怨　睚眦必報身則多怨　仇讎不念人
無所懲　念虐我之讎已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而不
相傷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豈念斬
袪之怨　毫髮之隙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讎不可
莫之報也

讎怨五

【增】詩　漢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出入
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飆乎炎涼變時節棄捐篋
笥中恩情中道絕　唐杜甫義鶻行詩陰崖有蒼鷹養
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
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
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
天修翎脫遠枝巨顙折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
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
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兹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
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
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爲義鶻
行永激壯士肝　岑參精衛詩負劍出北門乘桴適東
溟一鳥海上飛云是帝女靈玉顏溺水死精衛空爲名
怨積徒有志力微竟不成西山木石盡巨壑何時平
李益輕薄篇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垂雙鞬天生俊氣
自相逐出與鵰鶚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
城西原忽聞燕雁一聲去回鞍挾彈平陵園歸來青樓
曲未卒美人玉色當金樽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
倚市門安知我有不平色白日欲暝紅塵昏死生容易
如反掌得意失意出一言少年但飲莫相問此中報讎

亦報恩　宋范成大題夫差廟詩縱敵稽山禍已胎垂
涎上國更荒哉不知養虎自遺患只道求魚無後災夢
見梧桐生後圃眼看麋鹿上高臺千齡只有忠臣恨化
作濤江雪浪堆　楊萬里過淮陰縣題韓信廟詩鴻溝
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
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
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林松　薛季宣周將軍廟觀
岳侯石像詩萬死何如獄吏尊威名蓋代古難存二桃
豈爲功高賜一斛不容身退論幾爲飲江思道濟繆爲
圖像削王敦沉碑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　明

何景明易水行寒風夕吹易水波漸離擊筑荊卿歌白衣灑淚當祖路日落登車去不顧秦王殿上開地圖舞陽色沮那敢呵手持匕首摘銅柱事已不成空罵倨嘻嗟嗟燕丹寡謀當滅身光也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殺樊將軍

增後漢孔融與郗慮互相短長遂成仇怨曹公操以書激厲融曰後世德薄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損威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

增議唐陸宣公贄奏議曰寘射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業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二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

人部七十二 奢 寵幸 賭

奢一

原說文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增書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又世祿之家鮮能由禮以蕩陵德 又敝化奢麗 又怙侈滅義 左傳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又侈欲崇侈不可盈厭 論語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禮與其奢也寧儉

奢二

增韓子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采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輅建九旒輅食器雕琢觴酌刻鏤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二 尸子桀紂必南海之荁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樂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原毛詩序曹風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倚焉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增左傳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

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管仲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周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後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賓出司馬侯言與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原又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增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亙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又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又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戲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爲之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

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怒問焉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乃命去車　列子楊朱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史記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曾鼎鑊作粥啜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中甑取焦爛　又趙平原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三輔故事秦時奢

汰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原】漢武故事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為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刻金石為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堂階陛用玉璧又為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增】漢書陳遵為公府掾掾率皆贏車小馬不上鮮明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宮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又王鳳為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僕以千百數　又張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至四百頃涇渭灌溉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奢淫習知音聲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　又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皆好車馬衣服金銀錦繡之物其自奉養極鮮明及還從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黃金【原】後漢書梁冀為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

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牕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駮雞犀夜光璧充實帑藏名駒龍馬秣於內廄與妻輦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游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竽酣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增】又桓帝時誅梁冀封單超徐璜具瑗左琯唐衡五人超死後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迴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取良民妻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車而從列騎【原】東觀漢記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瑟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鹽鐵論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增】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世殖貨財僮僕萬人貲產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謙卒命迎先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進妹為夫人以二千人金帛貨幣助軍軍威賴之復振先主後定益州拜為安漢將軍弟芳為南郡太守據郡迎孫權敗關羽

笁請罪先主以兄弟不相及待之如初【原】又劉琰字
威碩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
吴志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乗船彫刻丹鏤青蓋絳襜
蒙衝鬬艦望之若山　晉書王濟字武子性豪侈時洛
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
金溝【增】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瑠璃器
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㹠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荅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　晉書和嶠
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庾敳見曰森森若千丈松雖磥砢
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爲黄門侍郎家產豐富

擬於王者杜預以爲有錢癖　又石崇財產豐積室宇
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
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豪奢相尚愷
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
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
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疏愷以示崇便以
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
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怳然自失　御覽
晉書曰外國進火浣布帝爲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
人皆衣火浣布衫帝大慙　萬花谷曰石崇爲客作豆

粥每冬搗韭萍韲咄嗟而辨【原】晉何劭驕奢有父風
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
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增】晉陶侃
媵妾數千家僮數千奇珍寶玩富於天府　石虎起樓
四十丈舂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曰芳塵　宋
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好賓客未
嘗獨餐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有闕自叨忝以
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豐過自此以來一毫
不以負公　南史佞幸傳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
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絶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

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内開
瀆東出十里許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
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
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
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
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齊書劉悛既藉舊恩
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南史梁魚弘有眠牀一張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
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遂勅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

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炫赫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
夏首李抗舉其爲人抗易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　又
梁徐君蒨字懷簡孝嗣孫琨子也爲湘東王鎭西諮議
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
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良辰輒飲
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
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
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　又梁時勳豪子
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
東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

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暹潮溝董當門子
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後皆不得其死　又孫瑒字德璉
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
泉之致歌僮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及出
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
辰美景賓僚竝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魏書夏侯道遷好言宴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
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
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石專供酒饌不
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

吾事也識者多之　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貴極人
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亙
飛簷反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
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
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
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
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
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
日敵我千日　又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
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

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花林曲池莫不桃李
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
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績爲繩諸
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
狐腋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
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
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
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
璃盌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
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

氷羅雪縠充積其内繡纈油綾絲綵錢絹等不可計
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
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女多
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
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
松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不如也　北史魏崔㥄
臨終戒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
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可不誡歟　北齊書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率　隋書秦王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
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羃䍦又爲水
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
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原又
裴矩爲給事郎隋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
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
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
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日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
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
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增　余

載曰隋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
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
非人世之有　又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
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
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被以錦繡畫以
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
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　國史纂異唐景龍
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
築毬場　明皇雜錄唐明皇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
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

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
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
宅至子城東南隅僕御車馬塡委其間虢國每入禁中
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騘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
絕一時　舊唐書楊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
第舍連亘治錦繡珠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
帝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隊
合照映如萬花煥發川谷成錦繡遺鈿墜舄瑟瑟珠翠
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續世說天寶九載諸貴戚競
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宦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

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唐楊國忠有千炬
紅燭圍左右人稱燭圍　天寶遺事唐王元寶都中巨
豪也好賓客務於華侈器玩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
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
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　王元寶富甚無學
嘗會客人問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唐韋
陟逍遥公性奢縱喜飾服馬侍兒閽童列左右常數十
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蓺穀麥以鳥羽擇
米每食視廚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水
陸具陳曾不下筯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婢主之其

裁荅授意而已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
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
入郇公廚　唐書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
麗冠絶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帳帷什器皆
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
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杜陽編
元載妻字韞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女嫁載歲久
而見輕怠親戚以爲乞兒皆厭薄之載遂游秦既到京
屢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
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于閒院因天晴以

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
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
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
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兒婦還有兩事蓋
形麄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　唐書裴冕爲相
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每會賓客滋味品
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
之呼爲僕射樣　朝野僉載唐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
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頔爲襄州日點山
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

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三府因而空耗　柳玭家訓唐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
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
曰七十萬錢吾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
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
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外郎馮球妻首飾矣王歎曰馮
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
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浹旬馮來晨
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不
知其由是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爲物之妖信

知言矣知物之妖而不知權勢威赫之妖甚於物耶馮
以位卑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
斯亦不足言矣貫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
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括異志
唐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貝
黄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續世說朱梁朱
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五代
史晉張筠初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資又於
唐故宮掘地得金玉貲巨萬出帝時居洛陽以酒色聲
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續世說石晉吐谷渾

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又蜀主王衍奢縱
無度常列錦步障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
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
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
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
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
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淮南楊渥居
喪晝夜酣飲作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續
記宋太祖伐蜀蜀主昶降舉族至汴帝見昶溺器以七
寶裝飾即命撞破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器貯食

耶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宋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
大第以香柏爲棟文梓爲梁植花甃池無不備具約費
白金五千錠或勸阻不必奢多費不聽及被名適家秉
燭周覽至東郡而卒家人不能居爲世所譏　歸田錄
宋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
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室見廁溷間燭
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
燈一紙熒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
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
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爲可戒也　宋夏竦字學喬德

安人家累鉅萬自奉尤侈子安期字清卿以學士知延
州然無學術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
鴻書宋蔡太師京廚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每殺鵪
子輒千餘　宋楊存中本名沂中營居室於鳳山十年
而就極山川之勝　元徹里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
狀帝命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　明王弇州史料
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
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
七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　又嚴世
蕃有金絲帳累金絲爲之輕細洞徹有金溺器象牙廂

金觸器之類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衫二色織紫絨罽為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為之啓齒然數日後竟屏不用

奢三

〔原〕鷸冠 獸炭 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有焉 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奢乃搗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炎勢既盛猛獸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瓊弁 玉食 左傳楚子玉為瓊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女不與遂戰敗而死 漢陳成為南鄭守奢侈玉食

石椁 錦維 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吳書甘寧字興霸好游俠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增〕燭奴 燈婢 申王務宮中龍檀木雕成童子彩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 寧王宮中羅列木雕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花燈自昏達旦

玉溺器 肉唾壺 漢朝以玉為溺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 裴景仁晉書苻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宴會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謂之肉唾壺

點山燈 置水遞 上詳奢二 芝田錄李德裕喜惠山泉在京置驛遞鋪號水遞有僧曰為相公通水脈京師一眼井與拔脈相通公取二瓶雜他水十瓶遣僧辨析僧止取二瓶

延清室 駕霄亭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侍者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也又以玉精為盤貯冰於膝前侍者疑冰無盤必融濕席乃拂之落階下冰玉俱

碎偃更以為樂 張功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當風月清夜與客登之飄搖雲表

百寶欄 七寶帳 天寶遺事楊國忠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於家以百寶裝飾欄楯又用沉香為閣每春時集賓友賞花閣上 朝野僉載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迴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為衛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迴秀被坐降衛州長史

肉臺盤 肉屏風 遺事孫晟為右僕射家富恣奢侈凡飲宴不用几案令女妓各執一器環侍其側號肉臺盤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屏風

〔原〕丹楹刻桷 〔增〕芸壁檀梁 上詳奢二 唐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搗芸香為屑塗壁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

〔原〕鏤簋 朱紘 〔原〕漿酒藿肉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漢鮑宣疏曰陛下多賜萬貲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玉杯象箸 〔原〕峻宇雕牆 紂為象箸箕子歎曰既為象箸必為玉杯 書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楚子汰禮 延壽坐罪 左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六王二公皆示諸侯以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 漢韓延壽坐東郡奢侈棄市

載寶而朝 衣玉自焚 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紂衣珠玉自焚死

〔增〕以金為丸 以 蠟代薪 西京雜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嫣出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下詳奢二

一食萬錢 一席萬錢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下詳奢二

玉鳳金龍 金蓮寶甌 鼂九環窗戶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六遠清菜梁魚弘以象齒檀沉造一眠牀四面周迴皆用銀鏤金花濟鉗四腳剔以金蓮花捧琥珀龜以負牀腳

水碓三千 胡椒八百 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

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地珍寶貨賄稱是元載
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

釀酒抱甕　炊飯煉炭

羊琇字稚舒冬月釀常令人
抱甕須臾復易人欲酒速成
而味妙也　劇談錄唐乾符中東洛有貴家子弟承藉
勳蔭錦衣玉食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有李使
君出牧罷歸感其恩舊託門僧聖剛者選日廣求珍異
邀之至日兄弟列坐儲著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
三唯治果食而已李莫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往問曰凡
以炭炊餅先燒令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烟氣李宅炭
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巢寇陷洛畏仲孫皇
門同窟不食者三日步至河儲僧以囊中數錢買疏粟
食于土尔中同食惜笑謂曰此非煉炭
所效不知堪與郎君喫否皆低頭無詞

廁內焚香　軍中養魚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
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
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
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語林劉
尚書實家貧儉素嘗詣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
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婦室

內宗曰是劇耳　背處孝仁性奢華代
遠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並精車牛　盛飾廚廄

蕭齊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
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
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宋　唐明皇與安祿
山起第館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
闊丈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屏廄之物皆
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陶盆二皆受五升織銀絲籃及
朱籌各一
物物稱是

原　衣裳改制　伎樂冠時

南史謝靈運性
奢豪車服鮮麗
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又徐
湛之字孝源為南兗州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招
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使崇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
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游途巷盈滿泥
兩日悉以後車載之
文帝每嫌其侈縱

增　鋪錦引泉　穿錢甃徑

唐文
宗與
侍臣論及德宗奢靡有老宮人曰每引流泉先於池底
鋪錦　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別
置禮賢室以沉檀為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為
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

也四方賓客所至如
歸時呼為王家富窟

請縑掛樹　剪綵為花

獨異志
明皇嘗
問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陛下南山一樹挂臣一
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　隋煬帝窮極華麗宮樹凋落
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
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

金盆濯足　玉櫃供飲

唐段文昌字墨卿富貴後打金蓮花盛水濯足或規
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王廣津作相
日庭穿一井合玉為甃麗其鎖鍊天下寶玉異珠投
置其中汲水供飲後廣津敗刑其骨肉之色並如金

七十飛樓　三間水齋

[illegible]輿記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
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於其上
以為戲樂　南史羊侃性豪侈初赴衡州於兩艖艑起
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以錦繢陳列女樂乘潮解
纜臨波置酒緣塘
傍水觀者如市

延福五位　承佑四海

宋蔡京欲
以宮室媚
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請因延福
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
及成號延福五位帝自為文以記之　鴻書宋孫篤度
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頭

南蚶蚌北紅羊東
鯛魚西粟皆備也

龍舟殿腳女　鳳寀曳雲仙

隋遺
錄煬
帝幸廣陵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
侈靡舟前為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
負山蛟睫幼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
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
號為殿腳女　鴻書[illegible]記宋姑蘇太守張思多置娼
妓各錦帶仙裳密粉淡妝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
酌酒者龍津女傳食者仙盤使代書札者墨娥按香者
號嬛羣詩素者雙清子諸娼曰鳳寀羣女又曰圍雲隊
曳雲
仙

奢四

原　崇侈　滋侈　力敵

宋華定侈女叔齊
曰侈將以其力敵

心戰

史記
子夏
門人之高第者稱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
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乎

盜奢

老子曰文彩厭
飲食是為盜夸

惡大

詳上
奢二

心侈

文選賦愚虛公
子心侈體汰

限剎爲制度漢書　懲惡奢柳宗元詩青題埋質驕方惡馬融奢、行樂歐陽修詩
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　厭長處樂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終取亡左傳伯有侈沐終取亡也
滿招損書　盈必厭天之道也　[illegible]珊瑚作枝　玳瑁爲柙徐陵玉臺新詠序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
毀聖人去泰老子聖人去奢去泰　君子戒盈　縱欲不度非度所制　窮泰極侈　物惟惡盛　神亦害盈　不以義制、將由惡終　禮無縱欲　道貴去奢　盈不可久　欲不可縱　貴而能貧　益之而損　鐘石不移而具劉向新序孟獻子如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　車服常陳於庭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儉雖諷於蟋蟀　奢則刺於蜉蝣　況當示禮之時　自致宜驕之禍

增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　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失寵椒客永疑玉鈎辯貴四宮微花殘絲箏吟冰烟霞長夜不拔昭無醒日

奢五

增詩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得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　晉左思咏史詩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窻繡角金蓮花柱柱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爲爾一朝容　宋鮑昭

京洛篇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唐李白詩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炰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杜甫詩百寶裝腰帶眞珠絡臂鞴笑時花照眼舞罷錦纏頭　白居易公子行春草綠綠騎駸駸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鶻拋金盞招人舉玉杯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　宋蘇軾詩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唯余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瀆　明王世貞輕薄篇末俗誇輕薄輕薄生有餘驕意盤眼睫貴骨滿頭顱仲氏二千石伯兄千戶侯小弟頗姸好出入嘗奉車大母修成君女姊班婕妤問我湯沐邑鄗杜最上腴問我無名錢敕賜蜀山鑪從奴衣火浣下客躡眞珠丸金彈飛鳥椎鐵擊珊瑚揮霍和氏璧蹀躞大宛駒臂鷹出長楸鬬雞絕九衢帟油雨擊鞠席綺寒樗蒲調笑採桑婦闌入酒家胡腰間雌雄劒雙雙玉轆轤一日不出匣中夜自鳴謼　吳國倫相逢行相逢狹斜道車軌

不得方少年盛意氣眄睞揚輝光問君家遠近乃在新市隅走馬築金埒彈雀輕隋珠堂上羅重筵瓊漿白玉壺中庭長琪樹照耀錦縠紺兄弟兩三人出入承明廬伯氏騎都尉仲氏執金吾賤子宦職薄節俠傾上都休沐並來還列騎紛前驅珪組何煌煌觀者塞路衢入門宴賓客華燈爍綺疏奉觴前爲壽一一邯鄲姝小姝工秦聲大姝善吳趨丈人但安坐調瑟方踟躕

增 對秦穆公問由余得國失國對曰以儉得之以奢失之臣聞堯有天下飯于土簋啜于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蓐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　漢東方朔化民對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

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而以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鳳闕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羅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無失農事者難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增 晉書傅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者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侈返不難矣

增 文明王世貞四部稿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國石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　奢　二十三

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百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糜竺萬人逵田萬頃素馬萬匹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珠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郭況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大起第舍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石崇婢美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千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四方工琢玉爲倒龍之佩縈金爲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有名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鎰初最幸翔風後翔風退房幸綠珠珠弟子宋禕有國

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艖䑸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塡溢嘗宴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玩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腳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爲繩妓女三百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餘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盌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巧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縠充牣其內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素後庭僮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奢侈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沒爲家奴秦王楊俊爲妃作七寶冪䍦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

玉砌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妓女絃歌其上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鼲貂褥蛩𧏙氈汾晉龍鬚臨河鳳翮爲席宗楚客造一宅乃是文柏貼沉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爲階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蓮花臺泉於臺下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女弟五家聯亘治錦繡珠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㛹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

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沉香亭禁中遠不逮虹蜺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器玩衣服皆眾寶雜砌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真珠非人所製元載芸暉堂于闐國芸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沉檀爲梁棟金銀爲戶牖中設虹蜺屏風紫綃帳輕疎而薄風不能透冬溫夏凉有龍鬚紫拂色如爛椹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鈕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塵褥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著紅纈襖錦鞍雕轡鳳鞾銀鐙于頔在襄州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鎡宴客牡丹會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餚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妓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

僭一

【增】說文僭假也　易負且乘致冦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　書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禮記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爲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又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又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　又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僭二

增 左傳鄭公叔段居京爲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又衛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注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故曰曲懸繁纓馬飾諸侯之制也所謂名器　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　論語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漢文帝時南越王尉佗僭用帝制黃屋左纛乃使陸賈往諭令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魏志袁術僭號荒淫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粱肉　曹植嘗乘車馬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晉中興書張駿舞六佾建豹尾所署官一擬王者　齊書張景貞僭侈武帝拜陵還景貞白服乘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　綱目梁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唐史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　續世說楚馬希範性剛愎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搆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八尺環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凥自謂一龍也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　宋韓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　賈似道權傾中外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荅拜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　元燕帖木兒援立文宗封太平王取泰定后爲夫人僭逼乘輿一宴宰十三馬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荒淫無度體羸溺血而死　明洪武中諸勳貴稍僭肆崇山侯李新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太祖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爲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時武定侯沐英還佃戶輸稅信國公湯和還儀仗戶曹國公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成祖聞周王橚作殿奉祀高皇諭之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其已之

僭三

原 朱衣　縞冠 以上詳僭一　朝服之以高冠自季桓始也　曲懸　虛器 詳上

罵讓二經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作虛器注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器也 **偏舞** 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之爲六代樂而鄭伯

金奏 曰樂鐘也又卿至聘楚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增 **旅山** 原 **雍徹**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季氏旅於泰山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請隧 **設撥** 晉侯納王王享之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注隧葬禮也 撥者引輴車所謂殯 也故諸侯設撥 梁冀與易輿服

飾兵車 後漢梁冀嘗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五節兵車五帝龍旗 方領駕馳馬戴榮戟 右屬車部曲言壽延寶冒司衣 馬千人持斧鉞大旁 騎射 先居宮望見分左右雞 者止從引弓見 堂帥 陣武甲把弩負 上面營 兵車四上弄馬盛 騎上 使騎 令 延 壽 生 鋪 **觀帝樂** **立**

曲旃 魏志杜夔宇公良知音律為漢雅樂郎劉表令合雅樂作備樂荊州牧劉表令合雅樂於庭 漢書孔光為丞相作天子之樂 觀之表曰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 表乃止 漢武安侯田蚡前堂羅鍾鼓立曲旃 又將軍不為漢書武安侯田蚡前堂上鍾鼓立曲旃 其言乃止

奏肆夏 **舞八佾**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公羊傳楚越之王喪公 之類

喪不稱王 **葬始用殉** 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 楚越之王喪不稱王 其有四等又有殉葬 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為王者不設之以禮人從死是也

夾轂 **焚香** **侯** 後漢書宦者傳論中官之盛曹節王甫等鳴鐘鼓入出聞宮門 輿服志太守出 入車駕騎滿道路胡夷 當時權重自衆 兵騎望從侍 鑾輿 服飾百人後 宮 器物不足 妾 香 焚 夾轂

月鑄劍 乘輿子弟書籍 東漢梁冀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郡時取官銅器候月蝕鑄刀劍鉤鐔 放效尚方事

綠衣黃裳 **元冠紫綾** 詩綠衣也衛莊姜傷己也衣曰綠衣黃裳 衣兮 今禮元冠紫綾自魯公始也

難爲上也 以爲

濫矣 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又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大夫之簀 **匹士之祭** 又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又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又君子曰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大夫以祭上謂之僭也

僭四

增 **度數**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下之民猶犯上讓而民猶犯齒

原 **等越**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犯君 謂朝廷之位猶犯君而 禮命謂祿位之差 以九命九錫之數

樂命數 增 **犯貴** 社席以禮 周禮以祿位

名數 **失中** **犯上** **敗度** **敗禮** **非制** **非度** **表儀** **爵命** **豐屋** **蔀家** **易而生亂** **過乃有刑**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禮由**

位敘 名以器分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樂之奢失 罪以僭聞 名位不同 禮數亦異 正其服位 昭其度數 所宜守以等威 豈可易其紀律 苟命數之或乖 於禮容而何取 位苟殊於品列 服則異於節文 況當示儉之時 自貽犯貴之誚 惟鵝諷其不稱 相鼠刺以無儀 追遠誠謂孝思 違禮則乖敬享 四時追孝礿祀有常 九命辨儀牲盛異數 孝感於時雖云罔極 祭不以禮豈曰無違 名位殊倫易則生亂 器服異制過則著刑 雖器服不同有以多爲貴者 而等衰莫辨所宜禮以節之

儷五

【原】〔詩〕唐杜甫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秖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聶夷中詩漢代多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踏殺人街吏不敢詰紅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焰勝晝不畏落暉疾飛觴奏雲和碧簫吹鳳質惟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增】〔策〕漢賈誼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名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寵幸一

【原】易承天寵也　書毋啟寵納侮　又席寵惟舊　又比頑童時謂亂風　漢書佞倖傳婉媚貴幸　鄧禹傳累世貴寵　唐史盧坦曰姚南仲守正而不交權幸者　韓愈盤谷序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寵幸二

【原】左傳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　又公子佗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佗怒使其從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韓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衛靈公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子瑕之母病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　戰國策楚王游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王親扞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

秋之後誰與同樂此矣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螻蟻又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而封纏爲安陵君　又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臣之醜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漢書漢興佞倖寵臣高祖時

則有籍孺孝惠時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皆閎籍之屬也、〔增〕又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談參乘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原〕又鄧通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甚喜尊幸之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數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又韓嫣武帝為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惠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臥起

又李延年歌為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由是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上與之臥起其愛幸與韓嫣同

又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為武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都尉建為駙馬都尉 又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張放以公主子日數得幸娶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 又董賢為郎傳漏正殿下賢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日盛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如此 魏志孔桂性便妍曉博弈蹋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歡樂因言吹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餽遺桂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毘曹肇傳肇魏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常與帝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徑出其見親寵類此比也 俗說曰桓元寵丁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在桓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元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增〕南宋顏師伯以諂佞被孝武寵幸與之樗蒱得雉師伯得盧 南齊鬱林王昭業寵幸恭母珍之等有司云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 齊東昏侯寶卷六貴同朝謂遙光徐孝嗣江祏江

祀蕭坦之劉瑄呼潘貴妃父寶慶茹法珍為阿父梅蟲
兒俞靈韻為阿兄寶孫偎子皆得凌大臣　唐中宗時
長寧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勑官及姚
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
奏復斜封官柳澤上疏諫曰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
秀等可謂貴且寵矣豈不謂愛之太極害之太多乎諸
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
唐史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嗜飲博數匃貸於人無
行檢不為姻族齒後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書計算
鈎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

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吏畏卻以國忠怙寵摶
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遠繫連年誣蟣
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
所欲及帝出奔蜀龍武大將軍陳元禮謀殺國忠進次
馬嵬殺之爭啗其肉且盡梟首以殉　又武惠妃寵傾
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李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
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
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
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
武擿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與嵩有隙乃

薦林甫有宰相材妃陰助之即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帝
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
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
韋堅堅太子妃兄也及搆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
數危太子太子自以孝謹聞　鴻書唐李可及有寵於
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
實右軍中尉西門季元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
受賜物載以官車季元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
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
如其言　後唐莊宗寵幸優人至自傅粉墨與優人共

戲以悅劉夫人後伶人郭從謙作亂唐主中流矢殂
五代周太祖與王峻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凡所論
請無大小期於必得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
容之往往呼之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横　宋蔡京
奮職居杭州日與童貫遊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京起
知定州累轉司空封嘉國公目元祐羣臣司馬光等為
姦黨刻石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兩籍凡三百九人
悉錮其子孫帝屢微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厮
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公論益不與天下罪京為大賊
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連貶衡鄂儋三州行至潭州死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襄陽圍急惟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人無敢窺其第者　明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鑄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在宮門英宗初王振專恣因失所在　正統時王振擅權朝臣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府部院寺大臣以至百職事及在外方面率具禮進見以百金為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

王弇州史料天順初總兵忠國公亨太平侯軏以迎扈自恣凡所論薦閣部大臣以至移易撫鎮靡不如響正德末都督朱寧掌司隷平虜伯江彬握兵柄咸冒國姓負殊寵至擅自批奏下所司一時皷張甚然是數人者不久皆敗為紳先生亦以濁流目之　太監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内外官臥不帖席商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曰用一内臣焉得危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即日撤去西廠　正德初劉瑾用事與上同臥起中貴皆以貲得出鎮奏置皇莊三百餘處導上以走馬擊毬角觝之樂輟朝不視事尚書韓文疏請誅之上特見宥由是入掌司禮監事矯詔罷文官并勒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以黙得留後又逮韓文劉大夏李夢陽等下獄譴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天下諸司官入覲每省索二萬金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譖於上調留都永詣上前訴已無罪上召瑾詰之語不合永即毆瑾於上前陝西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為名命張永楊一清討之

寘鐇就擒一清遂與永謀誅瑾一清留總制三邊永還獻俘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鐇偽檄數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上命内侍數人執瑾付詔獄拷問得反狀磔於市　王弇州史料談相者中書官也帶銜工部侍郎賜飛魚服色以母喪請假歸竟不葬母乃日挾妓女衣飛魚服放浪西湖又恃寵凌蔑有司為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師斬之

寵幸三

原　斷袖　賜鑄並詳寵幸二　泣魚　啗桃並詳寵幸二　畫眉　遺肉漢書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有司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中夫婦之

私有過于書眉上愛其能不責之又武帝令東方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乃更賜酒一石肉百斤 擇璫 賦玥 魏書太祖書得名璫數具
令卞后自擇其一韓子曰薛公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齊威王以賦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以為
夫人 引妻 宜妻 漢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使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禮記曰子甚宜其
妻宜猶善也 增 洗兒錢 押客詩 唐書明皇寵安祿山令楊貴妃謂為兒出入宮
妃嘗戲為浴小兒賜以繡襁金錢號為洗兒錢通鑑陳後主叔寶以袁大捨為女學士文人江總等為狎客
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
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辟陽侯 白馬主 漢書辟陽侯審食其侍呂后在
楚軍遂見幸 唐書懷義見幸武后封為白馬寺主 貌似蓮花 歌思白花
唐書武后嬖張昌宗易之人諛易之曰六郎貌似蓮花陽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通鑑魏人楊白花形貌
瓌偉胡太后幸之懼禍奔梁胡太后作歌思之

寵幸四

原 子都 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宋朝 家語宋朝之美見幸于南子 弄臣 鄧通
傳文帝謂申屠嘉曰此吾弄臣 妖童 盧照鄰長安古意詩妖童寶馬鐵連錢 原 荀奉
倩之深情 鍾夫人之重愛 增 厭長樂之疎鍾 勞
宮中之綴箭 玉臺新咏序 昔事馬周分桃見寵 後文劉
洎割袖承恩 王義方奏彈李義府 弟兄協律自小學歌 少長
河陽由來能舞 新咏序 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 豐甄
衛之家榮非德舉 晉書后妃傳論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新咏序 淫荒挺性篾西郊

之禮容 婉戀含辭作南國之奇態 后妃傳論

寵幸五

原 詩 魏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
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磬折以秋霜流眄發姿媚言
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晉張翰周小史
詩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
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
裾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
善言 梁吳均詠少年詩董生惟巧笑子都信美目百
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憐窈窕淑願君

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劉遵繁華詩可憐周小童微笑
摘蘭叢鮮膚勝粉白曼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鉤蓮
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畫堂
中本知傷輕薄含辭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
蛾眉詎須嫉新妝近入宮 增 唐李頎鄭櫻桃歌石季
龍僭天祿擅雄豪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
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
宮軍女妓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
紅旗掣曳鹵簿新鳴鞶走馬接飛鳥銅馱琴瑟隨去塵
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

女為公主男為王赤花雙簟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
王昌齡春宮曲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
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李賀黃頭郎詩
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
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蘼蕪
花秋風已先發好持掃羅薦香出鴛鴦熱　張祜集靈
臺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汙
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明王世貞讀史有感詩不韋
泣酖杯業為釣奇誤橐中千黃金易君十萬戶李斯泣
五刑實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輝衢路巧盡拙自

來利往名獨汙所以西山客居然一㨾堵
原論　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
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
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
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
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
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
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
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鈇鑕創痏構於牀第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

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及太宗晚運慶經盛
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
異同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
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哀哉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三

人部七十三 淫 自戒附別嫌疑 驕敖 狂 縱逸 豪強 柔懦 愚

淫一

【原】周易繫辭冶容誨淫誨教也 毛詩序鄘柏舟桑中刺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 又序齊雞鳴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短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淫二

【原】秦誓曰商王受沈湎冒色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之母至上曰烝 又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 列子曰鄭公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絕交游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戰國策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諫曰以死為無知何空以生所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女傳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王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焉或衣衵衣或裘其褶藏康衣以戲於朝 漢書五鳳中青州刺史奏濟北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請逮捕有詔削四縣 又許皇后坐左道廢處長信宮姊嬺為龍雒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嬺私通因娶為小妻許后因嬺賂遺欲求復為婕妤長受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千餘萬詐為白上立為左皇后嬺每入長信宮長與嬺書戲許后 華嶠後漢書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後漢書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汙辱呂后凡有玉匣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列異傳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鬬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臧榮緒晉書賈充後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

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高丈五蕎以枳棘周行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旨以死自固　語林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風俗通平原君識胡眞諱娶周碧爲妻諱陰陽不屬令碧與李方張少姦通冀得其子　博物志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增經濟類編齊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用爲笑樂悉於世祖幸姬霍氏何后亦淫佚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然又與鬱林相愛狎故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　又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內外無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佚　又隋高祖以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名太子入居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

曰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俄而帝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送夫人夫人以爲鴆毒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又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　通鑑綱目唐中宗嗣聖二年僧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三思承嗣皆執僮僕之禮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又張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嘗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又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習明吏事太后愛之中宗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振矣　又中宗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崇訓之弟

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又天寶十載安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游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名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此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又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障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又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 又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為后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立以為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又閩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為后

淫三

原 生蠱 聚麀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也 禮父子聚麀謂禽獸無別 士誘 男侵 詩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詩序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 漁色 竊香 諸侯不下漁色謂娶國中之女 下詳淫二 貿絲 擲果 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書岳 亂族 移人 禮以此防民猶淫泆而亂族 左傳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蒙衣 衷衵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輦而入蒙衣謂著婦人衣 下詳淫二 目送 情通 左傳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後漢書烏桓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年者然後送牛馬羊為聘禮 破義 犯禮 傳淫破義犯禮為姦 不禁 無別 周禮仲春男女於時奔者不禁注云重天時無別無義禽獸之道 汙行 淫風 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 書殉於貨色時謂淫風

增 父子聚麀 男女同浴 孔叢子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 易內飲酒 以婦宿

賓 左傳齊慶封嗜酒田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西漢地理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 帷薄不修 衽席無辨 東漢皇后紀序 流香渠 銷金帳 [illegible]苑靈帝起裸游館千間[illegible]水渠[illegible]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者[illegible]餘[illegible]入也[illegible]香渠 宋紀陶穀有妾本党太尉姬一日取雪煎茶問妾曰党家有此異否曰粗人安得此景但能于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 肉障 醉輿 唐書楊國忠設客選使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肉障 開元遺事申王每醉以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舁歸寢室號曰醉輿

淫四 自戒附

原 大罰 貪色為淫淫為大罰 大欲 禮記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無相棄 左傳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之其僚從之盟無相棄也 不待禮 男女不待禮而相奔

不安室（詩凱風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鳥獸行（周禮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蝃蝀刺（詩鄘風蝃蝀刺奔也）中冓之言（詩牆有茨）桑中之喜（左傳巫臣聘夏姬以奔楚申叔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是將竊妻以逃者也）棄位而姣（又穆公曰棄位而姣我則取惡能無咎乎）拊楹而歌（又齊莊公通東郭妻）色厚於德（禮民猶以色厚于德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禮殺而昏（詩序古者國不足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不能自還（漢書原涉曰寡婦欲慕宋伯姬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為淫佚知非禮然不能自還）遂相奔誘 男女之訟（周禮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注陰訟爭中冓之事勝國亡國之社）淫僻之罪（禮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也）朋淫於家（書妻妾敵也）荒腆於酒（書腆厚也）禮無縱欲 神亦禍淫 既奸人紀 男女有別 室家無瀆 無展季之貞 有宋朝之美 始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奔之恥 既汙貞信之教 宜糾淫僻之愆 寧思易色之賢 但慕冶容之誨 文君之奔長卿 陽侯之竊夫人（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挑鄰女而投梭折齒（謝鯤事）引美人而牽衣絕纓 沐貞信之教心尚不悛 遠淫泆之辜法宜無捨 芍藥之歌既以身而投贈 鳳凰之曲不待禮而來奔

貪色為淫 在內為姦 內作色荒（書）犇則為妾

淫荒昏亂 游蕩無度（詩）小大聲 怡悅婦人（宣公）

自戒 不邇（惟王不邇聲色）自閑（以禮自閑）遠色（君子遠色以為民紀）

易色（賢賢易色）禮防（禮者所以防淫）刑防（君子以刑防淫）戒色（戒之在色）制心（以禮制心）致女之戒（禮蜡祭云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綴淫之防（禮者所以綴淫也）誨淫之容（易）伐性之斧（皓齒娥眉伐性之斧）皆是物也 可不懲乎（三代之亡皆是物也）不淫其色（言皆以色）道貴寡欲 天惟禍淫 不腆於色 楊秉之不惑（秉字叔節言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頹叔之有節

晉侯惑蠱而身喪 靈公宣淫而國亡

別嫌疑一

君子防 先賢慎（古詩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季英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授篚 攝衾（男女非受幣不親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男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置于地以授嫌之疑（尹吉甫妻疑其子伯奇）表微 興謗（君子表微謹以防興謗）

別嫌疑二

禮決（禮者所以決嫌疑）禮防（禮為人防）叔嫂不親授（禮）內外不通假（禮內外不通乞假）孝子不服闇（闇中為事好生疑服事也）寡婦不夜哭（禮）遠嫌 避疑 內言不出於閫 外言不入於閫（曲禮）

增 坐懷不亂（柳下惠事）閉門不納（魯男子事）

驕傲一

執幣 獻俘（左傳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必滅其先君神不福也又原叔獻俘於王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怠位 棄命（又晉成公來會）

葬甚哀多滯子服惠伯曰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又御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illegible]君命也不亡何爲 長揖 箕踞 漢書汲黯性倨少禮長揖衛青又郭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 失恭 長傲 夫恭與義信意苟而行之禮敬不可長 貌不莊 志自滿 樂記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故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不足觀 何以承 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不敬則何以承守其官位 唐突列侯 倨見長者 [illegible]植使問何宮宣曰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措唐突列侯君宣曰王人雖徵列在諸侯之上也植復曰爲人父吏見其子應禮吾宜曰臣子之例一也史記酈食其謂沛公曰方欲圖天下不宜倨見長者

增 負氣 勝人 棄荒韓思彥爲中書令李[illegible]元[illegible]泰思彥見天子不諧舞負氣執執後[illegible]書宜[illegible]廷禮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虔之又自持任位以爲人莫之及謂子師曰但令吾見及哉亦足驕人不須諸之

過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與隸其自矜無禮如此爲時人所鄙笑 與壻飲 侍女豪 漢書上官安[illegible]車騎將軍大[illegible]中出對賓客[illegible]與先壻飲[illegible] 楊駿新驕[illegible]不滅門者[illegible] 作婢耳何能增損 師古簡卹 信明蹇亢 [illegible] 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illegible]策意望甚高[illegible] 褰亢以閒望自負嘗[illegible] 以 大自負 所識已多 唐書李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大自負[illegible]乃刻牙版爲金字 曰前鄉貢士李琪常置之坐[illegible]人少許重故爲時所沮 語林羅含在宣武坐[illegible]合正色曰所 識已多不頗復爾 不與語 自難記 蜀志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illegible]諸葛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又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著亦可識也 傾枕 移牀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與先主有舊性簡傲跌蕩

在先主座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以下則獨設一榻傾枕臥語無所爲屈 宋書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 豪氣尚爾 傲誕若斯 後魏書元暉字子和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暉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任城王兒可識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頗吐辭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父登閣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晉書謝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illegible]自高未嘗[illegible]安[illegible]憂之隊主將帥以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不讀五千卷 可容數百人 隋書崔儦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晉書王導甚重周顗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驕傲二

原 受玉 左傳天王賜晉惠公命受玉惰公曰晉侯其無後乎先自棄也 受脤 又成肅公將伐秦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民有禮義威儀之則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今成子惰其不反乎 從康 書無傲從康 自至 位不期驕而驕自至 夷俟 原壤夷俟踞也俟待也 偃蹇 故皆[illegible]蹇注驕傲之[illegible] 招損 滿招損謙受益 取禍 成[illegible]傲[illegible]子曰[illegible]禍 之道 立無跛 [illegible]不敬也 坐無箕 [illegible] 脚申局下 晉王武子與晉帝共[illegible]脚局下問[illegible]以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illegible]皓曰 何 吏出守 上蔣成爲小吏山陵長吏郅都尉濟南守成爲都尉直陵都出其上也 戌也其亡 公叔戌也 晉侯無後 詳受玉注 直而不倨 倨傲也 泰而不驕 君子泰而

不驕

富鮮不驕 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難長處 不仁者不可長處樂

詩 傲很威儀 而驕近亂 褻喪威儀 何禮之拘 或敢侮予

詩 何以卑我 傳 安肆日偷 偷苟且也肆恣也 荒怠不敬

乃逸乃岸 岸也 自廣自滿 無怠無荒 自暇自

逸 天命祐敬 人道惡盈 禮不長傲 神亦害盈

敬乃行先 傲爲貨始 忘傴僂之恭 肆偃蹇之

傲

增 不對殘客 山堂肆考張吏部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不喜俗人 又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時設相逢即便舍去 不拜驃騎 桑苑孫子荊爲驃騎參軍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不避侍郎 又杜易簡爲殿中侍御史書道遇吏部侍郎李敬元不避敬元恨召爲言考功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元不平數易簡上書言之敬元罷敬元曰寬易見輕簿乃爾 子方不下車 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於郊太子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懌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夫志不得用投儀而之秦楚身安往而不得貧賤乎焉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 賈餗不敬扇 唐書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賈餗自矜大不撤扇蓋騎而入御史陽令蘇持圖爭餗曰黃面兒敢須除曰公爲御史能潔嘿邪大夫品造以闍坐奪俸 醉登嚴武牀 又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 直上孝穆坐 山堂肆考徐孝穆陵爲吏部尚書縉紳之士皆向慕焉陳暄以玉冒簪插髻紛絲布裹頭袍拂踝鞾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譽爲之少減 高談盡日 彙苑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傳水陸之品進雲駐筋待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蒼米蒸熟魚雲食休源食不衆主人之飯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窟深以爲饌 沈湎千日 又謝滿書典劉俊飲推識者久之後曰謝莊見不可云不能飲滿曰苟得其人自可沈湎千日悅懈不能對 尹翁歸以不遜而見重 漢書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皆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比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illegible]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爲不及翁歸 狄仁傑以不遜而左遷 唐書張光輔以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狄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成懼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枉酷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王頭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韋方質倨見權貴不存禍福之心 又韋方質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貴以苟免邪 劉孝綽凌視公卿但問道塗之事 彙苑劉孝綽傲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庭公卿閒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間事

狂一

原 古肆今蕩 古之狂也肆肆直意敢言也今之狂也蕩蕩無所據也 爲巫 飲藥 史記蒯通學說韓信叛於沛公三分天下信不用其言乃佯狂爲巫 飲人狂藥 裁之 必也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必也狂狷乎 非 狂若狂 史記酈食其自謂我非狂禮記一國之人皆若狂 箕子佯 次公 醒 史記宋世家箕子被髮佯狂漢書蓋寬饒賀許伯入第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

而狂何必酒也

增 人瑞　御狂 唐書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彙苑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獨步天下　間氣布衣 彙苑戴叔鸞議論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　北夢瑣言曰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當歸阿士　不後子房 王融謂劉孝綽曰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字　後趙錄張賓謂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子房但不遇高帝

足加帝腹　手捋帝鬚 會稽典錄曰嚴光一名尊小字狂奴帝引入論故舊累日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山堂肆考梁武帝與何子晳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子晳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足敵萬卒　不易千駟 彙苑係事學行淺薄邢邵書謂曰弥更請書策曰我精李三千足敵君贏卒一萬　劉晝自謂博學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公之千駟

殷安屈指　恕先效顰 朝野僉載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狂如此　山堂肆考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狂放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效顰

張融舉袂　李白脫鞾 彙苑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之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唐書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鞾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醉

狂二

原 擇言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進取 狂者進取　接輿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文子 姓辛氏狀貌似不足而博學多聞　謝奕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郡主門避之

禰衡 曹操待衡甚厚衡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為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遂怒之

食其 史記家貧落薄無衣食業為縣監門吏皆謂狂生　仲長統 魏志仲長統倜儻不務小節語默無常人謂之狂生

罔念作狂 書惟聖罔念作狂　大智似狂 太公云

田獵令狂 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飲泉即狂 袁粲曰昔一國有狂泉飲之無不狂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反謂國君為狂火艾鍼藥畢具國君不任其苦酌泉飲之即狂矣

清而不慧 晉宣時山陽太守昌邑王賀清狂不慧　名乃不章 嗟乎不顯不狂其名不章

增 當獨秀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好自誇 彙苑吳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李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譏訶文章李緒頊頊焉足道哉至於蔑裴何為者乎

屈宋衙官　羲之北面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恃才謇傲為時輩所嫉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其狂如此

縱逸一

原 探鵲鷇　呼狗竇 王澄字平子為荊州刺史送者傾朝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鵲鷇反神氣傲然旁若無人　光逸太傅辟至鄱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戶酣日飲遂將排戶守者不聽逸便脫衣露頭于狗竇中呼輔之輔之曰我孟祖也遽呼入飲人謂之八達

竊鄰酒　入令被 畢卓為吏部鄰家釀酒熟卓醉夜入其家竊飲醉便臥甕側守酒者得而拘之明旦看乃畢吏部也　光逸字孟祖初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寒後遇雨凍濕還令不在解衣入令被中臥令欲誅之逸曰若不煖溫必恐凍死

呼父字　哭兵女 胡毋輔之字彥國子謙之

字子光才學及父而傲縱過之酣醉嘗呼父字輔亦
不介意輔之酣飲謙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
見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而共飲也兵家女有才
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反
入桓沖車　臥鄰婦側　王徽之字子猷爲桓沖騎兵參軍嘗從沖行値雨因下馬排入
沖車曰公豈得獨擅一車乎阮籍鄰家少婦有美色
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酒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
察之亦不疑之也　增　曬頭　濯足　世說謝太傅安與萬共出西過吳郡向萬欲相與
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必不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
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便入門內謝殊有忻色
以爲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
在中庭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乃還未至船
呼太傅曰阿螭不作爾恬小字螭虎　馬周字賓王嘗
客于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西舍于新豐逆旅
主人不之顧周乃以斗酒濯足更呼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求酒　載鹽　齊張充字
延符緒子也武帝時朝政皆取決于王中書儉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行數巾萬按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

盡傾　宋石受傳以館職求判亳州官滿日載私鹽兩
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疏闊是御亦不
爲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哭途　攫石　晉阮籍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宋米芾字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畜石甚富一一品
目加以美名時楊次公傑爲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
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
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按牘一上海之無及米徑
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
具色極清潤米舉手宛轉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
楊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
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鐫之巧又顧楊曰
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登車而去　寄臥何齋
直造王座　王僕射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値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
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
他室按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蕭侍中琛初爲太
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所知自負才氣欲往
候儉儉方宴樂遊苑琛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座

懷杯就酌　執鐸挽歌　宋愼伯筠字東美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
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過
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
盡各散去　梁謝長史幾卿庾左丞仲容既免官並肆
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
屑物議　倒著接䍦　起索便器　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永嘉初出鎭襄陽諸習
氏者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于池上輒醉而歸
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
高陽池日莫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
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注云彊乃簡愛將并州
人也白接䍦一云白紗帽　世說謝萬在兄安前
欲起索便器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不
拘小節　何用後名　晉陽秋祖逖性通濟不拘小節永嘉中揚大饑門丁賓客多事交
剽掠逖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　世說張翰字季鷹
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
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犯宇諱　臥客懷　晉王亮爲

晉陵太守晉陵令朱賞之性粗忽好犯亮諱亮不堪
發之　唐陽城字亢宗爲諫議大夫八年日夜與二弟
痛飲客有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意乃強客飲客辭城即
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或先醉臥客懷
中竟不聽客語　自追姑婢　願得宋褘　世說阮咸字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
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
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宋褘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
疾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褘時朝臣悉在帝問卿諸人
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弄笛　吹簫
晉桓伊字叔夏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京泊舟青溪側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徽之使人謂
曰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
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上車去賓客不交一言
吾衍字子行玩褻一世人或求調者苟非所願見輒從
樓上遇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簫撫弄加意不
輟　居喪飲酒　在制圍棊　東漢戴良字叔鸞遵子也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

術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又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曰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晉王坦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禰衡撾鼓　謝尚彈箏

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曹怒以其有才不欲殺之聞衡善鼓召爲鼓吏因會賓客閱試音節衡舞過蹀躞而前吏訶之曰鼓吏何不解衣而輕進衡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著之復參撾顏色無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邪衡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爲伶人之衣　謝尚字仁祖稱豫章主簿在桓大司馬府下桓聞其善彈箏使呼之既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遒桓大以此知之

肩輿造竹　拄拐看花

世說王子猷嘗行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知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令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宋劉破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乃還爲人詼諧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揚鎚鍛鐵　擁被對壺

世說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鎚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北齊孫騰與司馬子如共詣李元忠值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捲兩褥以質酒肴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藋也

車前飲卒　醉後挾私

謝超宗爲尚書左丞嘗預樂游苑不得醉及還因請道逢司壇傳車事慌脫衣換酒與車前騶卒對飲觀者如堵超宗處之自若　五代何承裕性酒起先歷盩厔咸陽二縣令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圖也書二十杖訖復召與飲

晏殊把柁　鐵崖樓門

山堂肆考宋丞相晏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泛舟湖中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搖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舟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元楊維楨字鐵崖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樓榜其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

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縱情傲世如此

縱逸二

〔原〕**便面拊馬**

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也

便門出遊

王戎爲司徒閑乘小馬從便門出遇見者不知是三公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逢輒匿之

率意獨往

阮籍字嗣宗外坦蕩而內淳至率意獨往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

肆心周行

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訪戴不前

王子猷居山陰夜雪霽獨酌詠左太沖招隱詩思戴安道時在剡即乘舟訪之至戴門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戴

偪溫走避

桓溫與謝奕善辟奕爲安西司馬推布衣好常偪飲溫走入避之奕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也

史丹無檢

史丹儻蕩無檢而心謹密

阮籍不拘

禮教

豪彊一

〔原〕**死徒凶德**

彊者死之徒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跋扈帶鈴

漢書梁冀字伯卓質帝目之跋扈將軍　吳志甘寧字興霸少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衆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聲卽知是寧

方剛必反

血氣方剛戒之在鬬　北宮黝之養勇惡聲至必反之

橫穎川　奪沁水

漢書灌夫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穎川贊曰灌夫無術不遜也　後漢書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

〔增〕**避暑借宮　穿城注水**

漢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帝聞之大怒

持刀入市　買肉研屠

漢書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者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禁　又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傷屠者

豪奢相尚　租庸入私

景苑安廢公何勗是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奢豪相尚　又想叢

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

豪彊二

【對】任勢 恭毅任勢 彊梁 老子彊梁者不得其死 南方之強 犯而不校 北方之強 剛毅 威重太守 寧成免官居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威重過於太守 豪奪吾民 小人用壯 強者脇弱

【增】勢傾朝野 謝瞻切門戶之憂 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在家乃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 廣占良田嘉貞為子弟之戒 經壽額福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而將官何憂寒餒若其譴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柔懦一

【對】繞指 無拳 繞指之柔無拳無勇 勝剛彊 敗脆弱 老子柔弱勝剛強 趙廣漢羌脆弱易敗云 不彊諫 有立志 左傳宮之奇懦不能彊諫 孟子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水柔攻堅 懦柔御剛 老子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能攻堅莫之能先魯之柔矣遠 詩篇名義取柔粵可御剛焉 魏勃股栗 越人綿力 史記灌嬰責魏勃劫齊王反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因退立股栗嬰孰視曰人謂勃勇妄庸人耳 淮南王書曰越人綿力注云柔懦也 文叔乃能是 管仲不為怯 後漢書光武至南陽宴父老父老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至是邪帝笑曰今亦以柔道治天下也 管仲三戰三北鮑子不以我為怯知其母在故也

【增】失哺 歡羹 韓詩外傳崔杼弒莊公陳不占聞君難將往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失軾 宋書袁粲鎮石頭潛與劉彥節及諸大淵黃回等謀

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怯懦騷擾不自安日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路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歎羹瀉胸中手振不自禁事敗被殺 立表為鬼 寢食為兒 淮南子曰柔怯者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兒懼掩其氣也掩奪也

柔懦二

【原】柔克 書高明柔克 柔守 鬻子欲剛必以柔守之 失戈 左傳晉襄公獲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失軾 崔行亂陳不占將往車則失軾詳無勇 地之道 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生之徒 柔懦者生之徒 投車下 左傳衛太子蒯聵與鄭人戰望見鄭師衆大子懼乃投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注言其懦 出胯下 史記淮陰市少年辱韓信曰不能死出我胯下信良久乃俛首出胯下一市皆笑以為怯懦 柔亦不茹 詩人亦有言柔則茹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 柔而不犯 傳隨會柔而不犯 舌

柔 口柔 能下人 不犯物 【增】有勇不怒 慎子曰有勇不怒反與怯均也 無氣則虛 呂氏春秋夫民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愚一

【原】三赦 一得 周禮三赦曰蠢愚謂癡愚也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移山 畏月 愚公移山之谷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以愚善畏月明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背而走氣絕而死 刻舟 膠柱 求劍 鼓瑟 守株 見影 宋人有守株之愚洋上 不移 無適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莊子我愚人也不知義之所適禮之所游甚于無適 心純 知昧 老子我愚人之心也純純然昧者不知 不違 自用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愚而好自用

【增】一得 千能 見前注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蠢甚 醉如 合璧事類丹陽公主下嫁薛萬

徵嵆甚公生著不與同席杜甫詩實有辭如愚 暴其短 陽為愚 五代史周臣傳

嚴臣之君書冒愚不肯于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唐書祿山陽為愚以蓋其奸 北山公

會稽婦 列子北山愚公年九十李白詩曰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畏影惡

跡 掩耳摇鐘 莊子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自以為

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呂氏春秋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之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又懼人

聞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恐人聞也 藏石 憂天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

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異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口藏之愈

固守之愈堅列子曰杞國人有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哭社 浴天 淮南子楚

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注淮南謂母為社韓子燕

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士季歸士適在內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士從其計

又[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愚 三十

疾走出之李曰是何人也妻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也妻曰為之奈何可取五姓向天浴之季曰諾乃浴天

陶丘遺婦 石肇懼妻 笑林曰平原陶丘氏娶渤海墨台氏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

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婿女婿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

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也實無他故趙書石嘗前石之是弟也前石館青肇在軍中不能自達人送

詣前石前石家之拜建康將軍以架無才力每高遺參錢補之為聘廣川劉與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每入

門亂稱阿劉敎可爾不可為時人以為嗤謠

愚二

原 詩失 禮詩之失愚 忠敝 夏尚忠其人之敝惷而愚 少戇 漢高祖曰王陵少戇

古直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 頑童 書比頑童 愚婦 愚夫愚婦 闇成

事 愚者闇於成事 不好學 好仁不好學其敝也愚 甯武子 其愚不可及

陳夫人 蔡壯而頑 佯愚 詩哲人之愚佯愚也 詐愚 智者詐愚 日月照

則行 莊子鼓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 菽麥不能辨 傳曰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

高柴見非於孔門 王陵獲稱於漢氏 增 獨不可

敎 宋若昭父庭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文一男愚獨不可敎為民終身 未得為真

柳宗元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愚者也皆未得為眞愚也 鴻

貴有斷手之刑 後魏書宋世景弟鴻貴為定州北平府參軍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

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鄭人忘度足之式 韓子曰鄭

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寄之式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

以足乎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不識士衡義綦見苦於王濬 沈約宋書劉義

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嘗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人[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愚 三十一

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誠如尊命 劉禪驚視夫文王 漢晉陽秋

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復答會王復

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眼王曰何以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

皆大笑 人以馬牛為買賣遂傳愚谷之名 說苑齊桓公獵逐鹿入谷中見

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

駒去家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之谷 問蝦蟇之官私 堪怪識書之責

皆書議書有蝦蟇晉書惠帝在宮時出聞左右此鳴是官蝦蟇為官乎為私乎賈胤曰在官地中為官蝦蟇在

私地中為私蝦蟇於是世間遂傳此語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人部七十四

褊急 朋黨附 怠惰 爭 詐偽 不爭附 諂佞 詬罵 忌
訴訐附 叛亂 讒謗 寇賊 毀辱 劫掠附 威虐 竊盜 妖妄 雜盜 咒詛

褊急一

原 箠擲地 杖撞郎 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再三思急自起拔劍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後漢明帝褊急嘗以事怒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急呼崧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恕而止 踏雞子 晉王述字懷祖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廢爐炭 左傳邾莊公在臺臨庭閽以缾水沃庭公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不得滋怒自投于牀廢於爐炭爛遂卒 增 擲木 與牀 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又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忤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 往數藍田 世說謝無奕性粗強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 又王大王恭嘗 強飲孝伯 俱在何僕射坐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強之轉苦便各以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令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

褊急二

原 不告而馳 左傳晉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使宛射犬近不告而馳之收禽挾囚不待而出既免二子問曰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無德以將 魏君儉嗇褊急無德以將之 忿不思難 怒自投牀 上詳 褊心 躁性 量謝包荒 德非含垢 增 甚以為忿 世說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鬭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損其自然 又曰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與之對榻去後語其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殊損其自然

怠惰一

原 廢命 失職 傳守官廢命不敬一曰失職則死及之 養名 溺職 漢書齊俗吏人養名舒緩曰齊人欲以為伯耶 朱博為郡怨沈滯不舉 增 受玉 乞師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賜晉侯命受玉惰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又晉侯使郤錡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受命以乞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目 蕩心遊 筋驚肉緩 蔡邕勸學篇曰彈彼頭薄執性不固自蕩心游意與手互嵇康與山濤書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非大悶癢不能沐也

怠惰二

原 陳遵滿百 漢書陳遵為掾曹數廢吏白曰陳掾今日以某事讁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滿百讁當斥故也 曹參不事 日飲醇酒 汝不恭命 遐棄厥司 書 怠荒 不敢怠荒 怠忽 荒政 逋事 義縱為上書令無逋事也 居息 燕燕居息 暇逸 自暇自逸 增 常苦饑貧 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業常苦饑貧不以為恥 不喜拜揖 唐書王績性簡情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不娶以家事料族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詐偽一

原 矯節 近名 非其矯節是不知言善無近名矯誣詐也 為 心勞 行險 作偽心勞日拙無行險偽 爾偽 予欺 無載爾偽情偽子歟 言偽

行詐人之悶言由之行詐

【增】用智不情僞用人之智去其詐量苑外敎爲而內不情

湯澆雪　鐵包銀彙苑王瑩代湖趙宗爲義興太守趙宗去郡與瑩交惡運都就瑩父懇求書屬瑩見一史曰丈人一自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趙宗往懇庚對實客謂懇曰湯定不可澆雪懇面洞赤五處吏某容彥趙爲人多詐而好聚斂在錁常置庫貫錢有好民爲僞錄以賀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趙陰教主吏庫穴庫垣盡徒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趙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貫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貫物自言已而得貫僞銀者寘之源室使數十餘人日使爲之皆鐵爲本而外包以銀及其被圍也乃魏其守城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復何用爲皆不爲之用

垣平金寶　陳勝丹書史記新垣平曰臣望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不迎則不至後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漢書陳勝吳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而怪之

披香殿　長樂宮彙苑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號云煬帝邪漢書韓信與家臣謀欲發兵攻呂后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呂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詐僞二

【原】審禮不誣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辟名皆誅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辟名謂巧僞爲文書與實不相應也

以禮防僞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　著誠去僞

鄙詐　詭譎　詐謀　詭辭　釣名　掠美　詐善　矯名

、譎而不正　華而不實　莫大之奸　無赦之罪　事不憑虛　罪宜閱實　行僞而堅　言僞而

辨

【增】獨用徐溫經濟類編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遂斬廷望又援唐時吳侍中徐知詢與兄知誥爭權吳越王錢遺詢金玉露四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爲嫌典客周廷望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廣詢使廷望如江都望遂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誥亦以誥謀告詢詢召誥詣金陵除父溫喪誥稱吳主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以告詢詢入朝誥留詢爲統軍詢責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御物可乎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頗知其詐　信以爲忠唐書裴延齡對下對上肆騖稱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時又突厥圍帝雁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爲可喜事以進督表在軍蓬首壻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必帝蒸帝信以爲忠愈親任之

詐給　詐忠又宇文融拜御史中丞中書令張說素惡融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鼠輩何能爲彙苑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推宋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撤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惑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違漢將宣時書不坐此因道復右丞

詐稱太子　詭殺樓蘭漢書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來乘黃犢車衣黃襦褕著黃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收縛之廷尉驗治得奸詐又傅介子與士卒齎金帶揚言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不信介子佯引去王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遺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西國笑出金帶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

諂佞一

【原】草指　劍斬博物志堯時有屈軼草佞人入朝此草屈而指之　漢成帝時朱雲上言願賜

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勵其餘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

號三無一 北齊胡長仁為尚書令時左丞盧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號三佞時又徐之才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佞佞何由可活

祝鮀佞之

崔暹 又崔季舒曰崔暹常意吾佞每言叔又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過于吾

增 五色雲　八風舞 唐書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經齊頒緝中宗實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中宗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指鳥　代犧 唐紀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讓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又武后有疾以詔徧祭神祠以求福禳災歸朝隱詣少室山親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盥盤令僧昇至神所觀賞寺人增曾后疾愈重加賞其榮悅類加此

假子　乞兒 常經時和士開為

尚書令與昭王說曰武寧士不知廉恥省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王伯仲之列天資奇事張九齡見一動士遊冠揚忠司以衣官諸人曰此曹皆以乞兒一旦火盡灰滅令富貴樂人骨于其中矣火

隱處謝酒　後至侑觴 乃先謁令致謝酒及侑客朝貢飲酒宴田事令于孜當中台宰相孜及中青局異令流致當賞中外館賓異集話尊令何孜禪言改日吏令今孜日與子張陛郎處謝酒則又不可當愁慮無所容貴珍又異趙師踐事器後號至戟出佐胥拜知賠安府生日百官爭

小蜀宮小曰架顏上獻緩少大果珠核百侑餘觴顏啓眾之倫乃且果僉

為宰相放生　願令公速愈 唐新語宣宗有疾奇造新宅省為敬對奇崇與崇慘泣崇懷有中使置崇生作數疾頭詩出成之視云王顧令公公為速相愈每崇遇生其日讓朝媚士自獻致詩不頌復接得東軒筆記王制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光祿寺卿大臣勞開龍每一以金鴿卯為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諸客謂之放生

諂佞二

原 格佞 宋鄭鮮之為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典人皆依違鮮之難必切至時謂格佞

作佞 晉王導以盜賊步興退賢微用起家為將盜賊既除以佞巧發黠一貞之身三期之間作賢作佞豈不甚哉

遠 論語遠佞人

惡 又是故惡夫佞者

難任人 任佞也難拒也

友便

佞　便辟　巧媚　善柔　面柔　諂諛　佞倖　取媚　苟容

增 皇甫巧媚 唐書皇甫鎛路吐突承璀為與援故佞得論決任之反以裴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鎛乃益以巧媚自固

盧杞奸邪 唐書李德宗論盧杞曰眾人皆言杞奸邪朕不覺之介中宗即位以容來與曰卿言杞清忠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之

請視便 又其事大夫見逃使屬晉元忠病六郎頡弘霸為察謁見便液請嘗之疾甘苦元忠惡其譎宇晉元忠病甘重賀曰者即諂不不家喜合色悅謂疾愈

辭其奸邪 錄開王見人許

安石娣不往作詩頌論大夫皆以稱之為忠籍往

朱泼以萬拜得名 朱泼宋蘇舜欽有記朝貢事於人宴時賀曹自曾中宗偏祿得

進珠冠而拜侍郎 萬時拜人謂之拜官萬子宋萬拜其下有名位者又十人以為有夫人偽賞皆封研大夫人其人十亦人以求珠為市北十工部侍郎以其次之為事首東於四人十年開喜之之書求市遷北官珠工部侍郎以其錢之本北有以應也故

獻大筆而超節度 又晉王欽若遣使諸王部尚書蘇鎮之以請行求唐譜大舞喜即命以臣為又府友遺之即拜謂之拜殿之男書王王曰時筆萬行求唐舊至臣即以母自入以本宮河南府節度

黃龍先試士開之疾旋瘳 東節度使張承業深慶之士開有疾醫云王以寒極重地麋須服黃龍湯以為和士開人以易服之先嘗之士開有疾值色士人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為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為強服遂得愈

青蠅何來同僚之色頓失 又續元

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歌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穆宗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郎以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為之失色衡自若

剪紙帖巾 内史作 高麗之舞 又武后以神都留守楊再思為内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宴名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

鳴雞吠犬 侍郎學田舍之聲 又韓侂胄嘗與賓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少雞鳴犬吠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侍郎趙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

惡一 朋黨附

【原】不悛 相濟 長惡不悛同惡相濟 不可長 不可掩 惡不可長惡積不可掩 如火燎原 如農去草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

滅乎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必絕其根本勿使能植 小惡無傷 復惡已甚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復惡已甚高伯其為戮乎 人之無良 民之多僻 聚慝 起穢 癉惡 彰善癉惡癉去也 樂禍 佗傷 內惡 自晁 腥聞 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坐於塗炭 孟子 見如探湯 論語 記碑 書竹 天寶遺事盧奐累任大郡凡治奸惡既斷罪又書所犯刻石于其門時謂記惡碑東漢隗囂傳越楚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豺虎不食 詩 鷹鸇之逐 左傳鄭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惡疾其始 聞若已讐 穀梁曰君子惡惡疾其始卿文曰聞惡若已仇 罄竹 決波 隋恭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原】朋黨 邪朋 讐黨 朋黨使正不正有黨必有讐言妄人無黨 不比不周 相求相合 君子周而

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惡相求同求相合 【增】比匪 易 朋仇 書朋家作仇脅權相滅 南北部 四十年 漢桓時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唐穆宗時李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四聰 八達 魏明紀諸葛誕鄧颺等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

惡二 朋黨附

【原】惡惡如巷伯 聲於天下 柳文辯侵伐論聲其惡于天下 諱於君 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植筋醢骨 抽舌探肝 南史侯景傳 不去不止 通鑑荀公違之去惡不去不止 無見無聞 呂氏春秋曰見所惡不如無見聞所惡不如無聞 同惡 左傳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元惡 東漢孔融傳曰

指叱元惡以自管衡 摘抉以揚 西漢孫寶傳欲擿抉以揚我惡謂挑發之也 蔽美而稱 楚辭好蔽美而稱惡

【增】朋黨 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 史記日者傳 黨同伐異 共相標榜 激揚名聲 互相題拂 東漢黨錮傳 牢石之黨 漢書佞倖傳石顯與中書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興捐之獄 西漢捐之傳賈捐之復短石顯楊興曰上信用之今欲進但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共為薦顯奏又自為薦興奏石顯白之上遂下興捐之獄 王李之黨 記纂淵海順宗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叔文依伾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 覿抃之門 經濟類編宋孝宗時曾覿王抃甘昪三人盤結擅政逐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陳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 皆有盛名 東坡書樂毅論後云夏侯元與何晏等皆有盛名譽

目元以易之所謂深者而元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

不堪同傳 經濟類編梁成大與莫澤李知孝皆嘗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險譎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寵客之欲其劾者雖知孝亦鄙其爲人乜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爲賊死天下悅之

爭一 不爭附

原 獄繫 律止 爭鬬之獄繫律者所以定分而止爭也 無恥 不爭而勝 無恥在醜夷不爭注醜衆也夷齊也 先王懼 爲刑辟懼有爭心者 司虣禁 禁鬬出入相陵犯者 司 叔向曰先王議事以制不

增 虎鬬 龍爭 東觀漢記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穎川捕得寇恂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過穎川謂左右曰吾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相如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具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去恂以狀上聞上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側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人不

史記彭越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起諸少年謂彭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爭且待之也

卑梁女 漚麻池 呂氏春秋楚之邊邑名曰卑梁其處女與吳處女爭桑于境上戲而傷卑梁之女卑梁人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于是吳楚大爭 石勒別傳勒微時與邑人李陽相近陽世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撲手有勝負

狗鬬 烏鳴 梁風俗通令人爭鬬如無共俗說二人 異苑當共溺者視曰人相愛狗相嚙言狗鬬時洒之以水便自解也 桓子新論余前爲與衆大夫有烏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樂謙侯爭鬬俱坐免去

魏延 舉刀 楊儀 蜀志費禕別傳魏延與楊儀不睦坐常爭論延或舉刀向儀儀涕泣橫流禕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風俗通

薛宣 斷縑 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欲賣道遇雨披戴後人求共庇蔭因與一頭雨霽當別因共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服受因前撮之縑主稱怨宣然後責之具

原 不爭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清淨無競 漢書伏湛世傳經學清淨無競 喜慍不見 東觀漢記伏湛字叔齊不見 東州號伏不鬬衛玠字叔寶常云人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不見喜慍之容

增 卓茂解馬 相如引車 卓茂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得亡者詣府送馬叩頭謝之紀綱列傳頗右 相如日我見廉頗必辱之相如每朝時稱病不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者以吾兩人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矣

陳重市袴 不疑買金 陳重在郎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又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來歸金而前亡金者大慚

曹萌受豕 劉寬歸牛 曹萌字元偉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慚送所認豕謝萌萌笑而受之 又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之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謝爲

爭二 不爭附

原 事末 范蠡曰爭者事之末 人患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違言 鄭息有違言 惡聲 惡聲至必反之 錐刀 將盡爭之錐刀之末 血氣 晏子曰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 嘖有煩言 狠無求勝 情因利動 忿則爭興 讓爲義所 爭乃患先 憑貪悱以肆心 恃強暴而逞力

增 爭帝 列子昔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崩折天柱絕地維 一年 韓子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一人曰吾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不決以後息者爲勝

原 不爭善勝 善勝不爭而自勝 不爭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讓

利見利而讓義也致讓 法爭 柔勝剛 弱勝彊 讓爲禮出 爭爲禍門。彊在守柔 勝由不競 禮無求勝 道貴不爭 惡言不出於口 忿言不及其身

增 由是無爭會稽典錄夏香字曼卿門側有大井上有瓦盆里中兒童各競欲汲爭水共鬬香踈爲汲多置盆器由是無爭 不復相鬬東觀漢記曾寧所居屯落會有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及會相鬬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各自責不復相鬬 觀其形勢[illegible]東太師曰若會西生見人爭語觀其形勢似轉疎便當捨去此鬬之兆也欲 退思戒辭郭璞易洞林曰說洪香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夫語之云據物與許姓者共事田作也故還家先與許姓共田之田無有所爭北人舉其事欲權之香退思戒乃得休辭謙謝

詬罵一 訴辯附

原 惡聲 善詈莊子惡聲不至 詩覆背善詈 語侵 言悖漢書灌夫以語侵田蚡唐書 婦女 偏心 巷口 增 詈大臣 退無

紛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程又鄭善果奏雲起嘗爲四鎮節度使劉鄴所言韋雲起爲大理司直嘗謂仙芝於壞事何所舉者曰 不情賢又何視大姓男兒何以短宋 漢程千里等皆嘗譙謗曾以言相祗 千里慢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 餘詈 人都不憾劉子巽常面折人短不管人退人無憾語苑李百藥曰子翼罵人人退無餘詈不憾

訴辯 案舍 王庭甘宗名伯王所舍廷廷對獄訟之所也 逢怒

歸思詩寬蕭言往聽逸於之太怒義令歸思之意有所不守 盡吏來詣府自言是少有詞訟

詬罵二 訴辯附

原 諱語漢書灌言諱語 慢罵 怨詈書小人怨汝詈汝 怒詈 不至怨詈

詈 毀瓶詬之衛人孫蒯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詬之曰爾父爲厲 失弓而罵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增 詈汝 歸遠而易經云其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嫚罵光弼唐書史思明使驍將劉龍仙以五十騎上嫚罵光弼 大罵仁義五代史安仁義於東塘見仁義大罵州刺史李安仁義出戰罵之 原 訴辯 膚訴不行受之愬不行焉 禮決非禮爭辯訟 擾患上自至下以訟 褫錫易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違行 執競 訟窒易訟有孚窒惕中吉 不克易不克訟 速獄詩何以速我獄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注明則無訟以可保故終朝三褫之注云以訟 必見塞而爭訟中道而止乃吉終凶 契之不明 訟由之所興 質厥成 受我辭 訟興 合要舉契 就直助彊 左傳晉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詩虞芮質厥成 受我辭 淮南子曰竹安世不足受我山

人雖子產以兩劑禁訟周禮以兩劑禁民訟 萬錢移書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 辨而不德必加 退而無 薛宣字贛君爲相府辭訟皆蓮宣之故事 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人有爭訟輒詳曲直而退無怨也 怨 發言盈庭 煩言對

譖謗一

原 青蠅 貝錦 讒 掩鼻 投杼 萋菲 浸潤 鑠金 蜂 詩營營青蠅止於樊 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鄭袖謂楚王曰新人 掩鼻 投杼 曾參之母投杼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鑠金 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增 搖脣鼓舌莊子盜跖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 腹誹 心謗 史記灌夫傳曰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

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每一出令 然三遺矢 史記上官大夫讒屈平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出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 又趙王思復用廉頗而頗亦思復用于趙王使使者視頗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歸報王曰廉將軍雖老而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眾女妒 羣兒愚 古詩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眾女妒蛾眉雙花競春芳 韓愈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

眾口鑠金 三言成虎 鄒陽傳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說苑龐恭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中有虎信之乎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信之乎曰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于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

讒謗二

原 采苓 刺讒也晉獻公好聽讒 采葛 懼讒也 蝎譖 國語蝎木蠹猶從中起

媒孽 其短 世亂 讒勝 主蠹 史讒臣在中主人蠹也 胥動 胥動以浮言 乃止 于常毀費無極謗言乃止 可畏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胡得 人之為言胡得焉 背憎 噂沓背憎 內讒 狐突謂申生曰雖盡外敵猶有內讒 弘多 讒罔弘多音不堪暨 並進 讒諂並進 以遠 官謗 孔甘 盜言孔甘 亂階 職為亂階 讒口 讒慝之口 流言 聞流言而不信 敗言 為讒 屏耳目 費無極楚之讒人也屏楚王之耳目使不明也 投豺虎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中山之謗 史甘茂曰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也 薏苡之謗 漢書馬援從南方歸載薏苡及援死得罪人皆謂言前所載者皆明珠文犀 去以久毀 史記上名季布至無所受令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云云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召君 一愛以自危 智者除讒以自安子常受讒以自危子常懷瓦字 執朴分謗 左傳宋築城謳曰澤

門之皙實興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也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扶其不勉者乃止傳言子罕罕能分謗也 狗囚分謗 又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救之至則已斬矣郤子使速以狗曰吾以為分謗也 讒說殄行 讒言能絕君子之行 偽言惑志 緝緝翩翩 謀欲譖人 捷捷幡幡 謀欲譖言 服讒 蒐慝 厚誣 靖譖 搶謗 興謗 小人在側 君子信讒 惑蠱君臣 交亂謗國 驕人好好 吠犬狺狺 巧言如簧 讒諛得志 小人在位讒口囂囂 君子退身憂心悄悄

增 建德信讒 唐書曰竇建德帳下大將王伏寶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大聲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言自刺左右手乎 唐次辨謗 彙苑竇參數為唐次及參敗出次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皋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諭韋皋罷之次身在遠方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

賢士罹殘毀被放斥至殺其身君且不悟者因采集其事為辯謗略三篇上之 勿令害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帝疾甚召日與褚遂良曰我有天下皆長孫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 不願知也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也 白璧眾求瑕 素絲易成汙 韋應物詩 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 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 彙苑楊文億公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謝啓云云 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 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 巷伯有豺獸之慨 蘇公興飄風之刺 紀纂淵海 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 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笞婦翁 劉賓客傷讒論

黜辱一

【原】食莝豆 在泥塗 范雎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使黥徒夾而馬飼之 年老辱在泥塗 為榮 知足 史記呂起困辱為榮老子知足不辱 【增】相比癡物 辱無撓辭 唐書有假鑒夫於盧程者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唐以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案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痴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 唐紀蔡廷玉勸朱泚入朝泚怒縛廷玉辱之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汝不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

黜辱二

【原】出胯下 韓信被淮陰少年辱之俛而出之胯下 盟城下 城下之盟恥辱之事 激之 史記蘇秦貴達張儀詣之秦坐之堂下以食僕妾之食曰張君吾才不及而未達故取辱以激之儀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資儀不使言之儀達方知曰為我謝蘇君 靳之 左傳宋南宮長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我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疾之遂弒公注戲而相愧曰靳 大辱 辱莫大焉 多辱 莊子壽則多辱 廷辱 恥辱 【增】貽駭省吏 唐書令狐綯為裴坦為知制誥而裴休堅持不可坦得為舍人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焉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 凌辱行周 五代史杜重威反于鄴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詰之以慕容彥超為副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

威虐一

【原】播毒 罹凶 書播戎毒于遠邇注戎大也罹其凶害 俗弊 政荒 暴政刑濫俗弊民散 【增】廁中人彘 盤上宮裝 史記呂太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曰人彘 崔鴻十六國春秋云石虎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首示

之 思綰吞膽 盜跖膾肝 通鑑趙思綰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可以無敵 莊子盜跖膾人肝而餔之 五年徒 三升艾 宋書宋越御眾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元謨元謨尚可宋越殺我 隋崔恒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寧炙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威虐二

【原】糾暴 周禮以圖刑糾暴 報虐 報虐以威注言誅其虐 土芥 唯戮是聞以人為土芥 塗炭 生靈 滅德 作威 依勢 作威 瘧國 忍人瘧國 賊賢 害人 樂殺 是樂殺人 暴內 內閫中刑也 北風 刺虐也注衛國並為威虐 猛虎 苛政猛於虎 殘害 殘害於兩百姓 數虐 數虐於百姓 戮不辜 盛戮之不辜 尅厥愛 威 暴政 淫刑 結怨於人

將戕於子 謂暴無傷 其虐滋甚 剝喪元良 賊虐諫輔 殺戮無辜 亂罰無罪 怨毒之氣 慘烈之桀 虐使其民 【增】用法益刻 通鑑張湯趙禹共定諸律令用法益刻 任勢立威 又翟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任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者多 焚炙忠良 刳剔孕婦 斮脛剖心 書 剝面鑿眼 吳志孫皓剝人之面鑿人之眼

妖訛一

【原】亂常 辨惑 述良知邪知防執謀 人所忌 國有恐 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國時有恐以妖訛相驚 【增】猿母鬼 金頭王 五行志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詭言有猿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家見鬼眼光然如燈獄民益恐懼 秉苑李匡威留深

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 牲牢受

獻 蛇虎導軍 棗苑董昌託神以誑衆始立生祠刻香木為軀內金玉紈素為肺腑冕而坐妻瑩侍別帳百倡鼓吹于前屬兵列護于門所屬州縣為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享我者我心醉又詳李昶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李昶為河北道按察使李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

妖訛二

原 造言之刑 亂民之刑 周禮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造言造作訛言惑衆也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譸張為幻 譸張作詐以為幻惑 熒惑於人 言惑亂經管 妖由人興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咎將誰執 動以浮言 而胥動以浮言恐沉於衆 衆寧不惑 執左道以亂政 左道巫蠱、假鬼神以疑衆 時日卜筮疑衆殺 惑蠱 虛詭 驚俗 變風 他能 自咎 无妄 憑虛 宜遵國禁 俾無世迷 崇飾訛言 肆行幻術、去邪勿疑 除惡務本 既叶前言 則非左道 姦之大者 法可逃乎 行非正法 思豈無邪 不得中行 寧非左道 政先去惑 人貴知常 思匪無邪 動必有悔 謀則不臧 言非無罪 辭雖微於捕影 罪難逭於麗刑 苟於衆而可疑 雖非妖而必禁 左道雖則非妖 於人且為無益 僞言難信何必徵辭 聲俗易驚宜所知禁 去邪除惡宜絕本根

作僞飾辭勿聽枝葉 增 妄言惑衆 景苑崔義元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貞自言仙去鄉鄰詰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言碩貞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 訛言興兵 又聞元末每內無事訛言兵興衣冠潛為避世計

咒詛一

原 有損 何益 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勝億兆人之詛者鄭莊公使卒出猳行出雞犬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口咒 一國詛 勵口咒誑言怨上也 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咒亂之本也 詛爾 咒我 詩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咒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咒詛二

原 夫婦皆詛 傳 億兆之詛 見上

叛亂一

原 從凶 闒茸 惠迪吉從逆凶 茸惡彰聞 戎毒 大憝 注戎大憝也 亦惡也 渠魁 巨猾 賊帥也 吠堯 干國 史記夫跖之犬可使吠堯堯非不仁犬吠非其主也 干國之紀 稱亂 阻兵 稱舉也 阻兵安忍

叛亂二

增 無君 有無君之心 不臣 臣而不臣 逸德 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反德 人反德為亂 傲擾 傲始也擾亂也 獨亂 文子曰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 無育元兇 自厎 自厎不類善也 禍心 包藏禍心 亂心 天下所惡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神之所惡 有臣不順神之所惡 諸侯之亂 虞有三苗

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皆諸侯之亂者 社稷之患 不式王命 不
帥天常天以常亂 恭閒王室恭奉也 剥亂天下 反易天
明 侵敗王略不臣也 侵弄山器 毒痛生民 毒流
天下 腥聞於上 脅君亂國 壞法亂紀 賊臣閒
〔對〕姦臣竊命

寇賊一 勇伐 劫質附

〔原〕聚萑蒲 好草竊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蒲之澤于太叔興兵以攻書殺人好草
竊姦宄草竊草野中竊盜也 名娥 號米後漢黃巾賊亦名娥賊又張陵造作符書受
其道者出五斗米謂之米賊 蜂蠆 鼠狗蜂蠆之毒鼠竊狗盜 黃巾 綠
林 〔增〕白騎 赭衣袁苑賊名黑山賊號白騎賣山王言赭衣半道塞盈滿
人部

山 無賴 難當 好賊 上將隋唐嘉話英公自言我年十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爲大將行兵以殺人也
廣駭 雉伏黃巢秦宗權違破東都圍陳州自關中蒲青者南辭荊郢北亘衛首皆麕駭雉伏至千里無舍
〔原〕剪伐汚宮 封觀禮曰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家無赦殺其人壞其室
汚其宮而豬焉有常無赦殺殄元兇乃封京觀 伏威 用重伏者鐵之威刑剝圍用
重典 舌擊 氣吞晉朱伺讓拒賊計揚琨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將軍以舌擊賊朱伺
伺以力耳氣吞逆賊 〔增〕躬詣賊營、道無寇跡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
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惡張綱奏綱爲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徑詣賊營賊見綱誠信皆降爲業
苑田仁會遷勝州都督境有風賊依山剽掠行人仁會發騎捕格悉以平之由是城門夜開而道無寇跡矣
〔原〕劫質 執大將、劫少子魏夏侯惇字元讓與呂布戰布將偽降因共執惇責

以寶貨惇將韓浩乃勒兵營門遣諸惇所叱持劫者曰
汝教劫大將復望生邪吾受命討汝寧以一將軍縱爾
乎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但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
怖斬之惇亦免 後漢喬元字公祖還太尉以疾罷就
醫里舍元小子十歲獨遊門次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
登樓求貨元不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
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子亦死元
乃詣闕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開長姦之路自此
遂絶

寇賊二 勇伐 要君 劫質附

〔原〕攻劫書寇賊姦宄注攻劫曰寇殺人曰賊 寇攘書凡人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越也言殺人以求貨 完聚誓賊完聚 保聚 感悔漢書婁胜兄弟爲盜掠奪衣物
部中怪問其不言盜賊感悔就舍叩頭乞還所掠贓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自新自改行自新
白頭賊陶侃擊杜弢弢將王貢侃遣謂曰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降 赤
人部

眉賊 薦食上國傳吳爲封豕長定以薦食上國 探丸長安漢書尹賞
字子心守長安令閭里少年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
薄暮剽劫 壯朱暉志後漢書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劍向前曰財物可得諸母衣不可得
今日朱暉死無遺賊壯其志遂捨之 還載封物戴封字平仲遇盜悉被掠奪唯餘七縑賊不知
疾追以與之賊曰賢人也遂盡還之 狃於姦宄 罔不寇賊書 鴟義
姦宄 敓攘矯虔 彊者脅弱 衆者暴寡 在外爲
姦 人多相掠 〔增〕毒痡文選諭亂賊也、 致寇易負且乘致寇至
斬木爲兵 揭竿爲旗賈誼過秦論 白波起兵黃巾餘黨郭太起於
西河白波谷因號白波賊 黃巢僭號通鑑黃巢聚衆數千以應王仙芝將寇河南十五州天下
震動即僭位號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追巢敗之

父老請獲麥 家語宓子賤爲單父宰齊攻魯父老請曰麥熟請放民皆使出獲于賊不聽曰若使 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

赤子盜弄兵 通鑑漢宣帝時勃海多盜起龔遂爲太守對曰海瀕不治聖化民多饑寒而吏不恤使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耳

勇伐帝壯其志 唐書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崔鉉聞之大募兵屯江相邀賊歸路賊懼吏驗籍自淮而北帝壯其志

賊避其鋒 彙苑崔光遠爲京兆尹會賊竄剽略涇陽椎牛呼飲光遠知之率兵夜趨其所鼓譟而進賊辭不能敵斬其徒二千得馬千俘一首長以寇自是賊常避其鋒數

自記平賊 唐書貞元時裴胄爲湖東觀察使一賊爲亂陷州縣書引州兵敗論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

奉詔討賊 又德宗初湖南判賊王國良驚劫州縣不可制詔獨孤宣撫播且言奉詔討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勇定之帝曰書

克殄大盜 又李晟因帝至自梁乃以戎服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曰克殄大盜廟朝安復

盡得所亡 彙苑張萬福攝舒廬壽三州團練使時送租賦至潁爲盜

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屈突持重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鬬志屈突通每戰必持重有小勝

崔郾追蹤 彙苑崔郾攻岳鄂等觀察使岳鄂常苦兵盜賊竊行郾修治塢伏驅追窮蹤上下千里歲中悉平

干誅 干先王之誅

致誅 天人致誅

式遏 詩式遏寇虐

能辨 司貴樟欒鎧軍家敏請肆圖基見日

無遺育 無傒斂曰誅君耳必能禁賊 書其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

注易種謂生種類也

必自斃 傳多行不義必自斃

殲渠魁 書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染汚俗咸與惟新胤征羲和之辭

誅盈貫 書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遏亂略 詰誅暴慢以遏亂略

取凶殘 取彼凶殘

災厥身 以災於厥身

延平人 害先作亂延於平人注言延及平善之人

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

無俾易種 詳上

乘王怒，行天罰 咎既自貽 罪亦盈貫 棄屍京觀 懸首藁街、敢逃刑命 肆諸市朝 將出凶於梟獍 宜致伐於鯨鯢 無縱滋蔓之草 以奔漏網之鯨 既不化於皇風 宜致誅於赤族 既包無君之心 難赦不赦之罪 當正無赦之刑 以懲莫大之罪 庶自及於遄迭 難加誅於比屋 宜絕惡於根本 難聽辭於枝葉，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咸克商奄而周道著

要君求後於魯 子曰臧文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防邑要君

投璧於河 左傳子犯投璧於河文公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無君 又君子謂宋華督有無君之心

違君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劫質出母示苞 後漢書趙苞字威豪爲遼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路

到爲鮮卑寇鈔劫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苞涕泣謂母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不得顧而私恩毀而忠節母又曰昔王陵云云爾其以殺苞即破賊母妻皆死苞殯葬畢帝策第封侯既而曰食祿避難非忠殺母全義非孝將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死

使書報形 漢書邳彤字偉君從征後王郎所置信都守捕形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報形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形泣報曰吾君不得顧家會郎敗家屬得免者

執忠妻子 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開城內郎兵執太守及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爲校尉忠殺之諸將曰家屬在人手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不誅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家屬亦全

執奮妻子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爲武都丞賊隗茂等攻郡守奮追急乃執奮妻子奮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遂擒賊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

執宿衛臣 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懼出戶叩頭廣漢使獄吏厚遇之

竊盜一 疑枉 實用 擒捉 弊伏 掩藏 附

原 盜有道 殺無罪 盜亦有道也跖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 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無故入人家牽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憎主人 待暴客 盜憎主人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相翔 多有 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之注云相翔猶徘徊伺間為盜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充斥 公行 言多也盜賊公行

增 作詩贈賊 以信待人 詩話 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豪首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唐書呂元膺釋囚歸之而戒還期吏曰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違我如期而至由是羣盜感愧悉避去

原 疑枉 盜璧 疑金 楚相亡璧疑張儀笞數百不服 直不疑為郎同舍郎失金意不疑盜金不疑買金償之後知非亡金者大慚

拾塵 持絝 飯曰炊中有埃墨入飯中回乃拾之孔子疑之 陳重字景公同舍郎告歸誤持郎絝去主疑重重默然不申說市絝還之後歸者還絝其事乃顯

君子防 宋人疑 古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實用 賞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與定交 荀子曰其行與盜無異然其為人也賢人之交 唐書張鷟為京兆尹長安多盜鷟召其長數人貫其罪使各引其黨 ……

擒 提 諸衣 綵疑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召偷長數人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有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

鳴鼓 察眉 漢書長安盜賊多為京兆尹以鳴鼓察賊 列子晉有郤雍者能視盜之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 文子曰郤雍能視盜而不能使盜無盜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殺之

越逐 誤收

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晉周訪字士達時有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千人皆走而歸于帝帝不罪之

盡執 先知 書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 注 焦贛字延壽補小黃門以伺候先知姦罪盜不得發室行也

弊伏 逃弊 緩追 竭作 穀梁傳緩追逸賊 周禮惟田與追胥竭作

伏隱 晉以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傳盜賊伏隱

不為 無有 使民不為盜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掩藏 沈命 變名 漢王溫舒等酷虐而人輕化法盜賊羣起以是沈命皆藏匿命逃亡也 晉高陽王睦招誘逋亡變姓名者七百餘戶為縣係

隱死 藏亡 百家之邑可以隱死、湖陽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到門

竊盜二

原 竊財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竊賄 竊賄為盜 小人勇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小人約 小人貧斯約約斯盜也

揭篋 擔囊 莊子將為揭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

穿宇 踰垣 穿宇善為盜穿窬之盜 齊國氏大富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

竊藏 以逃 入界不殺 傳竊藏以逃 晉侯以之為太守他盜五人入界不殺之 嚴刑罷 ……

外盜 吾盜 貪冒之人 穿窬之盜 既貪財以肆心 大盜 小盜 漢書 ……

乃行險以寒念 蓄行險之心 窮斯濫矣 遇慢藏之 禍擭則取之

增 慢藏誨盜 易 草竊為奸 書草竊姦宄

草野竊盜以爲奸也

盜不進 又時有盜夜劫竇建德之家建德立戶下窺盜入擊殺三人餘盜不敢進請其死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繫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又復殺數人

我來也 西湖志昔杭城有一猾賊每盜人家物去必用粉書其門曰我來也一至其所患之者多官府莫能論捕一日忽于偵卒獲之下獄賊在獄久厚結納獄卒每教獄卒某處埋有金寶若干卒如其言果獲遂將金市酒內與之酣飲語之曰今夕少寬昏時與子出獄五鼓便歸決不相累卒聞言得然但受其賊不當阻也只得寬緣之送詢禱而出徧城復被盜其門各書曰我來也至五鼓果回獄中卒見賊歸大喜賊曰我生矣明日有司以聞刺史曰我來也尚在何將此人抵死遂加以犯夜之罪釋之以是知猾賊之智之狡也

伏不閉戶 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注謂無盜也 不拾遺 子產相鄭路不拾遺 萑

蒲久靜 桴鼓不鳴 四封而詰 十里以達 不歸

死於司敗 宜勿佚於追胥 貞固曾賞庶其暫成充

斥 旋見晉用士會終致奔逃 掩藏 淵藪 逋逃主萃淵藪

囊橐 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王姬及同族劉調等通為囊橐主容止盜賊若黨橐盜

捬 亡抵 後漢書張儉逃亡抵孔融兄褒褒不在融舍之州郡并收褒融二子爭死竟坐褒罪

賴用 傳毀則為賊掩盜為藏賴姦之用有常無赦 荒閱 文王之法有亡荒閱閱蒐也荒大也

亡逃罪而隱者 無留 傳云盜有所在無留匿 惠姦 疾惡 隱賊 少皞氏有不才

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惡 隱慝 慝惡也 蒐慝 藏惡 隱器 楚文王作僕區之法

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 竄身 四封詰 季孫謂臧武仲曰我有四封而詰盜何故不可

一飯坐 漢詔捕辛興興與薛宣女婿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實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庇人

取地 傳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摘伏舍慝 季布 濟難 長寇 私

匿 獲全 甲非歸死 乙則保奸 惡既相濟 罪

亦惟均 入懷之鳥 漏網之鯨 救難雖容於投足

疾惡終昧於剛腸 季布獲全於朱家 元節匿死

於孔氏 窮猿奔林遇者則止 走鹿赴險急何能擇

救其患難誠為好仁 匿乃姦回則非嫉惡 疑枉

妄意 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事曰惡吏負職妄意良人 猜禍 王溫舒為中尉召猜禍吏與從

事注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之 厚誣 薄訴 狗盜 狐疑 瓜李

可疑 淄澠難別 似是而非 研覈是非 賞用取

盜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所與遊辟也 賞盜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

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其次皁隸與馬其小者衣

裳飾帶是賞盜也而去之其或難焉 遺布二疋 後漢書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有盜入其家伏

梁上寔覺之名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

貧耳遺布二疋而遣之 遺布一端 魏志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經今王彥

方知烈聞遣布一端以獎之後有遺劍於路有一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 請敎理道

無啟倖門 既捨而罪 乃廿諸公 唯善所在 雖

盜何傷 惟賢是求 雖盜必舉 棄瑕錄用 補過

責功 行其權道 開以倖門 寇所由興 法不可

禁 若容已露之姦 恐誘將來之盜 作姦者如可

舉 為善者無乃疑 所宜權以救世 不可垂以訓

人 若貸前定之法 是誘後來之姦 聞仲弓之誠

子亦既自新 遇管氏之知人由斯入用 見小善而
必求才難苟得 踰大防而不禁敝將若何 人之縱
欲大爲防而猶踰 法以止姦小不忍而恐亂 晝伏
夜動始見穿窬之心 今是昨非旋聞砥礪之節 【捕】
提設三科 後漢書虞詡設三科募壯士攻劫爲上傷人偷盜爲次不事家業爲下悉其罪使入賊誘
令劫掠以伏兵待之 比三輔 漢書張敞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者顯比三輔尤異以勸善上許之
發主名 又張敞爲剌史以耳目發起盜賊主名區處 怒殺盜 後漢書張酺爲東郡
吏有殺盜者酺按之以爲長吏受賊從不至死而盜徒皆饑寒何窮其法乎 如追逃 逐寇如追
迯 比追胥 周禮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胥司捕寇者 把重罪 王溫舒爲平都尉擇
敢往吏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部有迴避夷之 執有罪 執其有罪 延耆老致

寇 定襄大姓殺吏拜班伯爲太守乃延耆老日爲供具書老知首豪懷恩醉酒具言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
捕旬日盡得之 募壯士誘賊 出柙之兕 漏網之鯨

雜盜一

【原】東陽西鄙 國語子木曰貴東陽之盜使殺掀畢也傳欒盈過周之西鄙掠之注云劫財
物也 狐裘 駿馬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白裘獻秦后遂免難秦穆公有駿
馬爲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揚羣盜酒飲 侃柳 恭禾 晉陶侃字
士行爲荊州牧性聰敏尉夏施盜官柳植于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懼謝罪
孛于苷字孟孫宋有山田果樹有偷恭禾者苷見恐其愧遂伏草中盜去乃起去 讓竊馬
證攘羊 孔嵩被竊馬賊自讓曰孔嵩善士豈宜盜竊遂送馬謝之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增】
光火 盜蔥 馬元常徙眉州剌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家盡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

新脫相率脫甲面縛請罪景苑張允濟仕隋爲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蔥問故曰第還舍脫有盜當
告令姥謝歸餞大亡蔥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雜盜二

【原】斫樹 范喬字伯孫臘夕邑人斫其樹人告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喬諭之曰節日取柴與父母歡娛
何愧之有 刈稻 孫暮字文度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見而避之去后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莫
敢犯者 踰垣 書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 登廚 語林曰王子敬臥齋中偷人取物臥
不動偷復登榻子敬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羣盜驚走 池魚 世說王承爲東海小吏盜池魚獲之
承曰文王之園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乃釋之 園瓜 桑虞字子深以至孝稱園中瓜熟有人踰垣盜
之虞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乃負瓜出知虞除之乃送所盜瓜請罪仍以與之 不死藥
姮娥竊羿不死藥食之飛入月中 強弩絃 春秋決獄曰甲爲武庫卒盜強弩絃一時與弩異處

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門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堅懷郭弦軸異處盡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
不入與無錢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賊直百錢者當坐棄市 一呼俱殞 晉蔡齋譬如雷震有二盜
入其室香撫林一呼二盜俱殞 百錢當坐 詳上 揭貫入司兵 司厲掌盜賊之
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貫而揭之入於司兵 失布由令尹 楚江乙母失布以盜由令
尹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釋教部一 釋教一

釋教一

增 前漢書曰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思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原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國中圖畫形像焉 增 又曰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

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梁書曰高祖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 又曰郭祖深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事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本勤末置近效遠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道又僧尼皆不入籍貫天下戶口幾亡其半竊俗傷法實由于此恐將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無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

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元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北史魏傳曰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 通鑑隋紀曰隋初民間佛書多于五經數十百倍 唐書曰傅奕上書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巨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

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五代史云周世宗時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帝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眞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　程史云司馬溫公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又云王荊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黃梅曹溪馬祖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又曰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常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眾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

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獘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獘獘迹也道歲也道則一耳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為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孰正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聖人乎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迄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朱文公語錄云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雖好之然都不曉其說至晉宋間其教漸盛廣大自勝幻妄寂滅自齊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遁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梁普通間達磨東來武帝惟從事因果尚不曉其說達磨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一切掃蕩不立文字不用苦行又翻出許多窠臼勦除知解說出禪旨高妙於義學直指悟理而始者禍福報

應之機深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　遼史云謝蒲離不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潜心佛理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擾餘無知者

釋教二

原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增晋書曰鳩摩羅什姚王以伎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原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

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孔叢子云昔西域國苑中有柰樹生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佛爲伽藍故曰王柰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眞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耶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晋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内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淨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

冬末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槨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燮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

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增 涅槃經云降維
衛國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波羅奈即鹿野苑之
境說最初說四諦處也 釋典云佛在祇樹給孤獨園 經律異
相云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
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
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
凡千三百區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潛確類書世尊曾
在鹿野苑中爲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迦藍名雞園
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野火即雞頭
摩寺 西域記云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

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乎衆典或別釋於一經分照乎
四方俱破於羣醫 伽藍記云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
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漉泥量之不定或
長或短佛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口婆樓
又云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
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
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剥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
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覩其脂
色肥膩若新 又云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
東南有太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以杖鞭

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
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姑之處石上毛尾
爪跡今悉炳然 西溪叢語云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
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王願開
盲瞑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
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
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儒書雜記云人以大覺
爲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
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釋教三

原 慧劒 戒珠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法華經精進修行戒猶如護明珠 法
社 構園遠公與十八賢結白蓮社梁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遊匡
山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 楚王
贖罪 梁帝捨身楚王英信佛道請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法教有
何嫌疑而贖其罪令還縑以助伊蒲饌注桑門之盛饌也梁高祖崇信佛教於建業起同泰寺自以其身施
同泰寺爲奴朝廷共斂珍贖之有事佛精舍者稱如菩薩之號其上書皆云皇帝菩薩 度門
覺路 慧雲 甘露 攝心 脫屣 執迷 回向
慧業 塵勞 拔有漏之身 超無量之劫 開善誘
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爲教文 以禪定爲眞

守、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宅之焚燒　旣無傷於國經　且有補於王化　立三世之緣　觀感流俗　設百法之要　誘拔浮生

增　見性　忘心 要覺云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之機也達磨觀此土機緣繁衷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執文滯相也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者明其頓了無生也黄蘖示要論云一念離眞皆爲妄想一念計生死即落者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

眞如、大覺 馬師云眞如有變易豈不聞有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賊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眞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懷素詩云醉裏得眞如劉禹錫詩云心會眞如不讀經眞如謂禪理也佛妙道上有元曰大覺曰妙覺又有五覺衆生覺聲聞覺三乘覺菩薩覺佛覺山堂肆考

超九劫　消三幡 初學記云始出四門終超九劫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游儀門努力門一迴向門文選云清一無于一幡古三幡鍊珠消令爲一同歸于無也三幡色一也空二也觀三也

無量心　不住法 慈悲喜捨是四無量心拔與樂益是慈相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見衆平等是捨相金剛經若菩提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昭見種種色

禪枝　心樹 庾信安昌寺碑禪枝四靜慧寶三明杜子美遊修覺寺詩禪枝宿衆鳥佛教若生心樹然驗結因芽

毒龍　狂象　愛馬　心猿 唐詩毒龍蟄兮林然狂象奔兮沉宿皆佛家所有事也藝文云三猶桂愛馬六念靜心猿佛言除慾累也

忍草靈花　心香意葉 唐詩晨行蹈忍草夜誦得靈花佛言聽舒意葉室度心香

意樹　心蓮 唐詩云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愛河　慾網 山堂肆考佛言善度愛河能囊慾網

覺路　迷川 佛經以黄金爲繩以界入道故李白歸山寄孟浩然詩云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

釋教四

原　五翳　五淨 翳日月爲煙雲塵霧垢所翳清淨有五

象法之教　報應之緣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注云作金人以爲天人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後漢書曰佛道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者皆有報應故以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緣而不已以至無生故得佛也

大雨之潤　慈雲之蔭 大雨霈衆生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苦空　貪著　煩惱　解脫　道濟眞俗　理苞聖愚　開悟愚蒙　拯濟沈溺　大雲之教　甘露之法

增　離相 王氏彙苑如來生于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終歸于空

慈室 法華經慈悲爲室和柔忍辱爲度

彼岸 梵經波羅蜜多此言到彼岸也謂衆生輪是作業之地如在海中到彼岸也

法要 傳燈錄云法要有三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入萬四千法門遊爲用也

六通 王氏彙苑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

三緣 古禪師語錄一爲了自己身輪迴生死二爲紹隆三寶三爲六道四生皆爲解脫

解脫 傳燈錄云觀四微上下不見身不見心乃心離名字身等定界法因夢幻無得無礙然後謂之解脫

清淨 劉禹錫記云味清演者即清淨以觀空

宗教 宗鏡錄云融會宗教之旨

神妙 讚德與云神妙獨立不與物俱

聲聞 王氏彙苑因聲得教謂之聲聞

無生篇 無生篇釋典也文選云慢以無生之篇

無生觀 山堂肆考無生觀佛境也又曰無生瓣試辯有爲龍聊作無生觀

三塗六道 山堂肆考三塗一曰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曰憂慾門中尸道地塗界三曰食慾門下尸道人塗界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傳奕曰僞經三塗謬張六道三塗亦曰三惡

三明六入 文選云氣茂三明情超六入三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六入爲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

原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旣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詩曰玉粹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淳元化闡希微寂理孚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眞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騁長原倒見望遥坰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緑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惱逼渴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還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受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已極滄流去無邊屓蛤生異氣闥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元又元　又夢詩曰甘寢䏲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眞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

名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氷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屢遭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旣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鉤非關顧兎没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迴參差連峰鬱相拒遠聞如向咏遥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惑顛倒輩徒迷應縛侶慈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眞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晝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輿眼入俱持動感心息形影方正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譬璧璫

仁壽舍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乇有何開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囿法侶盛天園俱消五道縛
共蕩四生冤三循祛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豔地
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
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
籠樊　又侍講詩曰物善遲深慈監撫宜王事英邁八
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
空非色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辯洞鑒
資我皇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絶句詩曰光中辨垂帶

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元帝和劉尚
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鑒舟航動睿情法王惟
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
覩緹幔卷南榮　昭明太子元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
庶攸信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
曰輪動文學乘笳鳴賓從靜暾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
精理既已詳元言亦兼逞　東齋聽講詩曰庶茲祛八
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饗甘露旨
方欲書諸紳　又叅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
啓羣目寶鐸且叅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徵祛二

鼠蹙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又同泰僧正講詩曰
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絶有際雜照歸無名若
人聆至寂寄說表眞實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
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披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
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
轡暫使塵勞輕　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
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變見絶言象端異
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
價珠　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
衢道難闢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

既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
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轄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
講詩曰妙輪轂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爲誰演得一標
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
襟　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
攀馬出王田傳鑾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
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笳劒儼將旋　劉孝儀和昭明
太子鍾山解講詩曰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
遊盛終爲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鷲啓四門夜氣清簫
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驂

遲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
道訪眞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弦繁輕生逢遇謬並作
輩龍鵠　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
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邀誠銷五
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周庾信詠闡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烟聚成塔花雨積爲臺空
心論物性眞氣辯仙才【增】唐武三思秋日於天中寺
尋復理上人詩曰妙域三時殿香巖七淨宮金繩先界
道玉柄即談空醉棧知何極傳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

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慜遣眞
俗兩緣同摘葉疑焚翠投花若散紅網珠遙映日簷鐸
近吟風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葱願隨方便力長冀釋
塵籠　岑參晚過石盤寺禮鄭和尚詩曰暫詣高僧話
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鑪頂上巢新鶴衣
中帶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棹且踟蹰　耿湋詣順公問
道詩曰此身知是妄遠遠詣支公何法住持後能逃生
死中秋苔經古徑蘚葉滿疎叢方便如開誘南宗與北
宗　李商隱題僧壁詩曰捨生求道有前蹤乞腦剜身
結願重大法便應欺粟顆小來兼可隱鍼鋒蚌胎未滿

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眞實語三生同聽
一樓鐘　釋皎然聽素法師講法華經詩曰法子出西
秦名齊七道人纔敷藥草義便見雪山春護講龍來遠
聞經鶴下頻應機如一雨誰不滌心塵　賈島內道場
僧弘紹詩曰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迴夜閑同像寂晝
定爲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
院中苔　羅鄴冬日廟中書事呈棲白上人詩曰日高
荒廟掩雙扉杉逕無人鳥雀悲昨日江潮起歸思滿窻
風雨覺來時何堪身計長如此閑盡爐灰却自疑賴有
碧雲吟句客禪餘相訪說新詩　宋徐璣宿寺詩曰古

木山邊寺深松逕底風獨吟侵夜半清坐雜禪中殿淨
燈光小經殘磬韻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原】頌　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
業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
海難沂參珉見璧辯礫知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
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貧意造事假
言筌利名相倚榮辱兹纏燕驥匪躅銅錯徒鑴惑端風
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謐禪
逕閑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焉處脫落何營長揖

有結永寘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費不染被褐
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舄四民亦爲之三界豈
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利拘頫流捨智貫榛路坦夷
攫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
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繇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
寄輕舟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
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
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
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
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骼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溝之念有
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乙之壇嵩山寘奉高之邑碣石
刻羨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
已篤而爲論彌有未能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
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躡不生之岸驅
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
草靡　又元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

岸理恆祇園于時歲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
玉管鳥弄鳴于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波水穿流逵山寫
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元機入道密宇
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增唐王勃梓州
白鶴寺頌曰睿塗崗藹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裁地闕
法王利見香城鬱發鴈塔杳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
漢遺居禪扃共往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
牢落榛莽丘墟有聖聿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
雨日觀龍驤烟壇鶴舉肇開嘉號重光淨土猗與上士
道場眞政物觀成章子來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

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披郭複岫縈樓攢峰
跨閣月低瓊鏡星連寶鐸彩鳳將飛蟠虹未落森沉桂
宇肅穆筠壇花明柳砌葉暗木欄溪留夏雪澗咽秋湍
山虛梵冷谷靜鍾寒法衆爰依禪徒戾止望風三蜀征
塵千里頓首元墀歸心翠戾業超有色功齊無始偉哉
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爲樂般若爲
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又靈瑞寺浮圖頌曰大塊甄
陶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干霄鳳峙風雪萬邑岡巒千里
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刹元嶺圖基丹嶠層棟崢嶸重
簷窅窱有隋秦曆重明攺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

除舊華切爲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
隣爭開淨施競植靈因控險裁標循危列構巖烟接廡
風雲對霤鐸運星衢璫懸月寶紫軒霧合丹梁霞透暮
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
雁聚流睇寫懷魂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
麗遠覽長圖賞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
原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眞一
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
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
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寂君子識根本安

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恒　又影響合贊曰
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聲
有靡不然味莫乎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陳
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
縈空雜霧散迴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花贊曰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資
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光
遍花臺烟抽細燄燼落輕灰珠慙色並月恥光來一明
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
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

生增呂溫藥師如來繡像贊曰地萬里兮天一極往
無由兮來不得解脫願兮慈悲力五色繡兮黃金飾澄
氛昏兮圓相開湛水月兮蓮花臺慈眼睠兮獷心迴死
別離兮生歸來海爲田兮劫爲灰身念念兮無窮哉
原銘陳江總鐘銘曰鳧氏之匠狃陽之銅圖彝鑄鏄刻
獸鐫蟲聲飛雪裏韻切昏中猗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
鷲嶺夜動龍宮冀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昭
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又鐘銘曰篆間鎔刻簴上雕
鐫聲齊法鼓響逸鳴犍舟移巨壑火壞初禪　又優塡
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睟雲

蟲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爲恭　增周庾信陝州
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銘曰舍衞之國祇洹之園三明
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辯爭論波提東度祇夜南
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鳥
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鵾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
臨砥柱東背轘轅河鳴陽硤山嚮蘇門翔禽歌囀流澗
絃喧度河餘歐移關舊村昔爲歌服今成塞垣城疑廣
武地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鐘鼙莒有兩圍原
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
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碑　宋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
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
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
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
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
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
在茲乎然爻繫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
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
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
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

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
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三室憑五行之軾
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
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
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
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
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
無物因斯而又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
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
者以違方為得一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

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于真際
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
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
被教肄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
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
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
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
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以為宅生者
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

中身殉肌膚于猛鷲班荊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
君諱覬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為崇基表剎立禪誦
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後有僧
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
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閒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為長
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
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

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透迤下臨無地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臒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資實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

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鐫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原〕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捻浮雲之路豈謂睖陽垂釣失雲夫水莊子懸竿吞鉤香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鶴逐兔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鶢鶋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林之雁更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革之宴 陳徐陵長干

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眞空深入於無為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為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況復纔居地轉咸懇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餐甘露況復安居自恣碩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迎留乞雞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

輩之類高廩羲羲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漚和含羅敎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狐术揚波猶厥稻粱永無饑乏加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軟趁類天廚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殿王未逢糜饘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驚嶺之鐘暘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增〕唐王勃益州緜竹縣武都山淨惠寺碑曰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岳五城羅海接崑閬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洲於巨闕造化之

所假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須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扆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牓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騖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遥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黄龍負圖著寳籍於經山紫鳳銜書𡨴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崩崖緑樹元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玦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㕑松

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寳媺崇閎閎閭當四會之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緜褫錦瀆下浸重巒玉阜銅陵旁分絶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横隱軫亭皋之勢頃以黄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鬬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為鋒鏑之場江漢横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其覆没法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天璽紫宸灰照皇階即叙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鵬斂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為軒階具美功窮望祲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

經寳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地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脱皇居而首出况乎山積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書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黄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合樹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拱相臨緑嶂斜烟雕簾間出豐隆曉震次複霤而懐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寳樹自起風烟九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遥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葉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風下東岑還栖舊

刹若乃尋曲岪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蓄吹臨絶逕而疏寒黛篠妨烟繞迴疆而結蔭春巖橘柚影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巷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寳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闍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緜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元經素論侍郎居八俊之英緑綬黄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遥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

證窮象載於初髫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
因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
願大拯沉黎揮覺劒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獨論
所破白馬盡於禺同攉斷所開黄牛至于嶓冢虔誠樂
土慭影茲峰適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
含星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烟湧座
龕龕忉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
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列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
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文道
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洎乎坐
忘遣照返寂歸眞城肆歘然若空山林蕭而無色豈直
巖枝泣血磵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碭
山杖劒綰鳳曆於雲臺春郊授鉞副龍圖於白水玉壘
三分之冑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綫丹
綾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脣岳瀆
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劒鍔直照胷襟楚澤珪璋潛周
履行詧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
縣仵徵可被閭鏡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
尚適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檝愛河昭暢無生之
業痛鷲林之殄瘁悲象敎之榛蕪爰命緝輿式光泉藪

武踐龍洞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瑶臺更討瀛洲之記
【原】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翻慧燭於昏塗灑
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
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
可以糟滓五書糠氣百氏升罩聃周筲竿尼旦所謂窺
七澤而狹漢汙登泰山而小天下　又法門頌啓曰伏
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寘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
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
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氓惜乎祇園
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遠大義如綴自不宜遊十地擁
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分覺四
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己則仁兼旦奭隨方
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
昭明太子謝勅齎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爆溼無變
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極
妙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慙其祥應
暘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
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綽啓不生羽翼無假神
通身升淨土高排閶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寶梯
比斯未重　又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

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
諸良史汙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塀昔處
仍構寶階落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
魯祠現璧固以推茲孝感亟此禎契將郭舍鄗其開金
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
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踰
封匣　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
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
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顧
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毀䨴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

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塤篪以
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針
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忭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
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
啓曰辭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
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
蓋鱗間羅散馥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琛翔舞
於風前高門洞落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
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

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絕
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為八喜之
侶菩提無上永俑千子之蹤　又臨終勤加篤信啓曰
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劒比
此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
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
善庶等哀鳴　又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
六書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辯莫不雕
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宙表
降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

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止水之安流受三達十號之
尊崇建四辯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
理俱存
原 表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
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
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田受
潤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增
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
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常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

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

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

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汚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

惶誠恐

【原】序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詩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訪古則王識居毫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沈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翻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蟄人壽飈遷以寸陰之短暮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化仁權跡四門既

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剎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實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苞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衷異卷分或辭異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精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增】唐太宗御製聖教序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知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

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元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

對凝心内境悲正法之淩遲栖慮元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眞開玆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閒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聖受眞教于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于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于西極注法

雨于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玆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原 書 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辯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玆彌闡豈止心燈夜爇亦乃意蕊晨飛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旁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經一

原 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在西陽門外明帝夢金人遣使向西域求得金像時以白馬馱經而來因以名寺於是教流中國始傳其經　法顯記曰佛生于殷末道成于周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河頭 增 白傳集云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

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眞相莫出于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便于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

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剝膚爲紙即滅如筆晝水晝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柳子厚文曰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　蘇東坡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進勝好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　曹溪碑云如來於彼國滅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傳其言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伽藍記云比丘曇謨精義學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經言草堂之傳眞教不是過也天竺沙門菩提流支來中土見而禮之稱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漢言與曇謨最善每誦其經論彈指讚歎爲胡書寫傳西域沙門皆東向遙禮號東方聖人　涅槃經曰是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　正言駿迦佛住南海濱入楞伽國摩羅耶山而說此經梵語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人方能到也阿跋多羅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寶或翻

無上謂此經法是無上寶天中記　清異錄云沙門愛英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續高僧傳云經卷雖小佛口所說

經二

增　晉書云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托意于佛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起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于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爲中書令善談玄篤奉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坐乃遷僧達　梁書曰張稷出爲青冀二州刺史而不得志嘗閑閤讀佛經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後周書曰梁蕭詧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以爲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

實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長由是答爲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慾信佛法及丁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不獲一鱗　北史續高僧報應記曰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爲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金剛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覺後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丞相高歡

表請免死勑寫其經廣布于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又云蕭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寘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枉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殿前猶宥瑀　唐書云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華嚴經令僧般若三藏與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于崇佛寺翻譯共成四十卷　又云貞觀十年沙門元奘法師至天竺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　又曰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嘗刺血寫佛經　元史曰寶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英宗時置大內香殿

經三

原 貝文 金字 貝葉之文梁武帝于元光殿坐獅子坐講金字經 馬馱 鴿入 上詳經一崔光常[illegible]講佛經有鴿入懷緣臂上肩久之道俗嗟異 受持 翻譯 陳徐孝克天監四年[illegible]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illegible]經二 四部無礙 三論盡通 梁書曰[illegible]泰寺設四部無礙大會 陳書曰[illegible]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迦葉撰文 曇花感夢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illegible]迦葉[illegible]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illegible] 南史竟陵王子良[illegible]武帝不豫子良[illegible]武帝爲齋夢見優曇鉢花[illegible]云云 增 貝葉 琅函 駱賓王詩云貝葉傳金口琅函秘典皆佛書也 白法 元言 白法元言皆禪學也[illegible]詩云白法調伏象元言問老龍 雕談 妙辯 雕談妙辯皆佛書也[illegible]書云雕[illegible]

談鋒與旨妙[illegible]教元律 梅子熟 蓮花香 [illegible]大梅[illegible]馬祖[illegible]即心是佛[illegible]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illegible]馬祖曰梅子熟也[illegible]有石[illegible]一童子[illegible]法華[illegible]不輟[illegible]蓮花自舌出[illegible]人誦法華經[illegible]以此[illegible]名其山[illegible] 入定影 上觀經影 初學記云[illegible]入定[illegible]杜詩云[illegible]白首重[illegible] 劉總幡 後主頓顙 [illegible]止觀經[illegible]佛經止[illegible]能捨[illegible]能離若[illegible]劉總[illegible]與沙門[illegible]定林寺[illegible]出家[illegible]南野史李後主信佛[illegible]與后僧[illegible]佛書[illegible]爲宮[illegible]誦

經四

原 大乘 洛陽伽藍記曰神龜四年十一月太后遣崇靈寺比丘慧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大品 陳後主在東宮令徐陵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 誦讀 孫義[illegible]寫[illegible]

吞永所得械其手足將殺之誦觀世音經至夜半門開械脫出于重禁中若有導者講難後魏高祖
集沙門講佛經令裴宣講難其有理諸高祖稱善四句之偈一藏康姚宗欲讀一藏經
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向西坐念一切空寂云道安明義高僧傳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
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惟敘大意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爲
起盡之義經義克明蓋自安始也慧斐手書梁劉慧斐在匡山手書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
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息蘭臺石室世說曰漢明帝遣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十二
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蘭臺石室定林經藏梁劉勰字彥和早孤好學家貧
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從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四諦之
義洛陽伽藍記曰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威人也志性聰敏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恒與沙門論義時
號爲元宗先生三車之教　三藏　九部
增佛頂經佛頂尊勝

經二千二百言圓覺經裴休有注華嚴經八十一卷李長者四十九論光
明經十有九品十二部尊經梵經張萇手寫金字梵經三有城
引言六公嚴論二有爲藏部一藏經姚萇欲讀一藏經張氏鍼血肅宗庶母
張氏帝不豫后鍼血寫佛書以識
經五

增碑唐李華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銘曰釋宮尊種
龍出扶持捨位成道爲天人師度微塵衆行甘露慈仁
消大怖辨洗蒙疑法本不滅今子得之隨方演教聿來
中國帝居承迎天花滿械懽喜園花惟聞薝蔔百千萬
億調服其心灌頂在即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

因以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閟式
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寂歸我淨因因明悟實　李
肇東林寺經藏碑銘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
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婆受之垂作則兮阿
曇之文演暢宗極茲務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
轄墨王公大人爲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於寶
藏何前劣兮崇崇形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
鑪峰之北靈壇之側系之迦陀金石刻兮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釋教部二 佛 菩薩 僧 戒律 禪定

佛一

原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　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煉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耳 增又曰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眞實二者權應眞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得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牟子曰佛者諡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

光故號爲佛也　翻譯大論云秦言知者漢言覺也僧肇曰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元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數之內而止無言之鄉非有而不可爲無非無而不可爲有寂寞虛曠物莫能測不知所以名故强謂之覺　又云夫佛垂化也道濟百靈法傳世也慈育萬有出則釋天前引入乃梵王後隨左輔大將由滅惡以成功右弼金剛用生善而爲德三乘賢聖既肅爾以歸投八部鬼神故森然而翊衛　廣弘明集曰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名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迹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效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天中記

佛二

增周書異記曰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

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敕鐫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林木傷折天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時佛涅槃也 【原】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佛地論曰姓釋迦號牟尼佛本相經曰牟尼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增】元妙内篇曰老子入關之西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下天上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教興焉 周書異記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妃摩耶氏夢天降金人遂有孕於四月八日太子生於右脇名悉達多年十九入檀特山修行證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號世尊於熙連河說大涅槃經以正法眼藏將金縷僧伽梨衣傳與弟子大迦葉為第一世祖行至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般涅槃在世教化四十九年是

為釋迦牟尼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築通天之臺以居之其高千仞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袪騰而上之及化人之宮意迷精喪既寤自失者三月化人曰吾與王神遊耳形奚動哉 本行經曰淨飯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太子足王驚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字天中天即佛第二小字也 【原】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撰述其教為十二部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於中夏 【增】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 又曰范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梁書曰武帝大弘佛教而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甘露降於慧義殿以為至德所感（太平御覽） 釋氏書

曰自釋迦世尊而下爲迦葉阿難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提達磨爲西天二十八祖一祖摩訶迦葉二祖阿難三祖商那和修四祖優波毱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加七祖婆須密八祖佛陀難提九祖伏馱密多十祖脇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羅十四祖龍樹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羅睺羅多十七祖僧伽難提十八祖迦那舍多十九祖鳩摩羅多二十祖闍夜多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那羅二十三祖鶴勒那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又曰梁武普通元年達磨來自西土爲初祖以至慧能爲六祖而衣鉢絶矣昔達磨以袈裟授慧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汝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遂説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初祖達磨圓覺禪師姓刹利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大祖禪師姓盧名神光三祖僧璨鏡智禪師四祖道信大醫禪師姓司馬五祖弘忍大滿禪師姓周六祖慧能大鑑禪師姓盧　禪宗六祖問荅曰達磨一隻履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徧界香二祖一隻臂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骨寒三祖一罪身覓之不可得本自無瑕類四祖一隻虎威雄鎮十方聲光動寰宇五祖一株松不圖標鏡智且要壯家風六祖一張碓踏著關捩子方知有與無　唐書曰憲宗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韓愈疏諫遂貶之

佛三

原 離相 斷言 法華經曰如來生於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終歸於空維摩經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 慈室 慧門 法華經曰慈悲爲室和柔忍辱爲度佛經曰通慧爲門以法爲室 龍步 鸞音 佛名經曰龍步佛新經曰鸞音佛 金乘 珠藏 佛名經曰金乘佛又曰珠口佛珠藏佛 露山 金海 華嚴經曰甘露山佛稱揚功德經曰火光界金海如來 寶洲 金界 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又曰金色境界佛 日月燈 旃檀佛 十方佛名經曰三萬億日月燈佛觀佛三昧經曰王百痏憎海佛 珠腋 金臂 觀佛三昧經曰相佛腋下相中懸生五珠如摩尼珠上通佛頂十住論曰佛臂長過膝如金闕 宇髮 輪齒 十住論曰佛髮色如墨鋒中有德宇安字偈也羅剎經曰如來盡上有千輦輪指 七滿 八平 十住論曰佛身七處滿謂兩手兩肩兩足頂項佛地經曰佛表裏八處平滿三峯腰齊如等色好 寶飾 珠裝 七寶之郎法顯記曰傳尼羅國主以金等身而轉佛像髮裝實珠有盜者以帶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佛不救衆生像俯首而與之後寺人擒盜盜言其事視像尚俯王重贖其珠而更裝之 即行 能飛 上詳帝二世譯年于曰漢明帝夢神人身有日光飛上殿前明日問群臣傅毅對曰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為其神也於是上悟 金精髮 珠火眉 大集經曰佛不以惡事加眾生故得髮色金精相瓔珞經曰佛者眾珠火 琉璃咽 珊瑚舌 三昧經曰咽喉如琉璃筒大智論曰佛舌相色如

增 珠澤毛 金花面 離垢施女經曰賢者阿難以偈歎曰內毛若間生芙澤猶眞珠
修行道經曰佛面光如金花 漢帝夢 何充佞 上詳能飛注何充執政崇信佛供
給沙門靡費巨萬不吝親友貧之無所施遺二時郗諂及
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釋氏謝萬曰二郗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 增 現足 化身 世尊入般涅槃一祖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
棺內現出雙足扱世尊如來瞿曇南無皆佛世言有
問風穴曰如何是佛穴曰今少雞頭馬卵婦曰婦佛世言音
化身按馬郎嘗見美婦青魚籃求爲婦婦曰以體不安
少安按兒來歲仍死忽有附來云此菩薩也以錫杖挑
骨而變去空 蜂臺 獅座 山堂肆考蜂臺佛誦經臺也唐詩也菊坐蜂臺獅子座即佛
座也 鉢衣 玉鏡 唐詩鉢衣千古佛藝文獅子座也運先座 玉鏡道茂全輪言佛法妙也 慈
雲 慧日 上詳釋教四 下詳釋教五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浸梵輪 唐梵翰佛鏡也
舍衛城 藝文毗城 佛國 毗耶城 建福 毗耶城也 恒沙 法界 山堂肆考恒沙佛教所施
釋教部

界謂佛法所施之地盡法界而空也 又佛法之妙境謂之元津 法
即世界也 龍音 螺
山堂肆考佛說法聲如雷吼故尊曰獅子吼謂佛所說
語上佛名寶光如青螺也 紺馬 火龍
藝文曰天琴夜下如紺馬大如龍 面壁 坐
又曰加花馨象若猶若龍佛像也 衆也
山傳燈錄初祖達磨往南天竺國舍衛國 梁武帝 問師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 師曰並無功德
三周以來 帝曰何以無功德 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帝曰如何是真功德 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此但上北上果於有寺南 帝問 因不如影隨形 雖有非實 功德 師曰 知時 帝不悟 師知機不契
回江北上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加趺坐
律師流支三藏與師論議傳法非得人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坐而逝
律宗第二祖 天子 覽可爲嵩山 與師不有害 究
而毒藥山堂肆考 南山律師 天竺梵僧 初 梵 師 其 日 人
曰 空中 將欲受果何滑此耶痛也日頭痛如刺其師五峯秀出之
中將曰欲此受乃果 何滑此耶 非常痛也 師視其骨如五峯秀出
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 師視其頭骨如五峯秀出
斷臂 息緣 達磨與山堂肆考二祖慧可初名神光 旣夜大雪立不動 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

此我又何人 遂取利刀 自斷左臂 置於師前 師知是法器 乃易名曰慧可 尋以心印 逵 甘露門
來道獻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
此我又何人遂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
衆品遂滑取二刀斷左臂初時於前師知所悟法器以逵以心印
衆皆傳之 二祖慧可 初時將 諸生 所 括 法 以 達 磨 心
云是以入如見不知慧可如 外 息 諸緣 內 心 無 喘 心 如 墻 壁 可 以 入 道 注 云 八 萬 法 門 但 外 息 百 千 三 昧 十 方 世 界
墻壁可以入道注云八萬法門百千三昧十方世界萬
衆皆羅此皆是外諸緣內心無喘心如枯木忽然不起大省也 味內心無喘心如塵世界萬如
三祖從此皆息外緣內心無喘如枯木忽然大省也
山堂肆考十二祖馬鳴大士名功勝忽見女子說一偈
蟒曰 滅魔 達
義師 山堂肆考 長老尊者 當 受 佛 記 今 於 此 地 上 宣 通 第 一
事師曰將首有長老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震動 皆然 宣通 小坐 事魔
師曰將復有本魔來即一金龍震動岳巨海大地皆爲小事
隨師滅曰是將復本魔彩來即我名金龍震動岳巨師海大地皆爲小事魔
建立曰汝化性海得名曰我來迦毗羅出現知師師悉 曰 山 河 大 地 皆 依
建立三昧六神通得名曰我名迦毗羅師曰化與大地皆依 建立
十俱來剃度師乃法付 三 師 言 蟒 化 爲 十 三 祖 也 迦 毗 摩 羅 尊 者 說 法 師 曰 山 河 大 地 皆 依 三 昧 曰 我 昔
蟒盤繞師身師授法化三祖迦毗羅服悉心人入山昔遇大
比丘有初學來請益千載歸依於蟒化爲祖也迦毗羅尊者服道人心與衆入山 昔遇
隆爲蟒身住是石窟千載頃適聞戒法起嗔恨想命終我山昔遇大
利子 法喜妻 釋氏要覽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化弟子阿難等 舍 茸 其 身 有 骨 子 如 五 色 珠 光 瑩 堅 固 名
釋教部

曰舍利子因造論之龍樹心經曰舍利子亦云舍
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之眼似舍利鳥之眼故因以其
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所謂鶖鷺鳥者其眼圓也以
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春屬者之子也
山堂肆考維摩詰經問居士父母妻子春屬是誰答曰
智度爲母方便爲父法喜爲妻慈悲爲女善心誠實爲
男畢竟空寂爲舍無法喜者謂見法生歡心成實爲
喜也 東坡詩曰雖無孔方兄有法喜妻
兜率宮 山堂肆考會鬻南京寺僧達觀師曰夫般若者金剛經云般若有智慧人之 般若臺
府見譯書藝文也 蕭梁陳文達 菩薩 釋云般若 此云智慧 言有入冥 般若經此云智慧
受起爲臺云貝經也 佛生於兜率天 兜率宮 人冥
舍衛城 妙喜國 山堂肆考舍衛城佛世尊凡至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佛言有國名
妙喜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也 玉毫光 金粟影 藝文玉毫光佛光玉毫 也
妙喜維摩詰於彼國
安沒而來比生也
朗照天人之表 金粟影佛金粟如來也 極樂界 大願
發照出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也
佛經出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也
書經言西方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
船界佛書淨土文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呼

引衆生上大願船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

共命鳥 **護禪龍** 佛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即迦陵頻伽鳥也唐詩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

摩尼珠 **隨坐衣** 佛珠曰摩尼珠以喩法性圓明清淨不染[illegible]也故唐詩雖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那此云隨坐衣書古坐具也

貝葉經 **蓮花偈** 唐詩貝葉經文手自書西域佛經多以貝多葉書之蓮花偈即佛語也

授袈裟 **得骨髓** 上詳佛二山堂肆考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佛四

原 **覺悟羣生** 後漢書曰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

化通萬物 又曰佛身長丈六尺黃金色項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羣生

有大威德 大神力也

專務清淨 後漢書曰佛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盡息意去欲而歸無爲也

青蓮妙相 **滿月金容** 見生贊佛像銘

類如師子 牟子曰佛生天竺假行王家父曰白淨夫人曰白淨妙四月八日佛梵發天來夫人晝寢夢見象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因以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類如師子衣不受塵水手足皆鉤鎖毛皆向上

身有日光 詳前 **蓮花承步**

旃檀作像 增一阿含經優填王敎國出巧匠會以牛頭旃檀作佛像供養晨夕禮拜

歸依瞻仰 **道成周初** 法顯記曰佛字於設未道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注河即張騫所到之處

法流後漢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道稍廣

教起西方 **化流中夏** 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下傳毅曰西

域之神其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是乎乃使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於是化流中夏 附

相好光明 **神通變化** **紫金之像** **白毫之光** **莊嚴具足** **變化無常** **發菩提之心** **展供養之具** **自相不常** **隨求而變** **神周無朕** **應念而生**

增 **梵唄** 梵語唄者華言止斷外事蓋讚詠之聲也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illegible]

法供 [illegible]

三車 [illegible]

七燈 [illegible]

七能 [illegible]

八解 [illegible]

莊嚴相 [illegible]

方便門 [illegible]

香積飯 [illegible]

伊蒲饌 [illegible]

第一機 [illegible]

不二門 [illegible]

七聖財 [illegible]

三世火 [illegible]

遥源濬

波（文選元覽與捷感而遂通論云藏也渾原寧波朗而不竭論去海也）妙臺慧殿（藝文上微妙之臺昇智慧之殿言佛道之至妙也）

佛五

原 詩 齊王融訶詰四大門詩曰迅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興居愛習總總子來營營爾給匪德曰歸唯狹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元墟何泣　又在家男女惡門詩曰石磨則磷玉生泚堅唯居必從豈曰能賢氷開春日蘭敗秋年天教斯類及習情遷命符三牖生偕十纏茲焉遂往愛畏方延　又大慚愧門詩曰蘭室改蓬心旌屢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素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雕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勸中道崇漢乃王臣大楚古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非虛造　又努力門詩曰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至霜塵下貞氣所感金石離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綫美譽迅日來勤心少奪隨何不努力出憂危勝幡法鼓榮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有常無我儼既列無明有縛孰能窺　又迴向門詩曰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生非一情驅車策馬殉世業市文鬻義炫虛名三墨紛糾殊不會七儒委鬱曾未并吉凶拘忌及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咄嗟失

道爾迴駕吟彼流水趣東溟 增 唐李白舍利佛詩曰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孟浩然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詩曰石壁開金像香山繞鐵圍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心歸松柏禪庭古樓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光輝講席邀談柄泉堂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　明高啟寓天界寺詩曰雨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鳴鳩萬履隨鐘集千燈入鏡流禪居容旅迹不覺久淹留

原 說 梁沈約千佛讚曰道有偕適理無二歸寂照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遷扣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藏未來無象一剎靡停三念瞀想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樓林藉樹皆室違家前佛後佛亦同轉車或游堅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萃萃羣聖均此妙極先後參差各隨願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普觀來運永傳今識 增 唐李嶠洛州昭覺寺釋迦牟尼佛金銅瑞像讚曰嘉願克成供因無乏百靈衛善千祥護法眇眇三思悠悠萬劫永固彝器長隆寶葉

原 頌 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

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
頹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增】唐張文成滄州弓高縣
實性寺什迦像碑頌曰大虛混沌寂寥沉默二儀旣判
三才允植地缺東南天傾西北陵遷谷轉山開水塞月
滿則虧日盈則昃大哉正覺竟元不測先地而極後天
而益不減不生無聲無色曜晛指掌乾坤胸臆聖人立
教用形表則實相端嚴粹容岐嶷鏁滅五苦削平六賊
水號連河山名檀特六度斯闡三明在卽牛口西來馬
鳴東陟玉偈光啟金言允克碣石燕郊平原趙國雀臺
西指蜃樓東逼建此神區爰崇淨域龍圖合兆龜書應

墨綺綴星浮金鋪電絕地神獻果天廚送食八會雲平
三門箭直寶堂移轉神通智力飛簷振羽虹梁重翼間
似雲行樓如鶴息日逐指旋天橋縱匿封外塵黃星間
彙果爰憑淨居剪除荊棘雁塞消氛龍樓受職銀書玉
版鐫名記德臨雁塔之指基對蜂臺之閭域窮逸思於
圓篆放神功於鐫刻孤標九流之間獨立金臺之側惟
令名之不朽或馳芳於百億
【原】〈銘〉梁沈約釋迦文佛像銘曰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
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
九劫聆求靈性曠追元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

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
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應我以形而
余曚替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
尊儀焚焉誰覩　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曰至矣調御
行備智周滿月為面青蓮在眸　又彌陀佛像銘曰玉
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拯彼沈漠　又惟衛佛像
銘曰灼灼金容巍巍滿月永彼人天常留花窟　又式
佛像銘曰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龕童雙舞
又迦葉佛像銘曰慧雨自垂仁風永扇照曜白毫半容
月面惡因有滅善燈無變　又釋迦文佛像銘曰心珠

可瑩智流方普永變身田長無沙鹵　梁安寺釋迦文
佛像銘曰帝爲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
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靈祇上生兜率　吳郡石像銘
曰七盤貝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
於時微風送梓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華而不
噴　北齊邢子才文襄皇帝金像銘曰妙形難象至理
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往
秘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鐫神儀內瑩寶相外宣
圓光照曜映被無邊靈應肹蠁感發大千鍾福旒纊其
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誠歸

妙覺標志上元託銘斯在曠刧方傳【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曰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横千尋松直陰兎假道陽烏迴翼載鑿疏山穿龕架嶺紆紛星漢迴旋光影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横鐫石壁蹔鑿山梁雷乗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眞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别雨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長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原】碑梁元帝荆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聞璇璣玉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況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知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總度蓮河即處天冠之寺始由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感起十重七地初刃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脱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櫓浩浩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臨三天帶明月之流

劉孝儀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丘繩譬曰無得稱其道況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還林現疾夢樹既沈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爪紺髮可得崇以妙刹顯用珍函彼彌陁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則映顯然閒猶對鷲山之禮末又徘徊闇外以救毘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内披蓮未爲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産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河遞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劉勰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曰夫道源虚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元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寧先入威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況種智圓照等覺徧知揚萬化於大千摛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戯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船

游水馳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
車類仙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釆虹蚖椎鑿響於霞上
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艭與
丹粟競釆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
釋千馬躑躅而忘歸 增 唐李嶠洛州昭覺寺什迦牟
尼佛金銅瑞像碑曰蓋聞發體凝寂離形相之區道心
元微同虛空之德不可以名言說不可以去來取泊矣
無繫攸焉似存潛輝匿端而迹滿三界藏識掩智而行
該萬法葬存於希夷之表機動於忽恍之中談其空則
不盡有為索其朕則復歸無物非天下之至妙其孰能

與於此乎夫權智無方說三應物眞乘寂住抱一湛然
同天等人寧累於我淨見病示慘未虧於常樂故能蒙
塵於八邦之路含垢於五濁之津撫神機而獨化攜弱
喪而同歸大悲所薰其利博矣元德所被可勝言哉及
道隨盈虛教遷正像猶獨累於句偈尚隄防於修習是
以四依弟子深演護持之功十行法師大弘供養之事
爪甲僅盡悉成菩提心口能存俱離煩惱法雲上際於
兜率慧日傍臨於震旦魯人將聖神葬闇托於西方漢
主聖明靈儀夜飛於東國屈伸變化其不可思議之致
歟皇帝以六龍乘時三獸演法窺道品於掌握接聖期

於旦暮彈壓海際彌綸沙境赤縣為休祥之宅蒼生沐
仁壽之賜瑤函玉檢苔宇宙之隆平寶網珠幢迎天人
之勝福丕業以不宰成務深慈以無緣致功固已合上
帝之元德開中天之寶藏豈徒窮數盡妙越葬踰繩而
已哉乃發願造什迦牟尼佛尊像一軀大菩薩弟子神
王各二身方撤東山之府且模西竺之容皇嘉迺誠用
錫休命剞度廣輪之法咸順私心琢磨鎔範之資盡令
官給於是乎百工獻技九牧輸琛瑞雀棲鑪仙人煉火
觀祕影於龍窟得眞形於鷲山三輪千輻之偉姿七滿
八圓之珠相青毛紺髮蓮目睟容珠纓大士登護法之

筵金杵神王夾降魔之座磐崑岑之琇碧窮蜀道之丹
青蘭繢周施莊嚴具足靈儀始畢寶飾纔終肹宇之間
忽呈異彩圓同植辟炯若懸珠神變無象眞筌隱乎窈
微感通有途妙契存乎咫尺自非聖靈合德忠孝因心
何以發金鞍之殊祉玉毫之祕相者哉　岑勛西京千
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偈曰佛有妙法比象蓮花圓頓
深入海靜無瑕慧通法界福利恆沙眞其寶所俱乘大
車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想寶塔思弘勝因圓階已就
層覆初陳乃昭帝夢福應天人輪奐斯崇為章靜域眞
僧草創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荐臻靈感歸於

帝力念彼後學心滯迹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夜
枕遥懼真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大海吞流崇山納壤
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如見法
爲無上情塵雖雜性海無漏定養胎染生死迷轂斷常
起縛空色自謬薝蔔現前餘香何嗅彤彤法宇繫我向
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慧鏡無垢慈燈照微空王可托
本願同歸

菩薩一

原 度世經曰菩薩著法冠幘道印綬觀　藥王藥上二
菩薩經曰藥王藥上身長千二百由旬隨應衆生或十

八丈或八尺紫金色　虚空藏經曰普賢菩薩身無量
無邊百千之色五十種光虚空藏菩薩身二十由旬頂
上如意珠作紫金色　無涯際持法門經曰勝怨菩薩
在虚空中立與流離雲覆世界雨金色之花沈水香赤
真珠蓋紺琉璃蓋珊瑚蓋　大方等大集經曰不空菩
薩以三昧力其地千正猶如手掌多羅樹八道間錯羅
布其中金多羅樹白銀葉花銀樹琉璃葉花頗黎樹馬
腦葉花馬腦樹車渠葉花車渠樹真珠葉花赤真珠樹
黄金葉花　精進度無極經曰菩薩爲魚王漁人以網
捕羣魚則首倒植泥中拄尾舉繩衆魚得活　六度集
經曰菩薩爲鸚鵡王徒衆三千有兩鸚鵡力勢踰衆口
銜衡以爲車乘王集其上飛止遊戲　大智度論曰菩
薩爲迦頻闍羅鳥與大象獮猴友共在必鉢羅樹下住
自相問言我等不知誰應爲長象言我昔見此樹在我
腹下今大如是我應爲長獮猴言曾蹲地手過樹頭我
應爲長鳥言我於必鉢羅林中食此樹果子隨糞出樹
得生以是推之我應最大象復言先生宿舊禮應供養
即時大象背負獮猴鳥在猴上周遊而行　九色鹿經
曰菩薩爲鹿其毛九種色角如白雪　僧伽羅刹經曰
菩薩立行有鳥巢頂上懼卵墮落及鳥未能飛終不捨

去

菩薩二

增 大藏經曰菩薩在胎母無妨礙十月滿足四月八日
夫人將諸綵女遊毘尼園攀無憂樹於是樹下忽出蓮
華大如車輪菩薩化從夫人右脇而生墮彼華上自行
七步舉其右手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維摩
詰經曰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
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是爲菩薩
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

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神性聰敏形貌甚陋至鄴佛圖澄見而異之因事澄爲師後避地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荅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孝武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微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以太元十年卒羅什在西域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

恒遶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　又曰竺法護本姓支氏博覽六經游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世居燉煌死而道化周洽時人咸謂之爲燉煌菩薩也　續元怪記云昔延州有婦人白皙有姿貌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淫縱女子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鏁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爾請衆開墓視之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鏁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菩薩三

原 夢枕 [illegible] 飛鉢 優婆塞經曰昔有童子作女形生長者家其母夢…… [illegible] 日城 星劫 [illegible] 鴿王 師子 [illegible] 手花 心地 [illegible] 花 上下詳菩薩手花一 象猴友 鸚鵡王 詳菩薩四一 增 如意珠 無量

菩薩四

原 三願 [illegible] 四誓 [illegible] 八方 七品 [illegible] 天子按樹 帝釋聽經 [illegible] 倒 增 雨金色花 覆琉璃雲 [illegible] 植泥中 游戲車上 詳菩薩一 角如白雪 詳菩薩一 骨如 金鎖 詳菩薩一 衆香鉢 詳佛四

菩薩五

原 讚 東晉釋慧遠曇無竭菩薩讚曰疊疊大匠道元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涂不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泯　宋傳亮文殊師利菩薩讚曰在昔龍種今

也童眞業化遊方罔識厥津高會維邪研微盡神發揮
幽頤導達天人　又彌勒菩薩讚曰時無並后道不二
司龍潛兜率按轡俟時駸駸長夜懷而慕思思樂朗旦
屬想靈期
增 銘 唐元黃之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銘曰元
氣浩浩大匠存存鎚鏞精粹折托乾坤四生有劫六趣
無門愛流夕漲塵飛晝昏 一 巍巍世雄應期來現妙矣
居士隨緣利見大庇生靈遂荒臺殿劫塵遐邈恒沙法
遍 二 空牀寂寂虛室閒閒文殊奄至波侖遼還拔毛沃
海剖芥藏山地分珠柱天潤玉類 三 智惠無邊威靈具

足廣延寶坐高蹈金粟振動人天津梁道俗火宅垂蔭
幽途炳燭 四 於赫有晉像教斯傳繪事尚矣靈儀任焉
神光夕照瑞相朝圓艷如電掣皎若星懸 五 我皇垂拱
誕膺寶位控引四充陶鈞萬類法闡妙有靈通夢寐政
事以和物無不利 六 天際南斗地擁東吳江山作固臺
壘稱都俗富英傑人多給孤莊嚴結構炳煥規模 七 瞻
彼邦邑蜡茲寮宋化偃一同聲馳四海冰玉常瑩松筠
不改迺睠道場肅焉如在 八 溥遊淨域永念毘耶香如
致飯衣似持花嚬容示疾啟齒降邪室懷方文會想無
遮 九 杳杳三界茫茫九有瞻仰睟容思惟受手式刊貞

石僉圖不朽盛列鴻名天長地久

僧一

原 增一阿含經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
稱釋種尊勝經名爲苾芻諸經名比丘　漢明帝內傳
曰摩騰竺法蘭漢地僧之始也　高僧傳曰僧會吳地
僧之始也　四十二章經曰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
極不敢左右顧　增一阿含經曰沙門皆草蓐爲牀
四分律曰沙門以世俗法教　白衣正法念經曰沙門
不得近一切捕鳥人戲論人外道人　長阿含經曰凡
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　又曰沙門不畜象兵馬兵

車兵步兵 增 善覺要覽云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爲息
慈謂安息於慈悲之地也息惡行慈也　晉羅類書晉
道安禪師受具戒於佛圖澄以師莫過佛宜稱釋氏後
增一阿含經云四姓出家但言釋子無復本姓故云四
河入海同一鹹味四姓出家同名釋氏云　要覽云乞
士謂上於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又云瓶沙王呼佛弟子爲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
在人之上故名上人　名義古師云苾芻西天草名有
五德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粗獷引蔓旁布
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綿不絕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

德芬馥爲衆所聞能療疫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以名僧　楞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葉和尚讃云海英岳靈誕彼開士謂開衆生信心也　李白詩衡岳有闢士五峰秀真骨闢士開士皆僧之稱也　潛確類書住者安心覺海永息攀緣持者任持萬行無漏無失　翻譯云沙門或云桑門釋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後漢書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出家絕精洗欲而歸於無爲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瑞應經云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

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謂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　善覺要覽云梵語云僧迦唐言衆僧史畧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一人亦稱軍也　翻譯云或和闍傳云和尚梵本正名鄔波遮迦傳至于闐翻爲和尚傳到此土什師翻名力生善見云和尚外國名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　又云或阿祇利寄歸傳云梵語阿遮棃耶唐言軌範今稱闍棃訛畧菩提資糧論云阿遮棃夜隋言正行南山鈔云能糾正弟子行故也　善住意天子經云頭陀者抖擻貪欲嗔恚愚癡也　釋氏要覽云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　又云梵語浮圖此言唐言聚相也梵語僧迦此言衆僧梵語招提此言方僧梵語沙門此言勤息梵語闍棃此言軌範梵語泥棃此言喜樂梵語泥棃迦此言無雲處梵語迦陀此言諷誦梵語毘尼此言律法梵語般若此言智慧梵語涅槃此言無爲又言滅度又言常樂梵語阿毘曇此言經律論梵語修多羅此言經梵語優婆塞此言淸信士又言僧又言德士梵語優婆夷此言淸信女又言尼梵語須菩提此言長老梵語迦羅此言袈裟又名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消瘦衣又名離塵服梵語鄔婆斯迦此言尼梵語式叉摩

那此言學法女即今有髮尼也　無爲經曰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輩誦經爲中輩助衆爲下輩　唐會要云天寳六載五月制僧尼令祠部給牒則僧尼給牒自唐明皇始也　唐食貨志云肅宗鳳翔間鄭叔清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請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度僧道則空名度牒自唐肅宗始也　事物紀原云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爲翻經館學士命僧以官自此始　唐大曆中年與善寺胡僧不空卒賜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弘明集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加忠信侯封安國公　唐武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

管討突厥以僧統兵僅見於此

僧二

原事物紀原曰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天竺訪僧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此中國有僧之始也　史畧曰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人爲僧之始也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十二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

誦千偈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經爲性率達不拘小檢專以大乘化諸學者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敢抗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苻堅聞之乃遣呂光率兵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還至凉州聞苻堅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羅什在凉州積年姚興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嘗講經於草堂寺下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須婦人興名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通鑑晉成帝紀曰趙王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預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　高僧傳曰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陁既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梁書曰沙門

釋寶誌不知何許人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齊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挂杖負之好爲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二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勅令筠爲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許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時人莫解其義

后爲佘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梁書云誌公欲堅武帝
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名應死囚二十輩各
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戒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
作樂諠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
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
急時陛下力猛心堅必破死生　唐高僧傳曰三藏法
師元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擧自咸京誓往西國窮
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陁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
之文鷲嶺之祕皆研機覩奧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
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

億衆十八國王獻璮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
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弘福道場乃詔名德僧靈潤等
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
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一百二
十八國　唐書曰李翺爲朗州刺史問惟儼禪師如何
是道師云雲在天水在缾翺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缾
　酉陽南部談賓録曰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
兄戍遼陽久絶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
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

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
萬里而回故號萬迴先是元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
龕題柱曰菩薩萬迴謫向閿鄉地教化矣奘師馳驛至
閿鄉問此有萬迴師無令呼之萬迴至奘師禮之施三
衣缾鉢而去　宋高僧傳曰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
越王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之語
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
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一缾
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遇之甚厚常呼爲得
得和尚　明泳化類編曰板的達天竺中印度僧也元

至正甲辰至燕受灌頂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名見稱旨
賜印號善世禪師居蔣山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
許詣蔣山受菩薩法戒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
活佛御製善世歌有談天般若生蓮花之句尋遊方三
年復還蔣山賜金環茜衣東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
要屢賦詩篇有曰晨向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
蓋規之也死無他異葬天禧寺而屋之　又曰來復字
見心豫章人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削髮爲僧初歸
甚長後爲僧而歸如故所與遊皆名士胸次清灑溢爲
詩章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爲詩

文嗟賞久之因蜀王與復善講論著作以故得達太祖一日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吾亦聽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日召見賜之饌既罷復上詩稱謝詩云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玉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金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殺之初復被徵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及臨刑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遂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偈臣偶言非有他也上問訢何出訢曰出大藏某祿某函檢視果然乃釋之

又曰宗泐浙江台州人應天府志稱泐季潭是也性頗聰慧凡經書一目輒能誦尤博涉古今善屬文住持京師天界寺太祖嘗幸寺見泐動止異常因令其蓄髮欲官之泐固辭尋奉詔注心經金剛楞伽三經馬后崩葬之日會風雨雷震上甚不樂忽召泐至謂之曰皇后將就葬汝其宜爲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悅頃之天霽遂啓輀詔賜泐白金百兩有全室集行於世

又曰金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遊峨眉山絶粒唹柏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泛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比歸即州治西草堂靜息焉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賂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乃一老僧趺坐太祖仗劒就前問姓名不對因按劒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授太祖推誠溫詢僧曰建康有地可王此眞帝王之居遂定鼎焉

又曰永隆蘇州人異僧也時洪武二十五年太祖頒度僧之令冒請者遂至三千餘人上怒命錦衣衛悉戮之隆上言願焚身代諸僧請死詔許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隆從容出龕望闕叩辭遂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於其上謂中官曰煩奏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遂秉炬自焚體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上中官復命太祖乃宥衆僧會歲大旱命以所遺香下於天禧寺禱雨至夜果大霈上曰此眞永隆雨也御製落魄僧傳以弔

之

僧三

原 六法 五門
成實論曰如說比丘成就六法能以口風吹散雪山 高僧傳曰僧[illegible]得禪法
要遂精練五門
拘鄰 平叔
增一阿含經曰將養聖衆不失威儀即阿若拘鄰比丘 高僧
傳曰廬山隱士劉遺民見僧肇般若無智論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
離日 彌天 增一阿含
經曰坐禪入定心不錯亂即離日比丘 下詳菩薩一
鷗者 鷹俊 增一阿含經曰言論
辯了而無疑滯又莊造爲誦然如來德即謂鷗書含比
分 高傳傳曰支遁窨養一憲人問何以答曰貴其神
後馭復 畜耳
松柏 梧桐
高僧傳曰雖與問司徒姚嵩僧 審知何答曰實鄰衛之松柏
又曰惠紹將於東石室自焚臨然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其後三日果生爲
三葦 四
道
上詳僧一請僧福田經曰聖僧四道果僧菩薩僧佛應化僧聖應化僧
放鶴 馴虎
有道支道林鶴有道林謂鶴曰爾中天之物寧爲耳
目之翫者乎遂放之 高僧傳云惠永咸虎來馴
賦詩 制論
惠休善屬文作碧雲之什 洛陽伽藍記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來曾呈廬山
道大師而大師數仰不已云云
食針 哭杖
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什乃聚針及開
食之諸僧靈皆槌服 晉書日沙門業瞿禿發傳擔時
從可來來持一錫杖令人娓日此是報若眠本之可以
得道人或識其錫景罷大哭數曾閉目須臾起而
取之感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後兵庫不太所在
度 蜂
伏獅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出家修道多有神通有一同學值施主不稱每輒
恚恨高與辭訣云命疊當受焉形疾得望必相度靈音
未振錄江南達鄉事胡廟廟神降以告高曰昔吾以嗔
恚沒隨比神報此身誠後恐墮地獄吾有緝千匠并難
實物可以之法誓塔使生善處高曰故來相淚何不出
形神從沭後出頭乃是六墳高向之梵諸歎悲波如兩
乃取廟物達淨章爲造東寺後暮有少年號高受呪高
曰廟神得難惡形矣 又曰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
人三歲便度爲沙彌及受大戒以晉隆安三年西度流

沙彌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
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多黑獅子亟經噉人
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雖有險難吾不
懼也既至山日將暝夕遂留山中燒香禮拜如覩聖儀
有三黑獅子來蹲踞顯前舐唇搖尾顯誦經不輟獅子
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獅子良久乃去
乘杯 振錫
高僧傳曰杯度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
酒食肉與俗人不異也 又曰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吳
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乃振錫東
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
支許 岩議
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遁
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道議衆謂無以厝難詢設一難亦
謂遁不能復通也 梁書曰有惠岩惠議道人并住東
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
都下謂之語曰東安談議林
花氏城 杯度鉢
法顯傳曰
馬鳴比丘於花氏城中與五百王子同時悟道 高僧
傳曰來靈期使高麗還值風飄至一州見一寺有石人
雲對獨誠鐵悔乃爲眞人因以鉢與杖度度得
鉢直入雲還援之云我不見此鉢乃四千年矣
仙人

星 咒龍雨
高僧傳曰道開從西而來已行七百里太史奏石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
又曰涉公苻堅時旱咒龍下鉢中天即大雨
呪鉢生蓮 環石大水
佛圖澄妙通元術腹旁有孔當齋時至流水側引五藏洗之還內
腹中取鉢盛水燒香咒之生青蓮花 高僧傳云訶羅
竭者多行頭陀普患元康四年西入要至山石室中禪
乏水遠乃以左肘露室西石辭跪浸指遂披足本從中
出青香軟美四時不竭來飲者此飲爲除病
葦囊見試 織尸敢行
高僧 寬成
行嚴潔當有一女于寄宿自稍天女以上人夢德天還
我來勸勉其意蒐故意貞確心無禮曰吾心若死厭
無以筆宴見試女乃受雲雨逝顏曰海木可生有爾可
頌彼上人者來心堅貞壇高僧傳釋蔫步而州成都
人與同寺慧遠純焚遠訪長安恭往刻揚芳遠相是飲
然同宿遠言說泉勇恭貴無所通逝時恭恭曰常誦得
觀世音夢一卷遠經之恭曰經卷雖小草談者律無畢
福頤息曉心當爲法師誦一滬乃結壇尸座恭發聲唱
經題異香遍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柴遊亮振空兩
花霽霖滿地誦許下序花樂方散遠頓見頂禮欲下交

流謝曰吾其速見鐵死尸數行天日之下吾長得而去不知所之　臭泥蓮花　黑衣宰相宋書沙門慧琳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城寺有才筆兼內外之學嘗著均善論行於世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得於宰相會僧孔覬詣之歎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枯樹生枝　飛鳥投果洛陽伽藍記云法雲寺西域烏長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摩羅聰慧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戒行真苦咒神驗咒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為驢馬見者無不驚怖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比寺　高僧傳天竺沙門僧達禪學深明來遊宋境乃學在中坐羣鳥日時將果乘來追殺之念云欲云虛　增碧眼　白足曇建

中足白於面皆號步兒眼紺青色胡僧休末高僧傳云時釋曇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污時人號曰白足和尚　赤髭　白眼長上黑詩讀僧兩四眼多白而晴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飛錫　雨花　雨花山舊有高僧講經於此天雨花書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

道人同謀於梁武帝俾各以物識其地者得之而鶴先飛去至麓將至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各以所識築室焉　山麓遂各以所識築室焉天雨花至室甚高經之夜有光高僧傳云雲光法師講經於此天雨花至室大為破夜有光寺大寶之　石吐霧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　吐霧梁高僧生公講經於虎丘寺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　有夢羅漢中有一口吐霧三工海鳥有所覺曼齋祗萬力一夕夢有僧來謂寺羅漢空中第十三吐霧海鳥所覺　雨大作遂日力　也　食鳩　騎馬　士夫視僧類書分一部足州和尚日食二雙鳩有一貧士來報者分一鳩足與食僧日食二雙鳩　鴟從口出能行一跡間山僧在考士驚大師之徒衍繼鳩有食之僧不知亦吐鳩二足出山赤隱號曰僧懸不許守堂呂騎在考士驚慮之雄師州亦　人伏為僧衆王或即以佛法問不得乘馬由誠來以法曰僧文敕妹寒驚之雖即于背　緣跨何妨王新來一佛師即曰僧文敕大以驚衛師乃　馬也何妨新佛比佛騎　隨雁　聞鴟見西域有雁飛來乃立傳燈錄云益州無住禪師曰此雁王也不可食因樹　雁可充我食一雁即隨地佛曰此雁王也不可食因樹　隨雁傳燈錄云益州無住禪師常務宴寂於庭樹鴟聞鳥鳴　渤曰鴟杜去無聲何師聞否曰聞曰聞鴟非有聞非聞聞否性本來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七 僧

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　弄獅　嘯虎山堂肆考汝山禪師華嚴得山獅子是否禪師曰是弄獅子得幾出師曰我能弄六出師曰我亦弄得一出師曰我是獅子嚴弄得一出　出山曰長老在六山間弄獅子要置否曰是弄長否要置時置嚴是出山弄獅子曰要置便置要休便休即至巖前有一侍者日弄獅子問有寒山客曰有客目二虎自禪師如斯道觀之何作二虎業自得師名元音　乃嘯而去小空大空休門何行虎業感得後山州見林長僧名知松枝師姓元初何嘯考泰素業山州見道長林松枝師姓元　巢鵲　名魚山堂肆考禪師初至泰山見長松枝上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鳥巢和尚　益建蓮其上復有鵲巢吉祥寺僧悟多力交飯五鉢日夜誦經錄東川濼寺吉祥　金舌　布毛文宗時有僧閱經二十年舌聞夜誦經名一日之五盂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呼之皆出水而進　五以名而以不至乃敕金舌其名之以進傳燈錄云師覺多年不堅向師叩法師乃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有省

遊莊　投海日山堂肆考南泉普願禪師姓王一日遊莊其夜莊主預備迎接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莊主曰昨夜土地神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　表在人作嘉定問聖寺僧浙江宋福為彌有二嘉師日鬼見之夜浙江上神其事動身投江不復見真去寺語而還神謂眾曰　報師來傳師師曰到王問老莊主爭知老僧來被鬼神見　還浙謂江上神宗其事　玉帶　草鞋東坡遊金山寺時佛印居潤州金山寺東坡見人間其名　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入謂僧留之師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曰暫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便借四大不然留下玉帶公許之山門永鎮公笑而與之師即取衲裙相報　人呼帶以玉有以山門公云祈收此許內翰欲之鎮於何處笑師遂取　報前題詩云一方丈山僧或謂草鞋流行乃扶止任安一　雙於方文前題詩有云一住山僧頭戴卻草鞋長流行乃扶止任安　未必老僧枯體脚底從來就此理闕　蓮社　虎溪高僧傳晉惠遠居廬山

與劉遺民等十八賢同修淨土中有白蓮池因號蓮社以書招陶淵明淵明曰若許飲酒即往師許之遂造焉既而無酒陶攢眉而去謝靈運求入社遠師以其心雜止之廬山記云慧遠居廬山東林寺送客不過溪一日與陶淵明道士陸靜修共話不覺踰之虎輒號鳴三人大笑而別後建三笑亭内有小渠名曰虎溪

破竈 方袍 昔唯額書岳山廟有一竈甚靈祭享甚衆隋和尚以杖擊之三下云竈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竈乃隨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師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說無生得脫此處特來相謝因號破竈和尚 僧寶傳泉州龜洋慧忠禪師屬唐武宗廢教令為白衣作偈云多年塵事漫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

額珠 心鏡 彙苑云額珠內隱匪指莫妙文郛云心鏡外塵匪磨莫照

伊蒲供 水田衣 上詳佛四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按水田衣袴畦故即袈裟也

無垢衣 忍辱鎧 消瘦衣 離塵服 俱袈裟名

雪過腰 香逕頂 上詳佛三華嚴考云僧迦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萬福寺嘗獨處一室中頂上有一穴恒以案室之夜則去案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項上仍以穿室之

即色論 剃頭書 世說支道林作即色論略曰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山堂肆考人勸劉淨翁捨俗出家黃山谷詩云淨名老總委賢君宰元無免冠除身若出家心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

雲霞思 水月心 唐詩云雲霞思獨元謂禪思也又云水月心方寂水月心禪心也

僧四

原 密行 淨名 利根 辯才見性 教惠炬 涅槃經云 知劫灰 高僧傳云竺法蘭天竺人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至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乃是也

度人格 祠部格王公已下置別勅許度人者親王二十三品已上三人並須亡者子孫及妻媵并通取周親妻媵不須若數不足唯見在度知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

出家格 又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勅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

赤髭 三藏 洛陽伽藍記云佛耶舍此名覺明日誦三萬言洞明三藏為人髭赤時號赤髭三藏

連眉 禪師 高僧傳云法秀罽賓人也宿多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為人沈邃有慧解儀範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云

生融之學 觀肇之名 高僧傳云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按竺道生融叡惠觀肇法師四僧名也

長老 高僧 上人 開士 善根 福地 法器 道心 梵行 覺性 修行 宴坐 聽法 觀心 演法有緣 遊方無住 脫累塵境 歸依法門 五蘊皆空、諸漏已盡 謂六根也 觀身色頓悟無生之理 處世界當持不染之心 身則有為所以歸於三寶 心實無相俾乎宗甲物部

本一乘 虛幻非實身等芭蕉之形 明徹無瑕心學琉璃之地

增 宿桑 漢襄楷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摩 公山堂肆考元奘法師內觀初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巖松寺松曰吾西去汝可西向若歸則東向使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向忽一年東向弟子曰吾師歸矣果然因號松曰摩頂松

傳燈 山堂肆考僧以法傳度小師曰傳燈謂能破暗也

刻漏 國史補云僧惠遠在廬山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

賜紫 山堂肆考唐武后以僧法朗譯大雲經命賜紫袈裟時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也

賜黃 又曰僧舊著黑衣元文宗寵愛僧訢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不黃茲蔣定隱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細溪墨騎陽元功蘭僧墨菊詩本來面目見磬香

投簪 廬山記拔髻落簪妻命受書

留鬚 詳僧二

買山而隱 世說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叩冰而浴 山堂肆考叩冰

和尚宗安人名蒲光出家參雪峯眞覺禪師住瑞巖院前有溪遇冬則叩冰而浴

嘗水卜地 又曰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上尋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問山結庵 又曰龍潭禪師名普聞唐僖宗第三子往湖南石霜寺參禪及去囑之曰汝逢乾即止遇陳即住至邵武問其山曰大乾問居者曰有一道士姓陳師悟遂結庵焉

借宿道者 曾慥類說黃梅東山一道者參四祖云汝老矣道者退見一女子洗衣問曰借你家宿肯麼女曰家有父母肯留汝則宿道者行不遠於大樹下坐脫自是女子有孕生一男竟傳法嗣

錦襠婦人 袁郊甘澤謠曰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同遊峩嵋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澤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此婦人孕三年矣遲吾爲子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當於杭州天竺相見至暮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至杭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隔水呼源乃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畢舞袖而去

翠竹黃花 傳燈錄云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錄

寒灰死火 古禪師曰無心即是眞若得無心輪迴永斷但學休心如寂如思似從胎中出來弟一莫記一個字淹心一向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又以一個無孔鐵椎始得

山中老宿 東坡詩云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

竿頭進步 傳燈錄曰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五

【原】詩 宋謝靈運過瞿谿石室飯僧詩曰清霄颺浮煙空林響法鼓庶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隋江總經始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詩曰息舟候香埠悵別在寒林竹近交枝亂山長絕逕深輕飛入定影落照有疎陰不見投雲狀空流折桂心

【增】唐韋應物詣西山深師詩曰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閑埽林驅虎出宴坐一林閒 沈佺期九眞山靜居寺謁無礙上人詩曰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山下即伽藍小澗香爲剎危峰石作龕候禪青鴿乳窺講白猿參藤愛雲間壁花憐石下潭泉行幽供好林掛浴衣堪弟子哀無識醫王惜未談機疑聞不二蒙昧即朝三欲究因緣理聊寬放棄慙超然虎溪夕雙樹下虛嵐 劉禹錫謁枉山會禪師詩曰我本山東人平生多

感慨弱冠遊咸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世賢馳聲溢四塞勉修貴及早狂健不知退錙銖揚芬馨尋尺招瑕纇淹留郢南都摧頹羽翰碎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沈瘵吾師得眞如寄在人寰內哀我墮名網有如翾飛輩曈曈揭智燭照使出昏昧靜見元關啟歘然初心會夙尚一何微今得信可大覺路明證入便門通懺悔悟理言自忘處屯道猶泰色身豈吾寶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未卜何年載 孟郊夏日謁智遠禪師詩曰吾師當幾祖說法雲無空禪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院靜鬼神去身與草木同因知護王國滿鉢盛毒龍抖擻塵埃衣謁

師見眞宗何必千萬刼瞬息去婪龍盛夏火爲日一堂十月風不得爲弟子名姓掛儒宮　杜甫謁眞諦寺禪師詩曰蘭若山高處煙霞障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向前峰　王維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詩曰龍鍾一老翁徐步謁禪宮欲問義心義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莫怪銷炎熱能生天地風　裴迪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詩曰安禪一室内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該適清涼何所求　李端夜投豐德寺謁海上人詩曰半

夜中峰有磬聲偶尋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曉聞僧語下界林疎見客行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　陸龜蒙寒夜同襲美訪北禪院寂上人詩曰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偈更降心　皮日休奉和訪寂上人詩曰院寒青靄正沉沉霜棧乾鳴入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煙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譚經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僧貫休送詩僧詩曰禪元無可

示詩妙有何評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難求方至理不朽始爲名珍重重相見忘機話此情　白居易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詩曰紫衫朝士白鬚翁與俗乖疎與道通官秩三迴分洛下交遊一半在僧中臭帮世界終須出香火因緣久願同齋後將何充供養西軒泉石北窗風　宋黄公度和泉上人詩曰芒鞋踏遍萬山松得得歸來丈室中破衲一身若懸磬清談對客似撞鐘名家要看驚人舉覓句何須效我窮春雨地爐分半坐便疑身住古禪叢　陸遊遊東林寺詩曰看盡江湖千萬峰不嫌雲夢芥吾胸戲汎西塞山前月來聽東林寺

裏鐘遠客豈知今再到老僧猶記昔相逢虛窗熟睡誰驚覺野碓無人夜自舂　元郭奎留水雲寺貽季潭上人詩曰好山吾所慕今日水西遊花雨千峰暝松風六月秋龍爲人聽法僧共鹿尋幽知此林泉樂榮名安足求　黄鎮成寄雷隱上人詩曰最憶高人住翠微萬巖千岫雪消時林階月在行香早石屋雲多出定遲栖樹有僧留聽法看泉無客和題詩松關不鎖容相叩定覓春山食紫芝　白雲上人重遊淨慈憶沅禪師詩曰慧日峰前閣重來百感增空存黄面老不見白頭僧道偈書猶在埋銘刻未曾有詩行已久何必上傳燈　僧善

住寄巖栖翁詩曰霜髭碧眼老頭陀陌巷曾經幾度過
連月不來城裏住只緑城外好山多　明髙啟送思上
人詩曰名林雖盡廢南去只隨緑野飯晨留鉢城鐘夜
到船虎馴應畏法鳥喚不驚禪他日期相見高峰舊塔
前　童珮觀音巖贈僧詩曰問道祝融東相逢是遠公
林問孤殿破石下半潭空雲影戀苔緑山光借樹紅翻
經對靈鷲日日鳥聲中
【詔】後魏孝文帝立僧尼制詔曰門下凝覺澄沖事超
俗外揣摸菀賾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俗何能
表眞是三藏舒風必資戒典六度擒花固憑尸波自象

教東流千齡以半秦漢俗革禁制彌密故前代英人隨
宜興引時輕時重以闡元與先朝之日嘗為僧禁小有
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自云欲更一刊定
朕聊以淺識共詳正典事起怱怱觸未詳究且可設法
一時粗救俗習須元白一同更釐厥衷　宋孝武帝沙
汰沙門詔曰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
而專成逋藪加項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欺道亂俗人神
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違犯嚴其誅坐
主者詳其條格速施行
【碑】梁元帝莊嚴寺僧旻法師碑曰夫宏才妙物雲液

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絶是故隨光燭魏非
折水之恒珍和辯入秦豈潤山之常寳僧旻法師蓋天
地之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
先也法師道藹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長抱日月
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戸必臻其奥九部
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
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
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壙
結構伽藍龍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　又光宅寺大僧
正法師碑曰昂昂千里孰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誰識

波瀾之際望之若披雲霧覩之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
望蓄思搆疑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冰
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
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翮方超圖南輟軌
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羲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
霜凝而旦委松風凄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
心哀銘曰澄月夜虧清氣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傍緬
王筠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宇山椒疏壤幽
岫蓄雲泄雨霧映房櫳浴日涵星翻光池沼震居暇豫
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實相之談金河常

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遠幽元掖庭爲道心之宮華林構
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
丈開寶函之奥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二慧
辯才無閡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得
解俱會眞如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祇鷲思協風雲量包
宇宙軒瞰蒼波窗承翠嶺須枕煙露堅持光景　沈約
比丘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
練心成學經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雷改斯理莫違神
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
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王僧孺栖元寺雲法師碑

曰耿耿大家茫茫眞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徛歟息心
言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殺種厲想元覺且
說且定以扳以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峨峨北渚
迥波庭棲弱羽簷桂輕蘿甘麤衣惡棄厚安薄藏意冥
淑寄心寥廓　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傅大師碑曰自修
禪遠谿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流姜原所履天步
可以爲儔河流大啟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
庶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愛道欒
大不臣魏祖優賢揚曳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
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冥蒼鷹之兆未萌西

海橫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義
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
有揚雄弟子鄭元門人俱述清猷載刊元石銘曰來儀
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斯
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豔浮檀
香踰簷蔔嗷嗷門人承師若親寧梵軟疊弗燎香薪合
窟爲定方墳以墟須彌巨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壞靈儀
自眞何時湧塔復覩全身　江總明慶寺南禪師碑銘
曰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眞照假空行已無
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
名並稱不二若乃斡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
跡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
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之句並綿柳成簡題蒲就
業學非全界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秋駕銘曰曆曆
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鷲靈簷孔惜逝
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寂滅
莫繫悠然　增唐獨孤及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碑
銘曰茫茫五濁愛習如積何以爲師尸羅之戒卓爾立
志於焉懸解持佛密藏俾道勿壞穎脫諸有獄視三界

上德不器大音無方遺言之文亦知其方發彼蒙求啟
迪思量我皆令發直心道場奈何法船今也則亡適來
豈時適去豈順施未及普天乎不憖飛鳥無跡發雷罷
震榻庭空虛來者曷問言之糟粕留為祕印　又舒州
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曰人之靜也性與
生皆植知誘於外率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
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
門即妄了眞以正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
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如二禪師應期弘宣世
闡法藏獨以道全童蒙求我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

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為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三十
紀妙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
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不壞　劉軻栖霞
寺故大德玭律師碑文曰有晉世家地高琅邪厓栖霞
兮宿植有自許身佛氏為釋子兮結鞅纓蓋惠刃中淨
誰何對兮璞琢金瑩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
遮止持作律師兮攝深且高以遊以遨鏗蒲牢兮梵行
既立薪傳火爇光炭炭兮　權德輿故章敬寺百巖大
師碑銘曰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
代導師頻若琉璃結火燔性燮流溺正凝冥奔命即心

是佛即色是空師之通兮無來無去無縛無解師之化
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匝示塵劫兮　呂溫南嶽彌陀寺
承遠和尚碑銘曰浩浩清塵茫茫逝川大雄作矣救物
為先能明大教非師有緣不宰功立忘機智全誰其弘
之南嶽命代習識虛受應身圓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
末摇本靜行苦神泰雲跡一拔天星六周熱惱就濯童
蒙來求攝以尊念驅之力修我法有戶誰能不由甘露
晨晞香雲夕卷彼岸方濟慈舟忽遠爐煙如在塔樹忽
剪刊勒豐碑永想正眼　白居易撫州景雲寺故律大
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曰佛滅度後薝蔔香裏醍醐味

醨誰返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庄苾芻
中興毗尼景雲之殁眾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
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昇堂者思入室者悲爐峰
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眞實辭書於塔
碑　劉禹錫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銘曰至人之
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
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
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
妙藥痊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
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詮揭起南國無修而修

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
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受於有留衣空堂寫者
天授　盧簡求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銘
曰人心常靈法證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
自師歸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奥義述
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即是處醫病未除徒勞
迴顧我行慈悲示爾蚩蚩無鼇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
言一一眞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原 墓誌 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誌銘曰
峰頹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
燈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捐
蹈火早去吞鈎法雷能響懸河必訓辯才可匹妙德難
儔　又宋姬寺慧念法師墓誌銘曰電逝生危舟沈道
滅石折亡儒星開頌哲是曰人龍亦號僧象慧氣素昭
英賢夙上善渡愛河能塞欲網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
彼澄波不測深廣　又甘露鼓寺敬脫法師墓誌銘曰
岌岌緣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控猗嗟大士慧
舟法棟早擅人龍夙標威鳳善堂開構燈王布席辯河
流水辭峰積石寂寥兩樹悠漫三泉神明何託暗石空
傳　又湘官寺智蒨法師墓誌銘曰嗟爾名德超然有

暉五塵夙離三修允依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燈含影
慧駕馳騑若韜山金如苞海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
時傾蓋於彼朱方不期而遇襄水之陽掩此方墳悠哉
泉下鬱鬱翠微邐邐平野薪盡火滅歸眞息假　又淨
居寺法昂墓誌銘曰蓧蕩含聲蘭蓀表質甘露已凝智
泉斯溢頓轡中衢息棹修渚隙漏白駒藤緣黑鼠同志
酸傷交朋哀楚　邵陵王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誌銘
曰緣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雖久八風易侵實惟上德
爲龍爲光凝情内瑩被采外揚微言析角精義解頤有
同商生譬彼名醫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衆
增悲　陸倕誌法師墓誌銘曰法師自說姓朱名寶誌
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興皇寺僧
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郡邑年可
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
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
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門之
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
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
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殞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
式刊景行辭曰欲化眦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

京緒胄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玆景像寘此風霆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挻立發言風偃業窮難絡因謝佛接慧雲晝歇慧燈夜昏　增唐李吉甫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墓誌銘曰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澈衆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妄纏坐禪心沒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眞源湛明道離言說法潤根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既除我相亦遺空病誓如乳毒毒去味正天師得之斯爲究竟何有涅槃適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不見舟筏空流

八江蒼蒼遙山成道之所至人應化萬物皆覩報盡形滅人亡地古刻頌豐碑永存澗戶

戒律一

增法華經曰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　教戒經曰受諸飲食當如服藥勿生增減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香色　傳燈錄曰律師持戒自縛　白居易曰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轉　又曰恩愛捨骨肉飲食斷腥羶　柳宗元文曰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　又曰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膺取役凡出於

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眞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　又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

戒律二

增維摩經曰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　神僧傳曰天竺菩提達磨梁武帝普通元年泛海至金陵與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折

蘆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賦之益顯人謂其精誠貫金石也　馬祖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岳懷讓禪師懷讓得法於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甎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甎豈得成鏡讓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不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非坐悟若學成佛佛無定相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山堂肆考

戒律三

原十誦　五戒高僧傳云佛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專精十誦律部偽秦弘始中振錫入關先是律藏未闡鳩摩羅什共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未竟而亡復有曇

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以弘始七年達關中廬山釋慧遠聞支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遣書通好流支乃與羅什共譯十誦都畢毗尼藏經云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

增 長天秋月 水上青蓮（李白詩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水上青蓮色） 三衣 法〻一鉢歌（易顯祖詩寒守三衣法融傳一鉢歌）

戒律四

原 六度（毗尼藏經云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以法能度死生故云六度） 六塵（又云色聲香味觸法恐念汙人之淨心故云六塵） 四分（律也） 三藏（經律論） 八戒（堅持） 九部（經律論各三部） 戒珠（詳釋教） 法寶 毗尼（毗婆羅論曰善分別戒名爲毘尼藏） 小乘（戒律也） 律儀 法要 僧律 國章 以法求道 用刑修心 精進勤苦 護持威儀

未及超於解脫 且當攝其威儀 全護珠之念 雖在修行 得捨筏之心 豈宜執著 增 飛蚊破面（舊相禪學肆云丁寧自尚書鄧參蜜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鉢水一盂夏月夜坐禪席飛蚊咂食終不搖頭滿面爲蚊咬蝎） 斗盆燒香（王氏蒙苑曹務光見趙州以十盆燒香曰財可得法難求） 脇不至席（又云四祖修行數十年中脇不至席） 根不染塵（僧銘云六根染欲塵之積） 不斬新日月 特地乾坤（山堂肆考洛甫楷師在夷山典坐三年嘆百植棒後來大悟曰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閑邪以律（謝靈運作慧遠碑） 守律護戒（張兵公集） 非獨心長淨 衣無一點塵（姚少監詩）

戒律五

原 詩 梁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曰皇明執東曜 帝扆居北辰 小乘開治道 大覺拯蒼民 殊途同義路 分流合智津 傳香引上德 列伎進名臣 連閣翻如畫 圖雲更似眞 鏡山銜殿影 梅梁落梵塵 苑桂恒留雪 天花不待春 萬年逢瑞應 千生値法身 天衣初拂石 豆火欲然薪 重善終無報 輕毛庶有因 釋慧令和受戒詩曰沆寥秋氣爽 搖落寒林疎 風散飛廉雀 浪動昆明魚 是日何爲盛 證戒奉皇儲 願陪升自在 神通任卷舒 增 唐僧皎然送志弘沙彌赴上元受戒詩曰不肯資章甫 勝衣被木蘭 今隨秣陵信 欲及蔡州壇 野寺鐘聲遠 春山戒足寒 歸來次第學 應見後心難

禪定一

增 傳燈錄云禪有深淺階級殊等 粘帶異計 欣上厭下而修者 是外道禪 正信因果 亦以欣厭而修者 是凡夫禪 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 是小乘禪 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 是大乘禪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 元無煩惱 無漏智性本自具足 此心即佛 依此而修者 是最上乘禪 亦名如來清淨禪 宗密禪

禪定二

增 傳燈錄云唐中宗遣內侍薛簡迎六祖 簡問曰不以智慧照破煩惱 憑何出離 祖曰爾言是小乘 簡曰請大

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凡愚不減聖賢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性相如如常住不遷謂之曰道　又曰智隍禪師問六祖以何為禪定元策祖曰我師示我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又云法要有三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也然惟戒而後能定定而後能慧亦惟慧而後能戒其作用則一耳

禪定三

原 不二　歸一不二法門萬法歸一乘　超岸　入地超彼岸也決定經云不捨切地入於二地乃至十地　法眼　妙心佛末涅槃時每告弟子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下法將付與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

增 止觀　定慧荊溪祖師名啟左溪尊書某於嚀昔之次學被借服股扶兩輪而遊於大河左奚曰汝當以止觀之道而度生乎果鉞釋止觀以閼後人佛經云止能若樂觀能離苦觀經云鼓兩翼以高飛諭定慧之豎徹馳二輪而致達喻止觀之橫周令陵語錄云定有出定入定竟非若止無所不定慧第書見微而已非若觀無所不見故定慧為菩薩止觀為掛　燕子　桃花語錄云莫怪道人口掛壁桃花燕子自能禪　不聞不見　無念無營傳燈錄云壽州道樹禪師結茅三峰山下有野人言談說異師曰野人多色佳倆只消老人不聞不見伊伎倆有窮吾不聞不見無盡下詳經一

禪定四

增 一味禪學廣語曰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一味禪為甚不學　一指頭禪俱胝和尚問天龍龍竪一指示之豁然頓悟號一指頭禪

原 正覺　利根　八戒　四禪　入定　安禪　歸空　離相　悟法　斷言　捨筏　忘筌　次第之禪　眞如之理　如悟三空　終超十地　定慧齊修　身心無著　有漏之身　無生之理　無我之眞相　有緣之勝果　乘不退之輪　證無生之觀　解法藏之緘縢　啟禪關之扃鐍

增 攝亂以定謝靈運　身縛禪寂杜甫詩　光明偏照　智見獨存王維　苦海莫能漂　劫火不能焚

白樂天 久披山衲壞　孤坐石牀寒文苑英華　靜故了羣動　空故納萬境東坡詩

禪定五

原 序 梁武帝小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增 詩 唐張喬贈仰山禪師歸曹溪詩曰曹溪松下路猿鳥重相親四海求元理千峰遶定身異花天上墮靈草

雪中春自惜經行處焚香禮舊眞　宋王鎡芳庭植上人詩曰苔侵坐處石頭青滿屋春雲不用扃入定醒來香印冷一簾花雨濕殘經　釋淨端寄懐勒潭山月禪師詩曰聞道安禪處松蘿杳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雲影朝晡別山峰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元張憲寄中山隱講師詩曰問訊山中隱中山第幾重風廊巡夜虎雲鉢聽經龍流水千溪月寒岩一樹松無因淨渣滓來共上堂鐘　白雲上人宿睦州祖師庵詩曰庵依兜率寺山憩俗心灰竹密暑不到窗虛風自來山昏飛鶴下磬斷定僧回拂拭殘碑看年深厚緑苔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七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八

道部一　道教　仙

道教一

增老子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後魏釋老志曰道教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　原又曰其爲教也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立功累德增善乃有白日昇天長生世上又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焉　增隋書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每至天地初開授人秘道謂之開刼度人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命世人莫之與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刼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辯行之自天眞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

始授世人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靡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　隋經籍志曰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　道書曰自初一氣而分三氣是爲三天一氣大羅天三氣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即玉清上清太清之三境也　元妙內篇曰大道起于無爲萬物之祖也　原靈寶眞一自然經訣「大道者不可彊名也彊名曰大彊字曰道　太元眞一本際經曰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名元始運道一切爲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　增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才脫其身　定眞玉籙曰治心之最不忘須臾心神乃定定則入道其狀在外愼其言語懼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生也衣粗而靜存素淡也居陋而隱守靜篤也恭謹一切避凌辱也不敢爲先免疾謗也始終淳信潛化導也進止和光密行敎也挫銳解紛明道有時也出處變化見神應之速也　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能以救物又曰上士學道受之以神中士受之以心下士受之以耳以神聽者通無形以心聽者知內情以耳聽者聞外

聲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修之于身天下自化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道者萬物之奧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太上太霄琅書曰天地布氣師敎之眞眞仙登聖非師不成心不可師師心必敗　寶元經曰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及流末還至本源道本無形假名立象雖言充用實元無物　道典曰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爲政如是蓋道之極也　太乙帝君經曰求道者使其心正則天地不能違也捨色累而不顧避榮利而自遠甘寒苦以思存樂靜齋于隱垣則學道之人始可與言矣　太上三五順行經曰天者道之應形也應有時漸交以引之元象虛文莫過三五三五順行運周則變通不窮三才合度太乙者天也天之受一氣蕩蕩而致清道者天之積靈也　昇元經曰道之元妙出于自然生于無生先于無先彌綸無外布神化氣淡然無上制御諸天　寶元經曰正則道合合則言志志言在正正以絕邪齋戒誦經仙道自成成仙之大莫過太上太上無言言以應感感應之道表信成

經也　三皇經曰求索自然脫身當道三光發明天地常經　眞誥曰修于其身其德乃眞君子立身道德爲任清靜爲師太和爲友爲元爲默與道窮極治于根本求于未兆爲善者自賞爲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　上清紫宸經曰經不師授竊天之保受無盟信忽天之道　太上八素眞經曰太上元人所以與天地等者貴其能相教導也先覺于後覺其流歸于一源也　太眞科曰道有寂動氣化之有形智化之有聲

又曰皇敎道也帝敎德也王敎仁也

道敎二

原莊子曰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于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增又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元宮禺強得之以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原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元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　呭惟以養神治生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于補導

之術幷服水精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軿往問道于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敎王王試爲之有驗欲秘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于流沙西見之　又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雖受氣于天然生于李家猶以李爲姓又云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鵠髮龍顏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參牛達理日角月庭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

一作大三門堅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爲柱下史
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
醴金液治鬼養性絶穀變化役使鬼之術　本行經曰
道言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熏錫我太上道君之號老
子内傳曰太上老君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其母曾見日
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
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堂于陳國渦水李樹下
剖左掖而生又曰頂有日光身滋白血面凝金色舌絡
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寶章變
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胡總反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

關令内傳曰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
天下絳雲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
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内皆明良久不
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
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素善于天
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真狀老
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
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
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
增 消氷經曰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

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
喜精鋭因斷七首來老子笑曰吾試子心所殺非親乃
爲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尸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
皆存　葛洪神仙傳曰自伏羲至三代顯名道士世世
有之其老子蓋得道尤精者也内寶自然欲正定本末
當以史傳爲據并仙經秘文以相參會其他俗說文多
虚妄其後道士私有增益非真文也著道德三篇尹喜
行其道至漢竇太后好黄老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
令讀之故莊周之徒以老子爲宗　原 淮南子曰盧敖
遊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蒙穀之上見處士者深

目而元鬢淚注而鳶肩豐上殺下軒軒方迎風而舞顧
見盧敖翻然下其臂遯逃乎岬下敖就觀之方捲龜殼
而食蛤梨敖與之語若士蕃然笑曰嘻子中州之人寧
肯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　神仙傳曰河上
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帝時結草爲菴于河濱嘗讀老
子經景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知數事莫能通者聞人
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人詣所不解事以問之河上公
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即駕而從之公以素書二
卷與帝曰熟省此則解疑了不事多言也勿以示非人
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一合論者謂景帝

好老子之言一世不能盡通之故神人特下教之便去
也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
泰山采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
乞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上
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昇
天身生朱陽之翼體備員光之異椒則淩天伏入無間
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
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
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子是上甚尊敬爲立屋第
【增】又曰上元夫人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

者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術登山祀神亦爲勤矣
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
于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
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
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
則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斷而口乾
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
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
自勞乎若從今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
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

按而行之阿母必能致汝于元都之墟迎汝于昆閬之
中位以仙官遊于十方子勵之哉　王母傳曰武帝問
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躭虛味道自復佳耳
然汝道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
裂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嚮對奢者心爛積
欲則神隕聚穢則命斷以子蕞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
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
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鷃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
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于絳府閉淫宮
而不開靜奢侈于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鍊氣

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耶若不爾者譬如抱石
而濟長河耳　【原】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
委通汝陰人也聞有欒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
乃追尋之入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鹿執羽蓋佩青毛之
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
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
何索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
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
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作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
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

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志趣非常輙不見不應得道故也 增 王君內傳曰西域眞人謂王子登衷曰子求生雖篤而未見其涯慕道雖勤而未啓其門殆猶沿湧波以索鳥巢尋長木而訪淵鱗耳是故子心疲于導引而朱宮爲之喪潰肺弊于理氣而神華爲之凋落肝勞于視盼而魂精爲之遠索脾竭于守神而丹田爲之閡滯腎困于經緯而精液爲之不澤膽銳于趣競故四肢爲之亂作五臟相攻六府顚覆三焦滯而不瀉八關絶而無續賴精飯以勁汝身恃丹青以固汝內爾正可却衰白之凋折猶不免必死之期會徒有萬年之壽豈足貴乎 笑道論曰陸修靜宋明帝泰始七年因敕而上上清經目䟽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于草元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于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亦可悲乎

道敎三

原 氣祖 帝先 元妙內篇經曰元道本起于元首萬氣之祖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氏之子象帝之先王弼注云帝天帝也 貸三 生一 明威經曰天道善貸貸以三氣上氣曰始其色正青中氣曰元其色正白下氣曰玄其色正黃 老子曰道生一孫登注曰妙一宅于太虛之內元化資于至道之用故因其所由謂之曰生 感星 夢日 上詳道二 後聖九元道君列紀經曰後聖君之母先夢元雲日月纏其形乃感而孕焉 姓李 字芝 上詳道二 上清三天君列紀經曰上清眞人姓桓字芝乃中皇時人也 綠筋 紫腦 道君列紀經曰斗中若有元籙玉籍者則目有綠筋若三元宮有琳札者紫腦錦占 銜日 戴星 託洪胎 剖李脈 本行經曰太上道經託胎洪氏之胞凝神瓊胎之府 道德經序訣曰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時即皓然因號曰老子 元女吞氣 聖母夢雲 元妙內篇經曰三氣八十一萬億歲後化生元妙玉女又生後八十一萬億歲後三氣變化五色元妙玉女口仍即吞之八十一萬億歲乃化從元妙玉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爲老子 下詳夢日注 合氣爲名 指樹爲姓 龜山元錄經曰高上玉皇上聖帝君九天玉眞皆德空洞以爲宇合二氣以爲名 元妙內篇經曰老君託從李母生李母無婿老君指李樹曰此爲我姓 把十 蹈五 雙柱 三門 葛洪神仙傳曰洪按玉札金篇內經皆云老子足蹈三五手把十文鼻骨雙柱耳三門 綠腸朱髓 蒼腎青肝 道君列紀經曰若三元宮有琳札綠腸朱髓又曰元都皇有皇皇金字者則青肝紫絡蒼腎綾文 丹 七十二色 三十二光 龜山元錄經曰自高上虛皇頂負圓光七十二色 又曰太微天帝君身生三十二色寶光矣 增 九患 五難 學道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困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 下詳道二 三過 五情 妙眞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漏受過其心神出去 下詳道二 道品 禍車 三教論曰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厭 妙眞經曰罪莫大于淫禍莫大于貪咎莫大于僭此三者禍之車也 授業 覩形 晉紀曰張忠知至道虛無爲宗依山

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好旦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

道教四

原 無名 大道無名體名曰道 不器 大道不器 形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積靈 太上二五順行經曰道者天之積靈 知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觀復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葆光 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謂之 葆光言自光不滿 抱一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爲父 吾將以爲教父 爲母 可以爲天下母詳後 爲宗 詳道三受業上 爲任 其眞德乃眞修于身其德君子立 身道德爲任清淨爲師太和爲友惟元然默與道爲無極 深行 淺行 文子曰古之爲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 希夷之道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 域中之大 老子曰域中四大天大道大云云 由醯雞 莊子曰丘之道也其由醯雞也 在螻蟻 道在螻蟻在稊稗 萬物之宗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儒墨之善 藝文志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 一陰一陽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注一陰一陽無一也無陰無陽不存而無不存陰存陽中皆是道故云而無 惟恍惟惚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聖人尊道 行有餘力坐進此道 上士勤行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日用不知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周行不殆 老子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無名之樸 又云道常無名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自然之教 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和之以天倪 莊子 導之以自然 文子曰聖人立法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 生者無德死者無怨也 虛無 妙有 增 奥旨 觀衆妙之門坐思奥旨 元始 一本經云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稱元始 清虛自衛 詳儒墨注 清虛寡欲 李文明曰道佛之樂上言道教者清虛寡欲者也今建其內而紛其外使君大女工隋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勤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皆爲殷耗 宗 尊道 貴德 道德之文 五千言 原 元珠 元風 元訓 眞 無爲之道 衆妙之門 混成之教 正始之原 教本 元元 政先清淨 開至道之軌躅 發元關之扃鐍

道教五

增 詩 唐張說奉敕撰道家詩曰金壇啓曙闈眞氣肅微微落日銜仙實初霞拂羽衣香隨龍節下雲逐鳳簫飛暫往蓬萊歲千年始一歸 又曰窈窕流精觀深沈紫翠庭金奩調上藥寶案讀仙經作賦看神雨乘槎辨客星祇應謝人俗輕舉託雲軿 又曰金爐承道訣玉牒啓元機雲逐笙歌度星流宮殿飛乘風嬉浩蕩窺月弄光輝唯有三山鶴應同千載歸 又曰道記開中籙眞官表上清焚香三鳥至鍊藥九仙成天上靈書下空中妙伎迎迎來出烟霧渺渺戲蓬瀛 顧況金璫玉珮歌曰贈君金璫太霄之玉珮金鎖禹步之流珠五岳眞君之秘籙九天文人之寶書東井沐浴辰已畢先進洞房

上奔日借問君從何處來黃姑織女機邊出　又朝上
清歌曰潔服朝上清綠景開紫霞皇皇紫微君左右皆
靈娥曼聲流睇和清歌些至陽無諼其樂多些旌蓋飈
沓簫鼓和些金鳳玉鸞鬱駢羅些反風名香香氣遐些
瓊田瑤草壽無涯些君著玉衣升玉車些欲降瓊宮玉
女家些其桃千年始著花些蕭寥天清而滅雲目瓊瓊
兮情感珮隨香兮夜聞肅肅兮愔愔啓天和兮洞靈心
和爲丹兮雲爲馬君乘之觴于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
而在下　李白訪道安陵遇蓋還爲余造眞籙臨別留
贈詩曰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

天通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
聽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
學道北海山傳書蕊珠宮丹田了玉關白日思寘空爲
我草眞籙天人慙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三灾
蕩璇璣蛟龍翼微躬舉首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
高堂答荷難克充下笑世上事沈魂北羅酆昔日萬戍
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實比輕華嵩　李商隱戊
辰會靜中出貽同志詩曰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眞丹
元子何索在己莫問鄰儔槃玉琳華翱翔九眞君戲擲
萬里火聊召六甲旬瑤簡被靈誥持符開七門金鈴攝

羣魔絳節何兟兟吟弄東海若倚笑扶桑春三山誠囘
視九州揚一塵我本元元胄稟華由上津中迷鬼道樂
沈爲下土民託質屬太陰鍊形復爲人誓將覆官澤安
此眞與神龜山有慰薦南眞爲彌綸玉管會元圖火棗
承天姻科車遏故氣侍香傳靈芬飄飄被青霓婀娜佩
紫紋林洞何其微下仙不與羣丹泥因未控萬劫猶逡
巡荊蕪旣以薙丹竅永無湮相期保妙命騰景侍帝宸
【原】賦梁江淹丹砂可學賦曰或曰金不可鑄僊不信試
爲此辭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采色轂陰陽于形有
傳變化于心識旣而騣碧臺之錯落曜金宮之玲瓏幻

蓮花于繡闥化蒲萄于錦屛奏神鼓于玉袂舞靈衣于
金裾韻鄭蜀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南風之能擬詎
濮水之敢模　【增】唐呂鑄玉書賦曰上清中元聖立教
存書示人以玉爲至精之寶諭道于彌名之眞使其復
歸于本近取諸身保長生于氣母通不死于谷神妙哉
靈訣虛皇之說清紫府之內瑕瑜不藏洗丹田之中瓊
瑤比潔蓬萊有壽配金石姑射有顏如冰雪誇其與天
地相終而莫知寒暑易節時所未諭茲焉在列我是以
紀庭廬之位論藏府之官得之于此甚易求之于彼則
難噓吸可以自審性命于焉內觀專氣致柔則順遂而

同轍適往任欲淵背馳而走九五氣理于先後三關啓其戶牖精粹自成于渣滓寵辱不驚于紛紜同美玉之韞匵我其善守以隋珠而彈雀爾于何有以致其道取諸其懷皆目可通于兩曜神相應于百骸乃知化自仙冊形爲眞宅傳此希言服之無斁神明不見指象帝于虛無元覽可尋捧斯文而探賾代所貴人受益不然何道德並經于五千靈山自古而累百雖羽化之獨躋于國理而無睽用以修眞則致虛抱一移于砥行乃立節思齊故鍊質者慕凌厲飛騰于碧落致身者以詩書禮樂爲丹梯俾克躬以服道乃潔己而如珪懸解上智之性指南下愚之迷客有仰黃庭之秘錄空歎于塵泥

原頌 魏陳王曹植元俗頌曰元俗妙識飢餌神頓在陰倏逝即陽無景道遙北岳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靜

晉牽秀老子頌曰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元奧幽贊神微抱質懷素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儆音永傳

又彭祖頌曰於休彭公應運特生窮神知化妙物通靈抱之不沖滿之不盈韜光隱曜混沌元清確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眞蕩穢離俗遺務託神元妙遊心泰素享年七百寶降其祚惠我無疆倫道作故

贊 晉湛方生老子贊曰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祇

孫綽老子贊曰李老無爲而無不爲道一堯孔跡又靈奇塞關內鏡冥神絕涯永合元氣契長兩儀

書 梁沈約與陶弘景書曰先生糠秕俗流超然獨遠烈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元闕憑星夕臥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曖焉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閬遠咀嚼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論 魏曹植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羡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

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若夫元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嫚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乎

【原】序後周宇文逌道教實花序曰混成元胎先天地而生元妙自然在開闢之外可道非道因金籙以詮言上德不德寄玉京而闡說高不可挹深不可原闡之而彰三光舒之而綿六合廣矣大矣莫得盡其鉤深怳兮惚兮安可窮其象物十善之戒四極之科金簡玉字之音瓊笈銀題之旨升元內教靈寶上清五老赤書之篇七聖紫文之記故以暉諸篆籀煥彼圖牒元經秘籍可得而談者焉若乃包含天地陶育乾坤無大不大無小不小隨之而不見其後迎之而不見其前周流六虛希微三氣無上大道遊于空洞之上梵形天尊見于龍漢之劫日在丁卯拜東華之青童辰次庚寅度台山之靜默漢史亦載道有三十七家九十三篇斯止畧序宗塗匪探奥賾詎詳金液之異未悟石函之奇見之者尚迷聞之者猶豫非有天尊之說曾無大聖之言豈下四惑之丹罕識五光之彩區區瑣瑣盡各而言

【增】碑唐薛道衡老氏頌碑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昇帝迹懃皇王猷謝帝上德愈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眞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宮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岳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先浮元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跡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惟皇受命廼神廼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矐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貢王會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鼎乎家與禮讓永言柱下猶懃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皋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繁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又李滉唐江州沖陽觀碑頌曰大哉元氣邈矣眞圖窅窮妙象罔究鴻鑪道氣方振澆風未斆發揮元籙何賢墨儒其一睢盱莫測肸蠁難名蟬蛻滓濁神遊太清沈尸載起枯骸更生韜光秘訣養正眞經

其二變朴從彤驅淳入詐質文互起昬明遞謝燧火御圖觀龍演卦詭類千品殊形萬化其三於戲主唐異聖沖光化吞達古聲超上皇六幽允塞三靈再昌御九登運得一乘陽其四亶惟皇猷光宅天休張我元籥清我道流雙童晩憩四子晨遊山棲白鶴關度青牛其五至人有爲重爻是考芸閣三襲琳鑒七寶海聖澄眞天神御昊含澈靈液規模元老其六一人有慶萬姓攸資仰稽眞宰式綠精思往梵仙桂今植靈芝惟其嗣美頽我尊師其七王命良臣作牧江曲英英佐貳濟濟僚屬中和演化感恩動俗衆妙所歸羣生是屬其八廬峯之右吳江之南仙居隱

隱遂宇耽耽道原叵濟洞穴難探筌微思拙文何以堪其九

增 銘唐顧況衢州開元觀碑銘曰天地未生聖人未作陰陽坱圠日月磅礴道隱乎先氣流形博乃播羣法靈神沃若奔景無天廻元豁落

仙一

原 釋名曰老而不死曰仙僊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也　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惟昔聖賢懷元抱眞體服九鼎化淪與幷九鼎謂丹砂之精含精養神通德三元天地人也精液腠理筋骨致堅衆邪闢除正氣常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　大戴禮易本命篇曰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遊乎四海之外

增 又曰至人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狂風振海而不能驚

原 抱朴子曰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

長生也行惡行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犯輕重故所奪有多少

增 又曰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益勞苦耳故不切于升騰而止于人間者八百八年　淮南子曰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　沖虛子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眞誥曰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眞正穢念盈懷恐此物不肯來也　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

未斂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　真誥曰學仙者有五性暴淫奢酷賊克去五性反諸柔善當有冀耳　又曰學道如彈琴緩急得中則道可成矣　又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太上遵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　又曰學道如穿井形愈深則去土愈難運出當披其心正其形乃見泉源　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在佛經故撰得七十二可以與多聞博識者遐觀焉

原神異經曰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材芳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為返魂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振靈丸或名之為返生香　又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北辰星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千里城安金臺　又曰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

崔元山瀨鄉記曰老師為十三聖師養性得仙各自有法凡三十六或以五行六甲陳或以服食度骨筋或以深巷大嶽門或以呼吸見丹田或以流理還神丹或以歔歙遊天山或以元陽長九分或以恬澹存五官或以清淨飛淩雲或以三神建斗廻或以三五竟復還或以聲閭處海濵或以三黃居鬼魂或以太乙行成均或以六甲御六丁或以祭祀致鬼神或以吹响沈深泉或以命門固靈根或以璇璣得玉泉或以專守升于天或以混沌留我年或以把握知塞門或以太乙柱英氣或以虛無斷精神或以黃庭乘僮人或以柱天德神仙或

以玉衡上柱天或以六甲遊元門或以導引俛仰伸或以寂寞在人間或以藥石上騰雲或以九道致紅泉或以厭陰三毛間或以去欲但存神

仙二

原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空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胡髯而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又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散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

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　又曰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增 又彭祖云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爲彭祖經神仙傳云彭祖壽八百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王充論衡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而食之奔入月宮託身于月是爲蟾蜍　列仙傳曰周宣王時郊閒采薪者行歌云巿金巿入天門呼長精吸元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之老君曰此活國中人其語秘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眞之道也眞仙通鑑云長桑公子也　內傳曰周穆王名滿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爲右造父爲御又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母謡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政王乃返國宗社復安 原 列仙傳曰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遼東三十年西適隱于南山釣于卞谿三年不獲魚問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屍惟有玉鈐

六篇在棺中 增 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喬于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又曰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可潔齋候于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又曰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 原 又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　又曰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兩爲報曰復千歲來求我于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處 增 又曰毛女字玉姜形體生毛秦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在華陰山中　又曰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

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
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又曰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
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
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
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
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
絹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
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躋虛龍
縞襪八緉後日于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
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
根固蒂于橘中耳有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
即于袖中袖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
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
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
在　**原** 漢書曰梅福字子眞爲南昌尉居家常讀書養
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
今傳以爲仙人其後人有見福者于會稽變姓名爲吳
市門卒　**增** 西王母傳曰漢初有四五小兒戲于路中
一兒歌曰著青裘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惟
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

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自非沖虛登眞之子莫
知其津矣　**原** 漢武故事曰上巡狩河間見青紫氣自
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
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
百人擘莫能開上自披手即申由是得幸爲拳夫人進
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
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
堯母門　列仙傳曰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
名爲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于是八公乃詣王授
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
雞犬舐之皆得飛升　神仙傳曰漢期門程偉妻者能
通神變化偉嘗從出而無時衣甚愁妻即爲致兩縑無
故至前偉好黃白連時不成妻乃出囊中藥以少投其
巳煎水銀須臾成銀偉欲從授方終不可得云偉骨相
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死尸解去　風俗通曰孝明帝
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
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
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舄
使尚方識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屨也每朝葉門下鼓不
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玉棺于廳事前喬曰天帝獨

欲召我沐浴寢其中蓋使上覆葬于城東土自成墳人無知之者百姓爲立祠號棐君祠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爲尸解得仙　列仙傳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上冶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東南上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又曰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濱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又曰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列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絶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立祠十餘處　神仙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末在洛陽白社中寢息身上藍縷衣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經月不食或市乞傭作人式往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莫知所終　又曰葛元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元曰君得無促

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食久元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元嚼食之是故飯也元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蟲飛燕雀龜之屬使舞絃節如人也元以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元以一器于井上呼錢出于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爲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元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　又曰欒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到有酒色又不飲而南噀有司奏巴大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生立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可委之是以頗有酒色臣適來本縣成都市上失火臣故噀酒爲雨以滅火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驛書問成都成都荅言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作酒氣　又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又于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年如二十者　增列仙傳曰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

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又曰許眞君字敬之本汝南人後于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愼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眞君識之潛于龍沙洲化爲黃牛眞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爲墨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鬭當以劒截彼眞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墨牛奔趂黃牛而來太玉以劒揮黃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眞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愼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精復變本形爲吏所殺　又曰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梁書曰陶弘景旣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原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

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　又曰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異苑曰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子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于是脫衣給服仙羽升鶴而騰飈　增集仙錄云阿環是上元夫人道君弟子總領眞籍亞于龜臺　又曰魏夫人晉司徒魏舒之女名華存嫁劉幼彦生二子學道服胡麻散茯苓丸有太極眞人等來降授以太上寶文等書三十一卷位爲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升天而去　又曰羅郁九疑山中得道女梁簡文帝時降黃門郎羊權家贈詩及火浣布金玉條脫已九百歲矣　靈叉經云呂巖字洞賓唐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亂攜家隱終南山絶世辟穀變易形體尤精劒術　呂純陽集曰洞賓隨雲

房同憩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
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早畢
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
被重罪籍沒家貲分散妻孥流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
瘁一身無聊方興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旁炊尚未熟
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
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沈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
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
其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　續仙傳曰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鞾

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
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
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詞
多率爾而作後至濠梁忽然輕舉擲下鞾帶拍板乘雲
而去　又曰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始
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也請效薄技以獻因
爲頃刻花每瓣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謫潮州至藍關湘來
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　又曰世傳八
仙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由始鍾離諱

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處敗于齊萬年跳終南
山遇東華王眞人得道至唐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
都散漢呂諱巖字洞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眞人得
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王
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諱果隱恒州中條
山見召于唐開元中與葉靜能輩比而公最爲長者自
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寄識之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
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時尸解曹國舅者茍善時
傳不能舉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
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抵黃

河爲篙工索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
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委
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鞾而翼
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
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老而尸解亦茍善時云又
趙道一仙鑑云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
姓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李公者諸方外稗官
都不載獨閩之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也于終南
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
而居之不可知也藍即采和韓即湘鐵拐姓李質本魁

梧早歲聞道修眞巖穴一日將赴老君華山之約囑其徒曰有魄在此倘遊魂七日不返若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列仙傳曰唐劉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于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而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妝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于碧雲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又曰陳摶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為室室成遂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　又曰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感亭中卒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折有似蟬蛻　女仙錄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鬟翠如雲肌潔如雪　眞誥曰萼綠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顏色絕整　明詠化編曰朱原虛江州人有弟二人父母俱卽世弟皆幼遂匿父所遺綾錦其二弟貧乏不振一日鄰人請紫姑仙原虛過焉曰仙姑能詩幸惠一聯仙降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慙明日召二弟還與之完婚力佐其讀書遂皆登科典州郡二弟事原虛亦如之

仙三

【原】**桂父**　**茅君**　裴氏廣州記曰桂父常食桂葉一旦與鄉曲別颯然入雲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成而歸自說吾有神靈之職某月日當之官至期登羽車而去　**赤松**　**黃石**　詳上仙二

神仙傳曰黃石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學地仙不求升雲　**金母**　**玉妃**　空洞靈章經曰紫微煥七臺寶樹秀玉霞聚聖集琳宮金母命清歌　靈寶赤書經曰元始登命太眞秦筆玉妃拂筵鑄金爲篇刻玉書篇　**山圖**　**園客**　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馬踏折脚山中道人敎服地黃當歸羌活元參服一年病愈身輕追道人問自云五岳使也能隨我女便不死山圖追隨六十餘年歸來行母服復去莫知所之　又曰園客濟陽人種五色香草積十年服食其實有五色蛾止香草末客收而養之生桑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蠶繭大如盆繰訖俱去莫知所之　**陶正**　**木工**　劉向列仙傳曰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　又曰甯封子者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烟積火自燒而隨烟氣或上或下　**魚吏**　**龍師**　劉向列仙傳曰師門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　又曰赤須子豐人云秦穆公時主魚吏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更出後去止吳山七十餘年莫知

所至

餐霞　貫景

並列仙傳云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沆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注人在天上視列缺去地三千里

乘虎　牧羊

葛元能乘虎使鬼元是抱朴子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得所處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眞誥曰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其兄初起尋索歷年得見問羊何在曰近在山東往視但見白石初平叱不變羊數萬頭初起知其得仙道

煮石　蒸丹

列仙傳白石先生中黃丈人弟子也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亦食脯飮酒食穀日行三四百里容貌不衰眞誥云李方回晉武帝時人學道在華山受管成子蒸丹餌霞之法太法又受蘇門周壽陵丹五十年精心內視仙去

滕印　身光

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大方山頂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于開元觀受紫虛寶經于金泉山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肩上忽有印四爛若朱有古篆六字朶如白玉忽于金泉道壇有雲氣速亘一山散漫彌久仙去東郭延年山陽人服雲飛散在暗室中夜書又身生光達照小物見其綵色一旦數十人乘虎豹來迎之延年遂入崑崙

道部

山仙去

獻桃　食棗

王母獻武帝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汗漫　逍遙

從汗受而遊汗漫仙人名咸道逍遙續仙傳

青牛　白鹿

老子漢門

白龍　青鳥

陵陽子明乘白龍仙去王母使者

偷桃　種杏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南窓下有人窺看王母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鄰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此子昔爲太上仙官但務遊戲太上謫使在人間也吳董奉侯官人有道術爲人治病不取錢病愈重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許得萬餘株乃縱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芸治後杏子大熟乃于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啗而去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羣虎逐之

三君　四叟

茅濛字初成咸陽人知周室將衰不求仕進師事鬼谷愛長生之術遂入華山修煉秦始

皇三十年九月庚子日白日升天元孫盈固衷盈字叔申漢地節中得道于金陵句曲山受金匱九錫之命爲司命眞君人因改句曲爲茅君山或曰初元中入句曲山爲太元眞君弟固爲武威太守衷爲上郡太守聞兄盈得仙皆棄官訪從學道俱成地仙因爲定錄眞君衷爲保命眞君兄弟三人號三茅君各居一峯故世號三茅峯下詳仙二

入壺　坐甕

東漢費長房爲汝南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市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于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餅餌食之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謫令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後長房從壺公求道入深山于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于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于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撫之曰子可教矣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于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歸來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笞百鬼役使社公眞誥曰壺公姓施名存魯人孔子弟子三千數內之一人

道部

也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浴之即愈王老遂爲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頭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合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暮一時輕舉舍屋雞犬皆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騎狗　釣龍

子先漢中卜師也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曰急裝當與嫗俱去夜有仙人騎二茅狗呼子先子先將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人後嘗于山上聞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陵陽子明者姓竇漢丹陽人好釣得白龍子明放之後數十年得白魚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采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百餘年仙去按于明美時當爲陵陽令與欲而民自化

呼錢　磨鏡

俱詳仙二

牧龍　養雞

抱朴子曰蔡誕入山不堪其苦而還誑其家人曰吾爲地仙位卑爲老君牧龍因與羣仙博戲輸一五色斑龍以此被謫崑崙山下芸鋤芝草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牢雞皆有名字暮棲樹上晝則放之欲呼雞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錢輒置之而去後升吳山白鶴孔雀嘗止其傍

啖花

餌桂 上詳仙一雜貴公餌桂而得仙 金花 瑤草 陰眞君歌北方正氣爲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爲一體朱雀調運生金花注云北方正氣是水東方甲乙是木朱雀南方火也山海經姑射之山帝女死爲化爲瑤草又高唐賦序帝之季女名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精神化爲草故名瑤草瑤草乃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 逐犬 斬蛟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于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釜亦得不死因號其峯爲童子峯下詳仙二 飛鳧 化鳥 上詳仙二王次仲變篆隸秦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化爲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二大翮與使者始皇因名落翮山 跨虎 牽犢 吳彩鸞濮陽吳猛女也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寓鍾陵紫極宮一日西遊山觀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峯頂曰非文簫邪遂與生攜手下山歸鍾陵爲夫婦簫貧不能自給彩鸞

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者僅十載稍爲人知遂偕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仙傳犢子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有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會犢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魏都賦犢配連留即此 食松 乞樹 上詳仙二夷堅志劉氏鯉堂前有大櫃樹忽夢一女官自稱麻姑乞此樹修齋劉設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樹所在即詣麻姑廟視之槐已仆其前矣 薦葵 留飯 唐光化閒馬氏女既嫁家貧養姑尤謹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備識去家百里食有葵即以箬笠采還家薦于姑頃之復回人知其不死呼爲馬大仙 唐李荃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徧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經其本糜爛荃抄讀數千遍不曉其義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弊衣扶杖袖狀甚異見路傍一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于木火發必尅荃驚問曰此陰符經文母何得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六周甲子矣荃拜母共坐石上說陰符之義日已晡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瓢令荃取水及還已失老母所在但留麥飯于石上荃食之後血氣

不衰入名山訪道不知所之 撫琴 磨鏡 王徽柔祖姪女幼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宮有召命當請仙官趨詩云疏木齊山無定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惟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九華具尨云眼老身之鏡耳者體之磨視多則鏡醫聆衆則購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磨之術 裹丹 賷酒 賈知微遇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一丸與之神仙傳餘杭姥嫁于西湖農家善采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之是後蓬仙時降因投一丸藥以貧酒賞姥服之仙去後十餘年有人過洞庭湖遇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 駕鹿 乘鸞 漢武帝內傳魯女生本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术乃絕穀十餘年顏色如桃花一日與親故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于華山廟前騎白鹿餌胡麻令貿女先鉏里鄉故人也高化劉安上女育于崔慰初至九嘉與羽人說道得度世之去及笄許嫁陳氏子劉氏送之忽有一白鶴自空而下劉女乘之而去陳新詩云白鶴乘去人何在壽舄飛來信巳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儔 牧羊 引犬 上詳仙二書

仙經不知何許人常攜媼幼女引一犬息國馬嶺翻柵下一日至河岸渡舟師拒之媼攜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又登東岸石龕遂與女及犬俱化龕中 九節杖 五雲車 仙人有九節杖杜詩云安得神仙九節杖五雲車仙人所乘也周庾信步虛詞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 綠玉篇 黃庭經 仙經有綠玉篇黃金篇古皆篇下詳仙二 刀圭藥 油囊酒 唐詩仙賜刀圭藥還留不死名又朱文公感興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陶本草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一說刀圭是藥器也麻姑至蔡經家酒盡就餘杭姥沽酒一油囊酒五十 服絳雪 搗元霜 唐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雲容果再生雲容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之常令獨舞霓裳于繡嶺宮或云雲容姓張唐長慶中裴航秀才因下第遊鄂渚謁故舊崔相國得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于襄漢同載有雲翹夫人乃國色也航因賂侍婢裊烟求達詩一章久無答航無許又求名

甖珍果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會後又使裊烟持詩與裴曰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不能達答詩之旨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答寒暄而已及抵襄漢不告辭而去航訪求之竟無蹤兆航遂飾裝歸輦下經藍橋驛渴甚見一舍有老嫗緝麻苧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裴揖之憶樊夫人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于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甆甌航接飲之眞玉液也因還甌揭箔覩一女子艷麗嬌人航納厚禮聘之嫗曰我今老病止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若欲娶此女者得玉杵臼當與之也航至京訪求獲玉杵臼于虢洲卞老緒遂挈抵藍橋更爲擣藥百日乃得娶雲英而仙去雲翹夫人乃雲英之姊即劉綱妻也

仙四

原 桃源秦人 芝田雲衆文選 吸沆瀣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沆瀣北方夜半天地元黃之氣也楚辭

生羽翼鮑驗見覲文帝詩生引翼 高擧出空後漢上成公密

縣人初行久不還後歸家語人曰我已得仙辭去人見其高擧出空良久乃沒 徐行去疾蜺覩

字太元行龍山見前一少年姿容盛茂徒行甚徐而走去沐庚親乘名馬逐數里終不能及意甚異之及問少年答曰我中山陰長生也

松喬 彭朔 駕鶴 驂龍 上清

靈族 絳節 朱幡 羽化 蟬蛻 羽蓋 芝蓋

霓旌 霓裳 雲軺 雲軿 風馭 霞衣 羽駕

烟駕 却粒 服氣 羽客 羽人 靈仙 列仙

羣仙 九仙 紫府輕擧 碧落上升 龜鶴之年

金石之壽 綿日月而不老 配天地而長存 求仙

采菖蒲出神仙傳云王生陽城人漢武帝登嵩山忽有神人禮而問之曰某九疑山人也聞中岳有菖蒲一寸九節食可長生故來采之忽失神人帝遂採服性熱生煩惱不快 得石髓嵇康與王烈共

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與康皆凝爲石 稟氣自然養生論云或以神仙可以學得不死

可以力致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得之 養性爲旨眞誥云章震周魚王時南郡人

常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乃著道書百餘篇精下五行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爲旨後入空峒山

仙去 不務垂衣 空思脫屣武帝歎曰使我得如淮南王棄天下如脫屣

谷永諫成帝曰捕風捉影終不可得 郭璞卜許邁遇泰上文曰君元吉自天

宜學升遐之道邁閱鮑靚隱跡潛遁乃候之未盡遠親謂飲坑謂霤山近延陵之茅山足洞庭西門潛通五岳

于足往來茅嶺冋至昨節還家 徐生知懼訪蓬嶽以無歸秦皇令徐福求藥蓬

萊山 欒大伏誅求羨門而不得初漢武拜欒大爲五利將軍 神仙

難致 政化易傷 仙存象外不可苟求 道在域中

所宜馴致 崆峒訪道雖軒后之或遊 蓬島求仙豈

秦王之可致 增 泛海求師雲笈籤云女眞焦靜眞泛海求師精思至誠至一山

遇道者導至方丈見二女仙問道曰子欲爲眞宮可謁東華青童道君授三皇法請名氏曰天台司馬承禎也

歸詣承禎求度未幾上升 舉家乘雲段立仲奉玉皇授都仙衆家乘雲

仙五

原 詩 魏文帝遊仙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擧生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曹植遊仙詩曰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霞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

北極登元渚南翔陟丹丘　又五遊詠曰九州不足步
願得淩雲翔逍遥八紘外遊日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
我素霓裳華蓋紛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
造昊蒼閶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
微堂上帝伏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
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
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又遠遊詩曰靈鼇戴方丈
神嶽儼嵯峩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蕋可療飢仰
首漱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晉何劭遊仙詩
曰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遰陵峻嶽連翩御飛鶴

　張協遊仙詩曰崢嶸元圃深嵯峩天嶺峭亭館籠雲
構修梁流三曜蘭葩蓋嶺披清風緣隟嘯　成公綏仙
詩曰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從學度世
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戲上何惜千金寶
但願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庾闡遊仙詩曰神嶽竦丹
霄玉堂臨雪嶺上采瓊樹華下挹瑤泉井　又曰南海
納朱濤元波灑北溟仰盼燭龍曜俯步朝廣庭　又曰
邛疏鍊石髓赤松漱水玉憑烟眇封子流浪揮元俗崆
峒臨北戶昆吾眇南陸層霄映紫芝潛澗泛丹菊崑崙
涌五河八流縈地軸　又曰三山羅如粟巨壑不容刀

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高輕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玉
泉出靈鳧瓊草被神丘　又曰熒熒丹桂紫芝結根雲
山九疑鮮榮夏馥冬熙誰與薄采松期　又曰赤松遊
霞乘烟封子鍊骨凌仙滄漱水玉心元故能靈化自然
　又曰乘彼六氣渺茫輜駕赤水崑陽遥望至人元堂
心與罔象俱忘　又曰朝漱雲英玉蕊夕挹玉膏石髓
瑤臺藻構霞綺鱗裳羽蓋級纚　又曰玉樹標雲翠蔚
靈崖獨拔奇卉芳津蘭瑩珠隧碧葉灌清鱗萃　又曰
玉房石櫃磊砢燭龍銜輝吐火朝采石英夕餌瓊
葩巖下　張華詠蕭史詩曰蕭史愛長年嬴女希童顏

火粒願排棄霞霧好登攀龍飛竟天路鳳起出秦關身
去長不返簫聲時往還　又遊仙詩曰雲霓垂藻旒羽
袿揚輕裾飄登清雲間論道神皇廬蕭史登鳳音王后
吹鳴竽守精味元妙逍遥無為墟　又曰玉佩連浮星
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艷體餐瑤華湘妃詠涉江漢
女奏陽阿　又曰乘雲去中夏隨風濟江湘亹亹陟高
陵遂升玉巒陽雲娥薦瓊石神妃侍衣裳　湛方生廬
山神仙詩并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
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絶阻重險
非人跡之所遊窈窕沖深常含霞而貯氣眞可謂神明

之區域列眞之苑圃矣太元十一年有採樵其陽者于
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法服獨在巖中俄
頃振裳揮錫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
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
詩曰吸風元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郭璞
遊仙詩曰暘谷吐靈曜扶桑森千丈朱霞升東山朝日
何晃朗迴風流曲櫺幽室發逸響悠然心永懷眇爾自
遐想仰思舉雲翼延首矯玉掌嘯傲遺世羅縱情在獨
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希賢能勵德羨魚當結網
　又曰采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頹呼吸玉滋液妙氣盈

胷懷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鮮裳逐電曜雲蓋隨風
迴手頓羲和轡足踏閶闔開東海猶蹄涔崑崙螻蟻堆
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又曰登岳采五芝涉澗將
六草散髮蕩元溜終年不華皓　又曰四瀆流如淚五
岳羅若垤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　又曰縱酒濛汜
濱結駕尋木末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目
右眷極朱髮　又曰璇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搖瓊林籠
藻映碧樹疏英翹丹泉漂朱沫黑水鼓元濤尋仙萬餘
日今乃見子喬振髮睎翠霞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廣
盤虬舞雲輅　齊袁彖遊仙詩曰羽客宴瑤宮旌蓋乍

舒設王子洛浦來湘娥洞庭發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
月並馭排帝闥連吹入天闕萬古一方春千霜豈二髮
　又曰白玉三重階黃金九層路采烟拂紫霄芳風搖
碧樹　陸慧曉遊仙詩曰旌翻玉華晦神轉雲光移襲
爲黃山下投佩朱路岐　又遊仙詩曰水華究靈奧陽
精測神秘具聞上仙訣留丹未肯餌潛名遊柱史隱跡
居郎位委曲鳳臺日分明柏寢事蕭史暫徘徊待我升
龍轡　梁簡文帝仙客詩曰漆水豈難變桐刀乍可揮
青書長命籙紫水芙蓉衣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穿
池聽龍長叱石待羊歸酒闌時節久桃生歲月稀　沈

約和竟陵王遊仙詩曰夭矯乘絳仙蜿衣方陸離玉鑾
隱雲霧溶溶紛上馳瑤臺風不息赤水正漣漪崢嶸元
圃上聊攀瓊樹枝　又曰朝止閶闔宮暮宴清都闕騰
蓋隱奔星低鑾避行月九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沒青鳥
去復還高堂雲不歇若華有餘照淹留且晞髮　又陶
先生登樓不復下詩曰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軿
不展地仙居多麗譙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衡書必
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又赤松
澗詩曰松子排烟去英靈眇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
不息神丹在茲化雲軿于此陟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

冀渴就華池飲飢向朝霞食何時當來還延佇青巖側
又和劉中書仙詩曰殊庭不可及風標多異色霞衣
不待縫雲錦不須織　又曰清旦發元洲日暮宿丹丘
崑山西北映瑶泉東南流霓裳拂流電雲車委輕霰崢
嶸上不覩寥廓下無見　王筠東南射山詩曰還丹改
容質握水駐留年口含千里霧掌流五色烟瓊漿泛金
鼎瑶池灈玉田倏忽整龍駕相遇鳳臺前　周庾信和
趙王遊仙詩曰藏山還采藥有道得從師京兆陳安世
成都李意其玉魚傳相鶴太乙受飛龜白石香新芋青
泥美熟芝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棊石文如碎錦藤苗

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遥祠　陳陰鏗賦得神仙
詩曰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餌菊恒
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爲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增】唐王績贈學仙者詩曰采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
玉壺横日月金闕斷烟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
知彭澤意更覺步兵邪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
寧可醉定不學丹砂　宋之問王子喬詩曰王子喬愛
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揺瑟鳳吹笙乘騎雲氣噏
日精噏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
露濕人衣　李白元丹丘歌曰元丹丘愛神仙朝飲頴

水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
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横江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
心無窮　常建宿五度谿仙人得道處詩曰五度谿上
花生根依兩崖二月尋片雲願宿秦人家上見懸崖崩
下見白水湍仙人彈棊處石上青蘿盤無處求玉童翳
翳惟林巒前溪遇新月聊取玉琴彈　韋應物學仙詩
二首曰昔有道士求神仙靈真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
一髮懸卧之石上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試過名奏玉皇
乃升天雲氣冉冉漸不見留語弟子但精堅　又曰石
上鑿井欲到水惰心一起中路止豈不見古來三人俱

弟兄結茅深山讀仙經上有青冥倚天之絶壁下有飈
颸萬壑之松聲仙人變化爲白鹿二弟翫之兄誦讀讀
多七過可乞言爲子心精得神仙可憐二弟仰天泣一
失毫釐千萬年　楊衡仙女辭曰玉笄初侍紫皇君金
縷鴛鴦滿絳裙仙宫一閉無消息遥結芳心向碧雲
令狐楚贈毛仙翁詩曰宣州渾是上清宫客有真人貌
似童紺髮垂纓光髧髧細髯緣頷緑茸茸壺中藥物梯
霞訣肘後方書縮地功既許焚香爲弟子願教年紀共
椿同　李康成玉華仙子歌曰紫陽仙子名玉華珠盤
承露餌丹砂轉態凝情五雲裏嬌顔千歳芙蓉花紫陽

綵女矜無數遥見玉華皆掩嫭高堂初日不成妍洛渚流風徒自憐璇堦霓綺閣碧題霜羅幕仙娥桂樹長自春王母桃花未嘗落上元夫人賓上清深宫寂歴厭層城解佩空憐鄭交甫吹簫不逐許飛瓊溶溶紫庭步渺渺瀛臺路蘭陵貴士謝相逢濟北書生尚廻顧滄洲傲吏愛金丹清心廻望雲之端羽蓋霓裳一相識傳情寫念長無極長無極永相隨攀霄歴金闕弄影下瑤池夕宿紫府雲母帳朝餐元圃崑崙芝不學蘭香中道絶却教青鳥報相思　孟郊列仙文詩曰太霞霏晨暉元氣無常形元轡飛霄外八景乘高清手把玉皇袂携我晨中生元挺自嘉會金書折華名賢女容所妍相期洛水軿　又求仙曲曰仙教生爲門仙宗靜爲根持心苦妄求服食安足論鍊惑有靈藥餌眞成本源自當出塵網馭鳳登崑崙　張籍求仙行曰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採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摇在天囘白日甘泉玉樹無仙實九皇眞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丹田有氣凝素華君能保之升絳霞　李賀仙人詩曰彈琴石壁上翩翩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雲鹿飲寒澗下魚歸青海濱當時漢武帝書報桃花春　白居易夢仙曰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

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羽衣忽飄飄玉鸞俄鏘鏘坐空眞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鄉國處纔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仙來相引朝玉京安期羡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旣寤喜自驚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巖扃恩愛捨骨肉飲食斷羶腥朝餐雲母散夜吸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輜軿迎前期過已久鸞鶴無來聲齒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身與糞壤幷神仙信有之俗力非所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悲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李翔贈毛仙翁詩曰紫霄仙客下三山因救生靈到世間龜鶴計年承甲子氷霜爲質駐童顔韜藏休咎傳眞籙變化枯榮試小還從此更教塵骨貴九霄雲路願追攀　崔郾贈毛仙翁詩曰存亡去住一壺中兄事安期弟葛洪甲子已過千歲鶴儀容方稱十年童心靈暗合平人數藥力潛均造化功終待此身無繫累武陵山下等黄公　賈島遊仙詩曰借得孤鶴騎高近金烏飛掬河洗老貌照月生光輝天中鶴路直天盡鶴一息歸來不騎鶴身自有羽翼若人無仙骨芝朮無煩食　李商隱

謁仙曰從來繫日乏長繩水去雲廻恨不勝欲就麻姑
買滄海一杯春露冷如氷　溫庭筠水仙謠曰水客夜
騎紅鯉魚赤鸞雙鶴蓬瀛書輕塵不起雨新霽萬里孤
光含碧虛露魄冠輕見雲髮寒絲七炷香泉咽夜深天
碧亂山姿光碎平波滿船月　曹唐穆王宴王母于九
光流霞館詩曰桑葉扶疎閉日華穆王邀命宴流霞霓
旌著地雲初駐金奏掀天月欲斜歌咽細風吹粉藥飲
酣清露濕瑤砂不知白馬紅韁解偷喫東田碧玉花
又漢武帝將候西王母下降詩曰崑崙凝想最高峯王
母來乘五色龍歌聽紫鸞猶縹緲語來青鳥許從容風
廻水落三清月漏苦霜傳五夜鐘樹影悠悠花悄悄若
聞簫管是行蹤　又漢武帝于宮中宴西王母詩曰鼇
岫雲低太乙壇武皇齋潔不勝歡長生碧字期親署延
壽丹泉許細看劒佩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花寒秋
風裊裊月朗朗玉女清歌一夜闌　又王遠宴麻姑蔡
經宅詩曰好風吹樹杏花香花下眞人道姓王大篆龍
蛇隨筆札小天星斗滿衣裳閒抛南極歸期晚笑指東
溟飲興長要喚麻姑同一醉使人沽酒下餘杭　又劉
晨阮肇遊天台詩曰樹入天台石路新細雲和雨動無
塵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夢後身往往雞鳴巖下

月時時犬吠洞中春不知何地歸依處須就桃源問主
人　又劉阮洞中遇仙子詩曰天和樹色靄蒼蒼霞重
嵐深路渺茫雲竇滿山無鳥雀水聲沿澗有笙簧碧沙
洞裏乾坤別紅樹枝前日月長願得花間有人出不令
仙犬吠劉郎　又仙子送劉阮出洞詩曰殷勤相送出
天台仙境那能却再來雲液既歸須強飲玉書無事莫
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廻惆悵溪頭從
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　又仙子洞中有懷劉郎詩曰
不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鶴夢長洞裏有天春寂寂
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沙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
曉露風燈零落盡此生無處訪劉郎　又劉阮再到天
台不復見仙子詩曰再到天台訪玉眞青苔白石已成
塵笙歌寂寞閒深洞雲鶴蕭條絕舊鄰草樹總非前度
色烟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
人　又紫河張休眞詩曰琪樹扶疎壓瑞烟玉皇朝客
滿花前山川到處成三月絲竹經時即萬年樹石冥茫
初縮地杯盤狼籍未朝天東風小飲人皆醉從聽黃龍
枕水眠　又蕭史攜弄玉上昇詩曰豈是丹臺歸路遙
紫鸞烟駕不同飄一聲洛水傳幽咽萬片宮花共寂寥
紅粉美人愁未散清華公子笑相邀緱山碧樹青樓月

腸斷春風爲玉簫　又黄初平將入金華山詩曰莫道
眞遊烟景賖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樹春常在洞口
人間日易斜一水暗廻閒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
成隊難收拾喫盡溪邊巨勝花　元元好問三仙祠詩
曰三仙祠下往來頻顚頷征衫滿路塵簫鼓未休寒食
酒樵蘇時見舊都人吹殘芳樹紅仍在展放平田緑已
匀西北并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劉因仙人圖
詩曰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
人在應悔虛名落世間

原賦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見上
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宅彌
萬里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廹隘朅輕擧而遠遊乘
絳幡之素霓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修竿總光曜之
采旄垂旬始以爲幓曳彗星而爲髾絶少陽而登太陰
與眞人乎相求屯余車其萬乘綷雲蓋而樹華旗歷唐
堯于崇山過虞舜于九疑徧覽八紘而觀四海朅度九
江越五河時若曖曖將混濁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排
閶闔而入帝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遥集飛鳥
騰而一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遺屯騎于

元闕軼先驅于寒門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視
眩泯而無見聽敞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遐超無友而
獨存　晉陸機列仙賦曰夫何列仙元妙超攝生乎世
表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閒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緬
邈其難老爾乃呼吸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
餐違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
遊棲則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覩百化于神區覿天皇于
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又陵霄賦曰挾
至道之容微狹流俗之紛沮飈余節以遠模風扶搖而
相予削陋跡于分丘省遊仙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
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旅詠陵霄之
飄飄永終焉而弗悔昊蒼焕而運流日月蹴其代序下
霄房之靡迄卜良辰而復擧陟瑶臺以投轡步玉除而
容與　梁陶弘景水仙賦曰淼漫八海汯汩九河中天
起浪分地寫波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築月阿逷者潼
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
洞臺娥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來于是碧巖無霧緑
水不風飛軒紛鳳遊輧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麾
八老顧拂四童酌丹穴之酎薦麟洲之肴錦旌麗日羽
衣拂霄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于蒙轂求呂

梁于石城從務光于底柱索龍威于洞庭迎九元于金闕謁三素于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遥以長生【增】唐王延齡夢遊仙庭賦曰葛稚川見素抱朴傲世忘榮借潔白之道吸元和之精泊乎意朕飄然體清于時秋風蕭蕭秋夕凛凛野猨垂幕山童薦枕須臾之間乃安斯寢神倏忽而逾邁眇不知其所届紛溶溶而上馳將若遊乎天外駕白鹿驂斑麟飛翠蓋騰紅輪横絶南斗超凌北垠出崑虛以騁志過滄溟而問津呵風伯叱雷父披天門謁天宇太乙之居兮金碧堂洞鬱容兮不見陽芯珠履地雲屏匝廊色剡剡其揚彩爛燐燐以成章

旖旎旌節褷襬羽裳蒼龍吹篪丹鳳為彝洞轇轕乎東廂此其大較也若乃羣仙之所盤薄珠庭之所蘱濩曼以玉堂映以朱閣靈怪潛秘光華相錯陰陽不能授其寒暑造化不能生其美惡及乎上眞降命赤書爰作逮陽侯而波靜走姮娥而月落值江妃之倩練驚海童之閃鑠其翱翔曠遠者嬉九垓排三山紫煙生白雲間偃蹇天矯翩錦縹緲可見而不可攀至夫靈草自然珍木不死餐霞嚥液乘鴻躡鯉或隱山林或遊城市斯實元都之能事尤難測其云巳洪崖先生方睟其容頷其頤曰中州之士也爾來何遲出秘訣約眞期挹花池之水唱天閶之詞既乃避席屏氣拜命之辱精皦皛兮從空浮長覺悟兮還舊丘唯見塵書滿屋皓月生樓涉化窮極無跡難求豈莊周夢為蝴蝶蝴蝶夢為莊周歟意者天聰明神正直親其貞亮之槩照以元魁之極雙童兮何日再逢上清兮何時再陟掩空館而愁臥撫長懷而歎息

【原】【頌】晉孝秀王喬赤松頌曰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握氣靈德是綏藏器華圃亢首騰飛齊跡風雲超遠姿微乃翔靈墳鳥像人聲低佪舊土眷此平生惠而不諒凋我素形神儀既隕翻飛而征遨遊八維跨騰九冥鏖

慶罔極與道虛盈

【原】【贊】晉陸機王子喬贊曰遺形靈嶽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颻紫微　郭璞馮夷贊曰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　又曰水土氷鱗潛映洞川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宋謝靈運王子晉贊曰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登雲天王子愛清淨區中實囂諠冀見浮丘公與爾共繽翻　又巖下一老翁五少年贊曰衡山采藥人路迷糧亦絶過息巖下坐正見相對說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别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　梁江

淹王子喬贊曰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䆗窕學鳳對巑岏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霄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又陰長生贊曰陰君惜靈骨埋璧詎爲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又白雲贊曰紫烟世不亂赤鱗庖所捐白雲亦海外益蒀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清都裏乘此乃登天　又秦女贊曰青琴旣殯世綠珠亦絶羣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綵雲璧質入不見瓊光俗詎聞願使洛靈往爲我道奇芬

【原】書　梁陶弘景荅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某等白嘗竊觀仙書輙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旣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元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畧聞雅說隱居荅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乎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旣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論】晉庾闡列仙論曰夫無怪物之所以然後可以通于命以達變化之情者不怪詭于異端測自然之根者不猖狂于一物故形骸雖細推之愈廣天地雖巨別之彌狹然則形骸華岱之秋毫太虛天地之掌握耳又何足以言其變化哉又若秦皇漢武體無靈骨雖懷奇化終于尸沒傾天下之資忽萬乘之位方士輻湊萬端鱗萃無救于頹年無補于一至

【增】序　唐陳子昂別中岳二三眞人序曰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寘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簫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烟駕不逢羽人常往去冩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

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覔裳眇然冥蹬獨立眞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元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寔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元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璚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汩吾和仙人眞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遥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元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乎辭家而不歸

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增記唐王師簡下泊宮三茅君素像記曰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治國其用不極由乎恬澹者則詣眞理乘化出入人紀罔窮廣成柱軒皇之尊關令關元元之訓冥搜虛極呼吸日月上賓之軒代有其人茅眞君伯氏仲氏虔奉元樞退然若喪脫履萬類騰跡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朝山之月肩駕擊轂白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詭說則曰眞君長往亦以綰吳栽司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故關書且嘗遺一畝之宮于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下泊久不治榛蕪積焉遊者憮然則有東周黍離殷墟麥秀之歎矧靈仙何處哉我河東公華康平此藩吏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爲以宅清淨元門垂祐有國有家者屬焉由是捨俸入之錢以宏其棟宇置眞君之像惟肖其儀形設雲幄于兩楹分玉座而鼎足以嚴其覲雙侍童衛焉以備其教龍虎左右端翊焉升其堂塗稽首拜手忽若前後左右旄節羽衛從諸天行揖其冰容以敬以肅則若美其目口流滌發論破人昬惑往眞之跡將墜復振此教之演騁事而弘深其率教者曰與廢繼

絕則由乎人業福獲祉必感乎至公恒以黃籙法會元辰修畢仍歲必緝數紫陽玉眞當負扆而頒命列陪位而贊拜碧雞天籟宵燭如星奉章上元昭格昊帝蓋所以保和封內儲慶皇家門閥之祥我事丘禱至哉賢侯之業也粤元和甲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力公之宇內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元門龜龍以標儀矩受成事指願而叶焉乃欽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戒于我政者譔而刊之師簡諂于良書故不敢沒其美云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八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九

道部二 道士 養生 丹藥 圖籙 法術 齋物

道士一

原大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陸法師曰凡道士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淸淨爲師太和爲友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增老子立德經曰道士有上中下深于道多者名上座　辯惑論曰道家方術濁穢不淸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破邪論曰喚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口唾爲玉液　又曰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臾叔羅　辨正論曰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謗號闍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章奏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渥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謎銜伏比畜生之類　蘇軾曰夢一道士羽衣翩躚

道士二

原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眞人軌草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　又曰平王東遷洛邑又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後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又度三十五人文帝幸雍爲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　三洞道科曰道士有五一天眞道士高元皇人之流也法琳論曰鬱華子廣成子紫府先生中黃眞人河上丈人亦是也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例也法琳論曰赤松子鬼谷子劉叔卿欒子長安期先生王方平魯女生亦是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法琳論曰王倪善卷東園公甪里先生亦是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法琳論曰杜沖彭宗王探封君達王子年陳寶熾李順興亦是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鍰鏗之倫也　增眞誥曰張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晚學長生之道得九鼎丹經聞蜀中多名山乃入鶴鳴山著道書二十篇仙去　集仙錄曰張天師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黙朝之道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身制命之術　正一經曰陵學道于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見在　神仙傳曰陵七試弟子與趙昇王長三人皆白日沖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乃沒于雲霄也　仙鑑曰上清眞人符令玉女二人引陵與夫人雍氏于雲臺

峯白日昇天　笑道論曰張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夫人皆云白日昇天　眞誥曰張鎭南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遂乃夜解明旦視之形如生此壇今猶存　仙鑑曰衡以眞人之法付係師與妻盧氏得道陽平山白日飛昇　又曰曹操西征魯以手板盡地成河兵不得渡使者以水師至岸魯以手板蓋其河水中輙出高峯兵不能進曹公遣使封之不受後修煉白日乘龍昇天　江表傳曰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冡頭

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通鑑宋營陽王紀曰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君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魏主起天師道場重壇五層給道士一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唐睿宗紀曰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　通鑑曰睿宗朔以上女萬安公主爲女冠欲以追福　又曰天寶三載楊妃乞爲女冠號太眞　又曰賀知章還秘書監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又曰唐武宗會昌六年上受三洞法籙于衡山道士劉元靜　廬山記曰唐

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亦曰元流眞侶　又曰唐代宗時李泌乞爲道士賜紫衣　又曰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葉靜能入直翰林爲國子祭酒

道士三

【對】素券　赤明（太上丹簡墨籙經曰若受法位至眞一　及太乙素分之籙可署先生之位靈寶五鍊經曰昔赤明天中道士鄭仁安功德未滿死干　長桑北戎之阿元和先生司此五鍊生尸之待鬱然而魏爲上宮　勅帝老君）

悟師　無友（太平經曰悟師一人教十家　了千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　敎萬眞誥曰李少君口訣云道士去世　不事王喪畢無君也渭然獨立是無友也）

稷丘　鬼谷（列仙傳曰稷丘公者大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狩乃　迓前南衣黃冠擁琴來迎帝曰勿上必傷指帝上左指折爲之公立祠　下洋鬼谷道士二）

元黃　青赤（秘眞要元玉屑金華　王經曰朱字厚文帔光映軒上屈元黃中序天眞龜山元籙經曰皇　上萬始先生以三月朔化形爲青赤紫三色之老）

三景　二暉（太上八素眞經曰凡遵二景飛綱三景飛了巳　度三人什師友巳從傳授得拜三眞法師上青紫晨君經云上皇先生紫　晨君蓋二暉之精結玉晨之精）

東園公　西門惠（喬嵩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四皓也詳道士二　又曰道士西門惠知王莽之將紀劉氏復爲天子）

觀心　占色（王遠字方平常降蔡經家須臾麻姑至　騎從半下方平麻姑手爪如鳥經私心曰背癢時得擬之佳也方平曰姑神人女何謂其爪可　擅背邪遂鞭之經隨縱夕平學道方平使背上從後觀之曰一邪不可教之仙道遂拔履世術見之泄杖曰矣　大帝時務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見之號曰百歲翁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合　其則大慶嚴數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也一日忽去不知　所之）

迎母　遣妻（羅寄之下靜處丹陽句容人爲　道士事親至孝住石者觀母老不敢遠離乃迎母于觀邊立小屋以晝夜省母終齋　過禮誠者嘉之　許邁字叔元志求仙道先娶吳郡孫）

宋女爲妻遍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道其妻云欲聞歷翁
之響山鳥之音以爲蕭韶九成不能勝也偶景肯惹之
下棲息巖岫之室以爲宮殿堂廣不能過也
情願所終志絶于此吾其去矣長別離矣

貴人 **給戸** 洞淵經云道士貴人恐天上來也下詳道士一

增 **玉局** **金門** 成都有玉局觀東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洞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金門羽客詳道士二

贈鶴、**索泉** 仙傳拾遺曰道士管霄霞龍紅鶯一雙遺王羲之請書黃庭經曰此鶯乃仙縞也後果飛昇去續博物志曰唐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開凡火服之反促毒困出一玉象狀如李曰此可求句漏瑩服者爲餌燃香致象身下勿令瑞人鼎太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生出乃可服北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又出金象云此是雖者貴其相伴不爾王象飛去德裕服之顏面愈少乃于部下採聘名妹至百不止由是象砂不復吐後尚還弄愚道去道士熟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淵并作二象如圓火自然飛出德裕死

于朱崖

燒香 **呑棗** 上詳道士二舒城人省之道爲見源宮道士當見二仙人對奕與一棗子令之道呑之後尸解

撫琴 **得劍** 上詳隱丘注龍蒋岑信宮道士郎法齊剔宋初陰于處外之卯山一年天人朝曰石下有天師組劍去書修錄三年果得之乃得道仙去

養雞 **畫牛** 萬州城南有道士年九十九自言文出人因處瀼昭壞結董子此養一雞大如劍挂子日置城中嘯即苦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蟆以線繫几秦闢道士飯已卬登几食其餘又有鑷狀如鼎置合中時使出戲衣揮霞脩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道人也迭丛道土范子邪嗜酒落說謨人意外事多奇中善書牛往訪郡人錢筆曰貫公畫四軸也來相贊畫成觀然就迹將叡得片紙于席閒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屐蓋其亡日也

置階 **給俸** 宋徽宗府置道階凡三十六等道者有俸始此宋讓宗始給道主俸道士有俸始此

金仙 **王眞** 唐景雲元年睿宗第八女西成公主出家爲女冠二年改封寫金仙睿宗第九女昌隆公主與丙成并出家爲女冠二年改封爲王眞

餐花 **絕**

粒 唐顔眞卿麻姑壇記自麻姑發跡于茲嶺南眞遺壇于龜原花姑表異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變仙而餐花絕粒

敲磬 **進箏** 唐項斯送宮人入道詩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卻進昭陽舊賜箏日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篆八字 **隔兩塵** 北夢瑣言後唐清泰中道士嘔式于萬陽觀聚課有蘇學士者因上山世採見道士五人曳鞭羅汎被身長大欲鶴問太薛辭之乃遊其彩背上朱篆一行八字道上來虛府去薛歸觀誌其事無有歲其篆者渓人丁約隱卜辛汗辛子威師事之三日辭去約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告子威尚有兩世塵緣未滿也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步虛聲・**回風術** 吳筠記曰陳思王遊魚山聞巖裏有誦經聲清遠遒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爲神仙之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王建詩曰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按與步虛詞俞靈瓊可聞人入衛山九眞觀修道十餘年南嶽赤君授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

乞長生訣 **合**

大還丹 六沽周義山遇羨門子高再拜乞長生訣羨門子高曰汝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眞仙傳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丹名言其九轉循環也

道士四

原 **善忍** 家資五號經曰昔善忍國有道士姓現字信然師無常

句曲 眞誥曰秦孝王時道士居大賓往句曲山下種五果也

刳心 未道 **反性** 遺形反性

給田 祭田令曰道士受老子經以上前上給田三十畝宮尼受經具成作此

置正 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正平昌嶽景眞子道輔時爲大下居爲國壽元建安毛偉于座閑曰道家經教升禁甚重老子二篇置爲乃授道先聖之旨非凡所說邪異曰崇秘嚴抒江宗妙化理在相成事非乘超

華陽隱居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自號華陽隱居常謂人曰我心恒如明鏡遇物不濁好行陰德拯救窮困合施諸藥遠近賴之

元圓先生 辭丑字也寶沛國人梁時師元圓先生以文章見美善書翰嘗書一章子崇靈

觀者登上見者歎之　結字中茅太平經云蔣負芻與人晉陵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茅山有志栖託齊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抱陶後朗緘結字中茅仍清貞度嶺相就經與藥術常並論之

撟船絕嶂諸伯玉字元瓊吳郡錢塘人初遊南岳路入關中飛湍走險伯玉自舟曉覩衡嶽忽起山水暴至敵館上巔崩落絕嶂徒侶以猶水廣綠阻尋求見伯玉自若以小杖撟舟涉不測之泉求驗服

眞籙　仙材　羽服　元官　探元　養素　性與道俱　志以道尊　同塵和光　久視長生　心啓元關　品登仙籙　奉教元元　宅心清淨　名隸紫府　心求元珠　得崆峒之道　與汗漫之遊　與道浮沈　惟道是從

道士五

原詩周庾信道士步虛詞曰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眞要妙思元牝虛無養谷神丹丘乘翠鳳元圃馭斑麟移黎付苑吏種杏乞山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又曰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霞春泉下玉霤青鳥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上元應送酒來在蔡經家　又曰歸心遊太極回向入無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鳳杯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簧三舌響春鐘九乳鳴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又曰北闕臨元水南宮生絳雲龍泥印玉策大火鍊眞文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　又曰地鏡階基遠天窻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爲迴林鶴巢堪鍊石蜂房得煑金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蓬瀛入海底何處可追尋　又曰麟洲一海濶元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經餐林慮李舊食緱山桃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唐魏知古元元觀尋李先生不遇詩曰羽客今何在空尋伊洛間忽聞歸苦縣復想入函關未作千年別猶應七日還神仙不可見寂寞返蓬山

增盧照鄰贈李榮道士詩曰錦節銜天使瓊仙駕羽君投金翠山曲奠璧清江濆圓洞開丹鼎方

壇聚絳雲寶昄幽難識空歌迴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在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遙看八會所眞氣曉氛氳　駱賓王秋日餞陸道士陳文林詩曰青牛遊華岳赤馬走吳宮玉柱離鴻怨金罍浮蟻空日霽崤陵雨塵起洛陽風唯當元度月千里與君同　劉孝孫遊青都觀尋沈道士詩曰紛吾因暇豫行樂極留連尋眞謁紫府披霧覩青天緬懷金闕外遐想玉京前飛軒俯松竹抗殿接雲烟焰焰清夏景嘒嘒早秋蟬橫琴對危石酌醴臨寒泉聊祛塵俗累寧希龜鶴年無勞生羽翼自可狎神仙　宋之問寄天台

司馬道士詩曰卧來生白髮覽鏡忽成絲遠娵餐霞子童顔且自持舊遊昔䟽曠微尚日磷緇不寄西山藥何由東海期　張九齡送楊道士往天台詩曰鬼谷還成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此地煙波遠何時羽駕旋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王維贈東岳焦鍊師詩曰先生千載餘五岳遍曾居遥識齊侯鼎新過王母廬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即釣魚鍊身空裏語明月夜中書自有還丹術時論太素初頻縈露版詔瓶降軟輪車山静泉逾響松高枝轉踈措頤問樵客世上復何如　孟浩然寄天台道士詩

曰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裛露采靈芝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儻從松子去長與世人辭　劉長卿送宣尊師醮畢還越詩曰吹簫江上曉惆悵別茅君踏火能飛雪登山入白雲晨香永日在夜磬滿山聞揮手桐溪路無情水亦分　李頎送暨道士還玉清觀詩曰仙宮有名籍度世吳江濆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人看白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氲遂此留書客超遥煙駕分

錢起送柳道士詩曰去世能成道遊仙不定家歸期千歲鶴行邁五雲車海上春應盡壺中日未斜不知相憶處琪樹幾枝花　戴叔倫贈韓道士詩曰日暮秋風吹野花上清歸客意無涯桃源寂寂煙雲閉天路悠悠星漢斜還是世人生白髮定知仙骨變黃芽東城南陌頻相見應是壺中別有家　王建贈太清宮道士詩曰上清道士未昇天南岳中華作散仙書貴八分通字學丹燒九轉定人年修行近日影如鶴導引多時骨似綿想向諸山尋禮遍却迴還守老君前　劉禹錫贈東岳張鍊師詩曰東岳眞人張鍊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爲列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抛錦字玉清壇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　又

送宮人入道詩曰休梳叢鬢洗紅妝頭帶芙蓉出未央弟子抄留歌遍疊宮人分盡舞衣裳問師初得經中字入静猶燒内裏香發願蓬萊見王母却歸闕下施仙方

張籍送宮人入道詩曰舊寵昭陽裏求仙此最稀名雖出宮籍身未稱霞衣已別歌舞貴長隨鸞鶴飛中宮看入洞空駕玉輪歸　于鵠送宮人入道詩曰十五吹簫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許著黃衣向雪峯解語老猿開曉戶學飛雛鶴落高松定知別後宮中伴遥聽緱山半夜鐘　李商隱同學彭道士參寥詩曰莫羨仙家有上眞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

髙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　宋王炎到胡道士草菴詩
曰清風颼颼竹萬箇白日寂寂茅三間春深只有鳥啼
蔓地僻罕無人扣關豈但壺中堪避世也勝圜上可遊
山出門回首不能住輸與道人閒復閒　徐鉉寄玉笥
山沈道士詩曰珍重江南沈鍊師未曾相識久相思已
全眞氣能從俗不墜家風善賦詩玉笥共遊知早晚金
貂回顧覺喧卑多慙書札遥相問更望刀圭換白髭
又贈奚道士詩曰奚生曽有洞天期猶傍天壇摘紫芝
處世自能心混沌全眞誰見德支離玉霄壁閉人長在
金鼎功成俗未知他日飈輪謁茅許願同雞犬去相隨

元虞集贈道士詩曰神室誰開自洞微紫烟為戸玉
為扉春容淡薄胎仙舞夜景虛明脉望飛繞指風雷龍
睡醒滿囊雲錦虎馱歸猶嫌長物煩闗見更上高臺一
振衣　又贈無塵道人詩曰雲霧為衣月作裳天壇獨
自禮虛皇龍收古劒沈秋水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
聲惟隨露玉階無色乍凝霜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
然上鳳凰　揭傒斯送道士薛元卿歸江東詩曰知君
此去漸難招只在人間已廓寥市上有時逢賣藥山頭
何處覓吹簫仙巖花落溪流滿鬼谷雲開對影遥未必
故山安隱遯海天涼月夜蕭蕭　黄溍送王鍊師歸四

明詩曰飄飄采眞侶乃在四明山霞居朝帝所瓊館留
人間忽聞雙鳧舄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不可
攀海月照階砌天風飛珮環我何苦覊旅氷雪生朱顏
陳旅送項鍊師還天台詩曰不學東方朔歸尋馬子
微人間無藥賣海上有雲飛谷煖金鵞大溪深土鴨肥
當年種桃樹高過石樓扉　貢奎贈任丹碧鍊師詩曰
火雲壓峯斜日明下照百尺清溪横丹葩碧樹光燗爍
妙筆可作詩無聲買田築屋者誰子江海欲歸吾老矣
袖中豈無干世書當年曾說黄冠師　明高啓贈鍊師
禱雨詩曰白頭道士騎一鶴手挹靑蓮下寥廓人間又

見海田枯十丈黄塵沒城郭昔年服事茅長君能役神
鬼呼風雲下為羣生掃旱沴雨工驅起為羊羣陰雷塡
塡天欲怒靈飈吹旗紫壇暮書入重關虎豹開壁沈枯
井蛟龍護須臾甘澍何滂沱十日不雨應無禾祠官空
為大雩舞覡女羞作迎神歌明朝師歸定何許雲裏懸
珠火如黍更願夜起把天瓢斸作東南洗兵雨　又贈
丘道士詩曰長春之孫自仙骨袖有蟠桃食遺核平生
不學燒汞方嚵視黄金等何物滿城誰識舊庚桑白髮
山人似鶴長時上高樓惟獨醉榴皮書破壁塵香
〔碑〕陳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曰夫海水揚塵幾

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乎至人者譬彼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寰中之所能量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裔長生之樹尚挺西崑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夭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豖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彈琴固不移乎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萊是以志士名賢飄然長鶩縣纏榮利厭棄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隱淪巖洞餐餌芝髓忽矣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仙宮之籙

法師蕭然道氣卓矣仙才下仞孫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控鶴葉縣乘鳧靈化無方去還斯在銘曰來去三鳥賓遊二童然萫雨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軟金膏未鎔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增 唐陳子昂續唐故中岳體元先生潘尊師碑曰尊師業尚冲容勤恐幽深理心事天所保惟嗇絕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眞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凝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閣高宗每降輿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于道不能投身霄領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傾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遊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踟蹰山隅絕策未往旣而金格有命鑣轡遺匠於巖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轅頓風元眞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恥服雲臨者唯潁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客受寶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于茲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于茅山昇元王君王君受道于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元標仙骨雅似華陽夫階眞踐冥練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法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邈古而棄世往矣其

若之何乃斲石幽山申頌金鼎

養生一

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又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增 漢書班孟堅叙傳曰沐浴元德稟仰太和 原 後漢書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早疲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增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人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

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則身謝是以志人上士當施醫于未病之先不追修于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喪氣難清而易濁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慾可以保性命矣 原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 韓子曰神不注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抱朴子曰爾乃咀吸寳華谷神大清外珍五緯内守九精 增又曰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貴要博見而擇善偏修一事不足

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挾其所長知元素之術者則曰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惟行氣足以延壽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惟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惟奇藥可以無病矣學道之不能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 五符經曰食氣者常有少容 妙眞經曰志若流水居若空城 太上三元經曰眞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 茅君傳曰斷穀茹芝

養生二

增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邪 劉根別傳曰取七歲男齒女髮與已頭垢合燒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爲之使老有少容也 原華佗別傳曰佗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竭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疾則不生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于此也 又曰城陽郗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廻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

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增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愼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閉藏吾常行之有効 會稽典錄曰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自輔服藥導引庶幾獲道

養生三

原守一 引三 太平經曰一者數之始生之道也元氣所起天之大綱故守而思一也 太乙帝君經曰若能常行九晨照洞房泥丸之法揔魂制萬邪靑[illegible]行之以致靈仙之氣降于寢室所謂引三光九星以照日神者也

增含醇和 吸光采 嵇康琴賦云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光

采

元玉水 華池漿 孫綽天台賦云挹以元玉之水漱以華池之漿 元闕

眞宅 柳子厚文集曰叩闢元闕保其眞宅

養生四

原 外身 太淸眞經曰長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傷物而已乃濟物而忘其身忘其身而身

存古是爲善攝生者 遺物 黃老經曰上能遺物乃可議生生本無邪爲物所要 齋戒 月令

仲夏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慾定心氣 節宣 子產曰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節宣其氣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喻漑

稼 一溉之功亦有益以稼穡喻養生也 如牧羊 田開之曰聞之夫子善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

後者而鞭之 道養和平 血氣和平 感傷溫厚 鬷子雞曰少小艺戒誨太溫大

溫則不便柔膚是以難可防護易用感傷故誘不至其溫厚安保金石之性壽比南山也 利形實

逃部

下 王吉書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趨步以實下 定氣通無 太上經曰守一則氣定心

屏守靜則存神忘形定氣通無道成眞降 念眞存元 太極眞人曰古人寶淸也元寅事青念心

有元 頤神養性 氣眞成曰神者天地之所驗也頤有本性行生道氣以度難也北乃上宰眞人

違識也夫爲道者當仁此以藏其身 吞景咽液 上淸列紀上胎閉靜息內保百神吞景咽液飲

食自然身必壽考可淨聖心 成陰生陽 五符經曰知一者無一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能知

也一者至貴無偶之號以欲長生三一當明一能成陰生陽推行寒暑能瑕能潔一乃不去存一至勤一能而

神上欽納食一乃留息知一不難難在于終知息不爲鬼不知同求之不已登攸玉青 谷神不

死 老子 尸毒自去 太上眞經曰生鎭三宮尸毒自去聖眞仙經隨因投之 清虛

素朴 恬淡 清靜 緘縢六志 扃鐍百骸 勞

神役智 豚腐吞腥 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 致心

下止水 納性于元珠 增 化心養精魄 隱几習天

眞 李白詩 栖山卧雲 鍊氣絶食 原 練冰雪之容

延金石之壽 納沆瀣之精 率逍遥之性 增 委氣

榮衛和 咽津顏色好 萬過黃庭經 一食青粮稻

元微之集 原 味乃腐腸之藥 色爲伐性之斧 禁精氣

之戶牖 復性命之本源 增 滋味不接于口 塵埃

不染于心 吐故納新以鍊藏 專意積精以適神

養生五

增 詩唐李義山詩曰齋心已恬愉澡身自光明沈沈簾

幃下藹藹燈燭青四支動用息一室虛白生收視忘趣

遠游

捨扣幾集神竅伊子嗜慾寡居常病慝輕三尸既伏竄

九藏乃和平無令耳目勝則使性命傾窅然深夜中若

與元氣并 皇甫湜詩曰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

支爲琅玕五藏爲璠璵顏如芙蓉頂爲醍醐天地相終

始浩漫以爲娛下顧人間溷糞蠅蛆 姚少監詩曰骨

換肌膚脈心靈氣色眞 方雄飛詩曰講論參同深到

底停騰姹女立成銀 道士司馬退之詩曰不味稻梁

食始覺神骨清 宋歐陽修詩曰服餌既久毛骨清丹

顏益少方瞳明 蘇軾詩曰槁死三彭仇澡換五滑腸

清骨凝綠髓丹白發幽光 蘇轍詩曰丹鼎一九深自

秘紫芝三葉却先知

原 論魏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而盡命上可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

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染之使黃而無使堅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丹藥一

增 周書曰成王時濮人獻丹砂　史記曰寡婦得丹穴而擅其利　郊祀志曰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注云巽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戊種五色禾于此而耕耘也此言仙事　抱朴子曰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精英尤忌凡俗見聞則仙物不成　又曰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　又曰九丹仙藥之上　神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又云仙藥之上者丹砂次者黃金白銀衆芝五玉五雲明珠也　五符經曰胡麻本生大宛又名巨勝服之不息與世長存五穀之長也可以知萬物通神明　三光經曰三光者仙道錬胎之術也泥丸者形體之上神也　吐納經曰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

丹藥二

增 劉向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好琴服蒲韭根又彭祖多服水桂雲母中岳人蘇林字子元本衛人獻公末年師仇公教以服氣之法又尹喜之長沙服巨勝實　又曰劉奉林周時人也學道嵩高山積年後之委羽山能

閉氣三日不息但服黃連已及千歲不能有所役　又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帝時在洛陽白社中藍縷衣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終日不食　晉書曰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元少名映後改名遠遊與王羲之父子為世外之交羲之亦辭榮養生每造遠遊彌日忘歸詩書往復多論服餌　唐書曰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脫　又曰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鍊丹藥　北夢瑣言曰雷滿據郎

州有獄吏推勘囚人乃一道士語吏曰事解後燒丹報恩他日果寄丹因誤授周隱隱不言乃自服食壽九十

丹藥三

原 金丹 玉液 仙經云丹爲金服之上士也眞 云明星玉女者居華山衆玉漿 燒金煉石 太上丹簡墨籙曰修金液之術當得太清丹 緣眞誥曰煮石方東府左卿白石先生造 也皆眞人所授但未見眞本 世有兩本以皆少者爲佳 化金 却粒 李少君曰祠竈丹砂可化爲黃金神農經曰黃精與朮餌之却粒或遇凶年可以絕粒謂之米脯 采朮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飢困始絕有一人教采朮食之遂不飢十年來歸顏色更少身輕欲飛朮一名山薊一名山精 茹芝 仙經曰茹芝導引咽氣者中士也

增 黃芽 白雪 道書曰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鑪中以火炙之百術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聖石果名姹女眞汞也汞水銀壺火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赤色黃芽 蜀道觀鑿井得一碑是漢時陰眞人煉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采予餌食之前用乎化大之後成湯自上而蹄下夸父處中而見授氣廟朝光功參夜滿白英聚而雪懸黃醉凝而金蠶精純不已神媲羣絮金賊玉鍊天年上壽 絳雪丹 飛龍藥 薛昭遇仙得狼雲容蕭風臺劉轄翹陸絳雪丹度世 喬頤二子瑋瑞師事仙人盧子期于處山栖霞谷服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飢

丹藥四

原 五色 古詩曰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九轉 西極明科曰上淸金液丹經九鼎神圖太乙九轉神丹等凡一百四十卷 服藥 又云服藥之與存思雖致用訶津而關須異緒服藥所以保形形康則神安存思所以安神神安則形保二理乃成相資而有 煉丹 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至廣州刺史鄧嶽留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姮娥竊而奔月

竊昇不死之藥 雞犬舐以升雲 淮南王事詳仙 去疾 蠲痾 延齡 難老 鍊金膏 調玉液 肘後方 囊中藥 駐童顏 延蔡齒 長生靈藥 不死神方 方傳仙訣 藥采名山 身輕得道 羽化升天 吸而蟬蛻 吞則翼生 文武之火 陰陽之鑪 君臣之藥 將延金石之壽 以鍊氷雪之膚

丹藥五

增 詩 唐王績采藥詩曰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蓽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鐮戊巳月負插庚辛日時時斷嶂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經坐驗農皇帙龜蛇采二苓赤白尋雙朮地凍根難抽 荏菽 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碧積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李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曰天地爲橐籥周流行大易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止的羅絡四季間綿微一無隙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詩曰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于濆燒金曲詩曰天壽畏不永燒金希長年積土培枯根自謂松柏堅甬百試驟衰西樓歌嬋娟豈知蔓草中日

月開夜泉　李商隱藥轉詩曰鬱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卧繡簾中　僧貫休謝人惠藥詩曰五金元造化九鍊更精新敢謂長生客將遺必死人久餐應換骨一服已通神終逐淮王去永拋浮世塵

圖籙一

原金簡　琅書玉清隱書曰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文太清琅書曰太霄琅書瓊鑄金　眞簡刻王結篇金壤玉字以明寶文秘于九天之上　寶文　玉簡上玉珮金璫上經曰九老仙都挹令精立空之宰上清寶文以授衆眞太上八素經曰司命著籍王簡丹書紀以金縷纏以青絲千億萬道明

年無所夏疑　靈符　仙籙五牒符上經曰五皇飛靈之印印五星雲符曰空洞玄章經曰　白簡度品青簡定仙　六甲秘文　萬畢神術眞三人洞寶上九疑皆師　增玉璽　金中宋德元嘉南王有六甲行道能行爲　九登眞隱訣曰太一有王眞隱金丹虎符　琅簡　蕊書太上八素眞經曰西華宮有琅簡蕊書　丹　鳳璽　虎書上清口訣九霄眞王以太素三元君有素環之金鳳璽九變　書也　青玉　赤金洞神經曰通靈三皇之字以青玉作之赤金爲簡

圖籙二

原石室之書王烈得石室之書　金壇之籙王敬金壇之籙　玉冊　金纓　仙籍　眞官　仙訣眞訣　增七聖定簡　五帝記名

圖籙三

增詩唐元宗送趙法師還蜀因名山奠簡詩曰道家奠靈簡自昔仰神仙眞子今將命蒼生福可傳江山尋故國城郭信依然二室遥相望雲迴洞裏天　元稹封書詩曰鶴臺南望白雲關城市猶存暫一還書出步虚三百韻蕊珠文字在人間　賈島示口女道士受籙詩曰元日更新夜齋身稱淨衣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語了左肘繫符歸

法術一

原御風　步水列子御風而來旬有五日而反吳葛仙翁飲酒常入水中吳主遇大風百官皆沒使人求翁船見仙翁步行水上衣履不沾有酒氣云見子胥爲設酒　禁虎　劾魅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青帝時有赤光後於章安[illegible]　隨雨　化風赤松子能隨風雨上下　左慈[illegible]　鳧舃　荳人[illegible]

法術二

原入壺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市罷輒跳入壺中唯長房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　入壁[illegible]　坐上飲收殺之乃知所在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石化羊黄初平叱石化爲羊　竹變龍費長房符仙翁所與杖投葛陂化爲龍　積火自燒詳寗封子　亂流而

渡 趙炳書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渡注和猶許也

魚遊沸膏 甘始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啖

龍下鉢中 僧涉不知何姓苻堅常使咒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

增 **以術得幸** 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詭衆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殺承鼎嶺郛方入朝泰芝逢流劉速州泰芝後坐妖妄被誅

石自鬭 天寶中有孫甑生者以技呪往使石自鬭草為人騎馳走楊貴妃自驗之數召入宮中

自隱 羅公遠能自隱帝學之未盡其術試白隱常露衣帶及公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幞暴致之數日有使者自蜀逢公遠篤而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騎白驢 張果老常騎一白驢日行千里休則疊之其厚如紙置之于巾箱中

齊物

原 **答焉喪耦**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今日之隱几非昔日之隱几子綦曰吾喪我注耦身也耦與偶同均彼我若夫亡也吾喪我我自亡矣

栩然非我 肩吾問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不榮華三去無憂色今視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曰吾以來不可卻去不可止得失非我在彼乎在我乎注云寄以無係凡同彼我何暇至乎人貴賤也

非指非馬 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注云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故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將明無是無非彼我同于自是是以至人知天地萬物各當以分同于自得無是無非也

無喜無慍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慍色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九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靈異部一 神 鬼 神異 妖怪

神一

增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祭法曰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神二

原 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乃令應龍攻于冀州之

野蚩尤爲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增】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遷實沈于大申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祖神【原】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葬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嚚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增】國語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大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惠不咸民勿歸也獨恭不優神勿福也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棄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玉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智氏【原】又曰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葬于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增】又曰始皇帝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

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至【原】三齊畧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　又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竪柱始皇感其惠通敬其神求與相見海神荅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于海衆山之石皆住

今猶岌岌無不東趨 【增】漢書曰高祖夜過徑澤中有
大蛇當徑乃前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
哭人問何哭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
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
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言之至夜半帝前
席焉 又武帝時公孫卿曰見神人于東萊山若云欲
見天子天子于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 又曰宣
帝祠神人于交門宮内若有鄉坐拜者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持節
而求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
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
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
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白求寄避
雨雨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
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
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
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
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
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

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
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孫識三世而遂
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 後漢書曰班
超至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
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祀我廣乃遣使就超
取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斬巫首以送廣德 異苑曰衡陽山九疑皆有舜廟
漢世零陵文學姓奚于泠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
西王母獻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
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
李崇賫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
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爲立第
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原】搜神記曰蔣子文者
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嘗自謂己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
秣陵尉逐賊至于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
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
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吾當爲此土地神也爲吾立
祠不爾使蟲入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
耳皆死醫不能治又曰不祠吾當有大火是歲數有大
火吳主患之封爲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爲蔣

山以表其靈也　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界從夫當其夢也嘉美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颻浮勃逢敖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庸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康成爲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康成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

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荅云僕才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增又曰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若有神力焉　原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與機言元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詶抗機提緯古今綜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　又曰吳相伍員廟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即日得渡　增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倏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

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
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
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
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
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
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北齊書曰
神武以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渡河祭河伯
昂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李安
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

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于
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梁書
曰王神念爲青州刺史性剛正所吏州郡必禁止淫祠
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使令撣撤神
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
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
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
而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
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
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取龍胸山間諜前知子

春設伏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
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
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
夏人齊苟兒反猷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
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
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
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
日猷大破苟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
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
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帝曰八月雨止路

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人不欺趙無卹豈負
我哉　又曰初薛延陁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于主人
主引入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鄰
人共視之狼頭人食已而去主人相與逐之止鬱督軍
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曰我神人也薛延陁當滅我來
取之追者懼而退走延陁竟敗于鬱督軍山　開元傳
信記曰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帝問左右皆
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岳神在道左朱驀紫
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橐鞬
迎立庭下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五代

史曰廢帝起鳳翔與事者五人而劉延朗爲孔目官有晉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言吉凶無不中房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于神神曰三珠併一珠[illegible]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不曉其義及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原】異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于常處民爲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山海經曰西海水赤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尺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是謂燭龍 【增】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雀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精爲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拒精爲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元武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方華山將軍姓鄒名尚北方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央嵩高山將軍姓石名元恒存

之卻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趙河伯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山河神名並可請之呼之卻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臥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遍惡鬼自卻　黃庭内經曰至道不犯決存眞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元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峯字羅千一面之神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元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内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神三

[illegible]金馬．碧雞（併詳神二）穀父．蠶母（續仙傳云三川鐵有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歎素五穀地司巳收五穀之神矣可相率所謝穀父蠶母之神當致豐穰）黃囊．青衣（天山有神狀如黃囊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能識歌舞名爲帝江一曰鼓神　眉州青神縣台北有青衣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出獵．侍遊（稽神錄云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請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瘧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日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

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銅城縣下道上馬去後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問之答曰此茅司徒也常夜出幾虎憂汝被傷故護汝更欲問日已出矣二卒亦不復見其人即起行至桐城須之疾愈以所見之處立祠祝之德林至舒三十里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令呼為茅司徒，古今詩話云宋呂海為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不久上帝南遊炎州命子為糾正星仙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遂不見公指館有朱明復渡海見公來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口公巳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遊口占詩一篇落句云我令從帝為糾正更有何人杜情臺數日聞公謝世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病篤忽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五代史云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岳三郎為雄威將軍建康志云大中祥符元年奉敕封炳靈公廟在建康府城之西

佐禹治水 **為秦將兵** 夷陵州西黃牛峽有黃陵廟相傳神當佐禹治水有功歿漢諸葛亮建祠于此一名黃牛廟　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答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人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像置咸陽司馬門外

三天司直 **九江真人** 一說顏回為明晨侍郎後為三天司直　宋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遂沒立禮為人導至一官府見一牌曰三江都水使者九江真人異人云立禮算未終令遂送出門立禮詢吏曰九江真人為誰答曰大丞相劉沆也

江湖散仙 **蓬萊都監** 杜少陵生為文星典吏及其沒也又與李青蓮等俱優游江湖稱散仙　陶隱居為蓬萊都水大監鄭公為太陽都錄大監

神四

【原】**依人** 鬼神依人而行 **之主** 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因是鬼神之主也 **降福** 左傳神降之福又詩降福穰穰 **為祟** 左傳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為祟王不祭大夫請祭之王曰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 **致力** 傳致力于神 **知**

姦 左傳夏方有德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人入山林不逢魑魅魍魎 **助化** 易則有鬼神注言可以助天地成化 **觀惡** 左傳詳神二 **氣魂** 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情狀** 見上 **盛也** 禮氣也者神之盛也 **裁之** 惟爾有神裁之

格思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弔矣** 詩云神之弔矣 **福善** 天道福善禍淫 **害盈** 易鬼神害盈而福謙 **不怒** 神則不怒而威 **自祇** 不加敬而人自祇 **神羞** 與什神善 **神惡** 神之所惡 **無瀆** 鬼神 **必安** 傳神必據我據安也 **實沈** **臺駘** 晉侯疾卜曰實沈臺駘為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分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乎

肸蠁 **冥漠** **明神** **明靈** 【增】**堪杯** 山神名 **肩吾** 太山之神也 **禺強** 北方之神也 **倏忽**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 **渾沌** 中央之帝也 **蒒翁** 思蒒翁于西土兮未神也俱見王氏彙苑

【原】**憑** **在德** 傳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事以禮** 傳事民事神以禮 **敬而遠** 論語敬鬼神而遠之 **感遂通** 易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享克誠** 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誅不善** 為不善于冥冥者鬼神得而誅之 **太山伯** 蔣濟字子通妻夢亡兒曰今為太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言今廟西有謳士孫阿為太山令願屬阿令轉我樂處濟訪得阿言之阿許後月餘又夢曰已得轉太山錄事、**羅陽神** 詳神二吳志云云

欲徼福 **願乞靈** **百姓與謀** 易云神謀鬼謀百姓與能 **萬民以服** 禮記 **神所勞矣** 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神其吐之** 謂不享其祭 **仲尼不語** **賈誼具道** 詳神二 **潢潦可薦** 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謂敬則物可薄也 **山川亦享** 山川鬼神亦莫不享 **異業不瀆** 史記人神異業不可瀆之 **非類不歆** 傳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 **未孚不福** 左傳小信未孚神不福也 **以**

道不傷 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 不見不聞 中庸 有祈有報 禮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神有不通 楚辭 靈將恐歇 老子 鬼神享德 禱祀貴誠 仰得一之靈 老子神得一以靈 莘降 時萬之福 卜國有神時萬時億 社公之鬼謀以亡曹 邑之神降而滅虢 不善之家禍實由己 有道之日 神不傷人

神五

原 詩 梁簡文帝祠伍員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光功推妙筭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凄清行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璧詎用楚臣纓客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 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分蛇淪霸迹提劒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玦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休沐歸 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梳無秋酎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紺席下羣仙堂空沛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咷唱歌新將言非為

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為鄰 王臺卿和詩曰沐芳事椒醑焉言遵壽宮瑶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窓高雲易通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增 唐韋應物黿頭山神女歌曰黿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有蛾眉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絶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魍魎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猶盻睞陰一作沈深靈氣靜凝美的皪龍綃雜瓊珮山精木魅不敢親昏明響像如有人蕙蘭瓊芳積煙霞碧窓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奠椒醑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冥空見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葉綠蘋芳意多玉靈蕩漾凌清波孤峯絶島儼相向鬼嘯猿啼垂女蘿皓雪瓊枝殊異色北方絶代徒傾國雲沒煙銷不可期明堂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鶩鴻翔湘妃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吳宮空白首 宋陸游賽神曲曰叢祠千載臨江渚拜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禾[illegible]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嗚嗚歌謳坎坎鼓巷

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槃牲腯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又賽神曲曰擊鼓坎坎吹笙嗚嗚緑袍槐簡立老巫紅衫繡裳舞小姑烏桕燭明蠟不如鯉魚糝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詞小姑抱酒壺願神來享常歡娛使我嘉穀收連車牛羊驀歸塞門閭雞豚一母生百雛歲歲賜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圜土空虛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吏無文書淳風復還羲皇初繩亦不結況其餘神歸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　又賽神詩曰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園拋鬼飯高几置神鵶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鴉

更堪笑鳴噪下庭柯

〔原〕賦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䨴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而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遙望元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緑葉紫裹朱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駟蒼螭于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　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玉

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乎如華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繡衣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立躑躅而不安意似近而旣遠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願盡心之惓惓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

引身不可親附　魏曹植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稅駕乎蘅臯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襛纖得衷修短合度　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時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營魄于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瀇瀁覩元麗之軼靈文絳虯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答玉質于苕華擬艷姿于蕣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雁之噰噰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奥房茍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旣歎爾以艷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王粲神女賦曰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眞陶陰陽之休液育妖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元鑒鬒類雲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

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袿熠爚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結羽儀揚蛾微眄懸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眞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楊脩神女賦曰惟元媛之逸女育明曜乎黃庭吸朝霞之芬液澹浮游乎太清余執義而潛厲乃感夢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艷奐龍采而鳳榮翠黼翬裳纖縠文袿順風揄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趾未移詳覩元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韡若芙蓉膚凝理而瓊絜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工嘉今夜之幸遇獲帷裳乎期同情沸涌而思進彼嚴厲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歡悅而我從　晉張敏神女賦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于中州託元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于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

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
厥冥樂僊僊僊侍乎于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曰我
實冥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為令則美姿天挺盛
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紅帳嘉旨
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于是尋房中之至
嬿極長夜之歡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
時之要妙進褘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欷
吁乘雲霧而變化遥棄我其焉如　楊該三公山下神
祠賦曰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乙白石巨靈擁山二后
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趣戾衝

石會谽高岸為谷嶢峴阻礙梗林奈條逼塗迮蹊行者
息駕步趾于斯陟大垿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睇華殿
之顯敞覩應門之嶟嶟神木鬱翳百堵周乎洞房進排
閶闔顧盼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天蹻騰
驤累曾岌櫱齊載長梁數山藻于前棁綴檽桷以采章
文綺攡其紛鑑洪葩騁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
廂日不遠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祠嘉旨備詳陰祚顯應
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
今日之逢遇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

歡嚬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
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璫以申贈
覬色授而魂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
天地之浮沈承嘉約于往音寧更貳于在今儻借訪于
交甫知斯言之可諶闕音未吐紅顏若暉流眄光溢動
袂芳菲散雲轡之絡繹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
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永違　梁江
淹水上神賦曰江上丈人遊宦荊吳首衛國望燕途歷
秦關出宋都偏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乃造南中
度炎州經玉澗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野忽漭而眇儔

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陵蓋悵望蕙枝一麗女
子碧渚之涯冶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豔素女慙光
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將閱有無于俄頃驗變化
于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凌衝
波背橘浦向椒阿苟懸天兮有命永離決兮若何
（原）碑　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于太公
五神之禮正伊陟贊于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司
于坎宮漢興北時黃蛇感于通夢泰作西郊幽則鬼神
其來已尚楚王既弘茲釋斂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侯
騂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楅衡之務周房殷俎惟

有元澗芳芝玉斝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
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
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
于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侔神掌靈
龜負字還擬洛書
原祭文宋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
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
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綴功資叶贊山無猛鷙時曠忠賢
流王于彘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
鯢中川紛綸凱入氛盈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

曰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淸風趙國
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阪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
雨晝零故能徵應不愆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
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虹蓋轉日車而競
前駕象乘豹載雲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趙湘娥
洛嬪宜言在側鳴璆撫劍決席徘徊絳節陳竽滿堂繁
會奠椒懷糈之歡傳卮代舞之樂桂醑溢于羽樽蒸肴
盈于蘭藉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烏
戲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邑而俗阜俾多祐之
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滞穗之有年惟東皇兮庋止等

南山而不騫　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
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乎俎豆遐無不懷遠無
不肅烏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
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泰梁
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
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增唐李商隱祭全
義縣伏波廟文曰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
楚山比頴川袁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
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
北棄世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眉

宇開粟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
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嫂冠帶誡姪書
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
鳶跕跕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
功壯士猶蓄病死難湘之澣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
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隴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晨
敬一尊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
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
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
屬以騎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烟波意傳天壤既

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匆負至誠以孤元契　又
賽古攬神文曰惟神爰因碩果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
傳舊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癉暑為灾油雲不起
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蜿泉傳祥鶴𡐤使宋生
抒賦始悅于雄風高氏讀書忽驚于暴雨化太甚旱為
大有年將見助于歡康敢忘懷于昭賽

神異

【原】王猛賣畚（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之而無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踞胡牀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猛出反顧乃嵩山也）應嫗得金（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金自是諸子官崇並有才名至應瑒七世通顯也）

麋竺失火（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人貲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婦人求車寄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往東海燒麋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懇請之曰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歸盡出財日中果火發）管寧神光（嘗寧就微[illegible]家歸行夜黑無人見有火燈前引人以爲神光助積善之應也）陸雲宿王弼墓（晉書云陸雲字士龍嘗宿故人家夜闇迷路忽草中有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清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處數十里無人居却尋乃至王弼墓雲自此談元大勝）嵇康受廣陵散（嵇康夜宿華亭彈琴夜半有客詣之共談音律辭致清辯謂廣陵散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鬼一

【增】易曰鬼神害盈而益謙　【原】禮記曰魄也者鬼之盛
也　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增】韓詩外傳曰人

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脈
歸于澤聲歸于雷動則歸于風眼歸于日月骨歸于木
筋歸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草呼吸之氣歸
復于人

鬼二

【增】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
鬼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左傳曰楚司馬子
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漢書曰劉根有神術
太守史祈以為妖執而數之曰若有神可顯一驗根曰
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皆反縛在祈前
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
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謝之祈哀驚悲泣頓首請
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
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
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予舍西土瓦中
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周
訪宿宮亭湖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爲雄鴨
幽明錄曰阮德如常如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
著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愧赧而退　晉陽秋曰苻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别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于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　前趙錄曰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灾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絶　後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于廩丘南妾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長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常在家慨然將召左右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自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妻方産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六帖曰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王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巳曰我周公也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部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　又曰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

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　又曰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信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者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　又曰張果時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又曰李長吉將死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五代史曰王鎔巳死張文禮自爲留後後文禮家鬼夜哭文禮懼病疽而卒　又曰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巳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者殆山魈也　吳越備史曰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于樓中高澧屢往視之一日澧密登樓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其非人　異人錄曰歙州江處士好道能制鬼魅有婦人嘗爲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意不欲與鬼神爲讐爾既告我當善爲遣之歸灑一室

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鬼

鬼三

原 宋徵 阮論 左傳曰晉士伯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其罪大矣　阮瞻字千里製無鬼論人莫能難

載車 結草 易云載鬼一車　魏顆戰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遂獲之夜夢老人曰子所嫁婦人之父也詳報恩

增 豕立 雉飛 左傳曰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　葆光錄云越僧全清善書符籙役鬼神之術有市人姓王者見婦人染邪氣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于上咒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云是魁鬼頃歲春日于禹廟前見伊人遂相狀和尚崗餘之即自陷境不敢近人望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甕倒因以鐵繫約草人入甕中呦呦有聲許封其口埋于桑林下戒家人勿動其婦即日病瘥經五載因兵亂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甕處謂有藏物遂打甕破見雉飛去立于桑杪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卻今日方見日光時全清已仙化矣

換帖 贈巾 嘉話錄云郭侍郎承嘏嘗寶法書一軸每攜以隨身初應舉就文試寫畢夜色倒早以紙裹置于篋字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卻歸館于燈中取書帖觀覺則程試宛在篋中遂驚愕計無所出來往林園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偷換得題以錢三萬見酬公能許之遂怨責程試入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償諾而退明日以錢送詣興道里款關久之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藉圖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陳書云賀德基字承業少時遊學京師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所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德基問其姓名不答而去

盜蓋 唐魏元忠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竹林前公曰能徙我牀于堂下乎羣女竟舁于堂下公曰 徙牀 復可徙堂中乎羣女復移牀至舊所公曰能從我牀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

哉　葆光錄云有軍人早出月色明然見一婦足者攜蝦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有何物曰有一銀盞問居處曰少間送來軍人遂捨之其妻在家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盞騷役其妻而去至曉軍人回其妻將盞示之夫乃說今早之事妻曰神物不可防今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見其盞有似家內盞樣莫是偷我者將來否妻往取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定後鬼子

被薜荔 著衣冠 離騷云屈原作山鬼歌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居省年代久遠多鬼怪每夜昏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合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于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為貞正所致云

美人擲書 進士投啓 廣州押衙崔慶成輅香葉蜩苗內庫抵黃華驛含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後君回轅別圖後會難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及是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諾否十二字可辨否慶成不能對婦人因命青衣進酒終不舉餞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勝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卸上幽泉怨月明擲紙于地燈火俱寂丁晉公書見此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廚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楞感監都下倉有遺酒云江川進士呂口發相見投短詩云幽室旅光寒泉扃窩楊論之扇屋空孔緒之車何遣恩曰孔緒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二楊三女楊萬之孫楊中之子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恩欲祭之其人去然作地准南襆頭巾子愿遠縛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鬼四

原 稱寃 後漢王忳為郿令至斄亭夜中聞女子稱寃言是亭長所殺即今門下游徼是也忳為理之具服亭下遂無怪

求食 鬼猶求食

忠義 晉虞悝王敦作逆悝被執曰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

淫昏 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子魚曰用人于淫昏之鬼

雉見 蘇秦曰楚謁者難見如鬼

為無 晉阮修云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為鬼修獨以為無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

鬼表服亦不鬼邪論者大服修字宣子 黎丘呂氏春秋曰梁北黎丘部有奇鬼 貝丘詳鬼
三家立主 罔象 浮光鬼墨罪方度朔乒鬼名也 鬼責莊子 妖夢傳曰
緱突不寐而與中生言故曰妖夢 爲能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有
所歸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
子駟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良止以撫之乃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白虎齧驂史記云秦二世夢白虎齧驂卜曰涇水爲祟乃沈白馬祭之 黃熊入寢
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時子產聘晉晉侯使韓子問子產曰何厲鬼乎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
爲黃熊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間 猶能爲厲左傳
云伯有爲厲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
以爲淫厲況良霄三世執其政柄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恥與爭光嵇康夜燈下見鬼

視乃吹燭曰恥與魑魅爭光 【增】誦易忽散北齊書權會任助教時夜乘驢出東門經漏巳盡
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二人忽散 題詩遂散
酉陽雜俎云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
馬不肥題畢吟之其物遂滅 【原】搏膺而踊左傳晉侯殺趙同趙括及後夢大厲被髮搏
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 被髮而譟又曰衛侯殺渾良夫夢于北宮見人被髮
北面譟曰余爲渾良夫叫天云無辜 狐突見申生又曰狐突適下國見大子申生申生曰夷
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突曰神不享非類太子許復請後七日有巫者見太子告之曰
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宣王見杜伯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見杜
伯執弓矢以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魏其讐田蚡田蚡殺魏其侯灌夫其春蚡病一身盡痛
若有擊者呼伏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笞之 徐伯報仲堪殷仲堪先遊江

寤見流尸接而葬之旬日門前漢忽起爲岸其夕有人自通稱徐伯元感君惠思報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當
爲州吉終而沒後果爲荊州 善爲積慶 正可聞邪 既死有知
鬼猶報怨 人爲不道鬼訴無辜 趙氏之寃搏膺入
夢 良夫之酷被髮叫天 當休明之代物不爲妖
而聚怨之人鬼將有報 有讐必報伯有之殺駟帶
無道則見齊侯之懼彭生

鬼五

【原】歌 吳王女紫玉歌曰南山有女北山張羅意欲從君
讒言孔多悲結成瘀没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
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

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劉妙
容宛轉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
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
共徘徊 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
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
氳對容姿 郭長生歌曰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
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陳阿登歌曰連綿葛上藤一
援復一緪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聶包鬼歌曰花
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鬼仙歌謠曰登阿儂
孔雀樓遥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寃呼

祁孔賓歌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
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毫毛所喪如山崖　〔增〕唐韋應物
馬明生遇神女歌曰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
生石壁千尋啓雙檢中有玉牀鋪玉章立之一隅不與
言玉體安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無丹白蒙哀
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璫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
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元棗冷如冰海上摘來
朝暮噉賜仙復坐對食了領之使去躡雲升乃言馬生
合不死少頃教敬令忖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
天地畢　元鄭元祐鍾馗鬼圖詩曰老鬼足恐迷陽棘
鬼肩藤輿振雙膝前驅肥身兒短黑非鬼嬌兒則已腊
後從衆醜服廁役擔攜鬼脯作鬼食鬼肌未必能肥腊
鋪之空勞鬼手擘彼瘦而巾褙長弯無乃癯儒執鬼役
其餘醜狀千百態專爲世人尸辟怪楚巫篿者非其類
請問何由識其貌想象目睛爍陰界行屍走鬼非殊派
民膏民脂飽死後却供鬼餐縮而瘦無由起龔問其候
有嘯于梁妖莫售大明當天百祿臻物不疵癘民長壽
　明郭登神靈詩曰乞福禳灾許幾千分明報應不曾
偏神靈應是嫌銅臭只問人間要紙錢

妖怪一

〔原〕周禮曰凡大傀灾異合去樂注云傀怪也　又曰眡
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注云煇氣也其類
有十　〔增〕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
也

妖怪二

〔增〕左傳曰有雲如衆赤鳥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
　張璠漢紀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
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爐
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爲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臻
至始中戴鴻鳥巢門臻告門人曰戴鴻鳥巢門此陰凶
也乃援琴作詩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
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
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于是
數聚會并急遊觀飲燕自娛年六十三卒　世說曰衛
瓘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終見
誅　異苑曰謝文靜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
來久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變色是月薨　又曰晉
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藩臣構兵洛陽
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子猷元嘉

四年爲兗州刺史在道有客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擻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擻頭矣驚愕反歸自視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　又曰葛輝夫義熙中在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斧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繽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少時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氏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虀親自切血染虀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所害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于斗下得二

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又曰劉敬宣嘗夜與寮屬宴空中有投一隻屩于坐墜敬宣食盤上三尺五寸已經人著過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于其⺈立嘉猷觀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記事目也忽覺頟重于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下即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雲齋録云宋湝爲甘渡巡檢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

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袖風背泣西窻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嫁身彭城郎今郎覲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湝往觀焉見一婦人唱曰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辭夜夜偷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乃一燈檠耳焚之遂絕焉

妖怪三

增　祥桑　妖鳥（史記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修德祥桑枯死　周禮云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爲怪

者救日射太陽救月射太陰）　石言　蛇鬭（左傳曰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有憑焉不然民聽濫也　又曰初內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申繻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羵羊　鼫鼠（家語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問孔子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者羵羊也　晉宣城郡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曰鼫鼠）　犬禍　貍妖（漢書成帝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去數日有數十人被甲持弓弩至良格擊或死或傷皆爲狗五月乃止犬禍也　樂廣爲河南尹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廣居之常外戶自閉後于牆孔中得狸殺之遂絕妖怪）

增　燈下纖腰　窗前大手（上二詳妖怪　括異志云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窗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窗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窗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于汝公不聽而寢有頃忽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禁不能縮且曰

公將大責我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邪公獨不見謂導然保之事乎公大悟以大珠去花字遽謝而去

妖怪四

增十煇周禮詳妖怪一 百物之魅 覆巢周禮云硩蔟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四星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注妖鳥惡鳴之鳥若鴞鵩之類 射聲又庭氏職云若神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若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之類 去樂周禮詳妖怪一 作賦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鵩似鴞不祥鳥也誼以謫居自傷故作賦自廣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予去何之 祲象周禮謂設形象 怪人周禮 祆禳祆除也 厭勝厭禱也 沴氣 咎徵 能不惑文子曰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 何不儲海賦云何奇不有何怪不儲 人亂則生傳曰天反時為灾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灾生 國亡必有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六鷁退飛過宋都 羣雁嗌死搜神記云王莽篡立東郡太守翟義謀舉義兵兄宣見羣雁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嚙之皆死後捕夷其三族 見豕負塗易 見人撤屋漢書霍禹將誅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撤瓦投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自壞 災祥在德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由人 妖由人興孽非天作 天乃降災 國時有恐 是何祥也 或有憑焉 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姦 懸鏡磬形道士防魑魅之惑 徵社公之夢曹政亂而始亡 降莘邑之神虢德衰而後滅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靈異部二

寤前生 知亡日 再生
造化 變化 夢 魂魄

寤前生一

增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獨異記云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鄰子也 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乃前身也 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房琯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灑然悟為永公後身也因語琯終身事無不驗 宣室志云劍南節度使韋皋既生一月名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耳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會昌解頤録云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

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内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爲長葛尉娶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絶立歔欷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一女子緑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女子有慚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

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録言訖泣下源亦爲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卧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寤前生二

增 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 湖州伽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青瑣云劉沆赴舉宿

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實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拜謝而去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廣異記云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爲獵人斃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巳三生矣東齋記事云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凭鼓而卧通判詰不打三更鼓角將對曰夜有大蛇盤鼓上驚亦不去甚可惡故此遷之遂至達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爲此精也

寤前生三

原 鮑靚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後問之皆同　羊祜詳寸

增 靈運來謁玉壺清話云江南邊鎬初生父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訖君爲父子鎬生貌類夢中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時號爲邊羅漢　僧孺來謁宋劉沆字沖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復陸山山上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沆仁宗時參知政事

知亡日

原 山頹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石折漢蜀武擔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死當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而卒　譙周譙周自云昔孔子七十三亡劉向揚雄七十一歿今我年過七十庶慕遺風恐不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故假此言也　折象自知亡日召九族燕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自云命盡今日　謝夷吾知亡日

再生一

增 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人往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吴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吴民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甎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使黄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録事張儁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儁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録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

驗慶不能復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録云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絶麗年可二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有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温泉志云

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嶷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又光啟元年隰州温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逸志云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臾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

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　稽神録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殮忽有一鬼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撲人人皆驚走即聞椎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廚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廚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皆呼爲吳還魂　閒居録云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撿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

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爲人所覺必不復出餘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再生二

原梁國女　干瑩婢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朝廷以爲人妖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年少不審知後十年母喪開塚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能語後嫁之生子

說漢宮事　往蓬萊山博物志云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錄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哭泣過哀遂死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麾將士將從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華諸山既而遣歸

再生三

【原】王莽墓　曹公起搜神記云漢平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　續漢書云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說陰為陽云云其後曹公由庶起

六日而蘇　七日方蘇傳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幽明錄琅邪人姓王暴死七日方蘇說初死時去到朱門狀如宮殿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說婦已亡兒尚小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特與三年之期王又云三年不足活左右曰此間三年世中巳三十年又三十年王果卒

造化一

【原】肖形　播物人肖天地之形　注云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　大鈞播物謂元氣

大德　不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造化二

【對】鑪炭　橐籥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文子云聖人不由近知遠以萬物為一同

未有極　生於無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元氣　至精　大塊甄形　洪鑪孕象　陰陽不測

造化多端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

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氣生成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有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為炭　天地搆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坱圠　氣交泰而氤氲　元北為根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為器橐籥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諒動靜之有常　相盪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增】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為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為蛤

雉入於淮化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為人　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非常怪也蠐螬化為復育轉而為蟬蟬生翼翼不類蠐螬凡諸螟類多化也

變化二

【增】左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為狐、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子嫁人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

陽變爲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丹陽記云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爲鼈　異苑云部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男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走白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馬入門又變成大鏵　異物志云元嘉二年衡陽雌雞化爲雄八十日冠萎後桓元簒入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爲赤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原　腐草爲螢　野雞變蜃 月令季春腐草爲螢孟冬野雞入大水爲蜃　又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十洲記云炎州在南海中有風生獸狀如貍椎死口向風復生　爾雅云鼷鼠炎由郭璞注云狀如小貂食焰大束皆　發蒙記云西域有大鼠作云鳥生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一號杜主七國稱王號曰望帝後禪位開明隱西山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遂令農時先祀杜主云　董仲舒答問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爲齊女云　婦化石以望夫　鳥銜木而填海 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北山立望而形化爲石　山海經云炎帝之女娃遊東海溺死化爲精衛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爲黿 淮南子云有牛哀者病七日而化爲虎兄啟戶入哀搏殺之　續漢書云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所簪一銀釵猶在其首　萇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爲珠 莊子云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搜神記云南海之外有鮫人即居水中其人海於泣下便能成珠鼓其地豬爲珠泉　野雀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鴽 月令季秋 月令季春　袁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對桑之言 吳越春秋云越處女善劍王使聘之女道逢一翁自稱袁公公即拔株莯竹末折墮地女即取其末袁公將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　異苑云孫權時永康人遇一大龜束之獻上吳王夜泊船於大桑樹中宵樹呼龜曰元緒奚事爾耶龜曰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施龜曰禍將及爾云云

周穆軍士化爲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鼈 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沙爲蟲　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反爲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云　云獸爲毛羣天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鰩飛以排空 漢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又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　左思蜀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既反常　事亦惑衆　於何不有　莫究其由　生則有常　變而無極　察其所由　考以同類　推變化之萬端　蓋生靈之一貫　顯變化之無方　亦天地之常理

夢一

【原】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夢（驚愕也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覺之所思念而爲夢）四曰寤夢（謂覺所通而爲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有夢）六曰懼夢（謂恐懼而有夢）【增】又曰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謂出於思慮有因而致者）二曰觭夢（奇怪之夢）三曰咸陟（無心所感之夢）【原】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以虛浮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增】莊子云眞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 又云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淮南子云若夫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可勝計也譬若夢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臭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二

【增】列子曰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五臟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既寤怙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登遐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

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又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原】周書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産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柏棫柞寤覺

以告文王文王乃名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
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增 左傳云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名公公將往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
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
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
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原 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披髮
云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
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

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刳龜七十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筴不能避刳腸
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
米得而㸑之幾熟孔子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
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
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
埃煤煙塵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
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秋駕御法 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
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增 史記
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問史敦
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薄姬內後
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
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西皋
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
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
是夕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為槐里王

仲妻生兩女長嫁為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
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娠身時王美人夢
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為皇后
其男為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為武皇帝 原 辛氏三
秦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
堯時治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
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
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於池邊
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名馮異上曰
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

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愼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增】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出 【增】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式仕郡爲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纓屣履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

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袁宏漢紀云温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旁爲塚封長子壽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續漢書云鄭元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桓

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增】吳志云王瑚夢人以大椽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 【原】陸機晉書云王濬夢懸四刀於其辟上濬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爲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增】又明帝徵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

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 又李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又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 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又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 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 又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 又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

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此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劉沔爲小校從李光顔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嘗傷重卧草中目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旣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内秉機政符其夢　五代史云王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夢珍廣記云宋太祖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室中又夢神人捧日置於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爲泰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次後果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二胡僧曰二十年後當以此殿還我旣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夷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殿下稱藩上命誌之遂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因高宗南渡都杭遂爲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又宋周必大以嶓庫藏爲已咎就謫臨行辭婦翁翁先夢人

曰埽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旣覺而頤癢遂生美鬚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捋其鬚曰帝王鬚也　又明永樂初廬陵錢韋發解南省及廷試夢頭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縉　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秦成元字果秋試第一　又莆田林環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於土上横一金玉砌橋跨而折杏三枝旣寤請解之曰黑龍應壬辰科横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又明盱江王僉事名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内二大樹各有窽見五色衣矮人出入華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覺閱卷適審無此姓名意疑梓榕爲祟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齊休生前姓字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

到頭隨擲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令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之數

夢三

原 魂交 神應 莊子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魏志云周宣字孔和太史問宣夢見狗曰得飲食又云夢見芻狗曰當墮車折腳又云夢見曰有火災皆驗太史曰三問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應曰此神靈動君與夢無異也　吞爻 作賦 吳虞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當受經也王延壽字文考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自厲後溺水死年二十　懷蛟 吐鳳 上董仲舒事

靈異部

揚雄作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集其上　蝶飛 馬舞 莊子夢爲蝴蝶栩栩然　黃帝夢會中馬舞　數十人向馬拍手馬向人夢馬尾加於門有南來馬大也火焚之手馬大也羅鳥數夢美公拍手鳥大味　爲鳥 吞黃熊　白虎　化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　遊天 射月　授筆　夢蘭　左傳呂錡夢射月中之　三馬 兩犬 乘龍

洗馬 上洋夢三及歸今其弟往取之過李伯怜至夜夢伯白馬來訪也梅伯所成占之曰凡人好弟及語至果言洗馬白馬來訪也　三公 二子 元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淵夢著袞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曰當得三公　原 二角書 三

重幕 水邊女 水下人 魏志周宣占夢曰當有兩牛至今出後太守田君水下人語　蛇繞身 狼咬腳　日入懷 松生腹 丁固夢松生腹上　得傳說 見周公　山上有水 井中生桑　增 盜羊入獄 乘驢墮水

事投衞論屬衞不欣然許之駁膀將出其人夢乘驄馬陞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逆人與辯有鵲之因告以夢時韓波酒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揮夢衞生相負足下不占及後膀出果駁放

夢四

【原】夢矣 占之（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夢矣 詩大人占之）我夢 吾夢（詩乃占我夢 傳吾夢如是）訊夢（詩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同夢（詩又甘與子同夢）妖夢 惡夢（是秦伯執晉侯云云亦晉之妖夢是踐 周禮云云二曰噩夢）樂廣論夢（晉衞玠問樂廣夢 廣云是想 玠曰形神不接而夢豈是想邪 廣曰因也 玠思之經日不得 遂成疾 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 玠即愈 廣歎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殷浩論夢（或問殷浩曰將得位而夢棺 將得錢而夢糞 何也 浩曰官本臭腐 故將得而夢棺屍 錢本糞土 故將得而夢穢 時皆以為名言）至人無夢 牧人乃夢（文中子曰至人無夢 詩下）二豎之災 兩楹之奠（晉侯疾病夢二豎子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其奈我何 禮孔子曰余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予殆將死矣遂寢疾七日而沒）維熊維羆 維魚維旟（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又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眾維魚矣實維豐年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也）吳門繞腸 晉侯盬腦（孫堅母夢腸出繞吳閶門 寤而懼 以告鄰母 曰安知其非吉徵也 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子犯曰吉 我得天 楚伏其罪 吾且柔之矣）天落二棺 帝與九齡（晉李充夢天落二棺于充前 問索紞 曰棺者職也 當有人舉君者 二棺再遷也 果然 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曹人社宮 聲伯涉洹（左傳曹人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 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 許之 又聲伯夢涉洹 歌曰濟洹之水 贈我以瓊瑰 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 不敢占之 三年而後言之 言之至暮而卒）帶夫印綬（張奐為武威太守 妻懷孕 夢帶夫印綬登樓 占者云當生子 復此郡 終此樓 果然 詳夢）斷女鞶囊（三水遺 女注）【增】夢涉水火 夢登柱礎（上詳夢一 北齊陽休之 列子 夢登）

大塚見一銅柱刻為蓮花形休之登柱三匝以手捉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休達轉三匝後果驗 十八為公 四十當貴（吳丁固事詳夢三 隋裴寂過華山祈神自卜 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至四十當貴 後果然）卜忌占夢（漢梁王暢數有惡夢 從官下卜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 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 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 役使之法 先齋戒 然後其神可至 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東萊論夢（東萊博議云 形神相接而夢者 世歸之想 形神不接而夢者 世歸之因 因之說曰 因羊而念馬 因馬而念車 因車而念蓋 因有故而夢鼓吹曲蓋者矣 是雖非今日之想 實出於前日之想 故因與想一說也）【原】千秋夢高祖 叔孫夢豎牛（漢田千秋訟衞太子冤 曰臣夢一白頭翁教臣言 帝感動曰此高祖神靈 叔孫卒餓死）占六夢之吉凶 候五旬之虛實（周禮上詳夢一 列子云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多眠 五旬一覺 以夢中所為者即為實）堯舜上聖 符域內之休徵 桀紂下愚 作寰中之不軌（夢書云 堯夢乘青龍上泰山 舜夢擊鼓 桀夢黑風破其宮 紂夢大雷擊其首）刺出眼中 遽獲金鐶之報 角生頭上 旋聞刀用之災（述征記云 陳留阮氏婢入山採樵 夢見一女子曰 吾眼中生刺 乞為拔之 當厚報 此婢乃於朽棺中見髑髏 一草生眼中 乃拔之 即於其處得金鐶一雙 下蜀將魏延事）丞相長男 掘得錢而被買 秣陵陶令 枉殺人而致殂（幽明錄云 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其長兒長豫 後掘得一窖錢數百萬 長豫無病而死 還冤記 陶繼之為秣陵令 枉殺樂伎 後夢伎來曰 新大得理 今來相取 遂入口中 繼之斷絕而卒）賈弼易頭之時 文章可玩 謝奉說夢之日 凶具備臻（幽明錄云 賈弼夢見人曰 愛君貌美 欲易頭 許之 後能半面笑 半面啼 兩手把筆 文章各異 搜神記云 謝奉與郭獻善 忽夢獻與人爭錢 因落水死 奉為凶具 忽覺 往獻處具說 獻曰 吾昨夜夢與人爭錢 恨不語 落廁而死 奉為凶具 其夢無異 後果驗）張茂

問象竟爲大郡之徵　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 後漢張茂字子禮夢象意爲不善問萬推萬推曰君當後爲大郡而不善終象大獸獸者守也然象以齒焚身後爲吳內史爲沈充所害 蜀蔣琬字公琰夜夢一牛頭懸在門下流血滂沱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位當至三公果爲尚書令

夢五

原 詩宋謝靈運詠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聞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閶闔開䰟交覩顏色既薦巫山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潺湲淚沾臆　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䰟言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木復似飄飖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增 唐王勃夢遊仙詩曰僕本江山客夆跡在方內寐寤霄漢間居然有靈對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真䰟莫難再寥廓沈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

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谿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䰟悸兮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杜甫歸夢詩曰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氛氳簷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晝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羣春風又搖櫂潭島花紛紛　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覲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靄

流月驚魂飄迴飈誰念兹夕永坐令顔𩯭凋　白居易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閣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睡覺惟不上東樓　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項斯夢仙詩曰昨宵魂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裁成野服玉漿教吹潤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搖風占古春次第引看行未遍浮光牵入世間塵　羅隱歸夢詩曰陸海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旁草色休多事牆外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醉棲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敗陣誰相悉鮑叔如今不可尋

【原】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爲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腷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斮游光斬猛猪批鱉殺斫魅魖捎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顱撲苕蕘抶夔魖搏睍睆蹴睢盱於是三三四四相隨踉蹡而歷僻䃶䃶磕磕精氣充布輷輷僇僇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唧嘈而外朗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盬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　【增】唐杜顔夢賦曰夫人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息闃宇清濟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之深情其爲吉也懸三刀以作郡夌八門以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爲名

盬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爲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殁觀奠於兩楹雖臧否之殊感諒希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絶欲聖人奉夢以治想隨事而生觸類而長或含悲以惜暢或當歡而契貫曾有慕而忽來屬所思而必往雖遼萬里遠詣疇昔之遊縱冥九泉亦覩平生之像鬼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闊庭闈煙霜歲暮常馳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軒幌而無隔邈山河之逕度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於道路獨有遭逢明時爵遊上國才舉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之適感慕殷宗而見刻嘗捧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

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
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綵筆冥徵元貺與颺集而
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元黃可分參乎素色爛
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
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爲眞宰夢於掌握驚茲夕
以靈奇贍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
躬而不矜展轉虛室曈曨曉日目眩眛於花容想綢繆
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駭人恍然
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
善誘斯文之日新　蔣防夢捧日賦曰靈降嘉夢天垂

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闇而
彰息沖潛之居于于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
倏爾疑升曦兮下燭曈曨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
金烏之翼匪陽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昏旭想夫羿高
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默默而凝神寂其神
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旲而得紅輪縹緲魂交
光芒景附肸腌輝爍襟懷煦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璧
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祛未寤
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
嘉遇者也故曰道契幽微天且不違肸蠁陰隲指掌陽

輝戴營魄而虛無黙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垂若冥棠
上越埃𡑸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往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
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賒不然何虛徐袵席承奉
光華高眠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茍令之
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眷眷於天路每拳拳於雲表
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
小　張隨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元黙以
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繫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
術勝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遥之境靜寐成夢旋臻

罔象之鄉於以遷神於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
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鬚始飛飛而稍進俄栩栩而
自棲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
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兮其狀方異恍惚兮
其神遂收雖蘧蘧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
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覩眞
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乃和元氣混然
感通斯衆爲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待
大辯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爲質本
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

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之於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徐而龜曳其尾有察祭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者所以自愚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爐

魂魄一

原 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禮記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子産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又樂祁云心之精爽是爲魂魄　白虎通云魂者何謂也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於性　淮南子云天氣爲魂地氣爲魄　又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也　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增 禮郊特牲云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魂魄二

原 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韓詩外傳云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　越絕書云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　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增 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主名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

年拾遺記云融皐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魂魄三

增 思沛 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登山 襄陽耆舊傳云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設衣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吾父生服錦繡死有衣被何魂衣焉 食稻 下詳魂魄二

魂魄四

原 賦 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云始肇邰閟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學之於惇史允宗貫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泰作相越江以東惟我及鄧出忠出孝且歸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雰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踌厚地而蹐蒼穹抱北嘶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伊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卧出金門之崇達受北狄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實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之移國何赤沴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於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鑕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埽欃槍之星斬蚩尤之旆余扳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胙土乞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狀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元我何負於鄭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殘彼孟冬之云季總官司而就紲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巖巖之層冰面飂飂之嚴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刿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之幽咽烏虛弓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逶迤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既縲然而就鞅非遣犬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岐周景亳之地雞園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絕讓畔之田鱗次余既長於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洧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成武過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鱉千仞之阜倏以滄瀛雖德刑成於赦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

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路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其山也則嶔岑巃嵬巖嶁陂陁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訇滃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虹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嬴發掘其何言訪軹道之長組捨藍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泣膴膴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

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堙壘為彼主之庭除終南巃嵸太一嵯峨九嵏崛起八疊連河汨涇泥之混濁灌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臥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樹裁動而風遒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牛稚子夭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語有咽而無宣於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躍鳥則歷嶺俱鳴隨六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荊昌歡江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河淮江漢淯隨涪汙澧潦漣滈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鬱鬱之與荊吳元狄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悲城邑之毀撤意風水之渺揚既畫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何神仙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方術部一 方術總載 一

方術總載一

增東漢徐登傳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可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　邵氏家傳云邵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陸衛坐心動含酒東向潠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中酒香　西京雜記云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有東海人黃公少得異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漢官典職云安帝時作九賓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潄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　解奴辜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解奴辜本傳云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其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云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旱堅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

下鉢中天輒大雨堅與羣臣親就鉢中觀之　又沙門曇霍者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皆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　後魏書云悅般國眞君九年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錄云元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云由吾道榮琅琊人也初晉陽人某大明法術爲人傭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爲天宮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河水暴長其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往晉陽至遼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火坑猛獸遂去　唐書云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聞在外有婆羅門胡人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腹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遣發還番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名色並不須遣入朝

方術總載二

原視日周文爲項燕視日視日吉凶舉動之占文即周章　作霧張楷能作五里霧裴優亦

能作三里霧求學於張楷不見後優作賊辭連楷以無驗見原

水戲 鈴語 夏統字仲御賈充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鯔魚躍鯆鮮引於是風波振駭迴搏大風至含水冥天雲飛雨集　劉曜攻洛陽石勒訪佛圖澄澄曰相輪鈴聲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劉曜也

名鬼 隱形 劉根能令人見鬼太守史祈不信因之乃召祈七祖皆面縛責祈祈乃謝而遣之　石苞體言軀曰君鄉人翟文權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軀曰此陰爲皷雲之道若得其數四岳可藏況七尺之形遊於要化之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爲異知術不爲奇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漢武帝 任文公 帝好方術道藝之士莫不負笈抵掌歎息而屬焉　公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

生百果 釣鰡魚 吳介象字元則有方術吳王使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又論鰡魚膾鮮上乃於殿庭穿坎置水垂綸於食頃即釣得鯔魚也

生枯木 活死人 趙炳能令枯木生荑茅屋數丹　吳士燮爲交趾太守病死三日仙人董奉與丸藥以水含之乃蘇四日能語董奉字君異

殺黑龍 與青囊 史記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殺黑龍先生色黑不可行也　郭璞受業於河東郭公公以青囊九書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璞門人趙載竊青囊書未及讀即爲火所焚

畫江而渡 禁水不流 晉丁義受神方於吳猛以白羽畫水度江　徐登禁漢水不流

風起知火 鳩鬬知兵 郎顗父宗字仲綏治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爲吳縣吏見暴風卒起宗知京師有大災記時日果如其言　楊由見社中水鳩相鬬知有兵賊象乃不赴酒食

推步之學 孤虛之術 後漢書傳云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靡得而窺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訣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其流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驗斯道隱遠元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也

京房著易林 段翳明風角 京房自云篤病三年請命泰山行過道士張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世　後漢段翳字元章占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須知姓名有一生辭歸翳合藥并簡書封於筒中告曰有急發視之到葭萌與津吏爭舟過從者頭破發取青藥傅創即愈生歎服因還卒業

左慈入羊羣 于吉見鏡中 左慈盤中釣魚曹公欲殺之變爲羝羊入羊羣中曹公知不可殺乃謝曰試與公戲耳　孫策殺道士于吉後照鏡看面創見吉立于鏡中遂卒

欒巴護病立廟 張衡鬼道教人 巴蜀人正旦飲會獨後至頓酢又飲而噀曰臣鄉里以臣能治護病爲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故辭成都市失火救之後果上言夫火有雨來皆酒氣　後漢張衡爲五斗米道因作信義倉置米其中往來者任食量腹取足過則無病以鬼道教人衡即陵子

樊英漱水救蜀火 郭憲噀酒厭齊火 樊英推步災異含水以救蜀火　郭憲從駕含酒三噀執法奏不敬曰齊國失火故漱之後果上言失火

風起庭中 父哭子 風吹竈突 女辭姑 管輅字公明在王弘直坐有飄風高三尺左庭中從申上來嘗迴轉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明日吏至弘直子果死　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晨詣爨室見疾風起吹竈突及井泣辭姑曰此主變者當之必死也果驗

費長房假壺公之術 蒯子訓取嬰兒之驗

醫一

原 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病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養猶治也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又瘍醫掌腫瘍潰瘍金

殤折殤凡療殤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論語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增】左傳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云病有六不治一驕恣不論於理二輕身重財三衣食不能適四陰陽并臟氣不定五形羸不能服藥六信巫不信醫皆不治也　漢書云醫經者原人血脉經

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文中子云善醫者先寢食而後醫藥　韓子云醫善吮人瘍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在也【原】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徹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煖通徙

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增】難經云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脉而知之謂之巧　韓子云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猶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

醫二

【原】說文曰巫彭初作醫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又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爲難經敎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搜神記曰黃帝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增】素問曰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理惑論曰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　世本曰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　說苑曰古醫曰苗父【原】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史記云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客長桑君過而奇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之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　又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名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增 又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及扁鵲使人刺殺之

原 列子云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謂龍叔子試背明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

增 漢書云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爲後世方脉之祖　後漢書云華佗字元化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爲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名曹操苦頭風召佗日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

疾數日失期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又韓康字伯休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是韓伯休耶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魏志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增 晉書云王叔和高平人博好經方尤精診處採摭羣論撰脉經十卷後世爲高陽生竊撰脉訣託之叔和反掩其眞云　又云皇甫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沈約晉書云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割其疾而納之傅藥　續搜神記云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

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　迎子豫既至病
者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
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　襄慶宣
鬼遺方序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
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
率數十人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
曰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
誰荅曰是黄父鬼乃依小兒逐來至聞搗藥聲遥見三
人一人卧一人閲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叫突而前三人
竝走遺一癰疽方竝一臼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

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崛起天
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
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　齊諧記談藪云錢塘徐秋夫
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
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爲如此飢寒須衣食耶抱
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爲樂遊吏
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
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
鍼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
之及暝夢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飢解痛

感患實多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宋書云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
來相謝行創本不及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傅
之即驗一傅便瘥一境賴之　梁書云陶弘景字通明
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撰眞誥十卷集驗方
五卷廣肘後方爲一百卷世所施用多獲異效　隋書
云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州
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
相迎今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
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藏

至爲俊診脉曰病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
俊數日而薨　唐書云王冰自號啓元子爲太僕令博
好醫方得先師所傳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爲詮次註素
問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歷二十年方成今爲世所宗
　又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古書有吐汗
下三法世傳黄帝岐伯所爲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子
和汗下吐法所著有儒門事親若干卷蓋爲儒生桑某
所潤色云　又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財雄鄉里幼
好藥方醫術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
從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所著有脾胃論蘭室秘藏若干

卷人號爲東垣　又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天下多事隱居長白山學道鍊氣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嘗入涇陽水府傳龍宮方三十首後作千金方即散此於其内後又作千金翼方行世今慶陽府有孫眞人祠　又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也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安在視脉以診脉爲對脉判別即對病也病與脉俱同也藥與病值惟用一物藥也攻之療未萌之兆氣純而愈速今人不善脉以情度其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國史補云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金史云劉完素字守眞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眞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宣明論原病式保命書皆爲世所宗人稱之曰劉河間　又張元素字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

元史云朱震亨字彥脩浙江婺之義烏人也精於醫道其所著述甚富皆爲近世之所宗尚云

醫三

【原】六技　四家 後漢書云郭玉若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者針經脉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王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爲太醫丞　劉歆七畧云論方技爲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家有神仙家

九折　十全 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

切脉　攻理 史記扁鵲謂虢太子中庶子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　袁準子正論曰良醫療病攻於腠理

、含血　舐痔 上詳醫一韓子　莊子云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而得車愈多

出蛇　走獺 華佗別傳云河內太守劉勳女苦左膝裏瘡癢迎佗使視佗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刀斷犬腹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瘡遂愈　劉敬叔異苑云廣陵丁廟宋元嘉中縣人張氏女日暮宿問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壻來女悅遂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内走出

四難　三折 後漢書云郭玉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任不用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强三難好逸惡勞四難　孔子曰三折臂然後爲醫

【增】玉版　金匱 黃帝素問有玉版篇　葛洪抄金匱百卷肘後方四卷

舐痔 上詳前主　徙癰 通志藝術卷云劉宋時有薛伯宗者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乃徙至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邊便生一瘤如拳大後瘤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金液　銀丸 梁武帝勸醫文云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

杏林　橘井 說實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人有求治病者重則令之種杏五七株于門外輕則令之種一二株不索其錢歲久所種杏有千餘林逢春時花開際如雲錦遠近稱之號爲董仙杏林　又桂陽

人蘇躭得仙真之術隱於郴州高秀之峰號橘井鑿井以救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水卽愈人號橘井

【原】**湔腸滌臟　解顱理腦** 史記云虢太子死扁鵲王曰鑱 中庶子曰暴厥而死扁鵲俞跗尚 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曰臣聞上古有俞跗抱 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朴 子曰淳于解 顱而理腦

穿胸納餅　刮骨去毒 抱朴子云文摯 愍筋以療危困 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但醫家備能若是蜀志云關 時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破 臂可刮骨去毒 乃除之也

醫四

【原】**醫師　食醫** 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凡六疾病疕瘍皆造焉又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委制　不呼 尸子曰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方術部

然後治 朱雲病不呼醫飲藥

換心・傷臟 列子云魯公扈趙齊嬰有疾扁鵲治之謂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胃得探心而易置之 乃服仆藥多蔵而曰傷吾五臟也 醫家投以神人未當死

除疾・出方 迎藥則而良說均寡咳寤善於每如矣齊繞初遠嬰樹 飲志以弱毒而氣強不聚可含解字引共遠使有醫良都死故曰少齊 疾子而齊曰曰必使有醫遺除者見剖

類苑云華佗語有醫也曰吾之事有二 天下之病唯以三法 【增】**求活・照病・視頂・臨胎**

許裔宗云昔東田人天耶 死者可以更生耳 位至三公 又業有殊 人有病者醫以八十鏡照之 其腑臟中疾 八年物命如水生不平

之其人有病 言其子曰 為我視頂 其頂果有物 張苗 郎中 芳芳 頂疾 唐有醫師甄權 張苗 登子 病重 指病之鏡 乃留此頂 骨數十何 經後因 為按脈 鍵疾 張芳 芳故 舊遠引 芳賈

錯壽 且見 鍵登 八頂 十曰 乃有 留此 芳頂 數骨 十何 字疊 發也 後因 為按 庶子 五年 至九 十 不已

而舉 右有 宋木 部瓜 康二 節株 母右 李者 夫已 人枯 病父 瘦取 醫藥 投復 藥之 夫及 人期 夢生 坐堂 門左 右

曰蔣同母不豫死胎女醫以藥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見女子拜泣若曰 女汝兒生一命也 又命十兒餘年何夫人再見女子來 觀立生曰亦一命為 庸醫子所誤 女年二十去

【原】**晉侯求　漢高罵** 左傳秦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近女色 漢高祖疾甚 呂后迎良醫 醫曰 病可治 於是上罵之曰 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 命乃在天 雖扁鵲何益 遂不使治病 賜金五十斤罷之

年方重來相別 緩故受生 日秦伯使醫和視之 良臣將死天命

三世乃服　五日不拔 禮記云 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 張仲景 志除 後 以得安 華佗謂 佗曰 昨使 日醫 曹不 劉牧 君五 日心 其胃 管 苦 夜 卧 不 安

吐血而瘥・大怒則愈 魏志華佗傳 郡守病 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 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 無何棄去 留書罵之 守果大怒 令人追捉殺佗 守子知之 屬吏勿逐 守瞋恚既甚 吐黑血數升而愈 呂氏春秋云齊王疾 文摯曰 怒王則疾可治 乃怒王 王大怒 文摯果愈

尋延・俱起 **兄弟並** 華佗傳 李延俱頭痛身熱 佗曰尋當下之 延當發汗 或難其異 佗曰尋外實 延內實 故治之宜殊 卽各與藥 明旦並起 方術部

云扁鵲兄弟三人 扁鵲對曰長兄視神 中兄視毛 故名不出於閭 扁鵲鍼血脈 投毒藥 故名聞於諸侯

居處飲食　皮膚腠理 人有疾 其家人問醫 醫曰 居處不理 飲食不節 公孫歸子居 陽秋云 晉侯有疾 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 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 懼傷我 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 醫至曰 疾不可為也 在肓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 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 公曰良醫也 厚為之禮而歸之 韓子云扁鵲見蔡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恐深

折肱之醫　苦口之藥 左傳云 三折肱知為良醫 張良曰 忠言逆耳利於行 毒藥苦口利於病

【增】**宋清　蘇澄　試疾** 柳宗元宋清傳 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 居善藥 有自山澤來者 必歸宋清氏 清優主之 長安醫工得清藥 輔其方輒易讎 咸譽清 疾病庀瘍者 亦畢樂就清求藥 冀速已 清皆樂然響應 雖不持錢者 皆與善藥 積券如山 未嘗詣取直 或不識遙與券 清不為辭 歲終 度不能報 輒焚券 終不復言

吾林本草集云 人有天下病 患為物 試者 績閱之醫每發一腹 蘇澄 中古 醫官藉蘇 澄賢 不能 報取 焚券 之

【原】**精為神本** 此為主別味性亦相近 輒推主一藥再三相 服之 疾除 以 漢唐無三 醫因 方

形與壽期　門擅桐君之術　家傳葛氏之方　疾既入於骨髓　藥不至於膏肓　何氣候之將衰　而致養之有失　掌日臻之疾得失殊輪・稽終歲之功上下異食　藥不至焉三世之功何益　疾可爲也十旬之卧有瘳　通五味五穀之資必順其志　參九藏九竅之變無逆於時

原獸醫馬醫　牛醫（漢書云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黃憲牛醫之子）　乘治　掌療（周禮云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　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病之所處乃治之相助也　又獸醫掌療獸病及瘍）

醫五

原詩宋鮑照過銅山掘黃精詩曰玉肪閟中經水芝韜内籍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曆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迹羊角棲斷雲榼口流隘石銅谿晝森沉乳竇夜涓滴既類風門磴復像天井辟跦跦寒葉離㵳㵳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貴梁鄭客得仁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梁吳均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此山北緣澗採山麻九莖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用躡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驅安得龍蹻山偃蹇三珠樹三珠樹始芟絳葉夌朱臺王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見在蓬萊　江淹採石上菖蒲詩曰瑤琴久蕪沒金鏡

廢不看不見空闇裏縱橫愁思端緩步遵行波揚槐汎春瀾賞赤煙流綺水緣桂涵丹憑酒意未悅半景方自歎每爲憂見及杜若詎能寬冀採石上草得以駐衰顏赤鯉儻可乘雲霧不復還　增宋蘇軾贈眼醫王生彥若詩曰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内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我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朒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彥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明皇甫汸送王良醫之武岡詩曰白髮微官在滄江別路長看星趨翼軫問水過沅湘採藥身千里聞猿淚幾行惟應鴻寶訣猶得侍淮王　又贈金醫詩曰少年學道出長桑閉戶時窺五色方漢武甘泉初鑄鼎好將靈藥獻君王

原賦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

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之重困還精爽於旣繼

原贊宋王微茯苓贊曰皓苓下居拔紛上蒼中狀雞鳧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又禹餘糧贊曰疏波瀊沒徒謂範宵沈靈秘用神哉無方阡疇不恩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又桃飴贊曰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醞貌定仙人知曷日胡不蔭年　又黃連贊曰黃連苦味左右相因斷凉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蹕上昊不行而至吾閒其人

原文梁簡文帝勸醫文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修短有分年壽縣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慾乖節故瘧寒痟首致斃不同伐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李泯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畜玉匣之精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遯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

其價能使葉門之下鼓響獨傳雍杞之旁蕭聲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理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塞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淳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染親屬情切友朋患起膏肓痾興俞跗雖欲盡其洽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暫止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已名於緑籍其可得乎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二

方術部二　巫　卜筮　相術　附天文　占候

卜筮一

〔增〕說文曰卜灼龜也象兆之縱横也筮易卦用蓍也
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原〕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又曰立卜筮人
〔增〕又曰卜不習吉　又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
作凶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　〔府〕詩曰卜云其吉終
焉允臧　〔增〕又曰爾卜爾筮　無咎言　又曰卜筮偕
止　〔補〕禮記曰龜為卜筴為筮　又曰卜人定龜史定
墨君定體　又曰天子無筮（謂巡狩征伐不用筮小事則筮）諸侯有守
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
處太廟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
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
筮　又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
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與也　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增〕曲禮曰假爾太
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
筮筮不吉又卜是爲瀆筮龜也）　〔原〕周禮曰凡卜筮兆占體大夫占色

史占墨卜人占坼（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　又曰龜人掌
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
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　又曰卜
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
弓兆（開開出其書占之也經兆一百二十體言四兆者分爲四部若易之三篇）凡卜事視高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視高謂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之卜事也揚火以火灼龜也作
即灼也謂人作兆而占之也致墨謂孰灼之以明其兆也）　又曰筮人掌三易以辨
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
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
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
大事先筮而後卜（巫皆讀為筮字之誤也更謂遷都邑也）　尚書洪範五
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
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
專用也龜筮共違於人神靈不詁也　又曰此禽獸草
木之壽久而能知吉凶也　〔增〕書曰乃命卜筮曰雨曰
霽曰蒙曰驛曰克（皆卜兆）曰貞曰悔（筮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又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
從是之謂大同吉　左傳云國之守龜何事不卜　〔原〕
白虎通曰乾草槁骨衆多獨以蓍龜何龜之言久也蓍
之言耆也　史記云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

分策定卦旋式正棊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
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
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為三
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
天下 增 楚辭云折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劉夢得集云今夫揲之以至剡灼之以殆盡徒與夫
嵬嵬者問歎穰占熊虺頌雨食亡牛喪羊之間耳資其
握粟以餬余口烏足為夫子道哉　陸龜蒙云季札以
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
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

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在人乎　北
户錄云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
烏卜雖不比於蓍龜亦有可稱者

卜筮二

原 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增 禹穴碑曰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原 元命苞曰古
司怪主卜　左傳云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
不利於君也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增 又鄭皇耳帥
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
寇之利也大夫圖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增 穆天
子傳曰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藪澤蒼
蒼其宜正公戎事則花　論衡云魯將伐越筮之得鼎
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
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
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
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史記云太史公曰臣為郎時嘗
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
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

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文家曰小
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
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漢書云張禹字子文父
徙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頗
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
禹父是兒多智可令學經及禹入長安從沛郡施讎受
易　又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
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不吉上
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
誅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中夜元服入廟居廊間執

戟入廟門待上至欲爲逆事發伏誅　吳志云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意张乃使尚廣筮幷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　晉書云庾翼幼時嘗令郭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又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放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速來裝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忽發狂絞殺兩子幷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友徃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已自經死　又宣城太守殷祐疾友爲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鵲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者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鵲來

垂尾九尺集廳事上掩捕得祐仍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搜神後記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哽咽　宋書云劉休善筮因尚方令吳喜事明帝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　又蔡興宗初爲郢府參軍頗敬卜曰亥年當作好官有大字者不宜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　齊書云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又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屛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南史云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坤之履曰無害其繇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酉應見卯金來尅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　梁書云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

劉著作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舊唐書云明皇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不可言　酉陽雜俎云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有貴公子請榜命取帛如數卜爲錢命著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爲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曰請爲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其精如此　搜神秘覽云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賈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

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日新沐者乃夫也曰欲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録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

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

卜筮三

〔原〕握粟　操金（毛詩云哀哉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鄭元注謂可哀哉此窮盡寡財之民仍有訟獄之事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善　下詳卜筮二）

三兆　六龜（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灼龜發大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　杜子春注曰玉兆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也　下詳紀事）

供燋　揚火（周禮菙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　杜子春注云燋讀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　下詳叙事）

神詁　象吉（[illegible]易大傳[illegible]八卦以象告人吉凶也）

大橫　小數（史記云高后崩不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計未定遂卜之其兆得大橫云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　抱朴子云卜者卜數希嘔不謂知吉之數）

竊厭　筮瀆（毛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鄭元注謂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　古語卜得兆非不中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穆卜　枚占（尚書云武王有疾不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左傳云昔者河伯筮與秦戰而枚占且吾占之以爲不吉也）

孔愀　顏笑（家語云孔子嘗自筮而卦得賁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吉卦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　衛左傳曰孔子使子貢往行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子笑曰無足者乘船而來賜至矣子貢果至）

代陳　獲晉（左傳云陳厲公生敬仲周內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其代陳有國乎　又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如其言）

〔增〕炙骨　觀蹄（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

便出不安即不出以避東志扶餘國有軍事　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爲凶合者爲吉　書版。

隋梁　上詳卜筮四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　事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罡占之至

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助否罡又占科本府太守於　其年只日某時有隨課之厄即寫一書以朱亘盛之封鎖

豎家廟宁亘外留字以示子孫傳流不得擅動付與第　十世孫某於亘某年月日時將此亘送本府太守令伊起

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極貧思祖言於某年月日　時將亘送府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

朽隋下公座打碎開亘視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孫　之貧我救爾隋梁之厄太守俯伏拜謝薦其孫遷入仕

原　法天地　敬鬼神　俱詳卜　筮一　齊小大　差尊卑　易　曰

齊小大者存乎卦韓康伯注云卦有小大也齊猶言辨　也周禮圖云大夫已上事卜且筮士則但筮其尊卑

之　差　增　木破天　柳仆地　王敦謀反夢將木上穿破　天請許真君卜卜曰此是

未字君未可動耳唐柳宗元自永州司名至京師　諳卜者問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兆祥乎卜者

[illegible]

巳生則樹仆則柳木木者牧　也君其必牧柳州乎竟如其言　原　筮短龜長　陽奇

陰耦　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易曰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　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卜筮四

原　卜師　卜正　周禮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　授卜師卜膝伙曰我則之卜正正官之

長　也　卜人　占人　儀禮卜人抱龜楚焞注楚荊也焞以　鑽灼龜也奠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

筮占八頌以八卦占　筮之八故以眡吉凶　官占　涖卜　帝王立卜占之官　故曰官占儀禮

旅占卒不釋龜告於涖卜注族長　與主人占於臨也謂卜官相示也　稽疑　觀變　洪範　曰明

用稽疑注明用卜筮考疑事也　易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象數　經兆　龜象也　筮數也

周禮經兆之體百　有二十頌千有二百　幽贊　前知　易曰幽贊於神明　而生蓍禮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四體謂龜四足也言至誠則不興

決疑　斷志　傳鬭廉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禮曰昔　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雖有

明智之心進　斷其志焉　命辭　啟繇　禮假爾泰龜有常注命卜　策辭錯龜以啟其繇也

錄古　音文　釁龜　露蓍　月令正月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　卦吉凶漢書上體不安張禹以

齊戒以卜吉則獻上不吉　則有憂色即露蓍於星下　神蔡　靈蓍　蔡即　龜也　神物

封父　天生神物謂蓍龜也天　乎之龜注封父國之龜　藏龜　舍龜　藏龜　之室

易舍　爾靈龜　青純　青囊　公羊傳云龜青純純緣也謂甲　髯千歲龜青髯以明吉凶青

囊謂　卜也　命龜　觀卦　命謂告以所卜　事觀卦察爻　協從　襲吉　尚　書

曰龜筮協從又曰　卜不襲吉注襲再也　置燋　繫幣　儀禮云置於燋注　燋炬以然火周

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　之中否注云既卜筮史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

[illegible]

禮神之幣而舍藏焉所謂　以致命跌之書師此是也　爰契　不欺　詩爰契我龜　臧會曰借

命不余　欺也　枚卜　不占　書枚卜功臣謂歷卜也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　占險

卜借　夫易不可以占險傳臧會竊僂　句以卜爲信與借注借即吉也　不煩　不

襲　傳聖人不煩卜筮禮卜筮不過　三又卜筮不相襲謂其瀆龜著也　無遺　不禁　莊　子

龜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祠部式　者私家不得立雖得及現不卜相宜禁斷其龜易五

兆八王　不失　沈陽　流光　趙孟卜救鄭遇水適火太史曰　是謂沈陽注云又陽也得水而

沈聲志王經室前有一流光如燕雀入懷般　般有聲管輅曰吉還之微頃迸拜爲江夏太守　龜焦

益逆　左傳趙鞅卜焦兆不　成也書龜從筮逆　奪精　罰爵　周禮罰也　傳晉獻

公飲大夫酒命司正實爵與史蘇曰禦之從爾　云勝而不吉夫克國得妃吉孰大焉故以罰汝　兆錫

帝師　卦遇歸妹　史記周文王卜獵渭濱其兆曰非熊　非羆天錫帝師乃得呂望而歸看

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繇曰士刲羊無血女承筐亦無貺也 **仕晉必昌**

納姬不吉 傳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其必蕃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又晉獻公欲

納驪姬卜之不吉卜人云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公不從卜 **斫狐絶**

火 **追豚得婦** 管輅別傳輅在田舍遠鄰十人數患失火輅卜曰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罵

黑牛敝車必邀留之即從輅言生不得巳宿然竟不安以爲圍巳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有一物如獸手中

持火生舉刀斫之斷腰視之狐也自此主人不復有災有人失妻輅卜之令明旦如東陽城門候捉豚人妻與

共鬬其豚走逸其婦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 **索金筮卦** **得錢閉**

肆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姓龔負我金以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

齎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吟乃悟取蓍筮封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余金有五百觔在堂屋下妻掘

之果得金 漢書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得杖頭百錢卽閉肆垂簾 **著尾還鹿** **懸**

鞭得財 管輅別傳有捕鹿者晨行人盜其鹿輅卜曰汝巷中第三家也伺無人時密發其屋第七椽以

瓦子著下當得還如其言其夜盜者父病詣輅卜令擲鹿皮肉著故處自愈盜如其言乃令鹿主樂根去尾盡

父亦病愈也 鮑瑗貧苦不偕卜筮會淳于智至爲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

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其言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千斛 **可知生死** **自有**

性命 魏志管輅謂鍾昱曰兆卜可以知生死昱曰命付天不付君輅 郭璞欲爲頭令筮含日年在天位在

人修已而天不與命中守道而不違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受命如響** **極數知**

來 易曰其受命也如響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卜非畢行** **業可使人** 司馬

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請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以卜筮賤業可以便

衆人有非正用之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又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

以惡 **觀久自曉** **占驗見知** 上詳卜筮二王忠以貴卜目李安滯以博士徵恥

占驗見知懸綏縣庭而逝 **當見三貍** **行有一人** 冀州刺史裴徽辟管輅爲文學

自卦吉凶云當見三貍果見之 步熊字叔罷少好筮卜術數門徒甚盛熊舍側有人燒死吏持熊謂失火熊

卜曰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有一人來縛之果言草惡難耕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 **滅應**

淮水 **凶見臨晉** 王導初渡江郭璞筮之云淮水絶王氏滅 孔愉字仲和拜臨晉令崔駰

字亭伯以其家林筮之謂曰不吉勸辭碎官信曰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而卒 **疑衆必**

殺 **違卜不祥** **疑而筮之** **深於易者** 以上出禮 **窮神**

知化 **知來藏往** **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 以上出易 增

折蔓獲奴 唐書云杜生善卜易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曰自北行遣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

其人果値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蔓代之其人乃往折蔓奴伏其下獲之 **馬**

周得晉 **李綱得鼎** 唐馬周欲求仕將進策於帝狐疑未決卜得大地晉解者曰晉者進

也蓋居官益位到見王侯之象周竟獻策拜爲上相 李綱在隋仕官不進筮之得鼎卜者曰君當爲鼎輔然

行易卦乃衍如志若仕不知退折足爲收效綱後雖顯於唐數稱疾終辭位去 **預定狀頭**

連遇宰相 前定命錄云唐太原王陟貞元初應進士舉時京師有善筮者號坦下生陟從筮焉生卦

成久不復言又大笑異謂陟曰據此卦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足歲狀頭更兩年而生卽某序此人應擧然後

同年及第其所以詳之後果不第比張弘請舍人知與陟及第榜出復於禮部南院序列參主司各通姓名

見首立者乃韋讙也陟忽悟坦下生之言試問其年韋答云其春秋十九年陟遽應之曰先輩所隱紙二年何

不識如是且先輩貞元四年生讙然陟乃取垣下生所記亦於宋宋皆異 宋范蜀公蒙求曰張鄧公書

謂子曰某擧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

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損名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

而四人者其後皆爲宰相公欲爲之作傳未果 **天火之象** **錢塘醉卧** 五代史云

晉高祖欲代唐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送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翰苑名談云何中正初及第闕郛從周軍精於卜乃求之古從周贈詩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鹿從此去秦關我持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後以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誥出為秦州又改杭州卒於錢塘

原 兩蛇當為將 三怪無足憂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綬笥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二歲當為邊將有名累五年為大將南征緄占吉安定 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當有婦人生一男隨地而走入竈宋無忌妖也又見蛇銜筆乃老書佐也又烏來入室與燕鬭是老鈴下耳官舍久遠有此三怪無足憂也 堂西死男子 丘中懸牛頭 魏志信都令家驚恐輅筮曰君堂西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矛者主刺頭痛弓箭者射胸腹故心痛果得之疾者遂愈又嘗為隣婦卜夫牛云當在西面窮丘中懸頭向上果於丘中得牛歸人反告官收輅繫獄按驗方知 懿氏卜妻敬仲 崔杼筮娶棠姜 傳其妻卜之曰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 筮曰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龜象 狐疑

光啟兩儀 能成四象 索隱致遠 通幽洞微 達以陰陽 究其天地 合於無際 應以未形 開於冥數 得自天元 占而從二 卜不過三 存險易之徵 示臧否之兆 射覆知白鼠之傷 布兆見豎牛之禍 龜開四兆卜師攸掌 策分三易筮人是司

青蓮神蔡彰往察來 翠野靈蓍通幽索隱 考先知之兆誠可決疑 揆昆命之文必先蔽志 觀兆於未萌誠為智者 退咎於既亡何其壯哉 行於冠婚明男女之分 用於祭祀定犧牲之名 龜文既踐知李國之將封 鳳凰於飛識陳完之必貴

卜筮五

增 詩 宋陸游箕卜詩曰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帬襦豎子夾扶持插筆祝其書倏若有物憑對畣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章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袪持箕畀竈婢棄筆卧牆隅几席亦已徹狼籍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

原 論 晉庾闡蓍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蓍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鑒便謂火為目神憑蓍通又謂蓍為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蓍龜之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蓍龜之運亦所以感與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蓍龜此為神通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蓍龜然經有天生

神物不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荃雖得魚荃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增唐于邵著龜論曰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師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鉤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蔟莉終

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與敬仲之宗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繇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萃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壽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騂蓍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爲準求元亨之義而爲用探賾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耶史佚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爲有知漆雕以爲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麟之火孔愉反顧之

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衅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偕也信矣夫

原箴宋顏延之大筮箴曰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筮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瞭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憎爾儀靈胥有知無曰余逆神筴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鶩

原序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元穆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既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迫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真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明天文一

原 恒象 常居 傳天事恒象言恒以象示人天極星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也綠二星紫宮也

管輅 李郃 輅八九歲時與鄰兒戲土壤中輒畫天文及日月星辰語皆不常父母禁之不止自言家雞野鵠猶知時令況人乎郃好天文之術指二使星向益部詳星 授天紀

察時變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俶擾天紀昏迷於天象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廣洪範

徵渾天 晉書云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焚書天官星占存而勿毀司馬談父子作天官書

劉向廣洪範作皇極論班固續述天文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 又桓君山奏事坐西廡下以寒故

暴背有頃日光去不復曝背乃告倍蓋天日如推磨天左旋而日西行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違去

乃應渾天也日若繞西及北故應如月在雲之狀不得夜更黑渾天信而有徵也 占王良

觀劍氣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晉書云吳之未滅牛斗之間常有紫氣術者

皆云吳未可圖張華獨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雷煥妙達緯象乃邀煥宿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登

樓仰觀煥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耳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豐城獄屋中 測日影 占德

星 土圭之法詳日太史 占德星奏賢人聚詳星一 歷代掌著 周官掌觀 晉書

云高陽命南正司天帝嚳亦式叙三辰唐虞羲和夏昆吾殷巫咸周史佚魯梓慎晉卜偃鄭裨竈宋子韋齊甘

德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皆掌著天文 保章氏掌觀日月星辰之變辨其吉凶之象以觀妖祥 五

星合散 三辰式叙 史秦始皇甯中外宮凡百一十八 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

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者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帝嚳詳上

明天文二

原 秘奧 精微 上天垂象 下土具瞻 博考乾象

眇觀星辰 式觀元象 洞曉天文 曑度變通

罔或差忒 業習談天 識乖窺管 興而視夜 仰

以觀天 天無遁形 星無遺象 道雖元遠 象則

昭明 藝精窺牖 業著專門 仰觀俯察 下學上

達 察有爛之文 詳不惛之色 璇衡齊政 授時於

虞典 銅渾設象 致用於漢朝 稽日月之度 考其盈

縮 推星辰之躔 審其次舍 躔次運行 可徵於漢史

吉凶占候 有犯於國章 天遠人邇 曾不戒乎多言

夜考晝參 果致尤於私習 二儀部判 見茅卯之肇

分 七曜迴旋 觀如蟻之環轉 七紀五緯 躔次如契

於心 四海九州 分野若指諸掌 子貢多言 仲尼未

賢其屢中 裨竈或信 子產猶謂其焉知

占候

原 黃龍見 白烏集 後漢和帝永元末黃龍見譙橋玄問此何祥其當有王者不及五十

年龍當復見此處見魏獻豐歎家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漢昭時泰山濟南海有數

千人聲大石自立白頭烏集旁上林苑中枯柳自起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巳立 梓慎望氣

伯風燿氣 傳昭二十年正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蔡有大喪 晉楚會於宋

楚人衷甲伯風謂趨孟曰是氣甚惡燿難 赤黑之祲 水旱之理 傳曰有事於武

宮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妖氛也 史記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

理也 掌十煇之法 辨五雲之物 周禮保章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 又云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以十二風察天地以奉和觀變化之妖祥 啟閉必書雲

物 災變分卦 日用 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京房占易事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

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而房用尤精妙

婦生四子 京師揚兵 屋集二魚 邊將棄甲 南呂有婦人生四子太子

隋唐禮災變之應唐禮以京師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和四年孫程揚兵省殿誅閻顯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爲吉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開東敗果應其言

巫

原 巫祝 巫恒 說文曰巫祝也會常聚之巫以待命 用巫 謁巫 易曰用史巫紛若吉列子云宋陽里子華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 沈巫 焚巫 西門豹爲鄴令 火巫覡傳云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制神 娶女 國語云在男曰覡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 後漢書宋均爲九江太守浚遒縣有唐后二山衆巫取百姓女爲公嫗均下書曰自今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

良人 雩旱 吐火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 晉夏統字仲御從叔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盛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鍾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發電 掌祓除 祀上帝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若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以香薰草藥沐浴史記越巫立祠祀天神上帝百鬼以雞卜 桑田巫 梗陽巫 晉侯病召桑田巫巫曰不及食新麥矣梗陽之巫皐注云梗陽邑名皐巫名 自言巫 見大巫 後漢高鳳不應爲吏恐不免自言巫家子以自污 吳書張紘見陳琳作武軍賦數之術俗曰俟子在阿比少文人易爲雄伯故使僕有此譏今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增 求婿 祈豐 唐韓王妹如韋氏以有過罷別室乃求巫者密置符於頃履中以求婿 唐羅隱云荊楚人巫祀者多矣有巫頓開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綻席守皆迎舞將祈疾者使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豬鮮肥壽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爲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遊其家也其宗無其累故爲人祀誠心壁予中而亦應予外其非其心散之其後男女畜息焉衣食廣大爲故爲人祀誠不得壁予中而神亦不歆於外其所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思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可用心尚耳況異於是者乎 厭怪 敗釀 劉文靖家數有怪名巫夜拔髮銜刀爲壞厭釀容齋隨筆云業陽鄉妖財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凡開酒坊者皆畏之 家不用巫 疾不呼巫 顏之推家訓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李世勣有疾家以呼巫勣不許巫覡妄惑於人者禁之宋陳希亮知長沙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 禁其惑人 勒以爲農 唐陳子昂上言

原 雖達幽冥 有如邪妄 託以巫師 招於禱祈 其或闕之 不爲知禮

增 歌 元吳萊北方巫者降神歌曰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鐙懸半空塞向墐户跡不通酒肉滂沱靜几席箏琶朋指凄霜風暗中鏗然那敢觸塞外祆神喚來速隴坻水草肥馬羣門巷光輝耀狼纛舉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凌昆崙妖狐聲音共叫嘯健鶻形勢同飛翻顚脫故王大猴處燕支廢磧黄沙樹休屠收像接秦宫于闐請騶開漢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禨越女幾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跨大荒

相術一

原 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

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
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
不可得而無也【增】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
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
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
者不過人焉有具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　青
箱雜記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
相無心相隨心滅

相術二

【原】左傳云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孫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
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
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
【增】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直亮有大夫
節吾欲以爲相可乎對曰直亮之節吾未明也臣聞諸
鄉人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臣於見回甚疑其
目王卒用之果以詐得罪　史記云平原君對趙王曰
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爲人小頭銳上瞳子黑白分
明眡瞻不轉小頭銳上者斷敢行也瞳子黑白分明者
見事明也眡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恐不
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原】史記云呂公者好相人
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
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女即呂后
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有一老父過請飲老父相后曰
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
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
舍來呂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

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老言不
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增】漢書云吳王
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爲吳王召濞相之曰若
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
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濞曰不敢後果反　又云周
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曰君後三歲而侯八歲爲將相
秉國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旣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有罪入廷尉
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原】史記云韋賢至大鴻臚有相
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元

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子在
是安得爲之賢後竟爲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元
成　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
茅通見鷩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
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又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
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
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　增晉書云潘滔
相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
人所噬後爲江州牧起兵内向後敗　又歷陽陳訓相
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目中赤脉外入必兵死後

果爲王敦所殺　魏書云管輅言吾額上無主骨眼中
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
壽之相　南史云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
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
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
然　又云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
富貴後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
也侯景之亂昭達中流矢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
矣不久當富貴後官至司空　唐書云太宗四歲有書
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壯必能濟世安民

後高祖援濟世安民之語遂以名太宗　又王珪始隱
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
試與偕來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
汝貴不疑　又隋文帝楊堅龍額上有五柱八頂有文
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
又李珏舉明經李絳曰日角龍犀（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又張憬藏相魏元忠
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
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又宋齊丘微時日者
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相類之位極之日

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司徒
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甘澤謠云衡岳
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
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
相　又柳惲十餘歲相者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可緩
死諸父欲從其言惲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
篤位至宰相　芝田錄云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
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
龜息必貴　五代史云桑維翰爲人醜怪身短面長常
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　宋史

云太宗名陳摶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面王建儲之議遂定　金華記云李寛爲常侍有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如何答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塜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骨　仇池筆記云歐陽公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百家詩話云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蔡京注目視日久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眞大貴人也　聞見錄云王冀公欽若謁錢希白適希白延術士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厲聲詬閽人術者聞之曰此人形聲相稱世無此貴希白名之冀公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冀公起術人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之内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君臣相得錢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後希白方爲學士冀公已眞拜矣　明泳化類編曰徐昂泰州人登弘治甲辰進士初無嗣因赴試過京有相士王姓者言多中士大夫皆神其術昂徃問嗣王曰君相不容嗣爲之柰何徐初亦不爲意及登第出守西安因途納一婢頗姸徐詰其姓婢詳告之曰予某地人父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歲饑爲賊暴掠售於此徐憫其爲故家女也即焚券不令爲妾及之任擇郡民行脩者出奩服配之秩滿復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後徐氏庶妾一歲而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相術三

原 山庭 犀角 子貢有山庭之相 犀角豐盈賢明之相 蜂目 豺聲 左傳云楚王以商臣爲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 增 龍顏 鳳頸 史記云漢高帝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唐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后方幼媼抱以見綱紿以男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睛鳳頸若爲女當作天子 捫骨 聽聲 太平廣記云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達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竇次卿方勇於趨進事先詣之及出戸時後謁者盈巷都次卿已出迎問之曰何如答曰不足之又足言且道箇社長秀才位耳人臣何必更言杜僧嫂果綰相印鎮西蜀云衛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名拜相果知其言 原 女當貴 父不祥 黃霸與善相者同出見一婦人相者言當富貴乃巫家女霸娶爲妻與之終身 莊子云楚司馬子綦有八子召九方歅相之曰子梱祥矣父則不祥也 必貴 當刑而王 史記云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眞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皆戲笑後果驗 覽鏡知刑 聘刀果殺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爲先主所殺　下詳相術二 增 眼似王敦 骨類多遜 邵氏聞見錄云李承之在宋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

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歸田録云

初冠舉公年十九舉進士第有相者謂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禍君骨類多遲耳後果如其言

相術四

原 額有龍犀 足履龜文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後漢李固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爲太尉

唐生決疑 蒯通相背 歸田賦曰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漢書蒯通進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豎理徹指 縱理入口 相者謂陶侃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上貴不可言 侃以針刺決之見血灑二辭爲公字後果應 下之詳相術二

皆至方岳 不過郡 吏善相者陳訓謂周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有殊 後漢趙壹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位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

爲奴封侯 鑄錢 餓死 衛青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 鄧通有相者云必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乃與銅山鑄錢景帝時以他法竟至餓死獄中

增 長身瘦面 河目海口 宋周益公一長身瘦面狀如野鶴日嘗病居數日好宜相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 多年壽益公皇一長日燕居數曰 ...

但恐禍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嫗在旁奏曰官家所數豈非周福必大耳乎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大清癯上又爲之一笑未幾必大登庸爲太宰相出知長沙退休 陳去非河目海口大耳宋洛人也數爲時識者知其貴 又亨之清一滿之福十有餘年方宰

伏犀貫腦 騰蛇入口 表天與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負玉壓見君行成世近驗也 青驗也 骨不隆壽不長也張君官位無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四十八歲而本文謂周曰驚有火色騰上必遠恐不能久位後四十八歲而終 宰相張文

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 唐裴晉公質狀小有相之曰郎君騰蛇入口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

假得王帶二犀帶一以賂要津真於懷忘收而去度拾得還之後相者見之驚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則非某所知也後果登相位

原 此兒有奇骨 孺子有好相 元子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爲嶠所賞故名之曰溫 羊祜字叔子游汶水濱以父其英物

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于天下言訖便去莫知所在

胡廣持史 唐舉戲蔡澤 法眞指 史記云有蔡澤聞唐舉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蔡澤乃曰吾聞先生相君者何如舉熟視而笑曰有若臣者乎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君昂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年澤笑謝而去後果爲秦相

有知人之鑒 論 勑具令助求人察孝廉諸吏令名眞窺之指胡廣爲漢名臣 漢書胡廣法眞謂太守曰廣有公輔之節 後漢胡廣有知人之鑒

形相之安 許卲 士部

聖人是帝王之貌 小史有封侯之骨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隆顙是帝王之貌 方進年十二爲小史有從者謂曰此小史有封侯骨 許負相 見漢 薄姬王者之妃

曹操安人之主 惟德受天 以形合 許負相 歷方進自傷詣蔡父相大奇其貌曰小史有封侯之骨當以經術進因病而歸

相 貴賤且殊 榮枯斯等 虛陳禍福 謬託災祥

論性命之期 定吉凶之兆 衛青起自牧羊 蔡澤終闚躍馬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 休咎之徵如指諸掌 辨吳榮之貴始自幼童 知陶侃之榮當期老耄 鑄錢鄧通娩文帝之深意 賣珠董偃遇館陶之厚恩

相術五

增 詩 宋劉克莊贈馬相士詩曰嫗貌何妨至輔臣猴形

亦有上麒麟伏波眉目空如畫不是雲臺頷佩人　又
荀卿初了心形者蒯徹安知背面哉別有精微書不載
待君見了季咸來　文天祥贈鏡湖相士詩曰五月五
日揚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鏡
照二百里　又贈秋月葉相士詩曰急流勇退神仙跋
雙龍鍾將相借問華山山中何似天津橋上　元趙孟
頫贈相者詩曰吾聞伯樂善相馬一顧千金長高價何
人倜儻買權奇滿眼駑駘居櫪下張君年少目有神走
丰江湖多閱人我生瘦惸乏駿骨浪許騰驤防失眞連
朝春雨今始晴花枝照眼生春情樓前山色橫翠靄湖
上柳黃飛亂鶯便須酤酒與君飲醉倒花前猶滿引懶
從唐舉問流年欲向德翁謀小隱　鄭元祐贈薛相士
詩曰子有唐生術誰知范叔寒知無狼顧骨可有鷄皮
冠野日晴猶嫩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顧不用晝灰看
【原】論魏曹植相論曰世固有大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
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
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宋
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
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
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

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
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
而逃也　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形相
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
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
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
推之則彼度表揣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
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
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增】唐李德裕折羣疑相論曰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
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
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
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
已余頃歲在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
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
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
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
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
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頞亦居萬人之上色美
者雖鉤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

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增】又杜牧相論曰呂公善相人言女口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原】贊 周庾信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羇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原】序 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

弱冠便位過三公貴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揚雄辟立高閣而竝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頴惠若神僅至髫齓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耇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纒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頹顏蹙頞蛇行鷙立猳喙烏味觔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栖遑之迹豈下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皁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玉鏁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三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

巧藝部一 射

射一

原世本曰逢蒙作射 增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原周禮曰凡射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節樂之節也容乏也豻獸名獲獵也 增周禮曰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 又曰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又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又曰天子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 又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袄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考工記曰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原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懸弧之義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增又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 又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又曰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楚辭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楚辭天問曰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原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尸子曰鴻鵠在上韓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增墨子曰善射者不盡弓力 原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鏑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 增又曰夫括淇衛箘簵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葦盾矣 又曰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 又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

不能無絃而射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平和神定思閒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呂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　說文曰弓弩發於身中於遠也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　又曰夫射者執弓堅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　通元經曰弧弓為射非絃而不能發天之為射無弓必中　太元經曰密雨溟沐潤於枯瀆三日射

谷　水經注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如射侯其中石室方丈謂之射堂　蜀志譙周傳曰諺云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太平御覽曰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　顏氏家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

射二

原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增 山堂肆考曰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猰貐之屬有功於天下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黃帝之後有弧父者產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後以其道傳羿（山堂肆考曰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澆羿慕其為人亦名曰羿）　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其右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樂記曰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游飲於留祈射於麗谷

原 禮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　增 左

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原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增 又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又曰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其術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莊子曰列禦寇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偶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

原 左傳曰晉將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以示楚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賤其不尚智謀於射力必當死於藝也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而況於人乎

增 潛確類書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登虎圈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　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

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札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作臺高四十丈嘗射鴻於臺上故號鴻臺　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將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原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孫他人莫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

增 又曰李陵自請曰臣所將屯兵皆荆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說苑曰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

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　漢書循吏傳曰鮑永爲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自除永謂府丞及魯令曰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令行禮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　古詩紀注曰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射中之遂作射烏辭帝賜錢百萬令亭壁皆畫焉　後漢書陳王寵善弩射注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答曰是孫會稽也　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愼氏之國也善射人入目

原 魏書曰

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
勇使將武騎　吳志曰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常
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棼
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
此　典論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馳射常
百步後歲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
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麞鹿九雉兔二
十　晉書曰魏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
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增又曰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稱爲神射
又曰庾翼師次襄陽大會參伍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其氣十倍　異苑曰
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
而去　燕書曰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親試之置牛百
步外使射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
恪大笑堅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恪曰
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乃一發
而殪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文成帝彎弓
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

北史后妃傳曰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逆於木井
北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絃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
烏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北齊
書曰高隆之於堋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
至東山因射謂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
人隆之無以對　北史曰宇文顯和膂力絕人彎弓數
百斤能左右馳射　南部新書曰王栖曜善射嘗與文
士游虎丘寺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　隋書曰宇忻
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　朝野僉載曰隋末有
督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

稗海曰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有氣自天而下入
其口孕十月生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爲國害欲殺之
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鼈爲梁以渡　唐書曰太宗討劉
黑闥於肥鄉南列陣有突將直衝刃將接太宗以天策
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
突厥高宗出甲試之曰古之善射者穿七札卿且射五
重仁貴射而洞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善騎射從王忠
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晟引弓一發而斃忠嗣撫
其背曰萬人敵也　宋史曰王審琦厚重有才畧尤善
騎射周世宗名禁軍諸校宴射苑中審琦連中的世宗

嘉之　又曰張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皆金銀刀槊
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
又曰高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子懷德從征至戚
城被圍數重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横馳突衆皆披靡以
功領羅州刺史賜珍珠寳帶名馬以寵異之　又曰周
仁美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稱筋力未衰願
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　又曰王榮善射嘗引强注屋
椽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　又曰范廷召善騎
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
又曰陳堯咨工隷書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

燕射記曰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堞前排招箭班
服紫衣幞頭叉手拱立御箭之來能以幞頭取勢轉導
入的亦絶技也　清波雜志曰政和五年燕輔臣於宣
和殿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馬如飛剪柳枝射繡毬
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絶無倫衛士皆有愧色　遼史
曰神冊五年夏有龍見於拽剌山陽水上太祖射獲之
藏其骨内府　又曰興宗獵黄花山獲熊三十六奏御
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庭　金史曰太
祖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見太祖手持弓矢使
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　又曰宗

雄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
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　又曰熙宗獵於海島親射
五虎獲之平章政事烏野獻東狩獲虎賦　又曰烏延
查剌射淮上柳矢入樹飲羽　元史曰拂阿精騎射帝
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鶖當空令拂阿射之請曰射雄
者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一發墜其雄賊盡驚不戰而
去　又曰董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宣
宗貞祐間稾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爲將衆莫能
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　又曰張珪少能
挽强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

洞其喉一軍盡歎　明大事記曰滁州之柏子潭有龍
祠水旱禱之輙應上因滁旱彎弓注矢立潭西祝曰吾
與神約三日必雨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果大雨　開
國臣傳曰常遇春猿臂善射元兵五萬陣洛水遇春單
騎突之敵攢槊來刺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
敵遂潰　又曰上欲廢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刑部
尚書錢唐袒胸受射曰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
命太醫療射　紀事本末曰張忠許泰領京邊軍討宸
濠餘黨較射教場强邀撫王守仁射故不得已應之忠
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北軍皆驚歎　列朝詩集小傳

曰北地李夢陽罷歸家居賓從日進間從汲離少年射
獵繫吹兩臺間　又曰揚州王醇從季父游長安會麻
大將軍大閱將士醇輕裘快馬馳突演武場引弓破的
矢矢相屬大將軍欲舉以冠一軍醇笑謝曰家本書生
聊用遊戲耳

射三

原 繹志　明節 禮記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又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故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中禮　立德 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　又曰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

畫志　觀德 又曰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又曰射者所以觀盛德

陳樂　備儀

巧藝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　射　十二

漢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秋鄉射陳學揖讓　後漢劉昆字桓公教授五百餘人每春秋鄉射常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縣宰率吏屬觀之王莽以昆聚徒私行大禮僭上乃繫昆及家屬利敗乃免

有志　上功 尚書若射之有志　習射上功習鄉上盡言功多者居上

祭侯　獻侯 周禮射人祭侯則為位注云祭侯獻服不氏服不氏以祭其為位服不氏受獻之位又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儀禮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

設鵠　棲鵠 周禮司裘供射侯設鵠注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　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而棲鵠則春以功注云方猶等也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居侯中三分之一也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上个下个皆謂舌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也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臂之節也綱綖也縜籠綱者舌維持侯者

畫獸　射兕 儀禮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賓射　大射 周禮賓射之禮又大射者謂祭祀時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卿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

五射　六鈞 周禮六藝一曰五射注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左傳顏高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

五物　三正 周禮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賓射張采侯三正而立詩上

設楅　樹鍭 儀禮曰司馬出於左物之南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注楅猶幅所以承笴齊矢者長如笴東肆統於賓　詩四鍭既樹言中也

全籌　乘矢 禮全籌八十注八十者署以十耦為正貫全數　四矢

挾矢　決拾 四矢既挾　史李廣為將射見敵非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則應弦而倒

應絃　弛張 儀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告賓弓矢既具有司請射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左臂鉤弦開體是射鞴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　禮一張一弛

審固　引彊 心

巧藝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　射　十三

[illegible]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史司物材官引強注能引強弓弩官也

射法　射戲 周禮以射法治射儀　李廣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陣射闊狹以飲以射為戲也

烹狗　賭牛 禮射大夫與公士為賓不宿戒其牲烹狗於堂東方注俎陽氣之左方　世說新語王武子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濟與對射賭之愷矜持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一割便去

射麋　射鳥 左傳射麋麗龜　羿射中九鳥

大獲　賢獲 儀禮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注獲得也是以中為獲也宮為君商為臣聲和律呂相生也　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勝黨之算也

釋獲　數獲 儀禮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升請釋獲於賓司射北面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反位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有餘算則反委之注釋算也不貫不中也　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

純則縮而委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者純下注純猶全也耦陰陽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
南北為橫 **舍算** **視算** 周禮舍讀曰釋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中以盛算舍請讀算於
中以俟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司射視算 **善息** **絕倫** 史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人皆
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客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息少焉
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廢 下見平射論 【增】**三射** **九射** 射義疏曰凡天
子諸侯及卿大夫禮有三射一為大射二為賓射三為鄉射 司馬光九射格曰九射之格其物九為一大侯
而寫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
平射 **正射** 後魏書曰奚康生洛陽人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宣武聞之故作大弓兩張
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鏃如今之長節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
漢書匡衡傳曰聖王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 **分射** **留射** 後魏書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
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常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
能常引侍左右 晉書曰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曾至京口劉毅時甚窮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
出射而悅與僚佐後來奪其處毅告之曰毅窮遂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坐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
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 **博射** **賭射** 顏氏家訓曰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
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 北史曰魏孝文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遵在
側賜內而楊補居帝曾適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壽足右斷不得不解對曰仰時聖恩應幾必爭於是
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樂危以賜補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
卞射 **戲射** 漢哀帝紀曰帝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注手搏為卞 北史曰拓跋傾北鼯常山
王遷之弟也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
即以賜之頎發矢即中帝大悅 **射馬** **射猿** 杜甫詩射人先射馬 畫墁錄曰房陵有獵人

射雄冠一境矢無虛發常遇猿凡七十餘發皆不能中猿乃舉手長揖而去因棄弓矢不復獵 **射麌**
射麇 金史曰宗雄材武躍捷常走馬射三麇巳中其二復學弓馬驟羅而下柱弦如故遂殺滿步射
獲之 遼史曰遼法獲岐角者唯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為鹿鳴者呼一覆至命矣驥萬射甕絃而賂上大悅
獲兔 **中鳧** 續世說曰唐明皇東封至加會頓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獲之領
利發下馬持兔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北十日不食
猶為能也 後周書曰賀拔勝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
請以為歡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 **麃虎** **中羊** 元史曰高
興少倜儻多大節力挽二石弓常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踉大呼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 陳書曰慕容根
善射常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求射之一發而中 **傷蛇**
中蛟 異苑曰宋武帝裕小字寄奴微時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
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
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返 又曰永陽人李增行經大溪見一蛟浮水上發矢射之一蛟中
焉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淚持所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焉為暴若是便以相還授矢而滅
增懼而驟走未至家暴死於路 **正己** **平志** 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諸正己己正而後發
中論曰射以平志 **候道** **耦次** 周禮司裘注曰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
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 周禮曰射則張耦
次注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 **服猛** **養勇** 又鄭司農注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
尺曰正四寸曰質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也 李呈芬射經曰手強而弓弱
是謂手敗弓弓強而手弱是謂弓敗手余所交遊之友有能引滿數十力弓者其所常習無過九力之弓所以
養勇也 **設豐** **拂矢** 儀禮曰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注將飲不勝者豐形似豆而卑

唐志曰射日皇帝服武弁文武官公服引入樂作如元會儀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引左執弣右執箭以進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千牛供御以

釋弧 **揚觶**

詩曰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射義曰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

龍旜 **貍步**

鄉射記曰於竟則虎中龍旜 周禮射人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注謂之貍步若善搏者也一步其發必獲 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 天子諸侯謂之鄉射禮記曰大射 大夫士射 不王諸侯射於 天子則謂 衆一天子足 羨 行豊 天子

八韓 **六尊**

漢書陳湯傳 注 鄭禮高數 漢書王思 不諫國 諸侯 射不可 聽天子 射 羨法 行 多數 一衆 王陳 約方

納器

熊子八大婁射六禮尊注禮數不同者 相晉曰之漸不可聽也子射

祈爵

儀

禮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射者各射己之鵠 箭以祈 苦 心 手 就 其 後

入笞

靡弰

左手第二指紫苦 又曰矢在弓右 指 注苦射 心 在 箭 左 箭 手 發 則 手 就 其 後 經 射

較獲

決訟

日左手第二指 又曰矢在弓右大指 搜(?)箭入笞 北齊書曰 射律光 較其發 能與其騎射 少時好射 父金不及 孫光 會 工 騎

作其腕射 觀其 出之 萬曰 遊明 月 乃以較 樂 用 光 引 弓 獲 雖 少 必 麗 ... 明月 光射諸 又不及於光 雖多 豐

非要害之所光當業 數 或 被 捶 人 問 之 曰 明 月 必 背 上著 豐 樂 處 中 下 手 數 雖 多 去 見 矣 上 月 日 李

理 爲 射 的 能 中 文 侯 上 地 守 欲 民 善 射 乃 下 令 曰 人 訟 有 疑 狐 者 令 之 射 的 中 者 勝 民 皆 疾 習 射 善 及 與 秦 人 戰 大 敗 之 以 皆 善 射 也 故

角勝

殿後

宋史曰 沈括 奉 使 至 契 丹 者 命 遼 市 家 起 良 酒 家 ... 宋 史 傳 子 馳 射 角 勝 有 軼 群 者 自 得 起 及 都 酒

勞 之 豈 人 雖 欲 挽 弓 傳 明 夫 唯 恐 不 得 進 其 節 度 東 昌 寫 趙 乘 者 千 餘 人 皆 請 中 軍 明 紀 事 本 末 曰 英 師 至 東 昌 寫 趙

冠軍

追

盛 庸 等 所 敢 危 甚 追 射 者 不 兵 敢 逼 近 戰 王

騎 射 尤 精 獨 以 一 王 騎 殿 後 善 射 者 輒 斃 之 燕

的 唐 書 然 後 射 傳 之 安 仁 義 以 善 射 冠 軍 中 開 門 必 請 先 所

當 中 田 析 傳 安 西 陽 祖 曰 徐 敬 業 鬪 盡 先 告

賜金

遺馬

觀 書 曰 元 慶 汗 爲 羽 林 中 郎 將 從 北 告 宗 太 定 元 年 使 賜 金 丹 以 有 旌 免 起 於 乘 興 命 厚 射 之 應 弦 而 北

觀 太 宗 元 年 使 金 丹 告 其 能 西 宋 史 曰 郭 積 之 字 仲 微 出 仁

主 遺 獵 以 所 乘 射 馬 一 及 發 中 走 遇 其 兵 丹 鄭 韓 丹 厚 韓 積 之 與 同 出

京 北 社 陵 人 也 見 及 他 物 甚 厚 韓 丹

落雁

墮鵰

弦 而 落 三 軍 莫 不 悅 服 雁 陵 觀 書 曰 孝 武 即 位 諸 蕃 并 遣 史 衡 萬 書 歲 以

京 北 杜 陵 人 也 見 擧 飛 雁 曰 請 射 行 中 第 三 雁 射 之

遠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鵠飛於殿前帝素知實識

射因欲誇示遠人乃黠之識御箭命射之鵠應弦而落自植

洞盾

中鞍

吳志淩曰曾畫南征州追騎至盡自乃 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鞍度不能肅

懸莎

分竹

相率還名 五代史陳思讓與肆射乃相去百步懸莎 周書宇文豆盧寧

善射知名射中莊宗賜馬鞍相與肆射 百步語林 懸莎安

書與梁企定遇於中京定州服其能蠟射遺甚畏去 曰

揷蕉

帖梅

草以射之七發五中金舍星除有竹一竿去 御馬百

宣宗幸苑中以司法頓使外天下而連有兵不解今射以竹

步外帝口狀中以法制成天下而 年 其 竹

卜其否獲曲挽弓一箭洞其竹分而前

爲二矢貫於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 記六 曰子 齊善 挪射 律 甞 審 取 甘 蕉 揷 耶

閉堂

闢圃

齊春秋曰宜射王十 天中 十 記 曰 子 齊 善 射 律 甞 與 詞 林 海

他 百 步 射 之 填 其 皮 中 關 乃 梅 帖 中 帖 一 錯 曰 五

王 驕 博 上 射 必 命 中 觀 者 驚 歎 觀 劍 鑑 還 開

鳥 珠 之 陽 發 其 命 觀 者 駭 亦 云 作 觀 闢 圖 陽

射 鵰 爲 梁 陽 大 尉 政 開 記 射 洪 鵰 武 堂 二 東 十 放 五 詩 年 亦 令 云 國 已 子 作 監 觀 闢 圃

雙鞬

兩鞆

安 晉 突 書 閣 載 而 記 出 曰 近 劉 曜 刀 圍 矛 陳 俱 安 發 於 動 隴 害 城

諸 生 弓 矢 巧 藝 部

五 六 遠 則 雙 帶 兩 鞬 左 右 馳 射 公 左 傳 曰 衛 獻 公 出 奔

初 尹 公 他 學 射 於 庾 公 差 庾 公 學 射 於 公 孫 丁 二 子

追 公 公 孫 丁 御 公 子 魚 曰 射 爲 背 師 不 射

不 追 射 爲 禮 射 兩 軥 而 還

望雲

看月

吳 王 子 曰

峠 事 射 請 云 百 步 望 雲 之 立 九 規

看 月 張 射 神 堯 皇 帝 之 見 射 之 也

搏矢

折弓

吳 越 春 秋 曰 楚 王 將 射 白 猿 而 攀 其 枝 趣 有 深 王

一 手 江 馬 見 巧 狙 於 之 王 射 之 敏 給 搏 捷 矢 王 命 相 者 趣 射 王

之 祖 狙 執 死 至 頓 其 交 飭 之 不 疑 曰 宋 史 曰 王 實 鋒 巧 詩 射

使 以 倣 了 以 至 北 師 其 也 成 之 故 日 宋 史 曰 王 實 鋒 巧 詩 希

元 伏 宋 伸 宗 爲 青 當 傳 家 法 置 酒 使 請 射 丹 主 客 曰 馬 姑 古 昔 先

力定

手熟

公 客 省 善 射 君 當 傳 家 法 置 酒 使 請 射 丹 主 客 曰 馬 姑 古 昔 先

之 人 一 皆 折 射 曰 前 以 能 事 射 而 曰 前 陳 堯 咨 善 射 大 軍 力 定 中 云 對

節 經 則 射 人 莫 能 遊 安 貴 坡 遺 事 曰 陳 堯 咨 善 射 當 世 無 雙 嘗 射 於 家 圃 有 賣 油 翁 釋 擔 而 立 睨 之 久 而 不 去 見 其 發 矢 十 中 八 九 但 微 頷 之

發 弓 矜 上 中 八 九 家 圃 有 賣 油 翁 釋 擔 而 立 睨 之 久 而 不 去 見 其 發 矢 十 中 八 九 但 微 頷 之 康 肅 問 曰 汝 亦 知 射 乎 吾 射 不 亦 精 乎 翁 曰 無 他 但 手 熟 耳 康 肅 忿 然 曰 爾 安 敢 輕 吾 射 翁 曰 以 我 酌 油 知 之 乃 取 一 葫 蘆 置 於 地 以 錢 覆 其 口 徐 以 杓 酌 油 瀝 之 自 錢 孔 入 而 錢 不 濕 因 曰 我 亦 無 他 唯

手熟爾陳笑而遣之 有禮 無欲 禮曰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射諸射之斃一人又及又斃二人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矣孔
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苻子曰夏王使羿射於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
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於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謂傅彌仁
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若羿也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人能遺其
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王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增】威天下
為諸侯 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諸睽 禮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度比於樂中多者得與祭而君有慶少者不與祭而君有讓慶者益地讓者削地故
曰射者射為諸侯也 不出正 不主皮 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子曰射不主皮為力
不同科 引猿臂 控烏號 【增】射瀆水 射的山 明王彈登

雨航記曰出金閶十里曰楓橋楓橋十里曰射瀆水相傳始皇射於此 事見上文水經注 穿戟
支 中餅實 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求布布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
曰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直戟於營門布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留決鬭布一
發中戟支遂罷兵 吳越史天成中有善使偃道來聘仍以弧矢大誇於吳人武肅王命之於龍山射場酒酣
因以金餅置射帿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使一發中餅之實武肅王使僧詢曰汝能實之乎詢曰願假王戚德請
蕃中餅實以勝王遂援以視箭二一發中餅之實再發中餅之背蕃使慙服 殪三鹿 貫
雙鵰 魏略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命英射之三發皆應弦而倒 隋書長孫晟傳云周宣帝
時突厥請婚遣晟副汝南公送公主有二鵰飛而爭肉晟彎弓馳往遇鵰相攫一發雙貫焉 挽彊
手 射生手 金史曰李成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宣和初試弓手挽強具等累官淮南[illegible]射使
唐書曰李寶臣善騎射嘗規敵射六人盡殪從安祿山入朝留為射生子弟 連尹射 盤

馬射 春秋正義曰屈蕩為連尹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應屬也 玉海曰宋熙寧閣試景言馬射六事
一曰順縣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 隱墻射 刻木
射 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以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
也 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 五色線云後漢時苗宿為壽春令謁治中蔣濟辭不
見納醉後苗歸而刻木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蔣聞之亦不能制 畏神箭 引勁
弓 外史檮杌曰蜀王建太子元膺善射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玉海曰
宋至道元年令衛士數百射於崇政殿庭先是上賜李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非有人能挽也
至是士皆引滿乎射有餘力乃大驩 殪野馬 獲豪豬 後周書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
從憲出獵於鹽州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 遼史曰耶律斡魯朶有力善騎射車駕幸頭山適豪豬
依嚴恭帝射中豬突出御者托滿舍魯而迎於馭射斃之帝嘉賞 射黃羊 斃蒼虎

金史曰完顏思敬體貌雄偉年十一從太祖獵詔射黃羊獲之 歷代名畫記曰唐貞觀間鄭壯有善龍為惠
天皇引鏡雉千騎取之號王元昌太宗之弟也學弓三十鈞一矢雙之名閻立本寫貌以旌雄勇 袒
朱襦 擲畫毬 儀禮曰君與射別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 五代史曰王建太子元膺
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 中牙簪 穿鐵簾 後魏書曰胡太
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又
孝明帝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玉海曰宋淳熙二年後苑觀射上曰近來諸軍射藝頗精每射翫
上親見所中箭多穿井射入鐵簇處深賚賜有差 貫松牌 射柳枝 元史曰張庭瑞
字天表仕元世祖為諸蠻夷部宣慰使時叛蠻善飛鎗編松枝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
牌中[illegible]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 玉海曰宋嘉話間上設燕瓊林苑觀衛士射柳枝 曲
臺禮 射宮詩 又曰漢大射曲臺博士行大射禮 又曰宋延平四年帝幸後苑賞花習射與

近臣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五言六韻詩 **大射圖** **神射式** 又曰宋淳化五年中書門下獻大射圖自周官射禮及開元開寶禮對酌損益草定其儀大約如朝禮元會之禮 又曰宋朝神射式一卷王德用分撥弓遣箭去病射親四類又劉懷德以所聞德用射法之要分為十篇為射法一卷 **開畫埒** **習丹墀**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虎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砂及彩畫於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 大政記曰洪武二十年閱武午門外仍令將軍衞士日習射於門內丹墀 **引大黃** **休深藋**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萬曆間倭犯朝鮮劉黃裳贊畫宋司馬軍事擊倭平壤城追奔貫陣引大黃射金甲酋逾釜山島而還 穆天子傳曰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於深藋 **洞犂耳** **中帶鉤** 前秦錄曰苻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引弓五百斤射洞犂耳 王充論衡曰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 **貫童髻** **中刀** 宋史曰楊守珍學兵家方畧善射家童過堂下一發環貫髻人服其精 晉書載記慕容翰奔還本國有勁

騎百餘追之翰遣謂之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返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惜不殺汝可百步豎刀吾一射中汝便宜返不中可前也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鐶追騎乃散 **中鶩目** **中鷄毛** 唐書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稹水一大見白鶩請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遂中之帝下詔褒美 天寶遺事曰羽林將軍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鷃毛決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洞門闔** **貫甲楯** 酉陽雜俎曰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膚射洞門闔 遼史曰遼阿古只驍勇善射臨敵數前每射甲楯輒洞貫 〔原〕 **五采張侯** **一矢復命** 考工記梓人張五采侯此五正之侯也五正者朱中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其三正者去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朱綠 左傳楚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一矢復命 **君臣合射** **父子為鵠** 禮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言各思念己之鵠而射之中則得為父子之道 ・**男子之事** **君子之爭**

禮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虎中鹿中** **白羽** **朱羽** 周禮君於國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境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白羽與朱羽糅 於郊謂主皮也 **飾以禮樂** **獲以翿旌** 下制曰在郊閭中各以其物獲上鹿中翿旌以獲注閭中獸角也以牛一角 ・**順羽而興** **舍拔則獲** 儀禮執矢之禮詩 **矯矢猿啼** **引弓雁落** 由基庚嬴 **以燕以射** **如拒如附** 詩射之手也 **獲者倚旌** **獲者執旌** 儀禮司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注為當負侯也司馬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命射者見侯於旌深有志於中也 **將觀盛德** **必慎令儀** **燕以序賓** **射而選士** **合射以禮** **序賓以賢** **決拾既佽** **弓矢斯調**・**大侯既抗** **射夫斯同** **君子必爭** **賢者不失** **弦不再控** **矢不

虛發** 〔增〕 **道假乎射** **戲惟得財** 符子曰晉之相者桓氏世傳於楚善以道假乎射焉 王祖戲論曰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藝若欲戲唯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 **端身如幹** **直臂如枝** 射經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左臂毫髮不動巧力盡用之右手是射家極則也 **垂弧之禮** **探籌之法** 賈誼新書曰垂弧之禮東方以梧南方以柳中央以桑西方以棘北方以棗 九射格曰探籌之法一物必以為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 **魯鼓薛鼓** **常矢庫矢** 周禮射節疏曰禮記投壺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為投壺節盡用之為射節 又司弓矢曰常矢庫矢用諸散射 **猛虎方騰** **封兕欲鬭** 射經曰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封兕欲鬭 **懷中吐月** **弦上懸衡** 又曰出弓弰為懷中吐月平箭闕為弦上懸衡 **勢若追風** **目如流電** 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羽析**

九重殿布七埒 周官注曰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 玉海曰淳化大射禮酒三行有司奏賜王公下射侍中歸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射於殿上布七埒於殿下自公卿大夫各有著位

筈不虛發 弦不空發 唐書霍王元軌從獵逢羣豕帝使射之筈不虛殺豕爲盡帝撫其背曰藝絕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曹不用乎 南史曰胡藩字道序參太尉劉裕軍事從軍關中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之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分曹習射 分番迭射 唐書田弘正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 宋史曰吳玠與弟璘與金人戰於和尚原選勁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

近郊許射 橫山獨射 唐書賈耽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 又薛仁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

築土試射 連營馳射 宋史曰張凝少有武勇倜儻自任太宗時領潞州刺史帥人赳氏子以材稱雄馳居其下因扶弓與角勝負約孫土百步射之發一發洞過大斛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數服明起事本末曰肆嵩齋銘至燕軍燕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馳射其中使嵩觀之

與客同射 讓客再射 唐書曰王武俊字元英德宗時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武俊善射嘗與賓客援弓一日射準免九十五觀者駭伏 宋史曰何灌字仲元武登第仕數宗時爲管幹步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射不能耶曰非也以僅讓客耳發弓復中之觀者嘉歎

射賊中目 射獸中鼻 唐書曰張巡欲射尹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幾 北齊書曰元景安善射孝昭與功臣西園賭射閱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眈者賜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太射中衆瞻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犬來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又加賞等

縱獵獲狐 構火待鹿 北史曰山強工射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後觀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除內行長 又曰尒朱兆後魏太原王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莊帝時榮曾送之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一鹿其一仰

射山阜 回射浮圖 金史曰太祖實宴能石至烈部南高阜使衆射之皆不能著射碑曰以一 疑遇之度所至三百二十步天德三年立 唐書曰南霽雲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

雀屏中目 雁腹貫錢 皇后竇氏 父毅常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屏間請婚主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數十輩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隋書曰 其聰學善射皆上無貫錢文指示一雁飛雁落其類聚而賞之

墜樓 番象蹖陣 岩卒 因攻破之 宋史曰王審琦字仲寶善射 隋書劉方傳立劉方以經略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四面擊之象蹖其陣 宋史曰攻南漢至撫州砦善射中建拽弓飛二百斤高丈餘世宗

觀之相去殆二百步樓上望卒彌督嫚焉世宗怒甚命左右射之遠莫能及仁瑀引滿應弦而倒

寶劍賞能 玉帶旌勇 又曰曲珍字君玉好馳馬試飲秦鳳都鈐轄劉昌祚奇其材一日出 寶劍令曰能一射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 又錢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也錢俶入貢於宋與江南使者同侍宴太祖射於 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應弦而中宋太祖賜以玉帶

金錢作的 金卮置侯 又曰清南侯性吉二月太祖命肇至內庭拜二女八 養之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爲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 北史曰宇文貴仕西魏文帝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

出戲馬臺 御儀鸞殿 通典曰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戲馬臺射 會要曰貞觀十一年九月五品以上官射於儀鸞殿

賞花禁苑 賦詩華林 玉海曰宋開寶六年四月上名皇弟開封尹御度石守信等賞花習射於苑中 晉書曰應貞字吉甫武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習射金鳳 閱射玉津 玉海曰宋建隆四年幸金鳳園習射又曰宋太平興國閒上每幸玉津園閱射

賜金精盤 酌琉璃鍾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楊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玉海曰宋淳熙間引輔臣使相至後苑觀步軍司弓箭手射宴臣於凌虛閣下上喜飲命以琉璃鍾酌丞相編及羣乃醻

十矢貫仗 一箭窒水 宋史曰趙振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等光悍難制振為置酒取細仗圍射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大驚不復敢犯又曰劉錡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善射嘗從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中口入腹 射手貫版 陳書曰褚玠剛毅有膂力長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金史曰郭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洲之南山石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一人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遂乃出降

立表百步 竪箭百步 唐書王栖曜傳栖曜善騎射始將兵時步寇境遇游騎擐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發破的寇相顧懼引去後縱百錄曰暮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當鋒手試壁汝手中前百步我若中之宜恤汝命如不中當來身相投盜乃豎箭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貴而遣之

乘六閑馬 著五色衣 唐書兵志正觀中擇善馬射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為游幸翊衛

米信勇悍 宗雄輕健 宋史曰米信少勇悍以善射聞楊州日信執弓矢侍上以射有射手將追乘輿射之一發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兇捷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亦從後射之把發矢麗惴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中之其輕健如此

落鵰都督 射鵰都將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後魏書曰元幹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從有雙鵰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鵰軍中號為射鵰都將

君謨齧鏑 李遠沒鏃 朝野僉載曰隋末有昝君謨善射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齧鏃法 周書李遠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躡蹤之名不得擅其美

筈鏑連墜 鏃首忽穿 宋史曰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箸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 天中記曰唐莊宗時諸昭文使福州天子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大間有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莫有韓大信臣壁有手劉信君首遠其語亞昭文當來一射而於淮上以旗鐵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淮上

驗襄射鵓 熙吉射鶴 國語晉悼公與司馬侯射鶴曰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鶴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自以此言危之乃而書矣平公射鵓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

令遠鬪君拋旗乃趣撤之 宋史曰劉熙古善騎射有鴉集於門楣嘗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鴉於楣令勿拔矢以旌其能衆服其能喜

文固射雉 海陵射烏 西京記曰贊文固用陽矢以射雉每三春之月苑自翔用旌陽矢射之日為媒百用數以茂陵射野雉以射之射殿 金史曰海陵為青州鶯輸常從獵射鳥矢揚以喜衆服其能 以後路鳥詩以鑄鳥騎鵰射之

崔彭射鴿 裴旻射虎 隋書曰崔彭仕隋為將軍文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 唐書曰裴旻守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得虎三十有一且休息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虎出其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引矢皆中自是不復射 蔣山射獸 天池射魚 隋書曰韓擒虎嘗有猛獸在蔣山中陳後主使諸將射之皆不能中擒虎馬射之應弦而倒 陳氏諸將其不敢復射 晉王大獵於汾陽有天池 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記七頭於也

放之後於康乾原獲穿魚鑄爲不備及以金鏃投　叢
羊箭射著以魚又於桑執河得所爲箭乃信焉
雞負土　飛雉集庭
玉海曰孫樵云嘗入太學見叢覽
負土而起就視得石則乃射堂舊
址漢書五行志曰鴻嘉二年三月博士
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雊
再發皆中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射突厥一發中
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
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
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又五代史曰晉高祖起太
原使張穎陰招安重榮母與兄皆以爲不可重榮業已
許矣母兄謀共殺穎陰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
卜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輸
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
母兄乃與重榮振入太原高祖
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
三發連中　四發三
中
玉海曰唐肅宗初爲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
連中的觀者以爲神　宋史曰向寶善騎射壯末爲
嘉州團練使嘗至太原柔適射智再中的拔實矢解之
四發三中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
巧藝部

四發四中　七發七中
又曰李繼勲太祖時鎮河陽
洛署李處耘以右職繼勲初
不爲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勲大奇之
令升堂拜母稱妻卿務
玉海曰宋太祖名將彥卿等
習射帝七發皆中的
彥卿等進馬稱賀
十發十中　百發百中
後漢書
曰陳王
寵善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北齊書曰皮景和琅邪
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獲深見嗟賞及
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
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爲推重
乘馬射鹿　旋馬射虎
遼史曰送里特有膂力善馳射太祖思鹿監
解醒問能取者送里特曰臣能取之乘內殿
馬逐鹿得其一欲復射馬跌而甦送里特躍而前弓衛
不弛復獲其一帝歎甚曰吾弟萬人敵也　元史曰剝
的因爲信陽府達魯花赤地多虎一日以馬陽置鞍上
出獵虎出走剝的因以陽鄉虎虎搏陽落地而乳剝的
因旋馬視虎
射之虎立死
馳馬射帖　走馬射飛
梁書曰蕭琮字
溫文後梁明帝
之子昭明曾孫也博學有文義又兼善弓馬遺人伏地
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北史曰

攻卯郡公賀拔勝九工武
藝走馬射飛十中其五六
曲臺習肄　辟雍舉行
巾車三乏　司裘五正　設豐設楅　執弣執簫　貍
步是分　虎侯是辨　唐弓九合　夏箭三成　雪鶴
銜箭　星麟集紘　【原】控弦而獸伏　屬羽而鳥下
【增】錫宴金明池　張樂水心殿
玉海曰宋雍熙三年四
月幸金明池觀水戲因
習射上中的五賜從官飲又曰宋雍熙間上幸新樂
閱隙遊召近臣賞花後苑上臨池釣魚遂御水心殿張樂
習射飲
從官酒
印山射猛獸　錢塘射怒潮
晉書曰揚高遼
太于太傳有本
蔡常從帝校獵北印山與將中王齊俱著布袴褶騎鳥
就角弓在韓前猛獸突出帝令王肅射之應[illegible]須
史復一出清受詔又射殺之　宋吳僧贊寧傳載署曰
武齋王欽於發彊築提苦爲怒濤所擊王檣鼓於疊雪
禮架三千弓弩射
之湖頭爲之數去
三發中三人　四發殪四豕
元史
曰木
巧藝部

華黎猿臂善射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寇自
林中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寇
遂引去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
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
馬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
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
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
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七矢平獠洞
三箭定天山
唐書馮盎傳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
衆二萬爲諸軍先鋒時賊據險不可攻
盎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發七矢斃七人
又薛仁貴傳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
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
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附枝觀體
定　杯水觀心平　【原】貫蝨心於三年　穿楊葉於百
步　【增】弧矢肇於黃帝　射侯見於虞書　正觀武德
之儀　開元安福之制　始睽畫乚取象　終井儀以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四　射　丟

莫名　原　算獲者負侯而俟（其算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侯弟子未獲而矢以旌指教之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告卒射反位坐委餘獲於中西與共而俟）　釋獲者執餘而俟（未獲而釋）　將軍射虎以宣威　大夫射雉而取笑　增　祈爵而發彼有的　得祭而益乎爾地　原　三年之妙雖貫蝨心　五善之容何乖貍首　考繹志之文不專貫革　稽和容之善寧有主皮　行其燕禮以明君臣之義　射於澤宮以觀禮樂之節　發必循聲既合采蘋之節　中則破的何慙穿葉之能　增　進退周旋仰先王之彝訓　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　的暈重圓張三侯而興武　堋雲五綵齊六耦以獻功　擅百發之能隼必獲於墉上　臻五善之妙雀無全乎㲉中　赤羽連飛極破竹懸莎之巧　雕弧虛引有吟猿落雁之奇

射四

增　射鹿林中（穆天子傳曰仲秋丁巳天子射鹿於林中乃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於雀梁）　射鳥獵獸（又曰天子四日休於是射鳥獵獸於澤）　出質唱善（劉向說苑曰齊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　江渚射兕（又曰楚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　積射士（海錄碎事漢書云發積射士注積與迹同言尋迹而射之也）　佩韘（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韘）　牽弓滿鏑（搜神後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少時喜入山射獵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箭鏃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一聲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拔箭墮地（王匣之曰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其雄至付子已衆鳴數番乃拔箭路地而死射者）棄弓誓不復射　中青綃（揮塵後錄昭雷侯南陽張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羅渴常氏臺之陰一日龍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夜出旦歸一日輒體實而溼夫人驚間之公曰我龍也人鄭有緯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我以青綃者我也我綃者鄭也明日九于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投於合泥之西山中以死為龍穴山）　兩手擎空（末天國中公記）　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著梁勑御佔詩戰曰急風吹縷前弱手敢強弓欲高番下應西復更東十迴俱着地　兩手併鵠空借問誰為此多感是宋公後帝見此　詩韻手鵠乃四十字章時也由是與詢有隙　弓短箭（又曰張元一封滑州善疏時西戎犯邊則天飭諸武又曰功因行一滑命武宗統兵以擊之寇未）長

入寇懿宗始命邠郊畏懦而適鼓宗短隨元一自戰之　長弓短度前騎馬臨高蹈去賊七百里　然逢著轅騎豬元一向南之則天聞者是初來悟曰也　耶何故騎豬元一解之曰騎豬天則宗無忘　笑大俱三十步（又唐書曰奉天中以禮射者常殿內三元供廣與李廣引滿俱射俱）　不及左右不採而晚會曰五古善其工拙三十步盧盧會前前身二偶十三步十步（又曰三十步）　笑之　怒馬得鵲（宋書曰常從文鑑方山西方西山子使鵲起於好）　使子對馬怒射馬之一出不獨發得方之山　驅為常馬出計事奉與大侯家白為子壽弟引滿揮鞭驅馬　出郊較射（列朝詩集本傳常善騎射多力）　輕弓駿馬（又方山子傳…少時使酒好劍…）　又大方山許作往來則獻石間光火州從悲歌騎馬射　獵蔡了鄭雅兔嘉靖間少年劉繪好擊殿輕鞭　射獵熊山（又明嘉靖間少年劉繪好射獵熊山下晚年猶挽）六鈞弓與俠少年射獵熊山下暮年九　樗蒲韓好

兲

射五

增 詩周大射貍首詩曰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魏劉楨射鳶詩曰鳴鳶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横怒起意氣淩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鳶連流血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

妍　晉應貞華林園宴射詩曰於時肄射弓矢斯御發彼五的有酒斯飫 原 梁元帝落日射熊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園觀歡侯日度堋陰廣風横旗影浮移竿標入箭疊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調筈横弓先望堋驚心一雁落連臂兩猿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賢方至此傳危欣得朋 增 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曰射觀通元闕兵欄闢御筵雕弧月半上畫的暈重圓羿后神幽贊靈王法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

弦一逢軍宴合萬慶武功宣　韋應物始建射侯詩曰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張皇賓登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譟武更揚曾習鄒魯學亦陪鴛鷺翔一朝願投筆世難激中腸　李益觀騎射詩曰邊頭射鵰將走馬出中軍遠見平原上翻身向暮雲　耿湋觀西營秋射詩曰謝公親校武草碧露漫漫落葉停高駕空林滿從官迎籌皆疊鼓揮箭或移竿名借三軍勇功推百中難主皮山郡晚飲算柳營寒朙日開鈴閣新詩雙玉盤　戎昱觀衛尚書射破的詩曰盛宴傾黄菊殊私降紫泥月營開射圃霜旆拂晴

霓出將三朝貴彎弓五善齊腕迴金鏃滿的破緑弦低勇氣干牛斗歡聲振鼓鼙忠臣思報國更欲取關西　韓愈雉帶箭詩曰原頭火燒静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没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宋韓琦後園宴射詩曰花梢點紅芽緑茁宴亭爽塏堋雲列呼賓習射次序升體裁人人矜勇捷六鈞力副百中藝由基注目老羿拽支左屈右何太工象弭急收如列缺須臾一鏑入鵠心畫鼓連轟盡聲喝後者審固意愈精有時大呼

劈箭筈惜哉最是毫釐差彩侯似動笴微撤分明角勝各記韋將終或為一箭奪當筵主籌令難犯大白時舉出正罰此禮自古尤所重矍圃去留宜有別五善大抵主和容不止穿楊與穿札　劉克莊觀射詩曰浪箭束如林傍觀笑不禁蠻平無事久卒惰可憂深各自分牛彎何曾貫蝨心种侯青澗□能費幾黃金　明王直射柳詩曰楊柳綠含滋琱弓縱射時向風飛白羽和露折青絲輦路晴光動旌門午漏遲營前撾鼓急捷報萬人知

增〔歌〕魏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又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隋大射登歌曰道謐金科照時又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鑾旗鬱雲動寶軑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鍾震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衛著前名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覘心平豐觚既來去燔炙復縱橫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

增〔行〕元迺賢答祿將軍射虎行曰信陽郭外山嵯峨長林大谷青松多白額於菟蹊當道城邊日落無人過將軍聞之毛髮豎拔劒誓天期殺虎彎弓走馬出東門傾城來看誇豪武猛虎磨牙當路嗥目光睒睒斑尾搖擻鞍一叱雙眥裂鳥飛木落風蕭蕭金弰琱弓鐵絲箭滿月弦開正當面鵰翎射沒錦毛摧压石崩騰腥血濺萬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父老持杯馬前拜祝公眉壽三千年

增〔曲〕唐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尋潮背日伺泅鱗貝闕夜移鯨失色纖纖粉簳馨香餌綠鴨迴塘養龍水含冰漢語遠於天何由迴作金盤死

增〔詞〕漢虎賁郎射烏詞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增〔篇〕明徐渭射雁篇曰去年射雁黃浦口三軍進酒齊為壽今年射雁復何處海船停沙大梲豎君本臨洮豪傑士漢時六郡良家子作客羞為堂下人射生慣落雲中羽腰間束矢插兩房連年驅賊如驅羊轅門待士近不薄剸來歸與何洋洋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間向誰語

原〔賦〕魏應瑒馳射賦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道

遥於郊埜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旟鞸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摯駿韃於衢首咸旨腰裹與飛兔爾乃結翻作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籌算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淇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擔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巢碟流景倏忽紛紜絡繹次授二八驊騮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縈回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騂壯既佶且閑揚鑣沛艾蝬畧相連 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幷序于時元鳥司曆蒼龍

馭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振地埃塵漲天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賦曰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靖祇効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園迴六龍於天苑華蓋平飛風烏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潛雒草渭口澆泉堋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弦實撫玉律調鐘金錞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堋馬似浮雲向埒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尚帶流星猶乘赤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熊耳刻杯浮雲畫㙯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悵從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增唐陸贄聖人射落飛雁賦

曰彼雁于飛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映遥天之晴碧雖逢蒙之絕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幾能覩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捨拔而應鏑質毛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覩之者目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作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爲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絕伎於寥廓雁以遠而矢發矢既中而雁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摶空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鷃固將威九垓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獨孤授漢

武帝射蛟賦曰有漢武徹惟時巡省窮楚之望極江之
永舳艫塞川旗甲蕩景洶洶旭旭虬盤龍騁駐淸蹕則
洪波可遏赫皇靈則潛怪可怛何彼蛟之夭矯據積水
之空闊謂伏飛之匈莫前滅明之辟是奪天子乃戒無
譁於羽衛思有用於弦括命舟牧迴青翰而上詔引人
奉烏號以登肅天儀以山立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
雄猜跨騰古冶之倫皆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
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頓飛命
處而幽姿必中欻飇飈兵雷霍則頸鄭而胸洞賛發者
鼓殷天之雷稱慶者躍如雲之衆始乎發若神兵爆其

有聲洪波雲湧白羽月傾突紫內裂素纓餘怒蚴蟉上
浮泓澄踣質已靡於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
得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
派徐淸然後海若屏蹕陽侯洗兵山川肅其晏如雲霧
廓其四除涉者利乎涉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趨進執
簡以書曰天子幸潯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逯翻龍旆韜
豹弭篙工奮棹歌起威厲乎斷白蛇氣雄乎絙青兕隘
秦皇之覩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君以勝殘爲大臣以反
德爲害亦將制於彀中靖此宇內俾貫華之藝息毒衣
之道泰豈徒與射夫漁父校勇而論最　路季登皇帝

冬狩一箭射雙兔賦曰若乃鑿鉤陳嚴羽衛星旄燭野
雲旗拂曀周長楊而爲陸屬甘泉以爲綴騁六龍而電
發顧雙兔而飈逝性㲋狡而不恭足輕迅而靡制爰從
聖射乃觀神藝鑾鑣却轉引柘月而隨圓金鏃斜飛疊
霜毫而俱斃既絕系而達臆亦洞胸而裂背岐陽之美
不獨稱於周王上林之雄未可論於漢帝　又曰飄勇
氣於蒼昊抗發威於白日激流電而指顧躡奔星而迅
疾疊穿兮彼兔則雙捨拔兮我矢惟一彼更羸之絕藝
蒲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議焉　喬潭破的賦曰飛衛
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蒲白羽之箭獲燕角綠沉

之弓悵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爲隼必獲於墉上雀無全
於彀中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韜朱膊捍韋鞲既垂櫜
以弦弧亦啟箙而抽鏃內審其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
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星於金菔宣易易而獲
禽馘兢兢而失鵠乃杜門三年猶乎象人聽之以氣視
之以神秋毫如山蝨心如輪高其小物申以歲責從容
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加弦之所控引之而滿縱
之而送以無心爲心若夢不夢斯焉而發遽騞然而通
洞　何據射楊葉百中賦曰於稽百氏爰得六藝射之
制伎之鋭既取象於逢蒙且規模於飛衛寢石遇而洞

敓蹲甲徹而激勢於是眄牂牂之葉引觧觧之弓撥長弰而累氣慮輕葉之揺風心與手兮冥合神與術兮元同標的外準精和内融杯水凝而色粲粲金鏑擬而光雄雄吟弦激羽馳虛走空牢籠五善之與總括百中之工時稱絶技寔曰巧發貴乎揖讓賤乎矜伐豈直忘歸貫星繁弱御月雁迸落於雲霄猨洞叫於巖樾而已哉

貫鍊百步穿楊葉賦曰有美一人兮操其矢獻其藝發茲手敓與彼心契廣場爰設砥平乎百步之中衆目所瞻星流乎片葉之際恒規規而月滿乍肅肅而風厲豈非妙歸至習道合惟精精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

而有程克中之時訣詬不能以施力造微之處雖妻不得以爭明然後知射也捨耳而任目外形而專意出乎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中乃百全勿慮前功之併棄由是舍矢而破四葉是穿翻光而白雪馳羽振響而清風激弦名加徹札術與攻堅非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偏

楊弘貞貫七札賦曰善乎養由之爲弓也挾穿楊之技推貫金之誠左烏號兮右青莖睨七屬之甲收百中之名神馳手斂體工心平穎脫洞達鱗差混并旁穿而雀角非勁深入而蟲飛有聲觀夫蹲蛟函殼象弭量步遠邇迴眸徙倚指鏘鏘之鍊取中於茲狀纍纍之珠其端若彼是知弦木之用貫革爲先出一札而鋒鋩自利踰百步而犀兕無全虛其中螳螂之衞徒設稽其數混沌之竅齊穿豈徒激白羽開月弦俾晉侯之禽自失漢將之石彌堅且難橐既啟美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矜壹發於巧心是誇妙捷豈憚重深疑疊翮之摧頹猶驚飲羽類縫裳之襞積尚謂紉針故稱矢無虛發藝得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直探破堅之理爾則秉剛方今寰海鏡清皇明朗徹澤宮是選貍首爲節望正鵠以進旅秦弧矢之成列然後徹札之人庶驗其工拙

張友正射已之鵠賦曰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

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三侯張而六鈞始彀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飛庭除已因鵠修其德惟積鵠爲已任其射寧疎志氣中秩威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奏而匪疾匪徐原夫彼鵠父射爲父子射爲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假以成績修之在已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臻而有時奚俟心超超兮有歲瑰悅悅兮無時非不愼乎規矩逮恐失於毫釐周旋可託進退唯茲鏃破的兮流光散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實此鵠之是念唯彼侯之敢忍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曰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惟

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夫同而鐘鼓戒於以致國用修歲貢使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蘊壯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仰先王之彝訓故禮舉而義具且無聲而有聞及夫觀者坌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次決

拾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乃彀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而明月彎彎銀鏑忽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驍若徹札其再中也種若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氣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雁落虛引而猿泣者也　元稹觀兵部馬射賦曰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敷文德擇材官而奮武衞莫不以超乘者爲雄中鵠者得祭用光才捷志亦和平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爭射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爲是馬逸駿

騣士勇任任養銳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次遑穿楊之巧忽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曾驥足之展矣飊猿臂而射之揮弓霜擊激矢風追方當耦象決裂麗龜信候蹄而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能克備我爵可期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善量力者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爲我後皆曰措杴於肘十得其九衆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必銜冠髮怒揚鞭氣邁引滿雷砰勝陵飈疾皆窮百中之妙盡由一孔而出若此則蹲甲壯潘揚觶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

六轡之未總豈比夫浮雲迴度開月影而彎環如兩橫飛挾星精而搖動雖當至理不忘庸功天子垂衣儼鵷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闕騎從於南宮貢士之程職司具舉會款塞五方之俗觀校將百夫之主得儁爲雄惟能是與客獨顧之而笑曰此蓋有司之拔萃固非吾君之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勵於爾躬吾將獻爾於王所　王起蘇門射戟支賦曰矯矯呂公凜千載之英風立轅門而耀威百夫之特射戟支而騁伎一矢稱雄所以解紛爲智和難成功豈徒用壯於六鈞之妙務能於百步之

中當其劉氏興戎袁公結陣既偶挐而莫解亦兵纏而屢振是用假我手弓救其血刃則萬夫駭目不在於和容二賊華心必資乎中傻排其患難成彼宴私離坐離立左之右之森森兩軍比晉楚衷甲之日桓桓二帥同劉項舞劒之時是用出雄戟射小枝既從容而諭旨亦慷慨而興辭乃曰射者所以明其志忠其質今欲轉禍為福反凶致吉若噬同失鵠我藝白黍其疊雙儻妙等麗龜爾心固宜乎如一乃展容耀示英威決拾既佽分銖不違洸洸赳赳如翰如飛莫不佇其密發釋此重圍彼戟在門揭焉獨見立亭亭之直影引耽耽之英眄彎

弧而勢若月圓鳴矢而光如電炫觀之者心惕聞之者膽戰固當靖難於五兵豈獨解頹於一箭蹲甲非敵措杯不倫今在坐賜徒欲賞勇而酋禍儻居戰陣誰當左馬而右人請懲忿於昔日願釋憾於茲辰　宋宋祁後苑燕射賦曰款徐統歲少皞司秋月著授衣之令日紀吹花之游司射謹官梓人庀具飾虎進侯張貍設步扉崇旌以虹拖畫廣翊而雲布幷夾弁儲決拾相旅我物孔陽我儀用光灼矢薦於夏箙彫弓出於扶桑采五旄而列暈歌九節而升堂萬乘來御羣心樂康弦隨月上弓與天張捨拔則供應弦而中主皮劃其已徹動羽飲

而猶動駭陵烏於日域震封狼於星家皇矜兗說協氣雲蒸少府之賜錢流地庖人之割肉如陵軒霞蕃后盤石宗英美發的之希代咸奉觴而造庭射之為義是謂觀禮外則審固而正射內則雍容而繹志支左屈右之能項發口縱之異或合宴序賓或算多與祭公用隼而射墉觀如墻而揚觶中則得為諸侯爭有似乎君子然特人臣之善容未議我皇之射意若夫修五常為弓矯百度為矢總黎獻以植的罄綿區而除位參天地之控引順陰陽而張弛一發則英雄在弦虛撫則蠻夷斷臂豈徒鵠取難中之名騶樂庶官之備

【增】雜文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序曰爾其射堋新成布侯既設槊仗林立帷軒霧布衆官半酣皇情載悅卷珠箔臨玉除唐弓在手夏箭斯發應弦屢中飜羽連飛弧矢以來未之有也若夫天地合道星辰獻儀端視和容內正外直自近而制遠耀威而觀德無不通神無不極用是射也其惟聖人乎

【增】記明王守仁觀德亭記曰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

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隋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

增 判 唐姜公復兵部試射判曰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徒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蘩令太常之踰局且五善之禮無赳赳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恥也　劉肱澤宮置楅判曰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觀德將因捨眞是用求賢甲為主司素非達吏澤宮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乖魯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三侯決拾既佽於琱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鹿兕或有國之前聞皮稱豹熊蓋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訴雖以執禮為詞闕而不供終當毀槓之責請依中典以勸無良　嚴迪張侯下綱判曰景遵貍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綱未踰於先制賓則有藝執射多功舒卷寧攫於出正發縱每聞於破的彤弓既㲄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禮成揖讓不獨主皮徒矜袒決之容未覩奠豊之事作而非法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賓罰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四

巧藝部二 彈 御書

彈一

【增】廣雅釋器曰𢎥謂之彈　說文曰彈行丸也　淮南子曰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　韓詩外傳曰夫爵鼓翼奮身自以爲無患不知王孫左把彈右攝丸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　焦氏易林曰搏鳩彈雀獵兔山北丸盡日暮失獲無得　顏子義訓曰人有善射高於顏子顏子曰予射雖百中不若我之以彈子所射射貍之皮耳我所彈彈狐之心　張華註禽經曰烏之巨觜者善避矰弋彈射　李呈芬射經曰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

彈二

【增】晉葛洪神仙傳曰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　魏書曰文帝至自晉始祖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帝仰視飛鳥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我子進德何如皆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　孔帖曰石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　五車韻瑞曰齊曲江公遙欣七歲見小兒彈雀曰此鳥空中飛翔何關人事因感其言不復彈　南部煙花記曰陳宮人喜於杏林放柘彈　唐書曰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　蒙齋筆談曰蘇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　孫升談圃曰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博涉書傳任俠專擊劒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　續說郛曰明末史金吾宅後有薜五素素姿度豔雅善馳馬挾彈能以兩丸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

彈三

【原】挾左　在旁 戰國策曰左挾彈右懷丸　吳伐齊太子友曰向來挾彈於後園螳螂之捕蟬也不知黃雀在旁黃雀不知挾彈在旁　【增】竹繳　牙鞘 說苑曰梁王謂惠子曰先生自言無得引喻惠子曰今者人不識彈問彈狀如何荅曰彈狀如彈則能了否王曰不了又曰彈狀爲弓以竹爲弦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說者欲人知之無譬則不知也王曰善　唐王建宮詞裏有宮監當前立手把牙鞘竹彈弓　探丸　借弓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羣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

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異苑曰元嘉中建
康張承吉素工巧常造一彈弓忽有一鬼長三尺一足鳥爪背有鱗甲來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飛土．逐金　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西京雜記曰韓嫣武帝佞倖人也作金丸彈鳥人皆逐之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原】**孝子作　少年挾**　上見飛土注　世說潘岳少年時挾彈洛陽道婦人無不連手縈之

折鷗翼　惡鴞聲　蕭子顯齊書曰垣崇祖善彈彈鳥毛盡而不死有海鷗羣飛崇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翼　楚人惡鴞而彈射之鴞將徙吳鳩謂之曰若能變其聲在楚可也若不能變聲吳人亦彈射之

彈異雀　取生鵲　莊周睹異鵲執彈而留之睹螳蜋方搏一蟬異鵲從而利之莊周捐彈反走　垣崇祖善彈生取瑁鵲巧藝制

求鵲炙　逐飛肉　莊子曰見彈而求鵲炙　太元經曰明珠彈於

飛肉其得不復

中鳶羣　得朋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羣飛上曰公爲我取之晟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賜賚極多　夢書云夢持彈者必得朋友

【增】**行郎彈　王孫彈**　李義山詩石城景物類黃泉夜半行郎空柘彈　梁劉峻詩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

彈燕雀　[illegible]　何氏語林曰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謂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何有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曰章子朋善放小彈弩力發無不中舟過青神見二
鶯鶯發彈鶯雄者籽歸烹之其雌者隨至鶻中見雙在巢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殼翼長叫數聲而死

來金市　傍玉輿　崔顥少年行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　李廓少年行臂鷹金殿側挾彈玉輿傍

撒槐膠　貫桐葉　孔帖李少微于女頓多每是朝於庭撒槐膠彈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爲戲矣　北史曰李元忠世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以擲棗栗而彈之寸中七八

拋林外　擲墻頭　李義山詩不收金彈拋林外　吳越備史錢鏐每夕彈金丸於墻頭之外直者畢康

打流鶯　落飛鳥　唐王建宮詞元是吾皇金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　李賀嘲少年詩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金丸落飛鳥

懸仙像　捕帛書　金臺紀聞世所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以此圖懸壁太祖致詰夫人詭答之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　孔帖王世充畢取飛鳥書符命於帛聚鳥頸繫之有彈捕得鳥以獻者亦拜官

女爭揮　璫各挾　宋王珪宮詞侍女爭揮玉彈弓　宋曾三異同話錄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無他仗衛但有兩璫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果前以擎彈代爲翔器物制度蓋如此云

【原】**諫父挾彈　觀人避丸**　上見前在旁注　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也

柘木爲彈　蘇合爲彈　西京雜記長安五陵人柘木爲彈眞珠爲丸以彈鳥鵲　巧藝非俠客以蘇合木爲彈

隋珠彈雀　眞珠彈鳥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下洋以

不如泥丸　而自挾彈　東方朔對驃騎將軍難曰以金丸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

三輔皆好　羣臣是彈　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嘻哉　見李尤彈銘

彈鳥林下　持彈後園　淳陽記云周郃字子南好隱遁度亮諳之避不徂見庾密使之郃方彈鳥林下因前與言　魏書云曹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守第四角作高樓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罷事

齊王憚人　無終彈妓　又云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彈人　晉安帝紀云琅邪內史孫無終貪犢錢虐妓妾忤意者輒彈其面

始安名山　長安逐丸　荊州記云始安郡山坎中有彈丸因名彈丸山　下見南逐丸全注

【增】**天星似彈　江城如彈**　丹元子步天歌天津九個彈弓形　李義山詩謝遊橋上澄江館下望江城如一彈

挾弓後苑

持彈新亭韻府群玉趙太祖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稱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上怒以鉞斧柄撞折其兩齒世說曰前輩人忌日不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持彈往衛洗馬墓前彈鳥

應弦斃鳥　飛丸中鶴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鐵時為邠帥李簡家衛一日李獨坐小廳有烏伸噪向李而噪其彈領羯李甚惡之遂往後園池事烏隨其所之叫噪不已頗左右曰何敬洙善彈急召求寵斃北蓄何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意弦斃之李佳賞擢為小校以軍功累建旗鉞覺位至中書令宇太師致仕南部新書謚書省力有韓沙保稷實鶴元和中韓公武挾彈中鐵一目時潛五絕

廟前擊鳥　殿上除梟大殺樹鳥常產育其上太宗謝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怨云經年而謝變卒北史曰李元有梟鳴厥上文裏命元忠彈之丸本至厥上文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尊威靈如貝言而落之巧藝部

異苑曰青溪小姑蜀云是蔣侯第三妹中有變被彈東為蕭殺數頭此鳥是我養何故見使忠害從文裏入鴉魏帝問得裳丸而落對曰一

送丸落羽　彈中折

彎元飛揚羽進禎孔趙帖挾王彈車鬪為兩衛騎射躍少韜卿來以敵翻前雖看供送奉金禁丸中落過

升樓射人　藏身打雀唐書王毛仲以彈射為樂鵝都巾馬其彈給宮毛王孔禎賴焦正

鄭寅彈樹

劉雋中壺

累五而不墜　百發不得一

俠女跨白騎

(續)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素士衣黃衫唐段成式劍俠傳唐有元和中許府衙健兒許令伯廣嘗不至城北使侯一娘之圍戶當下不遂之事故其許夫令彈日早至遲中街有吏蹻家公吏時代為其曰見居約數揖殿云也

彈四

鬼彈水經注瀘水旁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聲作彈中人則名曰鬼彈左思蜀都賦鬼彈飛丸以驚靈

九味和丸彈酉陽雜俎藝部

下沙人數不十淵盜也土藤草墨至餘中也炭生貧日乃嵬君

後園彈鳥

衔丸無傷

學彈射北史曰其弟人前回中

章臺左李白詩

挾彈平陵少年

逢巧丸

飛丸激矢

金鞭朱彈

彈射市中

明初頒敎京師衆馳百金馬彈射市中置彈婢頷又曰薛五素素吳人善彈走馬以女俠自命置彈於小婢頷上彈去而婢不知嘗與五陵年少挾彈出郊連騎遨遊觀者如堵

彈五

增 詩 魏明帝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元雲潤其柯上有雙栖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其窠 原 晉桓元南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轉應心 增 唐李嶠咏彈詩曰俠客持蘇合佳遊滿帝鄉避丸深可詣求炙遂難忘金迸疑星落珠成似有光誰知少孺子將此見吳王 孟浩然詩曰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宣和御製宮詞曰刺花彈篋紫檀弓何處星丸入苑中驚起流鶯花裡去紛紛如雨落殘紅 元楊維禎四馬挾彈圖詩曰八駿瑤池一半歸錦袍欲脫玉腰圍君王手挾流星彈莫打慈烏繞樹飛 明陳繼儒題挾彈圖詩曰白馬雕鞍豔綺羅東城南陌遍經過金丸且莫輕拋擲綠樹春深乳雀多

增 歌 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林間秦氏家有遊蕩子並用睢陽強彈丸 明陸深觀素素挾彈歌曰酒酣請爲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纏紅袖袒半韝

側度雲鬟引雙臂倚兒拈丸著髮端迴身中之丸並墮言遲更疾卻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

原 賦 晉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繁弓兮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敵而必獲

原 銘 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爲矢合竹爲樸漆飾以露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鷖晉靈驕悖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御一

增 說文曰御使馬也 星經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 世本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 毛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又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禮記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汲冢周書曰三輪四輿歸御 孔子家語曰御狂馬不釋策 大戴禮記曰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楚辭九辯曰禁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呂氏春秋曰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淮南子曰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 焦氏易林曰朽輿疲駟

不任御【書】　又曰放銜委轡奔馬不制　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韘　王充論衡曰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備千乘萬騎天祿閣外史曰得御者調其馭失御者逸其驥　李善文選注曰騏驥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御二

【增】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爲御　史記曰周穆王乘騂

騮騄駬使造父爲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穆天子傳曰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　國語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而去齊人曰齊之患自此始矣　汲冢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於周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乎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韓子曰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子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乎車人心調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先後心在於臣又何以調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賈誼新書曰楚懷王鑄金象諸侯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而

伐之　事文類聚曰魯班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　說苑曰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驂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爲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稱爲王良俱還代邸　漢書曰李膺罕所交接荀爽謁膺因爲之御喜曰今日始得御李君矣

御三

【原】五御　六轡　周禮六藝四曰五御謂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詩六轡在手注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軾故惟六轡在手也　磬控　馳驅　詩叔良御忌抑

轡拴忌注驂馬曰驂上馬曰䡴丈詩載驂載驂

執技　執御　禮執技以事上射御也以

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效駕　授綏　禮記君車將駕則僕執策展軨效駕

執策分轡驅之以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授綏注僕御也展軨視車之具效駕白已駕也驅五步而立調習

也授綏效君也

訓騶　御驥　晉書鄭默爲乘馬御事騶屬驥使訓尊騶知禮馬楚辭當代豈無

騏驥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莫足駶而遠去

馬正　驂迫　書御非其馬之正汝其

不恭命還於州中緒左　騎迫還於門中

贈　和心　應手　中論藝記曰御以和心列子曰御得

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之於衘應之於轡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循軌　護輪　太平御覽

蹄若足之馬若衘轡拘緈轡勒善策畢

至則蜀之攝轡循軌古文苑口衆車必讓輪

馬奔　

出必王逸楚辭注言知馬驚奔雖有執轡之御

王攝車轅而折其轄非子曰王子於期爲宋君制

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之文且發矣驟而前之輪中

引而卻之馬逸掩迹拊而發之贏且速出於實中馬退而卻繩

笑不能進前也馬騁而走不能正也

馬力和之馬心國語鐵之戲

吾能上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

齊策　絕轍　大戴禮善御馬者正衘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亦不罷

無正御曰吾兩軶將絕而乘材兩軶皆絕

良工　中手　孟子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韓非子曰夫良馬固車五

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何必古之王良乎

威馬　調車　論王衡充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而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

不進又剄之而棄之如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

王良之法也　淮南子曰夫

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

者管子曰善御馬者力從之數

察其衘節其飲食以從其勢

善遠之視其馬量其衘轡以

從勢　量力　列子法

者管子如造父之善御者也

力故能取道

原　教秋駕　莊子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驂帝乘

遠而馬不罷

謂之曰今日將教子以秋駕重光爲宣帝驂乘上若背負芒刺

之注秋駕法駕

無轍迹　合馬志　老子善行無轍迹　文子治人之道如造父之御馬內得其心外合馬之

志也

御六馬　驅五步　書打索之馭六馬　詳前

增　御廣車　御

左輪　左傳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

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騁逸迹　致遠道　抱朴子曰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

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

荒　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

驂千里　接八

長駟一日千里周穆王以盡其能在於造父

子注驊騮周穆王以盡其能也王盡以能封造父若任自任

駕之力適道疾之分雖足迹接

驥之力適道疾之分雖足迹接

乎八荒之表而安坐馬之上全矣

非子御　鉗且御

文選嘉詩以徒顯非子御於天下

子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

淮南

鳴和

鑾　䭾清蹕　後漢書輿服志注奔車及其四

鑾　䭾清蹕　後漢書輿服志注奔車及其四

音皇帝路駕馬騎輕以蹤之

黃蹕駕方駱皆投其鞍　

豈敢鳴和鸞清節妻哉　魏書帝與孝子馳射中丞從

宋道陰涇營爲帝御會馬驢突帝惡傷脾邵捨命置不辛

去曰馬奔還不過當臣能之或挑清躍罷不倦

若能控奔驥以接駕衆則力追之者萬章

控奔驥　驚飛蓬　太平御覽

禮風集於王良之衛而知馬爲之奔乳虎爲之走　又飛蓬

太行　因吳阪　藝文類聚陰鏗志昔騏驥之於太行伯樂遇之可謂困矣

奔　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息

原　車馬之容　衛鑾之制　周禮

樂相之涂鄧御之斯不勞而致千里

六曰車馬之容注容謂翼翼然言

良馬然而前有衛鑾之制後有鑾和之節以成其威加之以驥古之

後能一日而致千里

馬不韋露　塵不出軌　考工記行數千里

而致千里

謂塵不出軌

亦

馬不契需注契需

餘轍餘地　人謀馬謀

旁塵不倦也　

得於心外合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

使與之有餘地也　可使無餘轍馬之外可

則人謀與馬謀注人謀不逆馬文應也

御而衷之始終利

又曰終日馳騁左右不堪

左右不挂　人馬相得

壞論曰追吾逐逸風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

王

安其

敎訓。範我馳驅傳古之大事必乘其產安其敎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孟
子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不盡馬情　不窮馬力史記云御者不盡馬
之情　家語顏回曰造父無逸馬東方畢之御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馬窮必逸也并轡援
桴　登車思獲傳張侯御郤子郤子病張侯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又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霜雪無跡　衣衽不敝淮南
子曰太丙之御經霜雪而無跡　詳衝衽褰也謂轡之利御者不勞也造父善御　毋
父遂死周時御者　檀弓魯莊公與宋人戰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御失其馳　驂結而止穀梁車軌塵馬候蹄御者不失
其馳傳進退有度　徐疾不愆　以合人心　將調馬
性　六轡如濡　執轡如組　規行矩步　既閑且馳

〔增〕羲和御日　列子御風山海經每日出羲和為御推升大虛　莊子曰列子
御風而行泠泠然善旬五日而後返良馬固車　急轡數策韓非子曰夫良馬固
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則巧拙相去遠矣　淮南子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煩且之良　韓樞之巧韓非子曰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
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
之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日行月
動　星耀雷奔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
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雷奔而鬼騰致師求御　執經相馬左傳晉侯使張
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　朝野僉載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
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似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顱跌目但蹄不如累麴耳伯樂笑曰此

馬跳躑不堪御也驅車百步　總轡萬尋南史劉瓛頗善御車書立兩柱使其
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　藝文類聚總轡萬尋懸車
之轡非淺疾舒之中　盈縮之勢鄭氏箋詩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　晉書張華
傳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翟文飾乘　朱衣執輿韓非子曰延陵卓子乘蒼
龍與翟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逸而進造父過而為之泣
　南史宋孝武聞劉德願善御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肩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
容狀腐索扞馬　朽轡御駟家語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慄慄焉若持腐索之
扞馬　廣文選何異敎朽轡以御速馳効駕園中　御馬官內韓非子曰造父
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効駕齊王曰効駕於園中造父驟車入園馬見池而走造父以渴服馬
久矣今馬見池騂而走雖造父不能治　唐書李輔國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元武門高力士呼曰

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韈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纖阿執轡　蒲梢儐轅
王逸楚辭注纖阿不執轡而御則馬不為盡其力抱朴子外篇蒲梢汗血迅趨之驥足也御非造父則頓僨
於峻壘為靡旍摩壘　擁蓋策駟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旍摩壘而還　晏嬰傳晏子出其御擁蓋策駟意氣揚揚妻語之曰晏子長不滿六尺為
身相名顯諸侯今子長八尺為人僕御自以為足妾求去馬自旁逸　驂從後呼
上詳前　劉子通塞篇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厄之意氣和法備　體
正心閑　〔原〕乘君子之器　迴長者之車　〔增〕驂欲馳
服欲步　驂若飛鶩若絕　〔原〕王尊叱之於劍閣　造
父及之於崑崙　〔增〕樂進安勞　詎假轡銜之力　歷險
致遠寧藉棰策之威　駿比浮雲　追疾風於修路　車

如流水躡奔電於康衢 原 掉鞅而還樂伯有致師之勇 數馬而對石慶懷審愼之心

御四

增 翔行 穆天子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注一翔千里行如飛翔 操左右輦 韓非子曰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使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推車寄載 又曰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之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 中繩中規 呂氏春秋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 御馬有法 韓詩外傳 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 乘車入雲 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遊微霧騖怳忽 星掌天馬 宋俞文豹吹劒錄曰伯樂姓孫名揚伯樂星掌天馬故善御焉 駔工庸師 王充論衡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以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驅工庸師服馭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

御五

增 判 唐梁庶為御馬驚判曰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綏克敵是因搴旗攸屬某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徽旋既獲譴於言司載興懟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劒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之客是用捐軀不憾視死如歸東野傾輈雖則其罪國書須首終用可嘉足比乘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誄庶執死節以寵鬼雄

書一

增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周禮曰保氏以六書教國子 通志六書畧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愼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摯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徵名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學以防詐偽 論衡曰書官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illegible] 陶隱居眞誥曰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以為順形梵書破分二道壞眞從易乃為六十四種之書遂播之三十六天上下也 唐虞世南書旨述曰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 筆髓論曰心為君妙用無窮故也手為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為任使纖毫不撓尺丈有餘故也管為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為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為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又曰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 又曰

右軍云書虛紙强筆强紙弱筆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　唐張懷瓘文字論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易簡之道　書斷曰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書契者決斷萬事者也　唐朝敘書錄曰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矣　法書要錄曰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　又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　孫過庭書譜曰覘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　郭忠恕書法苑曰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周越法書苑曰鶴頭蚊脚二書皆漢詔版所用各象形也　東坡志林曰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人能立能行而不能走也　宋董逌廣川書跋曰見蝶於山不喪其天見蝸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

又曰古人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　又曰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書法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古人於此蓋盡之也　又曰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故應郭塡乃造微耳　翰墨志曰字有眞行草隸篆各成一家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非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未易語此也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宋稗類鈔曰歐陽文忠公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　元鄭杓衍極曰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又曰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　潛確類書曰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又曰郝陵川論書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又曰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

羣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王弇州四部稿曰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絶矣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又曰黄山谷與黨伯舟書云大槩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天中記曰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横行爲書記也

書二

【增】古三墳曰伏羲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　隋巢子曰史皇產而能書　春秋元命苞曰倉頡製字天

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用心一也　法書要録曰周史籀師模倉頡古文損益而廣謂之爲篆篆亦曰史書又作籀文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蕤婉潤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隷科斗之字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爲單父令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君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法書要録曰上谷王次仲變倉頡書爲今隷秦時官務繁多得次仲文簡畧趣急疾之用三徵不至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翻然長引落二翮於西山　又曰秦下邽人程邈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爲隷書三千字奏之　又曰滕公塚內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　山堂肆考曰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禿筆題額時謂之蕭籀　漢書曰田蚡學盤盂諸書孔甲三十六篇雜家詩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

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　【原】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也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弆以爲榮　後漢書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又曰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增】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書地學書日進焉

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　【原】三輔決録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

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書與襲同
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增]
書法要錄曰漢靈帝熹平間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
上時方修飾鴻都門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
而爲飛白之書 羊欣筆法曰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
室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因誦
讀三年妙達其旨 書斷曰後漢劉德升以造行書擅
名既以草剏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蔡琰別
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眞草唯命也 集事淵海
曰師宜官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

候其醉而竊其札卒以工書至選部尚書 天中記曰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法書
要錄曰魏鍾繇才思通敏眞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
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
而已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
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
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
隸草無所不善也 吳書曰張紘好文學善楷篆孔融
常遺其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
如復見其人也 法書要錄曰吳處士張弘篤學不仕

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絕當時飄
若游雲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殆有類焉 宣和書
譜曰吳皇象工八分篆草論者以比龍蠖蟄啟蟠屈騰
踔有縱橫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則又
見其遺音餘韻得之筆墨外也 三輔決錄曰韋誕字
仲將諸書並善洛陽鄴許三都宮觀始成詔仲將題署
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
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 [原]王隱晉
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
衛瓘字伯玉世號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一臺

二妙天下爲希 [增]法書要錄曰衛夫人名鑠字茂猗
隸書尤善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瑶臺之月婉然芳樹
穆若清風 又曰晉張華高才達識善章草書體勢尤
古度德比義稽叔夜之倫也 羊欣筆陣圖曰王羲之
年三十七書黃庭經空中有語曰卿書感我而況人乎
吾是天台丈人也 又曰王羲之書祭北郊祝版工人
削之入木三分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
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累
日 天中記曰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異身披雲而
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

姓字復何遊筆計安施荅曰吾象外爲家不變爲姓五
常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被服斯言退而臨寫
向逾三載竟昧其微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
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法
書要錄曰王子敬善草隸幼學於父後別創其法率爾
師心冥合天矩至於行草興合如孤峯四絕迥出天外
其峭峻不可量也　山堂肆考曰王獻之字畫秀媚妙
絕時倫與父俱得名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
荅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
論者曰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不荅曰人那得知也
書斷曰薄紹之善書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法書要錄曰顧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爲三絕
癡書畫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
於馬上馬走作書字皆端正謂之飛騎書　宋書曰謝
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雞
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荅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
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爲第一僧虔
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
善自爲謀矣　書斷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
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以此見容　南史

曰齊江夏王蕭鋒年四歲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
更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王麒
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又曰齊衡陽王子鈞嘗手
自細書五經賀介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用蠅頭細書
　宣和書譜曰蕭子雲以書得名時百濟國使人至建
業求書適子雲出麾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膝丐
而前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蹟
子雲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顏氏家訓曰蕭子
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
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南史曰王彬志弟也仕梁武
帝爲祕書監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草
爲天下寶　梁武帝荅陶隱居書曰吾少來乃至不能
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　王子年
拾遺記曰琅邪王溥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
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
珠玉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焉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
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
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海錄碎
事曰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謬誤及
書跡濫劣必令飲墨水一升　法書要錄曰智永嘗居

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
而五簏皆滿　又曰唐虞世南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
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
草之際尤所偏工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　書
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眞
書得其媚趣若瑶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不任羅
綺鉛華綽約則歐虞謝之　書斷曰歐陽率更未嘗擇
筆而皆得佳趣論者謂其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鬬之象
雲霧輕飄之勢眞行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
氣蓋絕藝也　集事淵海曰唐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
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
復得也　又曰僧懷素疏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
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
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顏眞卿字清
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鉤如屈金戈如發
弩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爲一律號爲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
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
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爲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　海録
碎事曰李陽冰善小篆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楊升庵集曰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渇筆渇筆
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法書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
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爲書中得仙手　陳繼儒書
畫史曰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爲括蒼太守不
可強乃攝其魂書之　唐書曰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用
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
諫也　舊唐書曰柳公權大中初宣宗名至御前書眞
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李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
賜錦綵餅盤等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
之　唐張泌妝樓記曰劉泰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
安帖足奪眞跡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宣和書譜曰
仙女吳彩鸞謂進士文簫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人
世矣簫拙於爲生彩鸞爲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
錢爲糊口計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爲也
又曰五代王仁裕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浣之
觀水中沙石皆有篆文自是工書清勁自成一家　天
中記曰南唐後主李煜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
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宣和書譜曰神仙鍾離先生名
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嘗草其爲詩字畫飄然有
凌雲之氣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楊凝式筆迹遒放

宗師歐顏加以縱逸遇山水勝槩輒流連賞詠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　宋史曰張鑄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鑄書之　天中記曰宋唐希雅學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　又曰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嗜飲以自放奇篇寶墨多得於醉中眞一代文翰之雄也　楊升庵集曰東坡尺牘押書姿態橫生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踈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宋稗類鈔曰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　又曰黃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顧爲世人所重　又曰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倣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大笑畧爲潤色不復易之　又曰黃山谷在宜州營書范滂傳字徑數尺筆勢飄動後百年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箱縉紬題跋如牛腰焉　又曰王榮老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自顧無所有唯一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

又以端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鼎虎障子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猶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試持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張帆一餉而濟　又曰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鎭紙水滴名米書之上映簾觀賞米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龍蛇飛動　又曰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召米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　世說新語補曰米元章在眞州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其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即與之　宋史曰蔡襄字君謨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宣和書譜曰蔡太師京深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大字莊重遒勁巍巍若巨鼇之戴崑崙翩翩如大鵬之飛溟海斯一時之壯觀也　宋稗類鈔曰宋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酷嗜法書嘗購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序過霅之弁山風作舟覆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

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　潛確類書曰趙子固目
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宣和書譜曰山人蒲云作正書
甚古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德經筆墨清細若游
絲縈漢孤煙裊風　金史曰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
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　又曰翰林學士王競善草隸
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
中州集曰金趙秉文富才藻工書翰字畫有晉魏風調
而草書尤警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　金史曰趙渢
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
蘇黃伯仲間　中州集曰金党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

以後一人而已　又曰金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往往
頤目爲之筆意縱放勢若飛動一日來都下館於閑閑
趙公家就公索墨水一槃明旦不告而去啟閤留龜鶴
二字廣長一丈而水墨具在不知以何物書之也　金
史曰王庭筠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
名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祕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
畫　又曰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元史曰泰不華善隸篆溫潤遒勁　又曰學士巙巙善
眞草行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
啻金玉　又曰趙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

冠絶古今天竺有僧數萬里求其書歸國中寶之　潛
確類書曰胡汲仲謂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
舉無此書　元史曰揭傒斯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册
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　又曰周伯琦以
篆隸眞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至正間
命篆宣文閣寶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
文刻石閣中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有黃華者雙手能
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從信録曰元
余闕爲文淳古有氣亦工篆籀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
曰長洲宋克工章草日費千紙用筆精妙祝允明謂其

書如初筵見三代卣彝蓋有天授非人工也　列朝詩
集本傳曰明金琮善書初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文
待詔極喜之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　又曰徐
武功伯有貞草書奇逸自負入神登山臨水醲酒悲歌
筆墨淋漓流傳紙貴　又曰金陵徐霖九歲能大書操
筆成體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
流吾不及也　又曰李少師東陽罷相家居購請詩文
書篆者塡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研
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
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又曰張民表喜飲及草書飲

少許即頹然揮灑放筆謂有神助　又曰崑崙山人張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辟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又曰史癡翁忠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能篆書小畫　從信錄曰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與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　王弇州藝苑巵言曰楊慎謫戍雲南益自放嘗作雙丫髻插花遊行城市諸伎衣精白綾裓衣酒間乞書醉墨淋漓嘗語人曰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耳　列朝詩集小傳曰董文敏其昌天姿高秀臨池染翰揮灑移日皆以爲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　又曰長洲祝允明

五歲作徑尺字長學書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罔不得其結構海內索書者贄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遊使女伎掩之皆捆載以去　明陳繼儒香案牘曰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列朝詩集本傳曰文待詔生平雅慕趙文敏故其詩文書畫約畧似之

書三

原　六書　八體周禮六藝五曰六書漢書藝文字　崩雲　垂露蔡邕表曰動似崩雲古今篆隸曰垂露書漢中郎曹喜所作也以書章奏爲點綴輕露於垂條也　烏跡　蟲書倉頡觀鳥跡而成字科斗古文也　鍾張　羲獻鍾繇張芝皆善書王羲之及子獻之並善書故號二王書皆曲盡其妙　換鵝　取劍王羲之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寫畢籠鵝而去　世說荀勗寶劍直百萬在母鍾夫人所鍾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不還　曲藝　小學書也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墨妙　筆精　墨池　彩筆　增　書聖　草賢南史曰王志僧虔之次子也仕梁武帝爲散騎常侍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齊遊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爲書聖　法書要錄曰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　墨禪　字詁宋沈括論筆談曰章恒密子厚善書嘗自謂墨禪　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　驚座　登牀法書要錄曰杜陵陳遵後漢人書隸篆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又曰唐太宗宴羣臣於元武門握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棲毫　輟翰溫庭筠敏敕則棲毫思斯輟翰　天骨

人工庾肩吾書品論[illegible]亞聖子敬泅帚是驗天骨兼以擊筆復識人工　八分　五合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吾衍別以爲存隸二八分並篆二分　孫過庭書譜曰書有五合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　三體　六文王僧虔名書錄曰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謂對書三曰行狎書行書相聞者也　合璧事類曰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敘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而因事生變者也　古肥　今瘦法書要錄曰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　鶴頭　龍爪衛夫人筆陣圖曰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横如古隸　山堂肆考曰王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爲一飛字有龍爪形後漢有龍爪書　筆塚　篆室天中記曰長沙僧懷素學草書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唐舒元輿篆志曰趙郡李氏子陽冰獨能窮入篆室隔一子

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寶瑞書唐矣

八訣 三昧 山堂肆考曰歐陽詢八訣謂丶如高峯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乀如勁松倒折落挂石崖ㄱ如萬鈞之弩發ノ如利劍斷犀象之角乀如一波常三過筆 宣和書譜曰釋懷素精意翰墨自謂得草書三昧

象形 垂脚 山堂肆考曰剪刀篆韋誕所作象其形也又曰小篆俗皆寫長太長則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不過三當以正脚為主餘為客收短止如滿脚

發墳 鑒垣 合璧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郭崇韜發昭陵得之因復傳人間又曰唐王涯居永寧里富書畫以金玉為匣軸鑿垣附之重複因被及被誅為人破垣則取金玉而棄其書畫

玉筋 金剪 錦繡萬花谷曰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家法 續神仙傳曰司馬承禎工篆別為一體名金剪書

三品 九法 合璧事類曰書有十體其優劣之差為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八能品一百有七古今善書盡在是矣 梁庾元威論書曰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箴表書弔記書行押書繖書篆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為

題宮 書寺 張懷瓘書斷曰詩靜民善題宮額其草稍乏筋骨可李景則之亞也 孔帖曰梁武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李約見之竭產買歸東洛建小室以翫之號曰蕭齋

蠆尾 蝸頭 法書要錄曰索靖字幼安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 列朝詩集本傳曰明嘉善周鼎年近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信手與目不折紙為經毫髮不爽

書奴 田僕 山堂肆考曰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曰書奴 合璧事類曰李後主云顏魯公書端勁有法而無法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漢耳

陳牒 致簡 宣和書譜曰張旭初為尉時有老人陳牒求判信宿又來顛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妙墨欲家藏無他也

巧藝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書

老人因復出其父書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山堂肆考曰有寒士與張旭為鄰數致簡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因以致富

金膀 銀鈎 杜詩曰書入金膀懸 衛夫人筆陣圖曰三端之妙莫先於用筆六藝之奧莫美乎銀鉤

小聖 亞聖 古今書法苑曰獻之書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小真書穀敬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故謂之小聖 法書要錄曰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懸帳 綴衣 天中記曰梁鵠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曹操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翫之 國史異纂曰晉時中王廙工飛白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在

隱鋒 破體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唐徐浩論書曰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

載石 削玉 廣川書跋曰顏太師以書自娛晚年書載石以行暨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鑄石人得見之故今佩以書名 宣和書譜曰五代張徐州行書亦自不凡筆力清勁勢如削玉

得心 稱貌 仇池筆談曰書之神運難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凡字須均平若筆畫多寡相遠不可使均寡在左則取上齊吟字是也寡在右則取下齊和字是也 東坡志林曰歐陽詢貌寒寢敏悟過人其書勁險刻正稱其貌耳是知凡書象其為人

原 **為四體 正六經** 衛恒字巨山善草隸為四體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始成觀視模寫者車日千餘兩

臨池水 書窗塵 弘農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專精其巧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書蕭錄貧無紙書窗塵積而書之

書竹扇 書練裙 書法云右軍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因取書之扇各增其價姥後求書笑而不答 王獻之甚知愛羊欣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練裙晝寢王書數幅而去

增 **傳百世 成一家** 山堂肆考曰宋張安國跋山谷帖稼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珠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寶傳百世 宣和書譜曰唐李陽冰留心小篆見李斯嶧山碑

與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
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家　麒麟書　花草書山堂肆考
曰孔子弟子感麟作麟書又曰
花草書始於齊武帝觀落英茂木為之　五朵雲　百
孔帖曰韋陟常以五彩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
鈞弩　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指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
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王右軍題筆
陣圖後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
給絹素　賜綵箋　元和腳　元
宣和書譜曰唐高宗嘗以白絹行素寫詔賜以
書名家高宗嘗以素絹行書詔賜工部尚書文款以
書奏極嘗於賞合上事類曰唐明皇最有名故劉禹錫
辭擇木中記曰綵箋辭八分書賜張說敘手徒也
祐腳　柳家新樣元和腳且間書書善敘直妍妙
後山集詩云清有天女官也書詩會萬世功可
喜陳無已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清
學黃家元祐腳信　本務光　始衛瓘　山堂肆考曰
知人厄匪天窮　書章
光之法垂之技書當作倒薤　直又以小篆書之始於晉衛瓘
當作倒薤書　巧

表　觀星象　山堂肆考曰古書章表　又曰周穆王　金人銘　和氏璽
并為劉之星象點畫經盛於籀之嶽
人象形可篆其始蒼頡
珍而錄之律內張氏書之日
之奇書傳令法書曰傳國璽之
稱國書之體又宋書曰秦始皇得藍田玉
及和氏璧刻其上為傳國璽事見呂氏
與偉跡寶亦可為百代之書式中衡物
間吞丹篆夢吞丹篆而能
書也　又後書曰劉禹錫嘗
吞丹篆　灑仙毫　唐林中張懷瓘書斷曰
金鈿　烏絲欄　紫金鈿
餘射人上古文有百許字記
為書　寫硬黃　括鮮碧
黃括鮮碧臨帖寫硬
可想見其風致也
鴻都碣　石室書
秦丕輒見周穆王書七
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數
其事無見上文尚銘
衛夫人筆陣圖曰昔
九鼎　撰三倉　孔帖曰鍾繇京以善書直
法書要錄曰漢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為上篇
訓纂為中篇滂熹為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字寫之
有佳趣　無凡筆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白樂天書
歐陽行書出入二王間不名世然投筆皆有佳
趣列朝詩集小傳曰崑山俞允文工於臨池
換羊書　走馬書　云昔蔡邕十數
性嗜書每得公一帖於殿中
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
軍將姓夏者能書
走馬書一紙
撮襟書　染指書
其作大字不事筆
宋馬永卿嬾真子卷
書閣諸書皆如意世
書指書大務籍公
秦書法每字大尺許皆
手挾書法汗後出
除寒具　削柴板

曰謝奉起廟用材作書之滿
賀子敬後往謝為說右軍書最佳而密
板請子敬書之亦
其合奉并珍錄
侯書十牒屏本風而作百
絕筆惟留草書
十牒屏　四匹素
書四匹素自朝至暮
數箋云第書如騎驛
錦袋貯　玉匣藏
於以尚書
之以錦袋貯置箱中書
原　足記姓名　安事筆硯
夫班超投筆歎曰大丈
安能久事筆硯乎
巧同懸露　妙等崩雲
增
紙田墨稼　筆刀硯城
墨為稼
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

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印泥畫沙** **遊天戲海** 墨藪唐張長史旭與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字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謂鍾繇書如舞鶴遊天飛鴻戲海 **取妍取險** **近弱近能** 山堂肆考曰凡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兼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 王弇州四部稿曰元人自趙吳興外虞伯生差古推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得更傾父子美而近弱 張伯雨健而近能 **掌虛指實** **心正氣和** 山堂肆考曰用筆之法指實則用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又曰凡書在心正氣和心不正筆則欹斜氣不和書必顛仆 **大篆小篆** **飛草散草** 潛確類書曰秦丞相李斯云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是曰秦篆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又曰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亦曰飛草 **鋒鋩圭角** **形質性情** 山堂肆考曰凡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鋩露鋒鋩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又曰凡眞書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書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縱橫牽掣謂之使鉤環盤紆謂之轉向背得宜謂之點畫 **玉潤金生** **冰釋泉湧** 墨藪曰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宣和書譜曰翻倩作章草尤工下筆若冰釋泉湧雲奔龍騰能及既多而筋骨有餘 **永欣千文** **海嶽四詠** 事詞類奇曰右軍孫智永居永欣寺於閣上臨得眞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好者猶直數萬錢或邪曰胡氏雜記云米元章海嶽庵四詠其字險勁飄逸尤爲奇絕 **自然雄逸** **天然勁道**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又曰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書正書大筆縱方丈字天然勁道時流譬其筆管麤如臂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落玉懷珠** **飛毫拂素** 海錄碎事曰梁升卿小篆如落玉懷珠 唐詩紀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端**

嚴尊重 **綿密婷婷** 宣和書譜曰顏魯公晚年筆力遒與前異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躍其殘闕不忍棄也又宋蕭思話初學書於羊欣下筆綿密婷婷當時有鳧鷗雁鶩遊戲沙汀之比 **鍾瘦胡肥** **宋寒李俗** 南昌集曰鍾繇與胡昭幷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 仇池筆談曰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二人書不知宋寒李俗殆浪得名耳 **金題玉躞** **牙軸羅褾**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天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藩邸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褾 **輕濃得中** **修短合度** 法書要錄曰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稱絕妙然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 梁庾元威論書曰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爲主方正循軌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 **雲間孤鶴** **海上雙鴻** 法書要錄曰王家令書比雲間孤鶴又曰王房司空書如海上雙鴻 **寫四部書** **修十郡志** 孔帖曰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後徵徙他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之大業拾遺曰隋大業中命虞世基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幷用歐陽詢書 **美人插花** **仙人嘯樹** 宣和書譜曰衛恒草字論者謂如插花美人舞笑鏡臺是便娟有餘而剛健非所長也 袁昂書評曰薄紹之書字勢蹄躍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蘭芳玉潔** **錦質繡章** 張懷瓘書斷曰齊獻王攸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梁虞龢論書表曰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等料簡二王書評述得遊目瓊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 **輕拂翻揚** **微雲舒卷** 唐高平公蕭齋記曰殿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辨書飛白蕭字以歸洛建精室陷列於垣靜對虛館勢若飛驚雜煙霧交飛龍帶紫動輕拂翻揚微雲舒卷不能狀也 **備精諸體** **別構一法** 書斷

云唐宋令文官至右衛郎將其姿偉麗身有三絕曰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焉　法書要錄曰使有吾云防文幾居今觀古盡窺眾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法

侍書博士　主書令史

北史儒林傳曰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愛之呼為博士　陶隱居論書啟曰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

泗州三榜　吳興二牋

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善題榜嘗艤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榜傍無楷乃劇醉卷氈而書一揮而三榜成　宋虞龢論書表曰載之為吳興故三吳一近地偏多遺跡新渝惠侯所書多有非真然拾聚既多時有佳迹如寡之吳興二牋足為名法

香草潤珠　孤松危石

法書要錄曰梁庾肩吾論楊經羲楊之等書云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拔其叢薄非無香草視其涯涘皆有潤珠　又曰索靖善章草書出於韋誕峻險過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遠

落霞浮浦　游霧縈空

宣和書譜曰世謂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又以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其如言哉天中記曰李約書贊云崩雲委地游霧縈空

錢上寫經　枕中竊秘

錦繡萬花谷曰應心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粒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晉確類書曰羲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祕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隆冬枯樹　百歲枯藤

唐確類書曰唐太宗云獻之筆跡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　又曰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牽如百歲枯藤

宛轉妍媚　沉著痛快

宋虞龢論書表曰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　書法苑曰吳皇象善行草書世稱沉著痛快

龍跳虎臥　鳳翥鸞翔

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評逸少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張昱作行草書鳳翥鸞翔人以為不可及

駐馬觀碑　僦屋假書

孔帖曰歐陽詢行見索靖所書碑駐觀良久而去行數百步復還下馬立觀疲則坐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行放然若有所得　宋稗類鈔曰張友正筆跡高簡有晉宋人風味一日生故盧僦屋與染工為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

筆林月旦　羅扇風流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林鈞雅臨池當與王太史稺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精妙境近世趙孟頫側筆太多恐不能逃筆林月旦耳　宋稗類鈔曰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穗拂人頭讀之可想見其風流也

當世獨步　本朝第一

澠水燕談曰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為能取譽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初宋璲太史公濂之仲子名為中書舍人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為盛鳳翔有祥雲捧日詩者謂太史公之文舍人之書皆本朝第一

片縑尺素　大碣豐碑

列朝詩集本傳曰王穉登字伯穀通明閑美妙於書兼工篆隸凡過吳門者必踏門求見乞其片縑尺素然後去　又曰周天球善大小篆隸草行從文待詔游豐碑大碣多出其手

舞劍得神　聽江得法

宣和書譜曰張旭常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　東坡志林曰古人書法皆有所自張長史言觀舞劍器而得神雷太簡言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進非誑也

體段道媚　骨氣深穩

孔帖曰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集事類海曰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

促小　放大

說文云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使大自然寬猛得所

離方遁圓

錦繡萬花谷曰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

家雞野鶩　渴驥怒猊

天中記曰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翼猶不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集事淵海曰徐浩字季海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范篆蕭行　羊真孔草

張懷瓘書斷曰宋蕭思話學於羊欣得其

體法表帛云芊眞孔草蕭行范蕭各一時之妙也法書要錄曰孔琳之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勢則呂梁之水焉時稱曰芊眞孔草

題會稽紙 **印貞觀字** 山堂肆考曰庾翼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後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合璧事類曰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爲印草迹命褚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

變右軍體 **究智永法** 天中記曰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合璧事類曰虞世南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

雄强 **字畫峭勁** 宣和書譜曰五代楊凝式喜作字尤工顚草筆迹雄强與顏眞卿書相上下金史曰王子可字書峭勁

得煙霞味 **有科舉氣** 宣和書譜曰道士杜光庭自錄所爲詩文字皆楷書人爭得之要是得煙霞氣味雖不可擬倫羲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姜夔續書譜曰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

春蚓 **秋蛇** **旱蛟毚兎** 背確顏書曰揚子雲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唐李嗣眞書品後曰歐陽草書難與競爽如旱蛟得水毚兔走穴

前緩後急 **左規右矩**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下筆之始須[illegible]前緩後急形勢體狀如龍如蛇意相鉤連莫令間斷宜和書譜曰唐衛包公八分小篆作字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以倒薤篆書鵠鶴賦爲書品所録

君謨態度 **曼卿筋骨** 山堂肆考曰宋蔡襄字君謨山谷題其書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肆清壯頓挫時有閑房態度錦繡萬花谷曰范文正公祭石曼卿文云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

字體新麗 **筆意灑落** 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宋范至能跋司馬溫公帖曰世傳字書似其爲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灑落敧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

煙霏霧結 **風送雲收**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謂逸少書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復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唐韋續書品優劣曰鄭虔書如風送雲收霞權月上

照耀四裔 **震撼一世** 列朝詩集本傳曰臨

邑邢侗七歲能作擘窠書後登第殿試策書法[illegible]年名益重購請塡咽碑板照耀四裔又曰筆亭張弼少善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

龜文龍鱗 **釵頭鼎足** 雜記云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錦繡萬花谷曰竇臮作小篆贊曰釵頭屈玉鼎足垂金

方圓流峙 **勁健端妙** 書法苑曰李陽冰與李夫人書云某意在古篆妙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狀又曰無感同安人善小篆爲翰林待詔其書勁健端妙士大夫藏以爲寶

翰藻沉鬱 **逸氣縱橫** 孔帖曰李百藥藻翰沉鬱法書要錄曰晉世以來工書者多而羲之獻之并造其極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

蚌質珠胎 **金沙銀礫** 書品後曰士衛以下時然合作踳駮不倫或類蚌質珠胎或比金沙銀礫

輕雲蔽月 **榮光屬天** 東坡飛白贊曰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卷旆歐陽修作飛白書記曰今賜書之藏於室也吾知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

摹魏帝敕 **類高祖書** 北史曰冀儁善隸書特工摹寫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討從費也頭見敕不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舊唐書曰高祖竇后善書字類高祖人不能辨

驚鸞舒翼 **飛鳥出林** 索靖書勢云漂若驚鸞舒翼未發宜和書譜曰張顛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紹宗積習 **羲之變格** 合璧事類曰王紹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耳又曰李嗣眞論右軍書不同以變格雖倚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雁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爲妍

幽深無際 **蘊藉有餘** 事見書二宣和書譜曰章孝規不知何許人嘗爲路瞻書雲南木夾蓋孝規所長者草字而木夾之書亦蘊藉有餘對之可喜

逼眞世南 **趙模子敬** 潛確類書曰唐太宗學虞監隸每難於戈法一日作戩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公曰仰觀聖作惟戩字戈

法遍眞帝賞其鑒山堂肆考曰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所書素扇歎曰非惟字跡超踰子敬而器雅亦覺過之

龍驤豹變　虎踞螭盤 法書要錄曰張伯英尤善章草書出諸杜度故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也宣和書譜曰謝安石初慕羲之作草正字而羲之有解書之目後之評其字者亦謂縱任自在若螭盤虎踞之勢要當入能品也

屈顧寶先　賜戴至德 事類 淵海曰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矜其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山堂肆考曰唐高宗為飛白書出賜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

小心布置　銳情臨倣 山堂肆考曰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小心布置大體落筆又曰唐貞觀永徽中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門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虞褚書故稷銳情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徑丈一字　方寸千言 虞龢論書表曰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法書要錄曰漢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張圖瑤林　刻石秘閣 上見書二宋釋適鈔曰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集古帖爲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爲閣帖石後於禁中被燼宋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爲絳本慶曆閒僧希白摹刻於潭用爲潭本

妙參鍾索　法得歐虞 天中記曰李充幼孤母衛夫人聰明有訓因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吳越備史曰林鼎能書得歐虞法

書葵蒲扇　裂紗補衣 西清詩話曰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葵蒲扇記著南塘移樹時注蒲葵棕櫚也虞龢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裓未著詣子敬子敬取書之正草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少年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門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 宋何遠春渚紀聞曰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法書要錄曰逸少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

端勁深峭　蒼老雄健 列朝詩集本傳曰吳郡袁養福字能伯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峭

深得率更筆法又曰莆田宋珏善八分書規撫夏承碑蒼老雄健骨格嶄然

學李衛書　號歐陽體 墨藪曰王逸少初學乃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合事類曰歐陽通早孤母教以父書數年大進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

內擫外拓　右麼左盤 上見後未某題設下詳後李白草書歌

煥若神明　卓然孤秀 唐確類書庾翼與右軍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嘗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法書要錄曰王洽書無諸法落簡穆書有郢匠來風之勢罕卓然孤秀未至運用之無方

書稱縈髮　草號遊絲 辭合事類曰唐呂向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唐確類書曰草書者後漢張芝所造也衛瓘後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藁草羲之獻之書謂之今草結構微妙者謂之小草度有所謂游絲之草

元度十體　希聲五字 宣和書譜曰唐元度作九經字樣辨證謬誤又爲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綱羅古今雖墨蓋亦無遺事詞類奇曰唐陸希聲得書法凡五字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謂之撥鐙法後江南李主得此法書號撥鐙復增二字曰導送

蟲蝕鳥迹　花鬚蝶芒 宣和書譜曰李陽冰篆法妙天下稱者以爲蟲蝕鳥迹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爲過解縉春雨雜述曰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則太長虧一分則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毫髮之間直無遺憾

不以意參　皆由悟入 山堂肆考曰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眞態不以私意參之耳又曰古人書法皆由悟入若長史之觀舞劍韋公之錐畫沙是也

神融筆暢　手和墨調 孫過庭書譜曰同時而書有合有乖略言其由各有其五乖五合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錦繡萬花谷曰褚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孰與歐陽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

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錯落魚文 縱横鳥迹 聲華四寓 價傾五都 冥運天機 神合靳匠 禿筆十八甕

飛白三百點 錦繡萬花谷曰智永居吳興學書積有禿筆十八甕又曰仁宗飛白書尤爲神妙至和中有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上頗嘉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逸又出三百點之外

【增】湛毒露於毫端 起懸針於筆杪 寫八體之殊蹤 窮二王之逸勢 作典墳之韞櫝 爲文字之濫觴 經籍於是元興 著述於焉間作

【增】勢如翻濤蕩嶽 力則蹴海移山 乍剛柔而合體 忽勞逸以分驅 長劒耿介而倚天 勁矢超忽而無地 恬澹雍容内涵筋骨 折挫槎枿外耀鋒芒 陣馬風檣莫喻飛騰之勢 露花淵月難名姸媚之形 灑墨池之餘波賤麻照灼 窺石室之秘訣碑版崢嶸 激電飛霆透榮光於紙背 垂金屈玉發鴻寶於毫端

【原】龍圖始啟則八卦之象可觀 鳥迹初分則六體之書爰起

【增】翰藻繽紛有鸞鳳騫翔之態 仙才灑落極煙雲舒卷之姿 啟珷瑁之裝瑾瑜爛而五色 披珊瑚之軸黼黻擒其七襄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巧藝部三 書

書四

【增】尺牘十首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神授九勢 羊欣筆法曰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

章草 書斷曰漢黃門令史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謂之章草

三估 張懷瓘書估曰文質相沿立其三估篆籀爲上估鍾張爲中估羲獻爲下估

凌雲榜 法書要錄曰韋誕善楷書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秘法不傳 宣和書譜曰鍾繇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秘不傳繇搥胸嘔血幾至於斃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

書法十二意 王弇州四部稿曰武帝觀

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

永字八法 法書苑曰王逸少工書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八法謂側勒努趯策掠啄磔也

張翼亂真 梁虞龢論書表曰羲之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

蠶紙尋書 又曰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藁後人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

戲學部 又曰孝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絕次第者入戲學部

開張隸體 法書要錄曰衛恒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於飛白瀟灑於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

總角刻碑 又曰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投白瓦屑作鄭康成碑文自書刻之文既奇隸書亦妙絕

竊寫易真 天中記曰王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謝靈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疑

一字徑尺 宋書曰高祖書素拙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少復留意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包且其勢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神筆

三紙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曰前來神筆二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 **以獲畫灰** 宣和書譜曰陶弘景書以鍾王爲法苦心爲志無紙墨至以獲畫灰未嘗解倦 **丁真永草** 天中記曰陳僧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丁覘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 **鐵門限** 尚書故實曰人就智永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穿乃用鐵葉裹之號鐵門限 **高麗求書** 錦繡萬花谷曰歐陽詢初學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體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彼觀其書謂其形魁梧耶 **不擇筆墨** 潛確類書曰裴行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余與世南耳 **寶章集** 嘉話錄曰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問宰相王方慶歸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進自右軍以下至僧虔等二十餘人書帖後命崔融作序目名寶章集 **勅賜真蹟** 徐浩古蹟記云中宗時勅賜宗楚客二王真蹟十二卷大小各十軸楚客縱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閒居賦枯樹賦爲脚大會貴要張以示之 **入筆墨三昧** 黃山谷集曰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出其右可謂入筆墨三昧 **一代冠冕** 天中記曰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動難工比兩人一代草書冠冕 **太湖精** 李頎贈張旭詩結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蠶頭馬尾** 山堂肆考曰顏真卿書如蠶頭馬尾 **得書法隱處** 廣川書跋曰顏太師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 **黃仙鶴** 法書苑曰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伏靈芝黃仙鶴之類是也 **碧落碑** 天中記曰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 **柿葉** 孔帖曰鄭虔好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隸書歲久乃遍 **風骨峻極** 宣和書譜曰柳公權書出於顏真卿加以盤結遒勁爲時所重議者謂如驚鴻避弋饑鷹下韝蓋言其風骨峻極也 **比玉比珠** 又曰劉涇書話以懷素比玉晉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世以爲善取況 **破產求書** 張懷瓘書估曰近鍾尚書紹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

真書一字 **三家法** 東軒筆錄曰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行草主肥厚李昌式不免於重濁山谷嘗論三家法以爲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禪縛律 **書體一變** 說苑曰蜀人王著善草隸獨步一時太宗召爲侍書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令書六字至一字皆極遒勁自是書體一變象然可觀 **體外八體** 宣和書譜曰皇叔益端獻王留意翰墨嘗放唐元度夢英作篆籀十八體又復出宋體之外作八體學者多宗之又書畫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 **分隸石經** 宋史列傳曰宗室克繼善楷書尤工隸篆仁宗親臨試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 **字比周越** 東軒筆錄曰本朝尚書郎周越以書名天聖景祐間然筆法軟俗無古氣梅堯臣作詩閒淡無味蘇舜欽喜爲健句而草書尤工嘗曰吾不幸寫字爲人比周越作詩爲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 **鸜哥嬌** 宋稗類鈔曰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鸜哥嬌謂鸜鵒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答云可作秦吉了矣 **行酒作字** 又曰元祐末米元章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醉墨瀾翻** 宋何薳春渚紀聞曰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多見傳錄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 **出遊戲書** 宋趙德麟侯鯖錄曰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書細碎事亦三反也 **摺紙書**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處異耶比公亦具眼人 **硾越竹** 米元章書史曰余嘗硾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 **獨有四面** 宣和書譜曰米元章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 **香餅來遲** 翰墨淵海曰蔡君謨爲歐公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歐公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

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歐公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無一種物又可笑也

百衲本 廣川書跋曰蔡君謨書晝錦堂記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

雕戈蟲鳥法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得雕戈蟲鳥書芮金文銘六字曰王用父作雕戈細金法今亦不傳

端勁無誤 聞見後錄曰康節手寫易書詩春秋字端勁無一誤　夫

購遺墨 中州集曰宋兵部侍郎司馬朴使金見留工書翰有晉人筆意興陵蕞織之服嘗購其遺墨學之

禿筆作隸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曰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鋩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木中四字 夢溪筆談曰杭州南新縣民家折林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類顏真卿極有力

書洗人心 宣和書譜曰釋文楚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泠然有物外興豈其書足以洗人之心如是耶

草聖不工 天中記曰張天覺好草書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滿紙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語云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党趙 金史曰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趙渢配之號曰党趙

牓署有法 又曰左淵子光慶好古讀書善隸篆尤工大字世宗郊祀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牓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

騶騶擇木 元文類曰胡祗遹題党懷英八分書在金朝爲第一流方之梁鵠蔡邕鍾繇一何遠遜能得韓擇木之騶騶耳

繙錄遺書 明朱國禎遜國臣傳曰陳侍郎性書以工書命入便殿讀錄劉試意遣書天咸嚴重進見者鬼不諧恐性善錫動止安雅書法新正上嘉就

範金爲章 又朱國禎開國臣傳曰秦和曾鼎工詩擅八分書韻余爲小印章渾然古意

晉人風格 又曰吳勤永新人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

爲詞林冠 列朝詩集本傳曰陸深工書傚李北海趙承旨品騭古今賞鑒書畫爲詞林之冠

師法秦漢 又曰郭布衣天中喜古法書名書專精篆隸之學窮崖斷碑搜訪摹搨晚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置爲通古

詞翰清麗 又曰真是能妙於書法嘗作送春賦手自繕寫詞翰清麗

疎秀出塵 又曰王寵行書疎秀出塵妙得晉法

書五

【增】**詩** 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遊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曰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通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韓愈岣嶁山碑詩曰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柳宗元詩曰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　陸希聲寄䛒光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　孟郊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詩曰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

手中飛黑電象外瀉元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驟
書雲霮霸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蚍虺噴然生風煙江人
願停筆驚浪恐傾船　宋蘇舜欽陽冰石篆詩曰一氣
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含其眞周鼓泰山壞已久下至
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人間
所存十數處豈疎異體世共珍其中琅玡石泉記比之
他法殊不倫鐵鎖關連玉鉤壯曲處力可掛萬鈞復疑
蛟虬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實唯有
風月時相親紫微仙人謫此守此地勝絶舊喜聞公餘
往觀領賓從儼儼書隼揺青春遠休車騎步泉側酌泉

愛篆移朝昏揮弄潺湲翫點畫情通怳忽疑前身作詩
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閣筆壓以
大句尤難文高風勝事日傾倒安得身寄西飛雲　歐
陽修石篆詩曰寒嵓飛流落青苔旁斵石篆何奇哉其
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
之以紙磨松煤欲令流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
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
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於蒼崖山
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嘗
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

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蘇軾和人求筆跡
詩曰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眞
可弔半紆春蚓綰秋蛇　又柳氏二外生求筆跡詩曰
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
莫厭家雞更問人　又曰一紙行書兩絶詩遂良鬚鬢
已如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又次韻
米黻二王書跋尾詩曰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
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鑰天
上來紫衣勅使親臨啟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
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

此本上有桓元寒具油巧偸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
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又詩曰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
要令癡兒出饞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疑聖智
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黃庭堅以右軍
書贈丘十四詩曰丘郎氣如春景晴風暄百果草木生
眼如霜鶻齒玉冰擁書環坐愛窗明松花泛硯摹眞行
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我昔頗復戲墨卿
銀鉤蠆尾爛箱籯贈君鋪案黏曲屛小字莫作癡凍蠅
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

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眞卿家小女名阿潛
眉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沈遼酧德相論書詩曰野舍老餘生雅尚今已愜不
逃世憂患餘事寄巾蹀行尋青山轉坐對青山疊欲隨
白雲去儻與幽人接德相屢相過老夫寧足躡由來廢
井水不如長綆鉄往往論書法軒軒兩目睫中郎石經
在元常表軍捷漢魏多傳人至宋有遺帖唐室初最盛
漸衰自中葉歐虞緬誰嗣顏柳何足躡篆籀昔難工草
聖誰敢輒巨山作散隸雄古掀龍驤貞觀喜飛白淩厲
騰春蝶豈特豁神觀直可袪鬼魔古人有所寓天性難

必協所志有小大其材有勇怯或憚懦文雅或軒昂豪
俠或轉戰鞍馬或驅馳弋獵或發於止諫或得於訟牒
或奮奪牀陛或造成裓褶或爲神所追或自勢所刼或
醉以賈禍或詐以行諜或習於娛樂或勞於呫嚅有爍
如文錦有動如金楗有倚如戈鋒有點如山業有駛或
如波有媚或如鬐或騰如煙霏或落如鳥跕淵妙欲飛
動拙惡愧偏摩當寢或不寐當晝亦忘饁有譽終甚微
或毀則羣囁爲功有不至考古安能厭十年幸能就萬
金毫豈浥金玉數卷軸龍蛇閟箱笈是惟小夫技寧當
丈夫業　陸游暇日弄筆戲書詩曰草書學張顛行書

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匠素忽
已窮餘勢尚隱轔此興嗟誰同　楊萬里跋歐公眞蹟
詩曰遂初欣遇兩詩伯臨川先生一禪客三人情好元
不疎祗是相逢逢不得渠有正觀碑儂有永和詞眞贋
爭到底未說妍與媸珊瑚擊得如粉碎趙辟博城翻手
悔不似三家鬬斷碑夜戰半酣莫先退皇朝愛碑首歐
陽集古萬卷六一堂元圭漆玉堆墨寶黳霜黑水塗緇
棠臨川無端汲古手席卷歐家都奄有岣山科斗不要
論嶧山野火不經焚尤家沈家喙如鐵未放臨川第一
勲不知臨川何許得尤物集古序篇出眞筆遂初心妒

口不言君看跋尾猶悵然　金劉迎蔡有鄰碑詩曰我
爲山西行叱馭過近縣傳聞蔡有鄰石刻古今冠風流
書以來妙絶隸之變銀鉤鸞鳳舞鐵畫蛟龍纏憑誰致
墨水故舊訖珍獻正恐賦分薄一夕碎雷電　元郝經
跋魯公帖詩曰魯公筆法皆正筆出奇獨有劉太沖初
從眞草入行草削去畦町尤清雄懸針數筆皆側鋒往
往矯矯如飛龍輪囷權奇恣揮灑瑰偉乃見烈士風觀
此好向書家道未有能眞不能草　朱德潤題張樗寮
楷書詩曰飛仙隮翩堆成山堂堂楷法留人間宜官無
徒梁鵠往隱鋒藏角尤爲難大書五寸徑方丈字貴緊

健力出拏八訣具全眞足高不學謾草鸜哥嬌黃華老
人在金國宋李獨數張樗寮似聞高藝兩不下各抱地
勢夸雄豪今觀張書勁且奇筆力欲抵三軍師吳鉤斫
斷怒蛟尾瘦竹折石迴風枝君不見庾征西何須野鶩
論家雞　黃鎮成題定武蘭亭詩曰繭紙香隨玉匣遺
寶書天上世難知狼烽幾墮昆明劫蟬翼猶傳定武碑
曉雨苔花侵犒石秋山柿葉費臨池東都已往誰能繼
神物終煩謹護持　楊維禎學書詩曰歙徽陽春酒半
醺玉尖搦管蘸香雲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汚蛺蝶
裙　明董佐才篆家詩曰古初無毫楮羲畫何由傳孰

知文字理已具河圖前神農洎蒼頡俯仰極人天穗書
與鳥書創制分後先龜麟錫禹時盤銘著湯年岐陽紀
石鼓史籀稱獨賢矯若蛟龍蟠鬱若鎖鈕聯科斗聿行
漆形體因自然一從孔壁廢重為經籍憐秦相約籀古
撰次蒼頡篇小篆遂名家勁健含姿妍登封及詛神金
石紛雕鐫下逮隸八分變化如雲煙漢經熲爐餘文教
仍敷宣保氏存六書學僮幾九千揚雄纂奇字杜林解
探研纖蹟非無人意象莫不全偉哉許祭酒蒐羅歸顛
編隆緒賴復舉後學知相沿陽冰克遠紹鉉鍇造其元
近代部與周筆勢回夸川華亭朱茂才好古喜欲顛一

埽世俗書習篆忘食眠秦望并之罘碧落薰新泉小者
案間列大者屋壁懸平生囊槖貲多充買碑錢功深學
既精齒壯志亦堅池魚染皆黑鐵硯磨將穿摹搨累萬
番期差古人肩師法正在茲什襲比踰荃孫樵文自祭
智永筆忍捐前修不我欺我癖尤難痊嵯峨細林山上
與浮雲連譬彼汲冢書函之瘞其巔聚土封若堂剗石
表為阡其陽碧樹交其陰書帶緣山靈謹訶護有名如
有仙揮灑人間者顯晦名非偏寶劒賈胡發玉柙蔓草
纏何如篆家光夜夜映星躔　吳寬篆書詩曰篆法久
欲絕李公得眞傳近時鄉先輩彷彿如滕權昔為我題

扁握筆指腕懸顧盼張鬚髯起立竦背肩俯仰為陳蹟
屈指十五年破屋垂雨溜扉牆上蝸涎三字被侵蝕黑
點猶高懸海月夜照之墨光却新鮮正如公性氣精悍
老猶然見物不見人吳山隔重泉惜哉不可作手蹟忍
棄捐壽以西川木良工善雕鐫庶幾如坐對仰面在屋
椽

增歌唐賈耽賦虞書歌曰孫青似竹更颼飀閒白如波
長浩渺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尚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
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

盤拏肉屈强　韓愈石鼓歌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劒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氊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塡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消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鵞繼周

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李白草書歌行曰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王邕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伸眉按勁鐵　又曰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羡飛帆勢下筆長為驟雨聲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眞率時來為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為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

令癡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朱逵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推鋒增崛崎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杯神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點鳶形容脫畧眞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蹙浪相翻驚海鴻於今年少尚如此歷覩遠代無倫比妙絶當時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有時興發逞神機抽毫點墨縱橫揮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拂數行

勢不絶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縈毫髮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勢不盡投筆抗聲連叫呼　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曰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慚因點畫生雷霆却避鋒鋩疾魚牋絹素且不實只嫌局促兒童戲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襟氣長幼卑集賢豪至枕糟藉麴酒半醉忽然絶叫三五聲滿壁縱横千萬字

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忽如裴旻舞雙劒七星錯落纒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鉤鎖相連勢不絶倔强毒蛇爭屈鐵西河劒舞氣凌雲孤根自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坐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余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然告我避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絶藝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揮毫倐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潑剌動海島歘若長蛇成陣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下疑飄風驟雨相擊射速緑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

以爲點犁衡山陣雲以爲畫興不盡勢轉雄恐天低而地窄更有何處最可憐褭褭枯藤萬丈懸萬丈懸拂秋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絶又不絶鋒鋩利如歐冶劒勁直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褵褷忽覺陰山突兀横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絶壁蹙枯枝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閃又如浩海日暮愁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夭矯偃蹇亂入乎蒼穹飛砂走石滿空塞萬里颾飀西北風　釋皎然張伯高草書歌曰閬風遊雲千萬朶驚龍蹴踏飛欲墮更覩鄧林落葉朝狂風亂攪何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

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憶得春江千里濤　又陳氏童子草書歌曰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掣濃又燥少室孤松歎不倒　宋劉子翬游絲帖歌曰園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癯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遒可墨千鈞石

陸游草書歌曰傾家釀酒三千石閒愁萬斛酒不敵今朝醉眼爛巖電提筆四顧天地窄忽然揮掃不自知風雲入懷天借力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推山太陰黑此時驅盡胸中愁槌牀大叫狂墮幘吳牋蜀素不快人付與高堂三丈壁　明王行篆體歌曰李斯小篆類玉筋鐘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漫迴翔蒼海蛟螭互蟠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雉翎環首

原 賦晉楊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紛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直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舒蘂如春華之楊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肴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彊壯如柱礎之不移其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唅岈如嚴霜之傅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孅深功爾其隸明敏婉蠖絢蒨趨將摛文斐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曖麗景依光沈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昴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兢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凌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增 文漢蔡邕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奐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嵓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

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崔瑗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鷩企鳥跱志意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

【原】晉索靖書勢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力幽反或往或還頹

阿那以羸羸欻奮亹而桓桓若其逸游眄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元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鼬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劉劭飛白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眞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數析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準箭馳屈擬蠖勢縶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

飛宋鵲遊遊

【增】【狀】晉王珉行書狀曰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麗天緯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跱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妙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娩縱橫流離

【增】【贊】漢蔡邕大篆贊曰體有大篆功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舒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負翼狀似凌雲

晉衛恒古文贊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

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中正循檢矩折規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淼爾下隤若雨墜於天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

唐張懷瓘大篆贊曰古文元胄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不錄何物不儲懌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干戚羽旋

又籀文贊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又小篆贊曰龜文斜列櫛比龍鱗僨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

下端逺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研桒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垂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擒華艷於紈素爲六藝之範先也　又小篆贊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爲肢體虬作驂騑江海淼漫山岳巍巍長風萬里鸞鳳於飛　又八分贊曰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分勢非一交戟横戈兮氣雄逸楷之爲妙兮備華實　又隷書贊曰隷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劒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芝瓊草萬世方傳　又章草贊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就

婉若迴鸞攫如舞袖遲迴縹緲簡勢欲飛透數華垂實尺牘光奇并功惜日學者爲宜　又行書贊曰非草非眞發揮柔翰星劒光芒雲虹敗燭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又飛白贊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激電繞雪雰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　又草書贊曰草法簡略省繁録微譯言宣事如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徵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歆斯藝漫流終古無絶　李約飛白蕭字贊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堊帚播於翰墨張王繼

作子雲精極壁昏蠹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剌勢動蟉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鬬龍攢毫疊孔或横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挹素自潔含章内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絶國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李嗣眞書品後贊曰倉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湮滅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羲獻超然逸品　又曰程邈隷體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郗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羲制邈

乎天壤光厥來裔　又曰西岳張昶江東阮研銀鷹貞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柬名後身先　又曰蚌質懷珠銀鉤蘊礫陸謝參蹤蕭王鑾迹思詰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增】銘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瑶波染彼松煙超出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絶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雨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旣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唐

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世何嘗有欺遠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字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絶錯亂名曰寖務輕省揭枲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吏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蒸蠹齧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説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詰誓制令尾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録注記醜仇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謟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枲穀其留最延繆戾顛倒尨蒙弗剷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鏤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于億年宜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宋劉子翬温公隸書銘曰公硯已瘞褒魂夜悸公墨露池潛來湘纍假其餘瀋所感如此矧公真筆劒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厲吐而發之兹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拔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誓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圮諾諾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　朱元晦書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序】唐張懷瓘書斷序曰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曈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絶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烻爗爗離披爛熳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綠煙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疎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其發迹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使夫觀者翫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

已不知其然瓌寶盈矚坐起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　明楊愼書品序曰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遺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戳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哉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江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劒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即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者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擫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眞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原】啟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曰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盡石書有暗廚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鵠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績遥代西河之簡　元帝上東宮古跡啟曰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旣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頭魚須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旣其牢落杜下方書何曾彷彿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增】書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書曰夫運筆斜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苯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値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潤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凛凛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　【原】簡文帝荅湘東王上王羲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筐中置之帳裏乍揩銅鉤時懸敧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增】論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隸旣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

總六書之奧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蠒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巒間起瓊山慚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督殆善射之不注妙斵輪之不傳　唐張懷瓘文字論曰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在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鋩

增 議 唐張懷瓘書議曰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

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劒之鋒鋩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

增 評 梁袁昂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

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禄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絶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絶妙

唐韋續書品優劣曰李陽冰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後一人已篆一人　梁昇卿如驚波往來巨石前却盧藏用如露潤花妍煙凝修竹張庭珪如古木崩沙花開映竹韓擇木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史惟則如雁足印沙深淵躍魚八分書五人　薛稷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蕭誠如舞鶴交影騰猿在空韋陟如蟲穿古木鳥踏花枝李邕如華岳三峰黄河一曲蔡邕如古質放意自如一家宋儋如暮春花發夏柳低枝徐浩固多精熟與有異趣顔眞卿如鋒絶劒摧驚飛逸勢沈千運如飢鷹殺羽忍疲筋骨關採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鄭虔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李璆如毒藤差池古木將折吳郁字體綿密不謝當時賴文雅如騰沙鬱霧翻浪揚鷗賀知章縱筆如飛酌而不竭何昌裔子敬餘波時時可觀宋之望天性卓絶而功未深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清吉變化自逸代有斯人釋元悟骨氣無雙迥出時輩釋湛然子書之後難可比肩釋崇簡臨寫逸少時有亂

眞眞行書二十二人　張旭筆鋒詭怪點畫生意孫過庭丹崖絶壑筆勢堅勁張懷瓘繼以章草新意頗多張芬孤松聳身弱草垂露張彪孤峰削成藏筋露骨鄔彤寒鵶栖木平岡走兎陸曽驚波躍魚深水潛龍史鱗逸氣雄振超然不羣梁耿錯落魚文縱横鳥跡房黄婉美分露春鶯欲嬌沈益春鶯窺魚秋蛇赴穴釋懷素援毫掣電隨身萬變草書十二人

【增】跋題宋歐陽修跋王獻之法帖曰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　黄庭堅題東坡字後曰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醉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眞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又題蔡君謨書曰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　黄伯思跋法帖逸少書後曰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

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白摹書眞似騎生馬不暇施鞚勒時有蹶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法乃佳耳　又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曰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塡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塡乃造微耳　元元好問跋金國名公書曰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遏末猶

有醞籍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高龔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勻清卿許司諫道眞爲一時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　袁裒題善學纂要後曰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叉手并脚之譏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眞蹟臨摹也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於毫端起形模於象外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爲盡美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　明王世貞跋懷素自序帖曰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坐此亦不得與二王盟儘倔强江淮耳眞蹟歷數相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乎津邸矣於乎素師不習蓮花梵字作此有爲跡墮落纏素伴朱提入紫闥

究轉粉黛間對肥肉大酒不亦重痛辱哉安得祖龍火了此累刼障爲快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巧藝部四畫

畫一

增廣雅曰畫類也　爾雅曰畫形也　考工記曰設色之工謂之畫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　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原淮南子曰宋畫吳冶甚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　宋宗炳畫敘曰豎畫三寸實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

體百里之迥　文賦曰若五彩之相宣　增曹植曰存乎鑒戒者圖畫也　張彥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知書畫異名而同體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　又曰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　又引顏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　又曰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又曰古之嬪擘纖而胷

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界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眞畫也　郭熙山水訓曰林泉之致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此豈不快人意適獲我心　又曰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圖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又曰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　安陽集鈔曰韓稚圭云觀畫之術唯逼眞而已得眞

之全者絕也得多者上也非眞即下矣　宣和畫譜曰藝也者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爲道道之爲藝　又曰昔有論山水者曰倘能於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嶄然巇險處使可畏此眞善畫也　鄧椿畫繼曰畫者文之極也　又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　湯垕畫鑒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物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歐陽修曰蕭條澹泊此難畫之

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之事也　蘇軾傳神記曰傳神之難在目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頰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　王元美四部稿曰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

畫二

原世本曰史皇作畫　增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太平御覽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朞年而不得象過實也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原抱朴子曰衛協張墨有畫工之名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增韓子曰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原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錢去家日久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虧

之勢可照百餘步　三齊記曰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巧者以足畫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烈裔騫霄國人秦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壁成龍獸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土備焉　原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書周公負成王圖於是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欲獻單于閼氏以為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
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
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
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
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
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
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

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增 漢書
曰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
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後漢書曰趙岐
多材藝自為壽藏於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
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為贊頌　異物志曰建州蒲城縣
山有獸名駭神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張
衡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
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地今號為
巴獸潭 原 孫鴞之述畫曰劉褒漢靈帝時作雲漢圖

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復覺涼 增 續齊
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徐邈曰獺
嗜鰷魚遂畫版作鰷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　名
畫記曰曹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
秘府至宋陸探微見而異之因旱取置水上應時蓄水
成霧累日霶霈　拾遺記曰吳王趙夫人善畫能於指
間以綵絲織為龍鳳錦號為機絕王嘗歎魏蜀未平思
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於方帛上繡作五岳列國
圖號為鍼絕又以膠續髮絲作輕幔號為絲絕 原 世
說曰晉陵顧凱之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

仲堪曰我形惡卿不煩耳凱曰明府正當為眼耳若明
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
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媸本無
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凱之畫裴
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
未安時　又曰顧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自宜置丘壑中　又曰
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增 世說曰
鍾會嘗詐作荀勗書就勗母取寶劍去會於時方造宅
勗潛往畫會祖父形於壁會兄弟入門見之感慟乃廢

宅　世說補曰岳柱年八歲見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
手間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翦髮何大驚即易之
獨異志曰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爲
日月星辰　續博物志曰張華博覽圖籍千門萬户畫
地成圖　山堂肆考曰晉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
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像命嵇舍爲贊舍援筆即成
云畫眞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
其所可弔而不可賀也　晉書曰龍舒長鄧林婦病篤
醫巫皆息意韓支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
於是遂瘥　又曰戴逵就范宣學范見戴畫以爲無用

之事戴乃畫南都賦圖范觀畢嗟歎甚以爲有益　宋
書曰謝莊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
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内爲一　南史曰元帝自圖宣尼
像爲之贊而書之時謂三絕　梁書曰元帝長子方智
能寫眞坐上賓客隨意點染即成數人問兒童皆識之
　又曰武帝嘗欲徵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籠
頭牽之一則透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
時號山中宰相　名畫記曰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張
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　又曰江陵天皇寺内有柏
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孔門十哲帝怪問僧繇曰後當

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聖
像不令拆毀　四明圖經曰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
爲會稽禹廟之梁僧繇畫龍於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
與龍鬭　博物志曰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
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以法治之乃廣化寺辟畫鬼
魅　北齊書曰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嘗於廳事壁上畫
蒼鷹鳩雀不敢近　又曰楊子華畫馬於壁夜聞蹄齧
圖龍於素雲氣縈集天下號爲畫聖　南部煙花記曰
陳宫人佩玉盡畫鸞鳳　隋書曰煬帝於東都觀文殿
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古名

畫　名畫記曰鄭法士求楊契丹畫本楊引鄭至朝堂
指宫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　見聞志曰閻立
本初觀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名爾明日又往曰猶是
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
下十餘日不能去　畫斷曰王摩詰輞川圖山谷鬱盤
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國史補曰王維見庚
敬休屋壁畫按樂圖指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
拍也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明皇雜錄曰天
寶中明皇忽思蜀道嘉陵山水假吳生馳驛寫貌及回
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幷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

嘉陵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成時有李思訓亦畫大同
殿壁累月方畢明皇曰思訓數月之工道子一日之蹟
各極其妙也　畫斷曰陳閎畫馬榮遇一時明皇令韓
幹師之幹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廏馬皆臣師也　酉陽
雜俎曰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其馬毛色骨
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眞馬中固無
也忽值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設色者至舍視所畫馬脚
有一點墨缺方知是畫通靈矣　又曰范山人能水畫
掘地爲池具丹筆墨硯援臂叩齒縱毫水上經三日搨
以緻絹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　又

曰貞元末閬州軍將冉從長有甯采所圖竹林會甚工
坐客柳成盼圖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我當入彼
中治之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摸索不獲食頃自
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籍相獨異吻
若方笑甯采亦不復認矣　見聞志曰張璪畫山水松
石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幹　山堂肆
考曰世畫鷙鳥欲示其猛鍾隱所作鷂子坐枯枝上貌
甚閒暇注目草中之鶴所謂鷙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
想其霜拳老足定無虛下也　宣和畫譜曰杜子瓌嘗
云我作圓光時心游海上遐想日出扶桑蒼蒼涼涼故

脫略筆墨使妍澹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方鎮編
年曰錢鏐鎮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鷩手校尉伺北
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脩有福相者用之
胡岳渡江工以貌奏鏐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山堂肆考曰陳季卿遊青龍寺見東壁寰瀛圖指曰
安得自渭達河至家乎有終南山翁在旁笑曰此不難
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大起
葉舟漸巨恍然登舟旬餘抵家廻舟來寺時止一更山
翁尚擁褐而坐　圖繪寶鑑曰徽宗雅好書畫與學較
藝如取士法作花鳥點睛多用墨漆隱然豆許高出縑

素　畫繼曰徽宗閱御府圖畫思許分賜羣臣皆斷佩
折巾以爭先帝爲之笑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畫天廏
滿川花放筆而馬死　宋稗類鈔曰宋初脩老子廟廟
有唐吳生畫壁一隱士購得之閉門不出者三年廟成
辟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辟隱士就東辟各畫天帝及
成工來觀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
見輦中人工媿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或問之
工曰前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輦中人則龍姿日表
也此余所知者今先生所畫前驅吾近侍也近侍吾輩
中人也洎觀輦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生平未嘗見者

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曰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畫繼曰陳用志善山水宋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工但少天趣耳當先求一敗牆張絹素朝夕觀之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勢神領意造恍然見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爲活筆　見聞志曰文同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又曰東坡得蒲永昇畫水二十四幅每展觀之則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圖繪寶鑑曰李成唐宗室避地營丘畫師關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　宋郭熙林泉高致曰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　圖繪寶鑑曰徐熙畫花木禽魚蟬蝶蔬果妙奪造化骨氣風神爲古今絶筆　揮麈録曰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忽有人傳旨宣名召叔黨登車以物障其前約行十餘里抵修廊入一小殿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黨再拜承命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錫賚極渥復循廊登輿而出亦不知經從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

癡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曰曾雲巢畫草蟲子問何所傳笑曰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物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圖繪寶鑑曰米友仁元章子能傳家學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眞每自題其畫曰墨戲　又曰李昭長於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疏爲能余以重密爲巧吾一派不讓文湖州也　瑯嬛記曰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致不能自休　圖繪寶鑑曰耶律題子從北院樞密使侵宋宋將有因傷而仆者題子乃繪其狀以示宋感嗟神妙　中州集曰金蓬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清一禪寺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舊本證之不差毫末　楊升菴集曰金末河冰凍成龜文又有花卉鳥獸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　元史曰英宗居東宮大司農塔失不花畫豳風圖以進帝命置圖東宮俾太子時時觀省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張士信使人持絹以幣求倪元鎭畫元鎭怒曰予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　妮古録曰倪迂畫可

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偃曝餘談曰元四大家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陸深金臺紀聞曰周元素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元素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頗知險易請規摹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援毫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列朝詩小傳曰王履工繪事嘗遊華山見奇秀天成因屏去畫家舊習作圖四十幅有問何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如是而已　又曰高濲畫居逸品有宋生者病癰濲過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及奇石修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良已　王弇州四部稾曰沈周字啓南凡宋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或謂倣諸家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列朝詩小傳曰何景明為中書時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謝曰好畫無污吾題也其氣節如此　又曰史忠號癡翁嘗訪沈石田於吳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史潑墨成山水不通姓名而去石田曰此必金陵史癡也　又曰顧益卿開府遼陽以兩箑求董文敏畫一為益卿一為山人王承父乃畫承父而返益卿箑椐馬上君子未嘗得一筆

畫三

原 五彩 八物 書曰作繪宗彝者會五彩以作畫也宗彝宗廟器畫為文章也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此八物於衣服也 成文 比象 禮曰五色成文而不亂傳曰五色比象昭其文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謂車服三辰日月星辰也 彰施 象則 書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則而象之 受采 設色 禮曰白受采 下見畫一 善惡 難易 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有堯舜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也

韓非曰畫狗馬者難為功圖鬼神者易為功 畫虎 畫蛇 馬援戒兄子曰學杜季良不成猶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國策為蛇畫足 畫堂 藻梲 漢太子生於甲觀畫堂子曰臧文仲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注畫梲為草文也 指趣 儀形 心匠 天真 目想 心存 手澤 筆精 增 六法 三品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　繪圖寶鑑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謂之能品 八格 十門 當確報書曰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澹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煙出沒野徑紆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宣和畫譜曰畫凡十門道釋門人物門宮室門番族門龍魚門山水門畜獸門花鳥門墨竹門蔬果門 三史 四聖 唐張彥遠名畫記曰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

張彥遠正綵揚鄰畫晨爲三史其論獵遊古百家一又曰與刪當者虎頭精神故推道子其獨步調古稱識功新可謂四聖

五等 **六要** 又曰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眾妙 圖畫寶鑑曰畫有六要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全馬 **成竹** 名畫記曰李伯時工畫馬每屬太僕廨舍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 東坡記曰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

潑絹 **投練** 朱景元畫斷曰王洽善潑墨故號王墨醉酣之後先以墨潑絹脚蹙手搦隨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樹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汙之跡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叩門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守莫知其所從來則所謂鬼使者也

繪圖 **影壁** 山堂肆考曰宋熙寧七年久旱百姓遷移逃竄鄭俠繪流民圖以獻 宋鄧椿畫繼曰楊惠之塑山水於壁郭熙見之又出新意令圬者以手搶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迹暈成峰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耳鑒 **臥遊** 筆談曰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 名畫記曰宋宗炳嘗數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惟當澄懷觀■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室坐臥向之

吹雲 **彈雪** 又曰古人畫雲未為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 列朝詩小傳曰陳汝言訪王叔明會大雪欲圖雪景而難於設色汝言思曰得之矣為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叫絕

色說 **意匠** 孔帖曰周長史偏得色設常理采色於畫下筆取飛用杜甫丹青引曰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墨暈 **白描** 畫鑒曰花光長老仲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圖繪寶鑑曰趙孟堅善水墨白描 潛確類書曰李公麟工白描人物

八駿 **六鶴** 見聞

志曰周穆王八駿圖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精王時畫讚書上為之為駿晉書而骨氣施然遠狀奇形實亦龍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摸寫之 又曰黃筌寫六鶴一曰唳天二曰警露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梳翎六曰顧步

通靈 **入神** 上詳畫二 山堂肆考曰唐王維字摩詰畫師入神名盛開元天寶間

刺心 **封臂** 宣和畫譜曰顧愷之畫鄰女以棘針其心而使之呻吟 圖繪寶鑑曰藏兆宣政間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綿毛花竹寫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眾徽宗聞之封其臂不令私畫故傳世者鮮

畫隱 **畫禪** 妮古錄曰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實藏畫隱字來經人用文五筆切有此印 又曰董元宰有印曰畫禪

傳模 **畫被** 見聞志曰獻穆公主表明仁宗翌畫龍樹吉蓬命待詔傳模鏤版印施 宣和畫譜曰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初喜畫馬有道人教以不可習恐流入馬趣公麟悟其旨更為道佛既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狀家人戒之笑曰吾習未除不覺至此

自娛 **返購** 圖畫見聞志曰李成山水寒林神化精妙絕人遠甚開寶中都下王公貴戚皆馳書延請成多不答學不為人自娛而已武 圖繪寶鑑曰明姚綬畫法吳仲圭三經之徑李成圖售於人厚價返購之自垂如此

原 **寫龍形** **圖佛像** 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以為龍形於是天龍聞之而下葉公覺走乃知所好非真龍 後漢書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

早入室 **遠擅場** 杜詩曹將軍丹青引曰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又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無聲詩 **沒骨圖** 霞出沒有天然之妙者無聲許曲畫書法之推 見聞志曰李少保高頸有圖一面皆無筆墨品

徐崇嗣畫沒骨圖以其顛筆墨晉氣而夕之 布成旁題云翰林待詔匠黃居宋等定到上

刃 **玉畫叉** 顏宣筆和撥畫曲譜之曰狀南謂唐之後余主錯李刃娛 凡列為一格故處希雅初學李氏之錯刃筆後 如書法有類挈之狀閱書見聞志曰張文鋭牲書書乃不作

金錯 用五彩畫 元章毛曰幹早 增 明天皆瀧聞 明米曰又子為書是室人 品推與米

書令古圖軸袋積繁彩銓暈必當愛護尤 粉每張書以先施帝幕畫又以白玉為之

倒影牛

走水獺 又曰胡九齡工畫臨水剖影牛人多稱之號 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羣獺集爲

畫蝶至 雷雨垂 篠光錄曰王耕善畫牡丹最佳 春日張於庭廡間則畫蝶羣至

下見杜甫題 韋偃雙松歌

麋鹿姿 龍鳳質 山堂肆考曰宋朱 元晦贈郭拱辰序 云拱辰寫爲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 東坡贈寫御容妙善師詩曰半生慣寫龍鳳質肯顧 草閒猿 與獐

傳神竹 寫生花 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 能寫竹寫真小坡解與竹 傳神 東齋記事曰蜀有趙昌善畫花每晨 露遶闌檻玩手中調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

露天真 奪造化 圖繪寶鑑曰米芾天真發露怪怪奇奇 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下見畫二

五丈水 三時山 圖畫見聞志曰成文秀工畫水嘗見衛題 云中有一筆長五丈既尋之果有一筆超 騰回摺實迺五丈又曰張詢善畫嘗於昭覺寺大悲 壁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 三時 山

埽驊騮 傳蝴蝶 見杜詩曰戲拈禿筆埽驊騮欻 見騏驎出東壁 宣和畫譜 曰唐滕王元嬰善作畫蝶能巧之外曲盡精 理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者是也

善命意 俱忘形 又曰道士徐知常畫神仙事蹟明其本末位 置有序仙風道骨飄飄凌雲蓋善命意者也 山谷題黃斌老畫竹詩曰酒澆胸次不能平吐出 蒼竹歲崢嶸臥龍偃蹇雷不驚公與此竹俱忘形

止啼兒 下歌女 婁堅續志曰元潛善畫嘗至僧寺畫 一婦人乳一小兒狀錦閩後遇夜有 兒啼聲僧怪之以語潛潛笑曰欲止啼甚易耳乃添筆 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 元和初士人見古屏上婦人 下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 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士人叱之忽上屏

六扇屏 八幅障 歷代名畫記曰薛少保稷外祖魏文貞 公富有書畫稷銳意模學善花鳥人物 畫鶴尤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又曰張 璪工樹石山水嘗畫八幅山水障在長安平原里

洗煩惱 奪精神 畫繼曰仲仁住衡州花光山爲山谷作 梅數枝及煙外遠山山谷乃作詩記卷 末雅聞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寫盡南枝與北 枝更作千峰倚晴昊 又曰宋漸宣和間寫六殿御容

俗云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 待詔寫真恐其奪盡精神也

漆點睛 彩塗白 畫鑑曰徽 宗筆墨天成衆體兼備獨注意翎毛多以生漆點睛 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及也又曰西天 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天布 爲之先施五藏於畫背乃圖五彩於畫面以金或朱紅 作地謂牛皮膠爲礬故用牝膠合 柳枝水甚堅漬中國不得其訣也

曹吳體 褒鄂骨 張彥遠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工畫梵像唐吳道子筆 勢圜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 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胡銓贈劉珍序曰 鄉老劉琮慶先天機清到得金粟影筆法根無褒鄂之 卞骨以發 其奇逢

貓逼鼠 雉驚鷹 圖繪寶鑑曰宋勤青錄 之驛宇也遇異人得道 畫貓能逼鼠 宣和畫譜曰黃筌成都人以工畫得名 資諸家之善而筆意豪邁脫去格律廣政癸丑歲嘗畫 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陛之下 誤認雉爲生掣臂者數四蜀主孟昶嗟異之

寒熱圖 生枯筆 注並 見前

十二忌 十三科 潛確類書元饒自 然曰畫有十二忌 一曰布置迫密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脈四曰水 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 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 濃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畫鑑曰世俗論畫有十 三科山水打 頭界畫打底

醜雲光 卷寒雨 畫鑑曰王詵字晉卿 尚蜀國公主從事書 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東坡贈詩云錦 婁畢軸堆象非又筆連幅雲光林子來通文與可 山水詩曰經思天邊望歸路錯認江雲舊 淵者能傳萬里在尺素揮灑秋毫卷寒雨

三花馬 五色筆 圖畫見聞志曰唐開元天寶間世尚輕肥三花 飾馬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 翦騣爲三辮白樂天詩云鳳牋書五色馬鬣翦三花 李總大唐奇事曰康廣者曾人也因采藥於泰山遇一 人有若隱士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住密藏焉因囊 中取出五色筆以授之 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知其事 命畫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 尉趙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屏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 戰其夕兩處鬼兵出戰李 及趙不敢留遂毀所畫

通神手 生春手 炙轂子 曰李思

訓畫大同殿壁明皇以御所畫夜聞水聲眞通神佳手也王氏彙苑張藻畫松應手生春枝則潤澤如春

呼眞眞　叫奇奇

杜荀鶴松窗雜記曰唐進士趙顏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曰世無其人也如可生願納爲妻畫者曰此名眞眞呼之百日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年二歲友人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眞眞謂顏曰妾南嶽仙也無何圖妾形呼妾名既不奪君願而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先所飲酒覩舊畫已添一孩子　圖繪寶鑑曰王元通工山水師李成爲人豪逸每畫竟大叫奇奇數聲乃得意事也

三笑圖　百戲圖

山堂肆考曰東坡書三笑圖後云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此圖三人者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意又曰蜀石恪滑稽玩世畫筆豪放嘗作鬼百戲鍾馗夫婦對案置酒與張果觀及執事左右皆各盡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

巾濡墨　鬐抵絹

畫鑑曰陳容公儲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噀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

以畫處之旨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名畫記曰王默醉後以頭髻取墨抵於絹畫

原 桓元寫畫　元君圖畫

愷之以一廚畫寄桓元元發廚後竊之而緘閉如故還之直云妙畫通神變化去矣下見畫二

點屏成蠅　誤筆成牛

曹不興誤點屏風因就畫爲蠅孫權謂是眞以手彈之王獻之善丹青桓溫使畫扇筆誤落因畫爲駮牸牛甚妙

僧繇點眼　周昉傳神

張僧繇安樂寺畫二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爲點其一須臾雷電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不點睛者獨在

雜色後素　舐筆和墨

周禮凡畫繪事雜五色後素功注云素白采是也下見畫二

象生於意　物無遁形　擬諸形容　象其物宜　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

增 藝畫　術畫　法畫　界畫

圖畫見聞志曰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令於庭之東隅畫野雀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令黃筌於庭之西隅畫野雀一隻則無有集者蜀主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唐確類書曰

趙集賢子昂敎其子雍作界畫云法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

刮造化　寫天地工

杜詩畫鶴行曰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寫司馬君實謝人惠草蟲扇詩曰笑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備寫天地工

遠澹近濃　晝見夜隱

驗畫山水歌曰一片石數林松遠又澹近又濃不出門庭三五步望見工山勢萬重海外記曰宋太宗時事至獻畫牛晝則齧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貢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晝見夜隱又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二上見李畫

彭詩曰狂時李成寫關兩萬里占色荒衆人行深藏爲不肯便覺非復鴉溪素

師物師心　得神得骨

宣和畫譜云范寬始學李成既悟乃歎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名畫記曰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

圖凌煙閣　繪太液亭

名畫記曰閻立本朝廷號爲丹青神化貞觀十七年詔畫凌煙

閣功臣二十四人圖上自爲贊、唐史曰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

圖畫見聞志曰梁駙馬都尉趙喦酷好書畫每撫至鑒賞令胡翼品第書解風劣中品以下有未至者即指示醫去其病或用水刷或以術塗有經數次方合意者謂之趙家畫選場名畫記曰漢明帝雅好丹青別開畫室

舞劒助畫　擊鼓成圖

明皇雜錄曰吳道元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王寺辭道元曰聞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於是爲舞道元奮筆立成若有神助孔帖曰張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舐筆揮成大曆中顧子畫山水帖絹於地使數人吹角擊鼓著錦襖纏頭飲酒半酣取墨汁寫之了

寫貌懸堂　傳神置肆

太平御覽曰唐李寶臣爲成德節度使謂朱省使曰聞朱公貌加神穎因繪事而觀可乎注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拜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括異記曰成都許畫師善傳神忽一人被衣顛貌求畫許笑之其人解衣裁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貴顏矣引其襟寫手而黑乃

一美丈夫也許鸞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譚者云出唐神仙朱授權也來者輻輳許貪畫值每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頰遂偏

玉堂設檻　晶餅增花

圖畫見聞志曰玉堂北舊有董羽畫水筆力遒勁勢若搖動其下一二尺傾爲兩壞蘇易簡爲學士尤愛重之適受詔知舉將入南宮爲同院韓丕使召名筆完背之韓乃呼工之赤白者朽漫其半而用朱書闕壁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

又曰孫知微字太古畫壽寧九曜令童仁益輩設色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瓶者因增蓮花於瓶中知微觀見惟然曰瓶所以鎮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經今則集以花爲笑予畫也著足失之遠矣

壁上丹青　殿中緣繪

湖海新聞曰元孔昭後圃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戲曰得伊豈吝千金及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女捧觴進曰妾即女也郎君賞月侍助清宵之歡孔昭留宿月餘忽不至畫亦亡

唐張讀宣室志曰長安雲花寺殿宇初成有二少年來謁曰某善畫者也寺僧發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入殿宇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戶凡六日無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發戶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殿中綵繪畢若惟西北隅未畫飾焉

雲峰畫範　溪山畫筍

圖畫見聞志曰翟院深少爲伶官會擊鼓忘其節奏太守面詰之乃曰院深雖賤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次偶見雲有奇峰堪爲畫範難稍兩視忽亂五聲

宋王炎題遠山平林圖詩是賓溪山皆畫筍

蔡邕三美　鄭虔三絕

東觀漢記曰蔡邕字伯喈工書畫善鼓琴年六十一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爲讚及書時稱三美

孔帖曰唐鄭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明皇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解衣槃礴　登樓揮染

圖繪寶鑑曰王洽能潑墨成畫每酣之後解衣槃礴脫去潑墨時吟自成一種意度

天中記曰顧駿之建層樓爲畫所每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之

王宰真跡　惠崇小景

見後杜詩

堂肆考曰僧惠崇善畫鵝雁鷺鷥尤工於小景

寒汀煙渚　疊嶂危峰

晉嘗媚書曰荊公詩注云僧惠崇善爲寒汀煙渚瀟灑虛曠之狀

又曰李成營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世稱爲第一史館劉鰲見成山水圖愛之有詩曰六幅冰綃掛素庭危峰疊嶂鬭崢嶸卻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爲實錄

六馬滾塵　五龍生霧

龍城錄曰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謂風驃霧猶纖悉備具後錄上止存五馬信知神物變化不測也

文苑英華曰唐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天將大雨即生煙霧

纖意新意　至藝絕藝

圖畫見聞志曰僧居寧妙工草蟲梅聖俞賦詩云草根有纖意醉墨得已熟

又謝赫古畫品錄曰顧駿之始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庖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

又曰劉永編未清宋山水采其所長而做之一日復觀闕全書俵數曰是乃得名至藝者乎

宣和畫譜曰侯翼學吳道子作道釋落墨清致行筆勁峻有拔而秀絢麗而雅畫家之絕藝也

金碧輝映　峰巒清深

圖繪寶鑑曰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

又曰董源縱石出群峰巒清深識者謂得山之神氣

形影自分　向背不失

圖繪寶鑑曰劉宗道作照盆孩兒以手指水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

畫繼曰程堂好畫鳳尾竹其梢極重作向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

日中月季　正午牡丹

又曰徽宗建龍德宮成圖畫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一無所稱獨錫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爲誰袞錫其龍背真然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蕊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歸田錄曰歐公得一古畫牡丹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丞相吳正肅公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朝暮不同黑睛如線乃正午貓眼也

現相觀音　應運羅漢

畫繼曰僧智平畫觀音南敕毛大節得其傳以錄過海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良久之間已數千里

圖畫見聞志曰王靄工畫佛道人稍聞賞未有步京李背入佛寺釋所畫羅漢十六軸尋爲商賈劉元嗣購得齎入京師復於一僧處質錢後僧以過期拒贖因成爭訟時太宗尹京悉出其畫覽之嘉歎遂留畫厚賜而釋之經十六日太宗登極後名應運

羅漢

十光佛像　六殿御容

宣室志曰興福寺有隋朝佛堂繚生畫十光佛於北軒貞觀初寺僧以年月稍久欲新其製忽一日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席食畢偕起入堂忽不見衆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堂中十光佛其風度與十人果同自是不敢毀其堂且用存十光之異也　下見前

無朝市氣　得滄洲趣

圖繪寶鑑曰王齊翰金陵人事江南李後主畫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巖幽卜無一點朝市風埃氣　圖畫見聞志曰皇弟嘉王畫墨竹圖位置巧變復愛狀鍜魚蒲藻筍籠蓋花雜居紫禁之中頗得滄洲之趣

夙世餘習　前身畫師

宣和畫譜曰李得柔祖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者犯法當死因緣之以免尹妙丹青臨洞化日自念云猶生李族以報厚德後得柔母夢一黃冠來扣門既果生子今得柔是也得柔幼喜讀書工詩文至於丹青之技不學而能益驗其夙世之餘習焉　王摩詰工畫嘗自製詩曰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成則驚人　出遠無對

圖畫見聞志曰五代韋道豐工夏人善畫寒林隱思奇僻不拘小節當代珍之然經歲月方成一圖成則驚人　下見後　黃庭堅詩

醉中灑壁　醒後畫地

筆談曰永嘉僧釋仁善畫松一日夢見四百條龍自是畫松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中領竹壁取祇盤布濡畢鹿其上來日少增僧為秆根枯柿人服其神　東齊記事曰蜀李懷袞善畫山水雖夜中酒醒或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遲明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畫也

精神清潤　態度纖濃

圖繪寶鑑曰趙伯駒字千里善山水花禽竹石尤長於人物精神清潤能別狀觀使人望而知其詳也　宋岳珂桯史曰李龍眠所作賢己圖態度纖濃曲盡其妙

咄咄逼真　多多益壯

圖繪寶鑑曰元陳琳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人無不臻妙見畫臨摹咄咄逼真論者謂宋南渡二百年人工無此手也　圖畫見聞志曰郭熙工畫山水寒林施為巧贍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壯今之世為獨絕矣

畫家三祖　畫師三靄

山堂肆考曰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為畫家三祖　又曰沙門元靄又有李靄之居金波亭號金波處

士文有李靄俱善畫號畫師三靄

禱獅瘧愈　唾姬病痊

八朝窮怪錄曰顧光寶能畫有陸溉患瘧經年不瘥光寶乃以墨圖一獅子令於戶外牓之謂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溉令家人焚香拜之是夕戶外聞有窸窣聲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溉病乃愈　南史曰劉瑱字士溫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瑱乃令畫王像並圖王平生寵姬共照鏡如欲偶寢狀密使媼示妃妃見畫乃唾之罵曰故宜其早死也於是情迷歇病亦瘥

盧舍那光　維摩詰光

名畫記曰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夜恆有光發於尾跡　又曰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議會請朝賢鳴剎注疏比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直打剎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

不古不今　半隱半見

圖繪寶鑑曰駙馬都尉王詵能畫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古不今自成一家　畫鑑曰薛判官者不得其名字休題其所作林溪煙竹云深墨畫竹竹明行淺墨畫竹竹帶煙高堂忽爾開數倚半隱半見如自然

無墨無筆　有畫有詩

邵氏聞見錄以荊浩論山水之學吳道子為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王維李思訓之蹟不數也　蘇東坡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模寫紙窗　影落縑素

圖繪寶鑑曰西蜀李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紙窗明日視之生意具足　宣和畫譜曰端歲類下夫人王氏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縑素之閑也

不可貨取　難以強求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元鎮晚年流落況居貿有富人厚帶贄謁乃笑曰若邪知有我乎及出扇索畫元鎮不悅裂其帶曰吾畫不可以貨取也　畫繼曰張昌嗣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強求之必詬罵而走

恥為畫師　號為畫聖

宣和畫譜曰唐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喜見顏色詔坐者賦詩召閻立本寫焉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時

立本已罷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顧視坐者愧而汗下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召遠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門見上文

自作一格　獨成一家圖繪寶鑑曰道士叢太虛墨竹墨梅有山林清幽氣象題名作陰文篆字於石上如石刻然自作一格清奇可愛又曰王冕墨梅萬蕊千花獨成一家

難寫精微　兼移情性山堂肆考曰宋胡邦衡云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畫斷曰郭分陽婿趙縱令韓幹周昉各為寫真一日分陽指問女曰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趙郎形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

釜中龍躍　壁上馬鳴孔武仲曰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木圖求貨無得之以時張之以為有服忽釜中濤起俱亡龍騰躍穿壁而去名畫記曰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聞蹄齧有長嘶聲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東坡詩曰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答南詩曰筆蹤要是存蒼潤畫法還應入有無

不事小巧　尤工遠勢圖畫見聞志曰五代李坡善畫竹氣韻高舉不事小巧杜詩曰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清江碧岫　騰水殘山圖繪寶鑑曰戰忠序工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衫白衿烏巾黃稷不遺毫髮紅花綠柳清江碧岫一扇之間有十里光昊又曰郭文通善山水布置茂密宋長陵最愛之有古馬遠夏珪者輩斥之曰是殘山騰水宋偏安之物也

莊周垂綸　彭祖觀井注見上文山堂肆考曰宋陳情作彭祖觀井圖銘享化守予將命之初迎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寄既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命事之工予無所取所慕者造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若樹而繫之以綆先披躬踞跪而迎視覘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之人以臨事而懼有若是與

鬭牛掉尾　飛雁展頭仇池筆記曰有藏戴嵩牛鬭圖與客觀者旁有一牧童曰牛鬭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非也又曰黃筌畫飛雁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頸則展足無兩展者

崔白翎毛　趙昌花果山堂肆考曰宋崔白號以敗荷鳧雁得名然尤精於花竹翎毛圖繪寶鑑曰趙昌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

輕煙遠岫　薄霧平林　臺閣古雅　人物清奇　張圖雲韶院　援毫金波亭圖畫見聞志曰保壽寺本高力士宅時李承世好奇古嘗與寺僧同觀寺庫中舊物於破甕內得張萱所畫石橋圖乃明皇賜力士因留寺中後傳入禁中宣教取之帝好古一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見上畫師三畫之

墨池三兩花　鳳樓十八怨娛古錄曰趙魏公孝王之後子仲穆作墨蘭張伯雨題云疏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閒之不復作蘭圖畫見聞志曰王士元畫祥高有伊尹負鼎鳳樓十八怨四時山水等畫傳於世

起雙龍於霧外　映五彩於水中　每留素以成雲　或借地而為雪　怪石虎蹲於路隅　瀑布練飛於林表　覽花蝶而發餘思　養蟲魚以資異趣　麗組長纓得威儀之撙節　柔姿綽態盡容止之幽閑　十月車徒流水浮雲之勢　百年時景南鄰北里之娛　飛觀層樓間以喬林嘉樹　碧潭素瀨糅以芳草新英　中遺巧飾舍毫擅乎六長　外若混成破墨得其三昧　倚牖寫景具丘壑於胸中　入殿呈圖挾風濤於筆底　拂霧吟風瀟灑極檀欒之狀　駢柯攢影輪囷盡偃蓋之形　錦囊犀軸象牀堆希世之珍　粉本生綃實蹟擅通神之玩

畫四

增三古太平御覽曰名畫記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宋為中古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

留天地位郭熙林泉高致曰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

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神盤意豁**又曰畫之處所須冬燠夏涼宏堂邃宇畫之志思須百慮不干神盤意豁**三停九似**圖畫見聞志曰畫龍者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縑作帷囊**名畫記曰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戴逵隱帳**畫斷曰戴逵嘗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左圖右方**張鷟朝野僉載曰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足書一絕六事齊舉號神仙童子**地獄變相**名畫記曰張孝師曾死復蘇具見冥中事故吳道子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相名畫錄曰長安景公寺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都人咸觀懼罪修善兩市屠酤經月不售**圖鍾馗像**宋沈括補筆談曰明皇痁將踰月巫醫不能治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刳小者目擘而啖之奏曰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妖孽

夢覺痁即瘳乃召吳道子圖之道子承旨恍若有睹立圖以進上瞪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吳裝**圖畫見聞志曰吳道子所畫粗跡卷軸落筆雄勁而傅彩簡淡至今畫家有輕拂丹青者謂之吳裝**僧房破具**盧氏雜說曰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索筆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盡蹋破損亂不堪僧知是道子為之懇塗卻畫乃已**木劍帷帽**名畫記曰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著帷帽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畫之病也**岐王石**元伊世珍瑯嬛記曰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置畢恩聞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風雨飛去**韋四足**畫斷曰韋無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韋四足曾貌外國所獻獅子酷肖其真後獅已放歸本國持圖觀覽百獸皆懼**風雲隨筆**明皇雜錄曰開元中於龍池新創一殿召馮紹正畫四壁正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鍾隱畫鷄**見聞志曰鍾隱欲師郭乾暉筆法不得乃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服勤累月乾暉不知

也一日隱畫一鷄於壁乾暉驚曰子得非鍾隱乎遂再拜具道所以乾暉喜曰孺子可教也乃善遇之丈席以講畫道焉遂顯名**放筆奪真**圖畫見聞志曰梁相國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觀荅前牡丹盛開命筆放之不浹旬奪真矣後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澀展處蝶爭來**雙柏一石**唐李綽集曰有士人家藏張璪松石障士人云亡兵部李員外約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為衣裹矣惟得兩幅雙柏一石在焉嗟惋久之**裂鮫綃**宣和畫譜曰張璪字文通善畫松石山水孫何嘗有詩曰誰知張璪工松石擬裂鮫綃畫作圖**遊戲丹青**圖繪寶鑑曰光思元作薪徵二十四化肯所以嘗悟世俗非此遊戲丹青而自娛說青**夢中神授**乙畫訖曰吳括有畫山木錄記平生所書者尺百錄面自云初夢寐有神人指授畫法**隨筆成畫**圖畫見聞志曰高道與用筆神遠觸類皆精時謂云忽君隨筆亦成畫**二難爭鋒**又曰唐末處士孫位於成都應天寺門左壁畫坐天王部從筆鋒狂縱手益蜀特有匡山處士景煥觀位畫激發高興遂畫右壁天王以對之二藝爭鋒一時壯觀

工畫龍水圖繪寶鑑曰孫位改名遇工畫龍水光啟中畫應天寺壁勢若飛動**南本畫火**圖畫見聞志曰張南本精畫火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壁夜升殿覩製炎炎之勢驚怛幾仆**八年不就**宣和畫譜曰曹仲元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坐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曰仲元繪上天本樣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亡言師**名畫錄曰李成得張璪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盡善遂出意寫蜀景山川平遠心師造化意出前賢每含毫素必有新奇好事得之為箱篋珍後學得之為亡言師**夜宴圖**宣和畫譜曰韓熙載以貴游世胄不復拘制偽主李氏頗聞其荒縱欲見尊俎間觥籌交錯之態乃命顧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遂傳有韓熙載夜宴圖**古畫補足**名畫錄曰蜀王夜夢一人立於殿階致一足曰請脩理之晝日檢他籍見古畫即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左足遂命蒲師劍重傅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得手應心**宋郭思畫論曰諺云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也

丹青參商 見聞志曰蜀先主既下蜀望僖宗御容於時繪肆百寮全去田令孜陳太師二人先主曰吾與田陳本無讐於圖霸之苴彼此血刃豈與丹青爲參商乎

鋪殿花 又曰江南徐熙輩有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豔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

刀頭燕尾 又曰趙元輔工畫佛道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刀頭燕尾

張飛鼠 天禍 清錄曰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不守繩墨 圖繪寶鑑曰石恪工佛道人物始師張南本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多作戲筆人物詭形殊狀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皆粗筆成之

賢已圖 宋岳珂桯史曰李龍眠所作賢已圖見者皆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跋之曰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怪請其故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唯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風鳶引線 見聞志曰郭忠恕善畫屋木林石格非師授有設紈素求圖畫者必怒而去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屢以情言忠恕取紙一軸首畫一丱角小童持線車紙末作風

鳶中引一線長數丈富家子不以爲奇遂謝絕

神仙狂筆 東坡詩曰蜀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灑豁

李成皴法 宋米芾畫史曰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三家山水 圖畫見聞志曰畫山水惟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

春江曉景 石林燕語曰郭熙於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最工

構亭張圖 又曰丁晉公典金陵陛辭之日眞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賜晉公曰卿到金陵日可選一絕景處張此圖晉公到金陵乃於城之西北隅構亭曰賞心遂施圖於巨屏到者莫不以此爲佳觀

潛寫御容 宣和畫譜曰武宗元[illegible]喜丹青嘗於西京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閒赤明和陽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宋火德王故也眞宗幸上清宮忽見御容驚曰此眞先帝也遽命焚香再拜

江神留畫 畫史曰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馬一匹行及同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得過於是禱於中元水府廟是夕夢神告留焉當相償還日薦廟獻之風遂止乃渡

雨脚 宣和畫譜

曰僧巨然所作雨脚如有爽氣襲人

眉後三紋 東坡傳神記曰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

洗綺紈習 宣和畫譜曰宗室令穰以丹青馳譽於時作庸叢鴨陵漢壇汀渚有詩人思致蓋曾大先畫綺紈之習故岀蜀雅卷落筆與畫工並馳

鸞鳳鴛鴦手 又曰宗婦曹氏雅擅丹青嘗畫桃溪蓼岸圖極妙有品題者曰詠雪才華稱獨秀畏升更又曰如何鸞鳳鴛鴦手能寫桃溪柳岸圖

蜀對畫 又曰劉常善畫花竹名重江左時米芾起書學博士遇金陵有以常所遺折枝桃花獻者芾置之屏間坐臥其下吏宗端與對苦日語言賞歎累月

圖孔雀 畫繼曰徽宗見孔雀欲升藤墩召畫院衆史圖之皆未稱上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服

塗牖穴屋 后山談叢曰宜城包鼎每畫虎埽溉一室屏人聲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眞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東坡墨竹 畫繼曰蘇東坡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何以不逐

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

以篆筆畫 畫史以章友直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逸又能以篆筆畫棊盤筆筆相似

畫水掀壁 畫繼曰閭丘秀才長於畫水自成一家嘗畫五嶽觀壁凡作水先畫浪頭然後畫水紋勢濤洶湧勢欲掀壁

三朵花 又曰房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自寫眞東坡作詩曰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皆草書法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曰宋僧子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假其眞者鬚葉枝幹皆草書法也

燕家景 畫繼曰燕文季工畫山水清雅秀媚嘗作四時景畫院謂之燕家景

爲措大殃 又曰當時徽宗亦宗命作者甚衆頗歌苦之每云上嘗戒我勿出必爲措大所殃今果然也

雨餘螮蝀 又曰眉山道士畢勝先善山木有古意又作雨餘螮蝀以[illegible]

心草蟲 又曰覺心字虛靜初作草蟲南甘稱爲心草蟲

章得象 歐陽修歸田錄曰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諧謔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有章

得象也

觀音眞相 圖繪寶鑑曰賀六待詔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觀音化爲句者求畫遂得眞相其名益彰

兩京絕筆 畫繼曰韓若拙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觜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皆有數跋宣間兩京推爲絕筆

河東三絕 又曰河東稱三絕者路皐素駝郭章人馬張遠山水也

趙家船 又曰眉孟堅常乘一舟挾雅玩之物吟弄忘寢食過者一望而知爲趙家書畫船也

無根樹 又曰米友仁元章之子也所作畫甚自祕重雖親舊間亦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

六館二妙 圖繪寶鑑曰建寧艾淑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俱得名時稱六館二妙

橫塘野景 又曰處士朱象先嘉泰間人號西湖隱士作人物山水橫塘野景以畫易酒日在醉鄉

一筆畫 又曰趙子雲能作一筆畫凡寫人面及手描畫頗工至衣摺則如草特篆一筆而就蓋不欲蹈襲自成一家耳

寫眞神妙 集事器海曰耶律褭履字海鄰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後風神爽秀工於畫以寫眞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遼道宗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餅花瞻面未得其眞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墨戲 圖繪寶鑑曰海陵王嘗作墨戲喜畫方竹

寶書玉軸 張書題李早三馬圖曰金源六葉全盛年明昌政似宣和前寶書玉軸充內府時以李早方龍眠

作鉤勒法 圖繪寶鑑曰張遜又郡人善畫竹作鉤勒法妙絕留世

胸中逸氣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倪元鎮嘗自題畫竹云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

數年一幅 劉昌懸笥瑣探曰王孟端中書山水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呼之不應謂同行者曰此必與我索畫耳黔公又造其第求之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公其西賓吾故人也吾寄之待彼與求耳

聞簫寫竹 列朝詩小傳曰王紱工畫每遊覽遇長廊素壁輒恣酒引滿淋漓掃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則拂袖而起嘗在京邸月下聞簫聲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爲簫聲來以簫材報之其人持紅氍毹爲饋乞再寫紱大笑裂前畫而還其饋

八面生動 圖繪寶鑑曰李在莆田人山水細潤者宗郭熙豪放者宗夏珪馬遠其人物評者謂八面生動故四方重之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畫五

增詩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唐徐安貞題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見昔遊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 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詩曰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淙雲漢來閒君寫真圖島嶼備縈廻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苔幽緘儻相傳何必向天涯 又瑩禪師房觀山海圖詩曰真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嶂圖雲山攢峰入霄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窗瀛海入几案煙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嶸若可陟想像徒盈歎杳與真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又燭照山水壁畫歌曰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廻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又粉圖山水歌曰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埽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盡洄沿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西峯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東崖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緜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身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孫逖奉和李右相書壁畫山水詩曰廟堂多暇日山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戶牖三峽繞檐楹花柳窮年發煙雲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時行氣染荀香馥光含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沖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載榮 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詩曰澹埽荊門煙明標赤城燒青蔥林間嶺隱見淮海徼援毫無逃境遂展千里眺 岑參劉相公中書江山畫障詩曰相府徵墨妙

揮毫天地窮始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瀟湘在簾間廬霍橫座中忽疑鳳皇池暗與江海通粉白湖上雲黛青天際峯晝日恒見月孤帆如有風巖花不飛落澗草無春冬擔錫香爐緇釣魚滄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塵外蹤富貴心獨輕山林興彌濃喧幽趣頗異出處事不同請君爲蒼生未可追赤松　杜甫薛少保畫鶴詩曰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眞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又題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詩曰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眞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是翻鞲上　又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曰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又觀巖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詩曰沱水臨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

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鎖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縈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成元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又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崐崘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水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淞半江水　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曰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埽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

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韈從此始　又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曰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户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榦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與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又題韋偃爲雙松圖歌曰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廻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

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公放筆爲直幹　又畫鶻行曰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峥嵘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又觀曹將軍畫馬圖引曰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内府殷紅瑪瑙盤倢伃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南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又丹青引

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熏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

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彫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王季友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曰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上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爲　郎士元題劉相三湘圖詩曰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自有東山幽　元稹畫松詩曰張璪畫古松往往得神骨翠帚埽春風枯龍戛寒月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

纖枝無蕭灑頑幹空突兀乃悟塵埃心難狀煙霄質我去淅陽山深山看真物　李遠聽寫御真李長史詩曰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顏不動紫毫輕初分隆準山河秀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顧況范山人畫山水歌曰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繞山川身不行　白居易畫竹歌曰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

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曾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色自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猶難得　裴諧脩處士桃花圖歌曰一從天寶王維死於今始遇脩夫子能向鮫綃四幅中丹青暗與春爭工句芒若見應羞殺暈綠勻紅漸分別堪憐彩筆似東風一朶一枝隨手發燕支乍濕如含

露引得嬌鶯癡不去多少遊蜂盡日飛看遍花心求入處工夫妙麗實絕奇似對韶光好時節偏宜留著待深冬鋪向樓前殢霜雪　宋韓琦觀胡九齡畫牛詩曰江天雨雪易溟濛風勢撼號摧古木敧斜蓑笠趣牛歸去踈蘇景煙郁宿奇哉胡掾老筆不可到戴叟重生須死伏吾觀諸牛之態雖盡妙尚有所遺恩未數牛於生民功最大不畫牛功牛亦辱胡君胡君聽我言別選輕綃成巨軸寫出區區耒耜勤貴知天下由吾方食足　蘇軾王維吳道子畫詩曰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

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
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
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
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
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
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
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又韓幹馬十四
匹詩曰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
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
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
尾搖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
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朱子題祝生畫詩曰裴侯
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祕不
示人私自惜俗人斂衽亦不識我獨摩挲三太息問君
何處得此奇和璧隋珠未爲敵答云衢州老祝翁胷次
自有陰陽工峙山融川取世界噴雲吐雨呼雷風昨來
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然妙處容我識爲我
掃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首十年奔掣電裴侯

已死我亦衰祇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鬚不變筆下
江山轉蔥蒨爲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　樓
鑰催老融墨戲詩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
命　王庭珪題惠崇畫秋江兒雁詩曰老崇學畫如學
禪中年悟入理或然　何夢桂和南山弟虎圖行曰高
堂突兀生崇岡於菟眼電牙磨霜古言市虎人不信誰
信挾一來座傍衆犬匿小兒輩走猛士腰弩成蹶張老
翁卒見亦驚怪更欲騎取參西星乾坤沴氣産尤物誰
爲驅雷入神筆古樹蕭蕭風刁刁陰崖幽幽雲墨墨橫
行猶威不畏人弄子庭除成穴窟藍田飲羽驚夜行今
乃矜類當白日晝圖畫虎心自知觸目或疑猶喘息世
間多少涪郎民毛爪未完心已易　金党懷英題春雲
出谷圖詩曰春雲乍出山有無春雲已去春山孤山光
空濛不可寫正要雲氣相縈紆山吞雲吐變明晦半與
巖谷生朝晡輕林蕭蕭晴溪樹餘影漠漠開樵居舟人
檥櫂並沙尾坐看縹緲搖空虛巧分天趣出畫外韻遠
不與丹青俱今人重古不知畫但愛屋漏煙煤汙惜哉
東坡不及見此本詩中獨有疊嶂煙江圖　高永跋段
志寧山水詩曰蒼壁雲氣湧長松風雨寒湍流劈山出
玉虹飲溪灣胷中無雲夢筆底無江山想見破墨初布

袖蛟龍蟠壯觀駭心魄萬象本自閒寒齋靜相對遠意
空追攀　元陳深駿馬圖詩曰王良伯樂骨已朽曹霸
丹青亦希有開圖欻見神駿姿對酒高歌雄劍吼祇今
騏驥困鹽車落日長鳴漫昂首蚩蚩俗眼迷天機相士
嫌貧馬嫌瘦　趙孟頫題畫山水圖詩曰移得山川勝
坐來煙霧空窗中列遠岫堂上見青楓巖樹參差綠林
花掩冉紅鳥飛天路迴人去野橋通郵晚留遲日樓高
納使風琴尊會仙侶几杖從兒童疑聽孫登嘯將無顧
愷同微茫看不足瀟灑興難窮碧瓦開蓮宇丹樓聳竹
宮亂泉鳴石上孤嶼出江中藉甚丹青譽益知書畫功

煩渠添釣艇著我一漁翁　又題墨雁詩曰鴻雁棲棲
違渚黃蘆索索鳴秋莢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滄洲
虞集子昂墨竹詩曰子昂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
風古來篆籀法已絕止有木葉雕蟲黃金錯刀交屈
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眞宰愁雲暗蒼梧泣湘
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當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
空落月年年照秋屋　又畫鶴詩曰薛公少保昔畫鶴
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壁久微茫故物都非況城郭
長鳴闊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借懸素壁憶眞侶
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蓬臺絕棲泊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
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石來蒼冥驅山奔海
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　柳貫煙江疊嶂圖歌曰君
不見帝婿王家寶繪堂山川發墨開洪荒重江疊嶂詩
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曳伸紙
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葦蕭騷藏澤藪白雲
飛不盡青冥百丈牽江入樊口墨花照几射我眸我為
搴芳歌遠游胸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所無滄洲我疑
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四瀆一觴豆瑣細
弗遺資搰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與俗工爭醜好楚山

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掃拈來關角散花禪別出
曹劉駢輪巧拔圖我作如是觀毛穎陶泓共聞道嗚呼
相馬亦相人驚駘豈得同翱麟含夫毛骨論形似如此
鑒賞焉能眞後來有問延祐腳意索舉似吾方歎　明
劉基題山水圖詩曰天下名山隨處有畫圖流傳亦良
久祇園道人展橫幅觀者稱詩同一口蒼梧九疑高插
天卷而懷之不盈手巨靈驚呼盤古怒地軸坱圠崑崙
剖太陽出海開杳冥嶓冢岷峨大如斗華軒無人清晝
閒恍然置我匡廬間金輪迴出牛女上遠近羅列千雲
鬟江花野竹青錦斑嵌巖斷石蛟龍顏岡盤谷轉絕徑

路但見湖水廻瓊環白沙洲暖春風起南船挂帆北船檥吳波不盡芳草外楚岫半入長煙裏夜深小龍行雨歸宮亭月落彭郎磯旌陽步虛盧老和雜佩散作虹蜺飛百年塵世眞夢寐回首旌旗塞天地舊遊何處成渺茫一曲狂歌數行淚青丘弱水迷方壺武陵桃源今有無瑤臺三島消息斷安得羽翼歸清都　王冕題趙千里夜潮圖詩曰去年夜渡西陵關待渡兀立江上灘灘頭潮來倒雪屋海面月出行金盤水花著人如撒霰過耳斜風悽如箭叫霜鴻雁零亂飛正似今年畫中見寒煙漠漠天冥冥展玩陡覺心神清便欲吹簫騎大鯨去看海上三山青　倪瓚自題畫曰摩詰畫山時見山不見畫松雪自纏絡飛鳥亦閒暇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似郊行及城遊物物歸畫笥為問方厓師孰假孰為真墨池挹涓滴寓我無邊春　蘇伯衡題春晴江岫圖曰尚書襟懷絕瀟灑揮毫往往淩董馬平生一筆頗自珍數尺新圖為君寫齊山遥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緑徧汀洲草總是歧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翦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捲圖却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暮歸朝出誰與侶蜃霧蠻煙結悽楚

木棉花落鷓鴣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危素題宋好古墨竹詩曰我憶東曹粉署郎琅玕寫就拂雲長秖疑散步雲林曲獨聽秋聲待晚涼　張以寧題米元暉山水詩曰高堂曉起山水入古色慘澹神靈集望中冥冥雲氣深秖恐春衣坐來濕江風吹雨百花飛早晚持竿吾將歸身在江南圖畫裏令人却憶米元暉　錙松題葛洪移居圖曰前行白羊四角羸誰其驅者鬅鬙兒獰獰一犬噑而馳舉鞭護羊訶止之背有囊琴結黑絁姬後負畫策以追少婦騎牛牛步遲兩兒共載兀不欹大者坐擁斑文貍小者索乳方孩嬉母笑不嗔還呀咿復有鬅者肩童鶵引手向翁如反傲騫驢覷地行欲疲兩耳逆豎愁風吹老翁龐眉方頷頤顧瞻妻子色孔怡似語前言路向夷爾兄在前爾勿癡爾母正念爾弟飢高情顏奚荷且持藥瓢囊襆何垂垂有抹者柄相參差傷有二卷一解披趁行苦怩奚不知我觀此畫喜復疑問翁為誰莫可推或云葛令之官時移家勾漏乃若茲人生多異在侈靡如此行李胡不宜骨肉在眼無餘貲陳巖作圖眞畫師筆蹟縹緲如飛絲中有妙意世莫窺我吟將為仕者規如不見畫當求詩　王行自題畫詩曰高館良宵睡思遲葛巾重著半醺時都將滿抱林泉興付

與閒窗墨半池　方孝孺題王叔明墨竹詩曰分枝綴
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
可傳諸師　王紱寫晴竹詩曰我愛君家遠城郭繞檐
竹色侵簾幙醉中揮翰寫晴梢湘雲一翦春陰薄看來
頓覺風氣清耳邊恍若聞秋聲嘯歌到晚不歸去高臥
琴陰呼月明　李東陽題王舜耕山水圖詩曰溪聲潺
湲雜林壑山勢蜿蜒去還却浮雲欲起未起時半在溪
頭與山脚入空高鳥飛欲盡背屋斜陽慘將落更無勝
地與閒人縱有紅塵何處著南畝老翁雙鬢斑筆法頗
似高房山少年豪宕老疎放往往醉墨留人間平生畫

癖兼山癖一見此圖三歎息媿我不如樓上人日日開
窗看秋碧　王守仁題畫詩曰隨處山前着草廬底須
松竹偃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
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
題詩在翠微　顧清題墨菊詩曰郎中畫菊真是菊蒙
泉蒲萄太常竹一時能事并馳聲豈直文章難繼續狂
揮急掃皆稱意不特品高機亦熟西涯坐間生色障一
見當時已心服不知何日到君家盡洗朱鉛鬭清淑疎
篁古木交映帶深淺生枯俱入態敲風一枝驚欲折倚
竹數叢如有待飛鸞墜羽時自壓老蛟蛻骨令人駭張

顛草聖久寂寞何意茲晨忽傾蓋　董其昌題所畫寒
山圖詩曰枯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
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盛時泰題畫詩曰老樹
丫牙鐵作柯亂竹縱橫拂雲起誰知一段秣陵秋寫在
癡翁半邊紙癡翁癡翁蓬萊精有時枯筆人皆驚想見
臥癡樓上景狂歌醉舞鳴秦箏我本大城山裏客看君
圖畫來君宅出門却被強題詩坐對疎棚豆花白
【原】賦　晉傅咸畫像賦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
定見其涕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辭曰惟年命之遒短
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

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
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霑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
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
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
殘軀以證辭【增】梁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雅女
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傅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
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
生峨嵋之陽雌黃出嶓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
挺青蛉之岑粉則南陽鉛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族以
爲此扇爲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

促織兮始鳴秋蛾兮載飛識桂薹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壓度俄然而一代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爲絲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紬唐歐陽詹洪厓子圖賦曰矯矯徵君居幽行閒朗詠堯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畫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始睇疑在野而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藹纖纖以垂帽草芊芊而藉履服惟身表容實心莊對冰雪之顏覩蘭蕙之緌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貞形如植以亭

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方秀千峰初霽神飄飄以自遠心悠悠而不繫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於此堂　黃滔誤筆牛賦曰王獻之續畫彌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點應機而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團扇羽輕素縑雲薄搦金管以如翦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澄神丹鸛臨風緬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煙飄著隱映瑕匿依稀漆濃既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曷從南客之玷難磨空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摛成隨宜演出斯須亡蹄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質筆爲鋒也無慚賣劍之年墨作池焉豈媿躡田之日則知負藝通神呈功駭人遽從無而入有俄肖像以歸真況乎烏文黛暗駁彩花新兔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尚對遙懷食角之因足令歆頌牽懷飯素動思坐驚踐革之處立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紉固殊衣惹而飾繪奚異經年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閒豈有駕車之意　謝觀誤筆成蠅賦曰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既失手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從宜善奪真而不異原夫裂素凝辟纖毫露鋒展霜花

以雲薄墜松煙而漆濃於不可爲之處見不可去之蹤處小瑕之間義寧有懟居太白之上污實難從由是潤色成功從權善補逐手見營營之狀隨筆長薨薨之羽乍若蟋蟀之居壁復類蠨蛸之在戶然而迥立素絲不失毫釐作止樊之貌類附驥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與點也於一顧一盼之際點而識之將起枚生之說那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悅目而賞隱映纖絺之內囊螢處中附麗紈組之間牖蟲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真始自不材之點俄成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訴讒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綃

而色新已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迷避逅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其筆誤懿夫汚不足訽瑕豈難除知過善改巧思橫舒卒能珍賞翫之不渝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之禾麥景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荊浩畫山水賦曰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看兩蹊樹觀頂顛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

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觀可安斷岸頹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郊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者踈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挺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踈而蕭森春景則霧鎖煙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緑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簌踈林雁橫煙塞蘆裏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澹酒帘孤郊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依稀山光淺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犬吠踈籬僧投遠寺帆卸江渚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

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荒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爲衣樹借山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元微　明何景明畫鶴賦曰何匠氏之殊絕超丹青之矩度寫仙禽以逼真陋凡鳥而不顧想意像而經營運精思以馳騖假孤致於墨華得高標於毫素麗藻質以明煙揮風翮而刷霧倚粉辟而騈頸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髴真天然之神趣偉茲羽之獨寫考仙經之遺篇鍾浮曠以化胎善導引而延年志清迴而內真儀皎潔而外

宣音獨唳而聞野翼一飛而翀天見樊縶而恥嬰仰海嶠而思騫朝翱翔於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元圃之中秣閬丘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妄遷協雲簫而清轉隨蜺駕以遙旋猷倉庚之喈喈淄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鸚鵡非好殺之鷹鸇拂練光而凝思挹繪采而生憐松園碧蓋苔斷紫錢徊徘竹下俯仰梅邊翮窮秋而益勁心寒歲而彌堅謝道仙於西湖展少保之青田乃若琴尊寡和山林無主翠巘絕鄰華表誰語路杳杳以失雲庭栖栖而窈雨露淒淒以雲階霜肅肅而入户抗圓吭以長吟整修毛而獨舞意衎衎而欲伸態昂昂而猶武續

遺哀於絕紘悲弔影於廢廡懷萬里之長風眺三湘之極浦憶煙水而菁巢甘雁鶩以爲伍聽夜渚而葦寒食秋塘而蓴苦孰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及夫上都富舍畫彩盈庭錦爛斕兮金谷花窈窕兮朱亭刻屏象兮繡柱閑孔雀兮翠屏徒流丹而映綠俱含意而論形彼靈質之殊操羞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駭衆亦飛去而冥冥悵良工之弗值羌誰識其高情撫斯圖以睇視久延佇以徜徉欣物品之有遇見嗜尚之匪荒既獲貯於廣筵遂薦觀於華堂儼縞衣而不驚騰玉羽而將翔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賓客而舉目顧軒楹

而有光疑照景於金閣訝棲霞於玉房吁嗟鳥類比之君子遇則胥漢失則荊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非恃寵而乘軒亦何心於傾市依日月於蓬壺隔塵沙於弱水閬玉笛之我招繞珠樹而相倚感人主之畜養常反顧於千里稟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　徐渭畫鶴賦曰朱冠縞衣四池墨綠鐵脛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圓吭聞天秉寅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佐爾其焦山瘞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衞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

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掃東穎而希冀其丹嶠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瀋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纔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軸高懸珉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硌瑕頂殷荔而低昂方拂闌而振翮亦將嘯而引吭屢以爲眞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原贊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玄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邅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烏穴永矣雞田 增唐符載張璪員外畫雙松贊曰世人丹青得畫遺跡張公運思與造化敵根如蹲虯枝若交戟離披慘澹寒起素壁高秋古寺僧室虛白至人凝視心境雙寂

原序魏曹植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寮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增宋王微畫敘曰古人之作畫

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為嵩高趣以為方丈以友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規方圓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也 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曰尚書祠部郎張璪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儔之妙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士君子往往獲其寶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陳讌宇下華軒沈沈尊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欻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撝奇蹤主人奮裾鳴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飇戾天摧挫斡掣撝霍瞥列毫飛

墨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元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 元楊維楨圖繪寶鑑序曰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

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茂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增 記唐王譪祖二疏圖記曰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蹙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將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其觩而罍斝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鞞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斝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俯首而齋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鄉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己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白居易畫記曰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驅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余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盡出之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　劉長卿張僧繇畫僧記曰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嘗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

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爲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遂以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忌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爲干將莫邪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歿子孫不守有鬻之於市爲校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傑居少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

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爲劉氏之寶藏矣 宋蘇軾淨因院畫記曰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眞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增 詔唐德宗詔曰貞元已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閟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 憲宗手詔曰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

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

原 啓梁元帝謝上畫蒙敕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圖更難擬議成蠅罕術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思深晉帝之賞跡媿景山寵踰魏皇之詔 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傍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增 題跋宋黃庭堅題七才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爲趙子雲之苗

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胷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蘇軾書蒲永昇畫後曰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版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一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

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絶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甞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又書吳道子畫後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明徐渭書夏珪山水卷曰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鍾惺題貝葉畫曰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

對　書明徐渭與兩畫史書曰奇峯絶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

密如無地爲上　又曰百叢媚萼一幹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巧藝部六 圍棊

圍棊一

原 說文曰奕圍棊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於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增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　方言曰圍棊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楊子法言

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　後漢紀曰夫奕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嘗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　又韋曜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又曰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棊爲手談　魏王粲圍棊賦序曰清寧體道稽謨元神圍棊是也　左思賦曰顧非鱉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　顏氏家訓曰圍棊有手談坐隱之名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周書儒林傳曰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　杜陽雜編曰日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棊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涼故謂之冷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棊局光潔可鑒　五代史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　宋史潘慎修云棊之道在乎恬默而取

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矣　夢書曰夢圍棊者欲鬭也　宋張擬棊經曰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始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爲四隅以象四時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局方而靜棊圓而動自古及今奕者無同局能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所未至矣　又曰棊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　明楊升菴集曰諺云敗棊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圍棊二

原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丹朱善棊　增潛確類書曰烏曹作賭博圍棊　劉向說苑曰晉孫息諫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有甚於此者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於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圍棊　原蜀志曰魏軍次於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禦光禄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棊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禕至賊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又曰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棊太祖皆與埒能　增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棊因論軍旅　晉陶潛搜神後記曰嵩高山北有大穴嘗有一人誤墮其中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見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墮者告以飢渴棊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墮者如言半年許乃出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晉書曰賈謐嘗與太子奕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

山堂肆考曰晉潘茂名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棊立觀久之道士顧謂曰子亦愛此否荅曰入猶蛇實出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　原晉中興書曰陶侃爲荆州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於時袁羌與人共在窗下圍棊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荅如流圍棊不輟袁意傲然如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增世說新語補曰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元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又曰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惟圍棊見勝　酉陽雜俎曰晉鳩摩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顔延之坐圍棊免官　沈約宋書曰羊元保爲黄門侍郎善奕棊棊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集事淵海曰齊高帝性寬常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

倭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齊書曰陸雲
公善奕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
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梁書柳惲善奕碁帝每
敕侍坐仍令定碁譜第其優劣　南史到溉傳曰梁到
溉爲侍中與武帝碁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
之曰狀如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孔帖曰麗師古泊清
口張訓自漣水來楊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
易之方圍碁軍中不顧　文苑彙雋曰黎州圖經云有
人駕牛采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奕碁其人繫牛坐斧
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

爛牛已爲枯矣　唐張說虯須客傳曰虯須客偕一道
士與衛公李靖俱謁劉文靜時方奕碁起揖而語少焉
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虯須與公旁侍焉俄
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道士慘然斂碁子曰此局全輸
矣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有一待詔賈元者常侍上碁
太宗饒元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乃謂之曰此
局汝復輸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非詐
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
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既局平是汝不勝也
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

賜以緋衣　酉陽雜俎曰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
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
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又曰上夏日
嘗與親王碁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
康國猧子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酉陽雜俎續集曰東
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處建蘭若庭
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
網獲一寘於紗籠中忽有數人翔集籠首若相慰狀曰
吡吡子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山可爲禮星
子詞當爲料理禪師舉籠放之　潛確類書曰王積薪

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天中記曰翰林
碁者王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
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
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
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
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
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
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北夢瑣言曰
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甚精敏
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碁能忽奄然

趙德麟侯鯖録曰唐杭州故刺史欲除李遠爲守宣宗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棊如此安能治民也　杜陽雜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棊上敕顧師言待詔爲對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廻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擁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天中記曰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不曉棊一日夢人以棊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

詔觀棊凡所指畫皆出人意　又曰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妾奕棊黨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棊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棊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詩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棊蓋當時事也　明劉仲達鴻書曰王荊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　山堂肆考曰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棊初

未有得乃買棊局一副歸懸於室臥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萬幾餘暇留心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恩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　河東記曰馮與鎮淮南有一吏謁之稱南山木強人能論兵及驗之乃一局棊耳　中州集曰金史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棊槊之技亦絶人遠甚　元周達觀誠齋雜記曰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　明朱國禎遜國臣傳曰劉長史璟文成公次子也嘗至燕

文皇與奕璟輒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　從信録曰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承順惟黄福持正不阿命圍棊曰臣不會著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　馬觀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國俗好賭博如把龜奕棊鬬雞皆賭錢具也　王弇州四部稾曰余少時睹鮑生一中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批亢擣虛無衡陣耳　王穉登荊溪疏曰計入荊溪之日坐舟中看萬子寅與吳幼元奕子寅寬然長者他喜怒不少見顏色惟奕頗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撓局擲子迸散如

走盤幼元愈捧腹謔之其氣愈盛甚者自搏頰俄復手談津津忘之矣

圍棊三

原 賭墅 爭道 苻堅入寇衆號百萬京師震恐謝元入見安安夷然不懼曰已別有旨元不敢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出遊山墅與元棊賭墅安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矯情鎮物如此 王導與其子悅弈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

忘憂 致志 祖訥字士言好弈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訥曰以忘憂也 孟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是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爛柯 投局 晉書曰王質入山所未見二童圍棊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 宋書曰謝弘微性無慍色未嘗與人圍棊[illegible]南有棊死旁有人曰南風急或悟救之大怒投棊於地識者知其慕年

言陣 見智 曹子建嘗見作圍棊言陣如此 淮南子曰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

無益 有禁 吳韋曜字弘嗣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以爲無益命曜論之 管子五歧禁博其其一也

增 九品 十要 天中記曰夫圍棊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鬬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潘慎修傳曰慎修字成德善弈棊太宗屢召對弈因作棊說以獻凡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問易 賭詩 上見圓棊二與合許 [illegible] 事類曰荊公在鍾山下棊賭梅花詩一首薛敗不能詩荊公爲代作今集中所詩薛秀才老足也 許凱官 [illegible] 後薛出知金陵或作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賭新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乞先生一首詩

局 兩奩 幾 [illegible]

運智 通神 [illegible] 有詩曰師閑智奇復書 宋道人姚堯善西溪棊凡業對局曰幸蔡饒州人衆一信光縣石介觀棊 [illegible]

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闘聲 對面 白居易棊詩曰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杜荀鶴棊詩曰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

守默 藏機 亮龍詩曰不言如守默設計以平譬 陳元輿詩曰對面心千里藏機勢萬般

闘爭 靜算 程伯淳棊詩曰 [illegible] 介甫爭棊詩曰 [illegible]

玉局 石枰 [illegible] 柳宗元棊詩曰 [illegible]

龍牙 馬驥 [illegible]

闘基 飛基 [illegible]

推枰 亂局 [illegible]

曰昔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杜預表請伐吳 [illegible] 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 [illegible]

論 制律 守分 惜名 [illegible]

奏 [illegible]

虛心 適性 [illegible]

勞神不如且已

避惑 **忘憂** 湘山野錄曰太宗喜奕棊諫臣有乞編竄棊待詔賈元於南州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坐馳睿襟神氣鬱滯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　世說新語補曰李納性褊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三派 **十訣** 明馮元仲奕旦評曰永嘉派則有鮑一中李沖周源徐希聖若而人爲之冠新安派則有汪曙程汝亮方子謙若而人爲之冠京師派則有顏倫善李釜若而人爲之冠　又劉仲遠鴻書門圖棊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愼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

方罫 **側楸** 列朝詩集本傳曰盛鳴世字太古善奕棊每借方罫以說世　馮鑑續事始齊武陵王作側楸棊局

數天星 **觀乾象** 孔帖曰人能盡數天星則知棊勢　明王文祿龍興慈記曰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椎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形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棊耳命棊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請先遣一內使充東與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

鬭白黑 **象陰陽** 韓愈詩曰圍棊鬭白黑　宋張擬棊經曰黑白相半以法陰陽

說佛法 **裨聖教** 漁隱叢話曰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堂以與客棊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棊相似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閒門作活不解奪角衝關硬卽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漫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西京雜記曰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敎

輸三物 **消兩輪** 山堂肆考曰宋楊大年與西歷參政侍郎奕棊子輸紙筆硯三物以詩見徽屬宣毫通盡但送蜀隨縱硯　歐陽炯棊詩曰閑消日月兩輪空

金面盤 **檀心子** 孔帖曰蘇尚書八十猶參

禪大法訪之以手指畔金面棊盤尚書尋悟之　又曰關城中貴家以紫檀心瑪瑙龍腦爲棊子

白鸚鵡 **墨狻猊** 天中記曰韓偓姚洎俱爲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使敎令棊兩使不勝洎輒以手壞之偓呼爲白鸚鵡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鸚鵡洎應聲至　記纂淵海曰徐筆善棊段成式欲窮其術筆曰子若以墨後視與我當使子過衰十倍

熒魚脂 **刻龍腦** 梁任昉述異記曰昔楊氏家婦溺死化爲魚其脂膏可然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紡績則不復明焉　下見檀心子注

宜檐雨 **對秋燈** 唐杜牧之詩曰玉子紋楸一路饒最宜檐雨竹蕭蕭　又山谷詩曰覆圍閒夜雨下子對秋燈

文楸局 **響玉盤** 玉樸子曰堯敎丹朱棊以文桑爲局犀象爲子　孔帖曰元顯本枰棊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棊盤非有異術也

號棊聖 **遇棊仙** 抱朴子內篇曰嚴子卿馬綏明有棊聖之名　唐馮贄雲仙雜記曰亦子京遇棊仙東帶拜金鑄紫堂仙仍坐於席上勝克之利萬不失一

勝負心 **殺活手** 邵雍詩曰未去交爭意罷忘勝負心　楊元素詩曰安危心不動殺活手難事

作棊說 **疏奕問** 上見十要注　明王世貞疏奕明

四脚盤 **一色子** 山堂肆考曰東坡云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巖老輒就枕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覺君幾局矣　東坡曰歎老常用四脚棊盤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部對手今被殊撐饒先者時自有粉嘉著了並與一物

釣空鉤 **落飛雹** 上見蘇軾詩　黃庭堅棊詩曰飛雹落文楸

原 **南風不競** **局劫亦急** 王獻之覩人奕曰南風不競人曰此如所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拂衣而去　陳留阮簡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簡方圍棊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居喪戎觀 **聞喪不止**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容貌毀悴　阮籍聞母喪方與人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而樂哀號咷吐血數斗

失禮迷風 **廢時曠日** 漢賈誼云失禮迷風圍棊是也　下韋曜論

勢似兔宮 **形如蛇穴** **贏師延**

敵 運計乘虛 博奕爲戲 與禁尤明 㩧圍闘縱

横 李巖棊賦曰妙絞横斷闘之機神出没死生之變 方圓動靜 唐李泌傳曰李泌召見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 蛛絲蝸甲

馬目雁行 上見馬融賦下見黃庭堅詩 綴五饒三 花六持七 見上 說佛去王見梁武帝賦

古松流水 清簟疏簾 蘇東坡觀棊詩序云余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 出杜甫詩曰清簟疎簾看奕棊

席上談兵 局前懸幟 宋黃庭堅詩曰席上談兵較兩棊 何薳春渚紀聞曰棊待詔劉仲甫初至錢塘忽於邸前懸一幟曰江南棊客劉仲甫奉饒天下棊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負也時竟無與敵者 連敗數局 私易

一子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曰永嘉余德麟與聶碧窗奕棊余每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今紿聶云棊有僅能棊欲試數着不敢轟地倖勝一局余以戶紙書十字可爲首士碧不讓地仙丹轟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記棊局每日呂元會留一宇東都公退必手談會有文廣公羅棊發遣見棊者易一子公明日謝客東帛以之遺

籠手較視 撚鬚徐思 王安石棊詩曰籠兩手徐思撚長鬚

金溝銅池 玉壺銀臺 宋書羊元保傳曰文帝好與元保奕棊嘗中使至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元保其對曰金溝清泚銅池也賜既佳光景當得劇棊見景式帝戲

爭劫神怙 執棊手顫 宋方勺泊宅編曰朱行中秋試不利有僧晚容不見之驚起曰後舉狀元也明年果爲省闈覺等推殺試不如意日與同舍生圍棊每指子欲下必罵曰賊禿蓋根容詩之謬也一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棊曰吾肾問中謹能見之然士人之於門下不肯去行中乃出客附耳語曰吾乃梁御藥門客特令奉報足下卷子上已真在魁薦行中唯唯而入曰執棊手顫榮辱交戰故不能自持也 世說補曰宋明帝手賜王景

文死敕至景文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怡然爭劫竟斂子納奩徐言奉敕見賜以死以敕示客因舉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禁中引經 御前覆圖 揮麈餘話曰廉宣仲才者以棊得幸思陵爲御前祗應一日禁中與其對之奕才上前以棊切須幸思陵細之乃蕭惠對棊傳曰引經云南史蕭惠基傳狀元才逢命內侍宋文帝時羊元保打棊會稽太守二十二帝

志曳裴邀 忿歐劉樹 唐國史補曰裴休入東宮首與元之奕戲休思嘗入東宮與人圍棊所與人道棊局置於帝前覆舊志 世說新語曰時爲歡裴司空問題帝在忌日所與人賭棊輸了帝大怒曰今日上果與人擅行司馬如當演復邀

正戒不新時窮歎問疏馬棊上傳古與言宜給事中劉谷樹 國史補曰裴度曰以射史言曰事書首已傳入節蒙人與劉谷樹 王如故大牛以賭其賓起投之寶罷棊之志不朝廷事不理忽國初大理子苦而罷

破荻爲局 碎瓦作子 晉書殷浩廢爲庶人指武王彭暴少年時其名品異棊宋張乃破荻爲局碎瓦作子 世說曰永嘉中荒亂片紙之以攢至明有徐局二人奕君拱立牧牛良久山至暗擲名徐開棊子出吹令紛紛歸遣之即精巧藝習

解手談持碎瓦棊子爲了布地爲局成敗 錄大升仙去歸田中涌地爲局三 明山堂肆考世和陶詩曰川人道侶爲人開尊棊局

奕淩事 偽爲不勝 常若未解 傍局開尊 對 敏悟一日奕棊方與客相對奕聞封吏尹以毛經仕人開封尹曹棊局 曰淩事一奕棊兩不容對奕呼二吏以疑自視范質令所稱奕曹勝 謝也已而勝爲之處事 中理尹而稱奕爲南史朝野爲之 古便便妨之巧宮常以一時 而學慣得故得一以時虛設名者而嗜至利公鄉卿門與角之賭押爲曰天中記道 舉不勝南史

徐羨之傳曰羨之觀奕宋實家名者而嗜不以其言不解 喜見色頗工奕棊之觀戲實若木不解以而 拈子微笑 鼓

局大怒 世說新語補曰嚴陵川同名養直不起蘇養直隱京口時經與王同養直徐 師川二公同日令還師須日對奕徐高師川於一起養直蘇是日時與二公同 飲其舊日今日還須讓老夫下一著師川有愧色拈一子笑

五更方淩局 四 淵海曰李泌與人棊數子無之及呼尋問人乃棊勝局敗大乃怒 叉率成詩 南史蕭惠基傳曰齊高帝使諸上思佛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遣還省

至五更方決棊天洞覽曰王勃圍棊率下四子成一詩向人曰吾才事造化一時百用皆可　眄方
野之參差　見曙星之磊落　焚貂冠而不知　拂龍
顏而莫悟　爭劫則鶴翔燕起　取勢則蠖屈龍舒
用智則汗手凝思　入思則開目順應　〔原〕招悔吝則
抱朴與言　勞情思則吳儲發歎　〔增〕青桐對局吒吒
而談　赤松臨枰仙仙乎奕　風神警亮不媿神童
名品卓高永推先輩　神遊局內俾縱橫以相生　意
在子先審虛實而遞變　攻彼顧我盡救應防拒之方
拔亢擣虛神出沒死生之變

圍棊四

〔增〕類兵法　新語曰世言圍棊或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
者守邊隅趨作罫　棊而不起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棊而不起左右曰爾父見執不起
何也二子曰安有毀巢而卵不破者乎　桑下圍棊　晉干寶搜神記曰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覩
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鹿脯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棊但酌酒置脯飲盡更
斟以盡為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顏依言往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
顏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邊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借文書看
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得增壽北邊坐人
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也　八絕　吳錄曰嚴武子卿圍棊莫與為比謂之八絕　舉棊
局下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在側武子問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
之武子乃舉棊局下　中興第一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虨俱善奕棊為中興第一

齋中投書　述異記曰朱道珍嘗為孱陵令南陽劉廓為荊州參軍每與圍棊日夜相就略無暫
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也廓讀訖失信
所在寢疾亦亡　獨步當時　燕書曰羅騰字叔龍工圍棊究其妙獨步當時　蒼頭秉
燭　後魏書曰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圍棊棄日通夜不止蒼頭秉燭或睡即大加責杖奴後不勝痛楚乃白
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向京師之意而肆加杖責不亦
非理乎琛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慧祖辭拙　南齊書曰崔慧祖為始安
王遙光記室遙光好棊每召慧祖對戲慧祖輒辭拙非明望不敢見也　榼頭師　酉陽雜俎續集
曰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棊欲殺一段應聲曰殺中使使人遽
出斬之帝棊罷令師入奏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　至旦不輟　梁書陳慶之傳曰慶之字
子雲幼從高祖高祖性好棊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校定

棊品　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陸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奕勝新羅　孔帖曰唐開元新羅王死帝命邢璹弔祭又以國人善棊詔楊季鷹為副國高奕
皆出其下　棊局都數　夢溪筆談曰唐僧一行曾算棊局都數凡若干局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數
棊待詔　唐書曰順宗朝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射博棊奕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棊待詔
既用事乃惡其與己儕類敵罷之　獻賂求退　北夢瑣言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有
油客鄧姓者能棊其家粗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
日不下十數子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謂鄧生曰此侯本不為棊何不獻賂以求退乃獻中金
十錠獲免　出人意表　尋事類苑曰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奕棊冠絕當世然形神昏懵時人謂
之李憨奕棊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思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
名下無虛士　宋何薳春渚紀聞曰近世士大夫棊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

訃偕赴禮部試至都爲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棊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對仲甫曰仲甫備之翰林雖不出國門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若審其人則今日遂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親詣行館盡藝祗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歎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棊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棊隱語 冷齋夜話曰荆公在鍾山與道士奕棊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棊隱語也

性不能棊 山堂肆考曰宋林和靖每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棊

作飯會 東坡志林曰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棊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作飯會

木野狐 宋元懷拊掌錄曰葉濤好奕棊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率皆失業故人目棊枰以爲木野狐

圍棊五

【增】詩 唐盧延遜詠棊詩曰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嶮巇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迴星流遠聲乾下雹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釋子蘭觀棊詩曰拂局盡消時能因長路遲點頭初得計格手待無疑寂默親遺景凝神入過思共藏多少意不語兩相知　鄭谷寄棊客詩曰松窗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張喬送棊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曰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窮荒迴日月積水載寰區故國多年別桑田復在無　李洞陪鄭侍郎話詩著

棊詩曰落葉漲吟身會棊雲外人海枯搜不盡天定著長新月上分題徧鐘殘布子勻忘餐二絕境取意鑄陶鈞　又宿葉公棊閣詩曰帶風棊閣竹相敲局瑩無塵拂樹梢日到長天正未斷鐘來嶽頂劫須拋挑燈雪客棲寒店供茗溪僧爇廢巢因悟修身試貪教不須焚火向三茅　元稹酬段丞與諸棊流見贈詩曰鳴局寧虛日閒窗任廢時琴書甘盡棄園井詎能窺運石疑填海爭籌憶坐帷赤心方苦鬭紅燭以先施蛇勢縈山合鴻聯度嶺遲堂堂排直陣滾滾逼羸師懸劫偏深猛回征特嶮巇旁攻百道進死戰萬般爲異日元黃隊今宵黑白棊斫營看迴點對壘重相持善敗雖稱怯驕盈最易欺狼牙當必碎虎口禍難移乘勝同三捷扶顛望一詞希因送目便敢待指蹤奇　劉禹錫觀棊歌曰長沙男子東林師閒讀藝經工奕棊有時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誰能知今年訪予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事愁日長白晝懵懵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鬬志不覺遲景沈西牆自從仙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臺閣有知音悠然遠

起西遊心高山夏木陰寂寂好處徘徊駐飛錫忽思爭
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藹藹京城在九天貴遊豪
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白居
易棊詩曰山僧對棊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語時聞
下子聲　張籍美人宮棊詩曰紅燭臺前出翠蛾海沙
鋪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　杜
牧送國棊王逢詩曰王子紋楸一路饒最宜檐雨竹蕭
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柱
史鏖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
銷　又曰絕藝如君天下少閒人似我世間無別後竹

窗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圖　杜荀鶴棊詩曰對面不
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己自貪生得勢侵邉
遠乘危打劫贏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宋王禹偁
送侍棊衣襖天使詩曰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華
清地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翻棊勢對面千里為
第一獨飛天鵝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
御製中侍宣來示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
軍法既戒貪心又嫌怯惟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
戈甲　石介觀棊詩曰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試坐
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奇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

枰上奚足勞經營　邵雍觀棊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
勝負心一條元妙路徹了沒人尋　王安石贈葉致遠
詩曰葉侯越著姓冑出實楚葉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
攝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
棊經著在手棊誥傳滿篋坐尋棊局打側寫棊圖貼攜
持山林屐刺擿溝港艓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箑縱橫
子蹟局膈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擔牧奴停晏饁旁觀各
技癢切議兒女囁所矜在得喪鬪此更心慄衆視籠兩
手徐思撚長鬚微吟靜愔愔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
斧柯掌爛浥擾邉耽局縮穿腹愁危棄或撞關以攻或

覘眼而壓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
俄連接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翛然悟且歎此何宜
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
牒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又棊詩曰莫將戲事擾
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
虧成　蘇軾觀棊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
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戶外屨二不
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
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
哉聊復爾耳　鄭俠觀棊詩曰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

門數奇藏日月機發動乾坤對面知爲敵渾輸却有贏
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隻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
令投險勝寧抵被圍吞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尊傷觀
饒好著當局柰嗔言慙媿中孚信幾危大壯藩坐觀成
敗者安得不驚魂　黃庭堅棊詩曰偶無公事客休時
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
參橫月落不曾知　陳造雪夜與師是棊詩曰投醪士
或醉說梅人不渴窮途餘樂事不妨憂患遣詩可供呻
吟棊亦識死活朝來喜雪句神藥胎可奪一枰與兒賭

斷無市聲聒既免沈舟議不作賭墅謀指冷良易忍眼
花苦爲孽疏置仍作罫隨意略細閱瓜葛勝負間時亦
近屑屑策幾奇兵塵地比弱王割吾非江左管甄犢愈
愛說升沈作豐悴今古無成說家居鼓吹具藉以保晚
節掀髯得一笑爲汝倒蕉葉袖手聽殘更紅麟瞎晴雪
　元黃庚棊聲詩曰何處仙翁愛手談時聞剝啄竹林
間一枰子玉敲雲碎幾度午窗驚夢殘緩著應知心路
遠急圍不放耳根閒爛柯人去收殘局寂寂空亭石几
寒　葉顒圍棊詩曰圍棊白日靜舉襟清風吹神機衆
未識妙著時出吋我老天宇內白雪凝髯眉坐閱幾輸

贏歷觀迭興衰古今豪傑輩謀略正類棊局終一大笑
驚起山雲飛　明王履石棊局詩曰奕仙何處石枰空
細細松陰婉婉風豈爲商山難固蔕共呼風雨上飛龍
　郭登棊詩曰怕死貪生鉗認真運籌多少費精神看
來總是爭閒氣笑殺旁觀袖手人　吳寬觀奕詩曰高
樓殘雪照棊枰坐覺窗間黑白分袖手自甘終日飽苦
心誰惜兩雄爭豪鷹欲擊形還匿怒蟻初交陣已成却
笑面前岐路滿蘇張何事學縱橫
原 賦　後漢馬融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三尺之
局爲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拙者無功貪者先亡

先據四道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
連鴈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
不食反受其殃雖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
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
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營惑窘乏無令詐出深
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棊賦曰昔班固造奕旨
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
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
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
魯班所造規方砥平素質元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

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
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
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
戰累關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
國共生皆目并也持棊合圍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
儀羣方之妙理詡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
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蔡洪圍棊賦曰命班倕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
象於四方位將軍於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
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徒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營

采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元籌玩服色尚騂駒旅進
旅退二騎迭驅騱驪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
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又類狡兔之繞丘散象
乘虛之飛雹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
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奕攣掌南指
情實西射揚塵奮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棊是陳
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督手俱
發諠譁喋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
登軾望轍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鬭奔競勢使揮謙撝手
誑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儀之極要

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
蠖舒則龍鱗崔嵬雲起隆從浪傳嵳岑山結沓如霧分
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隷
首不得窺其門扃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
死而稱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
以之贊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棊賦曰圍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
犀子則白瑤元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
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忽兵而不
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戒術而好鬭非智者之所爲運

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棊之出手思九事而
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
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
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疎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
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
待兔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有苦
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
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
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必俛耳而固
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

如玉壺銀臺車廂井闌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武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奥祕　梁宣帝圍棊賦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遙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而反走或先贏而後濟【增】唐吳大江圍棊賦曰奇謀入妙巧思參元雖一枰之可美起三隅而邈然似將軍之出塞若猛士之臨邊及其進也則鳥集雲布陳合兵連或參差而易淩或齟齬而難便開馬眼以防後張虎口而遮前磊磊似玉石之相飾䌰䌰若衆星之麗天爾其深思遠慮知白守黑以仁義爲反道用譎詭爲明德或意在東西而僞擊南北類行藏之通變同陰陽之不測於是且侵且戰不恃不平雁行絡繹魚陣縱橫寧扶危以救死不貪敗以喪生或偏攻於略地或專命於用兵或轆轤以成劫或宛轉而入征雖勞形而竭思固難得以言名及夫雌雄有淩疑多勝寡心悠揚而不定意沈吟而未下名不可竊智不可假千慮萬計復何爲者行必量力動則相時其措意也屢巧其適變也多姿勢出心

外命懸手中圍初開而復閉路欲塞而不通伊仁智之可疏豈造化之爲功使夫離婁喪睹隸首迷術公子罷宴而驚視樵客入山而忘出　傅夢求圍棊賦曰待隱之園神仙所都世隔兩塵維以逍遙云爾飲過三爵不有博奕者乎於是巍巍蓬翁黄扉鉅儒乃曲阿之仲子延相水之堯夫枰設紋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爐值天清而地僻命對壘以爲娱小子不敏拜賜良圖抽毫進牘以博胡盧夫其取法象於天地分剛柔於陰陽參駢羅於列宿措經營於四方行圖書之定位非巧曆之能詳頗牧生乎尊俎良平坐乎帷幄轉盼變乎風雲倏忽交乎雷霆乃局面之一新豈依傍而保角若夫揮戈退日指掌回天寶鑑造形而炳髮鸞刀迎刃而割鮮譬當路之不迥何淩機之復連蹤至如中外戒嚴連烽繹騷蜀道之難若破竹秦關之卒如燎毛韜神機於密授見一著之孤高別有龍戰收功虎穴得子倒載干戈勝心不起享乾坤之清夷悟盈虚之妙理期大雅之明哲誠國手之擅美嗟夫智者創法萬變無形達人大觀一順無情稽古今之因革等陵谷之紛更通無方之妙用均多岐之錯行於是翁也首肯尊俎無聲相與推枰而一笑目送浮雲之遐征

原 文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預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洩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鯀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奕棊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利翼起絡繹兩集魚鱗雁峙奮維闔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偽旋卓轢駢列羸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迺見擒滅淮陰之謀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棊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埸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埽彊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棊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

增 唐皮日休原奕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

奕之必然也 明馮元仲奕難曰從前十九路云何而有所住然余其返之太素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難曰方四聚五花六持七云何肇於一然余其太虛為室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難曰舉棊不定作伏抵巇何以拔之然余亦烏能知林麓隱隱星漢離離入類狡兔之繞丘乍似戲鶴之于霓難曰子胡不精而很登絕巇馳峻坂然余損之又損寧學步塞歸效摯醜女難曰子胡不脫胎換骨逼人咄咄然余不知四伐九伐飾遁偽疑臂手俱發難曰子胡不突圍橫行乘快指揮然余不發殺機祇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圍

難曰子胡不深其壘伏萬矢出不出止不止然余幸逃
於東奔西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難曰子胡不設詐坑
屈人兵然余不操奇嬴與世爭唯其無所爭故能入於
不死不生難曰子北矣胡不仰人鼻息大呼求救然余
不近華胄怯訶詬寧當機不讓頻戰累鬪難曰子胡不
工十三篇妙精手傳然余何暇焉混沌譜但欲眠昔與
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難曰子胡不埽爾軌塞爾兊
閉目不視然余行行且止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

【原】序梁沈約棊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
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
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
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
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
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
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今撰錄
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增】宋宋
白奕棊序曰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焉奕
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
喻大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

興亡之基枯棊三百徵則徵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
奕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
謂也勢者強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
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
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
而陳之者為中懸絕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
之者為上疾速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
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
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
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
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淺安危之理
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
則斷之麼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
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
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隱然從時之
權戒乎還布子之權戒乎斯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
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
驕其心驕即將廢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則將疲無謂
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
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為善奕乎

原啓梁任孝恭謝示圍棊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礎先霑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旣妙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放頓醜反學步褰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內媿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須計食空費長安之米

原銘後漢李尤圍棊銘曰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閒玩弄遊意局爲憲矩棊法陰陽道爲經緯方錯列張

增詩明馮元仲奕旦詩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有吹筌過者不知奕道是語也齊東乎不得不以此道推鼻祖也褚胥七歲入高品奕中天士也王粲覆局不誤一道奕中神人也王積薪繫局馬鐙間徵道上餅餌奕中魁宿也滑能爲上帝所取奕中香案吏也王中郎坐隱林道人手談陸象山悟河圖奕中辨才也蘇養直今日讓老夫一著李巖老四腳棊盤人數局我始一局鍾山道士持棊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及坡公喜敗奕中之柱下史漆園吏也奕中有三老五更如祖納之忘憂李訥之弄子忘恚陳亞之手寒呵子武陵王曅之破荻阮茂弘之局劫亦急袁羌之不輟尹文子之喻智潘茂名之立觀到溉之低睡似懸風槌是也奕中有國士如殷仲堪之能看梁武之素工丁晉公之酷好蔡穎葉濤之等妙是也奕中有伉俠如王大令之窺豹何尚之之救褚胤是也奕中有達伯如阿戎之視奕阮嗣宗之決賭是也奕中有通人如毛經之目視棊局耳聽決獄謝太傅之與碰賭墅費褘之對戲無倦張茂先之推枰袁羌之答易義是也奕中有梟將杜夫子在西京爲天下第一有逕首江靈中興第一有都匠羅騰獨步當時有算博士褚思莊巧遲有千里豹王抗速思取勢有人中龍則吳之嚴子卿馬思明爾時呼爲奕聖是也乃若不韻則王司空與子爭道擔夫也沈之才弄經被決繫囚也黃魯直誓黜江鄉愿也荊公不如且已麤師也崔慰祖辭拙宿猾也謝弘微投局於地古弼捽劉樹頭司馬行酒曳遐鈍漢也乃若宵人者流則羊元保補郡弄臣也王叔文侍東宮婦寺也陳遂償博陪僕也侯算路如安重霸賈豎也亂局如陳寶守錢虜也僞輸如李道古故拙如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賈元嗳佞子也乃若五禁者管子投具者陶荊州迷風者賈誼見智者淮南曠日者韋曜役心者李畋惜寸陰者王隱之不解著棊擔糞者林和靖非撮糞則朽人非白丁則吠夜犬也是皆俗物來敗人意者也乃若方外張倩永嘉山二道士

樀中二叟孤山老姥婦女二童樵斧柯仙仙乎奕也鳩摩羅什空處起子作龍鳳形法遠禪師升座說法禪戲奕也張清精敏能吐棊經蚿牙龍角奕之鬼董狐也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九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巧藝部七 彈棊 博 樗蒱 投壺 藝

彈棊一

原 藝經彈棊二人對局黑白棊各八枚先列棊相當下呼上擊之 增 彈棊經彈棊閒設者也 彈棊經序彈棊仙家之戲也 記纂淵海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者閒黑白圍繞之 夢溪筆談彈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 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李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棊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 古今詩話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連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後人罕爲之矣

彈棊二

增 晉傅元彈棊賦序漢成帝好蹴踘劉向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 彈棊經後序漢沖質以後此藝中絕獻帝建安中博奕具皆得置宮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妝奩之上及魏文帝受禪宮人因更習彈棊焉 原 魏文帝典論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妙乃爲

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子
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說彈棊始自魏宮内文
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
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又劉眞長
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
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
耳　【增】後趙錄石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執石遵於南臺
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棊　沈約宋書晉平剌王休
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棊上
名之休祐留不遣　天中記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彈

棊時有吉達高釴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為名手後實深
崔長孺甄偶獨孤逵亦為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
家見局猶多有解者　韓昌黎畫記在京師甚無事同
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棊幸勝之

彈棊三

【原】星懸　鳥跂　百中　一揮　應手　愜心　【增】玉
局　石盤老學菴筆記大名能興寺佛殿有魏宮王石彈棊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帝京景物畧碧雲寺後有金章宗石彈棊盤　戒貪　釋憤盧諭彈棊賦伊衆趣之無緣諒所戒以唯貪　顏氏家訓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勸銘　著譜梁任昉述異記漢武帝於如中收馬處名為馬澤澤中有武帝彈棊方石石上勒銘存焉、古今詩話彈棊有譜一卷唐

賢所為　【原】妝奩之戲　導引之法彈棊起於魏宮妝奩之戲　彈棊經後序彈棊者雅戲也非事乎千百穀擲之數不遊乎紛競詆欺之間淡薄自如故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蓋道家所為導引之法耳　以代蹴踘　不離綺紈西京雜記漢武帝好蹴踘有進彈棊者以代之帝賜時青羔裘　梁冀別傳冀好彈棊暑夏之月露首迴膽惟在樗蒲彈棊不離綺襦紈袴之側　【增】隱囊紗帽　霧帳銀牀王維詩不逐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　東坡詩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棊　雖具美於踰乎　終易虧於履
峻　風飄波動揮玉指以爭奇　霧散星離擲金釵而
決勝　漢沖而後幾古藝之不傳　魏文以還幸絕伎
之擅巧

彈棊四

【增】錢塘五絕致虛雜俎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棊其一也　中心
不平古今詩話李義山詩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

彈棊五

【原】詩周王褒彈棊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
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淵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握筆徒
思賦離短竟無陳　【增】唐杜甫詩曰席謙不見近彈棊
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王建詩曰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打危先打
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增】歌唐韋應物彈棊歌曰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

生絕藝難對曹客爲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鬭頗
欲鬭零落勢背誰敢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
靂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
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且緣邊
豈知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
滿堂驚視誰得然　李頎彈棊歌曰崔侯善彈棊巧妙
盡於此藍田美石清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子聯翩百中
皆造微魏文手巾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烏跂星懸
正復斜迴飆轉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坐中齊聲
稱絕藝仙人六博何能繼一別常山道路遙爲余更作

三五勢　宋劉攽彈棊局歌曰漢王初厭蹴踘勞侍臣
始作彈棊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遍來稱絕技後宮
妝奩仍可爲客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
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溫華瑩寒玉山形
四隤洞谷深別將望泰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
不復傳今人君能與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絕學
原賦後漢蔡邕彈棊賦曰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
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
然後柢掣兵棊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
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棊賦曰惟

彈棊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畧允貫微而
洞幽局則荊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
如砥礪滑若柔荑棊則元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
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
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
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
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於時觀者莫
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
不能語　丁廙彈棊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
外緻理肌平卑高得所既安且貞棊則象齒選乎南藩

理密身重腹隱頭騫驍悍銳敏不輊不軒列數二八兩
象官軍徵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
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或列告誓三
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棊啓路運若
迴飆疾似飛兔前中却偶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敢
五恍哉忽今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膌怯心進不
及敵中路爲擒仁而不武春秋所譏剛優勁勇忿速輕
急推敵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晉夏侯
惇彈棊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遵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
瓌麗律彈棊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或煩蜿

龍藻或分帶斑駮或發色元黃或曒的鱗白悉會匠之
精能傾工心於雕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煌霞以倏鑠爾
乃廷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棊列俆正控往來必有中
而告憩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邪因偃掌而
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鶩而踖合乘流害以邁
叟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捭撝攝撇應
無方修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捭柏散燭揮霍
便娟或奮振堂堂頹水叅連棊單局置等分紀殘勝者
含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遄實機藝
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增唐閻伯璵彈棊局賦曰

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底貢之珍有荆山之象齒
焉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敘豐腹上圓頹根下矩憑陵
衡隧擲算師旅發號路行兵棊迭舉赴懺奔電影亂飆
風左犄右角爲梟爲雄易心而行俟覺而動奮以武怒
賈以餘勇作威以襲敵厭陣以承權建翎桓桓謂戎馬
之旋路長斜矯矯猶翰音之登天恥交綏而退旅尚彼
蔑而我全侔射隼以藏器眷得魚以忘荃惴惴將頹識
成敗之亹亹累累不絕歎瓜瓞之綿綿始收功而隅澗
終制敵以緣邊原夫粲若星離偃如雲峙映垂奩而黻
合拂轉巾於霧散示之以弱効羸師以設疑謀之其臧

象觀兵以靜亂克乃因於通理敗不由乎強幹連連搏
漢必成其鴈行歷歷登墱何異乎魚貫諒棲遲以保險
仍飽驍而長歎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恥射以作鑒
炯誡於博弈吾是以箴之藻翰 盧諭彈棊賦曰觀乎
局之爲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
危而能懸四隅咸舉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
之緣邊棊之爲數也各一十二彙其始布也各以其類
乃分其位聚合相承櫛比爲次其始作也則云其密未
爲之難乃挈謀衆指意或多端欲因先以獲勝恐致危
以思安每遇敵其增惕故用之而假歎 張廷珪彈棊

賦曰其爲局也不徵荆山之璞不用藍田之質兀若元
龜之起爛若繁星之出約勝負仗明信但分類而抗行
或背深而列陣唯智是役唯貪是慎敗不同奔鬭不齊
進曉之者敵衆多以寡少措之者起徑寸猶萬仞徒觀
其彈射萬變精妙入神口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者搏
乎九天之上猶檀欒而旁擊受敵者橫墜乎九地之下
甘棄置而歸仁至若狂生俠少使氣爲主顧懷將怯動
越規矩競緣局而斜衝爭隅矢而曲取旣向角而散亂
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曷若恬
和之士神清意遠豈棊布而與來亦手運而情遣先和

容而取則兼中敵而為善務專一於道求寧苟貪於庿卷或聊假以踰大或有迷而知返夫局勢將畢觀者逾樂兩敵相持三顧而作劃去者箭飛分索者星落眄四隅之豁然若萬里之清廓

原序梁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挺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俘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總元黃之武畧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此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道上昇則摶翼穹天赴下則建瓴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束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勳全六想陳平之智八反

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充同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軿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以也

增唐柳宗元彈棊序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後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予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玆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

敢以工敵其一者歟予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賜彈棊局啓曰繹本懃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烏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末易玉局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邃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一

原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為其兼行惡道也　山海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

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鵠卵　增　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史記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用智之不如梟也　揚雄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𡈼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簙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　揚子法言在閭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原　尹文子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　增　遁甲經天一遊亭六行亭亭天之一貴神也戰鬬博戲漁獵但可背不可向也　魏王粲序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顏氏家訓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焭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焭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唐國史補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彊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　薛孝通譜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

機微行其道則犄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義用莫不合道龍潛雀起率皆趣良是以詣暢至娛治協妙賞者也　陸游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為波羅塞戲　潛確類書博局戲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　山堂肆考雙陸博局戲名三佛齊國曰闍婆占城曰質犁眞臘曰莎

博二

原　穆天子傳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說苑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而加雞子於其上左右惕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增　史記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

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荊軻與魯句踐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牀度世曰向所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後漢書耿恭為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皆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　又曰梁冀能彈棊格五六博蹴踘之戲　又曰趙延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渫黷有虧尊

嚴　魏畧孔桂性便姸曉博弈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記纂淵海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錢　唐書陳子昂傳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　天中記武后嘗問狄仁傑云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　譚賓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甚聰慧呼為雪衣女上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　潘氏紀聞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叱呼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唐書李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歸云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王景崇以鳳翔反漢遣郭威督師攻之過馮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　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久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師旋義祖命諸元勳為六博之戲信酒酣掬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

言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焉

宋史郭崇在眞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太祖遣人覘之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

又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為鉅鹿富家傭保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蒱博　又曰王昭遠形貌魁偉一日衆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拜保靜軍節度使　又曰王欽若深嫉寇準因進言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又曰寇萊公再貶雷州司戶未幾

丁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有謀欲報讐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又曰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　東坡志林紹聖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奇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之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清波雜志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遼史耶律義先侍宴上令與同知樞密事蕭革迎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　金史盧璣預天壽節上命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　元史哈麻有口才為帝所褻幸屢遷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内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　列朝詩集本傳福清何士壁魁岸類河朔壯士跅弛放跡使酒縱博　又曰長洲皇甫沖博綜羣籍通挾丸擊毬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又曰萬曆間韓上柱為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又曰長洲祝允明生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

博三

原　六博　五白　楚詞崑蔽象棊有六博分曹并進遒相迫主云崑蔽博箸也以象飾棊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曹偶也遒亦迫也又云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注云梟迫勝也倍勝為牟五白博簺也晉制犀比謂晉工作博箸比集犀角為雕飾也費白日言博者耗費光陰也　欲牟　貴梟　淮南子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投得其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韓子齊宣王問莊倩曰儒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　亡羊　投馬　莊子穀博塞以遊而亡羊詳塞表敗投馬以大州詳後　與金　賭郡　韓子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陽胡潘其者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患之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兄弟博戲俄又益之二百金下詳羊元保圍棊二　博經　博徒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作六博經一篇漢劇孟博徒

增　三齒　兩行　博塞經無齒為綱三齒為雜綱元虞裕談撰雙陸之戲最盛於唐嘗考其法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升半酒兩行雙陸雙棊卿是可知矣　千場　一判　高適少年行千場縱博家仍富處籠習身不死山堂肆考一判言雙陸一帖也　揲梡　攪箸　繁欽威儀箴譏負閭居揲梡棊注云攪箸皆反博子也曹子建詩仙人攬六箸對博泰山隅　擊盆　碎局　孔帖五代梁廣王全昱太祖宴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碭山一百姓天子於汝何負而滅唐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族矣何以博為　唐張讀宣室志貞元中有異僧客廣陵孝感寺自號大師嘗與一少年對博大師怒以手擊博局盡碎少年素以力聞因起鬬擊卒不能勝比歸入室獨坐寺僧從門隙見碧猿發寺光忽亡去廣陵人因稱為大師佛云　惡業　雅戲　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　洪遵序雙陸云博戲打馬捧子視明陵為標的號為雅戲

原　殞吳嗣　償太守　漢書景帝為太

子與吳太子博而爭道以局擲殺吳太子文選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憤於一博又曰宣帝微時與陳遵相父遂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遵至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在旁知狀遂頓首辭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賭香囊 賭重射 謝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賭取焚之遂止 史記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謂田忌曰令君下駟當彼上駟以君上駟當彼中駟以君中駟當彼下駟一不勝而二勝也 呼五白

賭千金 增 臨正殿 升高崖 涼州記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貢寶貨奇珍汗血馬光於正殿設宴會文武博戲抱朴子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崖上有數人對博 修青石 安紅豆 述征記極西南端門外有石色青而細修作博碁甚可珍玩說郛宋程大昌云博骰本以木為質唐世鏤骨為竅鑲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寶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艷詞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投壺

復賭仙童欣六博 廣記薛昭遇三美女請擲子選采勝者得薦枕席張雲容采勝 登城謔 繞牀呼 宋史眞宗幸澶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 李白詩有時六博快壯心繞牀三匝呼一擲 張四維 背兩目

原 變服就局 悴容觀博 晉袁耽字彥道善博桓溫少遊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求濟於耽耽在艱以試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而不識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呼絕擲布帽於地曰竟識袁彥道否通脫如此也 王戎詳圖碁 好行小慧 當惜分陰 結黨連羣 傾財破產 將為智獲 豈在力求 勞情損思 廢日妨功

增 戲谷銘山 歌筵酒席 戲谷銘山見後陸翰詩列朝詩集本傳尹嘉賓既貴落拓自如山巔水曲班荊藉草歌筵酒席呼盧擲博 青巾據地 紫袍當局

宋張舜民畫墁錄太祖微時多遊關中長武城寺僧嚴者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其後事得形青巾據地六博事文類聚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公曰以臣紫絁袍對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而出 槃列六行 瓊施五采 洪遵序雙陸博局戲名以興木為方槃槃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注見上韓宏博經

製自魏王 增 由唐后 并譜博陸未名也魏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製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蓋投擲之義也記纂淵海武后自置九勝局形如雙陸其頭加千萬二彩其子三十令文武官分朋為此戲 戲非有妨 失又何損 唐書張賁出守衢州文宗曰聞卿大善長行賁曰臣公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也從信錄李伯昇遣客說張士誠云公能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 厥名簙

毒 亦號撩零 原 存勝負之宜 致成敗之理 始開褻黷之源 終虧敬讓之本 增 非忘喪志之譏 聊就用智之巧 擲千金於俄頃 輸百萬於須臾 坦懷者杜門縱轡 溺志者覆舟抱局 畫水與裹湘女命儔 白玉牀頭嶽仙嘯侶 原 禹帝立言實有輕於尺璧 陶公明戒自取責於寸陰 增 分曹賭酒發逸興於微吟 倚局成文走靈思於妙腕 返復倏忽窮變化之精微 疾遲乘除法陰陽之消息

博四

增 澄神滌氣 宋洪遵序大凡人之從事百役勞憊狀底不可以久必務游息以澄神滌氣故取諸

博塞之名號不同其志於戲一也 仙人共博 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馬蹄處
於今尚在 倪寬爭局 春秋舊事倪寬爲漢司馬農時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還 爭道
大罵 魏畧杜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共爭博道畿曰我今作河東也固發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功曹
博徒隱語 宋陶穀清異錄博徒隱語以骰子爲惺惺二十一又曰象六謂六隻成副 紀
奎文閣 宋洪遵序雙陸最近古號雅戲以博記考之後四名曰握槊曰長行曰皮羅塞戲曰雙陸始於
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之間至我大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閣中 保伍法 宋史韓李
宣傳時忠孟李宣行保伍未業蒱博諸戲而咋以式事角勝負 湘女寶具 宋張邦幾侍兒小名
錄劉商少遂相中秋月方咲忽見一晝水與中有七入女了嘆籠客止若名呼盡戲其具俱希世之寶
雅善飲博 宋史劉寄瓊嘗給事外諸侯雅善酒令博給 師憲敗面 癸辛雜識賈師
憲丞相少荒於飲博嘗想樓霞領下有布裘道者歷說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醉鄉公下既而辭博平東

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驚歎曰可惜天室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泛海不離 記纂
淵海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含雙陸骰下
經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與博徒游 癸辛雜識安南國王陳日照本
福建長樂人少有大志好與博徒豪飲將亡命居邑宜間與交趾部近有素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
出於市國相乃王娶其女亦從而來見陳美少年悅之因納爲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爲婿
以此得國焉 狹斜飲博 列朝詩集本傳程布衣可中編游南北名山水遇貴人多僅塞不爲
下狹斜飲博留連匝月人不知其所之

博五

【增】詩陳陸瑜仙人覽六箸篇曰九仙歡會賞六箸且娛
神戲谷間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切論兵勢重新

問取南皮夕還笑拂恭人 唐杜甫今夕行曰今夕何
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
塞爲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
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
家無擔石輸百萬 宋朱子觀雙陸譜詩曰近來新譜
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閑過了更教人笑
牧猪奴 元宋无雙陸詩曰金鏤紋楸鬬局堅紅雲倒
浸一池蓮星環紫極無多點月印銀潢有兩弦行彩砧
聲鳴素練計籌花片落牙錢箇人慣受畢棲苦長爲歸
遲罰綺筵 謝宗可雙陸詩曰彩骰清響押盤飛曾記

唐宮爲賜緋影入空梁殘月在聲隨征馬落星稀重門
據險應輪擲數點爭雄莫露機惟恨懷英誇敵手御前
奪取翠裘歸 明郭登雙陸詩曰一笑承恩便賜緋論
他當局却全非平生學得檀公術打馬沿邊走似飛
【增】賦唐邢紹宗握槊賦曰夫何一枰之內兮而取之多
端六藝之外兮其爲巧乎實難張四維則地理攸載背
兩目則天文可觀不可飾於丹漆寧假貴於琅玕物以
羣分故元黃而不雜闘必遇敵惟蚌鷸其何歡彼千變
之奚準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骰骨登盤爲無
竅之須鑿故非龜而見鑽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

差宛轉循環反覆犄角相持首尾俱襲形同楚漢氣陵賁育收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擲或撫膛而驚眄或瞀身而助速似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率成是而敗非頻吉凶之倚伏　明常倫博賦曰夫其制局方廣地維鎮矣訣騎黑白陰陽分矣門梁以別內外限矣日月相直星宿相當天文絢矣疾遲剩除返復倏忽人事昏矣隻則見持耦則亡虞存詩人棠棣之義彰往察來明乎得失得大易消長之槩勿貪敵資慎守我居避實擊虛蓋孫武戰陳之奇頹為內據門為外橋梁過犇趨有王公設險之威撞門踰頹明遲暗疾田文之脫秦疆

撤底守死時至潰散趙襄之保晉陽彼騎被執我家無隙井陘之拔旂食馬餘奇觸險趫趄垓下之潰圍風或不競外馳內救較計索情後舉是求漢高之還用智之柔也氣豪采應馮陵大呼心愉手敏敵無所措唐文之戰破竹是務也內梁馬逸剗外以障之長圍是也因投縱繫單騎以調之老師智也局耦勢當鴻溝烏江勝負先後則神閒者彊單點孤立減竈佯北機括伎微則食餌者亢是故三才擬之形詩書為之微蘊霸王之畧騁才智之雄談具崖畧古今可方矣推其至也則坐忘寢食傍若無人有遺世獨立之趣懸遽待投不怨勝已有

樂天知命之懸因系之辭曰堪巖間寂白日延遊戲陸博娛我神地平天成陰陽判風雷搏擊幾後先感客啓予撰斯文理如縣寓遺所歡

【增】文唐劉禹錫觀博文曰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寘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既揖讓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日客抵骨於局且視之曰其來如超其去如脫事先趦趄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我但分曹遊迫自旦至於日中昃而舉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或憑

為悉詈之不洩又從而謔囓跦蹢之莫顧其十目之咍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余畀也

【原】論吳韋曜博弈論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跡勞神苦體挈闊勤思平居不隨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

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入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考之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

塞一

原 說苑塞行棊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秋行五政一曰秋禁二曰博塞　莊子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　漢書吾丘壽王以格五名待詔注乘五關不得行故曰格五也又曰塞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梟散又曰格五行簺白乘至五格不得行又曰今之簺塞皆先代之

增 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　又曰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塞二

原 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邴與井公塞也　齊書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尤善塞用五子　補 孔帖唐韋安石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

塞三

原 賦 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大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耦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爲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於天陰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之於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爲法式焉

增 書 唐張籍與昌黎書曰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累也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

樗蒲一

原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樗蒲　增庾亮集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閒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令知太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　唐國史補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者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撅爲三梟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

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宋程大昌樗蒲經畧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玖　又曰樗蒲家謂二白三黑爲犍犍惡齒也樗蒲經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能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六踏馬則一馬可踏六馬故世指不循禮者謂之踏坑塹潛確類書樗蒲骰古人用五子以木爲之陳思王用兩子以骨爲之　山堂肆考世之糾率樗蒲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

樗蒲二

增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樗蒲之術　晉書武帝喜胡貴嬪嘗與之樗蒲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周顗之死也王敦坐其罪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坐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蒲齒名　世說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

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爲　原晉書陶侃字士行語人曰聖人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毋以戲廢事乃取樗蒲局投之於江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　又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樗蒲一擲應至數百萬餘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　又曰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

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　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遥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絶　庾翼集叅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剋非為治之本自今摴蒱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答曰令惟許其圍棊餘悉斷　增南史劉毅好摴蒱宋武帝與毅斂局各得半積錢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良久答之擲得盧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毅甚不平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

又曰宋武帝嘗與顔師伯摴蒱帝擲得雉大悦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又曰宋明帝大會新亭樓摴蒱李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宋書何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摴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　通鑑綱目梁曹景宗與韋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孔帖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摴蒱　又曰張柬之云姚州官屬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唐詩所崔顥卞州人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　宋史李繼遷為亂命田仁朗與王侁等發邊兵擊之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酒摴蒱　明朱國禎大事記張士誠之弟士信軍中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摴蒱蹴踘為事諸將往往效之　列朝詩集李蘂美豪蓋一世令宛平政暇與諸姬摴蒱遊戲劉武庫黃裳作歌美之

摴蒱三

增露誠　遷怒南史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與之　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摴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曰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解帶　奪裝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曰先得盧者即與之擲將徧至王思政乃誓曰方欲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果實願擲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卿拔佩刀橫於膝上攬摴蒱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成盧矣徐乃拜而受之　晉書謝混壻殷叡好摴蒱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謝弘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充殷君一朝戲情物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

爭錢　償直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松江上爭摴蒱錢因爲水神所責墮水而死　天中記劉裕初名微位薄王謐獨奇貴之裕與刁逵摴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責逵而代償由是裕恨逵而德謐

賭園宅　招貨賄晉書也元見人有好園宅悉歛取之勒以摴蒱而賭之　孔帖宗室巨緐河南尹其紀引蒱博少年分黨招貴遊

喚太尉　擢參軍世說溫嶠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摴蒱每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返與太尉庾亮善於舫中大喚庾亮卿可贖我庾即送直溫得還　孔帖楊國忠嘗飲博從父元琰死蜀州國忠往視喪其貲至成都摴蒱一日費輒盡乃亡去比至京師諸楊日爲稱譽言國忠善摴蒱允宗引見擢古金吾兵曹參軍　列

三閩 斵五木 王采昡采 貴采雜采五木經毛采四昡采六

下見摴蒱一 管中窺豹 亭前照犬事文類聚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摴

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抱

朴子林慮山中有一亭其中多鬼有王伯夷過宿而坐誦經夜有十餘人與伯夷對坐自持摴蒱伯夷密以鏡

照之乃羣犬也 會凝暉殿 製華萼樓南宋劉義慶大業雜記大駕出楊子幸臨

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凝暉殿摴蒱戲爲樂唐鄭棨傳信記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華萼相輝之樓

上與諸王會集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餘暇摴蒱博 馬則犀象 枰惟罽旃

實小道之上流 乃深閨之雅戲 貽諸好事不難破

業廢身 求所用心何如折節向道

摴蒱四

增 鬼作五木異苑潁川宋寂元嘉中晝忽見一足鬼長三尺遂爲寂使欲與鄰人摴蒱而無五

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戶問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有 十擲輒健南史或謂下彩

曰物都不持撼何由得卅擲曰擲五木子十擲頭捷豈復是擲子之拙 仕宦塗鄭都官詩濺消

永日是摴蒱坑塹由來是宦塗蓋摴蒱所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爲坑塹畏墜落耳 終身不戲

江裝別傳裝年十歲學摴蒱祖母爲說往事有以傳弈破業喪身者於是即棄五子終身不爲戲 軍

中爲樂唐書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其將士摴蒱飲酒彈箜篌琵琶爲樂而士卒乾不饜 張

泊切諫宋史李煜子仲寓雅好摴蒱飲宴張泊切諫之仲寓謝過復數月人有言仲寓摴蒱博如故泊遂

與之絶

摴蒱五

增 詩 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閑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瞻

可憐絶勝秦羅敷使君五馬漫踟躕野草繡窠紫羅襦

紅牙縷馬對摴蒱玉盤纖手撒作盧衆中誇道不曾輸

又送費子歸武昌詩曰知君開館常愛客摴蒱百金

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山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

毛骨奇廣眉大口仍赤鬚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富貴

那得知 韋應物詩曰朝持摴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

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宋薛季宣摴蒱詩曰一局開尋

五木經攧梟盧白意冥冥未能後擲如前擲將奈長亭

又短亭

增 歌 明劉黃裳摴蒱歌曰龍女誦經香飯畢長安放衙

初岸幘桃笙慢展燕寢春試下紅衫輕一擲綠雲點點

玳梁間海燕翩翩對遠山仙人好博雷翻掌玉女投壺

電解頤揶揄笑口如飛雪黃鸝二月爭調舌別有呼盧

調轉高一聲鳳叫青天裂風搖花片滿瑣窗鬱金酤酒

泛琉缸雲母屏前櫳箇箇水晶簾下雙雙一枝濃李

倚銀盤纖纖新笋擊琅玕巳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遲局

媚郎官醉後雙鸞掛海野櫻唇唾出胭脂馬偷得籌來

竊玉符奪將梟去驚銅瓦折腰塵淨館娃前畫眉人在

章臺下摴罷幺庅性轉蠻不彈寶瑟向君聽仙郎帶酒

朝天去還誦如來般若經

【增】賦　後漢馬融摴蒱賦曰昔有元通先生遊於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摴蒱伯陽入戎以此消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繢繡紩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元犀象牙是磋是礲杯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令馬為翼距籌為策勳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踸踔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繢勝者欣悅負者沈悴

唐薛愻戲摴蒱頭賦曰在眾藝兮所尚伊摴蒱兮自久招邯鄲少年命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尊舉酒猶賢博弈將取適於解頤乃貴先鳴故決爭於遊手終日莫閑連宵戰酣不拔其旗且背城而借一并兼是視豈分土之惟三瞋目賈勇危冠競貪鑒座中之奔北為席上之司南然用之斯行舍之斯去老氏以訓人立範莊生以亡羊是舉佐歡有則任物有斂既無我以推移每隨之以處所別有膏粱之子縉紳之客時為此物以代支策初一擲而純盧忽連呼而成白相顧則笑泯然無隙請傾耳側目看後來之一擲

【增】文　唐李翱五木經曰摴蒱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犢畩采六開塞塔秃撅梟全為王駁為畩皆元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厥筴八雉二元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筴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塔厥筴五牛元各二白一曰秃厥筴四白三元二曰撅厥筴三白二元三曰梟厥筴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為三馬筴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筴馬一矢為坑

投壺一

【原】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樂飲升座主人乃請投壺也枉哨不正貌）又曰進即兩楹間（言將有事於此）退反位揖賓就筵（欲與賓偕進明為偶也）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馬勝算者）命弦者奏貍首（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又曰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拾更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命酌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灌飲也當飲謂不勝者）勝者跪曰敬養　又曰算多少

視其坐（坐人多少四矢則四算）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籌矢也四指曰扶）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
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毋憮毋
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毋
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增禮記疏投壺有
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
明故也　禮司射執算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算
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
曰左右鈞（注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奇隻也不滿純者賢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曰九奇鈞則曰左右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顏氏家訓投
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豆今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
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
藝經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　太平御覽
謂之投壺者取名篟籤漸而轉易鑄金代焉　又曰古
者投壺擊鼓為節　唐文粹孫逖伯樂川記云笑投壺
之失辭　正字通投壺禮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壺頸修
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許所驍壺隋
煬帝所製以為投壺樂也

投壺二

原東觀漢記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
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增獻帝春秋袁紹
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引滿投壺言
笑自若　原魏畧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
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　何邵王弼傳弼性和理樂
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神仙傳玉女投壺天為之笑
增宋劉敬叔異苑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
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
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元微既曉便去問逆旅
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塜爾機乃
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
王弼也　顏氏家訓汝南周璝會稽賀徽並能一箭四
十餘驍賀又常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
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
得一驍者　南史齊竟陵王常宿宴明旦將朝見柳惲
投壺驍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
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　唐書高麗俗喜奕投
壺蹴踘　唐劉肅大唐新語盧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
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　唐詩所薛眘惑善投壺背後
執矢投之龍躍隼飛百發百中　孔帖裴寬工投壺

宋歐陽脩歸田錄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元史小雲石海涯襲父官鎮永州御軍極嚴猛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

投壺三

【原】自娛　矯懈　魏畧遊楚好投壺自娛晉傅元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注心　閉目　魏王粲賦序夫注心銳志自求諸身投壺是也晉陽秋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執閉目

還矢　隔屏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語之為驍言其博之豎於輩中為驍傑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晉書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擁矢　握馬　禮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注侍長者投壺擁矢致敬也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故客亦先而請也　又云不角不擢馬注角觥也於尊長不行罰能如獻酬之禮擢徵也於長者不去馬以勝也

【增】講藝　勸功　禮記注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　投壺新格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籌而止甚非勸功之道

歌詩　奏樂　投壺儀節侍者歌詩擊磬擊鼓　又曰司射立馬賛者送矢命弦者奏樂

敘先後　循始終　李尤壺籌銘投壺籌禮揖敘先後投壺儀節詩歌五終一終為一節先歌一節以聽再歌一節始投循歌聲之終鼓聲之始而發矢賓主送發一矢四節盡四矢乃孚投數算

窮日夜　起風雨　韓愈鄭儋碑與賓客朋遊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　李白詩帝前投壺多玉女三侍三笑開電光倏爍晦明起風雨

飲少算　慶多馬　崔晏傳善投壺者皆以多算飲少算　下見投壺一

歌白駒　賭青龍　按大戴禮投壺雅歌採白駒騶虞諸篇　下見　後曹唐詩

【對】有酒有肉　魯鼓薛鼓　左傳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禮記注言舉各有節鼓節取半以上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主人有儀　弟子無敖　既備主儀　以崇賓禮　賓主之歡　禮樂之節　初筵有踐　正爵既行　算惟視坐　矢以拾投　魯薛之令　齊晉之君　勝而慶馬　樂則歌貍

【增】上官著經　司馬更格　孔帖上官儀著投壺經一卷　澠水燕談錄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乃為更定新格

偶爾中耳　幾乎敗壺　聞見錄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奉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

一馬二馬　五扶七扶　投壺儀節行慶禮注若勝者得二馬劣者得一馬則司射取劣者一馬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　禮記疏四指曰

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

主人奉矢　酌者行觴　儀節從容　神姿端遠　合朋友之好　飾賓主之歡

【原】主三請以執壺　賓再拜而授矢　嘉賓投矢既即兩楹　司射度壺爰陳八算　為勝者立馬而慶多　當飲者賜灌而敬養　展再拜之儀盤旋而避　備三辭之禮揖讓而升

【增】古禮斯存聊注目而銳念　雅歌不廢爰養志以游神　别創驍壺帝子度清商之曲　仍歌決拾聖人崇揖讓之文

投壺四

增　詩　唐曹唐詩曰北斗西風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壺花前玉女來相問賭得青龍許賭無　明丘濬投壺詩曰玳瑁筵開宴玉樓嵴壺柱矢請相投力期一中端倪巧語重三辭禮數優罰盞飲來分勝負倚竿飛處迭賡酬山翁不管淹淹醉只倚銀瓶謾數籌

歌　古歌上金殿著玉尊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堂東厨具肴饍椎牛烹豬竿主人前進酒琴瑟為清商投壺對彈棊博弈並復行　增　梁失名氏華山畿樂府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原　賦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閑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几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齊齊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皃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籌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皆得然後觀夫投者之閑習察妙巧之所極絡繹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荏苒偃仰俛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

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効奇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譏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驍累掇連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技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綢雖就置猶弗然矧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鳥可窮讚

增　序　宋司馬光投壺新格序曰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何故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之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失之過亦不失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失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

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
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
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
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
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古者壺矢之
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
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闘之類
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予今更立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
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
增 銘明何景明投壺銘曰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

矣 袁九齡壺矢銘曰矢肇枉棘禮射所沿慶馬歌貍
侑樂賓筵淮澠作酒齊晉相先玉女石妓巧闘嬋娟（石崇妓善隔辟投）
累掇連取曹偶臭然倪老善削豈本銳前東南
竹箭美亦具焉宜配梟壺雅歌盤旋君才元淑賦言百
千（邯鄲淳字元叔賦投壺千言）青門拍板音以節宣妙製一手奇會
兩全爲物雖殘借君永傳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一

巧藝部八 藏鉤 四維 象戲 射覆 算 雜技

藏鉤一

原 荆楚歲時記藏彄之戲辛氏以爲鉤弋夫人所起周
處成公綏並作彄字藝經庾闡則爲鉤字其事同也俗
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 辛氏三秦
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
鉤法此也 風土記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
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
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

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三
籌爲一都 增 採蘭雜志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
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十九置酒
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
於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 原
異苑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鉤故有一手間在衆
臂之中脩骨巨指毛麤色黑舉坐成驚尋爲桓大司馬
所誅舊傳藏鉤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藏鉤二

增 臘後 歲前（庾翁子藏鉤賦序余以臘後要命中外以行鉤爲戲心悅其事故賦之 荆楚）

歲時記歲前爲藏鉤之戲 **分朋** **隅坐** 酉陽雜俎續集列子云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殙殷敬順曰摳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來往爲兩朋謂之餓鴟字 李商隱詩隔坐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 **失志** **賞心** 孔帖王羆既失志精自放在州與官屬小吏樗蒱藏鉤爲樂每錄畔事段成式詩序云賞心樂事不發良辰還碍授鉤必窮永夜 **搏拳** **照指** 東皐雜錄孔常甫言唐有藏鉤詩云戚頭旗數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西京雜記歲夫人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亞之以錫作兒 **陳鶴工藏** **高映善意** 列朝詩集本傳山陰陳鶴沖宇亭秀工諸技藝凡投壺博戲酒政觴籌詩一遇興至靡不窮態極巧酉陽雜俎舉人高映善意彊段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

藏鉤三

原賦晉庾闡藏鉤賦曰歎近夜之藏鉤復一時之戲望以道生爲元帥以子仁爲佐相思蒙朧而不啓目烱冷而不暢多取決於公長乃不咨於大匠鉤運掌而潛流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跡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輒爭材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陳而不喪退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朋誨其夙退對者催其連射忽攘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衰容神材比爲愚蒙

四維

增文漢徐岳數術記遺藝經云四維東萊子所造也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圈天門地連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鄉鼠入虎塵摯侯亦有四維之戲與此異焉

原賦東晉李秀四維賦并序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取象一元分而爲二準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爲成乎其中賦曰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賾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邈衆藝之特奇畫盈尺之紙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與而作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絡繹或間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未合驕棊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象戲一

原周武帝造象戲 增楊升菴集世傳象經爲周武帝所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孫虎衡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

象戲二

原 虞王褒爲象經序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金木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後本於地是也四曰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褻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義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取遷善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沈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忠敬彰於勸沮處茲思福片言崇於拱璧一德踰於華袞

原 賦 周庾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凝陰於厚德仰沖氣於清虛於是緑簡既開丹局直正理洞研幾原窮作聖若扣洪鐘如懸明鏡白鳳遥臨黄雲

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元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壁泉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盡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搢笏當次依辰就席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元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既舒元象聊定金枰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黄鍾而順行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況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影揺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爐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銜離忽當申而取未

射覆一

增 韓非子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 原 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中朔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

他物連中輒賜帛郭舍人曰朔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覆射中之臣榜百不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曰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藪上令榜舍人　魏志管輅傳新興太守諸葛原取燕卵蠭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又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射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又清河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篦耳　梁元帝洞林序河東郭生纔能射覆索郭生郭璞也　白帖宋蔡鐵善卜劉義宜射一白鼠置函中名鐵使卜兆成笑曰異已知矣劉曰狀之鐵曰兌色之鼠背明戶嚮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腹皆如鐵言遂賜錢一萬　增玉壺清話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杲善射覆名至函一物令射之文杲書四句云太

歲當頭生諸神列兩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

射覆二

原洞隱　索隱　增指大將　知名僧元史世祖發於柳林御幄殿時臣甚衆顧田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一旭烈兀使賦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躬賜五百貫衣一襲又曰大保劉秉忠薦田忠良於世祖遣使召問曰朕有事心汝試占之對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　上皇默識　高祖大笑龍城錄上皇始于禨氣在宮所與道爲存登因射覆筭卦曰合因又卦曰斷鬭又得卦曰繡印衆軒存登射曰昔此卦三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繡筮得之所謂合因斷鬭衆斷當具斷然得銅天上皇掩其口曰止野識之矣即位應祺術馬江盈耕汝古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李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石動筩云臣已作射得莫是煎餅高祖笑曰是也女等更作一謎我爲汝射之動筩作謎辛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何故更作動筩云乘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金盆白鵲　赤鈴元珠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善射覆嘗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貴皆不諭其言於時上命令進至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每錄時事有以茱萸令郭璞射之者璞曰子如赤鈴含元珠案文言云是茱萸　混沌方明　隱伏必中山堂肆考有一人將雞子二枚令葉簡占之占云此物不雜一雄兼一雌將雞打破看方明混屯時潛確類書達治九宮一算之術不用意精密計飛蝗射一隱伏無不中　客師射鼠　文杲射蜂山堂肆考唐末客師天罡子也高祖置一鼠於奩令術家射之皆曰鼠客師曰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又曰丁文杲覆射蜂曰萬萬事華山中懷花躍無官職一日兩衙參之果蜂也　不石即玉

似珠如丹又曰太宗取一物令文果射文果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舒頭不能入腹乃歷書石龜也曰圖似珠色蔡光錄對人業簡有人將鋪子合之令占如丹楯能擘破同分呼爭不慙想河庭山

得物手中取名器中元史曰忠良字正卿通儒宗雜家言世祖遣使召至指西序第二人曰彼手中握何物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唐書李景讓傳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宣宗擇相盡書臺臣當進者以名內器中禱意宗神帝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

四公言驗九疇術精唐張說梁四公記梁天監中有蜀闖𨵎杰𦣝䖘仉督四公謁武帝見之甚悅因令沈隱侯約作覆射料與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納之函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良外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蹇之初動而見噬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何校滅耳凶是因占後尺又死鼠也帝自矜其中剖有喜色次吟闘公占四時日旺相以生鼠發且陰陽晦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象動失其性必就輸矣全盛之月制之又金子為鼠辰與良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蓋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見四龍為文明尚方之卦日中則昃見陰類乎皆之辭曰死如事知塞其事也日斂必死跡見生鼠百條失色而九闕公卜占而有四今者推一何也公曰諸討之帝性不好投自根不中至日昃鼠死矣因令部之果如三子金史麻九疇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

算一

增易大衍之數五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注九數即九章算術 漢書律曆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慎性命之理也 內經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

壘千之萬之可以益大 說文算長六寸計曆數者也風俗通夫數一為特佚奇隻二為再兩偶雙三為參四為乘 一行算法萬萬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何以數之為載按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算經問度之起起於何荅曰度之起起於忽忽者神蠶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又曰量之起起於何荅曰量之起起於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又曰秤之起起於何荅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稜草子也十黍為絫十絫為銖 鶴林玉露蔡西山云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 正字通宋祖沖之有度景量竿法皆本勾股重差為乘除勾股窮而有立表立表窮而有重表長短輕重高下皆可按法求之 翰林劉子專學篇云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 明從信錄洪武初定科舉格中式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 紀事本末主事鄭善夫言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

算二

增算經易稱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也自隸首作術容成造曆算法斯興　說苑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九九薄能耳而君猶見之況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　楊升菴集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算而精研故號曰計然　漢書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又曰上方與晁錯調兵算軍食　海錄碎事漢武帝元狩四年孔僅爲大農丞桑弘羊以計算二人言利事析秋毫　漢書宣帝時大司農丞耿壽昌以善算得幸於上　西京雜記安定嵩眞明算術嘗曰北邙靑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魏書有仙人成公興傭賃寇謙之家爲其開舍南辣田謙之坐樹下算興時來看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曰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服不測請師事之　唐書李淳風幼秀爽通羣書明步天曆算　又曰太子少詹事邊岡用算極巧能馳騁反覆於乘

除間　又曰劉晏毎朝謁馬上猶以鞭算　酉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　又曰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　宋史邵雍號康節受數學於穆修淵源於麻衣道者遂著皇極經世書若干卷窮天地始終之數　又曰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有徐肇爲推九宮算法得八少一佯驚起曰君侯大貴當如江南李國主耳　齊東野語沈仲存云近世精於律者莫如衛朴古今日月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　夢溪筆談淮南人衛朴精於曆術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有故移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尋一徧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　鶴林玉露有日者謁黃直卿言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陳善捫蝨新語予兄慶長素曉易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理　金史武禎深曉數學其占如響子亢得父術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　元史蕭𣂏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硏究　又曰至

元閒初立太史局治曆皆司天臺子太史王恂問以算
數莫能對獨齊履謙隨問隨荅恂大奇之　明從信錄
博士元統奏言郭伯玉精明九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
一代之制

算三

原 席豆　囷米 吳趙達或使算小豆取數斗播席上達計之覆驗果信 曾元理漢成帝時人
其友人陳廣漢嘗曰吾有二囷米忘其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筯各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
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曰
遂不知鼠之殘米不如剝面皮矣

書壽　知終 安定嵩眞成帝時人嘗自算其壽七十三
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眞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
慮脫有旨故不敢言今果校一日趙達引算自數曰吾算訖矣妻聞而哭竟彌晝意乃曰向者謬誤耳果如期而終

善計　善射 莊子善計不用籌算 下詳後

增 算位　針鋒 數術記遺注運籌算選游於手掌之閒數從食指上節閒為一位第二節閒為十位第三節閒為百位至中指上節閒為千位中節閒為萬位下節閒為十萬位無名指上節閒為百萬位中為千萬位下為億也餘皆做此又曰八卦算法用一針鋒所指以定算位指正南離為一西南坤為二正西兌為三西北乾為四正北次為五東北艮為六正東震為七東南巽為八至九位關卽在中央暨而指天故曰針剌入方位闕從至天也

十等　九道 數術記遺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又曰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

神算　心算 張說大衍曆序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潘岳楊荊州誄宣曰暢毫末心算無垠

成算　轉算 楊炯渾天儀賦尚隸首重生亦不能成其算 張說開元正曆頒修德增祚與天無窮轉算之徒莫能究也

量竿　校籌 上見算一 五車韻瑞蜀何祇使人校籌紙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

原 射隱伏　算虛數 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用意精密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又有書於簡上作千斛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亦知其數目

數甲子　算圖緯 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鄭康成事馬融融考圖緯令康成算數曰鄭生東去吾道東矣

增 備於六　起於一 賈誼書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氂十氂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用也 尹文子曰數十百千萬億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之億億無差矣

主籌簿　算碁局 唐書楊國忠專主簿計算鉤書分銖不爽 夢溪筆談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數千變萬化不出數碁之局盡之

窺海島　指青丘 宋祖沖之有窺望海島法 山海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曰五萬九千八百里

始庖犧　祖黃帝 正字通周髀算經二卷趙君卿注始庖犧氏周公受於大夫商高以九數勾股重差算日月周天行度遠近之數或以丸子貲易知數 宋史徽宗時置算學議所詔徐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

原 辟下美酒　俎上蒸肫 趙達如故人家食畢主人曰乏嘉肴無以敍意達因取雙箸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試耳 陳廣漢為曹元理取酒鹿脯數片元理覆算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褊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子傳項瑣瑣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元妙焉

歷算小學　元算數書 漢平紀徵天下歷算小學所在為駕一封遣詣京師教授注一封乘一馬 孫愍少師事趙達許教之數矣他日齋酒拜跪請之達曰先人得此術圖為帝王師而三代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吾術微妙頭乘尾除元

算之法父子不相語今算相發乃出素書二卷曰吾久不看暫尋一編數日當與彼誰言失之也

心計成數 屈指發疑 桑弘羊心計成數謂不用籌也吳顧譚字子默省簿書未嘗下算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人皆服之

升合不差 毫釐靡失 增 迴算帷幕 布算院庭 吳志孫權行師征伐每令趙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唐書僧一行姓張公謹之後也初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盡授其術水果亦西流

隸首九章 商鞅三術 九章算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 史記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道阡陌以五尺為步二百四十為畝

王恂名著 祖暅藝精 元史王恂以算術著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 顏氏家訓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惟范陽祖暅精之河北多曉此術

生變靡盡 循環無窮 數術記遺五行算以生兼生生變與盡又曰數之為用言重則變以小兼大又加循環循環之理豈有窮乎

始於積微 終於大衍 數術記遺不辨積微之為量詎曉百億於大千又曰從億至載終於大衍

率羨要會

補虧就盈 史皇帝命隸首作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度量衡由是而成 夢溪筆談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惟增成一法却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

控帶四時 經緯三才 數術記遺注珠算刻板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間一分以定算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其上別色之珠當其下四珠珠各當一至下四珠所須故云控帶四時其珠游於三方之中故云經緯三才也

環矩合矩 立表重表 周髀算經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下見算一

依五行之色 合六爻之變 數術記遺注九宮守一位依行色者依五行之色北方水色黑數一東方木色青數三南方火色赤數一西方金色白數四中央土色黃數五 魏劉徽九章算經序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

原 採越人之餘策 持晉相之牙籌 該天地而總陰陽 測鬼神而知造化

增 紀眾理而敘羣倫 入幽微而致深遠 趙君卿勾股方圓圖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互與通分各有所得然則統敘羣倫弘紀眾理貫幽入微鉤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維所為之也

算四

增 黃帝三數 見徐岳算經序黃帝定三數為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

算博士 海錄碎事務實王許好以數對如秦地東關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之類賞算博士

僧泓善算 釋海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子弟持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徵之曰弟子無所求則此兒子耳

折除法 崇文總目唐僧一行撰首載術括一百三十五言撮一位算法歸妙之旨復有算法五章益以折除之法

一算術 又曰唐江本撰三位乘除法位算法二卷以一位因折與退作一算術九篇頗為簡約

鐵冠奇中 從信錄鐵冠道人張中曾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太祖聞豫章受圍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捷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類此

算五

增 序 宋鮑澣之周髀算經序周髀算經二卷古蓋天之學也以勾股之法度天地之高厚推日月之運行而得

其度數其書出於商周之間自周公受之於商高周人志之謂之周髀其所從來遠矣隋書經籍志有周髀一卷趙嬰注周髀一卷甄鸞重述而唐之藝文志天文類有趙嬰注周髀一卷甄鸞注周髀一卷其曆算類仍有李淳風注周髀算經二卷本此一書耳至於本朝崇文總目與夫中興館閣書目皆有周髀算經二卷云趙君卿述甄鸞重述李淳風等注釋趙君卿名爽君卿其字也如是則在唐以前則有趙嬰之注而本朝以來則是趙爽之本所記不同意者趙嬰趙爽止是一人豈其字文相類轉寫之誤耶然亦當以隋唐之書爲正可也又

崇文總目及李籍周髀音義皆云趙君卿不詳何代人令以序文考之有曰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靈憲乃張衡之所作實後漢安順之世而甄鸞之重述者乃是解釋君卿之所注出於宇文周之世以此推之則君卿者其亦魏晉之間人乎若夫乘句股朱黃之實立倍差減并之術以盡開方之妙百世之下莫之可易則君卿者誠算學之宗師也

增題詞明沈士龍周髀題詞曰始讀周髀輒駭其艱怪及再一尋討不過乘方圓參兩以生勾股遂至於算數所不可及蓋亦因天地自然之數耳故其書稱榮方學於陳子至畢思竭神卒無所用其智乃知謂天蓋高固可坐而定者不誣也

雜技一

增說文技巧也　廣韻藝也又方術也　秦誓作奇技淫巧　大學序百家衆技之流　左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　莊子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荀子螣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　記纂淵海百戲起於秦漢有走丸跳劒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　史記貨殖傳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揚子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後漢書桓譚傳

小力技數之人　班固賓戲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推巧於斧斤　文中子規矩繩墨者巧之具

雜技二

增晉王子年拾遺記成王即政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裏綴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犀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爲虎兕或口吐人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

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於時 綱
目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
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
欲斬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 莊子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桓公
曰敢問君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扁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
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
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矣 拾遺記靈王二
十三年有萇弘能招致神異忽見二人乘雲而至王迎
之上席時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
噴則雲起雪飛宮中池井堅冰可琢一人唱能使即席
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容
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
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萇弘而求正諫
之士 太平廣記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
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 文苑彙
雋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雜之楮葉中

不辨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漢書衞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 注若今弄車之技 又曰武
帝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曼衍魚龍角觝之戲 注海中碭極樂
名曼衍戲名似獨而小假作獸以戲也 典畧魏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
轉百戲巨獸魚龍弄馬列騎如漢西京故事 鄴中記
走馬或在馬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爲猨騎
教坊記上於天津橋設帳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兒筋
斗絕倫乃衣以繒綵梳洗雜於内伎中少頃緣長竿倒
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中使宣旨云此伎尤
難近方教成蓋欲以矜異而其實小兒也 豔異編唐

開元中數勑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
直獄者語於獄中云我等但一事可觀即獲財利歎無
能耳一囚曰吾解繩技吏白於監主主名問曰繩技人
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
上行立周旋某只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
著抛向空中騰擲反覆無所不爲矣官大驚悅明日吏
領至戲場此人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諸地將一頭手
擲空中初抛二三尺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
異後乃抛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運手
尋身足離地抛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

脫身犴狴在此日焉　唐陳鴻祖東城老父傳明皇出遊見賈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名入爲雞坊五百小兒長每千秋節萬樂具舉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敘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節度　鴻書唐穆宗時韓志和於上前出一柏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

數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　唐蘇鶚杜陽雜編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入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去來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爲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五代史唐莊宗少好角觝嘗與王郁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李存賢曰能勝我當與一鎭存賢搏而勝之莊宗病篤顧存賢曰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以爲盧龍節度使　曾要淳化三年幸金明池觀水嬉命爲競渡之戲擲金甌於波間俾軍人撇波爭取之　事文類聚工部尚書段綸奏名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器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耶乃削綸籍　遼史耶律塔不也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　金史世宗擊毬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春秋高圍獵擊毬危事也宜悉罷之上曰朕以示習武耳　馬觀瀛涯勝覽自蘇門荅剌西北行至榜葛剌

國有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其餘百戲或以鐵索繫虎行市及至人家則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投手入虎喉虎亦不傷其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蓋虎戲以需財也　從信録歙人汪宗孝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熙跳丸飛劒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

雜技三

【原】燕戲　鼠市　列子蘭子能燕戲者從于宋元君元大悅曰昔有異技干寡人技無庸適值

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今而後室吾賞物而擬幾之甚
月乃放晉陽秋衛陽區紙者甚有巧思造木室作鼠
市於中四方丈餘有四門門內有一木人縱四五
鼠欲出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如此鼠不得出

磨車

輪扇

鄴中記石虎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
輾磨十斛此車皆以朱彩為飾惟用將車一
人車行則眾巧並發車止則止西京雜記丁緩作七
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徑尺並相連續一人運之則滿堂
皆生寒
颯焉

眩人　祕戲

張騫通大夏國得眩人與幻
同周仁以謹厚不飾得預後
宮祕
戲

增 棘猴　草人

文苑彙萬燕王集巧士有人云
能於棘刺之端造沐猴然王須
半年絕虞包方可見之王不能從又曰
經師開寫王時人縛草作人能為之走

屠龍　厭虎

莊子宋千受學屠龍技於支離益千金之產以學屠
龍而無所用其巧西京雜記有東海黃公少時為
術能制能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
山河及衰老羸憊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
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
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

走索　戴竿

西京賦走索
上而相逢

索上長繩兩頭於梁其中央兩人各從頭上交相
度所謂舞絙者也明皇雜錄帝御勤政樓張樂百
技羅列教坊女優王大娘善戴竿舞頭帶長竿施木山
狀如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之其上而舞中音節時
劉晏以神童名見上令賦詩之進一絕曰樓前百戲競
爭新只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
若人妃子甚喜置要
於膝上為傳脂粉

打毬　蹴踘

通鑑唐僖宗令陳
敬瑄等四人擊毬
賭三川敬瑄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孔緯
高騈音韓右神策軍以善擊毬俱補將軍通鑑蜀王行
常列錦步障擊球其中奕諸香晝夜不絕宋呂祖謙紫
故雜記熙寧閣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
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漢書注蹴踘陶足蹴之也陶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踘為
學也霍去病傳穿地之蹋踘注穿地作踘以皮為之實以
毛戲陶以為樂也孔站詳好蹴踘隱士劉翔協止之
曰為樂甚東何必來危邊
帝宴歡萬壽圖其形座右

鶩濯　鳥飛

西京賦注燕
濯以鑿水實
前翳身跡木卻復坐如燕之谷也鄴中記立木幢長
二丈幢頭安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飛鳥或倒掛又

作猴猶
之形

拔河　競渡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四年清明
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為拔河之
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六
朔為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僕
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
以為笑樂記纂淵海越人為競渡有輕薄少年為
沒之戲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出唐書杜亞為淮南節
度方春南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髹船底使篙人衣
油笨衣沒
水不濡

蹀馬　舞輪

景龍文館記唐宴吐蕃使作
蹀馬之戲遼史唐納后宴后族
及舉臣百戲角觝戲馬較騎以為業通典梁有高絙
伎蓋今之戲繩者也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也透三
峽伎蓋今之透飛梯者
也緣撥使倒行而舞也

擊甌　藏鬮

詞林海錯唐大
中初郭道原善
擊甌用越甌邢甌十二旋加減水以箸擊之其音妙於
方響字書滿歌於案切藏鉤即今猜術戲也宋丁謂
為于清照殿宮使夏球為判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
手藏微者謂曰吉人無咏鐵縱詩一味為一定云舞袖拱
珠復吐丸遞藏巧便百十般主公端生
無由見卻被旁人冷眼看蓋諷謂也

原 指南車

傳子曰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
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
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作成西京雜記長安巧工
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
至緩始更為之環轉四周而爐體常
平可置之被褥故以被為名也

臥褥爐

增 造雲梯　進

龍牀

王氏東苑公輸般為雲梯攻宋墨子帶守之公
踏於之攻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以兵為書
唐穆宗時韓志和置之踏則不見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
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
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天
蟠若得雲雨之勢令擬去

雕鶯鶴　化魚龍

又曰
韓志
和本倭國人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真
無異以關戾置於腹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
一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飛龍至
羅其變巧遂以事奏上覽而悅之漢官職典天子臨
德陽殿受朝賀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
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噴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黃龍八
丈出水游戲炫耀日光又
踏局曲身藏形於斗中

傀儡戲　杯盤舞

黃庭堅
浩翁雜

説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磊蓋象古之魁磊之士彷彿其言行也于氏乘苑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美人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人因以爲戲具劉禹錫嘉話社司徒嘗言我致攻之後必來小驛入市看舞傀儡即足矣 記纂淵海苻堅常得西域倒舞伎漢世有種木技梁有長蹻技跳鈴技擲倒技跳劍伎又有梁竿使猴緣竿伎漢世有盤舞者皆世加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梁謂之舞盤伎

【原】牛馬易頭 後漢西夷撣國獻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作之陳禪諫不可陳忠劾禪

竹木爲鶴 云云墨子公輸子削竹木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爲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爲鵲也不如匠之爲車轄此須臾豎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馳技弄劍

吞刀吐火 列子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元賜金帛下見雜技二

角抵之戲 截馬之術 角抵漢武帝始作兩相當角力也

執技論力 執技事上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不貳事

尚技則興 藝成而下 曲藝皆誓之注尚技而賤車服則民興藝

【增】高絙百尺 浮屠十層 記纂淵海後魏武帝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皇仙人長絙巨象及諸異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跳丸以備百戲拾遺記木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二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絶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焉

畫地成川 潄水集雨 晉嵯頑書工左有夏育扛鼎巨鼇行蹕抃舞背負靈岳逵蜀的雪畫地成川之戲又曰晉夏統會稽人至洛上日賈充請作樂聞樂曹娥死國人作河女章伍胥哭作小海唱以足扣船引聲喉轉含水潄天雷雨響集衆響止之

木鳶窺宋 木仙指吳 鴻書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鳶以窺宋城酉陽雜俎魯班又名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動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

匠氏

運斤 莊子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氏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

公孫舞劍 記纂淵海老杜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

緣十丈竿 吐五色水 緣竿見技

險竿詩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正月十五日大內前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鱗鱗相切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喫冷淘張九哥吞鐵劍小健兒吐五色水旋燒泥丸子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沙書地謎奇巧百端

烏獲扛鼎 都盧尋橦 西京賦注扛揩開劉舉也滑

傕類書事奇云鄴臺國名其人諧鏗善緣高竿

雜技四

【增】詩歌唐明皇傀儡吟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又觀拔河俗戲詩曰壯徒恆賈勇拔拒抵長河欲練英雄志須明勝負多謀齊山岌業氣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先此樂時和 張說奉和聖製觀拔河俗戲詩曰今歲好拖鉤橫街敞御樓長繩繫日往貫索挽河流鬭力頻催鼓爭都更上壽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又岳州觀競渡詩曰畫作飛鳧艇雙雙競拂流炫裝山色變急棹水華浮土尚三閭俗江傳二女游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鼓發南湖溠標爭西驛樓並驅恆詫速非畏日光遒 李適興慶池競渡詩曰拂霧金輿丹旆轉淩晨黼帳碧池開南山倒影從雲落北澗搖光寫溜迴急槳爭標

排行渡輕帆截浦觸荷來橫汾宴鎬歡無極歌舞年年聖壽杯　儲光羲觀競渡詩曰大夫沈楚水千祀國人哀習棹江流長迎神雨霧開標隨綠雲動船逆清波來下怖魚龍起上驚鳧鴈迴能令秋大有鼓吹遠相催　劉禹錫競渡歌曰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幹波飛萬劒鼓聲劈浪鳴千雷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波上人呼霹靂驚竿頭綵挂虹蜺暈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瘡眉血首爭不定輸岸一朋心似燒　又競渡曲曰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揚枻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鬐鬣動螮蝀飲河形影聯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未至銜枚顏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綵旗夾岸照蛟室羅襪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　武平一觀打毬應制詩曰令節重遨遊分鑣戲綵毬驂𩦙迴上苑蹀躞繞通溝影就紅塵沒光隨赭汗流賞闌清景暮歌舞樂時休　沈佺期觀打毬應制詩曰今春芳苑遊接武上瓊樓宛轉縈香騎飄颻拂畫毬俯身迎未落迴轡逐傍流祗為看花鳥時時

誤失籌　張祜觀打毬詩曰白馬頓紅纓梢毬紫袖輕曉冰蹄下裂寒瓦杖頭鳴叉手膠粘去分鬃線道絣自言無戰伐髀肉已曾生　蔡孚打毬篇德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鎚玉鑾千金地寶杖琱文七寶毬實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由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鬣錦鬃風騄驥黃絡青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　張建封打毬歌曰僕本修文持筆者今來帥領紅旗下不能無事習蛇矛閑就平場學使馬軍中伎癢驍智材競馳駿逸隨我來護軍對引相向去風呼月旋明光開俯身仰擊復傍擊難於古人左右射齊觀百步透短門誰羨養由遙破的　劉禹錫拋毬樂詩曰五綵繡團圓登君瑇瑁筵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　楊巨源觀打毬詩曰親掃毬場如砥平龍驤驟馬曉光晴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玉勒回時霑赤汗花騣分處拂紅纓欲令四海氛煙靜杖底纖塵不敢生　皇甫松拋毬樂詩曰紅撥一聲飄輕毬墜越綃帶翻金孔雀香滿繡蜂腰少少拋分數花枝正索饒　魚

元撥打毬詩曰堅圓淨滑一星流月杖爭敲未擬休無滞礙時從撥弄有遮攔處任鉤留不辭宛轉長隨手卻恐相將不到頭畢竟入門應始了願君爭取最前籌　花蕊夫人宮詞曰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徧徧常贏第一籌　又曰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樓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游　顧況險竿歌曰宛陵女兒擘飛手長竿橫空上下走已能輕險若平地豈肯身為一家婦宛陵將士天下雄一下定卻長稍弓翻身挂影恣騰蹋反綰頭髻盤旋風盤旋風撇飛鳥驚猨遶樹枝裊頭上打鼓不聞時手蹤腳跌蜘蛛絲忽雷掣斷流星尾矐睒劃破蚩尤旗若不隨仙作仙女定應嫁賊生賊兒中丞方略通變化外戶不為從女嫁　柳曾險竿行曰山險驚摧輈水險能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走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復猱耶使我為爾長歎嗟我聞孝子不許國忠臣不愛家爾今輕命重黃金忠孝兩虧徒爾誇始以險技悅君目終以貪心媚君祿百尺高竿百度緣一足參差一家哭險竿兒聽我語更有險徒險於汝重於權者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險竿兒爾須知險塗欲往猶可思上得不下下得上我謂此輩險於險竿兒　劉

言史觀繩伎詩曰泰陵遺樂何最珍彩繩冉冉天仙人廣場寒食風日好百夫伐鼓錦臂新銀畫青綃扶雲髮高處綺羅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層著屐背行仍應節兩邊圓劍漸相迎側身交步何輕盈閃然欲落卻收得萬人肉上寒毛生危機險勢無不有倒挂纖腰學垂柳下來一一芙蓉姿粉薄鈿稀態轉奇坐中還有沾巾者曾見先皇初教時　宋晏殊上竿伎詩曰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倒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　曹西士緣竿詩曰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腳須教穩多少旁人冷眼看　楊萬里觀競渡詩曰急鼓繁鉦動地呼碧琉璃上兩龍趨一聲翻倒馮夷國千載淒涼楚大夫銀椀錦標奪勝捷畫橈纖臂照江湖三年端午真虛過奇觀初逢慰道塗　又緣竿詩曰猛士緣竿亦壯哉踏空舞闊四徘徊一聲白雨催花鼓十二竿頭總下來　又角觝詩曰廣場妙戲鬬程材纔得天顏一笑開角觝罷時還罷宴卷班出殿戴花回　黃庭堅傀儡詩曰萬般盡被鬼神戲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處從他鼓笛弄浮生　元圓至觀傀儡詩曰錦襠叢裏鬬腰支記得京城此夕時一曲太平錢罷舞六街人唱看燈詞

增賦唐王棨吞刀吐火賦曰原夫自天竺來時當西京暇日騁不測之神變有非常之妙術初呈握內豈吹毛之銳難親含腹指胸雖鑠石之威可出俄而精鋼充腹熾烈交頤罔有剖心之患曾無爛額之疑寂影滅以光沈霜鋒盡處煙霞舒而血噴朱焰生時素刃兮倏去於手紅光兮遠騰其口始蔑爾以虹藏竟爥然而電走隱於笑語迴看而韡韡皆空出自咽喉旁取而榆檀何有莫不刻意斯劾焦心已舒想剛腸之礪乃驚燥吻以焚如胡為引鏡之形銷於咀嚼安得燎原之色發自吹噓亦足以道冠幻人名傾術士食針既可以增愧噀酒亦宜乎讓美　楊弘貞棘猴賦曰昔燕王好奇術客嘗巧剡棘刺之微物成沐猴而不撓毫末之細雕磐既施雕玕之狀委曲無遺實兮若虛的爾纔見霏微而草上沾露冪歷而條端集霰閃孤光而乍分拂輕靄而將眩觀夫至精惟一至小無朋不食而安終有殊於狙怒窮高是處亦何異於猱升蓋以神遇寧將目視因乎有用之質造彼無間之理伊竹間之猿父大小相殊相木杪之獮猢依憑酷似若乃微物類較能不貫蝨心者未諭其精微巢蚊睫者自然之妙有庸知造物之意暫假斯人之手　金厚載都盧尋橦賦曰彼脩竿兮迴立天中有

都盧兮身輕若風始發地以直上漸陵煙而轉崇敏捷無儔恣飛翻於白月孤高可尚任迴環於碧空初其委質負來當場獻藝耀百戲於君所仰千尋於天際于霄迴出將為悅目之娛舉步俄升自有翻雲之勢孤標上聳兆庶同嬉信超騰而自若罔危懼以疑思質動挺以無倫人皆見也衣簾襜而不定風以動之挺影難儔乘危罔墜臨廣衢以堪望騁趫材而自異拂雲端之縹緲似欲升天跨橦末之欹危若有餘地徒觀其遠望蹁躚輕如列仙形翻碧落足動晴煙杳杳難分究在朝天之外亭亭迴映全高眾木之顛其態可喜其功不測既穹崇以獨立每緣循而至極將以騁輕趫恣登陟傍臨既分乎遠近上達必資乎孤直仰而望也始似出於煙霄逼而察之有若生乎翅翼事契鴻漸情非教猱既翻身而自下漸託質而彌高迴匝花場見千夫而共矚閑臨紫陌瞰萬井以無逃故得眾目閑窺羣心是仰若丹梯之已踐類仙橋之可上每所以恣攀援助觀賞誠哉乎子之言先賢之勿罔　梁涉長竿賦曰伊酺醵之可觀有格澤之修竿勢百常以亘擢文五彩而花攢獨步華場偏臨廣衢當天階以影正對重樓而首出岌岌兮高柱承天亭亭兮若木拂日有美人兮來從紫闥為都盧

兮衣錦聚衣疑靚妝以如玉聳輕身兮若飛倏龍盤而
婉轉逐花落而霏微朝雲乍興神女之初降曉月將落
姮娥之未歸於是伐鼓雷響鳴金星合從正殿以獨步
巡廣場而未匝勢欲傾掉力將彈壓天地爲之振動樓
臺爲之岌嶪臨人自正兮有異從繩處險而安兮匪同
履氷豈有象於鴻漸終無教於猱升　王邕勤政樓花
竿賦曰當獻歲之令節御高樓而賜歡應和風奏以天
樂耀長技出乎花竿挺其質以百尋績其文以五色將
烜赫以誇衆候鏗鏘而取則高居乃在乎帝庭發跡乃
因乎人力於是玉顏直上金管相催頷影而忽升河漢
低首而下指樓臺整花鈿以容與轉羅袖以徘徊晴空
乍臨若虛仙之踴出片雲時映儼神女之飛來矧夫曲
終示危乘危中矩八方勞觀億計如堵載之者強項超
羣登之者纖腰迴舞猶盡巧於繁節且獻能於聖主廣
場合勢則袪舉成帷衆技驚心則汗流漂雨　透橦童
兒賦（撰人名闕）雲竿百尺繩直規圓儛儛就日亭亭柱天鬼
魅不敢傍其影鵷鸞不敢翔其顛此兒於是跂雙足戢
兩臂踴身而直上若有其翅盡竿而平立若餘其地倒
輕軀墜高竿如更嬴之鴈下空裏似蒲且之鶴落雲間
掩都盧其若無顧鴦戲而足哂屹然中駐餘勇不盡

胡嘉隱繩技賦曰結繩既舉彝倫攸序杳若天險之難
升忽爾投足而復阻來有匹去無侶空中玉步望雲髻
之峨峨日下風趨見羅衣之楚楚足容捷貌容恭鳥斯
企雲相從瞰瞰兮映朱樓之花萼煥爛兮開甲帳之芙
蓉橫竿却步疊卵相重績人不能窺其影謀士不能指
其蹤既如阿閣之舞鳳又如天泉之躍龍徘徊反覆交
觀奪目擁金騎屯繡轂高詞論者族談多才藝者心服
既得擅場其能未央應鼓或躍投繩或翔婉孌兮弄玉
之隨蕭史踟躕兮仙妻之別劉綱凌波不足矜其衒行
雨未可比其方　張楚金樓下觀繩伎賦曰迺有殊伎
特異呈材動不勤物用非假器觀夫立象蓋取諸意本
自宮中之儁名爲索上之戲掖庭美女和歡麗人身輕
體弱絶代殊倫被羅縠與珠翠鋪瓊筵與錦茵其綵練
也橫亘百尺高懸數丈下曲如鈎中平似掌初綽約而
斜進竟盤姍而直上或徐或疾乍俯乍仰近而察之若
春林含耀吐陽葩遠而望之若晴空迴照散流霞其格
妙也窈窕相遇蹁躚却步寄兩木以更攝有雙童而並
騖還迴不恒踴躍無數驚駭疑落安然以住雖保身於
萬鍾恃君恩於一顧　薛勝拔河賦曰伊有司兮晝爾
于麻宵爾于紉成巨索兮高輪囷大合拱兮長千尺爾

其東西之首也派別脈分以挂人胸腋各引而向以牽乎彊敵載立長旌居中作程苟過差於所誌知勝負之攸平於是勇士畢登鼛聲振勝大魁離立麾之以肱初拗怒而彊項卒畏威而伏膂皆陳力而就列同拔茅之相仍闘甚城危急逾國蹙履陷地而滅趾汗流珠而可掬顏若渥丹體如瘿木可以揮落日而横天閽觸不周而動地軸孰云過敵遷延相持蓄縮而已左兮莫往右兮莫來秦皇鞭石而東向屹不可推巨靈蹋山而西峙疑乎難摧繩撓仆而將斷猶匍匐而不迴大夫以上停眙而忘食將軍以下攄闘而成雷千人抃萬人咍呵奔走坌塵埃超拔山兮力不竭信大國之壯觀哉　范慥競渡賦曰爾其月維仲夏節次端午則大魁分曹決勝河滸飾畫舸以爭麗建綵標而競取選孟賁烏獲以用壯辭川后天吳以潛輔外希得雋之稱內約睽庯之伍降簪裾以列筵擁士庶兮如堵於是鷁首齊向飄然羽輕引長絙以觀整羅小艇以持平遠岈天闊澄流鏡清援枹者氣作於一鼓理棹者伎癢於先鳴鳴鼙吹竽上聒天衢如伏波整旅合水獸於江湖建旗列卒俯映泉室若五利將軍訪仙師於溟渤攝弄奇以潛駭恒游泳而下邁孱聲合譟擧手齊力舳艫惟正審流鏑之向齊

檝棹翻然亂驚鳧之揮翼投動竹以交擁各庶幾於獨尅向背適中勝負攸分一喻馬之旋濘一如龍之曳雲始差池而接影忽負絕以殊羣會不移晷倏然戾止去孫標於部黨爭距躍而赴水有麾竿以贊獲或振綵以揚美中程者雖多欲於上人後時者猶未甘於勝己懲既往之敗績佇將來以雪恥由是勵能激憤赴漲而迴其逐進也速飛電之經目其引退也緩孤鵠之應媒彼狃淺以生息此方殷而有猜仰興慕於三節爰息徒而覆來論始作之功雖棹鞅而偏擅稽未事之效乃發梁兮備該然後弭舟檝宴沙場叶同黨之誠願錫上官之寵光徵因敵之財以頒賞合如澠之酒以飛觴水府澹以澄靜人羣歡而樂康　仲無頗氣毬賦曰氣之為毬合而成質俾騰躍而攸利在吹噓而取實盡心規矩初因方以致圓假手彌縫終使滿而不溢時也廣場春霽寒食景妍交爭競逐馳突喧闐或略地以丸走乍臨空以月圓百轉之功混成之會雖無似而是足諒有皮之足貴傳毛非取奚資蔚矣之文實腹可嘉具養浩然之氣觀夫渾兮無象塊若有形方勞擊觸曾匪遑寧其升木也許子之瓢始挂其墜地也魏王之瓠斯零懼欲擁於溝壑將不出於戶庭智不待乎扃鎖妙乃存乎苞裹

堅彊斯致雖吐納之在君蘊蓄為功信盈虛而自我勿懷棄擲委質操持舍之則藏豈疑滯之與誚蘇而復上猶輕舉之可思彼跳丸與蹴踘有何足以加之　林滋木人賦曰何伊人兮異常爰委質以來王想其體之初既因於乃雕乃斵及抱材而至孰知其為棟為梁原夫始自攻堅終資假手雖克己於小巧之下乃成人於大樸之後來同辟地舉趾而根柢則無動必從繩結舌而語言何有心游刃兮在玆鼻運斤兮罔遺兀若得木君之狀塊然非土偶之姿曲直不差既無蠹於今日短長合度寧自伐於當時莫不脫枯槁以負來投膠漆而是

進低回而氣岸方肅佇立而衣裾屢振穠華不改對桃李而自逞芳顏朽質莫侵指蒲柳而詎驚衰鬢既手舞而足蹈必左旋而右抽藏機關以中動假丹粉以外周生本林間苟有參乎之美立當君所何慙柴也之儔是則貫彼五行超諸百戲誤穿節以瞪目疑簪幹於奮臂如令居杞梓之上則樹德非難若使赴湯火之前則焚軀孔易進退合宜依然在斯既無喪無得亦不識不知跡異草萊其言也無莠情同木訥其行也有枝可謂暗合生成潛因習熟雖則挫身於斤斧曷若守株於林麓宜乎削爾肩劙爾腹既有亂於眞宰寧取笑於周穆

敬括内人馬伎賦曰旁分美人下徹金奏玉勒齊習琱弓並轂鴻騫龍翥卻蹇畧以驍騰左旋右抽突絢練而馳鬬沛艾多狀騗蹝不歇香汗與桂條爭薰麗色比桃花競發應繁鼓以頓挫歷層臺而超越何登降之趫悍乍迴旋以抑揚寶釵耀目羅衣沐香乍倏忽以變態亦終焉而允臧　李濯内人馬伎賦曰時也嚴霜剪木晴空滅雲都人士女雜沓繽紛或側肩以馳見或奔躍以樂聞衆觀迭改羣心如待於是渥洼神驥齊逸足以翩翩宮禁名姝耀雜妝之彩彩莫不游纓寶校玉珂金玦挾刃明霜衣金被鐵搴旗命伍抽戈按節佯三邊之挑戰壯六軍之校閱翹趾金鞍之上電去而都閑委身玉鐙之旁風驚而詭譎人矜綽約之號馬走流離之血始爭鋒於校場遠寫控於金埒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一